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八七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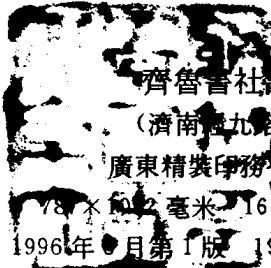
9 787533 305352 >

2098/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八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8.125印張

1996年●月第1版 199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圓

史部第八七冊目次

史部·傳記類

王文成傳本二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梅里志四卷

〔清〕吳存禮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雍正二年蔡名烜刻本

象山先生年譜三卷

〔宋〕李子愿輯 〔清〕李紱增訂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雍正十年嚴有俊刻本

考訂朱子世家一卷

〔清〕江永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同治五年望三益齋刻本

左忠毅公年譜二卷

〔清〕左宰輯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年刻本

胡忠烈遺事四卷

〔清〕史珥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年藝潤書屋刻本

朱子文公傳道經世言行錄八卷

〔清〕舒敬亭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年強恕堂刻本

一

二二

一六二

一六五

一八四

二二九

二七五

曹江孝女廟誌十卷首一卷末一卷

〔清〕沈志禮輯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七年慎德堂刻本

四二〇

廣卓異記二十卷

〔宋〕樂史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五二二

重刊宋朝南渡十將傳十卷

〔宋〕章穎撰
北京圖書館藏元刻本

五八七

稗史集傳一卷

〔元〕徐顯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六七四

萬柳溪邊舊話一卷

〔元〕尤玘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清鈔本

六八九

旌義編二卷

〔元〕鄭濤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同治光緒間永康胡氏退補齋刻金華叢書本

七〇〇

忠傳二卷

〔明〕□□撰
涵芬樓輯涵芬樓秘笈影印永樂大典本

七一六

草莽私乘一卷

〔明〕陶宗儀輯
上海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七三二

宋遺民錄一卷

〔明〕□□輯
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汲古閣合訂唐宋元詩五集本

七五四

王文成傳本二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王文成集

傳本二卷》提要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初晴 又名姓 稿 姜兆熊 邑 賄 較 章大來 泰 占 來

王文成傳本

此卽史館列傳中草搆本也。館例史官入館先搜搆其鄉大臣事蹟之在羣書者而後闕分其題以成之。文成吾鄉人因搆此本其後同官尤展成闕題得文成傳已取此本作傳訖而草還故處今錄此者以爲其事核足以徵信且亦以爲未成之史非祕笈言之者無罪可覽觀焉。中辨語係後附入

王文成傳本

王守仁字伯安浙之餘姚人父華成化十七年進士一甲第一人歷官南京吏部尚書。原草此下俱記出某書茲不具錄母鄭夫人嘗娠王母岑太君夢神人袞冕乘五色雲下抱一兒授之驚悟問啼聲而守仁已生因名雲五歲不能言有游僧過門撫之曰是非凡兒奈何名泄之遂更名守仁始能言嘗之市與鬻雀者爭客熟視大驚出僞錢市雀而送守仁歸塾中曰少年貴當極人臣勿輕擲也。史例凡不擬入傳而備參見者皆降一字

公晚覺會稽山陽明洞名因號陽明子按會稽山

卽苗山並無洞壑凡禹井禹穴陽明洞類祇是石
罅並無托足處舊誣以道人授書洞中固大妄今
作傳者且曰講學陽明洞則妄極矣

守仁少有異稟嘗問塾師曰何爲讀書曰取甲第耳
曰讀書爲聖賢作取甲第耶

十五隨父官京師嘗從親串游居庸關縱視邊塞形
勝慨然而返

遊居庸是偶然事或意有所在而行狀與年譜皆

云時有石和尚劉千斤之亂公欲作疏奏諸朝請
自討之公父禁之乃相度形勢出遊居庸則可笑

王文成傳本

二

之甚按石和尚劉千斤在成化二年作亂越一年

遂平又越五年至八年而公始生是作疏討賊皆

公前世事也且公父海日公登成化十七年進士

此時亦未能有脩撰官居早在京邸又况劉之

亂祇在河陽南陽間與居庸無涉初不意門人黃

紹作行狀錢德洪作年譜而誕罔無理至于如此

吾故曰文成無妄起于門人及諸記述非無謂也

弘治五年舉鄉試十二年登進士第二人

時與孫燧胡世寧同舉于鄉當榜發時監臨官聞

空中呼曰三人好做事後燧世寧發逆一死一

乃以工部觀政使治威寧伯王鈇葬事事竣其子出
威寧所佩劔爲謝光芒璀璨守仁捧得劔如夙購者
會西北告警乃忼慨作籌邊八事上之其言皆剴切

報聞授刑部雲南司主事決江北囚等引疾歸里

先是守仁善爲文與太原喬宇廣信江俊泰州儲璫

河南李夢陽何景明山東邊貢相切劘皆以古今文

著名于時至是以疾已來京道山東巡按御史陸俯

薦之主山東鄉試其程式文爲諸省冠且所得多顯

名士及至京補兵部武選司主事

正德改元逆奄劉瑾以導上狎遊擅國政南京科道

王文成傳本

三

戴銑薄彥徵等力爭之瑾矯旨捕置詔獄守仁抗疏

救謂君仁則臣直諸官言直自宜嘉納開忠讜之路

而乃赫然下令緹騎旁午拘繫載道則驟有上關宗

社危疑不測之事孰從聞之瑾大怒曰乃謂我危宗

社耶恨刺骨并下詔獄杖闕下四十死而復甦謫貴

州龍場驛丞

此在史館舊史祇稱救銑並無劾瑾他疏惟王恭

襄本兵與楊文襄吏部皆云劾瑾而文襄較詳且

其文係楊公爲公父海日公作墓誌銘者從來諛

墓之文本身有之未有諛及其子且造僞以諛其

子者或者史官伎忌如董費輩陰受貨錄以去其
疏亦未可知然即收斂疏亦既侃烈無賡地矣
立迫就道而怒猶未已使人陰隨之意叵測公至浙
投衣冠浙河陽示已死而取間道至龍塢諸苗相率
伐木為室以居守仁

時徑之龍塢而譜狀乃盡情誣誕舉凡遇仙遇佛
無可乘間撫入者皆舉而撫之于此二十年前三
十年後開關閉關隨意胡亂亦思行文說事俱有
理路浙江一帶水與福建武夷江西鄱陽俱隔仙
霞常玉諸嶺嶠而嶺表車後尤且更番叠換並非

王文成傳本

四

身跨魚鱗可汎汎而至其地者即浙可通海然斷
無越温台鄞郡不駕商舶得由海入閩之理且陽
明亦人耳能出遊魂附鬼偃朝遊丹山暮飛鐵柱
何荒唐也

先是守仁十七時講孔孟之學開卷至孝弟章恍若
有得至是至龍塢嘆曰吾恨倉至此賴生平學力他
無所苦獨念吾父不能忘時鄭夫死此良知也然則聖
功在誠意而要在良知如是而已乃挾孔孟書一本
日與諸苗說愛親敬長諸苗皆慕悅會提學副使席
書素知守仁及聞守仁說甚善遂創書院命諸苗師

守仁而諸苗之不知書者皆從之

良知出孟子原無可疑特文成提此直從堯舜孔
孟之學與宋學相反處揭此二字不特文成得領
要優入聖域且化苗有驗實則有功萬世者論語
開卷不曰其為人也孝弟乎人性止孝弟凡仁義
禮智皆從此生故曰孝弟為仁本而孟子知之隨
曰事親從兄為仁義之實實即本也又曰唯愛親
敬長達天下故有仁義是仁義從孝弟生也乃又
總括一句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何等斬截而宋
儒反之亦且斬斬截截曰人性止有仁耳曷嘗有

王文成傳本

五

孝弟末竟以人性無孝弟與孔孟抗然且自此言
出而自造故事蹟亂典禮竟謂舜不父父不祀
瞽瞍然與堯舜孝弟一句的的相反亦思人性有
孝弟不止論孟即大學止至善在仁極孝慈而究
言之則曰孝弟慈曰老老長長興孝興弟中庸庸
德在子臣弟友而究而推之則曰大舜大孝曰武
王周公達孝是孝弟而已在聖賢諸經中顯有明
証而宋儒敢言人性無孝弟則良知兩字正頂門
一大霹靂予以救堯舜孔孟既絕之學有萬萬不
可少者而門人昧昧名為宗旨夫佛家有宗旨儒

家焉得有宗旨。况良知兩字。明出孟子。而乃曰陽明宗旨。何不通也。

堯舜止孝弟。亦非汎語。虞書堯舜授受。首慎微五典四字。乃其時五典五品五教五常。所稱五倫者。皆只父母兄弟子五人。而合而言之。止是孝弟。此在春秋傳。季文子臧文仲。猶能言之。自朱氏不讀書。錯註中庸五達道爲五倫。而五百年來。溷天下老幼。皆不識五倫久矣。予謂五倫。卽良知卽孝弟。卽堯舜之道。拈出快然。

王文成傳本

六

卽橫甚時。以從征香爐山有功。朝廷破例特加貴州布政司叅政。而貴榮快快。必請減龍場諸驛。以償其功。廷議騷然。或謂許之。或謂當訊討。以杜後來。值守仁居龍場。立爲書責榮。其略曰。朝廷法制。不容擅改。擅改者。謂之變亂。夫使君之先。何嘗有積功累行。可長此土。而自唐迄今。世官不改。亦曰有法制在也。今曰驛可減。則世官可革矣。且夫旣爲世官。則爲朝廷。剗除寇盜。正守土常職。而乃藉區區証調。用以邀賞。則朝廷置土官何用。况使君破格得改。叅政原非設官之舊。今復干進不已。萬一典銓者曰。向係土官。故

長有其地。今叅政則流官矣。流官惟所使。于是下方尺之檄。委以他官。或旣或粵。誰敢勿行。由此言之。龍場諸驛。非使君所有也。榮得書大悟。亟請奏謝罪。而驛竟不減。旣而宋氏邵羅叛。徵榮兵。不至守仁。復責之。竟至于水西。數世無爲患者。

乃以滿三年。奏計陞廬陵縣知縣。至則還里。正三老使。衆決詞訟。而斷其曲直。隨按則隨斷。訟堂肅然。于是立保甲法。清驛供。定水次。免絕鎮守。橫斂其興利除害。雖在官止七月。而立法盡善。至今守其法不衷。

王文成傳本

七

舊傳有陞縣在瑾誅後者。非是。會瑾誅。以入覲。遷南京刑部主事。及覲。事成。留爲吏部驗封司主事。克會試同考官。

時講學京師。嘗以大學原本示人。人大驚反。有以改竄聖經許于廷者。顧朝貴多師事之。吏部郎中方獻夫。位在守仁上。亦執贊行弟子禮。

文成所示者。是禮記原本。本今行世。有註釋者。係門人僞入之大不足據。後嘉靖間。給事賀欽好學。棄官還遼東。出陽明古本大學教學者。但有章截並無註釋。章截如大學之道至天下平爲一截。自天

子至未之有也爲一截所謂賊其意至此謂知本爲一截類

遂超爲文選司員外明年進考功司郎中卽以其年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分署滁州從游者日衆已而轉南京鴻臚寺卿

祁州守徐愛遷南京工部郎中師事最切

方是時遠近聞守仁之學非僞信其說則怪之謂迂僻難以用事惟王璉爲兵部尚書且當路獨奇守仁以爲不世出可用

會江廣湖福四省間羣盜大起

經文成傳本

九

初江西建昌醴原賊殺知縣范英不討已而挑

源洞賊連餘千樂仁安仁貴溪鄱陽諸寨附安仁

縣殺指揮秦勛通判楊奎且建名號置官屬巡撫

王哲統官兵三萬土目兵三萬討之不利而華

林賊破瑞州鹵通判姜榮家屬與臨江廣福諸賊

連破永福樂安新淦諸縣執參政趙士賢知縣申

惠大帽山賊攻瑞金縣殺知縣葛琛乃調土官岑

猛岑塗攻殺之而仍不能靖然且華林置十寨

寇州縣殺人以累萬計卽使周憲以進剿被殺其

子周幹相繼死知府李承勳調土兵目兵會剿之

賊未創而土目兵縱悍所至劫掠過于賊又且

賊蔓至浙境執杭州都指揮白弘湖州指揮江洪

爲浙兵驍之出境然後江西按察使王秩仿故撫

陳金故事撫其人而安插之名爲新民而旣而

新民復叛殺副使李情及督捕指揮邢世臣饒州

通判陳達奏請照磨馬聰隸卒死者無算

所至陷州縣殺官吏劫掠庫藏焚公私廬舍議剿旣

不得而間或議撫則又反覆悖叛而無所收拾乃以

贛地險與盡聚贛于是迤西有橫水左溪桐岡三寨

接湖廣桂陽迤南有潯頭寨接廣東樂昌龍川凡江

經文成傳本

九

廣湖福之間合四省方數千里皆亂前此江撫李昂

于成化二十三年曾以贛險奏設分守參將兵備副

使各一于會昌縣以福建三千戶所江西南安瑞金

二千戶所隸之及弘治中鎮監鄧原復請增設巡撫

駐贛專理盜賊而所簡撫臣皆無效至是謝志珊據

橫水藍天鳳據左溪鍾景據桐岡池仲容據潯頭已

簡文森爲贛撫進勦而森懼稱疾不受命乃始撫守

仁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正德十二年正

月守仁至贛先察民間之通賊者立十家牌法繼後

軍役與新民之隸軍籍者力譏之乃鑒前事却邊禁

土目狼逮諸征訓兵自籍兵備各屬之有技者汰老弱三之一選壯有力者縣千人補其數且立兵符教習之其法有伍有隊有哨有營有陣有軍其符有伍符隊符哨符營符乃分署領率統以賢能官有守者有受命出敵者當是時守仁蒞賴裁十日法雖具未能習也而漳寇報急

故事凡寇發必三省會剿已勤爲令守仁甫聞令卽疏爭曰賊變起倉卒當相賊所聚而撲滅之則既省征調復免供億必欲夾攻則計賊料兵計兵料餉檄衆欽備數月始辦兵未出而賊則已流竄久矣縱有所剿非脅從卽良民耳是以兵甫撤而賊復起且夫徵調之兵百倍于賊前事可鑒也乃疏上而會剿之議卒不可破至是漳報至守仁不得已乃移文三省

凡會剿兵使徑詣戍所不俟來會而身率副使楊璋遠進兵遇賊長富村與賊戰賊敗退保象湖山追之至蓮花石對壘而軍適會剿兵至使之圍賊而反以圍寬遠潰圍出突殺我指揮單桓及縣丞紀鏞去守仁怒責失律者而遣會剿兵以次日午時並入山仍率前軍屯上杭下令檄衆姑俟秋期圖再舉而賊稍弛備及晚食訖遽分兵三路時月晦乘晦叩枚入直

搗象湖山奪其隘賊驚走悉衆據上層峭壁背而下諸將謂失地勢將反却而守仁麾之奮而上自辰至午各相持然後會剿兵繼進從間突上賊大潰乘勝追剿斬賊首詹師富及溫大等合七千餘級且預遣諸省兵分破諸寨以福建兵破長富等三十五寨廣東兵破水竹大重坑等一十三寨而漳賊盡平班師

時甫二月間宸濠通賊有窩賊稱寨民者逮五月復立兵符練兵七月上疏請假以便宜幸無掣肘使號令得專一或曰守仁之意蓋在濠也然衆昧其意不報惟本兵王瓊與之遂改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

欽領旗牌使便宜行事且以平漳功陞俸一級賞銀二十兩約絲二表裏乃議大庾賊最近請先剿大庾而招新民之在寨者以龍川盧珂鄭志高等潛師縱火破寨十九所斬賊首陳曰能等并從賊合五百十級大庾賊平初濠設寨民人爲謠曰賊何在在民寨王不臣賊爲民至是謠曰黃河有時清寨民可爲兵于是相橫水左溪與桶岡進剿先後謂橫水左溪本腹心之患且已檄湖廣兵會剿桶岡則橫水左溪亦

觀望未備乃遣都指揮許清自南康新溪入知府邢
珣知縣王天與自上饒入皆會橫水指揮鄭文自
大庾義安入知府唐淳季敦自大庾尋都穩下入縣
丞舒富自上猶金坑入皆會左溪惟知府伍文定
知縣張戢從上猶南康分入以遏奔軼

時聞者曰淮陰驅市人之戰未聞驅儒官并皂刷
也况賊民乎四省從此陸沉矣

守仁乃夜抽鄉兵善登山者四百人使人各執旗資
銃礮由間道攀崖伏于近巢之高巖俯而覘賊且度
我兵至以火礮應而預遣指揮謝吳率壯士夜上竊

王文成傳本

十三

險先發其滾木礮石之伏險者于是驟進兵面臨賊
甫迎敵忽山頂礮發聲如雷烟焰蔽天回視之則紅
旗滿山謂官軍已據寨將棄隘走而謝吳兵呼譟出
守仁麾益進賊四顧失據大潰遂破長龍等五寨及
橫水大寨而邢珣王天與各破磨刀樟木觀湖八
寨會于橫水唐淳破竿牯牯三寨又破左溪大寨
而郊文舒富季敦各破獅子長流箬坑西峰十二
寨會于左溪乃于大霧中令各營皆分兵為奇正
二哨一前攻一後拒用土人為導剿諸小寨之未下
者最後伍文定張戢亦以遇軼兵連破數寨與大

兵會而橫水左溪之賊盡平擒斬賊首謝志珊等五
十六從賊二千一百餘級俘賊屬二千三百餘人散
歸者無算

遂議剿桐岡謂糧盡兵竭應少休息且桐岡難遽下
當先撫而後剿之

議謂桐岡四寨其所由入惟鎖匙籠葫蘆洞茶坑
十八磊新池五處皆架棧梯壑勢難緣登惟上章
稍平必行道半月攻取未便况橫水餘賊悉已奔
入合勢力守善戰者其勢險其節短使必乘全勝
之鋒兼三日之程爭百里之利以頓兵于幽谷所

王文成傳本

十三

謂疆弩之末不能穿魯縞者莫若移屯近地休兵
以招之未必不從否則乘其猶豫以襲之未晚也
乃遣通賊戴罪官民李正巖劉福等直入桐岡寨諭
撫期以次日會鎖匙籠候撫命而賊初畏威從之既
而中變然無暇為備至期遣使鎖匙籠如促降者而
別遣邢珣入茶坑伍文定入西山界唐淳入十八磊
張戢入葫蘆洞俱冒雨進賊首藍天鳳鍾景方出鎖
匙籠候命忽聞諸軍皆透險急奔返內監據水而陣
而諸將各麾兵渡賊四竄將復由鎖匙籠出而舒富
王天與從籠口入賊乃悉眾走十八磊唐淳遏擊之

會日晚諸軍扼險守次日進賊大潰乃破桶岡大寨及榜伏烏池西山界十八磊鐵木里員分大王嶺二十五寨會湖廣兵至反遣之使散剿諸寨之未下者乃破上中下新池杉木坳十餘寨賊盡奔雞湖尋下朱雀坑魚黃諸寨而諸將復迎破之賊首藍天鳳鍾景蕭貴模等皆面縛叩軍門乞命諸賊投仗者滿山谷桶岡賊平守仁出師凡兩月破寨八十四擒斬賊首五十六并從賊合三千五百餘級俘獲無算遂請于橫水等處建城設崇義縣以控之增茶寮隘土堡鉛殿長龍三巡司

王文成傳本

十四

然後議三洲之剿先是征橫水時謂三洲最强恐乘間乃諭降近賊有黃金寨賊親率五百人聽用而洲賊池仲容者擁大寨觀望不至既而破橫水竟用黃金賊立功仲容始心怖因于征桶岡時亦遣其弟仲安來請從征然究非本意且欲覘動靜并乘間作賊應也守仁知其詐于其從征時每抑置後隊不使奪隘至是桶岡破仲容仲安皆大懼增益戰具守仁知有變將察其實駕以平桶岡遣使勞牛酒至三洲界見賊設戒備使問故賊皇恐詭使者曰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吾讎也彼將掩襲我故設備吾敢防官軍

哉守仁陽怒曰龍川與三洲皆吾從征官且桶岡之捷珂等與仲安皆在軍有功此有何恩怨而敢以私嫌啓隙值仲安在軍而珂與志高亦以告三洲反狀諸軍門乃出仲安與珂志高面質反下珂志高于獄候處分而陰遣降賊說仲容入謝并自爲陳說時臘盡班師解甲將度歲且頒曆三洲以元日大享將士而仲容挾壯士百人軒軒來初宴之于祥符宮既而出珂志高于獄使而暴其罪盡斬之時正月七日越一日守仁親率兵從龍南冷水直搗下洲而副使楊璋指揮鄭文知府陳祥那珣季敬推官危壽指揮余

王文成傳本

十五

恩姚璽縣丞舒富等從之破三洲大寨小寨共三十八擒斬賊首五十二并從賊二千有奇賊復盡銳奔九連山山橫四百里賊之據險者猶及千人而一鼓而盡擒之獨賊首張仲全等二百人匿別嶼皆慟哭叩土請降遂納之凡十日洲平仍請設和平縣于和平峒而改和平巡檢司于洲頭乃歸

附
剿洲分兩事一是殺髻一是征洲諸書錯認作一事似殺髻了當不復有親征一節故于髻來謝時造爲先遣諸路兵集洲且預釋珂志高歸使集兵向洲如此則斬髻而洲可破何必親征且何必七

日斬鬚八日節出剿元珂志高不先歸也

其後樂昌賊高洪馬尚集一千七百人掠大庾南康
贛縣主簿吳玘戰而死守仁復平之于是南贛千里
皆無賊

他若傍剿之著者則莫如彬桂賊

彬桂在湖廣東南正德初土人龔福全倡亂稱延
溪大王其黨劉福興李斌高仲仁黎穩藍友貞俱
署官據烏春山臘栗諸寨殺都指揮鄧吳安仁知
縣韓宗堯聽選官鄭志熙朱隆等積十年未剿
湖撫秦金于十二年春發彬桂連賊據名城殺官吏

王文成傳本

十六

事已敕令與顏撫王守仁廣撫陳金並剿之時守仁
方至贛未行也既而檄以期守仁抵率贛兵往而金
仍用土官彭世騏佐之守仁不能却乃先以贛兵而
湖兵與廣兵相繼由桂陽魚黃熟水彬州紫溪臨武
包籬堡爭險而入

初破對里平石丫髻山寨斬藍友貞

繼破烏龍山斬李斌

繼破大小王山斜寮布洛角魯莊山坑諸寨擒黎穩

繼破黃土烏泥工塢金雞寨莊子園擒李斌李仲清

繼破黃衣秀才鄧家魚黃朱廣老虎東嶺斬沈鸞

時劉福興遁臘栗即于是日破臘栗擒之

于是破平竹水東嶺九龍江大王山諸寨斬楊禮保
又破牛頭天堂南延莊大烏魚跳金山諸寨擒李仁
才麗海

又破曹雄坑扶峒良坑雞公背神鎬脚長灘諸寨

又破盧田柏木白水礮下樟溪青峒十八壘石筍峽

諸寨擒劉德才時賊墮崖死者無算

又破上黃賊背猪婆老虎延壽黃圃斬梁景聰

方是時惟賊首龔福全未獲或曰在禾倉乃救土官

彭世騏同官兵破走馬山及禾倉石擒福全斬之其

王文成傳本

十七

別破東坑者并獲福全妻及從子龔秀賊平

前後計斬共二千五百五十四級俘獲一千七百八

十人破寨一百二十所散歸者無算惟賊首高仲仁

遁走廣之仁化縣南贛兵追獲之當時謂守仁以十

二年至贛越一年而剿賊已盡其用兵之神無過此

者

史論曰崇禎之寇集烏合之衆朝東暮西未嘗蟠

踞都邑延蔓千里根株數十年如南贛賊也然而

米脂一發極邊禁省鎮諸兵歷剿之不克而國隨

以亡守仁親率行伍佐之以師儒指顧倏忽如撲

蠅蛄豕手拉而足。踣下承廟算。不用征調。兵不別鎖。將官吏不遐。時日不糜。費供億而所向無敵。不留遺孽。不挫折我兵。甲自秦漢以後。不知衛霍方此。何如。若他則誰敢並者。雖曰我戰則克。學問固然。然其臨事之忠勇。亦可驗矣。有明世多賊。自永樂之靖臺。正統之慶元。以迄順成弘正。凡畿南河北。川東嶺西。無不與賊終始。而守仁剿後。天下無賊者。由嘉隆萬曆。以至天啓。凡四世而後。米脂之禍。作功不偉與。

王文成傳本

十六

乃以平賊功。陞右副都御史。詹一子錦衣衛世襲百戶。再進副千戶。時守仁感王瓊意。謂非瓊倚任。安及此。每于疏後。特推兵部功。並不及內閣。會閣臣與瓊有隙。大恨。謂撫臣無賴。其所上功狀。不歸之廟算。而歸之本兵。大不敬。一時嘗笑者。從此興焉。

前此宸濠謀不軌。素浮慕守仁而畏其擁強兵。上游使其黨舉人劉養正往探之。養正故慕守仁。陽以講學吊詭。而守仁亦使其門下舉人冀元亨者。應濠聘。欲窺其所為。語兩不合。而罷。至是朝議以福州三衛軍人進貴等亂。敕守仁往勘。守仁已于十四年六月九日從南頓起行。十五日至豐城。而宸濠于十四日

反

初。開臣果備等以黨濠。故復寧府所革護衛。因得招寨賊。以備兵甲。及江撫孫燧屢告變。議再革護衛。且遣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飭濠而濠誤以為逮已也。值十三日。濠以生日宴鎮巡三司等官。而謀者報京使至。大驚。乘夜集寨賊吳十三。凌十一。閔廿四等。俟旦明。諸官入謝宴。殺都御史孫燧。按察司副使許逵。而執御史王金主事馬思聰等。俱下獄。遂大署官屬。以致仕侍郎李自賓舉人劉養正為左右丞相。參政王綸為兵部尚書。四出收兵。先檄降諸郡縣。而濠居南昌未發也。

王文成傳本

十九

豐城知縣顧佖迎守仁。告變守仁。遠易服。棄官舟。返賊幾躡及之。乃匿漁舟。之臨江。知府戴德儒請留守仁。守仁以為臨江衝且近賊。所居未便去之。吉安時方十九日。與知府伍文定謀。謂天下瓦解。久賊立趨京師。則大事去矣。若或趨南都。下旁郡。則時既延而勢稍殺。勤王可立。效特懼其迅發。則我事未集。而坐失機。要奈何。乃陽通養正。使早離南昌。而囑其內應。故以蠟丸投濠。所濠大疑。逗留不出者。越十日。守仁

乃閉戶手不停筆發公文火牌二百餘事或召勤王
或戒防守或布告遠地文定雖共謀不知所爲會溪
僞檄至吉安守仁縛責檄者南昌教授趙承芳等斬
首懸府門仰封僞檄并拜疏以進當是時朝廷見疏
與左右中貴皆切齒大恨徒以守仁方起義無如何

疏略
見後

既而濠規守仁兵不至以爲船之乃擇日出師留郡
王拱樞太監萬銳等以少兵守南昌而親率世子郡
王儀宸及閩廿四等共六萬人號十萬立一百四十
餘隊分五哨出鄱陽船艘百餘里所至南康九江皆

王文成傳本

下

下之獨安處嬰城知府張文錦都指揮楊銳指揮崔
文守不下

七月十三日守仁率文定大興義師約各郡勤王兵
會于臨江樟樹鎮于是臨江知府戴德儒袁州知府
徐璉贛州知府邢珣瑞州通判胡堯元推官王暉以
及太和知縣李柝新淦知縣李美寧都知縣王大用
萬安知縣王冕各以兵至分爲十二哨哨三千人立
趨南昌令各攻一門以四哨爲遊兵策應之先破其
伏賊于新黃墳賊且爲榜諭城中居民令各閉戶自
守勿助亂勿恐畏逃匿遂昇攻具至城下令曰一鼓

附城再鼓登三鼓不登者斬其隊將分數門令梯緇
齊上而守者俱遁諸門有不閉者兵爭門入守仁因
而撫定之時贛州奉新等兵偶有殺掠守仁執數人
梟示遂定乃擒拱樞萬銳等數十人而釋宮中之散
走者其府庫所有爲濠取與兵士劫掠之未盡者
籍封之大賑城中民慰勞創痛且榜宥諸脅從凡受
賊官爵而自逃歸投首者皆置不問

附

史與諸書皆以征濠功歸文定謂文定迎公峽江
請討賊公初不許既而從之及攻南昌文定已破
城公並不知至諸門洞開公始按轡徐入城而

王文成傳本

下

所統兵皆大帽華林諸寨賊斃新民者貪狠縱殺
居民盡死于牀簣有閨門盡斃者然且焚宮人搜
儀賓諸第雞犬不鳴尸臭達衢路此在當時已早
辨之如弁州二史考云南昌殺僇皆不根誣謗過
于刻酷夫以文成用兵區畫調度頃刻百發豈有
無紀律至此甚者其後徐少師鄭端簡薛應旂諸
公皆親履其地盡得其詳故始爲之暴白云云第
文成殺僇人自能諒而其他冤枉至今未辨當豐
城被追漁舟逃竄諸書一口則吉安之走四耳不
聞亦何嘗有顛撫行部先牌曉諭而吉安太守公

然得迎之。峽江此狂病發也。然且南嶺將領兵符不及新民散隔。何從調用。又且大州羣林在正德十二年前。文成未任時。早已爲陳金俞謀則散而文成尚得用其人。雖鬼判把筆亦不應有此。乃史館任文定傳俱依實錄。迎公峽江此皆不能改正者。他倣此。

史傳草本止此。後皆亡失。別有補本。續列于後。

王文成傳本

王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沈鳳起。映九。較。邵國麟在。數。

王文成傳本續

此後續補本也。先生以文成舊傳多訛謬。史傳又未定。因携館中草本歸藉。以存實。而草本又缺其半。毋思續之。而家無藍本。且老病絕筆久矣。康熙辛卯。命予與及門張文憲。仍採諸譜狀舊傳。而錄其實者。呈定。綴入名曰續補。雖與前本大徑庭。顧較之時。本則稍有間云。遠宗識。

王文成傳本

先是勦王師四集會之樟樹鎮。請定所向。背謂用兵當籌緩急。今皖被圍久。自應援皖。而公曰。不然。賊盡銳在皖。皖雖堅城。而賊力未挫。我兵甫進。卽屯之中江。縱解圍。向我而力足。反抗在皖。嬰城者必不能越。賊援我。乃九江南昌皆得起。而蹴躡之。是腹背受敵。危道也。我先下南昌。而一意向敵。是敵有跋蹙而我無牽掣。然後縱橫四擊之。勝之必矣。乃先下南昌。分一軍守之。

至是濠間變陡返。結舳艫蔽江而下。或請公且堅壁。以主待客。而公趣進兵。乃合諸軍以迎之。初遇賊黃。

家渡賊勢張甚公領前軍故小却使賊爭進離其前
後之卿結者而使邢珣出一軍橫貫其間文定徐玘
左右夾擊之賊首尾不相應且戰且退追奔十餘里
擒斬二千餘級溺者數萬退保八字腦是日建昌知
府曾瑱撫州知府陳槐亦率兵至會賊以敗故盡發
南康九江諸守賊將以濟師而公即遣撫州建昌兵
使槐與瑱分禦之

經文成傳本

一

是夕風反或以火攻請公宣言曰風變欽忽耳是何
足憑而作此狡計無益徒亂人意乃密募舟四十艘
填膏灌糜膏陽燧作火攻計分隔江軍舟自下流潛
渡繞出濠舟後伏之而以他舟補隔江軍平明火發
前軍乘風進諸軍令之頃刻薄賊營初賊軍南下時
濠舟在後而今以退保舟頗前且傍岸舟重膠沙不
即拔又篷竿層疊易于延熾濠思易舟走而伏軍從
後舟入四竄不及遂擒濠及世子郡王儀賓并丞相
李自質元帥劉養正等合五十餘人斬獲偽官吏士
卒三千餘級其官妃及士卒溺者無算所棄衣甲械

杖浮浮十餘里餘賊散走且有聚之吳城者復分遣
諸軍追剿殆盡

諸本俱以敗賊機舍在黃家渡前誤又稱萬安知
縣王冕執濠亦誤

前此公疏上變時慮上親征特于疏末云陛下聖明
何遠不服祗以鑿與數出致宗室覲覲謀動干戈今
天下之覲覲者不但宗室其奸回竊發何止江右况
黃池方見告也昔漢武發輪臺之悔而西土晏然唐
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咸泣願陛下高拱深宮特
加警省以坐收後車之效蓋惟恐羣小從諛有舉動

經文成傳本

三

也乃上聞變果親征自掛鐵武大將軍印而以總兵
許泰為副將軍派監張忠監其軍江彬張永並贊畫
軍門鼓行而南是日捷音赴至京而故匿之至良鄉
捷聞先遣張忠趨南昌收俘以待密傳上欲釋濠使
仍住南昌俟駕至而戰而擒之公聞之大驚曰如此
則江西無噍類矣急請獻俘而身得囚至杭州使北
軍不能從會張永已至杭永故守正有誅瑾功公知
可與語直詣永曰在舊苦寇盜三十年矣今又遭濠
亂創痛尚未定而加之六師之擾民何以堪萬一民
逆為寇盜如之術永曰然吾亦欲言之公乃付以濠

使示獻俘且從容爲上言而張忠誠甚謂公故通濠
後畏上親征始賣濠以成其功今復阻王師有異心
焉上不聽先是駕至淮時忠受江彬意矯旨召公赴
行在將以索賂而公知其詐不赴再召再不赴至是
上在舊京忠直告公反曰何以知之曰試召之必不
至及召之竟至忠大慙斥勿令見公乃變服入九華
山坐閣標間上使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何故
反乃命巡撫江西使公還南昌而以忠泰搜餘賊赦
領北軍留南昌城公移民鄉居而遺老弱守門戶且
使待北軍備主客禮百凡悉讓勿與抗抗即有罪公

臣文成傳本

四

出遇北軍辟鎧仗讓道間有犯者總不禁甚至來襲
侮呼公名毆罵而伴爲不聞及遇有疵厲或至死喪
必停車慰勞加以賜卹久之皆曰王都堂待我厚奈
何惡之會教塲較射忠泰恃有技江西官軍無過者
既而強公公三發三中忠泰大驚曰非書生也遂班
師

公初與濠通既而賣濠此張忠謗語而傳誌撫爲
實事且見之實錄皆謂安和舉人劉養正作濠幕
客公先從養正通濠原有所約及濠敗而公畏其
口逼養正引決傳首至京然又葬其母且爲文祭

之文曾進門人蔡元亨通濠後元亨爲未監製承
捕獲械至京亦死獄中諸此商賈在前儒早辨之
如介州史考云是年實錄以楊文忠贊文憲爲總
裁官而秉筆者董文簡也楊公與本兵王恭襄有
隙極恨文成于平濠平賊諸疏俱歸功本兵而一
字不及內閣切齒久矣費文憲以忤濠被禍已經
薦引而文成無一疏相及費甚憾之若董公素號
伎刻既內忌文成而外欲以媚楊費作此誣史將
誰欺乎其後文成之天定復爵贈諡而董愛不根
之謗致微聖聽未必非鬼責也其公論剴切至于

臣文成傳本

五

如此乃後人無賴尚有僞造爲誣說以實其事者
按公葬養正母向見羅洪先辨文載之甚悉且其
祭文亦原有君臣朋友諸句向亦疑之謂豈有爲
公辨而反誣公者及觀其前文有曰養正以葬母
乞公墓誌因以濠意誣公公不爲動然後知公之
被冤皆此輩無狀名爲辨公實誣捏以實公罪而
行狀年譜皆竄入之亦思養正止江西一舉人公
巡撫其地尊卑淵絕卽在王府一相見有何生平
而稱爲朋友然目前文以葬母乞誌而後卽曰公
使葬母是自予自盾諸文皆捏造也又其時蔡文

有公不顯濠貨辨謂峒賊葉芳何爲濠用今隨公
剿濠公義之因多予財帛使遂其所欲非自取也
夫公入濠官陞封府庫原以備軍儲作剿濠費然
不當私飽一兵卽欲飽一兵而使其遂欲此與謗
言縱掠何異况吉安集事官兵且不至何有新民
又且濠所先用祇是寨民並無峒賊亂証而已

世宗卽位降璽書召用閣臣沮之祇陞南京兵部尚
書兼叅贊機務他不之及顧上在藩邸久知公功已
特議封爵并降手敕使馳驛來京而沮之者又謂先
皇帝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乃復遲數月

狂文或傳本

六

始定制封新建伯兼南京兵部尚書仍參贊機務歲
支祿米一千石三代如之且給與諱券令子孫世世
襲然而仍不給祿米不于券時公已疏請歸里隨疏
辭封爵不允既而又辭且請罷已封獨推諸從征有
功者上已經詢及而沮者并抑之竟不報

初抑公者謂公攘伍文定功而既則并文定諸公
功亦抑之故吾學編云惟文定得陞副都御史廕
一子千戶邢珣徐璉戴德孺陞布政使德孺死于
水珣璉亦尋被斥陳槐削籍紀功伍希孺謝源以
考察去公不自安累疏辭封乞錄諸勤王者功竟

格不行

嘉靖元年公父卒初公受封時以沮其宴饗祇遣行
人到家兼降溫旨特存問公父賜以羊酒是日值公
父七十生日公父子迎詔于庭行拜謝禮訖然後奉
觴公父持觴謂公曰聖恩何可忘願亦有天幸焉始
投昇不死繼當畏辱又不死既則具三告備五篋謂
必死而終不死非常之寵亦豈易受今而後汝仍死
王事我當含笑入地下矣公伏地不能起此正德十
六年十二月十九日事也至是二月二日相距四十
日遽卒

狂文或傳本

七

其後公以征蠻死公父云死王事似讖語
明年上開試科第三場策題卽有以心學爲問者蓋
聞公學也公喜曰吾學旣非則天下之人必有起而
求真者是者聖學從此明矣

時門人徐珣不對而出然亦有守師說而仍取中
者三人曰歐陽德王臣魏良弼

心學是真聖學母論道心惟微一十六字之傳始
于堯舜卽孔子曰操則存操此心也大學曰正心
孟子曰存其心又曰求其放心皆專治此心也故
曾子一貫之學只在忠恕子貢一貫之學祇是一

恕無非心學而宋儒于忠恕二字尚不能曉反云借盡已推己之目以著明之一似借端指示者而聖學亡矣陽明講學沿宋儒習氣亦多汎濫而門人嘈雜全不足據特其大要曰心曰良知曰爲善去惡則用功不錯故優入聖域而必于此亦謂之聖學何賴張南士曰心學不是禪學天不生佛時先生此心佛法未入中國時已早有存心養性之學今懼其類禪而去此心何可夫儒佛之不類多矣鬚髮不類家室居處都不類然猶相類者此人心耳若人與蟲獸則絕無一類者然而虎狼父子

王大成書本

八

蜂蟻君臣忠孝之心偶亦相同萬一攻心學者惟恐類蟲獸而併此忠孝之心一齊去之是蟲獸不若也

已而服闋上用尚書席書與御史石金等薦趙呂公入京兼以領券而究不果時弟子雜進凡在朝在野執贊者無虛日公嘗會門人于天泉橋有請業者公曰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致知爲善去惡是格物

或以致知作良知誤

此以大學正心誠意開聖學首功自當云爲善去惡是誠意如此則四語瞭然何有疑義而乃曰是

格物則明侵誠意功夫在當日門人尚多貽悞何况門外殊不知此言格物正是誠意概因朱氏以窮理解格物大乖聖功故先以古本大學示人而此則卽以古本大學闡之蓋古本大學以格物爲格其物有本末之物而物有二本一曰修身壹是皆以修身爲本是也一曰誠意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是也故兩此謂知本非一衍文而此謂知本卽接此謂知之至並非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則格物卽知本一是修身一是誠意其曰是格物卽是誠意以誠意卽物本也陽明此二字正故以古

王大成書本

九

本示人使人疑究而門人冒昧尚有以格去物欲別說攪和解釋未格去物欲此司馬光說非公意也若善惡二字則正誠意章道盛德至善間居爲不善一大宵禁與宋儒言理欲大別故宋儒學功有三一主靜立極一涵養用敬一格物窮理三者皆各出且皆不足以入道而陽明三學功曰心曰良知曰爲善去惡皆聖學一貫擷撲不蔽有志者但由此而求入焉亦庶幾矣

時上議大禮張桂之徒如霍輅方獻夫輩皆前後請教且有從而北面者惟桂尊憾公指公僞學而上亦

或之遲久不召乃以恩田主官及張璠故葛公特起
公以尚書兼左都御史奉命往討先是恩恩岑濬與
田州岑猛自相攻殺都御史潘蕃誅濬不立其子改
其地爲流官以制之及姚鎮討猛猛已走死而鎮敬
邊聲欲盡滅岑氏統收其地爲流官而土司不平于
是田州土目盧蘇與恩恩土目王受皆岑氏舊屬挾
岑氏以叛公念岑氏本世官地大族衆原不能滅且
累受徵調爲國家從征有功無驕滅理又且西南地
僻外隣交趾方藉恩田爲屏蔽與外夷抗而乃自撤
其藩籬以資敵寇大不利故曰是當以恩撫之特猛

狂文庫本

十

僚未靖吾欲借此問孤狸焉乃率湖兵三萬人甫入
境而父老遮道卽有以斷藤喚八寨請天討者公並
許之思田乃大懼曰王公天人也我敢抗旗行乎先
期告前軍請掃境降公初不從旣而下受降令屆期
兩府土目縛蘇受從以萬人焚香伏軍門公令土目
入各帶從人雜官校分左右列然後建肅坐戰門數
蘇受罪而賞其死各杖一百

令土目分列左右將以數罪而賞錄與史傳皆謂
公與蘇受先約誓必易軍門左右祇候以田州將
校始就降誕罔極矣且云使蘇受裏甲受杖蘇受

自裏甲或有之斷無公使之理乃門人冒昧亦俱
以裏甲入狀譜怪極

疏言兩江苦兵久矣賴主威遠播不煩克詰未七旬
而有苗格恩田兩府爭先歸命今請降田州府爲田
州但立土判官使岑氏世襲而別設思寧府作流官
知府以馭之至盧蘇王受乞授土巡檢使戴罪立功
許之

時璠等語公處田州非是不肯盡從故祇降田州
而不設思寧府與公疏稍不合

狂文庫本

七

公乃疏剿斷藤峽且謂潯州連寇不止斷藤當散剿
諸寨而進入峽中非一手足烈也乃遣副使翁素叅
將張經先以萬人趨斷藤而別剿牛場六寺諸寨然
後四面夾攻從油磗大陂以逼之峽賊大敗初奔橫
石江溺死甚衆而旣而徧搜山峒凡仙臺大黃古陶
羅鳳諸寨皆掃靖無或遺者乃率布政使林富及盧
蘇王受移剿八寨且散遣湖兵連破古蓬固安古餘
者諸寨而八寨盡平

自此終明之世約百年中國無賊至崇禎賊發而
明遂亡

時公剿諸寇皆親斬殺已示微疾及甫定而與疾相

度復欲移府治建衛所增兵設官爲久安計病作會
獻捷已賜金幣乃頓乞骸骨薦林富自代班師至南
安卒年五十七

或作五十八誤

贛州兵備張思聰同南安推官周積迎入南塾驛中
堂行舍敘禮帥官屬師生設祭訖輿觀登舟江西男
嬪皆縞衣匍匐攀舟而號舟過南昌排留三日不得
發及入越而門生故吏遠近迎送者不絕于路

譜言留南昌時逆風三日舟不得行門人趙淵祝
樞前曰先生有爲南昌留獨不念越中弟子候日

矢耶忽西風作六日遂至弋陽

特是部使喪歸例有贈卹而前不予祭後不予葬詹

事黃綰上言守仁在前朝頗效微功今不變甫竣興

疾辦事而客死道路妻孥弱子三家僮載骨葬葬

空山鬼神有知亦應不忍上不爲動甚至廷臣請諡

必不易名屢請卹廕併削其世爵必不令其子孫得

以承襲如是者越四十年

世宗之裁抑甚于武宗當在藩邸尚得聞諫言乃

一入殿庭而四聰俱蔽君之不易爲如此或曰肅

議大禮兩家皆問公而公皆不答新安故憾公若

璉璉則注意在此稍構美其間而中已深矣
少師徐階嘗爲江西督學使深知公寃有云以死
勤事則祀之今勤事之人以尸歸國而不令所司
奠一杯尚望祀乎

隆慶元年上疑公卹典贈諡阻阨長久令部院科道
多官會議以奏時事久論定且謠詠已漸遠合詞言
王守仁學術純正勲名燦烈此正合封冊所云推誠
宣力守正文臣者况世爵定典論功有六一曰開國
二曰靖難三曰擒反四曰平番五曰禦胡六曰征蠻
守仁有三焉乃特降制詔贈新建侯諡文成遣行人

到家賜造墳域并敕浙江布政司堂上正官予祭七

壇

其諡詞有云甫拜省郎早伸大節久膺鉞鉞累建

殊勲紹堯孔之心傳追呂伊之懿績而乃謗起功

高賞移罰重讀者泪下

其明年詔復世廕以嗣子王正億承襲伯爵子孫世

世又越二年與鐵券

券文有兩間正氣一代偉人具撥亂反正之才展

救世安民之略功高不賞朕甚惻焉因念勲賢重

中盟誓諸語

萬曆十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

會廷臣有請祀公與陳白沙者下多官議時尚祖
經獨閣臣申時行堅持之謂守仁致知山大學良
知本孟子皆聖學也或謂王學與朱學有異則道
固有各見者朱與陸並祀矣朱不以陸礙王獨與
朱礙乎上聞言大悅曰皇祖嘗言守仁有用道學
也國家能得一有用道學雖不合宋儒何害焉

論曰徐仲山有言往讀論語有蓄大疑者三章子貢
問士其在使于四方不過春秋將命一大夫耳加于
孝弟已過矣何至詭言行信果爲小人若子路問成

野文獻傳本

古

太抵臧孫卞莊輩有何高行而反以明義利證然諸
諸大節不奪者爲今之成人至管仲不死反顏事仇
許之爲仁已似逾分而復斥死者爲經溝瀆爲匹夫
匹婦此是何故而既而思之又既而豁然曰重事功
也吾嘗伏其言而推之大中孟子大學明德無新民
不成爲學中庸成已不成物不足爲天道人道孟子
獨善不兼善則失義離道窮達交譏故堯湯相禪全
在事功孔孟無事功爲千秋大憾今陽明事功則直
是三代以後數千百年一人卽令無學亦既在孝弟
忠信正誼明道志士仁人之上而學復如是雖使親

野文獻傳本

古

入聖門亦應不出由賜下而抵此從祀一節尚齟齬
論辨謬之謬矣史稱神宗定從祀有王守仁有用道
學一語真聖人之言宋學惟無用借以自便故造爲
聖學輕事功之言往者宋儒沈仲固極言淳祐間儒
臣率冬烘憤憤高中破履講主敬之學而柄臣專政
利其結舌題之爲清班以致國事盡壞不可救挽然
且兩朝死難宋史備載而講學者無一人是台忽溝
瀆陽明龍塢節操總廢何况事功是有用二字非深
知聖學者烏能言之間嘗嘆陽明一生其事功學術
每敗于宵人而成于聖人世宗穆宗已定勳爵而神
宗復表其學術今世之宵人其齟齬者不乏矣順治
末年競言王學非宋學然其合聖學安在賴
世祖皇帝有言曰守仁之學有似孟子衆便翕然

此語載天童僧所刻北遊錄中

向在史館同館官張烈造王學質疑一書且進三劄
云孝宗非令主陽明非道學東林非君子予力爲爭
辨同館且有譁者總裁曰徐徐當俟

至尊論定之他日子內廷供奉之次間論諸儒學
術同異

皇上諭之曰守仁之學過高有之未嘗與聖學有異

同也大哉 王言蓋自是而姚江絕學經
聖斷定千秋萬世又誰敢有非之者

時崑山徐司寇見三劄驚曰史官是非如此顛倒
兩衙門當羣起攻之矣總裁令屏劄并書焚之

初公喪歸時世宗不論祭而民間之私祀者徧天下
及穆宗賜祀而前此之私祀者悉改官祭凡祠祀書
院合不下數百所亦羣盛矣

勳賢祠志云書院七十五所祠四百二十所

若夫門人相繼總屬善類雖學問各出或不足以導
揚師說而攻者如彼歸之者又如此人心之良于斯

卷二 文苑傳本

可見因記所知者曰徐愛德進士曰錢德洪餘姚
曰王畿山陰進士曰王艮泰州曰鄒守益禮部尚書
莊曰潘原江巡撫曰唐荆川海鹽曰孫應奎餘姚

御都曰王臣西昌廣曰黃綰都察院曰劉曉安曰冀
元亨武陵曰薛侃揚州曰薛儻都察院曰薛元暉
弘治曰羅洪先吉水進士一甲曰聞人鉉餘姚曰

朱節會稽少卿曰徐珊餘姚曰夏淳餘姚曰呂喟曰
秉鑑貴州正曰歐陽德泰和禮部尚書曰歐陽塾泰和

侍曰聶豹書監恭襄曰胡彥博學士曰趙錦餘姚
尚書曰張元冲山西巡撫曰應良仙居進士曰李逸城

端肅

事曰萬潮進賢右曰黃宗明部郎兵曰程文德
侍部曰張元忭山陰進士一甲第一曰陸鰲蘇州光
舉曰呂光洵新昌戶部尚書曰翁溥部尚書曰薛宗鑑
人曰趙大河江陰按察使曰吳達海州太曰秦汝楠
事曰沈學山陰縣令曰沈鍊合州知州曰薛尚賢
侍曰沈學山陰縣令曰沈鍊合州知州曰薛尚賢

蕭蕙曰何拙先都曰黃弘綱廣曰魏良弼新建太
陸澄部郎中曰王釗成安曰戚晚戶科曰黃修易曰林
春部郎中曰林以吉田曰李洪曰陸鳴時安曰歐陽

門人無成冊不能盡記其可記者尚有季本會稽
南大吉興寧太守舒芬梓溪進士一甲第一南逢吉
貴溪布衣秦金部郎中魏良孺南康令唐愈賢
政使秀水王學賢部郎中馬明衡御史翁萬達
沈謐秀水王學賢部郎中馬明衡御史翁萬達

則書徐九阜餘姚白說武進郭持平萬安正潘
穎靖進士方九敘錢塘承安如山無錫周汝員吉
御王杏進士梁廷振南進士李遂部尚書高畿內江

中諸爵察使按駱驥進士石簡都御史王大用西
參徐楨卿進士方獻夫大學陳九川中郎孟源楊名
在名王良佩汪洙吳愷餘執子甚眾不可考

附襲爵始末

當守仁歿時子正儉甫三歲值革去世廢貧不能養
贅于尚書黃紱家至隆慶二年復伯爵始以正儉襲
萬曆五年卒子承勲襲方是時神宗王皇后餘姚人
也神宗嘗問后家有官否后對曰猶記新建伯妾猶
子行也見在京翼日召見于坤寧宮賞賚甚厚既而
以后故奉差為南京守備十九年提督操江二十年
卅漕運總兵官卅三十五年加太子太傅用皇親品
服天啓五年卒無嗣先是承勲襲爵時有諸子承恩
會襲錦衣衛千戶已一傳矣至是承恩子先通舍所
襲錦衣請繼承勲後襲爵而承勲有妾沙氏在外言
承勲有子未嘗絕累爭之不決時守仁群從後已通
籍者有工部營繕司主事先欽彰德府同知先鐸兵
部尚書葉浩皆在官葉浩先欽子也先欽先鐸較先
通稍疏不敢爭而先通所爭各彼此有詞說不相下
于是構訟失襲者一十五年逮崇禎十三年始斷以
承恩之子先通襲爵而其時先鐸與聞賊戰河南死
業浩督師兩廣敘平蠻功廢錦衣百戶世襲卒贈太
子太保諡忠貞惟先通以伯爵掌前軍都督府印至
十七年敕命守城城陷而先通殉難

任文成集

太

王文成集傳本二卷

浙江巡撫
探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王守仁之闕
宋儒與奇齡合又餘姚蕭山為同郡有鄉黨誼故
奇齡特為守仁作傳上諸史館後軼其半奇齡子
遠宗又撫拾足之傳中凡低一格者皆附錄禠事
其標附字者則辯論考證之詞也未附門人名籍
與襲爵始末夫史傳非講學之書守仁一代偉人
亦不必以講學始重奇齡提唱良知曉曉不已不
免門戶之見其辨諸附會標榜之事以為文成无
妄起於門人及諸記述則至言也

梅里志四卷

〔清〕吳存禮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雍正二年蔡名烜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梅里志四

卷》提要

序

泰伯君句吳都梅田墟

號吳城今常州府無錫縣

治東三十里是也而皇山

有吳皇墩相傳爲泰伯葬

戶

地漢梁鴻遁於此因名鴻

山山下曰伯瀆此其顯證

也然則泰伯都於吳城葬

於皇山相去僅十里許地

勢牙錯想見古聖人恭儉

簡易之風毋侈欲以殫財
因山爲陵從民之便而已
傳信千載廟祀斯在自晉
太寧元年以迄於有明雖
廢興無常而人心之樂趨
序
成事如一日焉存禮以
神靈之胄受

聖天子節鉞開府姑蘇金閶
之西舊有泰伯廟傾圯旣
久存禮撤而新之并置祊

田若干畝俾襄祀事昨以
公事過梁谿諮詢耆老則
梅里之廟貌皇山之陰闕
儼然在目後千百禩緬推
國姓本始耳孫鼻祖能無
序
盼嚮霜露之思爰編次舊
聞爲梅里志四卷庶來者
有攷焉吾吳氏史官所書
芳芬焜煌存禮以謏劣仰
繼遺緒性惻惻無華夙夜

恪勤職守凡八閱寒暑矣
而吳之民便安之歲無大
災祲乃得以公退之暇從
事編摩存禮之幸也聖賢
遺蹟雖稗史不稽之文好

序

四

事者尙或表而出之況金
石志乘兩可依據耶錫山
多賢縉紳倘爲搜揚樵採
得遺碑斷碣於榛莽間則
片字拱璧矣此志旣成凡

吾姓冠蓋郵傳過此地者
知泰伯舊都在是冢墓在
是慨然思祖澤縣長恭讓
之不可墜庶而亢吾宗乎
康熙六十一年秋七月

序

五

總理糧儲提督軍務巡撫
江寧等處地方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加七級後裔三
韓存禮謹序

序

梅里錫之一鄉也泰伯都此自號句吳爲吳名所
自始由周迄今上下數千百年吳會名區財賦人
文甲天下孰非泰伯貽之蓋於梅里始基之矣大
中丞三韓吳公伯裔也手輯梅里志一編眎吳編
修眉菴以詔生長是鄉屬爲攷定首列吳世家次
世系次建置山川城郭祠墓終以詩文凡如千卷
夫中丞公奉

命撫吳距今八年唯仰體

杜序一二

聖天子軫念吳民至意凡所施設務爲寬大政用和
平獄訟不興災祲不作或小遇水旱輒䟽請緩征
亟賑以蘇民困又以其間躬親教化俾磨揀遷革
於不自知以故禮讓興行風俗淳美先是

天子嘉公

天子嘉公政績

特御製詩一章以賜比復

御書學道還淳四字扁額頒賜

蘓州學宮之紫陽書院公實

荷茲

杜序三

寵命

宸章爛然輝映日月從此益圖

報稱揚

主德以光祖烈垂之典冊播之

聲詩夫豈有涯涘哉以公撫

綏三吳江南七郡一州縣各

有志宜悉統於公勒為一書

而獨於區之梅里是亟者公

吳氏系始泰伯而三吳人物

之輻輳文章理學之昌明實

杜序四

自泰伯之都梅里始志梅里

正所以崇其始也夫康熙又

壬寅冬十一月朔日

賜進士出身

勅授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加

一級

欽取內廷纂修里人杜詔謹序



杜序五

梅里志目次

卷首

梅里圖

泰伯廟圖

泰伯墓圖

卷一

史記吳太伯世家 并贊

經傳散見事實 摘錄

史記吳太伯世系

梅里志

目次

吳地記太伯世次 備參

卷二

建置

城郭

山川 附人物遺蹟

祠墓

歷朝崇祀褒典

附 泰伯廟贍田記略

泰伯廟免糧碑

復免糧碑

卷三

古歌 五篇

樂章 六篇

古今詩 一百八十九首

卷四

文 三十一篇

梅里志

目次

二

梅里圖域

西起運河東底曹湖相距六十里

南始蠡河柵口北跨膠山相距四十五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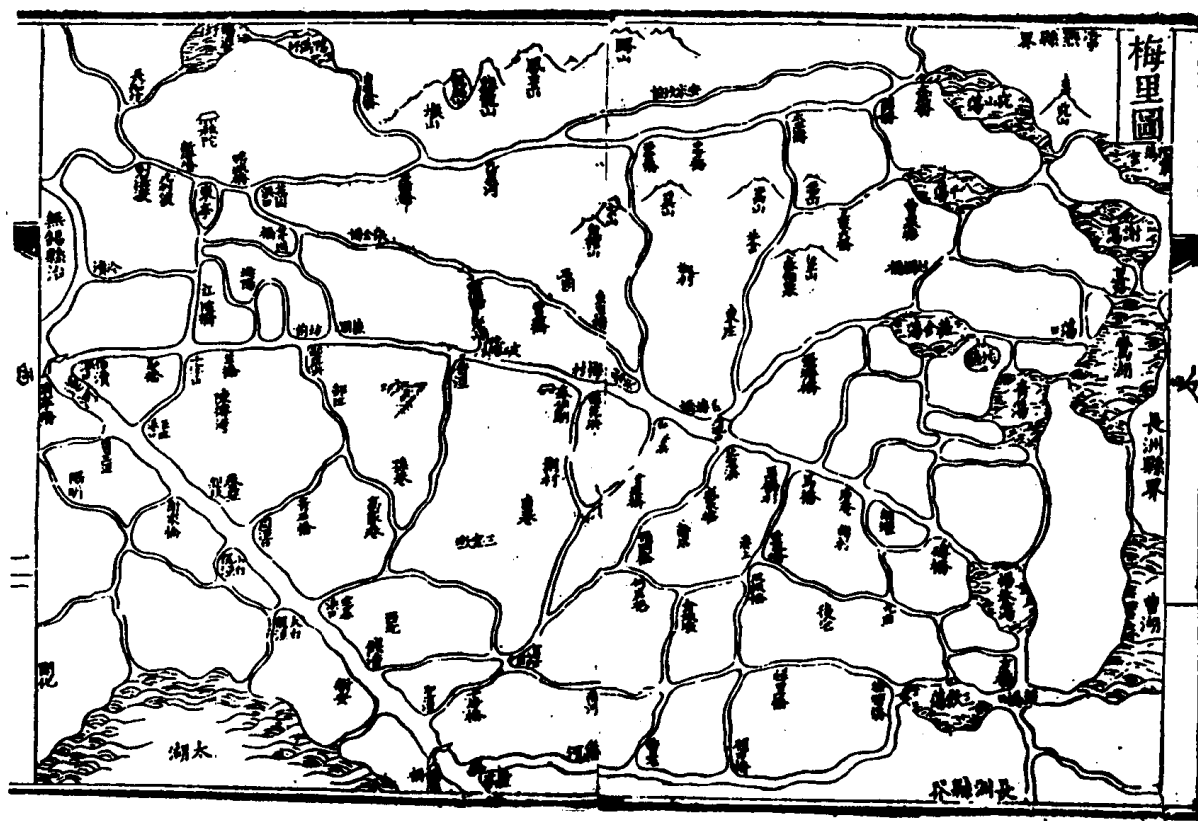
秦伯廟基

正德間碑記坐落公字號拾叁畝玖分肆釐

今編友字陸伯玖拾號計拾壹畝貳分零柒毫

秦伯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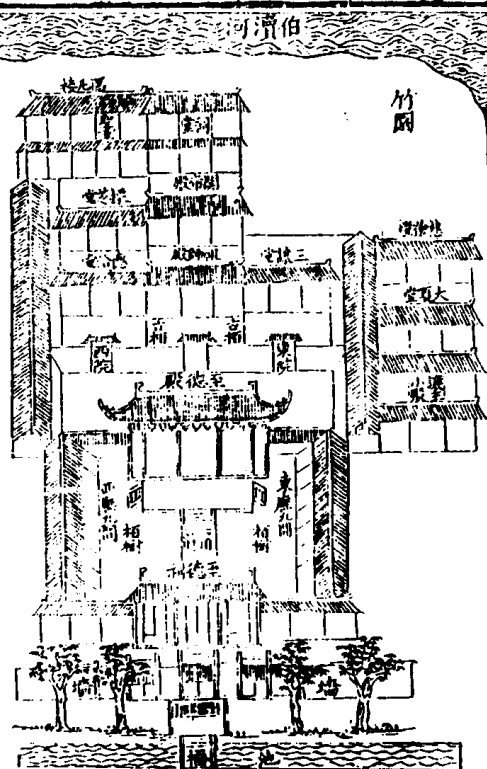
坐落皇山西嶺 字號計 畝 分



自泰伯奔荆蠻端委以治而江以南斷髮文身之俗悉化為聲名文物之區是至德之漸被不可以道里疆域限也然邇其始基端在梅里片壤故是志所載以伯瀆為主而南北稱之廣袤不踰五六十里今卽準是繪圖紀其山川注其邨落俾觀者展卷瞭然想見肇基形勢譬如泰山之雲起於膚寸而覆霑萬物卽於是乎在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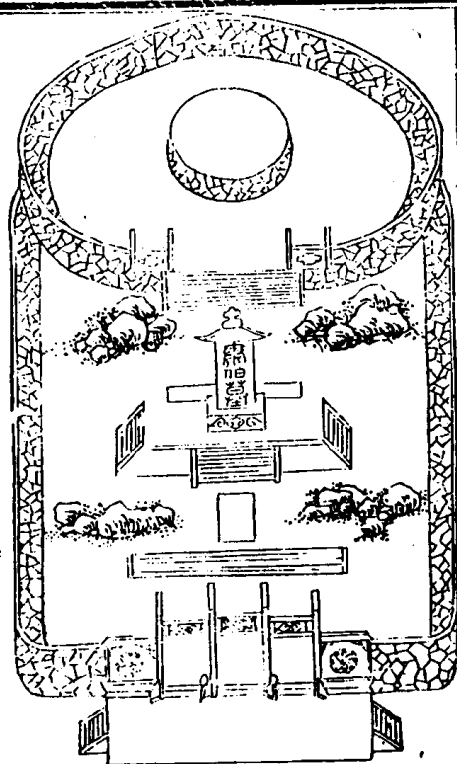
里人趙弘基繪圖并識

泰伯廟圖



泰伯墓圖

此處何有居
居道者今圯



梅里志卷一

江南巡撫泰伯後裔存禮編

吳郡守蔡永清校

里人杜詔訂

吳太伯世家

吳太伯正義曰吳國號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縣東南太伯弟仲雍周本紀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仲雍仲雍也吳越

宋吳曰就仲雍字又索隱系本曰吳就黃居壽離

藩離今吳之餘暨也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

梅里志

卷一

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施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以避季歷季歷

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犇荆蠻自號

句吳宋要曰句吳太伯始所居地名索隱曰荆者楚之舊號以州而言之此言自號句吳吳名起於太伯明以前未有吳號地在楚越之界故稱荆蠻顏師古註漢書以吳言句者夷之發聲猶言

於越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

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

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

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

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是為

虞仲索隱曰夏都安邑虞仲都太陽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虛左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

則虞仲是太王之子又論語稱虞仲夷逸居放

言是仲雍稱虞仲今周章之弟亦稱虞仲蓋祖與

孫同列為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

立柯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

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周繇卒

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舍處立舍

處卒子轉立索隱曰轉周古史考云柯轉轉卒子頗高立索隱曰古史考作頗高卒子句卑立吳越春秋熊遂作熊子

頗高卒子句卑立史考作頗高卒子句卑立吳越春秋熊遂作熊子

梅里志

卷一

傳句卑作句卑索隱曰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

開晉伐虢也索隱曰春秋經僖公五年冬晉人執

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

且請先伐之遂伐虢滅下陽五年傳曰晉侯復假

道伐虢宮之奇諫不聽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八

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冬十有二月滅虢師還遂襲

虞滅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壽夢立

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

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

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

吳興正義曰中國之虞滅後二世合七十一年至壽夢而興。陽慎曰前既已詳叙太伯建國

虞仲受封之由并其世次分大凡從太伯至壽夢

十九世王壽夢二年索隱曰自壽夢已下始有其年春秋唯記卒計壽夢二年

當成公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奔

晉索隱曰左氏成二年曰巫臣聘晉及鄭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自晉使吳

救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吳於是始通於

中國吳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二十五

年王壽夢卒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索隱曰春秋經書吳

子退左傳稱諸樊蓋退是名次曰餘祭索隱曰春秋經書吳

餘昧莫葛反索隱曰左氏曰闕戡戴吳杜預曰

餘昧戴吳餘祭也又襄二十八年齊度封奔吳吳

梅里志卷一

句餘與之朱方杜預曰句餘吳子夷末也按次曰

史記公羊作餘昧左氏及穀梁並為夷末

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

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系本曰諸樊徙吳也

諸樊已除喪讓位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

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服虔曰宣公曹伯盧也以

泰卒于師曹君公子負芻也負芻在國聞將立子

宣公卒殺太子而自立故曰不義之也

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服虔曰子臧君子曰能守

節矣君義嗣杜預曰諸樊嫡子故曰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

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秋吳伐楚楚敗我師四

年晉平公初立十三年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

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

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今以漸至焉季

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地理志云會稽吳

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奔吳吳子慶

封朱方之縣吳地記曰朱方秦改曰丹徒以為奉邑以女妻之

富於在齊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在春秋魯哀公二十九年

觀周樂為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

梅里志卷一

然勤而不怨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

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歌王

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其細已甚

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

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歌豳曰美

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

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歌魏

曰美哉風颯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

主也徐廣曰盟一作明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

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
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鄒以下無譏焉歌小雅
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
先王之遺民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
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
不詘近而不偪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
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賈廣而不宜施而不費
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風平節
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箏南籥者曰

梅里志

卷一

五

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
乎見舞韶護者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慙德聖人之
難也見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及
之見舞韶箏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燾也
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
有他樂吾不敢觀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
納邑與政無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
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
與邑是以免於樂高之難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

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
子爲政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遽瑗
史狗史鰭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
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左傳曰將宿於戚宿
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左傳曰將宿於戚宿
宿字當作戚開鐘聲戚鐘作樂也曰異哉吾聞
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賈
曰獲罪出獄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索隱曰按
公以爲畔也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春秋左氏
傳曰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猶燕之集於幕也君
此時字宜讀樂夫子之在此猶燕之集於幕也君
在殯而可以樂乎賈逵曰衛君歟遂去之文子聞
公在殯未葬

梅里志

卷一

六

之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武韓宣子名魏
獻子名舒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去謂叔向曰吾
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子
直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
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
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冢樹
而去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君從者曰徐君已死尚
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
心哉七年楚公子圍弑其王夾敖而代立是爲靈

王索隱曰春秋經襄二十五年吳子道卒二十九
年索隱曰吳子餘祭昭十五年吳子餘未卒是餘
祭立四年餘未卒在位十七年索隱曰二王之
此七年正是餘昧三年昭元年索隱曰楚子麇幸左
傳曰楚公子閭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有疾而還
入問王疾繼而弑之遂弑其二子索隱曰及平夏葬王
之郊謂十年楚靈王會諸侯而以伐吳之朱方以
誅齊慶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十一年楚伐吳
至軍婁服虔曰婁楚東也十二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杜預
父乾谿在蕪國城楚師敗走十七年王餘祭卒索隱曰
祭合在季札聘魯之前例索隱曰弟餘昧立王餘
昧二年楚公子棄疾弑其君靈王代立焉索隱曰據春秋

梅里志

卷一

七

即餘昧十
五年也
四年王餘昧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
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
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
王餘昧之子僚為王索隱曰此文以為餘昧子公
羊傳以為壽夢庶子左氏文
不明服虔用公羊杜預侯史記吳越春秋亦云王
僚夷昧子然按左氏狐庸對趙文子謂夷昧甚德
而度天所啓也必此君之子孫實王僚二年公子
終之益以僚為夷昧子不應此言
光伐楚敗而亡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還左傳
曰舟名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
餘皇
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索隱曰此文以為諸樊
子系木以為夷昧子

常以為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
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
襲王僚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
子建母於居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
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服虔曰鍾離
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
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
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伍子胥之初拜吳說吳王
僚以伐楚之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為僇於楚欲
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乃
求勇士專諸正義曰吳越春秋專諸豐邑人伍子
與人關甚不可當其妻呼還子胥怪而問其狀專
諸曰夫屈一人之下必申萬人之上胥因而相之
熊背知其勇士見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
而耕於野以待專諸之事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
三年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賈逵
曰二公子皆
吳王僚之弟以兵圍楚之六濫杜預曰濫在廬
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
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告專諸

梅里志

卷一

八

曰不索何獲我眞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
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公
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
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光曰我身予之身也四
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而謂王僚飲王僚使兵
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
也人夾持鉞公子光詳音陽爲足疾入於窟室使專
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子七首刺王僚鉞
交於匈遂弑王僚公子光竟立爲王是爲吳王闔

梅里志

卷一

九

盧吳越春秋闔廬乃以專諸子爲卿季子至曰荷
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
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
之先人之道也杜預曰吳自諸樊已下兄弟相傳
自知力不能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董份曰季子
討光故云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
其興亡如著兆響應而不能知公子光之將弑僚
何也其去而不言以滋亂賊之禍則不可曉豈以
爲光真當立耶苟以光爲當立則以大義責其國
人而立之僚必不敢不聽何至滋亂也蓋札自潔
之士而於身任社稷或其所吳公子燭庸蓋
能耶豈止潔其身而不顧社稷耶
餘一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弑王僚自立

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索隱曰左氏昭二十
庸奔鍾吾三十年左傳曰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
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徒
無封舒之事蓋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爲行人而
餘左氏作掩餘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爲行人而
與謀國事楚誅伯州犁其孫伯嚭亡奔吳伯嚭吳
作白吳以爲大夫三年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
兵伐楚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光謀欲入郢將軍
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四年伐楚楚取六與潛五年
伐越敗之六年楚使子常襲瓦伐吳正義曰左傳
今尹杜預曰子迎而擊之大敗楚軍於豫章敗楚
囊之孫子常

梅里志

卷一

十

之居巢而還九年吳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
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對曰楚將子常
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
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索隱曰定四年經
人戰於柘舉楚師敗績吳入郢是也至於漢水楚亦發兵拒吳夾水
陳吳王闔廬弟夫槩欲戰闔廬弗許夫槩曰王已
屬臣兵兵以利爲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
襲冒楚楚兵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之北至
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郢奔鄢郢縣鄢公

弟正義曰左傳云鄒公平之弟也欲弑昭王昭王與鄒公奔隨服虔三也而吳兵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讐十年春越問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闔廬弟夫槩見秦越交收吳吳王留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而自立爲吳王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爲堂谿氏司馬彪曰汝南吳房有堂谿亭正義曰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十一年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

恐而去郢徙都索隱曰定六年左傳吳太子終棄敗楚舟師杜預曰闔廬子夫差居此以爲夫差當謂名異而十五年孔子相魯十九年夏吳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構李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

越使死士挑戰三行造吳師呼自剄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越絕書曰闔廬起姑蘇臺三年聚材五年乃成高見

三百傷吳王闔廬指軍却七里吳王病傷而死索隱曰左傳云闔廬傷將指還卒於野去構李七里此云擊之構李又云敗之姑蘇自爲乖異闔廬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

不敢三年乃報越三應麟曰夫差之報越其志壯矣燕昭報齊似之取其大節而

敗其成王夫差元年越絕書曰太伯到夫伯嚭爲太宰習戰射常以報越爲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賈逵曰夫椒越地報姑蘇也左傳構李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賈逵曰會稽山名索隱曰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越春秋以爲種姓文吳請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賈逵曰過國名也斟灌斟尋夏同姓也夏后滅夏后帝相帝相依斟灌而國故曰殺夏后相也滅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緡方娠賈逵曰緡有逃於有仍而生少

康少康爲有仍牧正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杜預曰梁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賈逵曰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後遂收夏衆

撫其官職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左傳云使女艾誘殺遂滅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有過之彊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

寬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爲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去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

弱乃與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於艾陵至繪杜預日現邪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因留略地於齊魯之南九年爲駟伐魯至與魯盟乃去索隱曰左傳駟作駟今魯國駟縣是也魯穆公改駟十年因伐齊而歸十一年復北伐齊左傳哀公十二年此十一年誤越王句踐率其衆以朝梅里志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左傳吳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商之以興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還報吳王吳王聞之大怒賜子胥屬鏹之劍以死將死曰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爲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索隱曰扶烏穴反正義曰吳俗傳云子胥亡後越從松江北開渠至橫山東北築城伐吳子胥乃與越軍夢令從東南入破吳越王即移向三江口岸立壇殺白馬祭子胥杯動酒盡越乃開渠子胥作濤壑羅城東開入滅吳至今猶齊鮑氏號曰示浦門曰鰐鮒是從東門入滅吳也

弑齊悼公吳王聞之哭於軍門外三日索隱曰公伐在艾陵戰之前年乃從海上徐廣曰一作中攻齊齊人敗吳吳王乃引兵歸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於橐臯杜預淮南遼道十四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杜預縣東南留封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欲霸中國以全周室六月戊子左傳戊子誤也越王句踐伐吳乙酉越五千人與吳戰丙戌虜吳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夫差夫差惡其聞也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於周室我爲長杜預曰吳王太伯後放爲長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怒將伐吳乃長晉定公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十五年齊田常殺簡公十八年越益彊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吳師於笠澤楚滅陳二十一年越王句踐復伐吳二十一年遂圍吳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差於甬東實達曰甬東越東鄙甬江東也予百家居之韋昭曰句章東海口外州也

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遂自剄死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忠而歸按左傳哀公二十四年公如越季孫使因太宰嚭而納賂則吳亡之後語又見用於越與此書及吳越春秋所載不同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闕覽博物君子也索隱曰太伯作吳高讓雄圖周章受國別封於虞壽夢初霸始用兵車三子避立延陵不居光既篡位是

梅里志

卷一

五

稱闔廬王僚見欽賦出專諸夫差輕越取敗姑蘇甯東之孫宮惡生胥

右錄史記全文自太伯至王僚二十三世並都梅里其世次可考矣事有散見經傳為史記所未詳者並采摭焉

詩皇矣三章帝省其山柞械斯拔松栢斯兌帝作

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傳對配也從太伯之見王季也箋作爲也天爲邦謂與周

國也作配謂爲生明君也是乃自太伯王季時則然矣太伯讓于王季而文王起維此王

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

無喪奄有四方箋王季以有因心則友之德故世世受福祿至于履有天下嚴氏詩

省皇矣三章述太伯王季相繼之事爲文王張本也天省視岐山之地柞械拔而遂茂松栢兌而悅澤則氣象鬱鬱而都邑成矣天作邦于此謂與周使爲王國也作對于此謂生文王以配天也此作邦作對由于太伯遜于王季而後文王起也因說王季之德甚大則友愛于太伯既受其遜益修其德以篤厚周家之慶乎太伯以讓國之光王季受天祿而不失其後人遂奄有四方則太伯之讓爲有光矣仁山金氏曰讀此詩者則知太伯王季兄弟讓德之光玩朱夫子以天下讓之言又當攷諸此可

○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從是以不嗣註太伯虞仲皆太王之子不從父命俱讓適吳新安陳氏曰太伯不從太王而商之志與仲雍俱逃遂傳季歷以及武王而有天下是周有天下由於太伯之逃人但知太伯之逃而不知其實以

梅里志

卷一

六

之斷髮文身贏以爲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疏太時未有周禮言治周禮者謂治其本國岐周之禮非周公所制禮也贏以爲飾者贏其身體以文身爲飾也此傳言太伯端委仲雍斷髮史記云二人皆文身斷髮然則文身斷髮自辟害耳史記以爲示不可用二人去遠適荆蠻則周人不

知其處何以須示不可用也皆馬遷謬耳

○吳越春秋泰伯傳略古公三子長曰泰伯次曰仲雍一

名吳仲少曰季歷季歷娶太任氏生子昌昌有聖

瑞古公知昌聖欲傳國以及昌曰與王業者其在

昌乎因更名曰季歷泰伯仲雍望風知指曰歷者通也知古公欲以國及昌古公病二人託名採藥

於衡山遂之荆蠻斷髮文身為夷狄之服示不可
用古公卒泰伯仲雍歸赴喪畢還荆蠻國民君而
事之自號爲句吳吳人或問何像而爲句吳泰伯
曰吾以伯長居國絕嗣者也其當有封者吳仲也
故自號句吳非其方乎荆蠻義之從而歸之者千
有餘家其立以爲句吳數年之間民人殷富遭殷
之末世衰中國侯王數用兵恐及於荆蠻故泰伯
起城周三里二百步外郭三十餘里在西北隅名
曰故吳人民皆耕田其中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
梅里志

吾子禽處處子專專子頗高高子句畢立是時晉
獻公滅周北虞虞公以開晉之伐號氏畢子去齊
齊子壽夢夢立而吳益彊稱王凡從泰伯至壽夢
之世與中國時通朝會而國斯霸焉按日知錄云
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則泰伯之時則日以
大矣乃託之採藥往而不反當其時以國讓也而
自後日言之則讓於天下讓也當其時讓王季也而
自後日言之則讓於文王武王也當其時讓王季也而
世之後而讓之者在三世之前宗祧不記其功舞
興不第其述此所謂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者也路史曰方太王時以與王季而王季以與文
王文王以與武王皆泰伯啓之也故曰三讓又云
泰伯去而王季立王季立而文王興雖謂之以天
下讓可矣太史公序吳世家云太伯避歷江蠻是
通文武攸與古公王迹甚當又云高泰伯之讓國
者不妨王季詩之言因心則友是也述文王之事
君者不害武王詩之言上帝臨女是也古人之能
言如此今將稱泰伯之意哉朱子作論語或問不取
太王豈夫子立言之意哉朱子作論語或問不取
窮商之說而蔡仲默傳書武成曰太王雖未始有
窮商之志而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仲默
朱子之門人可謂善於匡朱子之失者矣又云或
問曰太王有廢長立少之意非禮也泰伯又探其
邪志而成之至於父死不赴傷毀髮膚皆非賢者
之事就使必於讓國而爲之則亦過而不合於中
庸之德矣其爲至德何邪曰太王之欲立賢子聖
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而非有愛憎之間利欲之
私也是以泰伯去之而不爲獨王季受之而不爲
食父死而不赴傷毀髮膚而不爲不孝蓋處君臣父
子之變而不失乎中庸此所以爲至德也其與魯
隱公吳季子之事蓋不同矣此說本之伊川先生
○又按天蓋樓語錄云君臣之義原爲天下而有

太王爲天下而翦商武王爲天下而伐紂泰伯爲
天下而讓位王季爲天下而受命其義一也故詩
曰帝其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則心則友
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
四方作邦作對而曰自泰伯則泰伯之宜有天下
知稱王季則曰友兄錫光受祿言承泰伯之意能
篤周之人而受天命以彰其知人之明爲讓德之
光則翦商亦泰伯所遺也泰伯自不欲爲且見王
季之足以有爲故三讓以自全耳朱子謂太王欲
立賢子聖孫爲其道足以濟天下非有愛憎利欲
之私也故泰伯去之不爲伯王季受之不爲貪反
云論其志則文王同高於武王而泰伯所處又高
於文王論其事則泰伯王季文武皆處於聖人之
不得已而泰伯尤表裏無憾又云二者須見得道
之無疑金仁山不明此義自以其人欲之心習妄
疑古聖人之大義與後世取天下並論不知此中
正相反太王翦商子孫以此頌其祖而不爲嫌豈

梅里志

卷一

九

數百年中聖君賢相名卿學士無一人知修飾訂
正之而待今日爲之幹旋洗刷乎蓋事出天理本
無可避諱也若莽操之篡奪必以功德禪讓自文
今欲爲太王去翦商之名是以莽操見識看太王
也乃反議集註未改正如近人所云以庸夫之腹
度聖人而與今之人皆民者也豈足與之讀集註
哉 ○春秋成七年經吳伐郟吳始見經吳入州來是爲

壽夢註州來楚邑左傳楚共王立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

而分其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昧
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罷於奔命以死巫臣
請使于吳晉伊許之吳子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
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舍音敎○註司馬法百人爲卒

二十五人爲兩車九乘爲八偏十五乘爲大偏蓋
留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今吳習之補正傳氏
曰古人一車謂之一兩非二十五人爲兩之兩也
蓋楚廣之制本用一卒故云以兩之一卒其云合
偏兩之一者車之半邊爲偏與其射御教吳乘車
偏五十人今留二十五人也

教之戰陳教之叛楚註前是吳常屬楚真其子狐庸焉使

爲行人于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註巢徐楚屬國子重奔

命馬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自鄭奔命子重子反

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是

以始大通吳於上國 ○成十五年經冬十有一月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

梅里志

卷一

十

鄭公子鮑邾人會吳于鍾離鮑音秋○註吳夷未嘗與中國會今始來

通鍾離左傳會吳於鍾離始通吳也 ○襄三年經

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註楚始伐吳左傳楚子重伐

吳爲簡之師克鳩茲至於衡山註簡選練也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

縣東衡山在吳典烏程縣南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達

練帛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以侵吳吳人要而

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

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

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

所亡○襄十二年經秋九月吳子乘卒註吳始書卒壽夢卒

樊立○吳越春秋壽夢傳略壽夢元年朝周適楚

觀諸侯禮樂魯成公會於鍾離是以史記年表考之是為壽夢十五年

此云元年疑誤成公悉為陳前王之禮樂詠歌三代之風

壽夢曰孤在夷蠻徒以椎髻為俗豈有斯之服哉

因歎而去曰於乎哉禮也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

巫臣適吳以為行人教吳射御導之伐楚楚莊王

怒使子反將敗吳師二國從斯結讐於是吳始通

中國而與諸侯為敵五年伐楚敗子反十六年楚

梅里志 卷一 三

共王怨吳為巫臣伐之也乃舉兵伐吳至衡山而

還十七年壽夢以巫臣子狐庸為相任以國政二

十五年壽夢卒○春秋襄二十五年經十有二月

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左傳吳子諸樊伐楚以報

舟師之役門於巢門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

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

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諸樊卒弟餘祭

立○襄二十九年經閏殺吳子餘祭左傳吳人伐

越獲俘焉以為閭使守舟吳子餘祭觀舟閭以刀

弑之餘祭卒弟夷末立○襄三十一年左傳吳子使屈狐

庸聘於晉趙文子問焉曰延州來季子其果立乎

果隕諸樊閭戕戴吳天似啓之何如對曰不立是

二王之命也非啓季子也若天所啓其在今嗣君

乎註嗣君甚德而度言言仁德不失民度不失

事民親而事有序其天所啓也有吳國者必此君

之子孫實終之季子守節者也雖有國不立○昭

四年經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

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左傳楚子以諸侯伐

梅里志 卷一 三

吳使屈申圍朱方八月甲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

滅其族冬吳伐楚入棘櫟麻註棘櫟麻皆楚東鄙邑以報朱

方之役○昭五年經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

沈子徐人越人伐吳左傳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

吳以報棘櫟麻之役○昭六年經秋九月楚遣罷

師師伐吳左傳徐儀楚聘於楚楚子執之逃歸懼

其叛也使遽洩伐徐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

吳師於豫章而次於乾谿吳人敗其師於房鍾吳地

獲宮廐尹弁疾子蕩歸罪於遽洩而殺之○昭十

五年經春王正月吳子夷末卒夷末卒○昭十七

年經楚人及吳戰于長岸左傳吳伐楚戰於長

岸子魚先死註子魚楚公子鮒也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

乘舟餘皇註餘皇舟名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塹

之及泉盈其隧炭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

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

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註長鬣多鬣鬚許爲楚人潛

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

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餘皇以

歸○昭二十三年經秋七月戊辰吳敗頓胡沈蔡

陳許之師于雞父地楚胡子髡沈子逞滅獲陳夏馮

註國難存君死曰滅左傳吳人伐州來楚遣越帥

師及諸侯之師犇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離戊辰

將戰於雞父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註

徒不習戰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繫於後中軍從

王光帥右掩餘帥左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

吳師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沈胡

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

國犇楚師大犇○昭二十四年經冬吳滅巢楚左

傳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

章之汭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

註歸遠也壽王及圍陽而還註圍陽楚地吳人踵楚而

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昭二十七年經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註僚巫戰民罷又伐楚殺

僚也林僚弑公○公羊傳何賢乎季子讓國也

其讓國奈何謂也餘祭也夷昧也與季子同母者

四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爲君謂

曰今若是迕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

子而與弟弟兄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皆曰諾故

諸爲君者皆輕死爲勇飲食必祝曰天苟有吳國

尚速有悔於予身故謂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

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季子使

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卽之季子使而反至而君之

爾闔閭曰先君之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爲

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

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焉得爲君

平於是使專諸刺僚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曰
爾殺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殺吾兄
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也去之延
陵終身不入吳國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
殺爲仁○檀弓延陵季子適齊於其反也其長子
死葬於贏博之間孔子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
者也往而觀其葬焉其坎浹不至於泉其飲以時
服既葬而封廣輪揜坎其高可隱也既封左袒右
還其封且號者三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寬氣

梅里志

卷一

五

則無不之也無不之也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
之於禮也其合矣乎○春秋昭三十一年左傳吳子
問於伍員曰初而言伐楚在二余知其可也而恐
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
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其適任患若
爲三師以肄焉註肄猶勢也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
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亟肄以罷之多方以誤之
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
是乎始病○定二年經秋楚人伐吳左傳楚囊瓦

伐吳師於豫章吳人見舟於豫章而潛師於巢冬
十月吳軍楚師於豫章敗之遂圍巢克之獲楚公
子繁註守巢大夫○定四年經冬十有一月庚午蔡侯
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楚囊瓦出奔
鄭庚辰吳入郢○定六年左傳四月己丑吳大子
終累敗楚舟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
國大惕懼亡子期又以陵師敗於繁陽註陸師今陸軍
尹子西喜曰乃今可爲矣於是乎遷郢於都而改
紀其政以定楚國○定十四年經五月於越敗吳

梅里志

卷一

五

于橋李註橋李吳郡嘉興縣南吳子光卒光卒子夫差立○哀元年
左傳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橋李也遂入越○
哀九年左傳秋吳城邗溝通江淮註於邗江築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糧道也今廣陵邗江是○哀十年經冬楚公子
結帥師伐陳吳救陳左傳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
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
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註費辛
在襄十二年時季子已能讓國年當十五
六至是已七十七年季子年蓋九十餘○劉向
新序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

觀劍不言而色欲之延陵季子爲有上國之使未
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至使於晉而返則徐君死於
楚於是脫劍致之徐君從者止曰此吳國之寶非
所以贈徐也季子曰吾非贈之也先日來徐君觀
吾劍不言而色欲之吾爲有上國之使故未獻吾
心已許之矣今死而不進是欺心也愛劍傷心廉
者不爲也遂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
不敢受於是季子以劍掛徐君墓樹而去徐人嘉
而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故脫千金之劍兮帶

梅里志

卷一

宅

丘墓

吳泰伯世系

周大王

泰伯

姓姬氏公
叔祖之子
后稷十一
世孫卽古
公也名直
父居岐
狄居岐

太王長子
葬荆蠻
髮文身以
避季歷自
號句吳荆
蠻義之從
之者千餘
家立爲吳
泰伯

梅里志

卷一

天

周章

熊遂

柯相

彊鳩夷

章之子

遂之子

相之子

虞仲

中

之

君

因

武

叔

達

之

子

克

殷

弟

周

章

之

弟

武

王

克

殷

弟

周

章

之

弟

武

王

克

殷

弟

周

章

之

弟

武

王

克

殷

弟

周

章

之

弟

武

王

克

殷

弟

周

章

之

弟

武

王

克

殷

弟

周

章

之

弟

武

王

克

殷

弟

周

章

之

弟

武

王

克

殷

弟

周

章

之

弟

武

王

克

殷

弟

周

章

之

弟

武

王

克

殷

弟

周

章

之

弟

武

王

克

殷

弟

周

章

之

弟

武

王

克

殷

弟

周

章

之

弟

武

王

克

殷

弟

周

章

之

弟

武

王

克

殷

弟

周

章

之

弟

武

王

克

殷

弟

周

章

之

弟

武

王

克

殷

弟

周

章

之

弟

武

王

克

殷

弟

周

章

之

弟

武

王

克

殷

弟

周

章

之

弟

武

王

克

殷

弟

周

章

之

弟

武

王

克

殷

弟

周

章

之

弟

武

王

克

殷

弟

周

章

之

弟

武

王

克

殷

弟

周

章

之

弟

武

王

克

殷

弟

周

章

之

弟

武

王

克

殷

弟

周

章

之

弟

武

王

克

殷

弟

周

章

之

弟

武

王

克

殷

弟

周

章

之

弟

武

王

克

殷

弟

周

章

之

弟

武

王

克

殷

弟

周

章

之

弟

武

王

克

殷

弟

周

章

之

弟

武

王

克

殷

弟

周

章

之

弟

武

王

克

殷

弟

周

假道以代
號之而今
不銘其世
次

餘橋疑吾

柯盧

周繇

屈羽

鳩夷子

疑吾子

盧之子

繇之子

夷吾

禽處

轉

頗高

羽之子

吾之子

處之子

轉之子

梅里志

卷一

五

句甲

去齊

壽夢

齊之子吳

高之子

句甲子

始大稱王

諸樊

光

夫差

友

夢卒樊立
十三年卒

諸樊之子
即闔廬也

闔廬十九
年為越兵

餘祭

夫槩

傷指而歿
差立二十

祭立十七
年卒餘昧

光十年代
楚師敗留
楚槩亡歸
自立為吳

餘昧

昧卒札逃

王光歸次

季札

立條

楚昭王封

壽夢四子
札最賢夢

堂谿氏為

札最賢夢
欲立之札

立十三年

辭不可夢
卒於立

蓋餘

諸樊攝行
事除札又

蓋餘

梅里志

卷一

羊

號延陵季

子祭卒傳

燭庸

昧卒又

燭庸

欲授札竟

燭庸

逃去遂立

燭庸

係仲雍第

十九世孫

已上世次依據史記世家按唐陸廣微吳地

記與世家多舛錯處錄之以備參考

泰伯在位四十九年無子弟仲雍立

周繇在位三十七年子熊遂立

史記仲雍子季簡

章章子熊遂

熊遂在位四十九年于卑軫立

卑軫在位五十九年于疑吾立

卑軫史記作句卑吳越春秋作句卑

索隱古史考云卑軫爲疑吾子疑吾爲鳩夷子

疑吾在位三十八年兄夷處立

夷處在位三十九年姪壁羽立

史記無夷處會處爲夷吾子壁羽疑

壁羽爲周繇子

壁羽在位三十六年子齊玄立

史記無齊玄按句卑子曰去齊

齊玄在位五十年子柯盧立

史記柯盧疑吾子吳越春秋作盧

柯盧在位二十七年弟柯轉立

史記柯轉作周古史考

梅里志

卷一

三

作柯轉史記曰轉爲禽處子

柯轉在位二十四年子嬌夷立

史記無嬌夷

嬌夷在位二十四年姪鴟夷立

史記鴟夷爲柯相子無鴟夷

鴟夷在位三十年子界嗣立

界嗣在位三十五年子知濟立

按史記無界嗣知濟之名此不知何

據

知濟在位二十七年子諸樊立

史記樊爲壽夢子立十三年卒弟餘

祭立此處年位俱無

餘濟在位十七年弟昧立

史記諸樊弟餘祭祭音債

餘昧在位二十一年子僚立

子僚在位十三年從弟子光立

子光在位二十年子夫差立

夫差在位二十三年

已上計二十五主治國總六百二十四年

梅里志卷一

里人蔡名煊校刊

每里志

卷一

三

梅里志卷二

江南巡撫秦伯後裔存禮編

吳郡守蔡永清校

里人杜詔訂

建置

吳本禹貢揚州之域於古為荒服之地秦伯奔荆

蠻居梅里平墟里亦作李史記正義曰太伯奔

縣界梅李村其城及墓見在蘇州北五十里無錫

滅越其地屬楚秦滅楚其地屬秦秦滅楚其地屬楚

梅里志

卷二

梅李在常熟縣東三十六里者五代時吳越使

又吳地記梅自號句吳伯長居國絕嗣者也其

李一名番麗自號句吳伯長居國絕嗣者也其

當有封者吳仲也故自號句吳伯長居國絕嗣者也其

南子註云吳人語不正言吳而加以句在今無

錫縣東三十五里吳地記秦伯築城于梅里平

墟其地漢為無錫縣池屬會稽郡東漢為無錫

侯國屬吳郡順帝分會稽置吳郡晉為毘陵郡又改為晉

陵郡隋以後改常州元屬常州路明屬常州府

今仍之按漢書地理志吳故國周太伯所邑

似今吳縣為太伯故都非是孔穎達曰太伯居

梅里傳至十九世孫壽夢壽夢卒諸樊南徙吳

至二十一世孫光使子胥築闔閭城都之即今

蘇州也

附見吳季子札壽夢第四子封於延陵地理志云會

稽毘陵縣季札所居即常州府

城郭

泰伯城在無錫縣東南三十里梅里鄉秦伯始國

於此謂之句吳吳越春秋秦伯當殷之末中國

侯王數用兵恐及於荆蠻故起城周三里二百

梅里志

卷二

步外郭三十餘里春秋地名考在吳西北隅曰

故吳墟自太伯至王僚二十三君皆都此輿地

記吳築城梅里平墟即太伯城也寰宇記太伯

城西去縣四十里平地高三丈吳地記太伯築

城于梅里今曰梅里鄉亦曰梅里村城內有宅

舊址及井猶存亦云吳城按漢書地理志河東

有吳城周武王封太伯後於此是為吳公即周

章之弟虞仲益仲雅之會孫也杜預春秋註仲

雍支子別封西吳蓋指此又後漢郡國志大陽

平陽府平陽縣志云虞城之書為吳城猶吳仲

虞公故城日知錄云虞城之書為吳城猶吳仲

之書爲虞仲也然則虞仲所封之吳城與○毘

陵志無錫古句吳地泰伯舊國其城在今梅里

鄉自泰伯至王僚二十三君皆都此周敬王六

年閭閻始城姑蘇而遷都焉後漢書吳本國註

閭閻所造周四十七里二百一十步二尺杜氏

其後楚併越楚考烈王元年相黃歇以淮北十

二縣封爲春申君後十五年徙封歇於江東城

故吳墟越絕云此城太伯所築按更記春申君

然考吳越春秋注太伯所都謂之吳城在梅里

梅里志

卷二

三

按錫志云春申君黃歇自淮北徙封江東因城

故吳墟爲都邑名曰黃城在縣西十二里開原

鄉又陸羽惠山寺記望湖關西有黃公澗昔楚

考烈王封春申君黃歇於吳之故墟卽此也

鴨城在縣東南二十五里泰伯鄉輿地志吳王牧

鳧鴨之地今梅里鄉亦有鴨城一說志云鴨城在吳縣境又

有麋城去鴨城不遠今無所考以鴨城推之當

是麋鹿處

見附閭閻城在無錫縣西南五十里富安鄉越絕書

伍員取利浦及黃濱土築閭閻城吳地記閭閻

城周敬王六年伍員伐楚還運潤州利湖土築

之不足又取黃濱土爲大小二城當閭閻伐楚

回故因號之此蓋閭閻小城也按錫志云閭閻

大城在今蘇州府去潤四百里無錫去潤亦三

百里取土不應如是之遠小城在縣富安鄉者

地名閭江邊湖其城猶在土人至今有城裏城

外之稱而縣之梅里鄉本有利浦及黃濱蓋取

土梅里以築閭江之小城或有之耳可以正吳

地記之失

山川附人物遺蹟

梅里志

卷二

四

皇山在故泰伯城東九里吳地志山在無錫縣東

五十里又名東皇山以泰伯葬山之西而名後

梁鴻居此改稱鴻山按後漢書梁鴻至吳依大

而異之乃舍之於家及卒伯通爲求葬地於吳

要離家傍要離家在今蘇州府吳縣西梁鴻墓

在其北或云梁鴻居皇山歿隨葬焉者誤。後

元至正中江陰王逢作河清頌行臺薦之以疾

辭會亂亦卜隱皇山自號最閒園丁淮張據吳

魯連歸及伯鸞吾所慕錫山志鴻山名皇山高

十餘丈特起於地

泰伯墓在山之西詳見祠墓

鐵山寺在山之東麓相傳為梁鴻故宅後諸宅

梁鴻泉即井也一名華子泉元末華幼武開

鳴山泉於此發而一石作亭於上銘曰

子重泉於此發而一石作亭於上銘曰

梁鴻泉即井也一名華子泉元末華幼武開

望虞亭山之中嶺有亭翼然於上未始創於何

劍池即過又各名登山山路轉而名武廣丈許左右

梅里志 卷二 五十一

西虞仲墓於虞山之麓兩山相去百里而遙

放鶴臺在西嶺道左踞山陽之勝地

眼空臺浦氏志合為一誤也石徑即此

石壁下臨白文餘上有一平境可容數人

試劍石兩山有巨石如劍痕云梧竹坡可坐

石灘百人即舊志所云梧竹坡可坐

月影石離唐創石要

硃砂潭山之東嶺石岩下有一潭中有零石硃

取人或采

楊梅塢於此今之南麓土人嘗植楊梅

白龍母廟沙莫止之北四圍皆水南

大士巷故墟初在山之東嶺舊為茅君行

洗心軒即茅君行祠有迎暉閣拱秀軒

讀書處在鐵山寺中相傳

石室山在皇山北二里餘俗名石脊山

前澗元末浦振奉母隱此今為浦氏世居

梅里志 卷二 六一

浦孝子節婦墓在石室山南孝子名邵前澗人

倭剛元妻過氏年二十七歲順生子痛夫非

今失志守節萬歷間先後詔旌今並祀惠山

街考碑

嵩山在皇山西北二里或作松山南徐記松山一

名少孤山在吳山之東相傳蕭梁時有異人嵩

頭陀開山建寺故以為名上有留雲洞冷泉

嵩山寺然起於秦之東有山曰嵩山

吹無閣此大地之與區亦禪林之勝境也

嵩山寺然起於秦之東有山曰嵩山

府判陳應龍墓	在山麓登之可	望湖亭	在山麓登之可	白鷺池	在山麓登之可	流翠軒	在山麓登之可	紫芝室	在山麓登之可	聽松堂	在山麓登之可	來月軒	在山麓登之可	蒼筤林	在山麓登之可	海素	在海素	梅里志	在海素	冷冷泉	在海素	留雲洞	在海素	天得洞	在海素	世祖	在海素	時寺	在海素	盛送成	在海素	門廡	在海素	洪武	在海素	尤優	在海素
府判陳應龍墓	在山麓登之可	望湖亭	在山麓登之可	白鷺池	在山麓登之可	流翠軒	在山麓登之可	紫芝室	在山麓登之可	聽松堂	在山麓登之可	來月軒	在山麓登之可	蒼筤林	在山麓登之可	海素	在海素	梅里志	在海素	冷冷泉	在海素	留雲洞	在海素	天得洞	在海素	世祖	在海素	時寺	在海素	盛送成	在海素	門廡	在海素	洪武	在海素	尤優	在海素

王僧達墓	在山南嶺下大路北高一丈六尺	金牛跡	在山南嶺下大路北高一丈六尺	失尺寸山	在山南嶺下大路北高一丈六尺	而名與惠山	在山南嶺下大路北高一丈六尺	膠山在皇山	在山南嶺下大路北高一丈六尺	朱文公祠	在山南嶺下大路北高一丈六尺	中山出青石	在山南嶺下大路北高一丈六尺	白檐山直梅里	在山南嶺下大路北高一丈六尺	明指揮使蔡孚墓	在山南嶺下大路北高一丈六尺	余山在奚山	在山南嶺下大路北高一丈六尺	明副使華金墓	在山南嶺下大路北高一丈六尺	梅里志	在山南嶺下大路北高一丈六尺	觀音菴	在山南嶺下大路北高一丈六尺	名品山高可	在山南嶺下大路北高一丈六尺	奚山在嵩山	在山南嶺下大路北高一丈六尺	訓導沈烈墓	在山南嶺下大路北高一丈六尺	處士蔡立墓	在山南嶺下大路北高一丈六尺	楊長史祠	在山南嶺下大路北高一丈六尺
王僧達墓	在山南嶺下大路北高一丈六尺	金牛跡	在山南嶺下大路北高一丈六尺	失尺寸山	在山南嶺下大路北高一丈六尺	而名與惠山	在山南嶺下大路北高一丈六尺	膠山在皇山	在山南嶺下大路北高一丈六尺	朱文公祠	在山南嶺下大路北高一丈六尺	中山出青石	在山南嶺下大路北高一丈六尺	白檐山直梅里	在山南嶺下大路北高一丈六尺	明指揮使蔡孚墓	在山南嶺下大路北高一丈六尺	余山在奚山	在山南嶺下大路北高一丈六尺	明副使華金墓	在山南嶺下大路北高一丈六尺	梅里志	在山南嶺下大路北高一丈六尺	觀音菴	在山南嶺下大路北高一丈六尺	名品山高可	在山南嶺下大路北高一丈六尺	奚山在嵩山	在山南嶺下大路北高一丈六尺	訓導沈烈墓	在山南嶺下大路北高一丈六尺	處士蔡立墓	在山南嶺下大路北高一丈六尺	楊長史祠	在山南嶺下大路北高一丈六尺

右僕射遷中書
令終義興太守

蕭侍郎宅 一名蕭莊梁太清初捨為佛寺錫止

膠山教寺 寺址即蕭侍郎故宅錫止北向建於

唐咸通中改依東峯與惠山相犄宋至道中

崇親報德建院明洪武初僧演仍請賜額賜

山寺寺內舊有上方環翠聽松分翠等軒盡

李忠定公綱祠 在膠山寺宋紹興初建邑人陸

明正德中里人安國捐田七畝以供祭祀後廢

以祀公 畝合為二十畝歲奉蒸嘗郡文莊公為之記

梅里志

卷二

九

寶乳泉 先在膠山寺之背後寺改依東峯泉居

二年尚書郎閻中翁挺捐錢十萬治之坎山

丈餘得泉眼嵌實間泉益清駛乃琢石為池

廣袤四尺深三尺以蓄泉上結宇庇之榻日

紫齋池之北瀉為伏流五丈有奇跨流為屋

四楹設屏啓閉之至明又圮弘治中安國復

浚之作亭於其上其左則有湛然講堂東泉

書院翠屏閣而寺益增麗焉又有湛然講堂東泉

蕭侍郎滌硯而名今為鄉飲賓錢應禧墓

靈釣菴 在膠山明正德中建

安家墳前 明安國子如山嘉靖己丑進士官雲

東林講學天啓初贈先諱少卿

南林 可數十畝汪洋蒼鬱山林藪澤之趣兼而

之有

西林 在山之南贈員外郎安國園也國素饒于

食即計口程功日役千人綠山鑿池不數月

池成廣數百畝後數丈既田魚鰾收菱芡

荷菱之利中留二墩題曰全魚勝已獲鏡

堤藝樹因山蓋亭而傳至紹芳益加丹雘日

與名流觴咏其間蓋而別之為三十二景

各有詩弁州王世貞復約其景中之尤勝者

得二十几麗于山事者五麗于水事者十有

二兼所麗者三曰蘭巖膠之縱橫巖也大國

之香滋焉曰風岩障高坪直上接于膠下瞰

諸水長松冠之風至則高坪直上接于膠下瞰

谷降膠而門邱人水淡嘉處也曰晨光塢以

左小缺得鴈夷候獨早日纖纖泉最列而甘

以是山事也曰鏡潭纖纖泉最列而甘

以燭須臾日鏡潭纖纖泉最列而甘

族焉曰上島嶼之有別洲也曰中洲嶼之輔

洲也曰蕭閣下於嶼長松匝之曰空香閣下

於鳥竹木藁之曰景榭綠潭而立得月則水

中樓閣皆可類而有一草渡以渡島嶼名

夕霽亭以晞髮于類陽名素波亭渡口縮也

息磯可憇而息醉石可藉而醉皆得之木故

日水事也虛簾堂以遲賓者也板庭廣除也

爽塏踞板庭而聳梧竹承之是不盡麗山水

故曰兼所麗也

鳳凰山即膠山之西峯也傍小山有甌甌插旗之

名

王越祖墓 在山

雞籠山在鳳凰山西以形似名

梅里志

卷二

十

龍腿山又在雞籠西其麓皆相接

嶠山一作縵山俗呼吼山南去至德廟十餘里又

名七雲山不峯不嶺突起平地高逾七十丈周

七里登其巔則虞山在望矣徐記嶠山北有

白石峴

真武殿自元至順凡三殿鄉人每於三月十八日進香賽會累千萬人又有大士庵明

嘉隆間香火亦盛今廢

西園處士錢華所創華明弘治間人與華津錢榮同里時號錫山三德士華不仕號西園

處士後其族錢季子妻鄭氏年二十二遇倭死節

梅里志

卷二

十二

附見虞山在常熟縣治西北一名海虞或云海隅又

名烏目山去皇山東北七十里仲雍墓在焉藏

絕書巫咸所居又虞仲隱於此故名山巔有真

武殿望海亭其後有仙人洞東有桃源洞西北

為拂水岩過吳王廟五六里有試劍石又有三

香石與石城石門諸峯錯峙又有齊女峯相傳

為齊景公女葬處下有石壇又西則寶岩灣其

北六里為破山

附見安陽山在無錫縣西北五十一里平地板起圓

峻而銳上一號文筆峰高百二十仞周一十八

里風土記武王封周章少子贊為安陽侯卽此

地至今山下有贊墓一云山在陽湖上故名南

徐記此山石堪作器江東數州皆藉之上有龍

湫廣袤三丈歲旱禱之常驗山有觀音巖其南

麓有翠微院長廊邃宇為鄉名刹其左龍王祠

卽贊也山石始采於漢大夫陸端至今取之不

竭然其洞穴多由取石而成舊稱三十六洞今

可知者五有九門張公甘草清水容春之名正

梅里志

卷二

十一

嘉以後山凡三崩矣

附見柯山在舜山之西去縣西北二十里兩峯相望

土人合名之曰舜柯山風土記吳仲雍六世孫

柯相之所治也

附見閭江山以伍員築閭閭城於此故江以閭名山

與地卽以閭江名夫差殺子胥盛以鴟吞革浮

之江中卽此地其西為胥山伍員廟在焉今環

山前後左右皆秦伯之裔居之

秦伯濱西枕運河東連蠡湖而梅里當其中長八

十七里廣十二丈起自無錫縣東南五里許歷景雲泰伯梅里垂慶延祥五鄉入長洲界相傳泰伯所開蓋農田灌溉之通渠亦蘇錫往來之運道也唐元和八年常州刺史孟簡常洛導之改稱孟漬然民間有口但云伯漬不聞孟漬也錫山志云泰伯漬運河之支也於清寧橋南人口有橋跨其上名伯漬橋東行不半里有湧蓮菴菴北爲保安教寺寺固古刹菴亦百有餘年矣東行過驢橋至學士橋橋爲前明華察所建

梅里志

卷二

三

故以官名冷漬合東亭諸水自北來合截流而南爲十字口出王莊港以達運河又東行歷半橋倪士良橋其支者爲鄒莊河又東行過坊前橋東亭諸水流出牙橋來會又東行東亭諸水流出紅橋來會又東行鴨城諸水流出許巷橋來會又東行過蘇園橋其支者爲香涇河南出周涇亦達於運河又東行過破塘橋又東行爲梅村河運泰伯廟之北梅村橋跨其上其支者爲梅花浜又東行爲犁尖河而鴨城諸

水東行歷東西蠡橋來者出犁尖橋亦會焉其流頗大其支者爲安樂浜又東行過毛塘橋至分流口岐而爲二有分水龍王廟在焉支合走馬塘河之水東流爲張塘河運皇山之南又東過張塘橋分爲小張塘河又東入蘇舍蕩而小張塘河稍南行轉東者復折而北來合焉又東過蘇舍橋經沉蘇蕩口又東過福華橋楊巷橋其支者南行爲灣涇河注於青蕩又東行至新橋入鵞湖其支者於新橋之西北行徑蕩口

梅里志

卷二

四

鎮繞出東沙涇水月菴之東而入於鵞湖自福華橋以東東沙涇以西夾岸居民千有餘家華氏居十之七八世稱蕩口華氏爲巨族也一支自分流口東南行過北宅浜又東南抵馬橋其支者逕小馬橋而南出顧墅橋入蠡河又支者北行爲跨丈涇達張塘河又東南至廟菴橋有祈福菴左爲春申廟里人賽社處也而橋亦以此名矣又東南分爲九曲河又東南歷胡堰橋磚橋過楊巷蕩轉而南爲坊橋又南至渡橋口

南爲長洲界西接三歎蕩東入蠡湖

保安教寺

在景雲鄉去伯瀆半里許創於梁大同初宋紹興中重建乾道初賜今額

明洪武嘉靖間相繼修葺有天王大雄寶殿諸殿有禪堂七佛閣閣爲華珂鳴所建禪堂

地國朝康熙間寺僧明瑜重建其地多修葺古木山門流水縈洞邵文莊公嘗作東林書院於其後

湧蓮菴

在保安寺前明崇禎中建國朝康熙間免地稅

至德祠

詳見祠墓祠後有真武殿開聖殿左爲三讓堂右爲採芝堂道士居之奉祠香火

唐平章事李紳墓 紳父悟官晉陵令因家于錫之梅里鄉相傳父子並葬

梅里志 卷二 五

關壯繆廟

在犁尖橋之東右爲申明亭蔡士祿建

明處士蔡濟墓

在下

明布政華昶墓

在延祥鄉

祈福菴

在垂慶鄉俗名廟菴宋元祐中國照禪師乞歸山建面照世傳爲第十七尊者

管羅漢是也按禪僧傳圓照諱宗本姓管氏無錫人有神術善顯化宋元豐中驛召入朝

命住慧林寺賜紫號淨照禪師菴中有神像碑記

普明菴

在延祥鄉元至正中建明洪武中重修

旌節坊

在磚橋爲王希裕妻呂氏建氏二十六歲而寡撫十月孤允福成立完節五十餘

年有司商於朝 詔旌

南興塘自縣治東北逕河分流曲折行爲轉水河

逕老人關又東北行至對溝渡東行至尤村渡

其支者南行入冷瀆又東歷新塘橋分而南爲

東亭河祇陀寺在其北又東行至鳴城逕花園

浜口分爲二支一支東北行過石埭橋楊婆圩

諸水自北來會繞堠山之陽東行至九里橋其

支者東北行經安家墳前又東行分而南爲奚

山浜又東行爲西安橋中安橋至太平橋分而

南爲走馬塘又東行至關橋分而南爲徐冲橋

梅里志 卷二 六

河又東行過關橋安家墳前之水折而南復來

合焉歷大成橋入宛山蕩宛山峙其東北距虞

山五十餘里爲常熟界一支自花園浜口東行

過茅道橋分而南過新橋東亭之水出高阡橋

自西來合又南行出許巷橋入伯瀆河又東行

過張公橋又分而南逕灣橋出破塘亦入伯瀆

河又東行逕西蠡橋直至德廟之北又東行過

東蠡橋至犁尖合下庄橋河會於伯瀆河

尤圖 元尤府敬居此蠡池獲金悉施窮者民德

尤圖之稱其地爲尤圖溪上有渡亦以尤名

祇陀講寺在新塘北梁大同間邑人王建施

賜名崇教禪院元廣明洪武初重建仍

雲林草堂元處士倪瓚字元鎮世居祇陀里多

碧梧閣奇石堂中設古玉器尊彝

清閨閣墜葉令童子以針綴杖頭挑出之客非

乃沈香百觴為贊求見瓚辭不得入凡三至

至清閨閣童子啓雲林堂登焉狀賞久之求一

與鴻山相距十餘里東西相望雲林之清高

先輝映乎

梅里志

卷二

七

東亭河南興塘之支分流南行為東亭尋分為二

跨以東西二橋復合為一俗呼為龍舌尖也又

南行分流而東至張富橋高阡橋折而南新橋

河分南興塘之水自北來合出許巷橋入伯瀆

河又南行分流而東折而南過羅圻橋繞堠陽

倪氏之居折而北稍東折而南出紅橋入伯瀆

河又南行分流而東為港西河稍南折而東過

石塘橋折而南至打狗橋出牙橋入伯瀆河又

南行冷瀆自西來合過江溪橋逕楊氏之居楊

氏倪氏皆邑之著姓也又南行出學士橋入於

伯瀆河

東亭鎮古名隆亭

金粟嶺在東亭明學士華察所築園亭今為倪氏別業

宋承事郎華智墓在隆亭東

宋將仕郎華銓墓在隆亭西

元監稅華友聞墓在厚子處士璞墓在冷

都事鉉墓在羅村壽山鉉妻陳氏守節元至

埃陽倪氏自祇陀析居於此明徵仕郎堉友

梅里志

卷二

六

坊著尚書講義爾耀妻嵇氏爾燦妻吳氏俱

明迪功郎倪宗實墓在冷村西為埃陽坊前倪氏始遷祖

楊氏宗祠

奚山浜南興塘之支分流南行進湖口橋南行過

岳聖公橋繞奚山西麓又南行過莊家橋又南

行出新橋稍折而東繞蔡氏之居又南行過朱

松橋下庄橋合東西蠡橋之水出犁尖橋入於

伯瀆河

元承事郎蔡希逸墓在白水潭希逸自洞庭遷居板村為蔡氏始遷祖

元處士蔡純墓在北純孫偉卿墓在滙偉卿子

士魁墓在石公潭子偏林即能銓耐祥

宗教學堂在板付明指揮蔡平事陳節母五十餘年以孝聞與弟齊終身不析產築此堂以收族人不能力學者教之

吳氏墓在石家縣今于姓居郡之洗馬橋村甲甚盛

明處士蔡方墓在北查東原方妻吳氏以節著孫元亨官廉州上疏於朝乞旌

歪馬塘南與塘之支分流南行入塘西橋經石室

山之西嵩山之東分流而東過孫家橋又東過

王家橋又東過桑園橋注於八千蕩又南行經

鴻山之西過唐家橋西城橋又南行出外庄橋

入張塘河

東正司馬氏世居

彭祖墩鴻山楊氏祖墓

徐冲橋河南與塘之支分流南行入徐冲橋又南

行過應龍橋鯽魚橋注八千蕩八千之水東行

者過曹墓塘橋注于謝埭蕩南行者過趙家東

橋又南行分流而東繞圓通之南經蕩口鎮注

於驚湖又南行過斷塘橋劉團橋注于蘇舍蕩

梅里志

卷二

五

圓通禪寺在延福唐乾元初建本名乾元或建宋景祐中賜額明

西莊蕩口華氏析居於此國初諸生華玄植妻金氏年十九而端撫七月孤振先成立

運河自京口而來下達蘇杭縣亘八百餘里南北

往來之孔道也流逕縣南五里出清寧橋下塘

為伯瀆口蓋縣南之驛置於西岸為上塘故東

岸為下塘也過伯瀆口東南行上塘為曹王涇

口下塘為十字港口又東南行上塘為謝家橋

口又東南行為小白龍涇口下塘為周涇口又

東南行上塘為大白龍涇口下塘為宅基浜口

又東南行為泉瀆又東南行為聖瀆又東南行

山龍涇橋為蠡河上塘為通湖橋即望亭驛有

望亭巡檢司在焉輿地志望亭舊名御亭三國

吳大帝所立晉顧颺監晉陵軍進討賊將張健

築壘於此隋開皇間始置驛唐李襲譽始易今

名錫山驛至此五十里蓋蘇常兩郡之交界也

下塘諸水皆通伯瀆上塘諸水並注太湖河蓋

左並伯瀆右瞰太湖汪洋於平野中而東南注

梅里志

卷二

五

太常卿蔡亨墓在周潭口亭於正德間事世宗

御賜祭葬俗傳
為蔡皇親墳

莫城元至正末莫天祐據無錫為張士誠聲援

蠡河明太祖攻姑蘇天祐跨運河設水關又沿
遺址猶存俗呼蠡河埭

蠡河運河之支自柵口東行曹宅橋之水自北來

合又東行過曹家渡楊家渡顧市橋之水自北

來合又東行過阿奶渡星橋渡二渡今俱建石

橋行者無塞涉之苦又東行逕三嘆蕩相傳西

子自沉於此范蠡望之而三嘆焉又東行出蠡

梅里志 卷二

口合楊巷蕩之水注於曹湖

泗州教寺在二嘆蕩之北宋嘉定中建德祐中

中修復隆慶中邑人華
察重修火萬曆中重建

曹家渡在望亭明嘉靖已丑進士曹察世居於

進士官至泉州
知府俱有政聲

聖瀆分運河之水東行過十房橋安橋之水自西

北來會又東行唐庄之水自北來會又東行為

南河又東行錢家橋之水自北來亂流而過逕

胡匠橋出曹宅橋注於蠡河又東行為柘社河

又東行馬橋河之水自北來亂流而過出顯市

橋亦注於蠡河又東行過祥里橋周打鼓橋出

徐塘橋入於三嘆蕩

善慶菴在唐庄橋東
宋咸淳中建

福慧禪院在周打鼓橋
里鄭氏建

西宅鄭氏世居明萬曆甲戌進士鄭迪光官
至湖廣提學副使子德基九工書法

柘社吳氏世居明弘治間自開江分此
朝有明經吳士達著西堂草過鑑纂要

鄒庄河在坊前西分伯瀆之水南行進魏家浜又

南行過鄒庄而金家橋浜馬村浜各分伯瀆之

梅里志 卷二

水西南行來合焉又西南行繞高巷後又南行

過青石橋折而西過藕蕩橋折而南過莫家橋

注於周涇

香涇河在破塘西分伯瀆之水南行折而東又折

而南周涇分運河之水自西來會又南行過帖

思橋折而西南行遶于鴛墩又轉東南行宅基

浜分運河之水自西來會過安橋泉瀆分運河

之水過下水涇橋自西來會注於聖瀆

侍郎費德弘墓在景雲鄉
泉瀆里

宅基

周氏世居明周後以孝六開子淑孫四人懷忠尤至孝今邑周氏姓村入仕者皆後也

朱孝子坊

在宅基

梅花浜在至德廟東分伯瀆之水東南行里許安

樂浜之水從犂尖河口分伯瀆之水南行來會

過金梁橋南行數里分流而東合顧閘橋河又

南行過唐庄注於聖瀆

北宅浜在分水龍王廟之東分伯瀆之水南行過

成家橋至壩頭折而西復折而南逕薛店之西

梅里志

卷二

三

過顧閘橋竹橋而梅花浜之水來會合流而南接於聖瀆其東行者自竹橋分流過何店橋錢家橋又分而南合於南河金娥墩在水之曲又東行至雙板橋而合於馬橋河今雙板橋前後數里吳氏聚居者甚盛或自閭江來遷或自吳郡來遷皆伯裔也

薛店 楊通山先生後裔世居於此康熙間楊錦妻錢氏年十九夫死守節至八十餘歲而卒

卒縣吳

壩頭

黃氏世居

國朝庠生黃恒忠華氏少寡守節撫孤成立憲與曰竹茂松筠

金娥墩

相傳古妃子墓中有記道士人偶得瑣碑有唐皇寶應四字今邵氏聚族居此

馬橋浜在北宅浜之東分伯瀆之水南行過小馬

橋又南行過楊墓橋世家橋橋之西淩上為楊

氏世居故二橋因此而名又南行分流而東過

後陽橋注九曲河又南行至雙板橋而錢家橋

之水自西來會又南行合柘社河之水出顧市

橋入於蠡河

明處士錢謙墓

在小馬橋之南謙居垂慶鄉為馬橋錢氏始祖

旌節坊

在馬橋為明崇禎癸未進士錢國登妻薛氏建國朝康熙癸酉年旌又其

梅里志

卷二

五

族典姓妻過氏年二十四歸錢明年夫死氏苦節四十年未經嫁娶錢氏為立傳琰長邑廩生深于理學著有求志居文集弄九問詠古易經禮記讀又世芳妻陳氏年二十八而卒年亦未旌

淩上

楊氏世居崇禎庚午解元楊廷樞擢選政主盟風雅晚居吳門遭兵亂死節

鍾美堂

在雙板橋南明嘉萬間吳憲之善古諫兼工真草有鍾美堂帖行世

商太師巷

在雙板橋南

九曲河在祈福菴之東分伯瀆之水南行小馬橋

河之支東行者逕祈福菴之南來會折而東行

繞出胡村之北過外郎橋逕祈福菴之南曲折

<p>行其支者東復合於伯瀆河又南行過長橋折而東行其支者東北出楊巷蕩東行者折而南雙板橋之支東行者逕後陽橋唐明橋來會瀦為淩淵中有轉水墩宋丘丞相墓在其西明鄒氏祖墓在其東南九曲橋跨其東北里人云水凡十八曲橋居其中前後各九曲故名也水分五汊一白北來一自唐明橋來一西南行不甚遠而止一過九曲橋東行貫壽山里出楊巷蕩一曲折東南行過建安橋又分為二一南出三</p>	<p>梅里志 卷二 五</p>	<p>嘆蕩一東南出坊橋自祈福抵坊橋首尾不過十里而舟行其中者倍之且支港穿錯不可數計境中之水委宛無過於此矣</p> <p>報福菴 <small>在垂慶鄉俗名胡聖菴背負伯瀆九曲河繞其前宋建炎中建</small></p> <p>胡村 <small>曹氏世居康熙間曹澄源聘里進士華振鸞之女未婚而卒女赴喪撫屍大哭屍亦流泊即葬至結橋守貞</small></p> <p>二十四年卒崇祀惠山</p> <p>宋丞相丘密卿墓 <small>俗名丘</small></p> <p>明鄒望墓 <small>在九曲橋望固饒干資而好施于每秋日封牛召佃穀登與為期約歉則</small></p> <p>捐之</p>
---	-------------------------	--

<p>壽山里 <small>鄒氏世居順治間鄒氏妻徐氏年十九夫亡遺腹生子六歲之就塾遂抱石沈淵死後與同族萬程妻氏朝棟妻唐氏同祀貞節</small></p> <p>建安里 <small>李忠定公家孫士榮妻鄒氏二十六歲而寡守節未旌</small></p> <p>小張塘河即嘯傲涇相傳梁鴻嘯傲於此因名自張塘河分流南行不半里馬橋河之水分流東北行過錢家橋來會焉折而東行不半里岐而為二一折而北入蘇舍蕩還伯瀆之舊逕一南行不半里分流東出青石皮橋入青蕩其南行者不半里又分流東出葛家橋亦入於青蕩其</p>	<p>梅里志 卷二 五</p>	<p>南行者折而西過大通橋廟菴河之水分流逕朱芳橋東來會焉又南行過葉倉橋折而東至丁公橋又分流東行過薛司娘橋入青蕩其南行者過南錢橋達於碑橋河河南有王節婦坊明處士錢國耀墓 <small>在嘯傲涇</small></p> <p>李氏宗祠 <small>在嘯傲涇李國綱本江陰忠教公應昇之族國初來遷其孫崧能詩善書妻薛璣亦能詩工蘭竹竹偕隱於此著有芥軒綠窓絳雪諸詩</small></p> <p>灣涇河在楊巷橋之東伯瀆水流入青蕩之道也</p> <p>青蕩在鷺湖之西納西南北二面之水匯為巨</p>
--	-------------------------	---

浸淵渟靜深幾與鵞湖爭勝市清冽過之以樽

受名青或清之譌矣其東逕樅桂山出延祥湖

橋通鵞湖其南注駱婁橋出狄澤橋通楊巷蕩

溉田數千餘畝濱湖之民無暎乾之患

處士華與叔墓

在茅蕩圩從水中封起今名椿桂山古樹鬱然形家謂爲奇穴

宛山蕩在宛山之陽虞錫兩邑分界處也受南興

塘諸水潄而爲湖東南行爲陸家蕩爲東出常

熟之道南行出謝堍橋合八千蕩諸水匯爲謝

堍蕩邑滕氏世居之又南入於鵞湖

梅里志

卷二

五

鵞湖一名濠湖在延祥鄉東西七里南北十里北

受謝堍八千諸水西接伯瀆諸水匯成巨浸多

魚蝦菱芡之利俗謂之鵞肥蕩語云鵞肥蕩裏

種雞頭雞頭卽芡也與青蕩止隔一腔港汊穿

錯波流灌注蕩口鎮界其中故又有東西蕩之

稱焉湖之北爲甘露鎮鎮有甘露寺相傳蔡經

故里今南有蔡灣北有蔡橋其道跡也伯瀆入

湖之處爲新橋口有新橋跨其上舊有望月樓

三公祠故迹久湮今改爲衍慶道院三公祠陶

入焉院有太乙宮關壯繆殿又東有陳烈帝新

廟碧瓦朱甍掩映於層波叢蒲間爲湖上遊觀

之勝

蕩口鎮相傳爲孝子丁蘭故里南有丁公橋其

此幼武以孝聞所著有黃楊集父幼武避亂居

書輯冠婚喪祭之禮可通行于士庶者名慮

得集明洪武中累徵不就爲縣吏部員外

祖厥後天啓壬戌進士華允誠官吏部員外

郎上言時政三大可憐四大可憂奪俸乞養

歸杜門讀易國朝順治五年以不願雜髮

死江寧市姪孫尚源亦狗焉兄允

謀允誼俱深於理學並祀果林

三公祠在新橋祀巡按御史孫慎督糧叅政翁

大立無錫知縣王其勤三公於嘉靖中

梅里志

卷二

五

立法清田畝出無糧之田一十六萬畝割去

無田之糧七千餘石大有功德于民故華察

爲之立祠歲久像湮康

照問里人華瀾重塑

旌節坊在蕩口鎮爲華源妻樓氏建又華夢加

瑞妻馬節婦

嘉道園明學士華察所創察嘉靖丙戌進士

官至待讀學士著有巖居稿行世

正心道院舊名心巷在孫家橋明太倉諸士

江馬珏於天台遇之時人以爲得仙于守璞

年十七亦棄家入道今其巷改建于新橋

文星閣在新橋之北康熙五十年間華謙益

募建每朔望里之能文者會課於此

水月菴在東沙潭明

甘露鎮舊為蔡經宅元末莫天補於此築土城設水關以拒吳今其地曰城南又有蔡

裏巷相傳即天祐立寨處

甘露寺唐乾符中建宋太平興國中改賜名廣濟院明洪武中重建仍名甘露寺舊曆

中重修

隋司徒廟在甘露鎮司徒陳諱杲仁隋義寧中剪東陽賊拜大司徒死後成神屢

見靈異南唐保大二年封武烈帝宋宣和間加封孚佑真君

馬氏故宅明馬世奇崇禎辛未進士官至諭德殉甲申難本朝賜諡文肅

悟真道院俗呼聖堂明虞山相嚴訥題院額

曹湖一名蠡湖在泰伯鄉東西十二里南北六里

梅里志

卷二

三九

〔寰宇記〕蠡瀆范蠡伐吳所開今曹王涇南有蠡瀆近是唐書地理志元和八年孟簡開泰伯瀆

并導蠡湖故泰伯瀆一名孟瀆蠡湖亦名孟湖

今驚湖之支南行為界涇為長錫兩邑之分界

又南行入曹湖為長洲之境

集福巷

在垂慶鄉界涇宋紹興初建明永樂間姚少師廣孝以其族弟道正居此為修

其殿宇有賜教

祠墓

至德祠即泰伯廟宋哲宗元祐七年詔吳泰伯廟

以至德為額今

天子四十四年

聖駕南巡駐驂蘇州

御書至德無名四字榜之蘇城太伯廟中而太伯故

都在錫廟亦當以在錫者為主舊廟在縣東南

梅里平墟明一統志在太伯瀆側太伯開明洪演以備旱潦百姓利之為立廟

武十年別建於城內婁巷以便祀事弘治十三

年知縣姜文魁以廟貌弗稱乃募里之尚義者

得蔡孚蔡濟仍即梅里舊址重構殿寢門堂規

梅里志

卷二

三

制有加於昔有司春秋致祭婁巷廟祀寢衰正

德十二年同知范澤修婁巷廟萬曆末知縣劉五緯重修

後歲祭鄉城無定萬曆二十四年里人倪瑄捐

貲重葺梅里廟又天啟間知縣吳大朴重修

國朝康熙初知縣吳興祚兼二廟修之因援舊例

請免梅里廟祀田糧稅而梅里廟於三十年蔡

孚之六世孫鶴齡復加修葺三十九年知縣李

繼善復報陞科遂無以供埽除之役廟日荒蕪

道士朱文贊呂元德與鶴齡再加修葺至五十

七年存禮援舊例復飭縣免糧庶幾永爲遵行
用資廟祀

附見蘇州至德廟在吳縣閭門內漢永興二年太守

庾豹建於閭門外雁宕邨南或云韓整守吳所創宋元嘉

中劉損爲郡修葺朱梁乾化間吳越錢氏徙置

于此宋元祐六年知州黃履奏改今額乾道初

知府沈度重修淳祐六年提刑潘凱增繪仲雍

季札二像侑享明宣德五年知府況鍾成化中

巡按張淮嘉靖中巡按陳瑞嵩曆中巡按甘士

梅里志

卷二

三

价知府石峴王巡鹽胡繼升先後修葺崇禎二

年知府史應選修南尚寶卿吳爾成出貲成之

後圯今康熙二十四年巡撫湯斌重修汪琬有

記四十四年

賜至德無名額五十八年存禮廓而新之并記立

石

季子廟毘陵志按山謙之丹陽志云南廟在晉

陵東郭外北廟在武進博落城西廟在潤州曲

阿宋崇寧間郡守朱彥嘗訪祠廟辨曲阿延陵

之非古以京口廟食獨盛賜額嘉賢封昭德侯

而吾州之祠有三一在郡學講堂東偏淳熙間

郡守張孝黃建一在通吳門鐵冶巷即東一在

天慶觀東今太平橋晉陵令趙彥儲建葉水心

記元天曆已巳總管移刺迪重建壬辰燬于兵

惟存二碑明洪武初詔去封號題木主曰吳延

陵季子之神七年知府孫用別建廟于雙桂坊

正統八年知府莫愚重建募刻十字碑于石

泰伯墓在鴻山塚高一丈四尺周三十五步俗名

梅里志

卷二

三

吳王墩吳越春秋泰伯卒葬於梅里平墟南徐

記泰伯宅東九里有皇山泰伯所葬地皇山即

今鴻山也劉昭後漢書注皇覽言吳王太伯冢

在吳縣北梅里聚太城十里誤也昭案無錫縣

東皇山有泰伯冢民世修敬焉太墓十里有舊

宅井猶存蠡湖野史記略云泰伯葬地在皇山

後梁鴻卜居其下因改鴻山考南徐記泰伯宅

東九里有皇山劉昭亦云縣東皇山有泰伯冢

則泰伯葬于山下無疑者王文恪未及細核乃

云板邨之內有丘陵然即認為泰伯之故封又

云泰伯之墓不於山於平地失其據矣○錫志

云塚墓記謂泰伯墓在會稽吳縣海北里聚疑

皇覽所云吳縣去城一十里雖秦漢時吳地本

屬會稽而云去吳城十里為不合梅里平墟要

是泰伯始基之地故當以南徐所載為是明弘

治中邑紳楊文謀于郡守連公盛建亭墓前亭

漸圯天啓間邑諸生蔡璋華懋節甫為騰等募

貲修葺邑紳華允誠立石末墓前忠憲蔡記記

梅里志

卷二

墓

其碑陰

國朝康熙甲寅諸生許廷銓蔡鶴齡浦受洙馬弘

敷等呈請知縣吳興祚兼募里中捐貲修葺

見附仲雍墓在常熟縣西北一里虞鄉虞山之陽吳

地記仲雍冢在吳郡常熟縣西海虞山上名勝

志越絕書云虞山商臣巫咸所居則吳越時已

有虞山矣或云虞仲葬此得名明統志梁昭

招云望仲

見附季子墓在無錫縣東北江陰縣暨陽鄉暨陽門

外三十里申港之側申港一名申浦毗陵志公子札墓

在縣北七十里申港明一統志亦云在江陰縣

申浦南距武進縣七十里通典註暨陵申浦有

季子墓唐開元三十五年命殷仲容墓刻孔子

所書十字碑以傳其大徑尺體勢奇偉大曆中

蕭定又刊于石今存者宋崇寧二年知常州府

事朱彥所立也文曰

於康司馬思賢公之墓

梅里志

卷二

墓

右吳季子墓銘自前世相傳為孔子所書據

張從紳記云舊石湮滅開元中玄宗命殷仲

容摹榻其書以傳然則開元之前已有本矣

至大曆中蕭定又刊於石則轉相傳摹失其

真遠矣按孔子平生未嘗至吳以史記世家

考之其歷聘諸侯南不踰楚推其歲月蹤跡

未嘗過吳不得親銘季子之墓又其字特大

非古簡牘所容第以其名傳之久不可遽廢

故錄之以俟博識君子廬陵歐陽修書見郡

見前 安陽侯贊墓在無錫縣西四十五里安陽山風

土記武王封周章少子贊於無錫為安陽侯卒

葬此山因以得名○周章墓亦在常熟虞山○

王僚墓在岸壩山明一統志蘇州府城西南一

十五里又名獅子山吳地記云王僚葬此○闔

廬墓越絕書在吳縣閭門外名曰虎丘桐棺三

重湏池六尺黃金珍玉為鳧雁扁諸盤郢魚腸

之劍在焉名山志云葬之三日金精上為白虎

踞墳故名○夫差塚名勝志在陽山西北十里

梅里志

卷二

五

徐侯山

一名卑猶一名餘杭

越絕書夫金塚在猶亭西吳

越春秋夫差既伏劍越王以禮葬之秦餘杭山

歷朝崇祀褒典

漢桓帝永興二年四月命吳郡守糜豹監修泰伯

墓道瑩域宏以門廡周以垣墉祀以王爵給二

十戶充至德廟灑掃豹另加三十戶另給五十

戶守衛王墓

十月泰伯四十一世孫灌陽侯吳如勝進泰伯

世系帝覽之贊曰賢哉吳泰伯慶澤彌流長因

命其子允承為奉祀侯今錄其制於左

制曰國家寶賢爰及苗裔而清華列秩非克纘

先傳勉自存養者誰克承之爾吳允承鍾海岳

之精英備文質之純懿契梅里之真源挺延陵

之特秀宜膺簡命益亢名宗茲值爾父灌陽侯

吳如勝以世系進覽太尉黃瓊等議爾為泰伯

廟主祀因錫爾為奉祀侯永主廟祀貴之敕命

庶國範有加世模克承乃有光於社稷欽哉爾

命

梅里志

卷二

五

永興二年十二月初五日

晉肅宗大寧元年詔祀泰伯用王者禮樂具王者

冕服御製王德碑于墓前建祀殿於瑩域南三

十步賜祭器樂器一壇太守殷師領焉添差廟

戶祇應五十人立二十四戟於殿門等封泰伯

四十九世孫吳皋孟為昭衍公賜田百頃永充

廟祀典禮今錄其制于左

制曰古先法天宇民德盛明聖自義農以至文

武孰有加焉後之有天下者莫不尊其諡號官

其子孫蓋所以隆德而象賢也朕自臨御之初已尊祀泰伯以王爵爾吳畢孟乃泰伯大宗是紹宜錫異恩以示褒寵茲特封爾昭行公其祇承嘉命用迓壽康恢光其祖庶武後人欽哉爾誥

大寧元年十月二十一日

宋武帝永初元年三月勅祀泰伯以太牢降御贊勒石於廟庭復給守衛二十戶

唐太宗貞觀十三年詔重廣門殿遣禮部尚書兼

梅里志

卷二

三

御史韓太冲祀泰伯以太牢賜金爐香盒花瓶及祭器一壇永供奉祀建御賜祭器庫於殿之左藏賜一百戶充享田

十五年復賜泰伯六十四世孫駙馬都尉吳世偉苗田千頃永充廟祀遣著作郎童顓祀以太牢兼賜金帛今錄其勅於左

勅曰爾始祖泰伯之德仲尼稱之至矣肇於魯論垂之千古漢晉尊崇祀典益以田畝不亦厚乎近得爾作駙馬則尊尚之典宜愈隆而無替

茲特以吳長兩縣苗田千頃用充廟祀延表朕忱爾子孫永遠承之爰命中書行符會知可也貞觀十五年三月七日

御製頒下冕服式

手執鎮圭九旒冕旒以青犀簪導青纁充耳衮

衣朱裳九章白羅中單青標襍裙革帶鈞腰大

帶蔽膝玉紫劔玉珮暈錦綬間施二玉環白襲

朱履

宋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敕命知平軍州朝散大夫

梅里志

卷二

三

左中允梁周翰祀太伯太牢兼賜金帛祝文

三年三月賜墓傍苗田二百二十三畝俱令歲

收供墓祭祀行下官吏不許侵蝕

仁宗天聖中敕賜繞墓苗田一百畝仰華直二戶

畊種歲收併入墓倉貯用

景祐四年遣龍圖閣直學士孔道輔祭三讓王

吳太伯兼賜金帛祝文

宋哲宗元祐七年詔吳泰伯以至德爲類遣官致

祭元符間制封至德侯徽宗崇寧初進封王

元成宗元貞元年命祭三讓王吳泰伯於姑蘇

德廟兼賜金帛

英宗至治二年九月遣銀青光祿大夫御史中丞

蔡罕帖木兒祭三讓王吳泰伯

明洪武二年改封吳泰伯之神春秋祀之祝文曰

三讓至德民無可稱周基八百由斯而成

宋武帝御製三讓王讚

永初元年三月

維皇三讓遂成文武古公迺親后稷其祖立國

東吳載論中魯日月光華乾坤心腑亂嗣彌昌

梅里志

卷二

三

慶流弘溥我敬讚詞用昭千古

宋武帝御製恭孝王仲雍讚

維王恭孝繼以三辭協承先志丕闡周基無思

無爲不識不知清而弗汚權而適宜心同道合

德與仁齊流風餘韻萬世仰期

宋武帝御製延陵王季子讚

維王延陵全義讓國見禮知政聞樂知德觀風

審音挂劒彌心懷哉高風無古無今

按吳越春秋泰伯傳作吳王泰伯夫泰伯不

從太王翦商之志與仲雍采藥荆蠻豈必加

之王號至季札棄室而逃其心一泰伯仲雍

之心也稱王皆有未安宋武之讚亦出自追

崇之意耳韋昭云後武王追封爲吳伯故曰

吳泰伯吳越春秋越絕書亦云武王封泰伯

于吳國語吳王大差會晉公午于黃池晉令

董褐復命曰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

周禮伯執躬圭是吳本伯爵也范甯解論語

曰泰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周太王之長子

梅里志

卷二

四

故曰泰伯稱仲雍季歷皆以字配名則伯亦

是字又是爵但其名史籍先闕耳據此則泰

伯之爵非武王所封明矣武王所封自克殷

以後求泰伯後封周章爲諸侯始周章少子

賢繼封安陽侯自周章十三傳至壽夢吳始

大稱王獨季札封延陵號延陵季子○春秋

諸國與廢考吳姬姓子爵爲吳王封周章子

乃春秋之書法恐非本爵也按穀梁傳吳子

使札來聘吳其稱子何也善使延陵季子故

進之山自周太王長子泰伯與弟仲雍避少

弟季歷賢而有天下之荆蠻號曰勾吳端
妻以治禮荆蠻義之歸者千餘家為泰伯泰
伯卒仲雍嗣立十四世至壽夢按史記世系仲雍至壽夢
七世而吳始大稱王當魯成公七年始見春
秋其後閭閻之子夫差霸中國夫差十五年
春秋終後八年為越勾踐所滅

漢唐時泰伯墓廟規制

鴻山西麓直南平地高三尺立華表石六柱為
墓門上刻至德墓道四字後沼池一帶曰香積

梅里志

卷一

三

上跨石梁三座曰香花過橋二十步曰戟門左
右圍牆戟門內兩廡左為更衣處右為撒饌所
中為丹墀甬道階三座墀上為月臺臺後即讓
王殿殿之左右為御贊碑亭後即王陵陵前石
墓門一座上刻吳泰伯墓四字周圍石墻左邊
祭器庫庫前宗會堂堂前仰止閣閣前懷德堂
右邊樂器庫庫前御書閣閣前寧靜軒軒前廚
房倉庫守衛住居統計殿宇祠堂軒閣庫厨共
四十八楹墓一百三十畝木千餘株

附泰伯廟贍田記

村邇泰伯廟歲久荒圯而春秋祀于邑中婁巷
廟姜侯士元以進士令錫因念廟貌弗稱乃募
邑之尚義者得千五百金檄巨室之居婁村者
蔡君信之用之董其役撤舊祠而重建之又翼
以菊室命道士許元善居之以奉香火信之兄
弟與華君以正施田為廟基者各五畝有奇合
舊基三畝五分通為基一十三畝有奇信之兄
弟又以自種之田二十三畝三分為道士贍田

梅里志

卷二

三

榮亦以近廟基田十畝贍之甥鄒顯之命其子
謙觀豫晉升亦共贍以租田十畝道士得田而
慮民之侵沒聞于令尹平溪侯公公給牒以詳
其故使後人有所據而不敢匿又命刊碑而永
之時正德戊寅邑人錢榮記

泰伯廟免糧碑

江南常州府無錫縣為慈恩勒石以復舊制事
突據泰伯廟香火道士鄒應元潘茂真呈詞前
事呈稱泰伯讓三廟崇祀千秋所有廟基友字

號田一十二畝零禾八田氣字號等田三十一畝零在北延下扇歷朝優免錢糧銀米以供香火近因丈量造冊未經註明幾致香火無資蒙查往例以復舊制理應勒石示資香火等情前來據此爲照梅里讓王祠基一十二畝零載在志乘蠲免糧徭外有氣側連三號共田三十一畝零係千秋崇祀香火之資相應查照舊制一體捐除賦稅優免差徭今准所呈合依勒石以垂永久須至碑者

梅里志

卷二

三

文林郎知無錫縣事陞授行人司行人加二級

吳興祚勒石

康熙歲次己酉仲秋

日立

復免糧碑

江南常州府無錫縣爲崇聖免糧公議勒石事原呈貢監生員朱憲枝蔡鶴齡華傳慶過奕讚錢法趙貞厲朱廷銘杜瑛蔡家楨蔡兆熊等公呈前事據稱竊惟讓王泰伯至德難名高風不冉廟墓在於錫邑祀日遙代蠲

國朝定鼎以來前陞府吳公復申古制照舊優崇迨康熙三十九年又混入賦籍廿載以來輿情未愜是以生等于本年九月銜先聖廟貌宜崇事准撫憲吳送案查覆荷蒙查明事實并從前免糧碑文申送憲案議將新陞田抵補蒙府轉詳藩憲通詳督撫二院奉批如詳飭遵繳等因具見師臺欽崇先聖之盛心上憲光復舊典之至意爲此公叩鈞批勒石永垂不朽等情前來據此爲照泰伯廟基地外祀田計共折實平

梅里志

卷二

四

田四十八畝零向係蠲糧迨至康熙三十九年前縣于清查錢糧事案內並報陞科增賦經今廿載茲據貢監生員朱憲枝等上呈撫憲吳批司行府飭縣查覆本縣隨將新陞田地可抵緣由詳覆遵奉撫院吳批允准抵已經行區仍行免糧將新陞田蕩抵補在案今據前情合行勒石永爲遵守須至碑者

文林郎知無錫縣事章頤

康熙五十七年十二

日立

按康熙五十七年倭貨廟墓基地祀田友連
業側氣五號錢糧內業字號平田七畝四分
友連側氣四字號高田四十畝八分二釐四
毫五絲 折平田三十二畝四 垓二畝三分二
釐一毫 折平田二分三 共折實平田四十畝
八釐八毫二絲七忽

梅里志卷二

里人蔡名烜校刊

里

梅里志卷三

江南巡撫泰伯後裔存禮編

吳郡守蔡永清校

里人杜詔訂

詩

古歌五篇

哀慕歌

季歷

古今樂錄泰伯既與虞仲逃去被髮文身託爲

王採藥後聞太王卒還奔喪哭於閭季歷謂泰

梅里志

卷三

伯長子也當立垂涕而留之終不止遂委而

去適於句吳是後季歷作哀慕之歌

先王既徂長實異都哀喪腹心未寫中懷 叶音戈

平而不阿明而不苛覆沾萬物 叶音戈

無不棄懷溥汎無私靜正以和追念伯仲我季如

何梧桐萋萋生于道周 叶音朱 李興諸葛亮表聞

公五世而反周想周象 漢高祖 歸東於豐沛太

之彷彿莫影響之有餘 風雅 逸篇作舒云辭

南隅瞻望荆越涕淚交流伯兮仲兮遺肯來遊自

非二人誰訴此憂

漁父歌三章伍員歌

吳越春秋伍員奔吳追者在後至江江中有漁父子胥呼之漁父欲渡因歌云云子胥止蘆之漪漁父又歌云云既渡漁父視之有饑色曰為子取餉漁父去子胥疑之乃潛淡葦之中父來持麥飯鮑魚羹盎漿求之不見因歌而呼之云云子胥出飲食畢解百金之劍以贈漁父不受問其姓名不答子胥誠之曰掩子之盎漿無令其露漁父諾子胥行數步漁父覆船自沉於江

梅里志 卷三

日月昭昭乎寢已馳與子期乎一作蘆之漪絕書載漁父歌云日昭昭兮日已夕兮予心憂悲月以施與子期而蘆之漪已馳兮何不渡為事寢惡兮將奈何蘆中人蘆中人豈非窮士乎三。合上章為韻

河上歌

吳越春秋楚白喜奔吳吳王闔閭以為大夫與謀國事吳大夫被離問子胥曰何見而信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

高病相憐同憂相揅驚羽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

水因復俱流胡馬望北風而立越燕向日而熙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

靈寶謠

靈寶要略昔太上靈寶五篇真文授帝魯帝魯將仙封之於鍾山至夏禹巡狩度弱水登鍾山遂得是文後復封之包山洞庭之室吳王闔閭出遊包山見一人自言姓山名隱居闔閭間之乃入洞庭取素書一卷呈闔閭其文不可識令人齎之問孔子孔子曰丘聞童謠云云闔閭

梅里志 卷三

乃尊事之

吳王出遊觀震海龍威丈人山隱居北山包山入靈墟乃入洞庭竊禹書天地大文不可舒此文長傳百六初若強取出張國廬

壽吳王辭

吳越春秋吳王既釋越王之囚大宴於文臺為越王設北面之坐臣皆以客禮事之於是范蠡與越王俱起為吳王壽其詞曰

王在上令昭下四時月心察慈仁者太王躬親鴻

恩立義行仁九德四塞威服羣臣於一休哉傳德
無極上感太陽降瑞翼翼太王延壽萬歲長保吳
國四海咸承諸侯有服觴酒既升永受萬福

樂章六篇

泰伯廟迎享送神辭三章 荀淑

肅肅清祀烝烝孝思讓此不基虔恭在茲神祈蚤
降祝嘏陳辭來格少享祈以百世

昭昭至德奕奕流芳禮陳祭祀樂備簠簋瓊羞溢
俎玉酥浮觴恭惟致誠歆此馨香

梅里志 卷三 四

孝享云畢惟撤有章雲感玄羽風淒素商瞻望神
座祇戀匪臣禮終樂闋鸞往鏘鏘

泰伯墓廟迎享送神辭三章 張國明

曷以彰德巍塚流芳曷以達誠是祭是享蘋蘩既
潔音律斯揚雲車暫駐庶降神光

時當仲春嘉薦維新感先至德孝享惟親三獻具
舉八音畢陳錫茲祉福永庇後人

穆穆至德清廟雍雍致誠勸薦在貌思恭玉節肆
夏金鏘五鐘繩繩雲步降福無窮

季子墓廟迎享送神辭三章 鄧攸

賢哉季子高節延陵宣聖贊題十字碑文榮盛設
奠鐘鼓齊鳴神祈降止式享千春

肅肅清廟俎豆煌煌至誠勸薦萬世攸仰樂和管
磬禮備烝嘗神靈既饗錫福無疆

掛劍徐墓名重千秋人懷肅敬靈降神休奠歆旨
酒薦享珍羞載張送樂神祈上遊

讓皇帝廟樂章 李舒

迎神

梅里志 卷三 五

皇矣天宗德先王季因心則友克讓以位爰命有
司式遵前志神其降靈昭饗祀事

奠幣

惟帝時若去而上仙祀用商舞樂備宮懸白璧加
薦玄纁告虔子孫拜後承茲吉蠲

迎俎

祀盛體薦禮協粢盛方周假廟用魯純牝捧徹祗
敬擊拊和鳴受釐歸胙既戒而平

酌獻

八音具舉三壽既臨潔茲宗彝瑟彼圭瓚蘭肴重
錯椒醑飄散降肝維城永爲藩翰

亞獻終獻

秩禮有序和音既同九儀不忒三揖將終孝感藩
后相維辟公四時之典永永無窮

送神

奠獻已畢登斯載分風搖雨散靈衛絢組龍駕帝
服上騰五雲泮宮復闕寂寞無聞

泰伯廟迎享送神辭三章

龔頤正

梅里志

卷三

六

翼翼兮新宮蘭栢兮枿桂祥氛總總兮高靈下隊
君視八紘兮昔何殊於棄屣今復何有兮一席之
隨惠我吳人兮曷日以弭于嗟君來兮我心則喜
君來不來兮我忘日事

登歌兮堂上屢舞兮堂下君來享兮清醑溪毛陸
離兮筐筥蓴鱖芳鮮兮亦有肥羜君不來兮使我
心苦

車兮載旃舟兮揚帆鼓咽兮當還君肯來兮尚
勝桓我心煢煢兮其無端君不我留兮下土露煩

福我吳人兮無疾與患千秋萬歲兮歌至德以何
言

至德廟迎送神辭二章

高啓

薦芳兮奠醑斲木爲梁兮葺荷以爲宇神不來兮
孰與處空山愀兮暮多雨渺吾望兮瀟湘雲冥冥
兮水茫茫有美人兮在堂盍歸來兮故鄉

導赤鯉兮從玄暈冷風回兮水驚波儼雲旗兮來
下巫撫節兮安歌安歌兮未急脩迴輶兮山之側
南有淵兮北有湫神不留兮我心憂願歲來兮惠

梅里志

卷三

七

我秋

古今詩

泰伯井

李紳

至德今何在平墟井有泉梁鴻重潛後又歷幾千
年

泰伯廟

皮日休

蠻荆古服屬南荒大聖開基闢草堂載造文明追
二帝尚餘揖讓補三王

又

一廟爭祠兩讓君幾千年後轉清芬當時盡解稱高義誰敢教他華卓間

和

陸龜蒙

故國城荒德未荒年年椒莫涇中堂邇來父子爭天下不信人間有讓王

泰伯祠

范仲淹

至德本無名宣尼以此評能將天下讓知有聖人生南國奔方遠西山道始亨英靈豈不在千古碧江橫

梅里志

卷三

八

至德廟

王令

古廟鬱崔嵬朱門鏤不開今人不為讓間或乞靈來

又

宋元

古者吾夫子曾稱三讓名後來泰失鹿劉項死相爭

又

蔣堂

泰伯何為者不以身為身遜避天下位奔走句吳濱隱德昭來世遺祀傳斯民吁此廉讓國合生廉

讓人

訪泰伯城

楊時

泰伯城三里來尋梅里隈當年建雉堞今日剩莓苔仁讓高風古文明舊德培平墟惆悵望惟共月徘徊

至德廟

楊簡

三以天下讓先聖謂至德簡也拜廟下太息復太息三辭不難知泰伯無人識胡為無得稱萬象妙無極

梅里志

卷三

九

泰伯瀆

歐真

瀆因至德向遺踪疏鑿還欽孟簡通源自龍山千里碧花開梅里萬家紅征人不念文身蹟父老長思採藥功最喜夜來簫鼓寂吳歌遙唱月明中

泰伯墓

許衡

默承先志入荆蠻至德無稱意自閑八百開基縣世澤萬年遺教在人間魏我廟貌新梅里蚪蚪龜文煥玉山每遇春秋霜露降却思瞻拜啓雲關清明日遊泰伯墓

王肇基

生居讓王里未拜讓王墓至德千載乖高風邈難
遡之子擊我行整肅衣冠赴臨眺悲涼弔古傷
狐兔累疊荒塚間棲鴉更無附崖石雖崢嶸冥頑
復何慕感歎念流風澆漓亦已固士女何紛然踏
盡清明路

至德廟

趙孟頫

讓王矢志繼陶唐廟貌雍雍德愈光百世荆蠻開
禮樂萬年俎豆肅冠裳碑穹畫棟香臺冷額掩雕
梁石礎煌煌歷代皇恩褒寵厚世承宗祀襲流芳

梅里志

卷三

十

泰伯井

王逢

不生細浪不長流只爲當年採藥留閒坐平墟林

下望影搖星斗落灘頭

泰伯祠送張守

張籌

泰伯遺墟在梅李井邑依然舊山水當時三以天
下讓周家綿延八百禩可憐有廟附南郭社鼓擊
檠歲時樂兵火年來草棘深惆悵文明竟誰託張
侯一郡民父母此固無嫌我鄉土豈惟墜典興自
今要使流風亦還古

賦得泰伯廟送倪元鎮

袁凱

剪商肇基迹傳季思逮聖兄弟逃荆蠻讓德一何
盛千家聿來從句吳始開境遙遙至裔孫欲大必
愈騁深宮貯妖麗高臺瞰遐迥既拒伍胥忠還甘
太宰佞鄰邦樹讐怨上國肆爭競社稷終變遷軒
楹獨完正相傳在閭里灑掃政嚴淨歲時具牲醴
歌舞勞送迎楚鬼久無食越魄誰將榮強暴有湮
晦聖哲無終竟於焉送將歸舟鱸得依並是時春
氣和氤氳滿芳徑渚花動幽彩汀蒲發深靚江水

梅里志

卷三

二

去不息烟霞日將暝歛衣拜塔下懷哉起孤詠

重修泰伯廟詩

朱希周

泰伯開吳國已越三千齡遺事載青史歷歷皆可
徵岐周至斯地跋涉不計程其來亦何爲孝友全
吾情遠遁非違親行權不失經季也國可讓父志
吾當成卒令傳聖嗣王業由茲興句吳自終老城
郭始經營端委治周禮文教被吳氓伯仲相追隨
墳塋共和鳴隱然讓天下此意誰能明去之數百
年孔聖特褒稱一言昭至德萬古仰高名故國存

廟貌德容儼如生由漢迄當代祠宇曾屢更邇來
日傾圯歲久惟因仍饒公奉上命持斧臨吳城下
車初謁廟瞻對秉精誠謂茲敞且隘何以綏神靈
除舊當一新可葺還可增卜日爲經始郡縣亟奉
行結構加壯麗規制更恢弘殿堂及門廡丹碧光
晶瑩左雍與右札配享二賢并偉然像設具精靈
永依憑高文紀成蹟穹碑立廣庭盛舉繁風化豈
徒耀觀聽坊名臨大道千載示儀型

題泰伯墓東壁

建文帝

梅里志

卷三

七

遠隱停驂泰伯鄉仰瞻墓宇法先王避荆不爲君
臣義採藥能全父子綱八百周基無足貴千秋俎
豆有餘香深慚今日爭天下遺笑句吳至德邦

泰伯墓

方孝孺

句吳三讓王採藥扶綱常忠孝一身殉皇山土也
香

題泰伯新祠

邵寶

泰伯新祠古讓鄉老梅根畔水流長十年夢寐三
閭屋萬古綱常一瓣香扁榜大書元自孔衣冠遺

制尙存商向來曾擬荆蠻曲許作迎神第幾章

和韻

莫止

老梅村裏是誰鄉祠屋新成感意長宇宙幾人能
比德衣冠清旦獨焚香直將揖讓追堯舜不謂興
王繼夏商萬古宣尼舊題在起瞻雲漢麗天章

泰伯墓

皇山有高墳傳是開吳祖守衛縱寂然德在孰敢
侮

泰伯鄉

陳仁錫

梅里志

卷三

七

勤勞王事過江洲頻弔溪山舊跡留採藥風迴春
草路文身人去夕陽樓平墟境裏多詩句讓里河
邊少客舟最是不堪今夕旅五更聲斷鷓鴣愁

泰伯城

高攀龍

泰伯城荒德未荒至今遺址尙流芳試觀霸業今
何在不比句吳讓國香

泰伯鄉

錫山梅里等靈光三讓遺風百代揚古柏凌雲崇
墓宇新祠扶日鶴馨香雍雍世號文明地肅肅人

尊禮義鄉江左由來聲籍甚遙知至德足流芳

又

曹荃

採藥來南里名從人德馨山輝因玉潤水淺得龍靈始託興吳跡終叨奕世寧至今遺教在禮讓起家庭

又

馬世奇

古城湮舊蹟遺恨寄滄桑蛙部留荒苑螢燈剩野塘簫來吹市散梅盡教村涼猶見溪山外寒鴉戍夕陽

梅里志

卷三

古

和韻題泰伯新祠

王永積

萬年俎豆此桐鄉舉目山高並水長開闢東南惟隻手蒸嘗黍稷有餘香不須戮力遷豐鎬自有神功冠夏商廟貌日新遺像古可知端委是文章

望虞辭

高啓

虞山峩峩兮出雲油油胡歛其施兮弗雨九州下有蛟龍兮海波橫流誰使子來兮從伯氏以遊朝於躋兮望岐周國有祀兮有何求唐虞逝兮道阻修慚德輿兮干戈日休我思夫人兮心焉孔憂

又

孫新

孰始居句吳孰哉居簫籬

語見索隱

一在皇山東一在

皇山西相望不相即喟然長別離此地已端委彼邦胡羸衣讓周本無迹讓商有誰知

季子掛劍處

楊弓

時輩口頭交古人所不取交情見死生色欲而心許

延陵季子廟

高紹

延陵東郭逢芳辰廟瞻季子萬年身豈其危機畏

梅里志

卷三

圭

魚炙高義常謝兵爭人姑蘇百里限天塹殘碑十字雲霞艷論世吾從六代音知心誰數千金劍羞聞竊國楚黃公氣節遙聞童子鴻君不見讓王至德在梅里商周兩地同清風

掛劍處

羅隱

忠貞者必信所信交遊深賢哉吳季子可稱莫逆心

又

周曇

吹毛霜刃過千金生許徐君死掛林寶劍徒稱無

價寶行心更貴不欺心

季子廟

周 馳

古人不可及晦冥本淳德一動成功名煥爛昭無
極季子賢大夫劍珮遊上國微乎禮樂意洞達有
精識迄今二千年欲繼難再得我行故城闕寂寞
弔遺跡廟古丹青漫階空苔蘚積荆禽集中雷懸
網掛虛壁鄉人尚知敬瞻仰白風昔歲時修饋祀
塵土走巫覡吾徒志爲學不肯競朝夕景慕將何
如江海起涓滴

梅里志

卷三

題季子廟碑

楊 傑

戰國縱橫禮義虧延陵高節救周衰當時若受諸
侯位後世誰傳十字碑

題延陵季子廟

袁 默

人間不記吳王事江上今存季子宮壞壁亂飄清
夜雨破簷時蕩白榆風衣冠何處埋芳草雞酒長
年任野翁下馬一看思讓國浮名應與暮雲空

題延陵季子廟

紹興二年
立石於廟

梁文孝

季子讓社稷又能聽國風誰知千載後蘋藻滿祠

季子墓

李元陽

何事春申國能存季子墳孤鸞蒙弱柳虛閣入流
雲天地徐君劍江山魯聖文千年吾酌酒藉草坐
斜曛

右歷代詩歌以贊詠讓德者類叙於前其覽
勝紀游諸作屬在梅里者亦采錄一二以志
景物人文之美盛而遙想聖人之遺澤焉

五噫歌

梁 鴻

梅里志

卷三

後漢書曰梁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肅

宗聞而悲之求鴻不得

陟彼北芒一作邱今噫顧瞻一作覽帝京今噫宮闕崔

巍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

附 鴻山五噫無名氏

卓彼高士東漢賢噫浩歌黃鵠飛翩翩噫適吳
寄跡此山間噫井曰千秋傷雲泉噫世無伯通
余所憐噫

適吳詩

漢書鴻易姓運期名耀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曰

遊舊邦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心惓惓兮傷悼志一作菲菲兮升降欲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讒

競舉枉兮措直咸先佞兮颺颺固靡慚兮獨建冀異州兮尙賈聊逍遙兮遨嬉縱仲尼兮周流儻亡

親兮我悅遂舍車兮卽浮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

兮海隅雖不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惟季春兮

華阜麥舍英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愍芳香兮日

梅里志 卷三 六

臭悼我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口囁囁兮余訕

嗟惟惟兮誰留

思太詩一作思高恢

漢書鴻友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於華陰山

中及鴻東遊思恢作詩二人遂不復相見恢亦

高抗終身不仕

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僕懷思想念恢兮爰

集茲

亂後行經吳御亭 庚肩吾

御亭一同望風塵千里昏青袍異春草白馬卽吳

門 鯁伊洛雜種亂輶輶輦道同關塞王城似

太原休明鼎尚重秉禮國猶存殷鑒爰雖贖堯城

更轉尊泣血悲東走橫戈念北奔方憑七廟略誓

雪五陵寬人事今如此天道共誰論

自蘇臺至望亭驛悵然有作因寄從弟紆

李嘉祐

南浦菰蔣覆白蘋東吳黎庶逐黃巾野棠自發空

流水江燕初歸不見人遠樹依依如送客平田渺

梅里志 卷三 六

渺獨傷春那堪回首長洲苑烽火年年報虜塵

望亭驛酬別周判官 白居易

何事去一作出長洲連宵飲不休醒來難作別歡漸

少於愁燈火穿村市笙歌上驛樓何言五十里已

不屬蘇州

上家山 李紳

余頃居梅里常於惠山肄業舊室猶在冉白重

遊追感多思因效吳均體

上家山家山依舊好昔去松桂長今來容鬢老上

家山臨古道高低入雲樹蕪沒連天草草色綠萋萋寒螢遍草啼噪鴉啼樹遠行鴈貼雲飛全唐詩作齊

岩光翻落日僧火開經室竹洞磬聲長松樓鐘韻疾苔階泉流缺石甃青莎密舊逕行處迷前交坐

中失歎息整華冠持盃強自歡笑歌憐穉穉絃竹縱吹彈山明溪月上酒滿心聊放髮此淹留垂

絲匪閒曠青山不可上昔事還惆悵况復白頭人追懷空望望

經閣廬城 杜牧

梅里志 卷三 干

遺蹤委衰草行客思悠悠昔日人何處終年水自流孤烟村戍遠亂雨海門秋吟罷獨歸去煙雲盡

慘愁

望虞亭 皮日休

盤迴曲澗數峯青雲護皇山一古亭千里月明回首望飛烟冲起海虞濱

宿望亭館寄蘇州一二同志 許渾

候館人稀夜自長姑蘇城遠樹蒼蒼江湖水落高樓迥河漢秋歸廣簟涼月轉梧桐移鵲影露低紅

葉溼螢光西園詩侶應多思莫醉笙歌掩畫堂

膠山寺 蘇紳

驅馬欵禪扉松風冷拂衣紅塵不到處青嶂此忘歸鳥望生臺下雲侵講座飛楞伽味真趣轉覺俗

綠稀

題膠山寺繡佛 蔡載

妙相奪天真鍼鍼巧入神幾多瞻佛者還想用心人

寶乳泉 楊偁

梅里志 卷三 干

山名膠孰結泉味乳親嘗雲寶穿銀井水苑貯玉漿竹陰濃處冷松子落時香不雨潺潺響無風瑟

瑟光粉源初滴瀝珠派遠汪洋曲注分環砌方澄引鑿塘赴齋僧洗鉢就譙客浮觴稻漬麇牙飯茶

煎蟹眼湯纖毫龜鑑徹盈腹暑襟涼農畝沾甘潤膏腴獲萬箱

題膠山寺壁 元擊

岡頭鶻鵠鳴定欲喚雨驅車指東山山下寺亦古道人雙眼青雪齒起柔語松回萬壑風落絮赴

輕舞日暮詠歸歟扁舟在烟渚

夜泊伯濱

趙孟頫

秋滿梁溪伯濱川盡人遊處獨悠然平墟境裏尋
吳事梅里河邊載酒船橋畔柳搖燈影亂河心波
漾月光懸曉來莫遣催歸棹愛聽漁歌處處傳

春日登望虞亭有感

倪瓚

何處春光最可憐望虞亭上望虞山梨花林下多
鶯語柳樹堤邊少鵲緣王墓乞靈香蠟社泉酣留
客綺羅筵迄今風景俱非舊想到句吳一愴然

梅里志

卷三

三

雲林草堂

春水鳬鷺野外堂山園細路菊花香栖身世書
盈篋漠漠風烟酒一觴豈謂任真無禮法也須從
俗着冠裳不營生產人應笑竹本桃栽已就行

又

隱几忽不寐竹露下泠泠清燈澹斜月薄帷張寒
廳躁煩息中動希靜無外聆宵然玄虛際詎知有
身形

又

臨池春流駛掃地夕陽滿正襟味道言超遙坐溪
館嵐氣當書榻煩襟一舒散靡靡松花黃逐逐雲
氣煖石梁青苔合於焉人跡斷非故與相違矣栖
遂忘返

清悶閣

眼見藤梢已過牆手拈書卷復堆牀閒臨水檻親
魚鳥欲出柴門畏虎狼冠製不嫌龜殼小衣裾新
剪鶴翎長從來任拙惟疎懶一月秋陰不下堂

與張貞居雲林館燕集

梅里志

卷三

三

青苔網庭除曠然無俗塵依微樵路接曲密農圃
鄰鳴禽已變夏疎花尙駐春坐對盈尊酒欣從心
所親

鴻山寄楊處士

鴻山東面受朝暎戶牖嵐光盡吐吞梁婦終甘隱
吳市戴琴元不識王門絃歌寂寂處千載井曰依
依自一村踏雪獨尋楊處士蕭條古道與誰論

聽秋軒 在祇陀寺

聽秋軒裏聽秋雨定起山僧坐翠微隱隱烟濤搖

夜席濛濛花雨着人衣驟如崖瀑衝雲落宛似湘

靈鼓瑟希六用塵根今已淨松篁陰下共香霏

自仙源過祇陀懷元鎮

范致大

扁舟蕩漿出東城最愛新流拍岸平霽雨蘭若來

翡翠晚風楊柳送鶴庚盈溪女臨沙浣歷歷郊

農傍隴耕慘倚林臯望山郭憶君清記不勝情

題雲林居

釋良琦

每憶雲林子隱居清且閒褰裳採芝秀倚杖看秋

山微雪松陰暝青苔石上斑蜚聲偏有意時復到

梅里志

卷三

雷

柴關

又

陳子貞

湘簾半捲雲當戶野鶴一聲風滿林纔立簞文波

細細又疑牆影雪陰陰竹搖葉几常開帙花落藜

床獨抱琴不謂世間能得此恍然飛屐駐仙岑

祇陀寺

華希顏

古石橋平苔徑幽藕花白白竹脩脩歸來結宇松

回指趺坐談經石點頭禪本虛空隨物悟心無住

着與天遊老夫久厭塵埃縛擬借僧房過一秋

寄懷倪元鎮

楊維禎

不見故人東海迂閉門著作近何如今年已了婚

兼嫁小子能傳畫與書蠻妓索花騎腰囊蕪篋汲

水飲蟾蜍絕憐柏大寒林好與子重開萬卷餘

訪倪元鎮不遇

霜滿船篷月滿天飄零孤客不成眠居山久慕陶

弘景蹈海深慚魯仲連萬里乾坤秋似水一窓燈

火夜如年白頭未遂終焉志猶欠蘇門二頃田

望虞亭

華幼武

梅里志

卷三

雷

秋滿皇山悲客心望虞亭望散幽襟十年海上音

書絕鄉國蕭蕭夢裏尋

中秋夜泛舟鵞湖

周翼

八月十五夜何其鵞湖漾舟人未歸水生金浪兼

天湧雲渡青冥俯月飛鴻鴈沙寒微有影菱荷秋

冷不成衣故人一去渺何許黃鶴舊磯今是非

中秋望亭驛對月

代祀北還

張翥

月色滄波共渺茫驛亭雜坐看湖光仙家刻玉青

蟾兔帝子吹笙白鳳凰蘆葉好風生晚思桂花清

露溼空涼回棹使者秋懷濶倒瀉銀河入酒觴

寄懷雲林草堂

高啓

名落人間四十年綠簑細雨自江天寒池蕉雨詩
人畫午榻茶烟病叟彈凹面荒山高閣外雨林新
柳舊庄前相思不及鴻飛去空恨風波滯酒船

避地鴻山

王達

舍邊新花夜合井上老樹冬青孟光齊眉舉案倪
寬攜鋤帶經

又

梅里志

卷三

五

三百銅錢斗酒一雙臘屐青山莫問浮雲富貴且
消天與清閒

嵩山八景

釋志道

杪樾林

結屋在嵩山下有杪樾樹生長漫成林鬱鬱靜而
闕九夏自生寒三冬不改翠兀兀林間人淡得物
外意

薈萄林

愛彼薈萄林葉密翠如織朝從薈萄遊暮倚薈萄

息日莓花氣浮月冷香露滴託根在巖阿不礙桃

李色

來月軒

明月不用招流輝射戶牖照見軒中人白髮垂過
肘心月兩忘監光境一何有坐久又西垂明夕還
來否

聽松堂

虛堂坐深夜長松發幽響皇皇太古音寂寂無人
賞上山洗韶濩下山空板蕩耳松不相到明月滿

梅里志

卷三

五

穹壤

紫芝室

道人居林丘靈菌產石室煌煌玉葉光濯濯朱柯
色嘉瑞徵明時微磬發幽德昨朝思甘泉題遍山
中石

流翠軒

道人性澹靜置屋層巒間四欄山淥瀉萬壑松濤
傳清秋爽氣集落日衆鳥還過客坐來久愛此非

塵寰

白鷺池

皎皎白鷺翎湛湛空池水人世自古今水鳥忘爾
汝辭班青雲端刷影明鏡裏翩然沐清風翔集長
松樹

望湖亭

凭欄肆遐眺湖光森無際風帆散秋葉雲樹羅幢
旆魚龍竟浮沉鷗鷺若忘世不見鴟夷人登臨一
長喟

膠山雪晴時有城工之役

謝應芳

梅車志

卷三

天

夜來雪淩二尺强石人墮指冰蠶僵猶喜金烏兩
翅凍不折天明飛出海上之扶桑老夫晨起膠山
下風景看來渾似畫連山萬頃玉爲田隔水數家
銀作舍田中築城團義兵日高未飯饑腸鳴黃泥
凍地硬如鐵白柄短鋤鏘有聲不辭受寒饑但恐
虧工程將軍踏雪來點名萬夫鵠立顙且驚馬前
壯士五色棒棒頭性命鴻毛輕余生悔不習兵法
雪夜禽胡書奏捷客欄抱膝漫悲歌奈爾義兵寒
若何

遊鴻山

秦旭

梁鴻山下放歸舟細雨微風晚不收燈影淒迷過
半夜客懷牢落似三秋老無白雪嘲知己貧有黃
金買莫愁一曲吳歌驚夢覺起看河水帶星流

自題白雲高隱

今爲龍溪菴

唐詩

幽閑秉夙好素業守故墟迴流隔塵俗衡茆瞰清
虛開牕遠岫分列檻佳木敷時聞鳴春鳥俯羨泳
淵魚于焉足棲息逍遙綜琴書運化任推遷物理
悟與俱惜非彭澤人恍若武陵居沉寘固其分守

梅里志

卷三

元

道恒晏如願言永不孤聊以名吾廬

移家湖上

王懋明

負郭無緒業因家濠湖濱扁舟歸草堂東溪生夏
雲居然滿幽致得與木石羣茲地風俗厚所事不
尚文童年已樵採壯者皆耕耘予懷太古風出門
日訢訢稅地給家食借書廣前聞野趣足心口水
流滌炎氛羣山映五柳空翠常氤氲隱居以求志
殷勤謝諸甘

鴻山引古

高直

東風芳草滿城坡石壁蒼蒼挂女、惆悵伯鸞仙
去遠更無人續五噫歌

宿泗洲寺

呂敏

纖月墮高林清風灑疎竹山僧沐相慰雲榻留共
宿座涼交竹陰爐溫藹蘭散于焉爲申章庶以寫
幽獨

膠山

邵寶

看遍西山偶向東芙蓉峯頂坐天風雲迎客路委
蛇處水隔僧居掩映中前輩謾遊真有話平生勝

梅里志

卷三

三

覽正無窮憑誰併作題名記明日南崖拜李公

鴻山十八景詩

存十
三首

莫止

梁鴻宅

幽人去千載井臼乃依然爲誦五噫歌雲山渺無
邊

華子泉

有山固有泉疏鑿須好手甘飲詢伊人云武陵
叟

棲雲洞

古竇山之阿佳氣日不吐化機不可窺此或爲之
戶

放鶴臺

仙驥招可來來集還遣去天地卽樊籠凭高爲延
佇

眼空臺

上上山之杳阿睹隘寰宇何物能昧余所見繇所
處

試劍石

梅里志

卷三

三

奇石誰所劃嶄然見廉隅蒼蒼太古色可以立懦
夫

梧竹坡

山間有佳植琅玕映珊瑚蕭蕭風月中高韻與之
俱

月影石

誰磬老蟾蜍置此雲之根貞靈不容壘山雖莫窺
翻

硃砂潭

古淵湛寒水下有光明丹纖汙弗可容誰欲掩肺肝

楊梅塢

山人治山隈樹果非藏金火齊忽成紫化機隨淺

眠松壑

虬柯臥山僻要是梁棟器蹇亢閱歲年藉得容身地

洗心軒

梅里志

卷三

虛構臨重岳曾無一塵累我來寂然坐渺與方寸會

讀書處

挾冊栖古山古義良可尋匪愛古人跡欲見古人

心

過延陵道

沈周

曉出延陵道蒼崖帶夕暉春歸吳地暖雪霽越山
分有烏啼紅樹無人問白雲遙瞻季子祠父老祭
紛紛

九日登皇山

文徵明

秋滿皇山菊正開移壺挈伴踏蒼苔梁鴻宅裏尋
高蹟泰伯陵間看德碑我興未隨詩意盡客懷端
爲夕陽催酖顏得似茱萸好坐石還須看幾回

贈膠山寺古林上人

坐挹鱸羹聽講餘蕉花方丈竹窓虛人遊佛地詩
成偈飯熟僧厨筍當蔬石鉢淨臨寒澗洗山田暖
帶溼雲鋤塵踪暫假安禪榻設閱琅函貝葉書

膠山萬玉亭

唐寅

梅里志

卷三

萬玉一亭子山僧清可知雲陰消暑地月影弄秋
時筍出足薦酒客來堪刻詩何當竟淡造莫問我
爲誰

又

安國

老僧種竹十千竿環繞幽亭六月寒我願龍孫添
滿眼清風消息報平安

泛漾湖

華寧

戰酒隨輕波演漾情未已夕陽映前川櫂入微茫
裏散髮弄煙空竊比鴟夷子沙際真色來歸棹還

自理何處滄浪歌因之一洗耳

二賢祠

華雲

遠樹集池頭溫樹西風急品品璚琳海樹青天宮
精舍騰蛇立露布李江南醉醪一笑空長揖積翠
池西來青鳥珊瑚枝濯纓莞爾滄浪水舖其槽而
飲其醕江上黃封酒橫吹鐵笛同襟期嗟嗟二公
不可作瓊瓏小結丹霞閣春秋社鼓盡雙膝魂兮
歸來夜冥漠涉江采芙蓉惠泉清一勺

西園五景詩

梅里志

卷三

西

待月窩

天和一窩小溪山明月多談詩有佳客相好數相

過

爛柯洞

萬古奕未了盤礴雙髻垂沉沉當局意未許老樵

知

蓬萊峯

長風海上來吹望三山峯月明羣仙下吹簫倚長

松

白玉峯

連峯瑩如玉積素排高空誰將藍田山置此西園

中

瀑布岩

石崖掛飛瀑遠下青雲端開簾對匡廬蕭蕭毛骨

寒

詠梁鴻

強仕

伯鸞古賢人乃在杵臼間夫婦共守志逃名入溪
山淒涼五噫歌東出辭帝閭齊魯復荆吳長往遂

梅里志

卷三

五

不還爲傭豈無勞顧已少外患終葬烈士旁高風

邈難攀

西園

尤瑛

軟草青連徑微波綠滿池小桃斜亞水細蘆曲成

籬花避東風惡杯延皓月遲此中堪獨樂時事小

須知

送寒泉上人自京師歸保安 周炳謨

杖鉢辭丹闕青山主白蓮來時原爲法歸去好參

禪社結忘機客茶烹帶月泉菰川多勝槩村訪在

他年

蠡湖

孫一元

初日浮高樹晴鷗散淺沙挂帆湖水上聞笛野漁
家岸折菰蒲合雲迷山郭斜芳洲動幽興自起采

蘋花

和莫南沙鴻山詩

茅君行祠

滕新

香鼎絕世氛行祠枕崖曲昆季悟真元空山暫留

躡

梅里志

卷三

弄

滌研池

華日贊

引溜破苔花古香落殘鐵雲影泛清波虛堂湛寒

列

石徑

浦光暉

屐齒轉山曲觸石聲鏗鏗車馬塵氛遠何須歌濯

纓

畫中亭

杜士榮

亭虛米顛筆綠樹長依依不見山中人黃鸝上翠

微

游鴻山

鄒德培

欲覽烟霞勝來尋丘壑中峯高霄漢近壁聳翠微
窮雨過花香細雲來樹影濛眊幽歸去晚涼動薜
蘿風

皇山

申時行

勾吳遺蹟有皇山嶺色峻嶒自躋攀萬世王陵留
斷碣千年鴻井照連岩嵌空月靜聞鐘響蒨峭秋
清見鶴還最喜攜筇烟霧裏獨尋芝朮駐蒼顏

保安寺

王穉登

梅里志

卷三

弄

破殿何年寺殘碑記赤烏瓦穿藤尙葢梁壞木難
扶落葉如相語寒蛩只自呼遠公嘗送客曾過虎
溪無

西林三十二景詩

安紹芳

織纖泉

刈芝蒼松根觸石得鳴玉泠泠澗底聲瀉破寒蕪
綠抱甕出雲中夕陽下西麓

蘭巖

芳蘭冒幽石清芬散巖阿相思隔美人綰佩當如

何庶保空谷姿幸免當門鋤

石道

石道蒼翠間窈窕絕塵鞅麋鹿日以驕薜荔日以長獨有青巖雲條忽自來往

遁谷

籍甚非所求跼然安足喜自愛空谷幽白雲嘒不起爲報長康翁置我丘壑裏

晨光塢

朝曦出東嶺明霞相與鮮松露溼未晞花源澹浮

梅里志

卷三

三

烟道人隔巖宿獨藉孤雲眠

花津

水上春霞明花闌幾千樹不是避秦人人疑避秦處薄暮漁郎來迷卻花濞路

層盤

鮮磴非一盤涼雲出其下拾級不可攀支藤聊可假過雨亂飛瀑宮商次第游

含星瀨

空水映寒星歷歷秋可采演漾清漪闊明滅遙山

外試覓羊裘人或是嚴陵瀨

鶴徑

落葉秋雨深荒徑無行跡鶴破青冥來踟躕一羽客我今思休糧松間飯白石

鳬嶼

中流見孤嶼突兀浮虛無藻荇一何深鳬鷺一何多秋空候羽節倘有王喬過

一葦渡

夕陽下前溪秋風吹野渡不見折葦人獨立蒼茫

梅里志

卷三

三

暮隔岸叢林幽知是寒山路

上島

松際識旂檀微聞梵唄好一路藤花濞石橋通上島吾欲叅真藥尋師此中老

中洲

中洲多幽芳採芳中洲宿紉蘭以爲佩葺荷以爲屋採蘭復採荷日暮不盈匊

藻渚

孤舟遡烟渚水木含靈輝上有幽鳥巢下有清漣

漪微風起蘋未繁陰吹陸離

息磯

垂綸非羨魚聊復亦爾爾不知紅塵中何處無芳
餌卻笑磻溪翁老與人問事

素秋亭

孤亭枕寒碧空影沉秋旻明月起松間照見波粼
粼淡夜聞瓊琚似有凌波人

虛籟堂

結茆空山中冥心莽玄寂時聞虛籟生復聞虛籟

梅里志

卷三

罕

息劬開齊物篇高枕青山色

景榭

臺榭俯空明倒影見眉宇衣間溼翠寒青山在水
底醉學謫仙人拾月蒼波裏

空香閣

高閣掛蒼靄向晚松風涼四壁石燈青跏趺據繩
牀天女散花才竟夕聞空香

夕霽亭

西山暮雨歇斜陽下平坂爽氣滿虛亭披襟坐忘

返翻怪王子猷猶自持手板

蕭閣

闌干逼星辰蕭然挾羽翰窓中窺日月出沒如兩
丸坐此邀飛仙千秋以盤桓

迴梁

鞭石驅作梁虹蜺故天矯不知第幾曲卻是蓬萊
島吾家安期生遲我拾蓬草

爽臺

層臺一何曠修竹有爽色披襟清風來往往墮巾

梅里志

卷三

罕

幘白雲自滿地上有蒼麕跡

榮木軒

高木有嘉蔭離離覆中庭繁霜日夜零上有悲鳥
鳴感茲不成寐展轉難爲情

雪舫

千林積雪明孤舟獨垂釣但覺簑笠寒不辨峯巒
峭疑向剡溪回迷卻山陰道

風弦障

長松列翠嶂天風韻高弦余方起據梧空際聲冷

然世無鍾子期幽情不能宣

椒庭

庭虛落空翠仰見林端山恍如明鏡開嫣然露曉
鬢秋雲爲婦黛掩映澄潭間

松步

朗嘯長松下松風答清響夜來春雨歇遍地紫芝
長盡日不逢人獨自披鶴氅

沃丘

乞得袈裟地青山如沃州欲知無着心面商清溪

梅里志

卷三

望

流稍容支許背乘筏來溪頭

鏡潭

寒潭一鏡空倒映千峯冷不遣青蓮生欲洗白雲
影寂寂枯禪心對此有深省

疏峯館

仙人種石筍離立寒厓中爲開竹間扉對此青芙
蓉試問瀟湘僧何如九疑峯

醉石

沉酣寄情眞片石亦名醉谿風吹不醒山月照清

寐惟應劉公榮箕踞日相對

和安懋卿西林詩

葉之芳

鶴徑

長松夾修道芳草寒未歇朝落東風雪暮照西原
月獨鶴步不鳴主人清嘯發尋仙可長往將從煉
金骨

榮木軒

林木一何榮軒居一何敞山空白雲散遊子發孤
想已感霜烏啼復值秋聲響無使心傷悲遂歇丘

梅里志

卷三

望

中賞

秋夜宿皇山

馬世奇

清夜宿層巒情懷曠遠天平墟紅葉落梅里白雲
連泰伯墓臨麓梁鴻宅在巔鷺湖漁火近崧嶺斗
牛懸秋晚迷飛靄泉聲出遠川鳴鴉集古樹歸鳥
侵蘆灘夜響聞天籟蕭蕭動客船

過延陵道

道出延陵一水遙追尋遺跡問先朝青山如舊人
何在故國雖殘德未消柳掩吳宮門寂寂雨迷驛

路草蕭蕭最憐季子家聲遠古廟松杉半已凋

咏鴻山 和倪雲林寄楊處士韻

王永積

幽栖何地受朝曦四野風煙許獨衣縱有山妻常
舉案豈殊乾竺老空門溪淩曲曲通梁水山靜灣
灣抱孟村寂寞傭工空井曰五噫歌斷費評論

謁至德祠

高世泰

稻香岸岸一祠收荆巷巖村在兩頭百世三吳開
日月萬家合祀肅春秋黃冠精舍琴聲出蒼蘚殘
碑露氣流謁罷讓王私洒淚幾時龍戰息神州

梅里志

卷三

四

邑令吳公重修梅里泰伯廟落成紀事

華長發

治行吳公今第一家承至德祖風存故墟猶在思
廬井新構初成見子孫三里都城封域小千秋廟
祀讓王尊此邦共洽無爭化豈復喧囂到縣門

和

劉霖恒

東南寸土開乾坤誰使巋然一廟存盛世幸逢今
邑幸遺風還識舊王孫民誠易治遵周禮德固難

名誦魯論扶策偶從梅里過笑他蠻巷與荆村

和

鮑景宣

遺廟平墟廢復存我公猶是讓王孫遐哉采藥風
千古偶爾尋梅雪一村殷角簷鈴驚雀鼠田頭社
鼓賽雞豚二三樵子皇山下禮讓從今再細論

至德廟和莫南沙韻

錢肅潤

衡山一去忽巒鄉地勢雖分脉自長故邑但聞梅
里號荒郊誰識藥苗香文明有象因傳季揖讓何
心欲剪商網想流風猶未遠不忘德至更名章

梅里志

卷三

五

謁泰伯廟

朱彝尊

沮漆尋源合江蠻相土弘古公遺哲嗣內傳有明
徵肇迹貽謀遠先幾脫屣能帝心惟季度祖武得
昌繩句曲誅茅始衡山采藥會屈伸等龍螭游息
喻鷁鵬三讓聲何忝羣黎愛莫懲稻田占樂歲
園田瓜瓞啓新厓冽井淩堪汲高墉近可乘謳歌
頓洋溢獄訟省侵陵化被仁風厚經傳至德稱
徐
僑請更論王與初弗顧黃屋詎難勝陸雲碑缺訟
語名魯經王與初弗顧黃屋詎難勝陸雲碑缺訟
請能舍王與之貴自鏡宗盟重維南庶績凝命圭
永襲皮冠之迹

還作伯端委豈無朋節孰千秋並名將萬代矜

泰伯將讓國語其傳曰王欲吾嗣一國之事吾世其羞之吾問至人不貴一代之貴世

家倫序定人表上中應仲雍均居第二等地紀

吳甄見陸廣微祠沿漢永興到門帆葉郇陸龜蒙詩

讓王門外倚郭殿檐層行潦蹟長薦平墟墓未崩

友于同一廟皮日休詩一廟棲止必雙憑熟食均

籩豆文身判股肱獨存冠黼皐不散髮鬚髯史記

引世本雍是熱食故字熱遜位遜位王浮家乃誕

登典儀咸秩久齋宿有司恒芭舞經春演靈旗練

梅里志

卷三

日升官橋行坦坦社鼓奏藝藝霸業諸孫歇豐碑

異代增斗牛含氣象烏兔信環迴議禮邦人懈彌

文俗吏憎漸疎胞與翟下造簿兼丞書繪添奇鬼

諸凱記祠兩廡下土妖木魅詭牲醪減舊秤但令

巫史祝罕親蕙肴蒸斷礎方花溼空廊蔓草芳青

蟲晴挂樹蒼鼠暗窺燈灝者鳴鑾至恭惟嘉惠

承為章倬雲漢題扁照楓棧過客爭趨謁其誰免

戰兢杏梁浮震澤栗主配延陵墜典勤分掌恩言

盡服膺法施民矢報終古潔銅甌

泰伯墓

泰松齡

肇方遺澤崇新祀至德豐碑樹古墳獨以一坏存

肅穆漫勞三讓說紛紜監觀西土非無主文教吾

鄉幸有君一自奠邦尊大禹千秋功德兩人分

闔閭城

闔閭城邊日欲斜闔閭城下晚棲鴉吳公草色明

殘徑震澤濤聲滿萬家定策已能歸伍相報讐何

用付夫差行臺廢鹿成塵事此地時聞起暮笳

泰伯墓

嚴繩孫

梅里志

卷三

讓皇墟墓草萋萋自昔文身忍自堪天意可能無

伯仲人文從此在東南樵蘇已解當年禁伏臘都

非近俗諳遷史世家空第一更無碑版臥烟嵐

闔閭城

君王東徙築城都尚有離城水一隅山擁蛇門迴

震澤浪翻犀甲走姑蘇碧桃塢在荒丘上青笠漁

歸落日孤自古興亡俱寂寞西風啼殺夜栖鳥

泰伯墓

劉雷恒

王魚金鑑思悠悠誰重皇山土一坏曾憶世家傳

太史況從至德表尼丘雲凝故宅銀床冷月落平
墟碧樹秋讓國更推吳季子應知高節自孫謀

閩閭城

當年相土作三門澗繞桃花尚有村一自射臺悲
宿草僅留盤塢散朝曦湛虛已出湘江水長樂空
歸二女魂早暮江心風浪起鴟夷來往訴沉冤

泰伯墓

顧景文

皇山斷盡豐碑臥再拜重尋古棘門豈有衣冠藏
冥漠尚餘弓劍禪乾坤天宮祠廟蛟龍入歲晚郊

梅里志

卷三

三

原雨露繁陵寢只今俱寂寞一坏誰並讓皇尊

閩閭城

舊國湖山出霸才錦帆曾領水犀來龍蛇魏闕懸
青漢麋鹿荒宮閉綠苔射日金鱗秋欲落乘潮白
馬畫空迴傾城自古留長策一笑從教雉堞摧

泰伯墓

蔣遵路

神禹開天奠此疆讓皇繼至變蠻方會稽遲霸典
於越吳地高風自有商梅里邑居傳百代皇山碑
版照吾鄉古丘遙望安陽塚報賽村人伏臘長

閩閭城

麋鹿胥臺歲幾千小城遺跡草芊芊江村舟楫喧
魚市水步人家種芋田山近荆溪千岫列地殊茂
苑五湖邊倦遊踪跡堪投老七十二峯明眼前

泰伯墓

陳瑞聲

句吳舊俗本荆蠻採藥留踪竟不還三讓高風輕
社稷千秋荒塚蠹皇山商周衰盛身名外君父尊
親伯仲間箕穎首陽難並德一坏終古莫跡攀

閩閭城

梅里志

卷三

三

姑蘇不復吳宮殿舊國空傳震澤湄湖上帆檣迴
雉堞洲前蘆荻見旂旗野田誰辨潤州土古戍幾
經勾踐師欲向江鄉尋舊址碧桃花下黍離離

泰伯墓

顧貞觀

廢郭平墟不可追百家守塚尚纍纍祠荒梅里瞻
遺像路遠皇山識舊碑藥到處生原共採髮何年
斷至今垂茂陵玉杖人間物幾度亡羊火重吹

閩閭城

不復蓮橈發故宮水鄉猶憶霸圖雄六千軍合堅

城下二十年來廢沼空粉堞悲笳虛夕照碧桃深
鳥起秋風稻梁已熟多足雁蝦菜忘歸一釣翁

至德廟

張夏

四望平墟日欲斜尋思至德渺無涯讓三固是周
天下第一初開吳世家祇見民風仍渾樸忻看廟
貌復光華誰將端委移村社蕭鼓時聞雜暮鴉

闔閭城

花落吳宮蔓草存荒村日脚下平原山圍故國峯
常合水發空城氣已昏麋鹿一羣迷廢苑鳴夷三

梅里志

卷三

五

載望東門居人不識興亡事莫向湖邊次第論

至德祠

錢星

采藥何須數十里特踰險阻化文身遜辭西北無

雙聖開闢南方第一人梅里至今王者像皇山在

昔逸民親謂梁伯鸞也祖先孝友高天壤兀自光僚殺

奪類

其二

後世求名念慮殊聖人心事久模糊故都西北先
推季新國東南復界虞按史泰伯居此民徙而從者數千家遂成句吳之國

歿後卽命仲雍繼之後武王定天下封周章于秦
伯肥實雍裔也蓋以雍之逃實出伯意故亦使有
國又恐其有讓名故終身不要以傳弟若曰吾考
自無子故傳之非讓國也讓王之用心如此孝
友常情寧自好忠貞至性豈容圖無稱方合讓王
意贊頌紛紛實可無

鴻山弔古

馮樹芳

梁鴻山頂讓王墳千載相推至德名化破荆蠻知
禮樂基開吳會始文明憶昔紫髯讀古史賢聖高
風多仰止遙望東南氣鬱葱卻恨茫茫隔烟水自
後塵勞三十秋年華不返如東流吳中山水登臨

梅里志

卷三

五

半惟有茲山未一遊今幸讀書梅里北主人家近
山之麓引我來瞻墟墓邊荒草殘碑惟古木要離
俠兮鸞清高遺蹤彷彿惟蓬蒿英雄冷落樵牧侮
難禁溼淚沾青袍望虞亭傾石屋圯梅花月影知
何處空餘古寺名鐵山老僧滌硯池邊坐眼空放
鶴草萋萋繡嶺苔封仄徑迷雲根迸出泉香覆掬
飲冷然甘似梨徘徊不覺日將晚村樹蒼黃遊思
懶舉頭四顧海宇寬世事浮雲何足歎

梅里志卷三

里人蔡名烜校刊

梅里志

卷三

三

梅里志卷四

江南巡撫泰伯後裔存禮編

吳郡守蔡永清校

里人杜詒訂

文

泰伯墓碑記

虞 豹

漢永興二年吳郡太守糜豹記曰考古史周太王生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季歷生子昌有聖瑞上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豫知之偕仲雍

梅里志

卷四

一

託採藥而之荆蠻荆蠻人義而歸者千餘家立爲君長號曰勾吳於是築城郭以爲藩衛穿滄瀆以備旱潦尚端委以治周禮數年之間人民殷富教化大洽東南禮樂實始基焉則泰伯之德光昭宇宙猶如日月固不待祠而顯塚而存者但體魄歸藏之處正吾儒報本追遠之地焉於是而加意焉其何以棲在大之靈政後人如在之誠哉況余幼時讀魯論之暇每思泰伯之風衡輿而不可企不意受命南邦詔建泰伯墓廟於梅里皇山乃率

羣僚各屬鳩工庀材四方人士子來如雲不數月而就其規模弘遠霞駭雲蔚巍然肖皇山之宮焉凡官師庶長暨宗子里士南北使輶四方遊旅駿奔對越咸肅且祈瞻廟貌之日新慶鴻構之不偶共敦禮讓舉蒸嘗登俎豆陟降周旋各主鬯乎皇山之墓升其堂愾然如有聞入其室倏然如有見望其陵而孝弟廉讓之心戚戚如有動焉嗚呼至德之感人有如是乎斯舉也不惟皇上尊崇古聖有關於當世之教化良多卽萬代之後其功德寧

梅里志

卷四

二

有盡耶吾願後之人時加補葺永爲守禦則至德之墓因聖朝勅建而愈著卽聖朝勅建之功亦與至德而彌光矣

三讓論

晉孫盛

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鄭玄以爲托採藥而行一讓也不奔喪二讓也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者之美皆蔽隱不著王肅曰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焉盛謂玄既失之而肅亦未爲得也玄之所云三迹顯然天下所

共見也何得云隱而未著乎三迹苟著則讓德可知亦復不得云其讓隱也蓋泰伯之出讓迹已露不奔喪一事耳斷髮之言與左傳明文相背又不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周之王業顯於夏父受命於昌泰伯棄周太子之位一讓也假托遜遁受不赴喪之譏潛推大美二讓也無亂嗣而不娶以仲雍子爲已後是其深思遠防令周嫡在昌天人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纖芥疑惑三讓也凡此三者帝王之業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讓

梅里志

卷四

三

言非其常讓句疑有誤若臧札之倫者也

改修延陵季子廟記

唐大曆十四年

蕭定

不吳之興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子讓以失之爲讓之情同而興衰之體異何哉泰伯之讓讓以賢也故周有天下而吳建國焉季子之讓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喪邦焉或曰非所讓而讓之使宗祀滅絕而不血食豈曰能賢斯可謂知存而不知亡者矣夫治亂時也興亡運也故至至而不可却終終而不可留黃河旣濁阿膠無以

正其色鹽池斯鹹弊簞不能匡其味與夫當蜀亂
之世召力勝之戎讓與爭執賢平易曰知幾其神
則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
存亡而不失其正矣至於聽樂辨列國之興亡審
賢知世數之存歿挂劍示不言之信避國保無欲
之貞故有吳之祀寂寥而延陵之響如在元風可
想至德興嘆美之辭哲人其萎表墓著嗚呼之象
向微德仁兩至則夫子不復嘆焉詳其精義被物
鈎深致遠之旨烏可究其津涯而窺其牆仞哉是

梅里志

卷四

四

知讓之爲德在於生靈不獨其子孫明矣國有祀
典人懷永思於以加敬嚴乎閔宮舊以泰伯之廟
在於蘇臺而制季子之祠像設東面典禮無取焉
必也正名於是乎在祈報獻奠幣幣宜列於軒廂
春秋禮薦俎豆當陳於正寢俾觀像者識賢人之
道風可律審度者知經德之禮秩無差末學陋辭
不足頌其休烈寒來暑往敢用同於紀年

三讓論

宋程頤

三讓者不立一也逃去二也斷髮文身三也此說

若使泰伯當初只是不立不逃去不斷髮文身亦
恐未免有顧戀意思直使斬截得恁地分明當初
百姓只見泰伯若狂惑之爲者後世聖人推明至
隱便見得泰伯此三事都是他讓天下處所謂三
讓天下者亦是聖人推原周家得天下之本處

延州來季子贊并序

蘇軾

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延州來季子其少子
也以讓國聞於諸侯則非童子矣至哀公十年冬
楚子期伐陳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

梅里志

卷四

五

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
民乃還時去壽夢卒蓋七十七年矣而能千里將
兵何其壽而康也然其卒不書於春秋哀公之元
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句踐使大夫種因太宰
嚭以行成於吳吳王許之子胥諫不聽則吳之亡
形成矣季子觀樂於魯知列國之廢興於百年之
前方其救陳也去吳之亡十三年耳而謂季子不
知可乎闔閭之自立也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是
季子德信於吳人而言行於吳國也且帥師救陳

不戰而去之以爲敵國名則季子之於吳蓋亦少
專矣救陳之明年而子胥死季子知國之必亡而
終無一言於夫差知言之無益也夫子胥以闔閭
霸而夫差殺之如皂隸豈獨難於季子乎嗚呼悲
夫吾是以知夫差之不道至於使季子不敢言也
蘇子曰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死者也江左諸
人好談子房季札之賢有以也夫此可與知者論
難與俗人言也作延州來季子贊曰

泰伯之德鍾於先生棄國如遺委蛇而行坐閱春

梅里志

卷四

六

秋幾五之二古之真人有化無死

泰伯至德

蘇轍

泰伯以國授季逃之荆蠻天下知王季文王之賢
而不知泰伯之德所以成之者遠矣故曰泰伯其
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子
瞻曰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民無得而稱之
有讓國之實而無其名故亂不作彼夫豈魯隱皆
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魯皆被其稱予以
爲不然而人患不誠誠無孚心苟非豺狼孰不順之

魯之禡始於攝而宋之禡成於好戰皆非讓之過
也漢東海王疆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
下授元宗兄弟終身無間言焉豈亦斷髮文身于
貢曰泰伯端委以治吳仲雍繼之斷髮文身孰謂
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者太史公以意言之耳

季子廟記

崇寧
癸未

朱彥

常州古延陵也吳季子所封之地至西漢爲毘陵
又至東晉爲晉陵宋齊因之隋平陳廢爲常州唐
因之或曰晉陵郡自晉武帝太康二年分曲阿爲

梅里志

卷四

七

延陵至隋徙治丹徒唐武德三年徙延陵還治故
縣今潤之延陵鎮是也杜佑謂曲阿延陵有季子
廟非古之延陵古之延陵在今晉陵縣其說明矣
而孔子所書季子墓碑歲久益湮沒開元中明皇
勅殷仲容摹刻之大曆十四年潤州刺史蕭定重
刻石延陵廟中於是習俗徒見潤之延陵季子廟
而不知常實古延陵而季子所封也崇寧元年予
以罪謫守是州因考太史公書歷代地志通典圖
經得其詳矣又得其所謂季子墓在晉陵縣北七

十里申浦之西又曰暨陽鄉隸今之江陰縣乃屬
令趙士澠訪之得大塚於暨陽門外三十里申浦
之側有季子廟與史記地志通典圖經合於是
表著其墓謹樵牧畊鑿之禁又摹取孔子所書十
字刻碑墓上設像祠之學中以時率吏士諸生拜
焉所以示邦人貴有德也又備論歷世廢興與習
俗之變易刻之碑下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

重建延陵嘉賢季子廟碑記

約典
甲寅

張鎮

梅里志

卷四

八

余讀春秋傳史記世家嘆季子高風奮乎百世之
上雖盛德蔑以加矣而聞有廟貌在延陵欲往拜
其庭而景仰之奈抗塵走俗久不獲伸夙志致和
中受命官延陵既至三日謁祠周覽之下見巨碑
屹然魚龍飛動使人瞻仰不暇蓋孔子所篆十字
碑焉然後益嘆季子之賢昭乎若日月不可磨也
惟吳在周實處蠻夷諸夏遼絕魯成公十五年始
通中國至襄公二十九年季子出聘當是時季子
遜國聞於諸侯矣其適齊而返也長子死葬贏博

之間仲尼使子貢往觀之以爲合禮若夫觀樂而
知其所以治亂存亡見叔孫穆子晏平仲鄭子產
遽伯玉韓宣子之徒而察其政之得失與其國之
禍亂將形其閱覽博物聖人之流亞歟乃復命而
哭王僚掛劍而弔徐君存大義敦至信抑又有大
過人者宜吾夫子興嗟嘆之辭垂翰墨之妙表諸
藏而示不朽也後世賢士大夫莫不聞風而仰慕
之是以殷仲堪叙之於晉王僧恕述之於梁蕭定
紀於唐大曆中文華燁燁刊之豐珉與聖筆相煥

梅里志

卷四

九

暨我宋元祐戊辰太守尚書郎楊傑慨然想高世
之躅謂盛禮宜嘉於聖朝遂上其靈感之狀乞旌
表以增光來世及被詔錫以嘉賢之號仍命有司
載之祀典故延陵之廟貌益顯四方之來謁者益
壯矣故至今邑人事神雖饑饉困躓亦不敢懈而
神聰明正直不欺非祀唯是雨暘失時疾病妖孽
或竭誠而前無不應焉如響然廟宇歷年既久隆
者撓而聳者摧彩色者昧剝而不可觀瓦腐墁圯
上雨旁風非所以揭虔妥靈也宣和七年邑之豪

欲因舊址鼎新之於時大姓翕然願從巧者聚羣植能者鳩衆工昔之庠漏者增營築之至建炎元年而大殿及宮廬立既塗瓦矣屬金人飲馬長江所在雲擾役因中輟明年江左平諸豪且無恙向已營築者亦歸然而存誠心不移舊事斯舉又三年而長廊大門雲起山峙前創後建丹堊畢施崩劣璀璨見者駭目其落成之日實紹興元年也余既欽季子之高風大節且嘉其廟貌之輪奐乃爲書其事俾刻諸石又爲詩而遺邑人歌焉詩曰

梅里志

卷四

十

吳自泰伯遜以有國有葉有年基乃至德建於壽夢始大稱王文風武烈則熾而康賢哉季子守節弗嗣寧疾其驅爲上國使識如蒼龜明並日月治亂興亡靡差毫髮痛僚示義掛劍揭誠赫赫厥聲愈久愈盈延陵之祠肇自始封錫號嘉賢我朝褒崇時若而休曰暘曰雨非神之爲誰福茲土巨棟高甍巖巖翼翼神還宅之萬世血食

重修至德廟記

乾道元年

曾幾

在禮祭法聖王之制祭祀其法五其人之應法者

十有四皆大聖賢有大功烈於民者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夫以大聖賢有大功烈而祀之固宜然祀有所焉水潦必祈旱暵必祈祈之而應其施於民也厚矣厚施不報神其不吐之乎報之之道不獨牲牢酒醴而已倘入其門陟其堂神所憑依曾不足以障風雨區區樽罍簋豆何施之厚而報之薄歟吳門巨藩神祀之載祀典者十數而泰伯廟爲雄甚東漢永興二年郡守糜豹肇建於閭門外吳越武肅王錢氏始內徙之國朝元祐間太守黃履歷考前政若梅詢若范仲淹若孫覺輩數公淫潦有所靡不響答列其事於朝有詔號至德廟崇寧之祀守臣吳伯舉疏請王爵有詔封至德侯建炎擾攘鞠爲灰燼厥後革創殆無以揭虔妥靈今天子拔沈公於尚書郎以直秘閣尹是府至則訪民利病以次罷行之其爲政寬嚴詳簡允蹈厥中治人事神罔不肅肅隆興二歲天作淫雨害於穡事民不奠居乾道改元春二月公傍躬齋祓走祠下而祈焉神顧饗之卽應是歲麥以有秋府從事請

梅里志

卷四

十一

具蔬醴以謝公曰不敢廢也然焉足以報萬分
於是邦人合詞而進曰侯之施民甚厚而廟貌不
治之日久大懼神或怨恫祥慶弗下願悉力而改
造之公曰是吾心也涓吉於夏五月庚戌乃鳩良
工斥少府之餘合私橐之助宏舊基植高棟抗修
梁藩垣階阼盡革而一新之民無老弱相扶攜以
視歟成皆以手加額曰美哉輪焉誠足以塞民望
而報神施矣是秋風霽雨休禾則大熟九月甲子
落成幾就養廡下目覩祈應爲不誣公屬幾記其

梅里志

卷四

三

實用以揚休事而告後人也於是乎書

常州路重修季子廟記

元 瞿如忠

由泰伯十九世至壽夢與季子同母者四諸樊當
嗣既喪將立札辭曰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
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兄弟同
欲立之棄其室而畊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
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或謂春秋賢
者不名而書札爲其辭位以逃國階亂以喪邦非
所讓而讓焉使吳祀泯絕而不血食豈曰能賢鴟

評論之者過矣穀梁曰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
名成尊於上也衰亂之世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
其父者有之孝弟忠信淪胥而爲陵僭攘奪可勝
言哉則有若季子者獨能辭位以崇讓守分以明
義棄世以見志不曰大賢歟其聘於魯也觀樂知
德其歷列國也審政辨賢何其明且智也太史公
曰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何
其宏覽博物君子也按常州志古延陵地實季子
之封邑潤之延陵實非古也古延陵在晉陵縣墓

梅里志

卷四

三

在縣北七十里申浦之西世傳聖人書嗚呼有吳
延陵季子之墓名十字碑歲久湮滅唐開元中殷
仲容摹楊蕭定刊於石今存焉廟三一晉陵東郭
外一武進縣博洛城一潤州曲阿今卽東郭廟也
夫社稷生民之本郡國得而祀之賢如季子宜有
廟以食茲土也郡遭兵火焚蕩之後僅存敗宇數
楹通議大夫郡侯移刺廸下車之明年首舉嘉賢
之典聿興古廟之規於是撤舊構而鼎新之俾郡
士民瞻禮廟貌而知敬至德化澆漓爲淳朴息爭

奪爲廉讓季子之遺風興乎家國政如郡侯如之何弗書

重修至德廟記

宣德
庚戌

明周忱

宣德五年秋七月禮部郎中豫章况鍾伯律奉璽書擢守於蘇州視事之日吏以囚牘進見民之繫於獄者幾千餘人尚爭務勝交相訐訟有經十餘載而未決者伯律姑置弗問越明日率郡之吏屬祇謁於吳泰伯廟見其堂宇傾仆垣墉頽圯吏民奉祀弗虔乃喟然嘆曰民不見德宜乎刑獄未清

梅里志

卷四

古

也是非郡守之先務乎卽日命工度材撤其舊而新之曰堂曰室曰門曰廡爲屋四十楹繚以周垣堅以甃甃不十日而告成後率父老潔牲牢祇祀於廟居人過客瞻型咨嗟於是獄之繫囚交相愧悔曰泰伯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吾輩所爭僅錐刀之末耳何重貽郡侯之羞乎皆相與俯伏庭下自服其事不數日而獄以空虛告予時奉命巡撫江南至蘇州祇謁祠下父老以其事告且曰昔狄梁公以冬官侍郎爲江南巡撫使毀吳越浮祠

千七百所而此廟則在所留而不毀者去今千有餘年得吾郡侯葺而新之巡撫使之來又適當其時吳民觀感興起自今其無爭競之風乎予乃登進其父老而告之曰方泰伯之奔吳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立然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遂端委以臨其民是欲辭富貴而富貴隨之及其後世夫差狃於必勝窮兵黷武破越困齊欲霸中土卒之國亡身戮妻子爲虜是欲求富強而失其富強矣然則吳地數千里之富庶由泰伯之三讓有以致

梅里志

卷四

五

之也其闢訟之成風者亦由夫差之好勝有以啓之也爾民欲爲泰伯之讓乎欲效夫差之爭乎一則廟食萬世一則貽譏千載其得與失必有能辨之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此予與太守期望於吾民之意父老曰善請以是爲記遂書於麗牲之石使四方之來謁者咸有所觀感而興也焉豈獨蘇郡之民而已哉

重新至德廟記

成化
甲辰

陳音

自泰伯逃於句吳民戴其德以有國傳二十餘世

而越始入吳吳人懷泰伯之德不忍其竟弗祀也
迨東漢吳郡守糜豹肇建至德廟於闔門外以慰
民懷焉歷六朝至隋而唐狄梁公巡撫江南盡毀
淫祠而此廟特存五代時錢武肅徙廟於城中有
宋諸名賢之吏於吳者凡有禱輒應焉國朝宣德
間郡守況鍾伯律因舊廟修之凡爲屋四十楹弱
歲久復敝頃監察御史張淮邦鎮奉朝命按吳祇
謁廟下病其圯且隘也命有司撤而新之堂廡門
垣之制雖仍其舊而高敞宏廓則視昔爲大有加

梅里志

卷四

七

矣嗚呼惟天生民有欲欲則易爭爭在利與名耳
利莫大於有天下名莫高於讓天下泰伯以天下
讓而泯其讓之名此其所以爲至德而孔子稱之
後世雖微利必爭爭輒自以爲是而卒成其不美
之名小者鬪訟以犯於有司大者興兵以糜其骨
肉是誠泰伯之罪人耳泰伯之後壽夢欲傳位季
札亦猶太王欲立季歷之意也諸樊餘祭夷昧不
能如泰伯偕仲雍之讓於是吳終不競闔閭夫差
復好大喜爭竟召甬東之辱以底於亡嗚呼始以

讓而興終以爭而亡民之鑒於是者尚宜慎所趨
哉夫民之趨向繫乎上上好廉則墨者息上好直
則佞者阻上好讓則爭者懼矣邦鎮張公慮吳民
之多爭也特新至德廟以重懼之可謂善丕變民
風而使之興讓哉邦鎮河南襄城人登進士歷任
知山陽蕪湖二縣事皆務以德化民今憲節至吳
復有旌德化俗之舉可爲尚德君子矣廟工既竣
郡同知毛垣推官樊廷選請予紀其事於石用書
此以嘉邦鎮之績後之吏民其皆務尚德息爭以

梅里志

卷四

七

仰視斯廟而無愧哉

泰伯墓碑陰記

弘治
巳未

楊文

泰伯遭商周之際以讓德逃之荊蠻寓無錫之梅
里號句吳東南抵浙西北抵江方千里之間古謂
之三吳者皆以沾化而名也梅里去城三十五里
自伯瀆之陰曰梅村蓋伯居在焉瀆名伯相傳以
爲由伯而鑿是也伯歿葬鴻山之西嶺去梅村地
五里今鄉人所指吳王墩者卽伯墓也山以鴻名
謂漢隱士梁鴻居於是而前此不稱鴻而稱東皇

亦以伯故也蓋勢變時移之後古跡混其名實
於泯沒而不傳者豈獨一吳泰伯之墓哉縣治故
有廟春秋奉祠寢久棟漸撓聖漸毀弘治戊午令
尹姜公文魁以名進士初任有事乎風化也乃從
民所欲卽梅里之村作新廟以崇厥祀使讓國之
尤復顯於故里旣又念其墟墓凌夷不有以識之
則人將不知所謂吳王墩者爲誰也適文歸自太
學乃以謀之郡守連公盛貳守李公渭協心力以
經營之創建一亭表於墩小具體勢固以甌石計

梅里志

卷四

九

可垂於永久實與作廟之意相表裏由是愚夫愚
婦皆知吳王墩爲泰伯墓矣嗚呼讓人道之所先
也始伯之逃止於遜國終至成有周之王業又泯
其所遜之跡民無得而稱焉故孔子表之曰其可
謂至德也已矣蓋君臣父子無所逃於天地間伯
也三讓其分之固有而弗取於商則爲盡義於周
則爲盡仁用是以開後世遂有壽夢季子之賢荆
蠻一變而爲諸夏伊誰之力歟考泰伯之逃荆蠻
實與仲雍同窺雍寓蘇之常熟墓在虞山伯仲事

同而德亦同也

重修泰伯廟碑記銘弘治

未

王鏊

泰伯文王皆以至德稱於孔子皆可爲而不爲文
王之時殷命旣訖紂惡口稔人心歸周如水赴壑
猶率之以事紂是謂可爲不爲若夫太王逃獯鬻
之難邑於岐焉作周計其世猶當稟辛庚丁之際
是時商道猶盛太王安得遽有翦商之志有之則
何以異後世狡焉思啓封疆者豈泰伯不從而王
季則從之耶孟子曰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

梅里志

卷四

九

泰伯當商未衰亦安得遽朝諸侯有天下乎
蓋文王之生夙有聖德太王知周家之業當於是
與故欲傳國及之泰伯知之遂與仲雍逃去其後
周之有天下雖在文武之世而實肇於太王之明
泰伯之讓是所謂翦商所謂肇基王迹所謂以天
下讓也豈非然哉而世不及知是所謂至德者乎
初吳之先文身斷髮混於龍蛇泰伯之來端委治
之始去夷卽華至於今人文財賦遂爲天下甲蓋
所從來遠矣無錫之板村有丘陵焉相傳曰泰伯

之墓也按漢劉昭云無錫縣東皇山有泰伯塚皇
覽云泰伯墓在吳縣北梅里聚其說不同吳地記
云吳築城梅里平墟吳越春秋亦云泰伯之墓在
梅里之平墟則非山明也今板村正居吳縣北去
梅村不一里而近敗屋頽垣芻牧不禁予曾過而
傷之弘治十一年南昌姜侯文魁來知無錫予曰
邑有聖人之廟而蕪焉令之耻也姜曰諾甫下車
則議復之且捐俸倡民於是富者輸財壯者効力
期年廟成殿寢明堂圭潔靚深石表對峨過者悚

梅里志

卷四

息春秋獻享永永無怠姜侯屬予文於碑以示後
銘曰

齋茲句吳俗本文身孰始居之爰有至人至人謂
誰有周太伯讓國而來乃以有國嗚呼孰知世教
日墮兄弟爭立父子相夷我思至人生也孔晚無
得而稱其稱則遠穆穆新廟姜公所作千秋萬年
過者必式

重修季子廟記

弘治
戊午

李東陽

常州季子廟在府治東一里太子太保刑部尚書

白公昂嘗讀書其間慨然歎其敝陋謂居守道徒
曰吾他日必修之汝等當誌吾言也公後舉天順
丁丑進士歷仕兩京不暇葺治每詢諸子弟及鄉
人知益敝圯恒感然於懷越四十餘年爲弘治戊
午歲始以屬之巡按御史石君祿曰此有司祀典
所載第公賦方殷未易劻及乃會諸官得贏餘若
干以付知府連君盛暨武進知縣丘泰簡材治籍
庀物督工撤舊而新之堂廡庭所以次繼作屹然
爲隆煥然爲華像設昭布禮器具列回視昔之頽

梅里志

卷四

三

垣敗宇者異矣按吳封於延陵實今之武進縣東
北暨陽鄉有季子廟後其地屬於江陰孔子所書
石刻在焉唐元宗時命殷仲容摹刻之代宗時潤
州刺史蕭定宋徽宗時知常州朱彥遷傳刻之國
朝洪武間始建茲廟其後知府莫愚知縣朱恕修
之又摹舊刻置於庭側自季子沒二千餘年廟幾
興廢幾遷徙而其名號風節固未泯也夫稱季子
者謂其執節讓國不以干乘動其心聘魯觀樂而
知列國之故聘齊鄭衛晉而知其政見其臣而知

其可與者其明睿通博出於人遠甚故以孔子之
聖與其合禮至題辭以表之非其人之賢曷能得
此議季子者乃以來聘書名之義疑其讓國之過
爲賢者累殆亦有說焉然春秋所書其隱然者也
禮之所載與墓題之所識其顯然者也隱然者既
未能以盡識顯然者不據而信之奚可哉夫讓德
之美也苟知讓之爲美德則於處家必無秦越人
相視之患於羣居必無觸蠻氏交戰之恥茲廟之
祀固廉貪立懦之端其於世道不爲無助也秉彝

梅里志

卷四

三

好德人心所同況私淑景仰出乎其地也哉白公
壯而用世老而立名慕古力學蓋其素志而御史
之令郡守縣尹之績於好德審尚之義亦有合焉
茲廟之修若有待於今日不可以不識也東陽楚
人雖殊地異境亦有感乎斯義因紀其成告諸來
名俾時修之且爲楚歌以祀神其辭曰

朝弭節兮江東暮褰芳兮水中遲公子兮不來鬱
予懷兮忡忡蘭臺兮桂宮瞻祠兮數重公子兮歸
來樂余心兮融融吳之國兮姬之宗繼伯仲兮讓

侯封彼美兮公子續泰伯兮遺風時震撼兮春渚
闢雌雄兮競橫縱帆砥柱兮不動見東流兮淙淙
眇千乘兮一毫亦何心兮鼎鐘生好古兮若渴匪
斯人兮曷從人之居兮俗龐神之錫今年豐願千
秋兮百世永報祀兮無終窮

修泰伯廟記

正德
丁丑

邵寶

吾郡貳守范侯以提學憲臺檄來蒞我修學也實
於吾邑戾止者兩月嘗適泰伯廟下入而謁焉見
其蕪圯已甚歎而謂從吏曰此至德之聖也國有

梅里志

卷四

三

祀焉而廟乃如此乎或曰向者祀於斯歲時朔望
若吏初至謁皆於斯廟亦嘗飭矣自新廟於梅村
之墓祀移而謁遂廢廟之蕪圯固宜其然侯曰若
是哉民之迂且固也昔泰伯之讓國而東也實始
闢是土人之克卽禮義非泰伯其誰啓之墓之廟
也以存故也而祀仍於邑習我吏民於敬夫豈不
可而必梅村之之也學宮之修賢祀與焉有聖人
之廟蕪圯而若罔聞知可乎哉或曰近一二歲以
祀之非時亦旣於斯從事矣廟將有修者侯曰政

於義弗安圖之弗可一日緩也矧惟至德之聖邦
人具依廟其忍弗修修之此其時乎抑吾斯舉所
謂爲之兆者寧急圖之猶有繼焉與其埃也言訖
遂以成畫授二耆民庀物鳩工而責成於署邑事
者明日侯訪某於二泉精舍具語其故某起而揖
曰侯之言是也某當爲侯書之是惟正德丁丑夏
五月二十有二日至秋七月既望告成乃書侯名
澤字汝霖陝西藍屋人署邑事者縣丞高唐雲升

至德廟重修記

嘉靖丁亥

梅里志

卷四

五

泰伯以讓德化吳脫左衽而爲衣冠之族其視禹
平水土而萬世永賴者其功一而已矣故雖始皇
不道蔑棄墳典辟其後而封之若恐不及則以理
義之在人心有終不亡焉耳漢晉隋唐益加隆重
宋元以下勿之替迨我太祖高皇帝御製以文春
秋二祭龍章烜赫照耀古今且又優復其家而不
拘拘於稱號無他蓋以爵非其意封啓爭端睿思
淵濔於今爲烈成化甲辰部使者襄城張公淮來
接茲土以廟規狹隘神罔格歎亟命有司爰圖恢

拓距今四十餘年門廡榛蕪殿庭傾毀俎豆雖陳
儀文莫稱乃歲丙戌大都憲江右陳公鳳梧以巡
撫至振靡扶衰百廢具舉首先渴廟而興嗟焉曰
是役也不可以緩於時郡太守關中胡侯纘宗縣
大尹內江田君定三山楊君器相與協謀刊石
伐材堂宇增舊美矣大矣輪焉奐焉經始於是年
六月庚申落成於明年正月甲子神靈妥安觀望
整肅誠盛舉也泰伯九十八世孫邑弟子員吳良
獻念惟家廟鼎新去故易腐而堅陳公盛德不可

梅里志

卷四

五

以不記又以泰伯墓在無錫聞風被澤而寶亦其
人也乃冒寒具狀再拜而來請焉惟昔狄公以安
撫江南崇正黜邪而此廟歸然以獨存今陳公以
撫綏南土仰聖景賢而此役忻然以獨任先後不
同其心一也夫以正人舉正事禮正神其淑人心
而詔後世彰彰明矣是誠可無聞乎若以侯者興
學佑文而治民事神一以其正又能遵行狄公之
事而體陳公之心所謂正人君子咸萃於是豈非
泰伯子孫之至幸至幸者歟獻服勤効勞惟家廟

之廢墜是懼後之人有能繼而續之則庶幾吳氏之賢子孫哉是爲記

吳郡至德廟興修記

嘉靖戊戌

林庭棉

姑蘇金閶門內迤東有至德廟漢永興二年郡守糜豹建於門外奉朝命以王爵祀吳泰伯至梁乾化間錢氏開國吳越徙於此宋太平興國三年知平江軍州梁周翰重建元祐六年守土黃履論列於朝詔號今額迨入我天朝首載祀典况郡守鍾張侍御淮陳中丞鳳梧皆嘗重修庭棉昔牧是邦

梅里志

卷四

三

歲獻廟食景仰先哲三讓隱微民無由稱躬欲執役而不可得追誦孔子遺言每用感慨既從遷轉高風在望邈矣莫攀今年得請歸田秋經吳下辨香修敬則廟方加葺堂廡門垣次第就緒頓易舊觀其十九世孫季札賢而知禮辭位者再更始之元任延爲會稽都尉餽禮薦享於堂唐刺史蕭定撤置東廡宋潘凱提點浙西刑獄仍像以侑後罹兵燹久爾湮沒茲作新宇三楹別祀於堂側廟瞰通河跨以輿梁而當關闕要衝表綽綽以至德曩

燬於火復樹原所凡廟百廢於是具典深服盛舉

而未省疇功因詢於其九十八世孫吳良獻吳杞

良獻退具手狀甚詳且乞爲記乃知侍御姚江徐

君九臯按吳謁廟見其圯毀檄府修治郡守文安

王君儀郡丞石州鐘君鑑相與協謀克相厥成鳩

工於嘉靖丁酉八月畢於明年二月所費不貲皆

出公帑不以煩民固宜樂道其善遂受其簡舟行

乘暇庸叙梗槩貽使刻石雖然有說焉夫古聖賢

禮義化人垂於不朽祠墓在境內司民祠者崇祀

梅里志

卷四

三

肇修其常分也苟時而察提時而整飭不底大壞庶俾繼承知所奮起如今日諸君然誠良吏也傳於將來顧肯不加之意矣乎良獻隸吳學爲博士弟子員引例陳於大宗伯南海霍公韜獲領部符榮佩章服承祀事且能嗣保前代御墨及累世譜像丐跋名額曲盡尊祖孝先之意爰連書之以歆其後人

重修泰伯廟碑記

萬曆丙申

顧憲成

泰伯至德自古記之顧泰伯之所以德吳民與吳

民之所以德泰伯者天壤俱無窮而宣聖所稱讓國之節不與焉蓋吳之先非有聲名文物禮樂文章之郁雅地蕪而卑人鄙而野文身椎結號稱荆蠻非泰伯以三讓故式臨茲邑卽當時無以列文字而通上國然則今之吳其君子出樹勳猷入譚道德而文采標表者孰貽之其小人出作入息耕鑿以時而比屋恬愉者孰貽之其匹夫匹婦懷忠慕義而以奇自見者又孰貽之是泰伯之德照耀今古於法宜祀而吳爲甚泰伯之祀於吳宜隆而

梅里志

卷四

五

錫爲甚錫之梅里平墟有墓巋然在焉弘治間邑侯姜公嘗以義倡民卽舊祠之旁而別創之規制宏拓堂廡翼然春秋享祀設道士世守以奉香火示民報本也第有司好尚如姜公者世鮮其人以故廟日就傾圯由弘治迄今凡百年中間雖或稍葺而蠹不盡去朽不盡更久而牆垣簷宇莫支霜露庭中古栢半供樵蘇乙未春道士黃道行以告邑之善士倪君理倪君慨然捐資葺之而廟貌如故夫以泰伯至德浸灌人心膺而區區廟食必姜

侯叔之又百年而倪君新之廟之興廢夫亦有數存哉茲將勒石用誌歲月乃記之

泰伯至德

歸有光

聖人者能盡乎天下之至情者也夫以物與人情之所安則必受受之而安焉情之所不安則必不受雖受之而必不慊焉故受物於人不待乎與不與之迹而在於安與不安之間此天下之情也惟聖人之心爲至公而無累故有以盡乎天下之至情論語之書不以讓訓天下而言讓者二伯夷稱

梅里志

卷四

五

賢人泰伯稱至德是已夫讓非聖人之所貴也而好名喜異人之所同患使天下相率慕之而爲奇詭之行則天下將有不勝其弊者春秋之時魯隱宋穆親挈其國以與人而刼弑之禍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國內大亂者至再世吳延陵季子可謂行義不顧者矣然親見王僚之弑卒不出一計以定其禍身歿之後僅十三年而吳國爲沼以延陵季子而猶不能無憾者故讓之而不得其情其禍甚於爭苟得其情則武王之事可以同於伯夷故聖

人貴得其情也伯夷叔齊天下之義士也伯夷順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其弟然終於叔齊之不敢受而父之志終不能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間豈無幾微見於顏色必待君無嫡嗣之日相與褻裳而去之異乎民無得而稱者矣故聖人以爲賢人而已蓋至於泰伯而後爲天下之至德也古今之讓未有如泰伯之曲盡其情者蓋有伯夷之心而無泰伯之迹有泰伯之事而後可以遂伯夷之心故泰伯之德不可及矣自太史公好爲異論以爲泰伯

梅里志

卷四

三

以剪商之心將遂傳季歷以及文王鄭康成何晏之徒祖而述之世之說者遂以爲泰伯雖以國讓而實以天下讓不以盡其父子之情而以全其君臣之義故孔子大之夫湯武之所以爲聖人者以其無私於天下天下致之而不辭也使其家密相付受陰謀傾奪雖世嗣亦以是定則何異於曹操司馬懿之徒也太王迫於戎虜奔亡救敗之餘又當武丁朝諸侯之世雖欲效焉以覩大物其志亦無由而萌矣就使泰伯逆觀百年未至之兆而舉

他人之物爲讓此亦好名不情之甚亦非孔子之所取聖人無意必固我之私須臾之間嘗不能以豫定而曰百年之必至於此不幾於怪誕而不經耶蓋剪商之事先儒嘗辨之而論語之註釐革之未盡者也說者徒以太王溺愛少子而有此此晉獻公漢高祖中人以下之所爲而太王必不至於是故以傳歷及昌爲有天下之大計太王固不勝其區區之私以與其季子泰伯能順而成之此泰伯之所以能讓也泰伯之去不於傳位之日而於

梅里志

卷四

三

採藥之時此泰伯之讓所以無得而稱也張子房教四皓以輔翼太子其事近正而終於傷父之心申生徘徊不去其心則恭而陷其父殺嫡之罪故成而爲惠帝不成而爲申生皆非也惟泰伯不可及矣夫先意承志孝子之志也泰伯能得之故泰伯之所爲乃匹夫匹婦以爲當然者夫惟匹夫匹婦以爲當然是天下之至情也見震川別集文太元長當是先生少作因節錄之

延陵吳季子論

薛應旂

旂生延陵之鄉聞父老侈傳季子讓國事未嘗不想慕其清風高節以爲古之賢人君子也或曰賢則賢矣惜其讓國以階亂也始竊疑之及讀胡氏春秋至吳子使札來聘之傳乃知或者之言自胡康侯發之而前此未有也嗚呼是果仲尼之旨乎哉吾不敢知也仲尼之稱夷齊也曰求仁得仁吾則謂季札當日之事正與叔齊相等埒孤竹之立齊壽夢之立札其承父命一也齊之遜伯夷札之遜諸樊其重天倫一也皆求所以遂乎其志者也

梅里志

卷四

何也大道旣隱天下爲家而後有立嫡以長之制此蓋先王順人情合天理已亂息爭之大道也是故爲之嫡者苟不至於大無道而足以亡國覆宗不可易也況諸樊以札之賢而亦欲致國於札此又未可以常人論者札之不當有國也亦明矣因是而傳國以嫡則以次相承而亂原不幾乎其息哉是札之讓也正所以已亂也若曰兄終弟及亦禮也是言兄弟之無後者也不則如泰伯之去而不返如伯邑考之早卒而承繼弗類要之不可以

爲常也此武王崩成王立周公雖賢聖而僅居冢宰之位也光唯弑僚故以札宜有國爲辭而仗義執言以警服吳人耳奸雄之窺竊大抵然也未可據此以爲信也札果立則光又肯但已乎餘祭餘昧之立光尚少也至僚之時而光之有國之心則有未嘗一息忘者觀其衆間而發可知矣是吳之理亂勢之所必至也縱不在僚亦遲速間耳杜元凱曰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嫡是亂由先人始也此之謂也不究其原而歸罪於札札其

梅里志

卷四

可以承領乎康侯知札之賢而惑於春秋名札之旨故其爲說如此竊惟春秋之作內夏外夷其大防也書名書字書爵書人其凡例也故外國之使率以名書吳自申公巫臣之來始通於上國蓋朝聘之所不及春秋之所不錄者也札雖賢夫子雖賢札其肯以一人之故而壞夷夏之防乎其例於泰伯使術楚子使椒也夫復何疑若其所以賢之者則固有在也觀其一則曰延陵季子吳之習於禮者也一則曰延陵季子之於禮也其合矣乎夫

禮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寶也禮云禮云可以歸諸讓國而生亂之人乎吾見其必不然也吁夫子在夷齊則曰仁在季札則曰禮禮亦仁也是又可以知孤竹壽夢之命不可以公私論也如以公私論則從治命不從亂命而伯夷之讓又非矣嗚呼知此可以得春秋之旨矣可與論札矣

季子論

王世貞

余每讀宋人語謂季札之才近伯夷未嘗不爲之

梅里志

卷四

五

失笑也季札而似伯夷誰不知者季札蓋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以諸樊之爲長焉而讓夷祭夷昧之爲仲爲叔焉而讓卽中人亦勉能之夷昧沒而猶讓則非中人所能也彼見夫吳之俗狠戾而好戰日尋楚之干戈而僚以貪復躁勇之性光以狡悍忍詬之資左右焉其人皆目睨而齒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正位也札欲以禮息鬪而不能以義割恩而不忍其身之不恤而何有於國故熟計而舍之非得已也彼二人者感札之予位而不

枝安札之無欲而不疑以其屬長而不之逼而札始得爲札矣彼吳之亟亂而亟定數軻而數勝若無札焉至百歲而猶能將師以救陳猶能務德安民以老氏之道待楚雖以夫差之好勝而弗之責也夫差之將亡吳天下之人皆知之札聽樂而能辨六代之興衰獨不知吳之將亡而默無一言以救乎彼蓋不欲以其身殉鴟夷也若伯夷則不然其爲夫差之叔父則必爲比干吾故曰季札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者也

梅里志

卷四

五

延陵吳季子論

湯尹

季子救陳之役後之人疑之曰當其時季子年且期頤矣安得猶在將師之任遂徵公羊傳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之文而謂左氏浮夸不足信夫浮夸則有之矣抑豈於事聞且見焉者而猶未核乎救陳以却楚其事偉矣元帥之名其誰掩之救陳則陳知吳之庇我者其將某也却楚則楚知吳之扼我者其將某也自姑蘇以歷上國則江漢諸邦知吳之却楚存陳者其將某也陳知之楚知之

江漢諸國知之而左氏可以無實錄乎卽左氏浮
夸未有隱其實而易其人者然季子期願之齒何
以樂於將卽不樂於將而何以因吳之強請遂甘
爲之將吁將非伐魯伐齊也以救陳也陳非先代
大舜之後乎虞公之胤舜之裔也當其觀樂於魯
而見韶箒者謂舜德之蔑以加今盛德之後僅有
一綫之緒而何忍其不血食乎其謂子期曰二君
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
一旋師而務德安民子期亦愧屈反旆之不遑矣

梅里志

卷四

五

陳之幾亡而僅存者季子力也於好功之秋而存
退讓之志當殘民之季而存安民之仁武之善經
也何嫌其爲將也不然伐齊則不將伐魯則不將
而何獨惓惓於陳之救耶此札之賢所以不可及
也然則傳云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者何也曰
去之延陵延陵亦吳國也邑之以州來州來亦吳
所滅而有也故曰延州來季子救陳志其實也命
之聘則聘命之救則救見季子非怱然於宗國者
其不入吳國特不入吳之國都云爾雖然救陳信

季子董其役矣吳將亡而莫之諫何也不務德而
力爭獨不可以戒夫差乎噫同姓之卿非異姓比
也使季也危言直諫將與子胥共屬鏖而先其身
入江矣辱先王而攜國人之心其若之何論者謂
其不欲以其身殉鴟夷誠得其情也而況夫差日
用其民以趨於亡又值季子旣逝之後也季梁猶
在楚子寢謀燕暉尚存符秦待戮季子而在吳也
蠡種諸臣其敢抱桴鼓而進兵耶身係吳之存亡
季子誠季世之名賢也然則春秋何以貶之曰春

梅里志

卷四

五

秋未嘗貶也吳素舉號而使札來聘則進而稱子
予之也季子不稱字而同於楚椒秦術之流者不
沒其實也旣進其君不得復進其臣猶未獲與中
國等也蓋至尼父過墓而志之曰嗚呼有吳延陵
季子之墓其歎美而予之也至矣

泰伯墓碑陰記

天啓
辛亥

高攀龍

吾邑之鴻山古所稱阜山皇山有泰伯墓南徐記
及聖賢墓記同其爲泰伯墓審矣蓋梅里平墟爲
泰伯端委之地皇山爲歸藏之地兩地並重今梅

里廟貌肅穆而皇山草茅榛蕪邑之八往來於此者不知其爲山其爲墓指點疑似樵蘇畜牧且狎遊而穢踐焉於大聖人墓宜然乎萬曆之季紳衿始謀立碑而表之旁爲屋以居道者禁樵牧而憇往來之伏謁卽立石欲予記其事於碑陰余惟茲土古所稱荆蠻聲教不通於上國泰伯至此而東南之文明始聞今且擅宇內之英華而上國莫及焉則是至德之聖讓天下而逃不之於名山大川不之於長林浚谷而之於荆其之於荆也不之於

梅里志

卷四

三

三江五湖不之於幽巖絕壑而之於吾錫之決莽平墟豈其無故耶况乎臨於平墟墓於茲山相去不數里而近若其有擇於茲者又豈其無故耶錫之士可思矣夫文明者非文辭藻績之工已也紀堯者曰文明紀舜者曰文明則文明可思也堯之文明曰親九族舜之文明曰徽五典至德之聖以天下讓者在父子兄弟之間則其文明可思也嗟乎古之聖人以父子兄弟之間讓天下而不顧世之人乃不免簞食豆羹爭於父子兄弟之間而不

恥若是者尚可稱錫之士而過梅里之墟皇山志麓乎人久思而恥之而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錫之文明甲於天下矣

十字碑論

繆昌期

自獨孤及之論吳季子謂其以讓國生亂而胡康侯之傳春秋輒從與其說以傳於夫子書名之例後世治康侯家者至以札爲戎首而呻呻罵之不置嗟乎春秋之世臣弑君子弑父以跳跟恣睢於天下者不可勝誅夫子不惟賊是讐而先紬讓國

梅里志

卷四

三

之公子其何以勸蓋康侯之支離其說而申商其筆至此然而君子惑焉以春秋之不稱公子而比於楚椒秦術之流無異辭也至季子卒而夫子手題其墓曰於戲有吳延陵君子之墓至於今豐碑不墮綠字長新而弔古問奇之士過其墓下猶低徊留之不能舍去噫康侯能以春秋微暖不白之指繩人以三尺而安能掩此麗牲片石之十字哉且吾聞之碑墓非古也自夫子之於延陵始也夫子何以碑季子母以共遜國高子臧之義歟三

讓有泰伯之風歟掛劍不忘徐君之誼歟葬子台
先王之禮歟聞樂知六國之興衰歟歷聘羣廟著
閱覽博物之稱歟之數者顯節也矯名也當世能
道之史冊能記之而烏用碑凡碑者表也表厥幽
也夫季子之隱慮在家庭骨肉之間而其潛德至
行在予其兄以讓而不專其名避其兄之子於墓
而不居其實茲兩者季子之苦心調劑而不可以
告人人弗及知而夫子獨知之者何也諸樊之遜
季子非其心也上迫於先王之命下迫於國人之

梅里志

卷四

罕

望而姑爲是以飾觀聽也不然彼既儼然南面以
稱孤矣而其臨沒遺言欲授餘祭次餘昧以及季
札立子乎立賢乎且何以知札之死必餘昧後也
何以不言嗣札者何人也札之後當有吳國者嫡
乎賢乎序乎其端愈紊而愈不可測當是時札之
爲札也亦難矣故不得已而退耕於野以絕吳人
之望若曰兄實與之而我固捐之身有叔齊之節
而兄不失伯夷之高此季子之心也至夷昧死而
吳事又大變矣僚之貪而躁也光之狡而忍也其

人眈眈焉目睨而齒擊蓋未嘗一日而忘乎位也
使季子一日有國而窟室之慘不中於僚而中於
札必矣光之借札以爲辭也非爲札地也札如聽
之而專諸之匕首又將轉屬焉勢也札自是終身
不入吳國矣若曰兄之子固與之而我實逃之身
有泰伯之讓而兄之子不失武王之業此又季子
之心也故曰予其兄以讓而不專其名避其兄之
子於墓而不居其實也其立節顯而用意微其抗
志嚴而行權與其可取而不取也是智其可殺而

梅里志

卷四

罕

不殺也是仁其三更暴主而不見枝也以爲得老
氏之杜機其一正自守而不見緇也以爲据先王
之大法噫若季子者豈後世一節一曲之士所可
得而擬者哉故夫子之碑之也稱於戲以弔其人
稱有吳以不奪其國稱延陵君子以不沒其志而
季子自此不朽矣然則春秋何以書名也曰名吳
之臣以退夷也凜然大防哉於札無以與也嗟乎
泰伯之讓讓以賢也當周德之興而吳以建季子
之讓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以亡二君子之

所處其有幸有不幸歟而後之耳食者必欲以夫
差之亡吳而徙咎於季子夫季子辨六國之興衰
者而寧獨不辯吳之將亡彼亦不爲季子而已矣

至德廟記

王永積

祀泰伯於泰伯鄉梅里平墟之泰伯城蓋開國時
端委地也史記世家泰伯奔荆蠻荆蠻之徒從而
歸之者千餘家立爲吳泰伯吳越春秋泰伯當殷
之末恐中國侯王用兵以及荆蠻故起城周三里
二百步外郭三十餘里在吳西北隅名曰故吳墟

梅里志

卷四

三

自伯以下至王僚二十三君皆都此吳公子光刺
王僚卽此地宋史泰伯始所居地名句吳吳地記
云吳築城梅里平墟名吳城內有宅舊趾及井猶
存寰宇記泰伯城西去縣四十里平地高三丈畝
陵志在州東南四十里泰伯之宜廟非一日矣弘
治十三年邑侯姜文魁始立石表建大殿寢門奕
然規制大備載入祀典歲有司春秋致祭王文恪
纂碑記又考泰伯在邑不獨築城間嘗浚瀆歷景
雲泰伯梅里垂慶四鄉東入蠡湖長八十七里廣

一十二丈卽今所稱伯瀆是也有橋跨瀆上卽名
伯瀆橋當年開之以備旱澇一方居民始得粒食
唐元和八年刺史孟簡重濬之改稱孟瀆然百世
後小民有口但知百瀆不知孟瀆則又功德之在
一隅昭昭不可泯者野史氏曰泰伯以至德稱特
就一家言非就一邑言與三吳言也維吳之先文
身斷髮雜於龍蛇泰伯至始去夷卽華文章財賦
遂甲天下論功亦豈在舜禹下但當年吳楚文教
未通吾夫子故隱其功而稱之曰至德由今日論

梅里志

卷四

三

於文武則名至德於東南實爲首功功德咸備豈
獨一邑宜祀大江以南盡宜血食哉

泰伯墓碑記

本朝康熙甲寅

吳興祚

周有天下受之於殷傳八百有餘歲泰伯讓國逃
而之荆無尺土之基所居成邑遂起勾吳至於今
三千三百有餘歲自伯以來擅位號有天下者不
可勝紀皆已不得名其故居惟句吳一彈丸地猶
得名之曰泰伯之里嗚呼是蓋六國之所不能侵
而秦皇之所不得併者也嘗試推之古今之可

欣可美可守可傳而不能忘於心者 矣吾觀泰

伯之心皆擴然而無一有而所有者僅此忠孝之性受之於天以爲人造次顛沛不可以貳值時之阻則躬行與志莫一遂焉譬如水之百折而必趨於海非有所爲而爲之也及乎所至之地義而歸之奉以爲君遂能立國啓土龍旂介圭傳數十世蓋亦忠孝之理自不泯於天壤耳當其逃之日志豈及於此哉語有之聖心如水清日明嗚呼所以爲德之至也伯有廟在梅里其墓在皇山南

梅里志

卷四

四

徐記及聖賢墓記皆同非若史遷所稱箕山有許由塚滅沒恍惚不可徵信又非若虞舜崩於蒼梧大禹葬於會稽遠其國都而離其人民者比也則以吳民而修伯之廟若墓譬如以子孫而修其始祖之廟若墓宜乎歲歲從事而勿怠也乃明季以來自姜尹文魁倪君理華公允誠而後無有過而問者小子與祚黠焉傷之已酉歲嘗修其廟矣今墓道之間荆榛叢之樵牧遊於其上邑諸生錢法等以告念與祚伯裔也又官茲土其何能辭爰以

俸錢供埽除之役邑人助之自癸丑歲某月經始畢於某月建碑以誌久遠後之讀是文者深思三千三百餘歲不替之故而以伯之心爲心則伯之垂教其猶未遠也夫

重建泰伯廟碑記

康熙乙丑

汪琬

閭門內至德廟者故所建以祀吳泰伯者也吳越武肅王時始度地創制於此宋元祐間賜廟額曰至德崇寧改元制書累進王爵以仲雍暨延陵季子札配明洪武中復改稱吳泰伯之神歷世修葺

梅里志

卷四

四

者屢矣既入

皇朝益荒圯弗治殆無以障風日有司雖歲時致祭特奉行

國家令甲餘悉不暇問也巡撫都御史湯公甫蒞政卽涓吉謁廟顧瞻徘徊不勝歎息乃下令撤巫祀之淫者以其餘材鳩工而改爲之有不足卽捐俸金若干而佐之又不足則布政使章君復捐金若干兩且遣縣丞涂崇規董其役凡三閱月而訖工不知勞民不知費其殿址視昔稍縮至於崇闕

修拱危垣文陞以訖丹堊之絢麗木石之堅好則有加焉公以七月之朔齋祓率諸屬吏晨趨廟中陳牲薦醴命祝史讀版以成事告是時吳士民方大和會公呼衆而諭之曰爾曹亦知之乎當勾吳之會荆蠻也語言風俗不達於上國惟泰伯來居斯土然後端委以治而二千餘祀之間文教由是大啓其末不幸有要離專設諸之屬出而民人效之尚氣鬪狠舞劍輕死則伯之遺風漸以衰矣爾曹亦知之乎今者市井鱗比舟車紛拏冠蓋文章

梅里志

卷四

三

甲於海內伊誰之力而莫或念也言未既郡人汪琬在公側乃復揖衆而申公諭曰誠哉公之言也抑琬嘗聞之文者禮之迹也讓者禮之基也伯之用文教治吳也蓋實以三讓爲之本古者政化之成也則公卿讓於朝士庶人讓於都鄙耕耨者讓畔訟者讓田職是故也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後世禮教既廢錐刀之末尺縷斗粟之微靡所不爭於是父子相訛婦姑相諍伯仲相閱及其甚也獄訟繁興盜賊滋熾孰非不讓權輿之歟

此我公下車以來所爲日夜有感於吳八者也公蒞任未暮亦旣鉏豪強懲貪蠹崇師儒興學校矣顧猶惓惓於茲廟者豈徒曰至德必百世祀哉凡欲藉是爲吳八勸也繼今以往或過伯之廟下肅瞻其像設有不懼然而思翻然而悔慨然而改者匪特孤我公之教也抑亦孟氏所謂非人矣琬願偕父老共勉之以倡諸子弟可也衆皆曰善旣退公以書抵堯峯屬琬誌其修葺顛末再辭不獲命因併書前言以復公云云公諱斌字孔伯河南睢州人順治壬辰進士由內閣學士擢今官章君諱欽文順天宛平人由江西按察使擢今官於例當附書

梅里志

卷四

七

重修泰伯廟碑記

康熙丁酉

杜詔

邑東南三十里梅里鄉舊有泰伯廟歲久日圯道士朱文瓚呂元德年來稍事修葺至是將落成里人蔡君鶴齡殆有力焉夫梅里爲泰伯始基地皇山相望遺丘在焉其廟不知始於何代明弘治間邑侯姜公文魁倡議修復規制宏敞視昔有加時

鶴齡之六世祖孚偕弟濟實董其役事在錢戶部
榮記中爰及

本朝邑侯吳公興祚復撤而新之尋以陞任去功未
竟嗚呼古者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若伯之手闢草
昧大啓文明千百世下之理學文章苞含孕育有
非尋常功德可同日語者今邑中前代名賢祠宇
相屬輪奐昭然顧茲讓王故墟版寢就傾垣墉剝
落竟等諸蕞祠廢廟亦可慨已譬詎一家之中伯
之肇造其始祖也唐宋以來諸賢其祖祠也爲子

梅里志

卷四

吳

孫者尊其祖祠而遂忘其祖祠所自出孝子仁人
之用心顧若此乎夫以至德之聖民且無得而稱
何有乎是廟之興廢然而風化係之矣吾鄉民風
善柔俗尚古處幸當

國家隆盛之際卽彼道家者流猶然感慕聖德倡
導里中相與庀材蹴工於百年廢墜之餘豈非禮
讓之漸被人心有久而弗替者歟當代賢公卿撫
蒞茲土奉揚

天子德教追溯三吳風化所由來赫然振興於上又

得良有司如姜吳二公者協乃心力爲之崇其廟
貌肅其觀瞻凡春秋祭饗必躬親釋奠如孔廟等
邑之士大夫及鄉人子弟咸得登降揖讓乎其間
則至德遺風優柔漸漬於不自知嗣是理學昌明
而文章蔚起烏知不更超唐宋而上之也哉茲姑
徇蔡君之請爲書以紀石而立諸其廡以俟

重修至德廟記

康熙
己亥

吳存禮

泰伯仲雍季子廟祭於吳吳故都也明神之遊山
川清淑吳人世世載德春秋裡祀禮也歷數千百

梅里志

卷四

吳

年甲令編紀靡有替遺廟在閭門內徙自吳越錢
氏時故漢唐豐碑缺焉宋元以降鐫起零落或傳
疑少實嘗撫而考之泰伯仲雍舊爲一廟在姑蘇
臺而季子別有廟廟廢於明洪武間俱有証引不
誣也漢任延爲會稽都尉先遣饋禮祠延陵季子
唐狄仁傑毀淫祠千七百所獨留夏禹泰伯季子
伍員四祠陳張正見有行經季子廟詩意不及泰
伯蓋泰伯季子本非一廟亦不合享也唐大曆十
四年蕭定改修季子祠稱泰伯廟在於蘇臺而制

季子之祠像設東面非由典禮必也正名於是乎在蓋當時兩祠不相屬俗工繪塑取東向不背始祖之意故改而正之定位南面明林庭楫謂刺史蕭定撤置東廡者謬也自宋淳祐十二年提刑潘凱茸泰伯廟撤廡下土妖木魅之非類者像仲雍季子侑而始合爲一矣唐皮日休泰伯廟詩有一廟爭祠兩讓君幾千年後轉清芬之句泰伯仲雍並祠不疑季子雖侑泰伯其專顧自在歷元百年屹然並峙洪武初謝應芳兵後過季子祠詩云延

梅里志

卷四

季

陵采地荒榛棘延陵遺廟成瓦礫祠堂之毀還可屋禮讓風衰較難復蓋是時始廢也泰伯廟三像並設有司祭享便之季子之廟遂一廢不修而吳郡新志且迷忘其處所矣泰伯封號漢唐無徵按宋孝宗乾道改元沈度碑載徽宗崇寧元年守臣吳伯舉請疏王爵有詔封至德侯碑完字整未有封王之文史乘國記漫無依據逮明嘉靖間饒天民碑稱吳伯舉奏請進爵爲王制書果行豈有事近數十年而不知反待饒氏之表章耶殆守臣有

請故老相傳自王之耳後之作者亦鹵莽未有以正之然而泰伯不有天下來遜蠻荒王者之爵不爲重至德之號不爲輕況古爵極於公侯而止後世僭濫始有王封明太祖御製文字號吳泰伯之神非靳高爵全讓德也仲雍君吳是爲吳仲雍其後乃封於虞不得別之以虞也季子合享有年姑仍其舊存禮蒙

思持使者節惟是宣

上德以化民不爭自蒞茲土謁拜祠下橡落棟折薦

梅里志

卷四

季

祿興俯不中儀式喟然興歎俗吏奉行故事而未達

國家事神教人之微旨也遂因故址廓而新之始鳩工於康熙五十八年之春落成於其秋九月長垣修廡洞深高明丹堊旣施盼蠻如在存禮幸忝國姓之胄然揭虔妥靈特巡撫使之職耳其於尊祖報本之義非敢附會也自漢永興二年郡守糜豹創建以迄於今千有餘載矣雖或遷徙離合而旣廢必修將衰更盛豈非至德感人之深哉泰伯

廟百世之祀也恐若篆剝蝕歲久益無所考遂辨証列叙之書於石以詔來者

重修至德廟記

康熙辛丑

汪士鉉

讓美德也一家之中讓產讓金猶或見稱於人況於天下乎孔子美泰伯爲至德謂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其時周尚未有天下也夫子推其心表其跡而曰以天下讓所以教天下之讓也而俗之媮也父子兄弟之間往往反唇戟掌於一錢甚者子懟其父弟怨其兄錐刀之末刊盡錙銖沿襲

梅里志

卷四

聖

既久莫知變革是在興仁興讓之君子鼓舞振起而作新之也吾邑舊有泰伯廟在城間門唐時狄梁公爲江南巡撫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獨留夏禹泰伯季子伍員四廟故泰伯廟至今在吳中康熙甲子巡撫湯公先生撤上方山淫祠廢材重修斯廟書三讓無稱四大字榜之廟門今都御史吳公建節於此人和政興乃復作而新之又以吳氏子孫系出泰伯爲堂以合族使民相習於禮讓無以借父耒鋤而有德色無以斗粟尺布而致閭牆

釋惡而遷善因俗以成化使父父子兄弟弟可不謂美乎余以公之斯舉爲能教吳之讓也故表其大者書之

梅里志卷四

里人蔡名烜校刊

梅里志四卷

江蘇巡撫
採進本

國朝吳存禮撰存禮奉元人官至江南巡撫考史記

吳世家張守節正義稱泰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

縣東南存禮以吳氏出自泰伯因爲是書以述其

祖德

象山先生年譜三卷

〔宋〕李子愿輯 〔清〕李紱增訂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雍正十年嚴有俊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陸象山年

譜二卷》提要

象山先生年譜序

陸子年譜始創稿於高第弟子袁正獻燮傳琴山子雲而彙編於李恭伯子愿宋寶祐四年劉應之林刻於衡陽者也其後陸氏家祠附刻於全集之末凡集中所已見者輒加刪汰正云見前某卷以此施之著述文字可也乃楊文元簡所撰行狀之辭亦不備載則事實爲不全矣至於諸兄爲陸子淵源所自復齋並稱二陸合梭山稱三陸其行實元未可略今悉爲補入而文字有當載者亦附見焉明陳建等道聽塗說勦襲舊聞詆陸子爲禪學實未究觀二家之書不知朱子晚年之教盡合於陸子凡朱子所以致疑者特以其弟子包顯道傅子淵等過爲高論而未及盡見陸子所以爲學與所以教人之說故其所疑爲禪者皆懸空立論未嘗實有所

象山先生年譜序

實指而出之者惟輪對五劄與答胡季隨一書耳季隨駁出於語類門人所記容有僞舛而五劄之譏則屢見於筆札所宜備載俾天下後世得公聽而竝觀且亦陸子經國之大猷不可略也佗若無極之辯爲朱陸異同之始而實則兩先生可以無辨蓋非辨其理特辨其辭耳余別有論著此譜仍照原本彙括不復補入云雍正壬子歲後學李紱敬題

象山先生年譜後序

文安陸先生之學偉然立卓其遺文大略可觀矣而未有年譜可以參考其始終之條理非缺典乎金谿李君子愿溯其淵源緝而成編竊若明備恨久而未有鉅本以傳者今年秋方得臨川謝使君奕懋刻之於郡以與文集並行及冬又知衡山黃令君應龍得邑士劉君林已刻行矣其間稍有增損似去取詳畧之尤宜夫缺之數十年而補之於一旦且彼此不約而成殆山川之靈協相斯文也使學者得而觀之猶彷彿如見其平生而親炙之豈曰小補之哉恢例承嘉命俾為之志其本末於后懼僭越不敢然前既辭臨川不獲而冒昧為之矣今此同一譜亦何異辭敢以復臨川者還以復衡山可乎蓋孟氏之後千五百年能自得師大明此學而因

象山先生年譜後序

年之先後以計其始終之條理與世之所謂譜者異先王於紹興己未乾淳之年時則上有高宗孝宗為明君師而當年國家治道之所以興隆人心之所以興起者正由此學之明耳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先生殆若特為此學而生者發揮鼓迪開闢充拓之功大矣試觀其譜其為人品器識之高也則天鍾之而清明在躬人尊之而志氣如神自其兒時已如成人三四歲能思天地窮際至忘寢食十三歲因解宇宙二字忽大有省凡遇事物動有感悟嘗聞鼓聲豁然以覺十七歲作大人詩以見志昔人以十人為英以其年考之若先生者超越世表其英傑之尤者乎其自課己之學之進也則謂執事之敬嘗大進于掌家事之時日用之功實有在於人情物理事勢之間深思力考究極精詳必造於昭然而不可昧

確然而不可移或於踐履未能純一無間稍加警策即與天地相似以其年考之可謂學不厭矣其開發學者之盛也在家則遠近聞風來學而中情者或至汗下在白鹿則剖判義利著明而動心者或至流涕在浙則從游多俊傑咸聽言而感發在象山則學徒益大集皆聞教而屈服至若以書講明則又無處無時無之各隨其資而以琢之不拘於一方各因其病以箴砭之不拘於一藥莫不洞達深切痛快如鋒直破的如刃解中節使人心開目明猶醉之醒寐之寤者其感應神速以其年考之可謂教不倦矣其畧陳於觀君之際也輪對五篇自幸稍盡所懷天語甚詳問答不敢不盡至於遇合付之天命使得盡行所言則所謂無愧于唐虞之明於復三代也何有其言當酬矣國家治道之興隆豈特如

象山先生年譜後序

而已哉其小施於牧民之日也昭示皇極衆心曉白治洽久而益淳農賈安恬吏卒抑畏盜賊衰息訟牒稀少期年已至無訟使得大其所施則所謂躬行之效在政刑斯令之表者將得之天下矣豈特如荆門而已哉以其年考之惜乎天命不假之壽天子未大其用遂不得盡行其所學可為發千古之慨嘆惟其言論風旨學者求之則自有餘師也然慨嘗妄有隱憂遺慮焉言先生之學者雖多究先生之學者似少夫學者路也門也知所從入之門則必知內有堂室之深知所從入之路則必知前有千萬里之遠先生以學者茫茫如在門外如在路傍而莫知所從入其誤認以為門以為路而誤入者尤多故其教多先指其所入以示之乃發足第一步也由是而之焉方將循循以道其進於深遠之地誨

言具在皆可觀也如自志學入凡五進而極於從心自欲善入凡五進而極於聖神弘深則有宗廟百官之美富悠遠則有博厚高明之配合此先生之深遠處也苟或升而未至於室蓋而遂廢於中猶不可況今僅有於入路一步之初遽止而不復進步豈先生之學哉抑記先生之詩乎涓流積至滄溟水卷石崇成泰華岑先生滄溟泰華也學者或止涓流卷石而未知有積至崇成之功用是致有以徑捷超入法妄加橫議而莫有能破其橫議之說者非先生之負學者實學之負先生也是其可不謹思而明辨哉年譜雖明備又在善學者志其深者遠者而自強不息以終之庶乎不負於所學不忝於先生是區區竊有望於同門云寶祐丙辰仲冬朔後學包恢拜手敬書

東山先生年譜後序

三

東山先生年譜卷之上

門人 袁燮 初稟

後學李 紱增訂

後學李子愿彙編

後學 劉 林原刊
嚴有俊重刊

先生諱九淵字子靜姓陸氏陸出嫡姓周武王封嫡滿其陳春秋時陳公子敬仲適齊別其氏曰田後田氏有齊至宣王時封其少子通於平原陸卿又別其氏為陸通曾孫烈為吳今子孫遂為吳郡吳縣人烈三十九世至希聲論著甚多晚歲相唐昭宗卒諡文公生六子次子崇生德遷五代末避地於撫州金谿解囊中資裝置田治生賢高閭里為金谿陸氏之祖居延福鄉之青田第四子諱有程先生高祖也博學於書無所不觀曾祖諱演能世其業寬厚有容祖職為第

東山先生年譜卷下

十

趣尚清高不治生業考諱賀字道卿生有異稟端重不心典籍見於躬行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於家不用異敎家道整肅著聞於海內贈宣敎郎生六子長九思字子彊與鄉舉封從政郎弟梭山撰行狀有家問朱子為敘

敘略云家問所以訓飭其子孫者不以不得科第為病而深以不識禮義為憂其慙慙懇切反覆曉譬說盡事理無一毫勉強緣飾之意而慈祥篤實之氣藹然諷味數四不能釋手云今按此敘朱子集序中載

次九敘字子儀公正通敏時賢稱口處士善治生總彙肆以足其家先生撰墓誌

誌略云公生於宣和五年七月乙卯卒於淳熙十四年五月癸亥享年六十有五以卒之年十月壬辰葬於臨川縣

長壽鄉羅首峯下公氣稟恢廓公正不事形迹羣居族談公在其間初若無與至有疑議或正色而斷之以一言或談笑而解之以一說行往爲之渙然家素貧無田業自先世爲藥肆以養生兄弟六人公居次伯叔氏皆從事場屋公總藥肆事一家之衣食百用盡出於此子弟僕役分役其間者甚衆公未嘗屑屑於稽檢伺察而人莫有欺之者商旅往來咸得其惟心不任權譎計數而人各獻其便利以相裨益故能以此足其家而無匱乏後雖稍有田畝至今計所收僅能供數月之糧食指日衆其仰給藥肆者日益重公周旋其間如一日也公娶余氏先公十一年卒余氏孝順出於天性娣姒皆以爲莫及當窮約時公之子女衣服敝敗特甚余氏時或及之公即正色呵止伯叔

東先生集卷十

二

之處乃始得衣雖公之衣服器用亦往往如此及伯四方游雖至窮急裹糞無不立具自公云亡遠方士友間計慰唁諸孤與公之伯季稱公德美悼痛傷惋無異辭子男四人望之麟之立之尚之女六人長適鄉貢進士張商佐次適黃叔豐次適危三畏先公十七年卒次適徐翔龍周清斐熊鑑孫男三人女五人皆幼弟宣義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某謹誌按許魯齋謂學以治生爲急公治家以成諸弟之學故不可不錄

次九阜字子韶少力學文行俱優與鄉舉晚得官終修職郎監潭州南嶽廟名齋曰庸學者號庸齋先生有文集先生撰墓表

表略云陸氏徙金谿年餘二百嗣見九世公居五世諱九

阜字子韶同胞六人公爲叔氏少力於學日課經子文集必成誦夜聞史冊不盡帙不止嘗夜過分先君子見公猶觀書勉使寢息公後不能自己爲之障燈屏息憚先君之復知之也及長補郡學子弟貢一試即居上游郡博士徐君視公文行俱優擢爲齊長公與一季嘗正衣冠講誦不懈徐君每所咨賞月試必聯名占前列徐君嘗語於衆曰此其學皆有淵源非私之也然公年過三十始獲薦名又復不第投老乃得一官茲非命耶公持論根據經理恥穿鑿之習雖踴躍場屋而人所推尊不在利達者後授經之士或以獨步膠庠或以擅場南省而公之與否曾不以是一視其言行何如耳今其徒有忠信自將退然里巷庠序之間若將終焉而進修不替者公之教也先君子居

東先生集卷十

三

門戶艱難之事公所當每以條理精密躋登平易吾家素無田蔬圃不盈十畝而食指以千數仰藥寮以生伯兄總家務仲兄治藥寮公授徒家塾以求脩之饋補其不足先君晚歲用是得與族黨賓客優游觴詠從容琴弈裕然無窮置之憂當是時公於妻子裘葛未嘗問也先君子之喪既除公不復御講席家塾教授屬其諸季過從之際時時杖策徜徉畦畦阡陌間檢校種刈若無意斯世者豈各以其時耶番陽許氏爲書院同嶺延師其間以處鄉之學者又自東若干人然其季子往往從學於外亦嘗東從余遊因得侍公函丈之末從先生遊者自許公之餘論遺風或者竊有所聞矣一日父子協謀闢廬舍儲器用廣會集之堂增自棄之負介其鄉之賢者致禮以延公公却之再三

請益岡公爲一出桐嶺學者於是變而樂義理之言厭場屋之陋士大夫聞風莫不願與參席自遠至者踵繫不絕興起甚衆然公年益高頗倦酬應未幾謝去越數歲安仁宰曾君文清孫也至則其縣學增士東修禮儀尊師道願公主之公不復出矣淳熙丁未江西歲旱撫爲甚撫五邑金谿爲甚倉臺郡守留意賑恤別駕廖君實主之廖知其說莫善於鄉得其人莫不善於吏與其事造虛問公計策且屈公爲鄉官於是鄉之所得多忠信之士而吏不得制其權以牟利明年賑糶行出粟受粟舉無異時之弊里間熙熙不知爲歉而俗更以善公力爲多公平居混然無異於人者而知識深遠遇事始見又其晦明之變人所不解常其晦時童子所了隸人所知公或不辯然特閒見於燕

東先生集卷五

由

閒視聽使令之間未始害事至事理之盤錯情僞之隱伏賢識超起或用蹉跌惟公之明如辨蒼素客有以名聞者公探衣將見之矣戶間偶目其貌退而却衣曰吾不欲見斯人也已而果非佳士此非獨人所不解公亦有不能自知者不以學自命而就證者類有慚志不以智自多而就謀者類有寤心公得之於天者如土在山如珠在淵其可量哉逆逆溺心形似蔽實微者過當甚者易位今之賢者未易免此惟公之明好惡不能亂形似不能蔽大學口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公嗜書誦斯言而屢歎其難公之所以自致其力者深矣是書之流行近世特盛然其寔足以造此者求諸其傑未見如公者焉公壯年以呂氏

次序大學章句猶有未安於是自爲次序今遠方學者傳錄浸廣吾家獨亡其葉公之子長者年將四十乃不知父嘗有是書蓋自其省事惟見公正文講授故也公見善上嘗不喜而稱道不浮其實見惡未嘗不惡而指摘不加且罪兩益之辭無所和一切之論無所取疑似之跡不輕實流傳之事不輕據故人之所稱有所未許人之所擠有所不絕衆人所決發言盈庭公每低回以致裁抑憂世之士或病公首鼠不足以抗風聲示懲勸而公隱然持之自若近年以文祭舊生徒劉堯夫頌其平日之美責其晚節之過謂改之冥冥猶足爲貴其辭深切著明讀者無不感動理之所存何間幽顯當疑而決當決而疑均爲不明也孰謂公首鼠哉公嘗名所居齋曰庸學者因號庸齋先生然

東先生集卷五

五

公未嘗言其義學者亦未嘗有所請公著述頗多皆未編次生於宣和乙巳十有二月十有四日辛亥卒於紹熙辛亥十月十日乙酉享年六十有七卒之前一夕起旋小臥自是倦之然就枕即熟睡覺時醫者視脉家人進藥雖飲之必曰吾不起矣十日之朝侍疾者忽不聞鼻息察公則已逝矣娶吳氏子四人損之益之貴之升之女二人長先公二年卒未及許嫁次許嫁貴溪張氏孫男一人女三人卜以紹熙壬子七月十有二日葬於鄉之長慶寺側公以淳熙甲辰壽聖慶恩授迪功郎監潭州南嶽廟十六年己酉上登極覃恩進修職郎某敎官重湖疾不視藥敏不撫棺葬不臨穴嗚呼痛哉敬次序公平生以表墓某聞命之日嘗迎侍公口口行矣吾往時嘗自訪于計前數日從公

於夢自是節朔必夢見公嗚呼痛哉東望隕涕爲之銘曰如珠潛光可以照夜公之明也如玉儲潤可以資山公之德也衣公之墳與斯銘其長存

次九韶字子美不事場屋兄弟共講古學與朱元晦友善首言太極圖說非正又因其奏立社會之制行於鄉民甚德之與學者講學於近地名梭山梭山在金谿陸氏義門之東是也號曰梭山居士諸司列薦以居士應詔舉遺逸臨終自撰終禮戒不得銘墓有文集曰梭山日記中有居家正本及制用各二篇

宋史本傳云九韶字子美其學淵粹隱居山中書之言行夜必書之其家累世義居一人最長者爲家長一家之事聽命焉歲選子弟分任家事凡田疇租稅出入庖爨賓客

東山先生講卷上

十

之事各有主者九韶以訓戒之辭爲韻語晨興家長率衆子弟謁先祠畢擊鼓誦其辭使列聽之子弟有過家長會衆子弟責而訓之不改則撻之終不改度不可容則言之官府屏之遠方焉九韶所著有梭山文集家制州郡圖

按朱子答梭山書見大全集

次九韶字子壽生而穎悟能步移則容止有法少有大志浩博無涯渙常與鄉舉補入太學已負重名知名士無不師尊之登進士第授桂陽教授以不便迎侍陳乞不赴改興國教授未滿丁艱服除授全州教授未上而卒爲時儒宗道德繫天下重望特贈朝奉郎直秘閣賜諡文達名齋曰復學者稱復齋先生有文集行於世

嘉定間撫州守高商老刊文集於郡治自爲序

先生狀其行呂成公銘其墓朱文公書其碑

先生作全州教授陸先生行狀畧云先生名九韶字子壽先考居士君賀六子先生爲第五子生而穎悟能步趨則容止有法五歲入學同學年長踰倍者所爲盡能爲之讀書因析義趣十歲丁母憂居喪哀毀如成人十三應進士舉爲文優贍有理致老成歎其年十六遊郡庠每課試必居上游時方擯程氏學先生獨尊其說郡博士徐君嘉言高年好修留意學校間日獨行訪諸齋先生侍諸兄衣冠講論未嘗懈弛由是徐君雅相禮敬明年徐君物故又明年新博士將至先生聞其嗜黃老言脫略儀檢慨歎不樂賦詩見志歸耕茅齋從父兄讀書講古間出見故老先達所咨叩皆不苟時居士君欲悉傳家政平日紀綱儀節更

東山先生講卷上

七

加槩括使後可久先生多與裁評弱冠造吏部員外郎許公忻許公居閑久故知少見先生如舊相識明年許公守邵陽欲先生來居士君亦啓其四方之志先生於是游湖湘抵邵陽久之東至臨江郡守鄧君延先生於學臨江士人皆樂親之居半歲乃歸抵數年鄧博士苗君昌言復延先生於學從遊者益衆苗自謂平生所尊賞者不苟至其所以禮先生者特異人亦以是信之其與先生終有云文辭近古有退之厚之風道學追微得子思孟柯之旨推尊蓋如此先生覽書無滯礙緝閱百家書夜無倦於陰陽星曆五行卜筮靡不通曉性周謹不肯苟簡涉獵所習必極精詳歲在己卯始與東還同郡官中都者適有二人皆先進知名士聞貴籍見先生姓名相顧喜曰吾州今乃可

謂得人庚辰春官試不利辛巳補入大學故端明汪公實為司業月試輒居上游場屋之文大抵追時好拘程度不復求至當惟先生之文據經明理未嘗屈其意嘗有先進以是病之先生曰是不可改先生寬裕平直人皆樂親久愈敬愛學校知名士無不師尊之明年丁居士君憂乙酉升補內舍丙戌為學錄學校綱紀日肅弊無巨細皆次第革之人不駭異嘗有小戾規矩者先生以正繩之無假借後或以先生問其人顧稱先生之德不以為怨丁亥補升上舍戊子館於婺女之張氏先生授其子以中庸大學其父老矣每偶坐拱手與聽講授且曰不意晚得聞此張君之死其子喪以古禮不用浮屠氏已丑登進士第授迪功郎桂陽軍軍學教授壬辰當赴廷吏且至時太孺人間訊

道三綱將淪既見夫子非哲人是尊社稷是計而猥至問陣其顛荒甚矣故夫子答以俎豆而遂行夾谷之會三都之難討齊之請夫子豈不知兵者其為委吏乘田則會計當斗子苗壯長使靈公捨戰陣而問會計牧養之事則將遂言之乎執此而謂夫子誠不知軍旅之事則亦難與言理矣或者又曰禮別嫌疑事有宜稱使先生當方面受寄誰復敢議此問里猥事何足以累先生今鄉黨自好者不願尸此尸此者必豪俠武斷者也今先生尸之人其謂何先生曰子之心殆未廣也使自好者不尸此而豪俠武斷者卒尸此是時之不幸也子亦將願之乎事之宜稱當觀其實假令寇終不至郡縣防虞之計亦不可已社之初倉卒應募非有成法今備禦文移類以軍興從事郡縣欲事之集勢必假借主者或非其人乘時取必於問里何所不至是其為慘蓋不必寇之來也有如寇至是等皆不可用無補守禦因為剽劫仁者忍視之哉彼之所以必護我者為其有以易此也吾固以許之為宜或者又曰曾子之在魯寇不至則先去寇退則口修我牆屋我將反為其為師也今先生居於鄉有師儒之素命於朝為師儒之官而欲尸此無乃與曾子異乎先生曰吾居鄉講授自窮約之分吾求仕為祿養今之官乃吏按銓格而與之耳異乎曾子之為師也今又陞次居鄉老母年且八十家累過百人寇未至先去固今郡縣所禁比至而去必不遠剽劫踐蹂狼狽流離之禍往往不可免去固不可惜今可去扶八九十老者從以千餘指去將焉之子欲使吾自附於分位

不同之曾子而甘家之禍忍鄉之毒縮手於所得為之事此奚啻嫂溺不援者哉或者乃謝不及先生於是始報郡待許之已而調度有方備禦有實寇雖不至而郡縣依倚為重山重水到任先生於事無大小處之未嘗不盡其誠於人無眾寡待之未嘗不盡其敬富川單僻絃誦希澗士人在學校者無幾先生蒞職舉錯謹重規模雅正誠意孚達士人莫不感動興起先生方將收拾茂異而遠近願來親依者且眾富川學廩素薄又負逋不輸歲入伴六百石而比年不輸者乃七八百石民未必盡負姦吏點徒乾沒其間簿書緣絕莫可稽證先生為覈實催理受輸之法甚簡而便白郡行之於是無文移之繁無追督之擾簿書以正負者樂輸儲廩充裕士人至者日眾不滿歲丁

象先生集卷下

十

太孺人憂夫職在富川者莫不惋惜己亥四月服闋冬末到選庚子春授全州州學教授夏中得寒熱之疾繼以脾泄屢止屢作竟不可療九月二十有九日卒享年四十有九先生雖卧病見賓客必衣冠舉動纖悉皆有節法卒之日最興坐於床問疾者必留與語幼者人人有所訓誨談笑歡如也先生未嘗不以天下學術人才為念病中言論每每在此是日言之尤詳夜稍久則正臥整衾索理鬚眉澀手腹間不復言笑又數刻而逝先生道德之粹繫天下之望曾未及旌一疾不起識與不識莫不痛惜先生少有大志而深純浩博無涯涘可見親之者無智愚賢否皆不覺敬愛矧釋稱其善者往往各以所見未嘗同也不區區撫摩而謫然慈祥惻悌之風有以消爭融隙不齟齬刻畫

而昭然脩潔清白之實足以澄汙律慢趣尚高古而能處俗辨析精微而能容忍一行之善一言之得雖在匹畷卜祝農圃臧獲亦加重敬珍愛自少以聖賢為師其於釋老之學辨之嚴矣然其徒尚有一善亦所不廢故先生無棄人而於先生亦鮮有不獲自盡者與人言未嘗迫遽從容敷析本末洞徹質疑請益者莫不得所欲而去於人言行之失度未可與言則不發或疑之先生曰人之惑固有難以口舌爭者言之激適以固其意少需之未必不自悟也扞格忤狠之氣當消之不當起之責善固朋友之道聖人猶曰不可則止况泛然之交者乎又况有親愛之情者乎雖朋友商確至不可必通處非大害義理與其求伸而傷交道不若姑待以全交道且事有輕重小大吾懼所益

象先生集卷下

士

者小所傷者大所爭者輕所喪者重也然有時而遽言之盡言之力言之者蓋權之以其事權之以其人權之以其時也母饒氏繼母鄧氏淳熙三年以慶壽恩封太孺人娶王氏魏公曾孫通州使君城之長女也通州君亦以是年八月卒先生卧病間詩制服成禮遽遣祭纖悉皆自經畫子民之年十三女四人皆幼先生未及著書若塲屋之文與朋友往來論學之書則傳錄者頗眾其餘雜著古律墓誌書序序跋等門人方且編次將以十二月乙酉葬於鄉萬石塘謹書其行實之大槩以求誌於當世之君子淳熙七年十一月既望弟某狀

宋史本傳大概俱未行狀其微不同者云九齡幼穎悟端重吏部員外郎許忻有名中朝退居臨川少所賓接一見

九齡與語大說盡以當代文獻告之自是益大肆力於學暇則與鄉之子弟習射口是固男子之事也歲惡有剽劫者過其門必相戒曰是家射命中無自取死及至興國地濱大江俗儉嗇而鮮知學九齡不以職閑自佚益嚴規矩肅衣冠如臨大衆勸綏引其士類興起卒年四十九寶慶二年特贈朝奉郎直秘閣賜諡文達九齡嘗繼其父志益修禮學治家有法門門百口男女以班各供其職閭門之內嚴若朝廷而忠敬樂易鄉人化之皆遜弟焉與弟九淵相為師友和而不同學者號二陸有來問學者九齡從容啓告人人自得廣漢張氏與九齡不相識晚歲以書講學期以世道之重呂祖謙常稱之曰所志者大所據者實有肯綮之阻雖積九仞之功不敢遂有堯登之偏雖立萬夫

之表不敢安公聽並觀却立四顧弗造於至平至粹之地弗措也
宋名臣言行錄云先生兄弟皆志古嗜學燕居從容講論道義間侃侃和而不同伯仲之間自為師友雖先生所以成德其取資者非一端然家庭追琢封植之功與為多焉休暇則與弟子適場圃習射口是固男子之事也自是里中士始不敢鄙弓矢為武夫末藝又云先生和順不違物而非意自不能丁簡直不徇人而與居久益有味四方學者踵門請益至疑塞胸糾纏膠膝雖善辯者不能解先生從容啟告莫不渙然釋其疑而退非唯動悟乎格固有

入必寬養以俟其可未嘗無益而雜施之也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固以異端小道者既不足與議晚進新學間有聞君子之條論者又多既其文而不既其實摹規而畫自擬矩而作方雖或似之而卒非也按言行錄此段出呂伯朱子文其有祭先生文云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遂傾倒以綱緼念昔鵲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傾予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瑩於胸次卒紛繳乎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辯屈又知兄必將反而深觀遂逡巡而旋及悵猶豫而盤旋別來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予言之可懷逮予辭

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蓋曠歲以索居僅尺書之兩通期杖屨之枉顧或慰滿乎予衷屬者乃聞兄病在牀亟函書而問訊併藥裹而攜將曾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而墮涕沾予袂以淋浪嗚呼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與吾黨之深嗟惟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耶哀哉兄則已矣此心實存炯然參倚可覺情昏孰泄予衷一慟寢門絨辭千里侑此一尊
先生與復齋齊名稱為江西二陸以比河南二程謹序次家世本末大略而先生之道德事功則表年以繫之於後云

高宗紹興九年己未二月乙亥辰時先生始生

紹興十年庚申先生二歲

紹興十一年辛酉先生三歲

冬十一月十五日母姚氏猶人卒葬郊之楊美嶺宋譜

紹興十二年壬戌先生四歲

先生幼不喜弄靜重如成人二四歲時常侍宣教公行過事物必致問一日忽問天地何所窮際宣教公笑而不答

遂深思至忘寢食角總經夕不脫衣履有敝而無壞襪至

三接手甲甚修足跡未嘗至庖廚常自掃灑林下宴坐終

日立於門過者駐望稱歎以其端莊雍容異常兒也行狀

紹興十三年癸亥先生五歲入學讀書紙隔無捲指行狀

紹興十四年甲子先生六歲

侍親會嘉禮衣以華好却不受季兄復齋先生年十三歲

舉禮經以告乃受與人樂易然惡無禮者行狀

紹興十五年乙丑先生七歲得鄉舉

嘗云某七八歲時常得鄉舉只是莊敬自持心不愛戲錄

紹興十六年丙寅先生八歲

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三章及看孟子曹子不肯師事有子至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等語因歎曾子見得聖人高

明潔白如此又叩角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嘗

謂人云伊川之言奚為與孔子孟子之言不類蓋生而清

明不可企及有如此者梭山嘗云子靜弟高明自幼已不

同遇事逐物皆有省發常聞鼓聲振動窗櫺亦豁然有覺

其進學每如此行狀兼語錄

紹興十七年丁卯先生九歲能屬文

包敏道祭文云九歲屬文能自達

紹興十八年戊辰先生十歲入郡學侍諸兄講誦

時復齋在郡學先生往往侍學焉文雅雍容衣冠未嘗懈弛

衆咸驚異有老儒謂前廊吳茂榮曰若有愛女欲佳婿無

踰此郎因以為嫻

紹興十九年己巳先生十一歲讀書有覺

從幼讀書無苟簡外視雖閑暇實勤於考索伯兄總家務

嘗夜分起見先生秉燭檢書故會一見便有疑一疑便有

覺後嘗語學者曰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嘗云向與復

齋家兄讀書疎山寺止是一部論語更無他書或問曾見

先生將聖人與門人語分門各自錄作一處看先生曰此

是幼小時事行狀兼語錄

紹興二十年庚午先生十二歲

紹興二十一年辛未先生十三歲因宇宙字義篤志聖學

與李侍郎及權郡書皆云十三志古人之學先生自三四

歲時思天地何所窮際不得至於不食宣教公呵之遂姑

置而胸中之疑終在後十餘歲因讀古書至宇宙二字解

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曰元來無窮

人與天地萬物皆在無窮之中者也乃接筆書曰宇宙內

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又曰宇宙便是吾

心吾心即是宇宙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

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其啓悟學者多及宇宙二字如曰道塞宇宙非有所隱遁在天曰陰陽在地曰剛柔在人曰仁義仁義者人之本心也又曰是理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又曰此理塞宇宙誰能逃之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又曰宇宙不會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是年復齋因讀論語命先生近前問曰看有子一章如何先生曰此有子之言非夫子之言復齋曰孔門除却曾子便到有子未可輕議先生曰夫子之言簡易有子之言支離復齋嘗於窗下讀程易至艮其背四句反復誦讀不已先生偶過其前復齋問曰汝看程正

東先生講卷上

七

叔此段如何先生曰終是不直截明白良其背不獲其身無我行其庭不見其人無物復齋大喜

語錄

紹興二十二年壬申先生十四歲

與涂任伯書曰某氣質素弱年十四五手足未嘗溫暖後以稍知所向體力亦隨壯也

先生嘗云吾於踐履未能純一然才自警策便與天地相似

語錄

紹興二十三年癸酉先生十五歲

初夏倚長上郊行分韻得借字詩云講習宜無樂鑽磨未有涯書非貴口誦學必到心齋酒可陶吾性詩堪述所懷誰言曾點志吾得與之偕

按此詩又集本載著因者多矣

紹興二十四年甲戌先生十六歲

先生十五六歲時閒長上道靖康年事乃剪去指爪學弓馬然胸中與人異未嘗失了嘗云做得工夫實則所說即實事所指人病即實病又云吾人讀春秋二聖之書豈可不復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今吾人高居優游亦可為恥乃懷安非懷義也此皆是實理實說

語錄

紹興二十五年乙亥先生十七歲

作大人詩

見文集卷十五

紹興二十六年丙子先生十八歲

紹興二十七年丁丑先生十九歲

紹興二十八年戊寅先生二十歲

紹興二十九年己卯先生二十一歲

紹興三十年庚辰先生二十二歲

東先生講卷上

七

紹興三十一年辛巳先生二十三歲

紹興三十二年壬午先生二十四歲秋試以周禮鄉舉

初先生未肯赴舉復齋素善臨川李侍郎浩每為公言之是年春俾姪煥之侍先生同訪公公觀其賢見之書大奇之留數日力勉其赴舉歸則題秋試家狀者在門閱其籍則諸家經賦咸在惟無周禮先生即以此籍籍節後始精考周禮求程文觀之及期三日之試寫其所學無凝滯考官王景文質批曰毫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持疏日先生偶過梭山方鼓琴旋吏至曲終而後問之再鼓一曲乃歸先生第四名外舅吳漸第九名見舉送官啓末云某少而慕古長欲窮源不與世俗背馳而非必將與聖賢同歸而止忘己意之弗及引重任以自強謂先哲同是人而往

訓豈欺我窮則與山林之士約六經之旨使孔孟之言復聞於學者達則與廟堂羣公還五服之境使堯舜之化純被於斯民云云先生嘗云吾自應舉未嘗以得失為念場屋之文只是直寫胸襟故作貴溪縣學記云不徇流俗而正學以言者豈皆有司之所棄天命之所遺又嘗云復齋家兄一日問曰吾弟今在何處做工夫某答曰在人情事勢物理上做工夫復齋應之而已若知物價之低昂與夫辨物之美惡真偽則吾不可謂之不能然吾之所谓做工夫者非此之謂也又云吾家合族而食每輪差子弟掌庫二年某適當其職所學大進這方是執事敬文集語錄冬十月二十七日丁父宣教公憂葬饒州安仁縣崇德鄉之毛源

象先生年譜卷上

太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先生二十五歲

隆興二年甲申先生二十六歲

乾道元年乙酉先生二十七歲

有與董伯虞書見文集三卷首

乾道二年丙戌先生二十八歲

乾道三年丁亥先生二十九歲

冬成嘉禮孺人吳氏始大歸也

乾道四年戊子先生三十歲

乾道五年己丑先生三十一歲季兄復齋先生成進士

乾道六年庚寅先生三十二歲

乾道七年辛卯先生三十三歲秋試以易經再鄉舉考官批

易經卷云如端人正士衣冠佩玉論策批如其義

得解見提舉書見文集卷四

八月十七日子持之生

乾道八年壬辰先生三十四歲春試南宮

奏名時尤延之家知舉呂伯恭祖謙為考官讀先生易卷至仰海上之道○心○以○是○而○洗○心○退○藏○吾○見○其○過○焉○而○溺○矣○濟○溱○洧○之○車○移○河○內○之○粟○可○以○謂○之○仁○術○不○可○以○謂○之○仁○道○以○是○而○同○乎○民○交○乎○物○吾○見○其○淺○焉○而○膠○矣○擊○節○歎○賞○又○讀○天○地○之○性○人○為○貴○論○至○嗚○呼○循○頂○至○踵○皆○父○母○之○遺○體○俯○仰○乎○天○地○之○間○惕○然○朝○夕○求○寡○乎○愧○怍○而○懼○非○能○備○可○以○庶○幾○於○孟○子○之○塞○乎○天○地○而○與○聞○夫○子○人○為○貴○之○說○乎○愈○加○歎○賞○至○策○文○意○俱○高○伯○恭○遽○以○內○艱○出○院○乃○囑○尤○公○曰○此○卷○超○

象先生年譜卷上

尤

絕有學問者必是江西陸子靜之文此人斷不可失也又囑考官趙汝愚子直二公亦嘉其文遂中選他日伯恭謂

先生曰未嘗款承足下之教僅得之傳聞一見高文心開

日明知其為江西陸子靜也自狀

徐誼子宜侍學

子宜侍先生每有省同赴南宮試論出天地之性人為貴試後先生曰某欲說底却被子宜道盡但某所以自得受

用底子宜却無曰雖欲自異於天地不可得也此乃某平日得力處語錄

夏五月廷對賜同進士出身

先生既奏名聲震行都廷對考官意其必慷慨極言天下

事欲取實首列及唱第乃在末甲或問之先生曰見君之

初豈敢過直識者稱其得事君之體云語錄

先生始至行都一時俊傑咸從之遊先生朝夕應酬問答學者踵至至不得寢者餘四十日所以自奉甚薄而精神益強聽其言興起者甚衆時蔡幼學行之爲省元連日無所問難似不能言者先生從容問其所志乃答曰幼學之志在於爲善而已先生嘉歎而勉勵焉四明楊敬仲時主富陽簿攝事臨安府中始承教於先生及反富陽三月二十一日先生過之問如何是本心先生曰惻隱仁之端也羞惡義之端也辭讓禮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此即是本心對曰簡兒時已曉得畢竟如何是本心凡數問先生終不易其說敬仲亦未省偶有鸞扇者訟至於庭敬仲斷其曲直訖又問如初先生曰問適來斷扇訟是者知其爲是

東先生語錄卷上

十

非者知其爲非此即敬仲之本心敬仲忽大覺始北面納弟子禮故敬仲每云簡發本心之問先生舉是日扇訟是非答簡忽省此心之無始末忽省此心之無所不通先生嘗語人曰敬仲可謂一日千里○復齋與學者書云子靜入浙則有楊敬仲石崇昭應之諸葛誠之胡拱達才高宗商應朝孫應時季和從之遊其餘不能悉數皆堂堂濟濟尊信吾道甚可喜也

六月二十九日復如富陽七月初九日舟離富陽秋七月十六日至家讀書存齋遠近聞風而至求親炙問道者日盛先生與曾宅之書云某舊亦嘗以存名讀書之齋家之東扁曰槐堂槐堂前有古槐木至今猶存乃學徒講學之地又堂東有陋室西有高軒北窗南窗東有隱室又曰留軒

西有玉淵又近家之西有茅堂○與包顯道書云貴溪桂店一族甚盛其子弟有德輝者今夏來處茅屋西南有八石寺與顏子堅書云向者在八石寺嘗納區區之忠語錄

文集

先生既授徒即去今世所謂學規者而諸生善心自與容禮自莊雖雖于後至者相觀而化猗歟盛哉真三代時學校也有一生飯次微交足飯既先生從容問之曰汝適有過知之乎生略思曰已省先生曰何過對曰中食覺交足雖改正亦放逸也其嚴如此先生深知學者心術之微言中其情或至汗下有懷於中而不能自曉者爲之條析其故悉如其心亦有相去千里素無雅故聞其大概而盡得其爲人嘗有言曰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

東先生語錄卷上

廿

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爲不正有可以形跡觀者有不可以形跡觀者必以形跡觀人則不足以知人必以形跡繩人則不足以救人又曰今天下學者唯有兩途一途樸實一途議論嘗攻切問者之疵問者不領惡聲輒至旁觀不能堪而先生悠然從容乃及他事行藏

同里朱梓濟道弟泰卿字道長於先生皆來問道與人書云近到陸宅先生所以誨人者深切著明大槩是令人求放心其有志於學者數人相與講切無非此事不復以言語文字爲意令人歎仰無已其有意作文者令收拾精神涵養德性根本既正不患不能作文陳正己劉伯文皆不爲文字也吁江傳子淵云夢泉向來只知有舉業觀書不過資意見耳後因困志知反時陳正己自槐堂歸問先生

所以教人者正己曰首尾一月先生諄諄只言辯志又言
古人入學一年早知離經辨志今人有終其身而不知自
辯者是可哀也夢泉當時雖未領略終念念不置一日請
孟子公孫丑章忽然心與相應胸中豁然蘇醒歎曰平生
多少志念精力却一切著在功利上自是始辯其志雖然
如此猶未知下手處及親見先生方得箇入頭處先生嘗
云傅子淵自此歸其家陳正己問之曰陸先生教人何先
對曰辯志復問曰何辯對曰義利之辯若子淵之對可謂
切要周伯熊來學先生問學何經對曰讀禮記曾用工於
九容乎曰未也且用工於此後往問學於晦菴晦菴曰仙
里近陸先生曾見之否曰亦嘗請教具述所言晦菴曰公
來問某某亦不過如此說

象山先生年譜卷之十一

十一

答諸葛受之書見文集卷三

答舒西美書見文集卷五

乾道九年癸巳先生三十五歲

春間二月十四答陳正己書見文集卷十二

三月十七日和王弱翁銓閣中詩冬十一月又送毛原善

序見文集卷十一

象山先生年譜卷之上

象山先生年譜卷之中

門人 袁燮 初稟

後學李 絳增訂

後學李 子愿 稟編

後學 劉 林原刊

淳熙元年甲午先生三十六歲三月赴部調官過四明遊會

稽淡兩旬復至都下授迪功郎隆興府靖安縣主簿五月二

十六日訪呂伯恭於衢

伯恭與汪聖錫書云陸君相聚五六日淳篤敬直流輩中

少見其比又與陳同甫書云自三衢歸陸子靜相待累日

又留七八日昨日始行篤實純直朋遊間未易多得渠云

雖未相識每見尊兄文字開豁軒翥甚欲得相聚覺其意

甚勤非論文者也與徐子宜書見文集卷五

象山先生年譜卷之十一

一

秋八月十二日子循之生

淳熙二年乙未先生三十七歲呂伯恭約先生與季兄復齋

會朱元晦諸公於信之鵝湖寺

嚴松錄先生語云呂伯恭為鵝湖之集先兄復齋謂某曰

伯恭約元晦為此集正謂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

以望鵝湖之同先兄遂與某議論致辯又令某自說至晚

罷先兄云子靜之說是次早某請先兄說先兄云某無說

夜來思之子靜之說極是方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

古聖相傳以此心大抵有某方築室未開無址忽成岑留

情傳註翻膝塞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友朋相切琢須知

至樂在於今某云詩甚佳但第二句微有未安先兄云說

得凭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某云不妨一面起行某沿途

却和此詩及至鵝湖伯恭首問先兄別後新功先兄舉詩
纔四句元晦顧伯恭曰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舉詩罷
遂致辨於先兄某云途中和得家兄此詩云墟墓興哀宗
廟歎斯人千古不磨心消流滴到木葉作滄浪水奉石崇
成泰華岑簡易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沉舉詩至此
元晦失色至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元晦大
不懌於是各休息翌日二公商量數十折議論來莫不悉
破其說繼日凡致辨其說隨屈伯恭甚有虛心相聽之意
竟為元晦所尼元晦歸後三年乃和前詩云德業流風夙
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攜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
岑舊學商量加遠密新知培養轉深沉只愁說到無言處
不信人間有古今後信州守楊汝礪建四先生祠堂於鵝

東先生集卷十

二

湖寺勒陸子詩於石復齋與張欽夫書云某春末會元晦
於鉛山語三日然皆未能無疑按呂成公譜乙未四月訪
朱文公於信之鵝湖寺陸子靜子壽劉子澄及江浙諸友
皆會留止旬日鄒斌俊父錄云朱呂二公話及八卦之序
先生因疊疊言之大畧謂復是木心復處如何列在第三
卦而先之以履與謙蓋履之為卦上天下澤人生斯世須
先辨得俯仰乎天地而有此一身以達於所履其所履有
得有失又繫於謙與不謙之分謙則精神渾收聚於內不
謙則精神渾流散於外惟能辨得吾一身所以在天地間
衆錯動作之由而斂藏其精神使之在內而不在外則此
心斯可得而復矣次之以常固又次之以損益又次之以
困蓋本心既復謹始克終曾不少廢以得其常而至於堅

固私欲日以消磨而為損天理日以澄瑩而為益雖涉危
蹈險所遭多至於困而此心卓然不動然後於道有得左
右逢其原如鑿井取泉處處皆足蓋至於此則順理而行
無纖毫透漏如異風之散無往不入雖密房奧室有一縫
一罅即能入之矣二公大服

朱亨道書云鵝湖講道切誠當今盛事伯恭蓋慮陸與朱
議論猶有異同欲會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其意甚善伯
恭蓋有志於此語自得則未也臨川趙守景明邀劉子澄
趙景昭景昭在臨安與先生相款亦有意於學又云鵝湖
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後歸之約
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博覽朱以陸之
教人為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為支離此頗不合先生更欲

東先生集卷十

三

與元晦辨以為堯舜之前何書可讀復齋止之劉趙諸公
拱聽而已先發明之說未可厚誣元晦見二詩不平似不
能無我元晦書云某未聞道學之懿茲幸獲奉餘論所恨
勿勿別去彼此之懷皆若有未既者然警切之誨佩服不
敢忘也還家無便寫此少見奉奉冬十一月十五日作敬
齋記

淳熙三年丙申先生三十八歲

與王順伯書再書

淳熙四年丁酉先生三十九歲春正月十四日丁繼母太孺

人鄧氏憂葬鄉之官山

先生事繼母與諸兄曲盡孝道嘗聞孝宗皇帝聖語陸九
淵滿門孝弟者也

淳熙五年戊戌先生四十歲

淳熙六年己亥先生四十一歲服除授建寧府崇安縣主簿

淳熙七年庚子先生四十二歲在滋瀾

先生因居之南五里有園林屋宇扁是名與包顯道書云
今歲與朋友讀書在滋瀾

春間張欽夫卒

與包顯道書見文集卷六

秋九月二十九日季兄復齋先生卒

復齋臨終云比來見得子靜之學甚明恨不更相與切磋
見此道之大明耳先生嘗曰復齋先生涵養深密躬行篤
實

朱元晦與林擇之書云陸子靜兄弟其門人有相訪者氣

象皆好此間學者却與渠相反初謂只在此講道漸涵自

能入德不謂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人倫日用最切近處
都不得毫末氣力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之也

冬十一月望日作復齋行狀十二月己酉葬於鄉之萬石塘
淳熙八年辛丑先生四十三歲春二月訪朱元晦於南康

時元晦為南康守與先生泛舟樂曰自有宇宙以來已有

此溪山還有此佳客否乃請先生登白鹿洞書院講席先

生講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一章畢乃離講席言曰熹

當與諸生共守以無忘陸先生之訓再三云熹在此不曾

說到這裏負愧何言乃復請先生書其說先生書講義云

某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自棄而頑鈍疎拙學不加
進每懷愧惕恐負其初心方將求鍼砭錫磨於四方師友

冀獲開發以免罪戾比來得從郡侯秘書至白鹿書堂羣

賢畢集瞻觀盛觀竊自慶幸秘書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

愚今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不

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日之所感以應嘉命亦幸有

以教之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以義利判君

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

益也某平日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

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

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

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

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為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

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為君子小人之

象先生講義

五

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

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向則有與聖賢背

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

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

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

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為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恒焉

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

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

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心

乎國心乎民而不為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

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

君勉之以毋負其志

朱子跋講義後云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史能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寮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蓋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不迷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朱子集

後以講義刻於石先生云講義述於當時發明精神不盡當時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元晦深感動天氣微冷而汗出揮扇元晦又語楊道夫云曾見陸先生義利之說否曰未也曰這是子靜來南康熹請說書却說義利分明是

東先生年譜卷中

本

說得好如云今人只讀書便是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為利說得來痛快至有流涕者

語錄

秋作祭呂伯恭文見文集卷二十六

丞相少師史浩薦先生六月二十三日得旨都堂審察陞摺先生不赴

史丞相薦語云陸某淵源之學沈粹之行輩行推之而心悟理融出於自得

行狀

淳熙九年壬寅先生四十四歲

項平甫來書畧云安世聞陸先生之名言者不一往得交於傅子淵發發系情自此歸向取師之意始定奉親之官越土多見高第及門弟子愈覺不能自己雖未得親承於

聲欬然受沾渥亦已多矣獨念心師之久不可不以尺紙布萬一伏乞加察一二年數鉅公相繼淪落任是事者獨先生與朱先生耳

侍從復上薦得旨與職事官詳除國子正秋初先生赴國

與陳倅書

見文集卷七

始講書八月十七日講春秋六章九月享明堂為分獻官淳熙十年癸卯先生四十五歲在國學二月七日講春秋九章七月十五日講春秋五章十一月十三日講春秋四章諸生叩請華學放論如家居教授感發良多春秋講義俱見文集朱元晦來書畧云比約諸葛誠之在齋中相聚極有益浙中士人賢者皆歸席下比來所得為多幸甚再書云歸來

東先生年譜卷中

本

臂痛病中絕學捐書却覺得身心收管似有少進處向來

汎濫真是不濟事恨未得款曲承教盡布此懷也

項平甫再書畧云某自幼便欲為善士今年二十一矣欲望尊慈特賜指教云云答書不傳按朱元晦答平甫書云所語陸國正語三復與然所以警於昏惰為厚矣大抵了思以來教人之法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為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全是尊德性而某平日所聞却是道問學上過多所以為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道理全不仔細而熹曰覺於義理上不敢亂說却於緊要事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不墮於一偏耳先生聞之曰朱元晦欲去兩短合兩長然吾以為不可既不知尊德性焉有所謂道問學

冬遷敕令所刪定官先生在敕局同志之士相從講切不替僚友多賢相與問辨大信服

與漕使尤延之書略云朱元晦在南康已得太嚴之聲元晦之政亦誠有病然恐不能泛然以嚴非之使罰當其罪則故無小遽可以嚴而非之乎其嘗謂不論理之是非事之當否而泛然為寬嚴之論者乃後世學術議論無根之弊道之不明政之不理由此其故也元晦浙東救旱之政比者屢得浙中親舊書及道途所傳頗知梗槩浙人殊賴自勅一節尤為適宜其誕慢以饒寵祿者當少阻矣至如其間言事處誠如來論所言者云

嚴陵詹子南侍學

阜民初見先生不能盡記所言大指云凡欲學者當先識

東先生講義中

八

義利公私之辨今所學果為何事人生天地間為人自當盡人道學者所以為學為人而已非有為也又云孔門弟子如子游子夏宰我子貢雖不遇聖人亦足以號名學者為萬世師然卒得聖人之傳者回之愚參之魯蓋病後世學者溺於文義如見綴統蔽惑愈甚不可入道耳阜民既還邸遂屏棄諸書及後來疑其不可又問先生則曰某何嘗不許人讀書不知此後有事在又曰讀書不必窮索平易之識其可識者久將自明毋恥不知先生舉孟子釣是人也一章云須先使心官不曠其職子南因是便收此心如此半月一日下樓忽覺此心已復澄瑩中立遂見先生先生日進而視之曰此理已顯也

淳熙十一年甲辰先生四十六歲在敕局春祀祿德廟為分

獻官記事始末

朱元晦書畧云敕局時與諸公相見亦有可告語者否於律令中極有不合道理不近人情處隨事改正得一二亦件巾薦程可久於法令甚精可以入局中然此猶是第二義不知輪對班在何時果得一見明主就要緊處下得數句為佳其餘屑屑不足言也謙仲甚不易得今日尚有此公差強人意元善興快極難得更加琢磨沉浸之功乃佳機仲既得同官乃其幸會當能得日夕親炙也浙東諸朋方想時通問亦有過來相聚者否立之墓表今作一通顯道甚不以為然不知尊意以為如何三月十三日答朱元晦書

編朱元晦奏立社倉事

東先生講義中

九

戊申歲先生兄梭山居士欲立社倉於青田先生與趙監書見文集

上殿輪對五劄

時對期甚迫猶未入思慮所親累請久乃下筆繕寫甫就厥明即對

第一劄子云臣讀典謨大訓見君臣之間都俞吁咈相與論辯各極其意了無忌諱嫌疑於是知事君之意當無所不用其情唐太宗即位之初魏證為尚書右丞或毀證以阿黨親戚者太宗使溫彥博按訊非是彥博言證為人臣不能著形迹遠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太宗使彥博責證且曰自今宜存形迹證入見曰臣聞君臣同德是謂一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邦之興衰未可知也

太宗瞿然曰吾已悔之數年之後蠻夷君長帶刀宿衛外戶不閉商旅野宿非偶然也唐太宗固未足為陛下道然其君臣之間一能如此即著成效陛下天錫智勇隆寬盡下遠追堯舜誠不為難而臨御二十餘年未有太宗數年之效版圖未歸讐恥未復生聚誨之實可為寒心執事者方雍雍于以文書期會之際與造請乞憐之人俯仰酬酢而不倦道兩暘時若有誦誦太平之意臣竊惑之臣誠恐因循玩習之久薰蒸浸漬之深雖陛下之剛健亦不能不消蝕也鸞鳳之所以能高飛者在六翮臣願陛下母以今日所進為如是足矣而博求天下之俊傑相與舉論道經邦之職將見無愧於唐虞之朝而唐之太宗誠不足為陛下道矣取進止

象先先生講卷中

十

二云臣讀漢武帝策賢良詔至所謂任大而守重嘗竊歎曰漢武亦安知所謂任大而守重者自秦而降言治者稱漢唐漢唐之治雖其賢君亦不過因陋就簡無卓然志於道者因陋就簡何大何重之有今陛下獨卓然有志於道真所謂任大而守重道在天下固不可磨滅然人弘道非道弘人今陛下羽翼未成則臣恐陛下此志亦不能自遂陛下此志不遂則宜其治功之不立日月逾邁而駸駸然反出漢唐賢君之下也神龍棄滄海釋風雲而與鯢鯢校技於尺澤理必不如臣願陛下益致尊德樂道之誠以遂初志則豈惟今天下之幸千古有光矣取進止

三云臣嘗謂事之至難莫如知人事之至大亦莫如知人人生誠能知人則天下無餘事矣管仲嘗三戰三北三見

逐於君鮑叔何所見而遽使小白冒鋒刃之怨釋拘囚而相之韓信家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不能自業見獄於人寄食於漂母受辱於胯下蕭相國何所見而必使漢王括於亡卒之中齋戒設壇而拜之陸遜吳中年少書生耳口蒙何所見而使孫仲謀越諸老將而用之諸葛孔明南陽耕夫偃蹇為大者耳徐庶何所見而必欲屈蜀先主枉駕顧之此四人者自其已成之效觀之童子知其非常士也當其困窮未遇之時臣謂常人之識必無能知之理人之知識若登梯然進一級則所見愈廣上者能兼下之所見下者必不能如上之所見陛下誠能坐進此道使古今人品瞭然於心目則四子之事又豈足為陛下道哉若猶屈鳳翼於雞鶩之羣日與瑣瑣者共事信其俗耳庸目以是

象先先生講卷中

士

非古今臧否人物則非臣之所敢知也取進止

四云臣嘗謂天下之事有可立至者有當馴至者旨趣之老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則可以立改故定趨向立規模不待悠久此則所謂可立至者如救宿弊之風俗正久驕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旦盡如其意惟其趨嚮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歲月乃可望其不變此則所謂當馴至者日坐之時陽氣即應此立至之驗也大冬不能一日而為大夏此馴至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天下故見之者無愚智皆知其非然或智不燭理量不容物一旦不勝其忿驟為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前日後人懲之乃謂無可變史之理其所謂懲莫吹釐因噎廢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龐雜而甘心懷愧於

前古者病正坐此歲在壬辰臣省試對策首篇大抵言古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空言事體遼絕形勢隔寒無可施行末章有云三代之政其終不復矣乎合抱之木萌蘖之生長也大夏之暑大冬之推移也三代之政豈終不可復哉顧當為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臣乃今日復請為陛下誦取進止

五云臣聞人主不親細事故臯陶廢歌致叢脞之戒周公作立政稱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事庶獄庶德宗親擇史宰畿邑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選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此言誠得臯陶周公之旨今天下米鹽靡密之務往往皆

象先生講義

主

上累宸聽臣謂陛下雖得臯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荀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臣觀今日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回復互相牽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私者方藉口以藏義伏惡使人不可致詰惟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苦於隔絕而不得以遂志以陛下之英明焦勞於上而事實之在天下者皆不能如陛下之志則豈非好詳之過耶此臣所謂旨趣之差議論之失而可以立變者也臣謂必深懲其失然後能遂求道之志致知人之明陛下雖出禁無為而百事詳矣臣不勝拳拳取進止已上四文集

包揚錄先生語云輪對第一劄讀太宗起頭處上曰君臣

之間須得如此對曰陛下云云天下幸甚讀不存形迹處上曰賴得有所悔連說不患無過貴改過之意甚多對曰此為堯舜為禹湯為文武血脉骨髓仰見聖學讀入本日處先乞奏云臣愚蠢如此便讀疆土未復生聚教訓處上曰此有時辭色甚壯對曰如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此有甚時今日天下貧甚州貧縣貧民貧其說甚詳上無說讀二劄論道上曰自秦漢而下無人主知道甚有自負之意其說甚多說禪對曰臣不敢奉詔臣之道不如此生聚教訓處便是道讀第三劄論知人上曰人才用後見對以要見之於前意思雖其又曰人才用後見又說此中有人云云對曰天下未知云云天下無人才執政大臣未稱陛下使令上默然讀第四劄上贊歎甚多第五劄所陳甚多

象先生講義

主

下殿五六步上曰朕不在詳處做工夫只在要處秉笏立聽不容更轉對後王謙仲云渠每常轉對恐小官不比渠侍從也

講究武畧

先生少時聞靖康間事慨然有感於復讐之義至是訪求智勇之士與之商確益知武事利病形勢要害李將使雲將家子也與國人有勇力先生奇而教之復獲川太尉畢再遇帳下其家祠事先生或問何為曰雲少時嘗欲舉五百人打劫起事一日往見先生蒙誨然而不然此身不得為人矣先生平日獎激人才類如此後守荆門獎拔奇才亦多

論醫國或問先生見用以何醫國先生曰吾有四物湯問

如何曰任賢使能賞功罰罪

論駁中外奏對不可行者

答蘇宰書見文集卷八

答朱元晦書

時有言奏劄差異者元晦索之先生納去一本元晦貽書云奏篇盡示得聞至論慰良深其規模宏大源流深遠豈腐儒鄙生所可窺測然區區私憂未免有萬牛回首之歎然於我何病耶語圓意活混浩流轉益見所養之深所蓄之厚似向上一路未曾撥着先生答書略云奏劄獨蒙長者褒揚獎譽之厚俱無以當之深慚疎愚不能回互藏匿肺肝悉以書寫而兄尚有向上一路未曾撥着之疑豈待之太重望之太過未免金注之昏耶

象先生集諸卷中

古

按朱子所貽書向上一路未曾撥着向下尚有未免使人疑着恐是葱嶺帶來之語而此譜所引無之陸子所答亦未辨此豈作譜者不欲啓爭端故並刪之耶陸子所答書集中未載有無辯語亦無可考奏篇所論皆平治大道與禪語絲毫無涉此而疑其為禪則天下無不可疑者矣朱子疑陸子為禪大率如此今增奏篇五首於前是否葱嶺帶來學者平心觀之無庸置辨

改授承奉郎以修寬恤治令書成也

與樞密使王謙仲語及孟子辟土地充府庫一段因云方今正在求此輩而不可得謙仲為之色變又舉柳子厚捧上揭本而致之廟堂之上蒙以絀冕置之徒隸而趨走其左右豈有補於萬事之勞苦哉聖人之道無益於世凡以

此也謙仲為之默然先生嘗云當時諸公見上下相安內外無事便為太平氣象獨鄭溥之有一語極好而今只要為虜人借路登泰山耳語錄

秋九月既望作外舅吳公行狀

末云某在童穉時為公所知後妻以其女尤延之作吳公墓誌云陸君子靜數為予道其婦翁吳公之賢居亡何有墨服踵門而求見者則吳公之子顯若也袖子靜之狀目告曰敢因子靜以請誌予不識吳公然子靜信人也其言有證乃敘而誌之夫識子靜於童穉之中而能以子妻之其賢可知矣然敬仲作孺人吳氏墓誌云孺人諱愛卿吳公茂榮諱漸之長女也幼有異質女工不學而能詩書過日不忘公大奇之一見先生謂可妻歸焉先生為國子正

象先生集諸卷中

主

刪定敕局居中五年四方之賓滿門旁無虛宇併假於館中饋百需先生不一啓齒孺人調度有方舉無缺事既先生奉祠歸蕭然同僚共贖之還里之明年經理象山孺人捐奩中物助之云云九陽集

作本齋記為成都郭醇仁作

淳熙十二年乙巳先生四十七歲在敕局

與尤延之書略云此間不可為久居之計吾終日區區豈不願少自效至不容言耳即處亦只得且退而俟之職事間又無可修舉觀見弊病又皆須自上而理會下來方得在此但望輪對可以少展胸臆對班尚在後年暑熱度日而已或勸以小人闖伺宜乞退先生曰吾之未去以君也不過則去豈可以彼為去就耶文集諸錄

詹子南問學

子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於心也語錄

淳熙十三年丙午先生四十八歲在教局

夏五月作格矯齋記徐氏曰

朱元晦通書略云傳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苦口恐未以為然近覺當時說得亦未的宜其不以為然也今想到部必已相見亦嘗痛與砥劑否道理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間見之外是非黑白只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元妙於意慮之表亦已誤矣嘉禾病日侵所幸邇來日力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尚復有異同

東先生集卷之六

末

否耳朱子全集

轉宣義郎除將作監丞給事王信疏駁十一月二十九日得旨主管台州崇道觀

初親朋謂先生久次宜求退先生曰往時而對粗陳大義明主不以為非然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思欲再望清光少自竭盡以致臣子之義語錄

時有傳先生將因輪對之便有所糾劾者執政聞之故於距對班五日前即除監丞王信為執政私人故加疏駁

與李成之書見文集

和楊萬里廷秀送行詩見文集

既歸學者輻輳時鄉曲長老亦俯首聽誨言稱先生先生悼時俗之通病於人心之固有咸惕然以懲躍然以興每

詣城邑環坐率一二百人至不能容徙居寺觀縣官為設講席於學宮聽者貴賤老少溢塞途巷從遊之盛未見有此行狀

與朱子淵書見文集

淳熙十四年丁未先生四十九歲春如臨川

先生訪名使湯公思謙公問言風俗不美先生曰乍歸方欲與諸後生說些好話此事亦由天亦由人公曰如何由天曰且如三年一科舉中者篤厚之人多浮薄之人少則風俗自此而厚不幸篤厚無幾或全是浮薄則後生從而視效風俗日以敗壞公曰如何亦由人曰監司守令是風俗之宗主只如判院在此無只為位高爵重旗旄導前驅卒擁後者是崇是敬陋室茅茨之間有篤敬忠信好學之士不以其微賤而知崇敬之則風俗庶幾可回矣公再三稱善次日謂幕僚友曰陸丈至誠何不去聽說話幕僚曰恐陸丈門戶高峻議論非某輩所能喻公曰陸丈說話甚平正試自聽看其於張呂諸公皆相識然如陸丈說話自是不同語錄

東先生集卷之六

末

作朱元晦名字說見文集

始登貴溪應天山講學

初門人彭興宗世昌訪焉於貴溪應天山麓張氏因登山遊覽則陵高而谷窪林茂而泉清乃與諸張議結廬以迎先生謂學先生登而樂之乃建精室居焉與楊敬仲書云精舍二字出後漢已成傳其事在建武前儒者講習之地用此名甚無歉也

答江西程帥叔達惠新刊江西詩派劄子

答沈宰書

見文集卷十七

包敏道跋江泰之所收劄子墨蹟云象山先生論詩又出告往知來以意逆志者之外蓋其精鑑如權度舉天下之輕重長短毫髮絲粟不可得而加損也豈特於詩為然哉當程君劄子送詩至時僕在席下先生顧諸生曰誰能代答須臾呈業者數人先生歎曰將紙來一筆寫就云云

夏五月答馮傅之書

見文集卷十三

初冬答朱元晦書

見文集卷十三

元晦答書略云所論與今見書辭費而理不明今亦不記當時作何語恐或實有此病承許條析見教何幸如之虛心以俟幸因早便見示如有未安却得細論未可便似居士兄遽斷來章也辯無極太極始此

作無營齋說

贈吳叔有

冬十月庚辰葬仲兄子儀於臨川之羅首峯下

作子儀墓誌十一月作宜章學記

十二月與漕使宋若水書言金縢月椿之重及臺郡督積欠

困民之弊

見文集卷八

淳熙十五年戊申先生五十歲在山間精舍易應天山名為

象山

春正月作荆國王文公祠記

與薛象先書

見文集卷十一先生嘗云讀介甫書

答詹使趙汝謙書

見文集卷十一

應天山實龍虎山之木岡高五里其形如象遂名之曰象

山先生既居精舍又得勝處為方丈及部勒羣山閣又作圓菴學徒各來結廬相與講習於是稱先生為象山先生

先生有與姪孫濬書云山間近來結廬者甚眾諸生始聚糧相迎今方丈前又成一閣部勒羣山氣象亦偉云云

居仁齋由義齋養正齋

張伯明德張行志道先周乎儲雲伯

行佩玉

張少愈高倪伯規齋叔才蕙林忠周元達誠朱幹瓊

芳傳

季魯家諱先生為改名今名海自濯纓池浸月池

生與之書

云草廬在二池之封庵石批荆之堂各因山勢

之為原塢之

三月與江西帥王謙仲書

見文集卷九

五月與錢守伯同書

見文集卷九

郡縣禮樂之士時相謁訪喜聞其化四方學徒大集至數百

象先生年譜卷中

九

人先生從容講道歌詠愉愉有終焉之意

馮元質云先生常居方丈每旦精舍鳴鼓則乘山簷至會

揖陞講坐容色粹然精神炯然學者又以一小牌書姓名

年甲以序揭之觀此以坐少亦不下數十百齊肅無譁首

誨以收斂精神涵養德性虛心聽講諸生皆俛首拱聽非

徒講經每啟發人之本心也問眾經語為證音吐清嚮聽

者無不感動興起初見者或欲質疑或欲致辯或以學自

負或有立崖岸自高者聞誨之後多自屈服不敢復發其

有欲言而不能自達者則代為之說宛如其所欲言乃從

而開發之至有片言半辭可取必獎進之故人皆感激奮

礪平居或觀書或撫琴佳天氣則徐步觀瀑至高誦經訓

歌楚詞及古詩文雍容自適雖盛暑衣冠必整肅望之如

神諸生登方丈請誨和氣可掬隨其入有所開發或教以涵養或曉以讀書之方未嘗及閑話亦未嘗令看先儒語錄每講說痛快則頓傳季魯曰豈不快哉季魯齒最少坐必未嘗掛一坐於側間今代說時有少之者先生曰季魯英才也先生大率二月登山九月末始歸中間亦往來無定居山五年閱其簿來見者踰數千人與陳宰書云同志之士方此盍簪紬繹簡編商畧終古粗有可樂雖品質不齊昏明異趣未能純一而開發之驗變化之證亦不可謂無其涯也倘得久於山以既厥事是所願幸季魯云先生居山多告學者云汝耳自聰汝目自明事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少缺不必他求在乎自立而已學者於此多有興起有立議論者先生云此自是虛說此是時文之

東先生年譜卷中

壬

見常曰今天下學者有兩途惟樸實與議論耳毛剛伯必強云先生之講學也先欲復本心以爲主宰既得其本心從此涵養使日充月明讀書考古不過欲明此理盡此心耳其教人爲學端緒在此故問者感動當時先生與晦菴門徒俱盛亦各往來問學晦菴門人乍見先生教門不同不與解說無益之文義無定本可說卒然莫知所適從無何辭去歸諸師友往往人失其本旨遂起晦菴之疑良可慨歎或問先生之學自何處入先生曰下過切己自反改過遷善又曰吾之學問與諸生異者只是在我心無杜撰雖千言萬語只是覺得他處在我不曾添一毫且又曰吾之與人言多就血脉上感動他故人之聽之者易章仲至云先生講論終日不倦夜亦不困若法今者之爲也動是

三鼓學者連日應酬勞而蚤起精神愈覺炯然問曰先生何以能然先生曰家有壬癸神能供千斛水嚴松年間今學者爲誰先生屈指數之以傅子淵居其首鄧文範傅季魯黃元吉居其次且云浙間熟有人有得之深者有得之淺者有一見而得之者有久而後得之者廣中一陳去華省發偉特惜乎此人亡矣朱元晦語錄云今浙東學者多子靜門人類能超然自立相見之次便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自家一輩朋友又却覺不振又云子靜之門如楊簡輩躬行皆有可觀又與詹侍郎書云高教授能留意學校甚善渠從子靜學有意爲己必能開導其人也又與劉仲復書云陸丈回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南豐劉敬夫學周禮見晦菴晦菴令其

東先生年譜卷中

世一

精細考索復見先生問見朱先生何得敬夫述所教先生曰不可作聰明亂舊章如鄭康成注書桷鑿最多讀經只如此讀去便自心解注不可信或是諱語或是莽制傅季魯保社中議此甚明可一往見之於是往問於季魯又嘗曰解書只是明他大義不入己見於其間傷其本旨乃爲善解書後人多入己意其言每有意味而失其真實以此徒支離蔓衍而轉爲藻繪也又嘗曰河圖洛書屬數先天圖非聖人作易之本旨有據之以說易者陋矣又嘗曰後世之論春秋者多如法今非聖人之旨也觀春秋詩書易經聖人手削知編論語者亦有病顧記禮之言多原老氏之意

先生與姪孫濟書論道云學者至本朝而始盛自周茂叔

發之又云韓退之言軻之死不得其傳固不敢誣後世無
賢者然直是至伊洛諸公得千載不傳之學但草創未為
光明今日若不令大段光明更幹當甚事又云二程見茂
叔後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後來明道此意却
存伊川已失此意又云元晦似伊川欽夫似明道伊川蔽
錮深明道却疏通又云道譬則水人之於道譬則蹄涔汗
沱百川江海也海至大矣而四海之廣狹淺深不必齊也
至其為水則蹄涔亦水也又嘗以手指心曰某有積學在
此惜未有承當者

夏四月望日與朱元晦辯太極圖說見文集卷二

與提刑應仲實書見文集卷十一

秋八月遊仙巖題新興寺壁見文集卷二十

象先生年譜卷中

廿一

訪江西帥王謙仲

時帥幕邵叔誼在坐聽談命者曰吾之談命異於是伯夷
叔齊餓死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此命極好齊景公
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此命極不好先生與叔

誼書見文集卷首

作南豐黃世成及慈谿楊承奉二墓銘

先生每謂銘墓非古而銘多溢辭故不苟作余銘南豐慈
谿二君之墓海內名識謂無愧辭

十二月十四日答朱元晦論無極書見文集卷二

按原譜節存答書未能罄括今不載是時朱元晦作喜晴
詩云川原紅綠一時新暮雨朝晴更可人書冊埋頭何日
了不如拋却去尋春先生聞之色喜曰元晦至此有覺矣

是可喜也

淳熙十六年己酉先生五十一歲祠秩滿在山間方丈

春正月朱元晦來書辨無極

題達本菴詩

梁光緒盧其親瑩名曰達本求言於先生因賦是詩以助

孝德

是歲書皇內禪光宗皇帝即位詔先生知荆門軍

先生始欲著書常言諸儒說春秋之謬尤甚於諸經將先

作傳值得守荆之命而不果

覃恩轉宣教郎

夏六月與黃循中書見文集卷十二

磨勘轉奉議郎答趙然道書見文集卷十二

象先生年譜卷中

廿二

秋七月四日與朱元晦書見文集卷二七日贈疎山益侍者帖見文集卷二十

八月六日元晦答書云荆門之命少慰人意今日之計惟

解且遠猶或可行志想不以是為厭三年有半之間消長

之勢入未可以預料流行坎止亦非人力所能為也聞衆

山開闢架鑿之功蓋有緒來學者亦益甚恨不得一至其

間觀奇覽勝某春首之書詞氣粗率既發即知悔之然已

不及矣按此書朱子集本載

與陶贊仲論私立門戶之非見文集卷十五

朱元晦論學徒競辨之非答諸葛誠之書云示論競辨之
論三復悵然愚深欲勸同志者兼取兩家之長不輕相詆
毀就有未合亦且置勿論而力勉於吾之所急吾人所學

喫緊着力處正天理人欲相去之間如今之論則彼之因而起者於二者之間果何處乎子靜平日自任正欲身率學者一於天理不以一毫人欲雜於其間恐決不至如賢者之所疑也包顯道待晦菴有學者因無極之辯貽書詆先生者晦菴復其書云南渡以來八字着脚理會着實工夫者惟某與陸子靜二人而已某實敬其為人老兄未可以輕議之也

秋八月十一日答趙詠道書見文集卷十二答曾宅之書見文集卷十二

與姪孫濟書見文集卷十四

冬十月朔作外姑黃夫人墓銘

先生自云先丈母誌銘敘次頗復明暢云

與王順伯書見文集卷十一

冬至前五日跋曾裘甫答屈待舉詩後三日遊翠雲寺題名

先生遊翠雲寺帖見文集卷二十

象山先生年譜卷之中

象山先生年譜卷之下

門人 袁燮 初稟

後學李 紱增訂

後學李 子愿彙編

後學 劉 林原刊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先生五十二歲在山間方丈

春月與姪孫濟書見文集卷十四三月二十六日與包敏道書見文集卷十四

夏五月作經德堂記堂名心諸孟

六月早十三日石灣禱雨十六日謝雨文俱見文集卷二十六

秋八月二十六日作貴溪縣重修學記見文集卷二十九

與饒壽翁書見文集卷十二與郭邦逸書見文集卷十三作玉芝歌見文集卷十三

與路彥彬書畧云竊不自揆區區之學自謂孟子之後

不足而始一明也

紹熙二年辛亥先生五十三歲在山間方丈

春二月與劉伯協書見文集卷十三三月三日與林叔虎書見文集卷十三

跋資國寺雄石鎮帖雄石鎮寺在象山西址隔溪之山

間先生往來必憩焉

六月作武陵縣學記見文集卷十九中泠作臨川簿廳壁記是月

得旨疾速之任

將之荆門屬傅子雲居山講學

先生謂李魯曰是山緊子是賴其為我率諸友日切磋之

又顧眾門人曰吾遠守小瘳不得為諸友埽靜氣穢幸有

李魯在顧相與親近

秋七月四日啟行

十一日書贈陳晉卿名端時為撫州學官

九月三日至荆門軍

舟車所經見豐城王允文祭文云南浦維舟徑浮彭蠡
奇康廬濯纓瀑水潯陽晚薄齊安畫艤臨臯雪堂周覽遺
趾長淮以西野岸曠平撰杖西風或憩柴荆桑棗陰塗茂
葦連汀笑談之間造微詣精黃鶴入雲芳洲在目憑高訪
古北轅西輻薄於開藩霜華破菊云

即日視事上謝表見文集

初領郡事吏以故例白內諸局務外諸縣必有揭示約束
接賓受詞分日先生曰安用是延見僚屬如朋友推心豁
然論事惟理是從先生家書有云每日同官稟事衆有所
見皆得展其所懷辯爭利害於前太守唯默聽俟其是非

象先生年譜卷下

二

既明乃從贊歎以養其徇公之意太守所判僚屬却回者
常有之先生教民如子弟雖賤隸徒卒亦諭以理義接賓
受詞無早暮下情盡達無壅故郡境之內官吏之廉貪民
俗之習尚忠良材武與猾吏之暴強先生皆得之於無事
之日往時郡有追逮皆特遣人先生唯令訴者自執狀以
追以地遠近立限皆如期即日處決輕重多酌人情曉令
解釋至人倫之訟既明多使領原詞自毀之以厚其俗唯
怙終不可誨化乃始斷治詳其文狀以防後日反覆久之
民情益孚兩造有不持狀唯對辯求決亦有證者不召自
至問其故曰事久不白共約求明或既伏俾各持其狀去
不復留案嘗夜與僚屬坐吏白有老者訴甚急呼問之體
戰言不可解俾吏狀之謂其子為羣卒所殺先生判翌日

呈僚屬難之先生曰子安知不至是凌晨追究其子蓋無

恙也人益服先生之明有訴遭竊脫而不知其人先生自

出二人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有

其罪使自新因語吏曰某所某人尤暴吏亦莫知翌日有

訴遭奪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郡人以為神初

保伍之制州縣以為非急務多不檢覈盜賊多藏匿其間

近邊尤以為患先生首中嚴之姦無所蔽有劫僧廬者鄰

伍遽集擒獲不逸一人至是羣盜屏息行狀

與羅點春伯書見文集卷十五與漕使薛象先叔似書與漕使論

民間疾苦見文集卷十五

新築城修州學貢院及客館客舍

荆門素無城壁先生以為此自古戰爭之場今為次邊在

江漢之間為四集之地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

脇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

脇腹心之虞山唐之湖陽以趨山則其涉漢之徑已在荆

門之脇山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趨山之道已在荆門之

腹餘有間途淺津坡陁不能以限馬灘瀨不能以濡輒者

所在尚多自我出奇制勝微敵兵之腹脇者亦正在此雖

四山環合易於備禦義勇四千強壯可用而倉庫藏庫之

間糜鹿可至累政欲脩築子城憚重費不敢輕舉先生審

度決計召集義勇優給傭直躬自勸督役者樂趨竭力工

倍二旬訖築初計者擬費緡錢二十萬至是僅費緡錢五

千而土工畢復議成砌三重置角臺增二小門上置敵樓

衝天梁荷葉渠護險墻之制畢備緡費緡錢三萬又仰學

貢院客館客舍衆役並與初俗習情人以執役爲恥吏唯好衣閒觀至是風一變督役官吏布衣雜役夫佐力相勉以義不專以威威役如此而人情晏然郡治恬若無事行

革稅務之弊及諸弊政朔望及暇日詣學訓誨諸生

荆門兩縣置鹽事力綿薄連歲困於送迎藏庫空竭調度倚辦酒稅先是日差使臣暨小吏伺商人於門檢貨給引然後至務務唯據引入稅出門又覆視官收無幾而出入其費已多初謂以嚴禁權杜姦弊而門吏取賄多所藏覆禁物亦或通行商苦重費多由僻途務入日縮先生罷去之或白開議所以防姦列郡行之以爲常一旦罷廢商冒利必有不至務者先生曰是非爾所知即日揭示俾徑至

象先生年譜卷下

四

務復減正稅援例是日稅入立增有一巨商已遵僻途忽聞新命復出正路巡尉卒於岐路捕之先生詰得其實勞而釋之巨商感涕行旅聞者莫不以手加額誓以毋欺私相轉告必由荆門旁觀者詰其故商曰罷三門引減援例去我輩大害不可不報德稅收增倍酒稅亦如之荆門故用銅錢後以近邊以鐵錢易之銅錢有禁而民之輸於公者尚容貼納先生口既禁之矣又使之輸不可即蠲之又減鈔錢罷比較不遣人詣縣給吏札置醫院官吏民咸悅而郡吏亦貧而樂獄卒無以自給多告罷先生以僚屬訪察得其實遂廉給之朔望及暇日詣學講誨諸生行狀

紹熙三年壬子先生五十四歲在荆門

春正月十三日會吏民講洪範五皇極一章

郡有故事上元設醮黃堂其說曰爲民祈福先生於是會吏民講洪範敘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發明人心之善所以自求多福者莫不曉然有感於中或爲之泣有講義仍書河圖八卦之象洛書九疇之數於後以曉後學更定圖書與今世所傳皆不同所以復古圖書之舊也先生未及苦書發明後傳李魯作釋義以明之行狀語錄

荆門門軍上元設醮詳義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皇大也極中也洪範九疇五居其中故謂之極是極之大充塞宇宙天地以此而位萬物以此而有古先聖王皇建其極故能參天地贊化育當此之時凡厥庶民皆能保極比屋可封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吐氣

象先生年譜卷下

五

嘉生薰爲太平鄉用五福此之謂也皇建其有極即是敘此五福以錫庶民捨極而言福是虛言也是妄言也是不明理也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衷即極也凡民之生均有是極但其氣稟有清濁智識有開塞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後覺古先聖賢與民同類所謂天民之先覺者也以斯道覺斯民者即皇建其有極也即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也今聖天子重明於上代天理物承天從事皇建其極是謂是訓于帝其訓無非敘此五福以錫爾庶民郡守縣令承流宣化即是承宣此福爲聖天子以錫爾庶民也凡爾庶民知愛其親知敬其兄者即惟皇上帝所降之衷今聖天子所錫之福也若能保有是心即爲保極宜得其書宜得其福宜得康寧是謂攸好德是謂

考終命凡爾庶民知有君臣知有上下知有善惡知有是非父知慈子知孝兄知友弟知恭夫義婦順朋友有信即維皇上帝所降之衷今聖天子所降之福也身或不善此心實善家或不富此心實富縱有患難心實康寧或為國死事殺身成仁亦為考終命實論五福但當論人一心此心若正無不是福此心若邪無不是禍世俗不曉以將目前富貴為福目前患難為禍不知富貴之人若其心邪其事惡是逆天地逆鬼神悖聖賢之訓咎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不宥聖賢君師所不與忝辱父祖自害其身靜時四思亦有不可自欺自瞞者若於此時更復自欺自瞞是直欲自絕滅其本心也縱是日前富貴正人觀之無異在圈園糞穢之中也患難之人其心若正其事若善是不逆天

東先生集卷十

七

地不逆鬼神不悖聖賢之訓不畔君師之教天地鬼神所當佑聖賢君師所當與不辱父祖不負其身仰無所愧俯無所怍雖在貧賤患難中心自亨通正人達者觀之即是福德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但自考其心則知福祥殃咎之至如影隨形如響應聲必然之理也愚人不能遷善遠罪但貪求富貴却祈神佛以求福不知神佛在何處何緣得福以與不善之人也皇極在洪範九疇之中乃洪範根本經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聖天子建川皇極亦是受天所錫敘時五福錫爾庶民者即是以以此心教於教化政事以聲明爾庶民天降之衷不令溺陷爾庶民能保全此心不陷邪惡即為保極可以報聖天子教育之恩長享五福更

不必別求神佛也洪範一篇著在尚書今人多讀未必能曉大義若其心正其事善雖不曾識字亦自有讀書之功其心不正其事不善雖多讀書有何所用用之不善反增罪惡耳常歲以是日建醮於設廳為民祈福竊惟聖天子建用皇極以臨天下郡縣之吏所宜與爾庶民惟皇之極以近天子之光謹發明洪範敘福錫民一章以代醮事亦庶幾承流宣化之萬一略書九疇次敘圖其象數於後恐不曾讀書者欲知大槩亦助為善求福之心詩曰自求多福正謂此也

東先生集卷十

七

二十四日與姪渙之書略云正月十三日以講義代醮事除官貢士人吏卒之外百姓不過五六百人以不曾告戒也然人皆感動其所以相孚信者又在言語之外也此間不復掛放狀牌人有訴事不拘早晚接受雖入夜未閉門時亦有來訴者多立遣之厭服而去見客亦無時

二月九日之夜郡火災

與鄧文範書見文集卷十七與吳仲時書見文集卷六

閱武

湖北諸郡軍士多逃徙不可禁止緩急無可使者先生病之乃信捕獲之賞重奔竄之刑又數閱射中者受賞役之加備直無飢寒之憂相與悉力弓矢逸者絕少他日兵官按閱獨荆門整習他郡所無先生平日按射不止於兵伍郡民皆與中亦同賞行狀

上廟堂劄子乞撥常平銀助城費略云荆門素無城壁某去冬妄意聞於帥府請就此役

得帥檄令委官置局徑自修築已於十二月初四日發手亦幸天氣晴霽人心齊一小壘綿薄會計用磚包砌猶常用繆錢三萬本軍有買名銀一萬七千餘兩在常平糶之專條不可擅用欲乞均慈特為敷奏於數內撥支銀五千兩應付支用使城壁一新形勢益壯姦宄沮謀民心有賴實為無窮之利

與章茂獻論築城

書略云有當控告廟堂者敢不布本末庶幾一言之助去冬修築子城適值天氣晴霽民心悅懌此邦士女未嘗識城遠村僻鳩鳩持來觀自臘至今踵係不絕

答羅田宰吳斗南書論太元見文集卷十五作監獄兄庸齋墓表夏四月十九日朱元晦來書云去歲辱惠書慰問尋即付

東先生集卷下

八

狀致謝其後聞千騎西去相望益遠無從致問近辛幼安經山及得湖南朋友書乃知政教並流士民化服甚慰某憂勞之餘疾病益侵形神俱瘁非復昔時歸東建陽失於計度作一小屋非年不成勞苦百端欲罷不可李太來此備見本末必能具言也某欲為從戎之計因走門下撥冗附此未暇他及正遠切祈為道自重以幸學者彼中頗有奸學者否峽州郭文著書頗多悉見之否其論易數頗詳不知尊意以為如何也近者幸示一二有委併及按此書朱子集未載

與總帥張體仁元善書見文集卷十六

答倉使書末云比來訟牒益寡終月計之不過二三紙此間平時多盜今乃絕無

荆南府帥章茂德以先生政績上薦

先生與書見文集卷十六答章茂獻書見文集卷十五周益公判湖南帥

府復傳子淵書末云曾通象山書否荆門之政如古循吏躬行之效至矣

禱雨見文集卷二十六

與章帥二書見文集卷十六

秋七月上薦屬縣二宰併自劾狀

時姦民楊彥翼萬九成素號論官社楊景春尤甚先生以其世惡奏乞施行因以自劾

贈劉季蒙序見文集卷二十一與伯兄致政書見文集卷十七

冬十二月六日與姪麟之書末云此間風俗旬月浸覺變易形見大弊是非善惡處明人無貴賤皆向善氣質不美者亦

東先生集卷下

九

革面政所謂脉不病雖瘠不害近來吏卒多貧而有窮快活之說

七月丙午先生疾十一日庚戌禱雪郡僚問疾因言冬暖盡祈雪乃命倪巨川濟甫書乾卦揭之黃堂設香花翌早往迎蒙泉取水歸安奉而風雨連興辛亥日雪驟降

初先生之家居也鄉人苦旱率禱莫應有請於先生乃除壇山巔除已雲交及至禱大雨隨至荆門亦早先生每有祈必甘雨隨中郡民異之治化寧洽久而益著既逾年簞不施至於無訟相保相愛問里熙熙人心敬向日以加厚吏卒亦能相勉以義視官事如其家識者知其為邵有出於政刑號令之表者矣先是十一月語女兒曰先生教授兄有志天下竟不得施女兒盡然又語家人曰吾將死矣

或曰安得此不祥語骨肉將奈何先生曰亦自然又告僚屬曰某將告終先生素有血疾居旬日大作實十二月丙午越三日疾良已接見僚屬與論政理如平時宴息靜室命婦灑焚香家事不一掛齒庚戌禱雪辛亥雪驟降命具浴浴罷易新衣幅巾端坐家人進藥却之自是不復言行狀

塞彌道

十四日癸丑日中先生卒郡屬棺斂哭泣哀甚吏民哭奠充斂判洪侯率僚屬祭文略云斯道龐洪充塞兩儀孔孟既沒日以湮微賴我先生主盟正學開悟曉曉惟時先覺云云

東先生年譜卷十

十

學錄黃嶽祭文略云先生之學正大純粹先生之教明白簡易其御民也至誠之外無餘術其使人也寸長片善未始或棄若夫愛國忘家愛人利物所謂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是以先生之亡雖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莫不咨嗟歎息至於流涕

父老李敏等祭文云刺史以詩書為政待邦人如子弟百姓安之何遽驚哲人之萎也蓋刺史之賢周孔之學方將公是道於天下慰四海蒼生之望非我民得以私之也然敏此大惠施於一邦近者服其教遠者化其德豈期天不憚道而奪我父師之速也古之君子所居民愛所去民思而况賢刺史之亡其遺愛在人真有不可解於心者我民且子子孫孫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以至於無窮也

湖北帥張森祭文略云惟公學本之經行通於天淵源之

漸伊孟之傳自根自本即聞即見見之躬行死守不變德業培深我輩我夔用之斯世舍公其誰張森字德茂

湖廣總領張體仁祭文略云古者之學入孝出悌人言江西陸氏兄弟儒者之仕信道行志人言荆門如古循吏有修其綬汲深未既有恢其規游刃餘地詞流滔滔壽考日遂豈伊斯人而俾憔悴云云張體仁字元善

江州總領鄭湜祭文略云聖去千載所傳者書獨公深造忘其緒餘謂心至靈可通百聖謂物雖繁在我能鏡欲世知師欲人知味未之能行慨其將廢

湖南漕使豐誼祭文略云公稟正氣早以道鳴叱呵非聖奔走諸生云云

朱元晦聞訃帥門人往寺中為位哭

東先生年譜卷十

士

紹熙四年癸丑春正月二孤護先生柩歸沿途弔哭致祭者甚眾三月至家

鄂州教授許中應祭文略云是理流行宇宙之彌卑不問於熱牧皆可得而與知自條理之科不續一何名世之稀蓋所以見吾夫子者未至如曾參之鰾鰾而誠淫邪道不能如孟子之無疑則皆未免隨揣摩之形似因聞見之支離雖勉強以力行徒爾增附益之私公以間氣而自得師燭乎大人淵之無際洞乎微芒之無遺混混乎由源而達委鼎鼎乎自幹而敷枝故言動無一之不實而表裏不至乎相遠豈非合彼己於一源貫幽顯而同歸者乎乃若此理之公共謂先覺者為後覺之資彼絕物者不仁雖狂鄙皆在於扶持間是耀於蒙昧出荆棘於平夷的然顯未

之無外二三子亦有立於斯時即所應之有證尚安得以
佛老之空談而病之哉

金谿宰王有人建復齋象山二先生祠六月癸丑楊簡爲記
記略云道心大同人自區別人心自善人心自靈人心自
明人心即神人心即道安親非殊聖賢非有餘惡鄙非不
足何以證其然人皆有惻隱之心皆有羞惡之心皆有恭
敬之心皆有是非之心惻隱仁羞惡義恭敬禮是非智仁
義禮智愚夫愚婦咸有之豈特聖賢有之人人皆與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同人人皆與天地同又何以證其然
人心非血氣非形體廣大無際變通無方倏焉而視又倏
焉而聽倏焉而言倏焉而動倏焉而至千里之外又倏焉
而窮九霄之上不疾而速不行而至非神乎不與天地同

東先生年譜卷下

三

乎學者當知舉天下萬古之心皆如此也孔子之心如川
七十子之心如此子思孟子之心如此復齋之心如此象
山之心如此金谿王令君之心如此舉金谿一邑之心如
此學者當自信無自棄意慮微起天地懸隔不識不知匪
合匪離直心而往自備萬善自絕百非雖無私爲昭明弗
遺二陸先生撫州金谿人復齋諱九齡字子壽篤志斯道
窮深究微兢兢孜孜學者宗之象山先生其弟諱九淵字
子靜天性清明不染雜說簡嘗親聞先生之言自謂其童
幼時聞人誦伊川先生語自覺若傷我者性質素明如此
故長而益明破學者於窟宅間理道之夷途其言甚平而
或者填鶉說於胸中持鶉說於胸中以聽先生之言故或
疑其深疑其峻然而海內之士聞其風而趨之如百川之

東矣簡積疑二十年先生一語觸其機簡始自信其心之
即道而非有二物始信天下之人心皆與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同皆與天地日月鬼神同王令君有大因邑人
崇敬二君子以俸資設祠於學且將行禮焉屬簡爲記且
曰欲以昭明二君子之道簡雖無所似灼知二君子之心
無以異於天下之人心不容穿鑿其說以惑來者乃起敬
起恭而書其略云

冬十一月王有大帥邑僚來祭

輓詩云篤學光前哲知言衆所迷學同顏氏好功與孟軻
齊獻替心彌切藩維政可稽儒宮儼遺像垂範自江西
九日壬申奉先生之柩葬於延福鄉朱陂之下距姚饒氏孺
人墓爲近之永興寺山門人奔哭會葬者以千數

東先生年譜卷下

三

詹阜民祭文略云天縱夫子以淑其徒爰暨子思須臾不
離孟軻親受厥緒是承卓哉先生能自得師玩其遺編獨
識其微探原自天立其大者操而存之造次弗舍日既月
培充實光輝奔走學徒四方如歸先生設教固亦多術其
要使人反躬務實一洗世習詞說支離達其本心使自得
之善端既著日用不窮夫然後知先生之功云
楊簡祭文略云先生之教亦既昭昭然矣何俟乎知仰觀
乎上先生確然示人易矣俯察乎下先生隤然示人簡矣
垂象著明者先生之著明寒暑變化者先生之變化書者
先生之政事詩者先生之味歌禮者先生之節文春秋先
生之是非易先生之變易學者之所日誦百姓之所日用
何俟乎復知何俟乎復思不可復思矧可敦思

表變祭文略云嗟維先生任道以躬方其未得憤悱自攻一日洞然萬理俱融如天清明如日正中毫髮無差涵養日充乃號於世曰天降衷至大至精至公至明茲焉良心萬變不窮學者初來膠擾塞胸先生教之如索鼓風弟子化之如金在鎔有蔽斯決有窒斯通手舉足履視明聽聰式全其大不論虛空此於斯世允矣有功云云

傳子雲祭文略云道塞宇宙而人至靈不蔽於物易知易行維天憂民篤生斯聖乃徹厥蔽俾安正性周衰文弊孟沒學絕功利橫流道術分裂所見益鑿所言益支易知易行誰其覺斯千七百載乃有先生先生之德濟哲粹英道喪既久無所取證深研力索俯仰參訂或啓於家訓或得於羣籍或由省察之深或資辯白之力惟至當之不磨卒

象山先生諸卷下

士

會歸於有極始信人良知良能降於上帝可久可大道實簡易倘正偽之辨而先後之外施則已私之是憑豈天德之在茲遠紹孟氏之旨極陳異說之非世之學者標求足求而吾先生自源祖流世論一切如鞭之刑而吾先生允稽其情世之於人多察鮮容而吾先生善與人同世之於善迹似情非而吾先生情實自持世排異端惟名是泥而吾先生即同辯異世讀古書立論紛然而吾先生先實後言嗚呼先生視古如反諸掌視民如納諸溝壑斯志曾不一施今則已矣孤矢不去手關河不忘懷搜求忠勇義欲一伸曾不一遂今則息矣莫大於層夜觀星象莫神於易畫索著卦考禮問樂遠稽古制曾不畢究今則墜矣問世之英拔萃之議作於斯世亦如此而止矣云云

周清叟祭文略云天為斯文乃生先生指學者之膏肓示入聖之門庭不繳繞而支離誠坦然而可行暴之以秋陽之白濯之以江漢之清繼孟子之絕學舍先生其誰能云云

包遜祭文曰維吾先生天稟絕異洞萬古心徹先聖秘先立其大須臾不離日累月積仁熟功熙無偏無黨不識不知一順斯理終日怡怡雖和非惠雖清非夷豈尹之任幾聖之時

包揚作先生贊云辭蔓蝕真會當一正刻百家偽藥千古病發人本心全人性命一洗佛老的傳鄒孟

紹熙五年甲寅春二月十六日楊簡狀先生行狀見慈湖寧宗慶元二年丙辰貴溪宰劉啓晦建翁立先生祠於象山

象山先生諸卷下

士

方丈之址自立祠後春秋致祭惟謹臨江章茂獻為記劉宰公門先生門人約以歲正月九日登山會祭

開禧元年乙丑夏六月先生長子持之伯微編遺文為十八卷外集六卷乙卯楊簡序

畧云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孔子云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大戴記孔子之言謂忠信為大道忠者忠實信者誠信不詐偽而先儒求之過求之幽深故反不知道孔子又名大道曰中庸庸者常也日用平常也孟子亦謂徐行後長即堯舜之道又謂以羊易牛之心足以王先生諄諄為學者剖白斯旨深切著明而學子領會者寡簡不自揆度敢少致輔翼之力專敘如右

開禧三年丁卯秋九月庚子撫州守括蒼高商老刊先生文集於郡庠

跋云洙泗之教憤悱啓發鄒魯之書困衡作喻此學久矣無傳獨象山先生得之千載之下最爲切要是以聽其言者類多感發書曰惟文王之敬忌先生之書如黃鐘大呂發達九地直啟洙泗鄒魯之秘其可以不傳耶商老嘗從先生遊頗自奮勵今老矣學不加進爲州鄭鄉愧於簿領之外效如捕風因刻之郡庠以幸後學倘有志之士伏讀其書如見其人知敬其所當敬而不忌其所不必忌其爲有補於風化較然不誣也然而默識心通豈欺我哉

嘉定五年壬申秋八月張衍季悅編遺文成傳子雲序

略云先生生於孟子沒千有七百餘年之後當浮僞雜揉

朱紫淆亂之時乃能獨信實理而不奪於浮僞精別古書

去

而不惑於近似深窮力踐天德著明推以覺人不加毫末故一時趨隅以聽者莫不油然而悟良知良能至明至近之實灼然知自下升高積小以大之端躍然興堯舜可爲不自棄自暴之志回視曩之蔽於支離浮僞之說者又不啻若夷猶於九軌之路而灼見夫在荆棘泥淖者之爲陷溺也蓋先生長於啟迪使人蔽解疑亡明所止於片言之下有得於天而非偶然者先生亦自以孟子既沒斯道之任在己病浮僞之害正淪實揅焚拯溺如己隱憂撲滅障流厥功彌大故民彝帝則之實孔子孟子之傳賴以復關於世云云

九月戊申江西提舉袁燮刊先生文集自爲序

畧云天有北辰而衆星拱焉地有泰嶽而衆山宗焉人有師表而後學歸焉象山先生其後學者之北辰泰嶽歟自始知學講求大道不得弗措久而寢明又久而大明此心此理貫徹融會美在其中不勞外索揭諸當世曰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心之本真未嘗不善有不善者非其初然也孟子嘗言之矣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此之謂失其本心其心昭晰如是而學者不能深信謂道爲隱而不知其著謂道爲邈而不知其近求之愈過而愈湮鬱至先生始大發之如指迷途如藥久病迷者悟病者愈不越於日用之間而本心在是矣學者親承師訓向也跂望聖賢如千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溉之皆足以敷榮茂遂豈不深

可慶哉嗚呼先生之惠後學弘矣先生之言悉由中出上

去

而啟沃君心下而切磨同志又下而開曉黎庶及其他維然著述皆此心也儒釋之所以分義理之所由別剖析至精如辨白黑遇俗學之橫流援天下於既溺吾道之統盟不在茲乎燮識先生於行都親博約者屢矣或竟日以不夜分未嘗見其少有昏怠之色表裏清明神采照映得諸觀感鄙吝已消矧復警策之言字字切己歟先生之沒餘二十年遺言炳炳精神猶在敬而觀之心形俱備若親炙然臨汝嘗刊行矣尚多闕略先生之子持之伯微哀而益之合三十二卷今爲刊於倉司流布寢廣書滿天下而精神亦無不適言近而指遠雖使聖人復生莫之能易嗚呼茲其所以爲後學之師表也歟

東淵湯文清主象山書院人後仕至尚書

嘉定八年乙亥冬十月二十九日奉旨賜謚

初嚴滋等請謚列狀云故荆門知軍監丞陸公以身任道為世儒宗一時名流踵門問道常不下千百輩今其遺人遠布海內無智愚珍藏而傳誦之蓋其為學者大公以滅私昭信以息偽揚諸當世口學問之要得其本心而已學者與聞師訓而者視聖賢若千萬里之隔今乃知與我同本培之既之皆足以敷榮茂遂如指迷途如藥久病先生之功宏矣縣庠郡學所至立祠雖足以致門人弟子之私敬而謚號未加識者歎焉云本州備錄申聞乞指揮施行至是奉旨賜謚

嘉定九年丙子春三月十七日宣教郎太常博士孔燁撰謚

東先生講卷十

夫

議

議曰學道以聖賢為師聖賢遺書萬世標的也孟軻氏有言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甚矣古人之講學其端緒源委誠未易言學而本至於安難與議聖賢之闢域矣傳記所載如曰安而後行安則久恭而安皆取諸此也自軻既沒逮今千有五百餘年學者徇口目之末昧性天之真凡軻之所以詒來世者卒符於空言有能尊信其書修明其學反求諸己私淑諸人如監丞陸公者其能自拔於流俗而有功於名教者歟公生而穎悟器識絕人與季見復齋講貫理學號江西二陸其學務窮本原不為章句訓詁其持論雄傑卓立不

苟隨解趨和唯孟軻氏書是崇是信蓋謂此心之良人所

均有天所與我非由外鑠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莫能奪信能知此則宇宙無非至理聖賢與我同類大端既立趨嚮既定明善充類以求之強力勇敢以行之如木有不根如水有源逮其久也此心之靈此理之明將渙然釋怡然順真有見夫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皆吾分內事所謂擇存求得盛行不加窮居不損者端不我誣也公惟見理昭徹加以涵養踐履之功故能自得於心有餘於身即其成己用以成物四方才俊之士風動雲集至無館舍以容公桀驁端嚴對之者非心邪念自然消沮論說與聽之者如指迷途如出荆棘諸遺編義利之分王霸之別天理人欲凡介於毫茫疑似之間者辨之弗措叩之弗竭自非學

東先生講卷十

左

本正大充乎自然安能如是之周流貫通動與理會也哉由是推其學以為文則辭達而不事乎雕鐫理勝而無用乎繚繞無意於文而文自工施是學於有政則視吾民如子弟遇僚屬如朋友誠心所孚自有不言之教當時元臣碩輔或薦進其心悟理融出於自得或稱美其治郡善政可驗躬行大德而造於自得政而本於躬行則君子之所養可知矣使天假之年上之得君行道次之立言明道俾獲盡宣其用則以利生民以惠後學可勝既哉謹按謚法敏而好古曰文貌肅靜定曰安公天稟純明學無凝滯服膺先哲發揮聖言非敏而好古乎抗志洪毅師道尊嚴記久傳遠言皆可復非貌肅靜定乎謚曰文安於義為稱謹

議

冬十二月十三日朝請大夫行尚書考功員外郎丁端祖撰
覆議

議曰儒者之成自三代以來未有如我本朝者也夫六經
厄於秦而士以權謀相傾漢尚申韓晉尚莊老唐惟辭章
足誇先王之道陵遲甚矣至我本朝伊洛諸公未出之時
易之一書猶晦蝕於虛無之談書之皇極詩之二南記禮
中庸大學之旨春秋尊王之意皆未有能發明其指歸者
也自濂溪明道伊川義理之學為諸儒倡而窮理盡性之
說致知格物之要凡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相傳之太
原始暴白於天下其後又得南軒張氏晦庵朱氏東萊呂
氏續濂溪明道伊川幾絕之緒而振起之六經之道晦而
復明是三君子奉常既已命謚矣又有象山陸氏者自中

東先生集卷十

十

角時開誦伊川語嘗曰伊川之言實為與孔子孟子之言
不類初讀論語即疑有子之言支離及長而與朋友講學
因論及太極圖斷然以太極之上不復更有無極其他特
立之見絕絕之論不一而足要皆本於自得天分既高學
力亦到蓋自三四歲時請問於親庭其立論已不凡真所
謂少成若天性者惜乎不能盡以所學見之事業立朝僅
丞丞監旋即奉祠以歸惠政所加止荆門小壘而已世固
有能言而不能行內若明子而外實迂濶不中事情者公
言行相表裏致此辭發論既卓立乎古今之見至於
臨政處事實平易而不迂計審而不躁當乎人情而循乎
至理無一毫蹈常襲故之迹若公者在吾儒中真千百
一人而已奉常謚以文安誠未為過博士議是詳議

嘉定十年丁丑春三月二十八日賜謚文安

撫州州學教授林恢告謚文云先生振絕學於千載之後
躬行著論碩大光明播於四方所謂百世以俟聖人而不
惑者屬者諸生請謚郡聞於朝訂議太常謚以文安聖天
子俞之嗚呼不俟百世斯文已有見矣

金谿宰何處久告謚文云惟公志道精專稟資超卓大揚
厥旨以覺後覺其覺維何天降之衷父慈子孝君仁臣忠
列聖相傳明若斗極自軻之亡異端篡塞公實任道手開
東明排斥浮偽吾道砥平進而告后志在經邦退而收民
時稱循良天不慙遺山頽木壞惟有文辭方冊是載幸公
門人佩訓不忘請謚易名達於太常公論與賢聖朝輔德
爰賜嘉名世世頌赫象山之學萬古洋洋匪公之榮吾道

東先生集卷十

十

之光

秋九月甲子金谿邑庠作止善堂祀先生

表燮作記畧云乾道淳熙間象山先生以深造自得之學
師表後進其道甚粹而明其言甚平而切凡所以教告學
者皆日用常行之理而毫髮無差昭晰無疑故天下翕然
推尊其教尤著於所居之金谿今邑之善士趨向不迷有
志斯道而恥世俗之學蓋其源遠矣
理宗紹定三年己丑夏四月江東提刑趙彥忱重修象山精
舍自為記

其略云道在篤行不在空言道在反求不在外務彥忱壯
歲從慈湖遊慈湖實師象山陸先生嘗聞或謂陸先生云
胡不註六經先生云六經當註我我何註六經又觀先生

與學子帖有反思自得反而求之之訓有樸實一途之說人見其易直或疑以禪學是未之思也誠意正心以至治國平天下原於致知二字果禪學矣乎象山蓋學者講肄之地先生沒山空屋傾將遂湮沒載新以存先生之故蹟使人因故蹟以思先生之學思先生之教孜孜日思以至不勉不思從容中道是謂大成若夫山林之峻秀景物之幽深棟宇之多寡廢興之源流非學者志不暇盡記之耳

紹定四年辛卯夏六月己亥江東提刑袁甫廣微奏建象山書院於貴溪之徐巖祀先生侑以楊景仲袁和叔初先生本欲勸書院於山間拜命守荆門不果至是袁甫奏建書院以山間不近通道乃命洪季陽相地得徐巖近邑而境勝坐已向亥傳季魯聞而識之曰書院爲講古習

東先生集卷十

堂

禮之所而先聖先師北面學者南面而拜之非禮也宜擇南面之地季陽悚然然已中聞不復更卜是日祝文云先生之精神其在金谿之故廬優游而容與耶其在象山之精舍言言而語語耶抑周流於上下四方與天地遊與四時序耶甫將指江東東興正學山之旁近爰諮度度得勝景於徐巖離象山而非邈山峰環峙兮高可仰大溪橫陳兮清可濯殆天造而地設匪人謀之攸作是可宅先生之精神無在無不在也先生之道精一匪二揭本心以示人此學門之大致嗣先生之遺響啓一世之弊暗平易切近明白純粹至今讀其遺書人人識我良貴由仁義行與行仁義昭昭乎易知也集義所生與義襲而取之者截截乎不可亂也宇宙內事已分內事渾渾乎一貫也議論一

途樸實一途極天下之能言者斯言不可贊也嗚呼先生之學如此先生之精神如此然則在金谿之故廬者如此在象山之精舍者如此周流乎上下四方者亦如此孰謂徐巖而獨非如此耶工役倣興禮宜虔告先生精神淵淵浩浩又作上梁文云盡其心知其性見先生存養之皆天在則人亡則書豈後學講明之無地云云是冬書院落成買田養士

冬十月己未袁甫刊先生文集自爲序

序文略云先生文集先君子嘗刊於江右甫將指江左新建象山書院復摹舊本以惠後學先生發明本心上接古聖下垂萬世偉矣哉此心神明無體無方日用平夷莫非大道是謂精一是謂蘊倫是謂乾健坤順是謂日月星辰

東先生集卷十

堂

風雨霜露山川草木之變化是謂鬼神之情狀先生嘗言千百世之上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學者之心即先生之心甫藐焉晚出景慕先生戰兢自勉窮過未能先生之道大矣奚庸贊述姑誦所聞附於卷末

十一月朔袁甫遣州屬官韓祥至書院祭告先聖

告文云仰惟先聖之道昭揭萬世後學昏蒙不知吾心即道有宋知荆門軍陸某獨能奮乎百世之下指示道心明白的切闡教象山學者師尊之而歲久祠圯有司弗肯被命來茲惕然大懼遂卜地於貴溪之徐巖鼎建書院招延山長俾承學之士相與嚴事先聖朝夕兢惕道心融明所以懋昭象山之教而上繼先聖之統緒也甫職守攸虞弗

皇躬詣祠下心以告矣

紹定五年壬辰春三月袁甫至書院釋菜

告文云先生之學得諸孟子我之本心光明如此未識本心如雲翳日既識本心元無一物先生立言本末具備不墮一偏萬世無弊書院肇建躬致一奠可聞非聞可見非見禮畢乃講書貴賤咸集溢塞堂廡以聽講畢續說曰象山先生家學有原一門少長協力同心所以敬養其親者既已恪供子職而伯叔之間自為師友梭山復齋皆為一時聞人而先生又傑出其中陋三代以下人物而奮然必以古聖人為師發明本心嗣續遺響以大警後學之弊瞶天下以為真孟子復出也言儒釋之異趨謂釋氏為私吾儒為公釋氏出世吾儒經世故於綱常所關尤為之反覆

東先生年譜卷十

苗

致意泊班朝列直道而行不阿世好格心事業斯世深望焉而媚嫉者沮之雖一斤不復浩如也乃禮慈湖門人錢時為堂長主教遠近學者聞風雲集至無齋以容之則又修書院之外左方廢寺之法堂以處之也

秋閏九月八日賜象山書院額以尚書劉壽諸石

浙帥陳瑄和仲政云象山文安先生明本心之旨啟千古之秘開辟華達迥續道統如日月之昭揭太嶽之表鎮也于是四方儒彥從者如雲其尤碩大光明者則又慈湖文元楊先生紫齋正獻袁先生淵澄峻發木鐸鉅鉤於以昌我家文明之治云云

紹定六年癸巳春清明日袁甫作象山書院記

略曰寧宗皇帝更化之末年興崇正學尊禮老臣慨念先

朝碩儒咸賜嘉謚風厲四方謂象山先生發明本心之學

有大功於世教易名文安庸示褒美於時慈湖楊先生我先人紫齋先生有位於朝直道不阿交進謙論寧考動容天下學士想開風采推考學問淵源所自而象山先生之道益大光明甫承學小子將指江東築室百楹既壯且安士遐邇咸集齋曰志道明德居仁由義精舍曰儲雲佩玉又皆象山先生之心畫也

秋七月辛未日金谿宰天台陳詠之建象山書院於邑治之西傳子雲記

初二陸先生祠堂既立宰以祠右有隙地高爽乃連覺建書院買田養士申臺郡禮請傅季魯主教以發明先生之學始至訓道聽者甚眾士風翕然向善記畧云象山先生

東先生年譜卷十

畫

稟特異之資篤信孟子之傳虛見偽說不得以蔽其真奪其正故推而訓迪後學大抵簡易明白開其固有無文離繞繳之失而有中微起鋼之妙士民會聽沉迷利慾者惕然改圖蔽惑浮末者翻然就說膠溺意見者凝然反正莫不知足自足知仁足自守勇足自立猶出珠壁於泥淖而濯之清泉脫鴻鵠於密網而游之天衢挾浮雲之翳日以開東明而有日者快幽隱纖微之視也豈天以啓悟斯人之徒俾先生微覺其天與之善非有識知之私加其間則感連之效固若是耶惜乎天壽之年志既不遂而遺文垂世又特見於往來論學之書與夫奏對記序贈說等作然於著誠息偽興起人心亦可謂有光於孟氏矣

理宗嘉熙元年丁酉秋七月既望泉使陳瑄刊先生語錄自

篇序

其略云孟子歿十五百餘年宋有象山文安陸先生挺然而興卓然而立昭然而知毅然而行指本心之清明斯道之簡易以啟羣心詔後學其教不務繁而本末倫其辭不務多而論要明洗章句之塵破意見之窟使聞者渙如躍如知心之即道而不疑其所行茲非晦冥之日月崖險之津塗邱阜之蒿華歟頃生晚不逮事先生而登慈湖之門固嘗服膺遺文矣蒙恩司治道由書院瞻謁祠像如獲執經升堂見同門所錄訓語編未入梓咸以為請再拜三復乃授工鉅勒焉或謂墳曰近世儒生闢說其徒競出紀錄後來者搜拾纂傳雖汗牛充棟且未厭止也予之所得不甚鮮約乎墳語之曰先生之道如青天白日何庸語先生

東山先生講義卷下

書

之語如震雷驚霆何庸錄錄而刊猶以為贅也而今而後有誦斯錄能於數千言中見一言焉又於其中見無言焉則先生之道明矣敢拱以俟來者

淳祐元年辛丑冬十月金谿進義居表

青田陸氏來自邯鄲其四世諱賀字道卿酌先儒冠昏喪祭之禮行於家家庭道整肅著聞州里生六子以子貴贈宣教郎素無田產蔬畦不盈十畝而食指千餘長九思總理家務次九敘治藥寮次九舉授徒於家鄉以束脩之具補不足率其弟九韶九齡九淵相與講論聖道九淵以其道聚徒講於貴溪之應天山山形類象故學者號稱象山先生彬彬乎儒門州縣以其義聚謹具表進

淳祐二年壬寅秋九月敕旌陸氏義門

皇帝制曰青田陸氏代有名儒載在謚典聚食踰千指合變二百年一門翕然十世敬讓惟爾睦族之道副朕理國之懷宜特褒異敕旌爾門光於閭里以勵風化欽哉

青田義門家長陸冲進謝恩表云十世義居旌表已頒於廊廟九天中命敕書復昇於門閭乾坤之露澤新承里中之風聲益振叨塵過分榮耀下懷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臣聞修身齊家乃大學之根本化民成俗實聖治之權輿自唐有張公藝以來至我宋彭氏程而下懷終始萃居之義乃荷蒙聖典之褒眷念儒門尤加篤愛疇茲二老乃生知先覺之民政奉兩朝賜文達文安之謚既以千餘指宗枝之眾聚於二百年古屋之間詩禮相傳饗殮合幾祇謂閭閻之共處詎期綸綍之昭垂郡邑爭先而快觀室家相

東山先生講義卷下

書

慶以騰歡自愧深恩孰報稱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化民長久沛澤豐隆中三極以作君奄四海以光宅人處唐虞之治比屋可封士遵洙泗之傳里仁為美遂今瓊末亦被寵榮臣敢不仰體聖恩俯察族類聖明益明長藉照臨之德老吾老幼吾幼盡叨孝弟之誠臣無任瞻天激切屏營之至云

淳祐六年丙午春正月二日奉旨旌表門閭

初淳祐五年九月漕使江萬里奏撫州金谿青田陸氏義居十世閭門雍肅著於江右是為淳熙名儒文達文安之家揆之令典盡表宅里以厲風化里士合詞以請於郡郡下之邑耆老子弟具以實對越三歲未報後漕使曾穎茂再刺上事下有司考狀諏律僉謂宜命所請於是丞相白

上可其奏是日命始下撫州守趙時煥大書曰道義里曰旌表名儒之家令刻石於門

淳祐八年戊申夏五月朔包恢撰旌表門閣記

略云門閣之高不惟其人此古今所尤難者惟陸氏五世而有文達文安二大儒以人品之高道術之明特起東南上續道統實以師表四海非僅以師表一家大學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全體大用具在是矣陸氏之所以名家由二先生之名世也

淳祐十年庚戌夏五月撫州守葉夢得命金谿王宰更拓祠堂增葺書院

初二先生祠與槐堂異處乃命王宰以七月六日鼎創新祠於槐堂之前翼以四齋環以門廡自是規制悉出於郡

東先生講義

世

焉記畧云山川炳靈儒英並出美適鍾於一門教可垂於百世若金谿三陸先生之祠於學官者其風化之所繫歟三先生學問宏深智識超卓以斯道而任諸身以先知而覺乎後其生也海宇仰而宗之其沒也郡邑尸而祝之朝廷又從而褒之非偶然也

秋九月葉夢得建梭山復齋象山三先生祠堂於郡學之東以表燮和叔傅子雲季魯侑

淳祐十一年辛亥春三月望日包恢撰三陸先生祠堂記

其略云以正學名天下而有三先生焉萃在一郡一家若臨川陸氏昆弟者可謂絕無而僅有歟梭山寬和凝重復齋深沈周詳象山光明俊偉此其資也固皆近道矣若其學之淺深則自有能辨之者梭山篤信聖經見之言行推

之家法具有典刑雖服先儒之訓而於理有不可於心者決不苟徇惜其終於獨善而不及見諸行事之著明爾復

齊少有大志浩博無涯溪觀書無滯碍繙閱百家晝夜不倦自為士時已有稱其得子思孟子之旨者其後入太學一時知名士咸師尊之則其學可知矣又惜其在家在鄉僅可見者輔成家道之修整備禦湖寇之侵軼紀綱肅而竊弊悉革誠意享而人心興起卓然為海內儒宗繫天下之望而恨未得施其一二耳若夫象山先生之言論風旨發揮施設則有多於二兄者蓋其自幼時已如成人淵乎似道有定能靜實自天出不待勉強故其知若生知其行若安行粹然純如也蓋學之正而非他以其實而非虛也故先生嘗曰宇宙間自有實理此理苟明則自有實行有

東先生講義

世

實事實行之人所謂不言而信又自謂生平學問惟有一實一實則萬虛皆碎嗚呼彼世之以虛見識虛議論習成風化而未嘗一反己就實以課日進月新之功者觀此亦嘗有所警而悟其非乎夫道不虛行若大路然苟得實地而履之則起自足下之近可達千里之遠故自仁之實推而至於樂之實自有樂生惡可己之妙其實可欲者善也實有諸己者信也由善信而充實有光輝焉則其實將益美而大是誠之者人之道也由此而化則為聖而入於不可知之謂神是誠者天之道也此乃孟子之實學可漸進而馴至者然而無有乎爾則亦久矣先生嘗論學者之知至必其知識能超出千五百年間名世之士而自以未嘗少避為善之任者非敢奮一旦之決信不敏之意而徒為

無忌憚大言也蓋其初實因深切自反灼見善非外鑠徒以交物有蔽淪胥以亡自此不敢自棄是以深造自得實自孟子故曰孟子之後至是始一明其誰曰不然四方聞其風來學者輻輳先生明於知人凡所剖決必洞見其肺腑所箴砭必的中其膏肓各有感動覺其良心而知其正性者為多然則其學真可質鬼神而無疑俟聖人而不惑者矣昭昭如是豈其間有所疑惑焉殆若不可曉者是又烏得不因以致其辯歟且道義之門自開闢以來一也豈容私立門戶乎故其說曰宇宙即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又曰學者惟理是從理乃天下之公理心乃天下之同心顏曾傳夫子之道不私夫子之門戶夫子亦無私門戶與人為私商也又曰此理在宇宙間未嘗有所隱遁天地所

東先生講義

手

以為天地者順此理而已人與天地竝立為三極安得自私而不順此理哉是先生之學乃宇宙之達道明矣而或者乃斥以別為一門戶何耶釋氏之說自開闢以來無有也豈非橫出異端乎故其說曰取釋氏之聖賢而繩以春秋之法童子知其不免今若徒自形迹詞語間辨之乃彼所謂職業要其為不守正道無復有毫髮之近是者矣又曰方士禪伯真為太祟無此迷惑則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其樂可量哉是先生之學非釋氏之邪說亦明矣而或者指以為禪學何耶其窮理也則曰積日累月考究磨練嘗終日不食而欲究天地之窮際終夜不寢而灼見極樞之不動由積候以考曆數因笛聲以知律呂復齋問其用功之處則對以在人情物理事勢之間嘗曰吾今一日所明

之理凡七十餘條曰天下之理無窮以吾所歷經者言之真所謂伐南山之竹不足以受我辭然其會歸總在於此則與徒研究于方冊文字之中者不同何不知者反謂其不以窮理為學哉其讀書也則曰古人為學即是讀書而何以必讀書然後為學之反說為證以東言不觀游談無根之虛說為病平昔精勤人所不知惟伯兄每夜必見觀覽檢閱之不輟常明燭至四更而不寐欲沉涵熟復而切己致思欲平淡玩味而冰釋理順此則與徒乾沒於訓詁章句之末者大異何不知者反妄議其不以讀書為教哉或謂其惟務超悟而不加涵養不求精進也曾不知其言有曰惟精惟一涵養須如是學之正而得所養如木日茂泉日達孰得而禦之又曰雖如顏子未見其止易知易從

東先生講義

手

者實有親有功可久可大豈若守株坐井者然則彼或者之所謂者誤矣又或者謂其惟尚捷徑而若無次第若太高也曾不知其言有曰學有本末先後其進有序不容躐等吾所發明端緒乃第一步所謂升高自下也又曰天所與我至平至直此道本日用常行近乃衆大虛聲當無尚虛見無貪高務遠至有一二問學者惟指其常主持何人詞訟開通何人賄賂以折之曰即此是實學如或者之所謂者又誤矣獨所大恨者道明而未盛行耳故上而致君之志僅略見於奏對惟其直欲進於唐虞復乎三代超越乎漢唐此乃朱文公稱其規模宏大源流深遠非腐儒鄙生之所能窺測而語意間活潑流暢轉見其所造深而所養厚也下而澤民之意亦相見於荆門惟其以正人心為

本而能使治化孚洽人相保愛至於無訟管筆不施雖如吏卒亦勉以義此識者知其有出於政刑號令之表而周文忠以爲荆門之政可驗躬行之效者也然其所用者有限而其所未用者無窮先生以道之廣大悉備悠久不息而人之得於道者或多寡久暫之殊是極其所志非多且久未已也故自志學而至從心常言之志所期也嗚呼假之以年聖城固其優入而過化存神上下天地同流之功用非曰小補者亦其所優爲也孰謂其年僅踰中而止知命哉邇其旨與梭山未同者自不嫌於二三子之不同而有同若復齋則初已是其說於魏湖之會終又指言其學之明於易箕之時則已無間然矣逮論其文則嘗語學者以窮理實則文皆實又以凡文之不進者由學之不

象山先生年譜卷中

圭

進先生之文即理與學也故精明透徹且多發明前人之所未發炳蔚如也梭山諱九韶字子美復齋諱九齡字子壽謚文達象山諱九淵字子靜謚文安郡國舊有祠未稱也今郡守國之秘書葉公夢得下車之初友士請易而新之公即慨然曰果非所以嚴事也乃命郡博士趙與輔相與謀之旋得隙地於學之西遂肇造祠廟三間翼以兩廡前爲一堂外爲四直舍又外爲書樓下列四齋橫開方地地外有竹竹間結亭內外畢備祠貌甚設皆前所未有也庶幾嚴事之禮歟左侑以素公燮以其爲先生之學而嘗司庾於是邦且教行於一道次侑以傅公子雲以其爲先生之所與而嘗掌正於是學且師表於後進葉公得傳公之傳而自象山者也祠實經始於淳祐庚戌之季秋至仲

冬而落成云

文安陸先生沒門人高弟日遠而年譜猶缺友人李子原恭伯始哀叢歷年相與討繹稍備然未敢定淳湘至衡得劉君應之嘗從傳曾潭學者柏純父遊聞象山語恨其得詳見是欣然悅亟請傳於來世愚謂時多尚談說而文安教人務在樸實自求故希專門者或且隨聲是非盍徐待其定應之對曰人心大同若此及觀其編可百世俟聖人而不惑遂題其論反復參訂質諸先覺遺老以成其美志豪傑之士聞而興者殆將有考於斯文應之名林其先代陽朔人今居南嶽趣尚古雅併識其後寶祐四年丙辰孟冬朔後學南城黃應龍拜手敬跋

象山先生年譜卷中

圭

象山先生年譜卷之下終

陸象山年譜二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李紱撰紱字巨來號穆堂臨川人康熙己丑進
士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陸九淵年譜爲其
門人袁燮傳子雲同編寶祐四年李子愿又重輯
之劉林爲刊板於衡陽紱病陸氏家祠所刻凡文
與本集重見者多所刊削又病其不載陸九齡陸
九韶事跡乃重加補輯定爲此本大旨申王守仁
朱子晚年定論之說

考訂朱子世家一卷

〔清〕江永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同治五年望三益齋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考訂朱子

世家一卷》提要

考訂朱子世家引言

婺源有朱子吳文正公所謂景星慶雲泰山喬嶽者也邑志倣史記例儒林以下皆爲傳特尊朱子於世家宜矣而昔之載筆者詮次年譜事跡甚疏畧又復考核不精紀載失實且朱子以名稱張呂亦稱名獨於陸氏兄弟稱字此何爲者邪其於延平授受之間則有獨得宗旨之說其敘鵝湖之會曰未合并而去敘白鹿之會曰議論乃多有合者特請子靜升講席以發明之蓋有明中葉後學術漸漓大率謂學有宗旨重在體認而詆程朱之格物輕朱子之傳注爲支離爲務外又復和合朱陸兩家而一之故於稱名稱字之間微寓尊陸之意於語意抑揚之間微寓未陸始異終同之意夫尊朱子於世家而

隱尊陸不可爲訓也

聖朝尤重道崇儒編纂諸書周程張邵朱皆稱子

未有稱名者而先達屬辭如此益由學術之乖

舉世同流雖紫陽故鄉亦不免染其餘波溺焉

不返後來吾邑雖有碩儒巨公學醇言正爲狂

瀾砥柱者於此篇猶憚改弦休邑趙氏修府志

遂承用之不知舊志之多疵也今新志於此篇

考訂朱子世家

二 望三益齋

尤不敢草草謹依年譜行狀宋史核實紀載勿

亢勿遺所以還其星雲山嶽之舊而白鹿之講

特指出所講者爲喻義喻利之章俾後學毋惑

於舊志之說云

考訂朱子世家

婺源後學江永著

朱子名熹

小名沈邨小字仲晦冠時劉屏山季延行五二字仲晦先生字之日

元晦其視詞云木晦於根春容曠敷人晦於

身神明內腴後以元爲四德之首不敢當更

日仲晦又曰晦菴因以爲號六十後稱晦翁

嘗書門符云佩韋遵考訓晦木謹師傳遵父

考訂朱子世家

一 望三益齋

序云問之先君子太史吏部府君曰吾家先

世居歙之黃墩唐天祐中陶雅爲歙州刺史

初克婺源乃命吾祖領兵三千戍之是爲制

置茶院府君此卽舊志沿革表中朱璣是也

朱氏世譜茶院諱璣歷傳至森世譜二世廷

字璣世譜三世昭元四世惟甫五世振

六世綽七世森以子贈承事郎舊訛承仕森生

松紹聖四年字喬年號韋齋謂性平急害道取西

官吏部舊志朱子稱名非所以尊朱子也今

皆以官稱之年踰冠以上舍登第政和授建

州政和尉通功父卒貧不能歸因壅承事於

政和按朱子撰先府君遷墓記云承事公卒

所謂貧不能歸者其邑而遊宦往來閩中

部之來閩實其先業百畝以為資歸則無以

食是也朱子年譜注云因方臘亂睦宣和三年

此舊譜追敘往事失之方臘亂睦宣和三年

已平而承事之卒在宣和七年則非因方臘

亂也當時閩亂固有之朱子書承事府君行

狀後云既以請銘於主簿盧君未及醵石而

羣盜竊起是也然吏部之不克歸實因貧非

因亂今以遷墓記為信舊志云以父喪值亂

寓建之崇安此語又失之吏部之遊宦於閩

也隨官以居其後丁母憂仍居政和故承事

瑞人程氏亦基於政和之獎溪吏部卒在建

考訂朱子世家

二 望三益齋

已無復有當世意周必大作神道碑約之云

奔走卑冗假祿養親無仕進意蓋靖康建炎

時尉尤溪紹興時監鎮稅皆以卑官之祿養

親其云十有餘年者總計宣和時之尉政和

也紹興四年泉州守謝克家薦之謂其不宜

滯築庫是未嘗告歸也舊志云建炎間告歸

十餘年府志注云以養親此語大誤使告歸

則無祿矣何以養親且建炎距紹興四年才

六七年日安得有十餘年

舊志不考實誤書今削

紹興初御史胡世

將泉州守謝克家竝薦之

按行狀與神道碑

公袖書告之日謂不東鄉爭中原則當幸金

考訂朱子世家

三 望三益齋

陵固守刑淮奈何局促一方世將奇其言歸

薦之謝克家守泉亦薦公學行不宜滯築庫

遂召試館職宋史傳亦因之舊志云紹興四

年內翰蔡絛言於上

召試館職

策問中興之

召試館職

事公對以順

人心任賢才正綱紀

除秘書正字

循左從

尋

丁母憂服除

七年

紹興初御史胡世

將泉州守謝克家竝薦之

按行狀與神道碑

公袖書告之日謂不東鄉爭中原則當幸金

陵固守刑淮奈何局促一方世將奇其言歸

薦之謝克家守泉亦薦公學行不宜滯築庫

遂召試館職宋史傳亦因之舊志云紹興四

年內翰蔡絛言於上

召試館職

策問中興之

召試館職

事公對以順

人心任賢才正綱紀

除秘書正字

大事復召對舊缺言切至上亦不還著作郎

缺舊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

部兩曹兼領史職如故轉奉議郎又轉承議

郎舊缺秦檜當國決意講和公抗疏出知饒

州紹興十未上請祠舊云請告得主管台州

崇道觀初吏部公以詩文名謂於道為遠取

經子史傳考其興衰治亂應時合變見之事

考訂朱子世家
四 卷三 監藏

業又得浦城蕭觀字子劍浦羅從彥字仲與

之遊則聞龜山楊氏所傳河洛之學於是益

自刻勵此皆約行狀神道碑語舊云交呂廣

和時公已問雖此語無據呂為婺源主簿在宣所著有韋齋集十二外集十建炎

四年庚戌九月十五日甲寅生朱子於尤

溪寓舍吏部公娶歙縣祝氏是歲館先是吏

部公生時邑城有白氣如虹自井出至是復

有紫氣如虹自井騰上因名之曰虹井四歲

公指天示之曰夫也問吏部八歲通孝經大義其

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從羣兒遊獨以沙列八卦端坐

默視幼時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類紹興十

三年癸亥朱子吏部公卒年四十七遷葬記

舍疾革以家事屬少傅劉子羽謂朱子曰胡

原仲籍溪劉致中白水劉彥冲屏山劉子

考訂朱子世家
五 卷三 監藏

弟三人學有淵源汝往事之於是少傅為築

室里第之旁崇安五朱子奉母居焉遵遺訓

受學三君白水公以女妻之二劉公十七年

秋舉建州鄉貢考官蔡茲謂人曰吾取中一

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十八年春登進士第二十年春

始歸婺源省墓以張敦頤所贖歸父質田請

族父老主之供祀事贖田事見閩里二十一

年授左迪功郎泉州同安主簿二十三年將

赴同安往受學於延平李先生龜山先生楊時倡道東南

遊其門詣極者惟羅從彥仲素一人延平李愿中名侗受學羅公實得其傳與吏部公為

同門友故朱為學始就平實按朱子之學初子往從之無常師出入於

經傳或泛濫於釋老自謂見李先生後為學始就平實乃知向日從事釋老之說皆非延

平稱其進學甚力樂善後義鮮與倫比又稱其極類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造其微處切時

頗為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矣此道理全

考訂朱子世家

太望三益齋

在日川處熟若靜處有動處無則非朱子之得於延平先生者大畧如此詳見延平答問

舊志謂師事延平獨得宗旨為學始就精實而會理一分殊未的朱子之講學無所謂宗

旨亦非會理之分殊之謂之同安任蒞職勤敏取令甲簿所當為者

大書揭職兼學事選邑秀民充弟子員日與之相聞

講學柯翰行峻請為學職學者翕然從之二十七年冬

罷歸二十六年七月考滿代者不至冬奉檄走秀郡明年春返同安冬十月代者卒

不至以四十八年春見李先生於延平冬考滿罷歸

以養親請祠請奉祠之祿也差監潭州南嶽廟當時奉祠

之制如此實家二十九年秋以輔臣薦陳俊卿

召赴行在辭省制趣行會言路有託抑奔競以沮之者以故不就三十

年冬復見李先生於延平寓西林院三十二

年春迎謁李先生於建安遂與俱歸延平寓復

西林數月玉山汪端明應辰嘗稱朱子師事延平久益不懈每一去而復來則所問必益

絕超六月孝宗即位詔求直言八月應詔上封

考訂朱子世家

七望三益齋

事報隆興元年朱子三十四歲春被召辭秋趣行冬

至行在入對垂拱殿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第二奏論復讐之義

第三奏論言路除武學博士拜命遂歸有論要

義又有論語訓蒙口二年春之延平哭李先

生因日其雜記之編曰周學恐問蓋成於此

年乾道元年夏請祠差監南嶽廟省制趣就

相復主和三年秋訪南軒張公於長沙畱兩議請祠歸

月而行偕登衡嶽至衡州而別

朱子與曹進叔書云荷敬

夫夢子甚篤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之益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羣

表又南軒贈行詩曰遺經得細繹心事兩網

縷超然會太極眼底無全牛朱子答詩曰昔

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妙難

名論謂有甯有迹謂無復何存惟茲酬酢處

特見達本根萬化從此流千聖同茲源又中

和舊說序云子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

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

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是

時范念德待行嘗言二先生論中和之義除

三日夜不能合其後朱子卒更定其說

朱子與曹進叔書云荷敬

願償粟知府事王淮傳雷里中編次程氏遺

而初二程子門人各有所錄雜出竝行頗為

書後人竄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審學者

始有定從而程子履被省劄趣就職固辭時

子學錄魏撓之以論

五年秋九月丁母孺人

祝氏憂六年正月葬祝孺人

朱子始葬考墓於崇安朱塔山

考訂朱子世家

九望三益齋

是年七月作遷墓記云在白水鵝子峯

下至慶元時則又遷於武夷鄉寂厯山

禮成朱子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旦望則

之於冠婚命曰家禮既成爲一行童竊去易

黃後書始出其間有與晚歲之論不合者

冬召赴行在以喪制未終辭

侍郎胡銓以詩人薦也明年春

省劄候服闋七年秋創立社倉

依已降指揮散每石量收息米二斗小歛

蠲之積至消熙八年歷十有四年將元米

六百石還府見管三千一百石造倉三間收

貯此後更不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皆朱

子與鄉宦及士人同掌管以故一鄉

四五十里閒雖遇凶年人不闕食

行八年春以祿不及養辭編次論孟精義成

初名要義改今資治通鑑綱目成

名後更名集義義例表歲以首年而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

要而分注以備言大畧綱做春秋兼採羣史

之長日做左氏稽合諸儒之粹後又再夏再

加更定而未畢有凡例一卷卒後乃出

趣行辭以遺其冬西銘解義成

自二程子皆推西銘爲擴

前聖所未發遊其門者必令看大學西銘朱

子首爲之解。又八朝名臣言行錄亦此時

考訂朱子世家

九望三益齋

所再趣行辭九年春又趣行復辭且乞差監獄廟夏

太極圖傳通書解成大畧謂周子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

言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子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云又編次程

氏外書成遺書外取諸集錄得十二篇名曰外書又有伊洛淵源錄五月

有旨特與改秩宮觀辭朱子既累辭召命宰相梁克家因奏朱某

累召不起宜蒙褒錄上曰朱某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與改秩主管台州崇道觀任便居

住淳熙元年又再辭夏六月拜命朱子以為改官賦祿

考訂朱子世家

十望三益齋

蓋朝廷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乃使小臣終年安坐一日無故而驟得之求退得進義所不安故三具辭免遜避二年夏東萊呂公

來訪而止寒泉精舍編次近思錄呂公祖謙自東陽來

會而止旬日相與周旋張子書闢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之號近思錄嘗謂四子六經

之階梯近思錄送之至鵝湖信州鵝湖寺金谿陸

子壽齡九子靜淵來會相與講論不合而罷子壽

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成岑雷情傳注

翻棹塞著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勤琢切須知至樂在如今子靜和云墟墓興哀宗廟

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浪水卷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

浮沈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只今朱子和云德業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

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卻愁說到無言

處不信人間有古今後東萊與朱子書云子靜留幾日鵝湖氣象已全轉否朱子答書云

此即只是意見如此即只是議論如此即只是定本某因與說既是思索即不容無意見

既是講學即不容無議論統論為學規模亦

考訂朱子世家

十望三益齋

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救藥之即不可有定本且渠卻云正為多是邪意見開議論故為學者之病某云如此即是自家呵

叱亦過分了須著邪字開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目又教人須先立定本卻就上面

整頓方始說得無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概揮斥其不為禪學者幾希又云子壽雖已轉

步而未嘗移身然其勢久之亦必自轉子靜之病自是渠合下有些禪底意思又答趙子

欽書云子靜後來得書愈甚於前大抵其學於心地功夫不為無所見但便欲恃此陵跨

古今更不下窮理細密功夫卒并與其所得者而失之欲橫流不自知覺而高談大論以為天理盡在是也則其所謂心地功夫者

壽訂朱子世家

又安在哉。按陸氏議論與朱子不合者已如此其後子壽頗悔其非而子靜則終身守其說不變者也。舊志云講無極太極未合并而去似謂此時未合後來猶合并者則朱陸始異終同之見耳。且無極太極之辨因後來子靜之兄九邵子美與朱子書云不當於大極上更加無極二字。朱子答之子美不以爲然。子靜復與申辨因有兩次答書此淳熙十五年夏之事。舊志不考實。三年春二月歸婺乃敘於鵝湖之會亦誤。

源省墓

祭墓文云一去鄉井二十七年喬木興懷實勞夢想茲焉展婦悲悼增嘆所願宗盟共加嚴護神靈安止餘慶下流凡在雲仍畢沾茲蔭酒穀之奠惟告其哀精爽

主 陸三益

如在尚新鑒響時邑令張漢率諸生請講書於學解復請撰藏書閣記許之而以程氏司馬氏高氏呂氏等書畱學中且與鄉人子弟講學於汪氏之微齋隨其資稟循誘不倦至六月初旬乃去。朱子答東萊書云取道捕城以往自常山開化趨婺源又云季通旦夕或同過婺源然後入湖又云某十二日早達婺源乍到一番人事冗擾更一兩日偏走山間墳墓歸亦不能久留也。又夏除祕書省祕書作茶院朱氏世譜後序。郎辭答汪尚書書云熹猶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疏之學用力既淺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故二十年來甘自退藏以求己志所願欲

壽訂朱子世家

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道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閒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不允再辭仍舊宮觀。朱子以改官之命正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問市。冬令人劉氏卒利乃差主管武夷山沖佑觀。

四年夏論孟集注或問成

朱子既編論孟集義又作詳說既而

約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爲集注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爲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亦未嘗出以示人其後集注刪改日益精密而或問則不復釐正故其去取間有

主 陸三益

不同者然辨析毫釐亦互有所發明。冬周易本義詩集傳成。詩

主而鄭以來皆以小序爲主朱子獨以經文爲主而訂其序之是非謂易之卦爻辭本爲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象象文言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推說義理以明之。五

年秋差知南康軍辭不允

朱子或言宜以外

郡處之故。冬丐祠又趣之任。東萊累書勉行有是差。冬丐祠又趣之任。南軒亦謂須一

出爲善苟一向固拒則上之人謂賢者不肯爲用於大體卻有害朱子於是始有出意

六年春啟行至鉛山俟命

陸子壽再丐祠不

允三月晦到任首下教三條五日一詣學講

說大學立三先生祠於學宮立濂溪先生祠以二程先生配又立五賢祠以祀陶靖節冬復建白鹿

洞書院為學規以示學者尋得故址請於朝得賜敕額及賜御

書又捐俸買書以益之置田以贍來學者約

沐輒一至諸生質聖賢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以示學者每休

疑問難誨誘不倦七年春南軒張公訃至哭

之有祭文又答東萊書云欽夫謂某著修學

經說乃因問中得就此業殆天意云

夏應詔上封事其言切直上讀之大怒宰秋

旱甚竭力為荒政備冬以旱傷分數告於朝乞蠲問租稅○作臥龍

菴祀諸葛武侯八年春開場濟糶二月陸子靜來謁

子靜來請書其兄教授墓誌銘朱子率僚友

諸生至白鹿洞書院請升講席子靜以君子

小人喻義利章發論大畧謂科舉之士日從

事聖賢之書而志之所向專在乎利必於利

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為行之斯謂之

君子朱子以為切中學者隱微淡錮之病請

書於簡以諗同志。按當時子靜所講說朱

子有取焉者本如此若其所謂禪者終未嘗

變也故朱子答東萊書云子靜近日講論比

前亦不同然終有未盡合處幸其卻好商量

亦彼此有益也又與劉子澄書云子靜一味

是禪卻無許多功利術數日下收拾得學者

身心不為無力然其下稍無所據依恐亦未

免害事至後來答子靜太極第二書末云如

日未然則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各尊所聞各

行所知無復可望於必同此則三月除提舉

朱子與陸氏終不能合者也

江西常平茶鹽猶待閏三月解綬東歸朱子

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暴細民撓法害政擇其

一二尤甚者繩治不少貸尤以厚人倫美教

化為急務風俗丕變文秋除直秘閣東萊公

學行義之士彬彬出焉

訃至為位哭之下世疾痛斯文之不幸改

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時浙東薦饑遂冬奏

事延和殿極陳災異之由與十二月視事西

興以次按歷諸郡乘輿車屏徒御溪山長谷

雖不恤荒政者皆按劾之官九年春條奏救

吏憚其風采至有自引去者

荒事宜夏詔捕蝗復奏疏言事又與時宰書極陳朝廷惜

費宰臣愛得旨頒行社倉之法又條奏紹興和買之弊奏

免台州丁絹條奏義役之法奏立刻奏前知

沿海四州鹽法奏改諸郡酒坊

台州唐仲友不法巡部至台民訴太守新除

甚眾因盡得其促限催稅違法援民食汗虐蓄善亡命偷盜官錢偽造官會等事節次

勅之章至十上時宰王淮與同里連姻力為隱庇僅罷新任台久旱雨遂大注是歲穀非

秋除直徽猷閣改除江西提刑辭新命至

職還家亟具辭免大畧以為所除改乃填唐仲友闕蹊田奪牛之誚雖三尺童子知其不

可臣愚何詔與江東提刑梁總兩易再辭言

取自安祖鄉隸江東墳墓田產冬受職名力辭新任

合迴避詔免迴避復辭乞祠極言所按職吏黨與眾多並當要路所

論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遠至師友淵源所自亦復橫肆祗排時有阿宰相意上疏

程氏之學以陰十年春詔與宮觀上覽奏知

詔主台州崇道觀乃拜命初朱子起守南康使浙東始有以身殉國之意及是知道之

難行退而奉祠杜門不出學者尊信益慨然憂世之意未嘗忘有咸春賦夏武夷

精舍成四方士友十一年力辯浙學之非還

浙東見其士習馳騁於外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舍治心修身而

喜事功大為學者心術之害故力辯之十二年春秩滿復丐祠

夏拜華州雲臺觀之命十三年春易學啟蒙

成朱子既推義文之意作本義又懼學者言

知法象之自然因作啟蒙四篇本圖書原卦畫明著策考變占又有著卦考誤秋孝

經刊誤成十四年春編次小學書成既發揮

懼學者失序無本乃輯此書以訓蒙士雖已進乎大學者亦得兼補之於後也差主

管南京鴻慶宮秋除江西提刑以疾辭不允

十五年夏復趣對六月奏事延和殿上獎諭

三辭謝方出奏劄五是行也有要之於路告

以正心誠意上所厭問戒以勿言者朱子曰

吾平生所得惟此四字豈可回除兵部郎官

互而欺君及奏上未嘗不稱善

以足疾丐祠詔依舊職名江西提刑先是兵

林栗與朱子論易西銘不合遂疏其欺慢請行罷逐於是朱子請祠丞相周必大奏某上

殿之日足疾未瘳勉強登對上曰朕亦見其
誠也時上意方向朱子欲易他部丞相請授
以前江

西之命 秋在道辭免新任以足疾丐祠除直
寶文閣主管西京崇福宮轉朝奉郎

太常博士葉適

上疏極言林栗以私意劾朱某所言不實侍
御史胡晉臣論栗很復自用黨同伐異栗遂
罷去朱子固辭足疾不任拜起復丐祠時廟
堂知上眷厚憐朱子復入故為兩罷之策焉

復召辭冬受職名趣入對再辭遂上封事

疏言

天下之大本在陛下之心今日之急務則輔
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着

考訂朱子世家

大筆三益齋

民力修明軍政六者而已疏入夜漏下
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 除主

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辭

朱子常孝宗朝陞對者三

上封事者三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為出治之
大原其後則指大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
義其初固以當世急務一二為言其後則直
指心術宮禁時政風俗披肝瀝膽極言忠鯁
孝宗亦開懷容納至是復有經帷之命朱子
之盡忠孝宗之受盡言亦未為不遇然朱子
進言皆痛詆大臣近習孝宗之眷愈厚而疾
者愈深是以一日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
而孝宗始出太極通書西銘解義以授學者
內禪矣

是歲答陸子靜 十六年春除秘閣修撰仍舊
論太極無極

宮祠二月光宗即位拜祠命辭職名不允序

大學章句及中庸章句

二書之成久矣修改不報至是以穩樞於

心而序之又各有 夏再辭職名詔從所請仍

舊直寶文閣

降詔獎諭以為寵卿以荷秩不若全卿名節之為尤美乃上表

謝 覃恩轉朝散郎賜緋魚秋除江東轉運副

使再辭

以祖鄉田產辭詔免迴避

冬改知漳州再辭

以光宗初

考訂朱子世家

大筆三益齋

政再被除命 光宗紹熙元年

朱子六十一歲夏到任

乃不敢辭 下教令數條

俗為大變

奏蠲減本州諸色上供及

經總制無額等錢奏經界利害

奏經界行否與詳畧之利

害各一所必可行之術三將不得行之慮一

○冬以地震及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劾仍丐

祠不 郡刊四經四子成書

奉以告於先聖○按語錄云某如今

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六十一

歲方理會得恁地又曰某覺得今年方無疑
又曰某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裏幸而天假
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裏今年頗覺勝似去年

去年勝
似前年
列上釋奠禮儀數事冬有旨本州先

行經界卒不果行
行經界法貧民下戶皆漢
喜而寓公豪右兼併侵漁

者所不便為異論以搖之遂
有言經界不便者詔寢其事二年春復陳君

舉書
謂某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辨雖至於
遭讒取辱然至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

言之未盡不足以暢彼此之懷
合同異之趣而不敢以為悔也三月復除秘

閣修撰宮觀
正月長子塾卒於婺州報至即
以繼體服斬衰丐祠歸治喪塋

遂除秘撰主管南京
鴻慶宮任便居住夏拜祠命辭職名解組

考訂朱子世家

幸望三益齋

而歸
朱子治漳僅及一期以崇教化正風俗
為先務半歲肅然以定僚屬厲志節而

不敢恣所欲仕族奉繩檢而不敢干以私胥
徒易慮而不敢行奸豪猾斂跡而不敢冒法

平時習浮屠為傳經禮塔朝岳會者在為
之屏息平時伏鬼為妖迎遊於街衢抄掠於

閭巷者亦皆斂戢不敢復舉良家子女從空
門者各閉精廬或復人道之常四境狗偷之

民亦望風奔遁改復生業化成而去漳
民久思之五月歸次建陽寓同山橋秋再

辭職名詔論撰之職以寵名儒乃不敢辭除

湖南轉運副使辭不允再辭仍以漳州經界

不行自劾三年乞補滿宮觀從之始築室於

建陽之考亭
先是吏部公嘗過而愛之書曰
記曰考亭溪山清遠可居故遷

焉六月落成而居之歸自臨漳學徒益盛始
議建精舍於所居之旁以待來學者○考亭

又見陳同甫來訪
同甫名亮永康人以文雄
浙中自負王霸之畧而任

俠豪舉朱子往歲嘗以書箴其義利雙行王
霸竝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以

風切之同甫有書辯難朱子畧答書極力開
諭同甫雖不能改未嘗不心服每遇朱子生

朝雖千里外必遣人問遺歲以為常至是來
訪朱子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

考訂朱子世家

幸望三益齋

頓悟永康事功若不極
力爭辯此道無由得明冬除知靜江府廣西

經畧辭四年春有旨不許辭免疾速之任再

辭仍舊宮觀冬差知潭州湖南安撫辭
或傳是冬

使人自金回問南朝朱先生安在對以見擢
用歸白廟堂遂有是除以辭遠就近不為無

嫌力五年春有旨不允再辭詔疾之任
會洞

援蜀郡恐其
夏五月至鎮在途所次老稚攜

滋城遂拜命
扶來觀夾道填擁
幾不可行長沙士子夙知向學及郡數百
里間學子雲集朱子誘誨不倦坐席至不能

容溢於戶外 遣諭獠洞降之 獠人蒲來矢出省地作獲或薦

軍校田昇可川召問之諭以某日不俘以來將斬汝昇率數十輩馳往諭以禍福來矢喜

聽命引更建嶽麓書院 朱子窮日之力治郡教不誅 事夜則與諸生講論

隨問而答畧無倦色每訓 以切已務實問者感動 六月申省乞歸田

里 時孝宗升遐朱子哀慟不能自勝又聞光宗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洶洶益切憂懼遂

申省乞 不允七月寧宗即位召赴行在奏事

解 上在藩邸聞朱子名德每恨不 八月除煥

章閣待制兼侍講解不允九月再辭不允是

月晦次闕外 先是朱子行至上饒間以內批逐首相有憂色及至六和塔是

時近習用事御筆指 十月朔乞且帶舊職奏

揮皆已有端益憂之

事已丑入國門辛卯奏事行宮便殿辭待制

侍講不允復辭待制職名乞改說書差遣亦

不允 上于劉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半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

乃拜命上孝宗山陵議狀 不 辛丑受詔進講

大學 每講務積誠意以感悟上心以平日所論著者敷陳開析坦然明白可舉而行

講畢有可以開益聖德者 差乘實錄院同修

輟辭不允覃恩授朝散郎例賜紫金魚袋乙

巳晚講乞今後省看詳封事又乞三年內賀

禮竝免庚戌講筵畱身奏四事 其一罷東宮

宮定省之禮其三詔左右勿預朝政 其四卜山陵當緩期日卒無所施行 閏月戊

午朔晚講 是日講盤銘日新因論成湯有盤銘武王有丹書皆人主憂勤警戒

之庚申早講辛酉晚講奏禮律嫡宗承重斬

義三年 是時光宗病不能執喪寧宗 奏疏論

廟祧 謂不當 封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戊辰入史院庚午面對丙子晚講畱身申言

前疏乞賜施行既退即除宮觀尋除寶文閣

待制知江陵府湖北安撫辭 降御批云朕憫卿耆艾方此隆

冬恐難立講已除卿宮觀可知悉工部侍郎黃父問所以逐朱某之驟上日始除經筵

今乃事事欲與聞初知閣門事韓侂胄自詭
於太上皇后親屬上之立也自謂有定策功
出入宮掖居中用事朱子離長沙已聞之即
惕然以為憂及進對再三而陳又約吏部侍郎
彭龜年請對自發其奸龜年出護使客侂
胄益得志丞相方謂其易制朱子獨懷忠憤
因講畢奏疏極言之侂胄大怒乃於禁中為
優戲以焚或上聽朱子急於致君言無不切
頗見嚴憚一時爭名之流亦潛有恭聞之意
由是侂胄之計遂行朱子既去國侂胄聲勢
益張羣儉附和衣還家復辭前命仍乞追還
冠之禍基始此云

新舊職名詔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南京鴻

考訂朱子世家

書望三益齋

慶宮竹林精舍成

後更名

寧宗慶元元年春

復乞追還舊職名不允又以議僖祖祧不合

自劾再辭不允夏乞致仕不允

侂胄誣趙丞

永州大權一歸侂胄士大夫嗜利無恥者教
以除去異己或更道學之名曰偽學於是羣
小附和以攻偽十進者蜂起朱子自以蒙累
朝知遇之恩且向帶從臣職名義不容默乃
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叢邪蔽主之禍因以明
丞相之冤子弟諸生迭諫以為必買禍不聽
蔡元定請以著決之遇遜之同人朱子默秋
然取秦檜焚之更號遜翁遂以疾丐休致秋

復辭職名并乞休致不允又以妄議山陵自

劾乞錮職名不允冬再辭職名

已罷講官不

從之詔依舊充秘閣修撰宮觀

制詞有大遜

偽等語中書舍人傅伯壽所行也伯壽嘗執

弟子禮以不薦已因行詞寓刺譏以達迎侂

胄是後小人始

是歲楚詞集注成

二年春乞改正已受恩數不許十二月櫬職

罷祠

先是臺臣擊偽學楊之朝堂未幾省闈

考訂朱子世家

書望三益齋

主之柄鼓動天下是科取士稍涉義理者悉
見黜落學庸語孟六經為世大禁臺諫洵洵
爭欲以朱子為奇貨猶相顧不敢發獨胡紘
草疏將上會遷去不果沈繼祖以追論伊川
得為察官紘以葉授之繼祖遂奏乞櫬
職罷祠從之蔡元定亦特編置道州是歲
始編禮書名曰儀禮經傳通解大要以儀禮
綴其後其見於他篇及他書可相發明者或
附於經或附於義朱子自修家禮鄉禮學禮
邦國禮王朝禮而以三年正月是月朔旦朱
喪祭二禮屬之黃幹三年正月是月朔旦朱
問下東櫬日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
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此

其憂傷微拜命辭謝畧云雖補過以修身無意可見矣及桑榆之暮景然在家

而憂國未忘葵藿之初心前數日夕諸子方與諸生講論有以小報來者畧起視之復坐

講論如初翼且諸生乃知有指揮後竟無告命蓋披垣不敢秉筆也別蔡元定

於寒泉精舍周易參同契考異成郡縣逮捕元定甚急

元定色不為動既行朱子與嘗所游百餘人會別淨安寺寒暄外無歎勞語坐客感歎有

泣下者朱子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日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兩得之矣明日獨

與元定會宿寒泉相與訂正參同契終夕不寐次年元定卒於春陵朱子為之哀慟時黨

禁益諱朱子方與同志講道於竹林精舍不為輟或勸以謝絕生徒儉德避難者朱子曰

禍福之來命也或又微諷先生有天生德於予之意卻無微服過宋之意曰某不曾上書

自辨又不曾作詩諷誚只與朋友講是歲韓習古書說道理更不教做卻做何事

文考異成四年又奉告命落祕閣修撰依前

官冬乞致仕是歲答李季章書云親舊凋零入痛心益無生意所以惜此餘日正為所編

禮傳已畧見端緒而未能就若更得年餘則未死且與了卻五年夏詔從所請有旨依所乞守朝奉

亦可瞑目矣

大夫始用野服見客開居野服即冬命蔡沈致仕始用野服見客

致仕始用野服見客開居野服即冬命蔡沈

作書集傳二典禹謨朱子七年正月作

聚星亭贊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戊午歲

德明帖云大學又修得一番簡易平實次第

可以絕筆是日改誠意章午刻疾甚不能興

○按儀禮經傳通解大學篇誠意章注與今本同惟經一章注原本一於善今本作必自

慊是所改者此三字耳○先是己未夜為諸生說太極圖庚申夜復說西銘甚詳且言為

學之要惟事審求其是決去其非積集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無私曲聖人應萬

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甲子以疾終於正寢前夕癸亥

入問疾告之曰誤諸君遠來然道理亦只是如此但相倡率下堅苦工夫牢固著足方有

進步處諸生退乃作三書一與子在令早歸收拾遺文一與黃幹令更加勉力且云吾道

之託在此吾無憾矣及令收禮書底本踵而成之其書界行開具逐項各修條目且封一

卷為式一與范念德託寫禮書甲子即命移

疾革矣萬一不諱當用書儀乎朱子搖首然

則當用儀禮乎亦搖首然則以儀禮書儀參用之子乃領之就枕誤觸巾月人使正之揮

婦人無得近諸生揖而退良久恬然而逝午

初刻也送終諸事皆用遺訓焉是歲大風拔木洪流崩岸。是歲舊年譜作是日者誤祝穆和父辨十一月壬申建陽石塘里之大

林谷黃幹作行狀畧云先生平居倦倦無一

豫之色語及國勢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

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力辭厲易

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亟去其若君也

動輒離縣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

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

入極爲萬世宗師則嘉定二年諡曰文初學

不以用舍爲加損也

考訂朱子世家

禁稍弛二年除華文閣待制與致仕恩澤時

郡不申沒猶以生存出命也開禧三年侂冑

伏誅嘉定元年詔賜諡與遺表恩澤明年寶

諡曰文三年贈中大夫實謨開直學士

慶三年贈太師封信國公紹定三年改封徽

國公淳祐元年詔從祀孔子廟咸淳五年詔

賜文公闕里於婺源元至正間加封齊國公元至正間

追諡朱子之父曰獻靖朱子長子塾字受將

仕郎先十年卒後贈朝次塾之字文迪功郎監

德清縣酒庫後十一年卒贈朝奉次在字敬

承務郎官至吏部右侍郎煥章閣待制封建

安郡侯贈銀青光祿大夫。朱子從孫曰洪

以易學範家貧苦學自忍嘗館於胡舜卿授

祐元年登第授武夷書院山長一軌於道時

入高十世孫曰樞明天順丁丑進士歷福建

都轉運鹽使司運使以廉能稱樞弟懋以宣

聖子孫例入太學授永年縣丞懋弟楨由縣

布訂朱子世家

學生貢入太學生以先賢後乞奉祠授本縣

訓導楨從姪焰例入太學授瑞州府知事朱

子十一世孫曰城爲太學博士先是

正德年間科臣戴銑汪玄錫御史王完後先

奏請完疏以爲朱子繼孔子者也重朱子所

以重孔子孔氏嫡長之裔隨宋南遷居浙之

衢州後徙居曲阜者皆其支庶累朝錄蔭惟

曲阜子孫世襲公爵而衡不與蓋闕里爲重故也今朱子婺源與孔氏曲阜闕之建安與浙之衢州事體同符朱氏在建安者恩典已隆婺源子孫顧不得錄蔭主祀尤爲缺典乞照孔氏闕里義例錄蔭婺源子孫賢而嫡長一人量授博士等官以掌祠事於是知府張芹奏保朱墅爲文公十一代嫡派孫次子塾之後居婺源者量授蔭錄主奉婺源祀事

詳見文

嘉靖二年詔以朱墅爲翰林院五經博士

三十七年又川本學訓導席端言俾世蔭錄

勿絕於是世世以嫡長承襲

詳婺源志

附天寧寺會講辨

學術既窮人心亦流於僻公焉撰出僞書誣朱子而誣後人如學會錄纂空撰出慶元丙辰朱子至郡城天寧寺會講一事意在語錄十四條又謂出於朱子

紀實與南溪書院志何作僞者之多邪休邑施漢講學於紫陽書院及修書院志已知十四條之僞矣猶不能燭僞書之無根以丙辰會講天寧寺載之會紀與朱子年譜此事極有關係特辯之

朱子既寓居於閩如婺源省墓者再一爲紹興庚午一爲淳熙丙申載之年譜甚明若慶元丙辰朱子年六十七本無如婺源之事而汪六符新安學會錄載是年九月會於郡城天寧山房鄉先正受學者幾三十人荅問語錄十四條事屬子虛假令有是事門人李果齋作譜豈獨遺之且婺源志不載府志不載天寧寺本注亦無會講之事汪氏謂出朱子紀實及南溪書院志亦皆妄作又列會講名氏婺源有程克菴洵欲有程士華實之尤可見其附會程菴山噫撰克菴傳出衡陽主簿再調廬陵參錄時僞學雖作臺

章有吉州知錄程洵亦是僞學之語迄將代遽以疾卒考沈繼祖上章攻僞學朱子橐職罷祠乃丙辰十二月之事使是年九月朱子果至徽克蒞正官廬陵豈能預天寧之講乎程實之者雖新安忠壯裔其先世遷郡陽今爲德興之新建久已不隸歙籍矣考新建程氏譜朱子嘗書尊己二字贈實之學者稱尊己先生具載生平言行并朱子生卒出處亦及之使與天寧之會豈不爲尊己一大事何以獨畧不書乎朱子兩至婺源爲實事故洵祐開諸葛泰撰紫陽書院記但言庚午丙申不及丙辰無者不可增也明世講學之徒忽置空撰出天寧之事蓋其時良知學熾宗其教者援儒入墨意在誣錄十四條謂朱子晚年亦同象山之說遂飾無爲有以惑

考訂朱子世家

奎 望三益齋

後人汪星溪已明言學會錄裝點成書爲學系作僞矣其作書院建遷源流記猶敘入慶元丙辰主教天寧事蓋謂朱子亦嘗講學新安未暇究其實也朱子何時無生徒何日非講學豈必若釋氏之升堂說法卽令辰止故鄉人人固請主教當時在官豈無學宮公廨在民豈無祠堂塾舍乃講儒者之學於佛氏之廬豈不爲傳者非笑乎施誠齋瑣修紫陽書院志雖削去十四條答問語猶取此事載之會紀卷端且於年譜增入丙辰九月如婺源省墓會講天寧一條恐學者遂傳爲實錄將來刻年譜修郡縣志書亦據此入之其以三至婺源誣朱子者失猶小或復有主張十四條之說緣飾爲真以厚誣朱子則其害大故辯之

考訂朱子世家

奎 望三益齋

考訂朱子世家一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永家婺源
與朱子同里故取年譜舊本重加刪訂各附考證
而終以婺源子孫承襲博士支派後附天寧寺會
講辨一篇專論學會錄所載慶元丙辰朱子至新
安會講天寧寺事爲明季良知之徒鑿空撰出以
厚誣朱子云

左忠毅公年譜二卷

〔清〕左宰輯

遼寧省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左忠毅年

譜二卷》提要

左忠毅公譜像



左忠毅公集

卷上

忠毅公像讚

臣忠毅公像讚

谷從輝齒灰崔惠少保祠直歷初景始應詹來
 箕辰令辨者今暗曠呈來霜飛爪去輪照燦日
 暗日騰彌蘭群千載藉山傳動火孤城氣象爽
 昭回 氣壯煙山咀豆艱悲廣露燄軍叛臣登
 車同賈燈熒志正勢今指鼎鑄瓦善是謝庭玉
 月美須州步固獨門尺余從伯仲間家闡綽悌
 曾生 帝里著 公督率昔余兩長曾爾和

真面後開線精續罕識



左忠毅公年譜 卷上

明神宗

三年乙亥九月初九日丑時公生於桐城

居第○按公生之辰月當大斗因命

字共之浮邱其自號也又號滄嶼始

屋隣人望之以爲火災救輒無有如是者數四

焉

公父封少保公諱出穎字逢時號碧衡○按封少

保公潛修力學以行誼高鄉里生子九人時有

九龍之目公行五

左忠毅公年譜 卷上

四年丙子

五年丁丑

六年戊寅

七年己卯

八年庚辰公六歲

始就塾師○按公生而歲疑開卷數十行目之所

過無留同館有侮之者絨寸楮訴師已井井成

文間取諸年長講意點閱封少保竊見以爲妄

取視筆筆無誤心器之而終以爲非穉子所宜

治具語其師曰吾祖難定公佐兄難當公保障

涇邑廟祀至今山涇遷桐後長二公美績歸國

初保障一方全活無算祖若父世多隱德後有

達者其應在此兒乎但一虞躍治便元氣盡矣

向後須尋過誤朴繩之此究竟受用也

九年辛巳

十年壬午

十一年癸未公九歲

能屬文○按是年歲大饑家以粥自贍公遂作粥

賦又嘗隨封少保課耕命作破題公答曰播厥

百穀王道之始也鄉人至今以爲美談

左忠毅公年譜 卷上

十二年甲申

十三年乙酉

十四年丙戌

十五年丁亥

十六年戊子公十四歲

漸有文名○按窗前有麥一莖三穗公草瑞麥賦

上太守趙公諱壽祖太守調之曰此麥北方常

有公應聲曰北常有則常南不常有則瑞矣太

守聳然異之問汝能文乎曰能命二題頃刻立

就無何督學校士拔之入院封少保益爲延名

師課讀

十七年己丑

十八年庚寅

十九年辛卯

二十年壬辰

二十一年癸巳公十九歲

縣試冠軍○時縣尊黎公諱道昭已奉行取猶領

試事拔公冠軍太守徐公諱民式更益獎賞見

院卷撫掌曰首錄無疑已復不售則率六縣三

廳再四懇之督學乃搜原卷亦稱其奇而惜其

左忠毅公年譜

卷上

三

留良焉

二十二年甲午公二十歲

館於鄉副憲戴公宅○按公性拓落好購奇書不

計直每讀忠孝節義傳記臨卧朗誦一過鄉副

憲戴公諱完延而賓之與其子若孫下帷三年

脉脉有得

二十三年乙未

二十四年丙申公二十二歲

補博士弟子員○按督學陳公諱子貞既發落知

爲前已侯首援取其卷復閱曰爽氣清健應無

留行自是每試高等矣公嘗自謂兄弟九人予

一身前擔四兄後擔四弟何以釋然而無憾封

少保以歲擇師束脩不下數十金家益落而公

率諸弟輩益所攻苦臺臺忘倦

二十五年丁酉公二十三歲

應直隸應天鄉試

娶周氏夫人○按夫人爲母黨周公諱時興字起

吾女萬歷八年 月 日生年十八歸於公

善事舅姑克修婦道以賢淑稱公是時課諸弟

等益力遙收一二生徒資弟輩筆墨每語人曰

左忠毅公年譜

卷上

四

貧家無樂事率諸弟作文見其各成一藝便欣

然忘寢大約三六九是吾適志之日也

二十六年戊戌

二十七年己亥

二十八年庚子公二十六歲

舉直隸應天鄉試○歲值大比公飲鄰家夜歸與

諸弟輩見屋上火光燭天則暗喜秋果舉鄉試

第十一名與戴公兩孫同榜○按公本房師浮

梁陳公諱大綬初謁勉之自樹卻紅東不受謂

今日行事之儉卽異日居官之清不從此立定

脚跟後便無措手處公奉教唯唯益爾所以自

勵焉

二十九年辛丑公二十七歲

會試不第歸里

三十年壬寅

三十一年癸卯

三十二年甲辰公三十歲

會試復不第○按公兩下第歸益以課諸弟爲業

館穀衣履不累封少保惟以兄而兼行父師之

事又貧甚不給則下周夫人釵簪佐之夫人亦

左忠毅公年譜

卷上

五

無怨言封少保封夫人不安厥心謂諸弟輩何

以無負兄嫂也

三十三年乙巳公三十一歲

周氏夫人卒

三十四年丙午公三十二歲

繼娶戴氏夫人○按夫人爲鄉副憲戴公諱完孫

女諱君祐字蓮峰女萬曆十四年八月二十二

日生年二十一歸於公其賢淑與周夫人同供

應諸弟輩有加維諸弟輩幼踰躅往返類公少

年時每驟輒泣下爲親老也凡進試之日公必

夜具衣冠焚香拜家廟日中及暮皆如之雖遠

不輟

是年長子國柱生

三十五年丁未公三十三歲

春登王士俊榜進士○按公會試仍魁十一名爲

李公諱九昌房首兩榜文贈侯人曰

延試三甲九十一名賜同進士出身

十月拜內閣中書舍人○按公自矢清白嘗署聯

於京邸曰俸薄儉常足官卑請自尊其與張公

懷卿書云某十月例得中翰職聞此官頗閒而

左忠毅公年譜

卷上

六

冷閒可藏拙冷則吾素也引分營職可幸無爰

又有書答同鄉延尉方公魯岳畧曰人臣持白

乃心靖共爾位何官不可致身豈必金馬纓堪

托足哉觀此二書公之居官立身已可概見矣

○公通籍後志接引人材士有文行轅賓禮之

延譽於朝不令知多所成就

三十六年戊申公三十四歲

奉差封益府○按是年本縣大水族人嗷嗷封少

保爲愀然不憚公時奉差過里門稱貸買麥賑

三黨老弱壯者給微貨俾無失所更倡義畫策

與邑令同心拯救多賴保聚

三十七年己酉

三十八年庚戌

三十九年辛亥公三十七歲

奉差祭葬奉新蔡太宰○按公兩奉使絕饑遺不

入是歲復大水糴麥設法賑之如前或以爲非

窮官所辦公毅然曰不記十六十七年游饑吾

父穡稼荒洲母哺指數米薄粥不充兒女皆菜

色而親屬待舉火者尙數十餘家死爲具棺殮

無怠容豈吾有一官而難之言者謝不敏先是

左忠毅公年譜

卷上

七

周外舅家固饑艱於子嗣晚年置側室生子數

齡族人覬覦之伺舅即世大搆獄訟托人以半

產啗公公曰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爲八吾耳

哉力白之當事寸土尺木悉入卹冊付遺孤更

爲延師教育俾至成立後史公可法督師揚州

薦爲監軍道僉事

周公諱岐字農夫

四十年壬子公三十八歲

娶側室袁氏宜人○按宜人爲儀徵縣生員袁公

諱孟新女萬曆二十七年己亥正月初七日生

年十四歸於公有中饋才從公於官經理內外

無不當後公被瑞禍卒於獄宜人年二十七歲

閉戶自經家人解救時瑞虐方熾坐獄冤比斥

鬻田廬不足復舉國柱等於獄患難之中饑寒

交迫仰事俯育唯宜人以織紉資之昭雪後躬

親炊汲月少保封夫人嘉其賢命國柱國樞事

之如母舅姑歿喪葬盡禮桐邑民變子奉宜

人避亂金陵每日問一舉一動以法之訓未嘗

暫輟子國柱國村文章館節名中書內皆母教

也苦節四十五年壽七十二終節孝錄

四十年癸丑

左忠毅公年譜

卷上

八

擢御史臺候命歸里○按公候命七年強半依膝

下性好山水慕李伯時景字息致卜築龍眠爲

諸弟輩書室于額其外曰此處有伏龍鳳雛聞

踪往勝離城可四十里得古草庵司理卽李龍

眠與蘇黃諸名賢往還唱和處比廬既久塵鹿

穴居雖利不移時構茅舍數椽種竹樹偶借弟

輩休夏其間縱談今古謂元祐去亂法不亡亂

人畢竟是錯李綱於高宗和議上疏極諫皆爭

事而不知爭人事之失只是一事人則貽禍無

窮故百年之計無如樹人况更兵二部用人之

人尤爲喫緊因於饑中取人材錄一帙指示某處有某人某相材某將畧某第一流某稍次暗識圈點曰吾居官十數年精神全用在此雖多未識面而已可備朝廷緩急之用矣又謂吾在京久靜觀官府鈎連魍魎盡現始以小人與託於婦寺繼以婦寺之禍釀爲兵戎凝陰感召寢費收拾而本瘞從一念穢濁始末有女子不貞而可議四德者凡此要言悉徵學問知其爲國繫奸非由氣激者矣

四十二年甲寅

左忠毅公年譜 卷上

九

四十三年乙卯

四十四年丙辰

五月次子國棟生

四十五年丁巳

二月三子國林生

四十六年戊午

四十七年己未公四十五歲

授浙江道監察御史

疏請御朝○按神宗在位不視朝者三十餘年諸

臣先後奏請不允公入告之初疏請刻日御門

早定大計疏載本集公之直聲自此傾動海內矣

四十八年庚申公四十六歲是年自八月初一起至十二月止爲泰昌元年

二月四子國材生

疏定主得載本集

疏參大司馬新舊平章載本集

巡視中城○按公首拿銓胥金鼎臣繆榘等送法

司搜獲假印七十餘顆僞印文卷一百零九扇

假官百餘名銓寶爲之一清疏載本集

帶管西北城○按是時有坊官奉要人意當暑繫

左忠毅公年譜 卷上

十

無辜者二人絕其食公手批釋之得不死

欽差直隸印馬屯田監察御史○按公之領屯差

也以爲足餉無過屯田屯田無過水利乃上疏

極陳屯政事宜疏入詔悉允行水利大興後鄒

公元標還朝過津門詔曰三十年前京都不知

稻草爲何物今遍地耶左公力也○時逆璫魏

忠賢劉朝等矯東朝令旨索世廟戚晚絕莊脅

以必從公封還不啟曰尺地皆殿下有御史奉

命巡田安敢私授諸璫忿忿去復說巨璫陳登

奪十三場子粒公特疏糾之疏載本集得旨獨

除自是諸奸始制日公矣

七月丙申日神宗崩。先是神宗疾不食且半月，皇太子未得見，兵部給事中楊公澧偕諸給事御史走謁大學士方從哲，公趣從哲問安。從哲以爲帝諱疾，即問左右不敢傳，公又謂從哲當宿閣中，復以無故事爲辭。越二日始率廷臣入問疾，及帝疾革，太子尙躊躇宮門外，公與楊公遣人語東宮，作讀王安帝疾甚，不召太子，非帝意，當力請入侍。嘗藥視膳，薄暮始還。太子深納之，無何神宗崩。

李憲毅公年譜

卷上

十一

光宗

泰元年

疏請移宮載本集

移宮始末

八月初一日丙午，泰昌卽位，是爲光宗。

先大王父與諸臣侍班，近瞻天顏，無病容也。

初四日上不豫。

長安喧傳某日卽貴妃進嬪，侍入人上遂疾。

初六日廷議枚卜。

先大王父有請復祖宗之舊制，以光枚卜之成也。

典疏載本集

初八日上病甚。

十一日固欲出見羣臣，神色委頓。

時鄭貴妃侍側，命內醫崔文昇投以下利劑，上一晝夜三四十起，支離牀褥間，而鄭以視疾爲名，據乾清宮，與上所寵李選侍相結，鄭爲選侍請，皇后封李亦請封貴妃爲皇太后，是日邀有封太后旨，諭內閣方從哲發禮部少宗伯孫如游疏，請收成命時兵科楊公署禮科，擬上疏論列會僕少徐養量謂上既不豫，李鄭交固左右。

李憲毅公年譜

卷上

十二

前後皆兩家私人不見周掌科一二語隱侵及之，若非天心轉回，周禍不測矣。君無徒取死，且前旨未見邸傳，宮禁事無妄言乃止。

十四日郭王二皇親遍謁臺省，泣訴宮禁危狀。

二皇親從宮中問安，出謂上病勢必不起，文昇藥故也，非誤也。鄭與李交甚固，日在帝左右，一圖封太后，一圖封后，共挽皇長子附己看承，包藏禍心。此時兩婦蓋環弄兩朝於股掌之中，諸宮侍俱不得近，并皇長子時亦向人泣謂父皇素健，甚今被諸奴捉弄如此，奈何。諸臣聞其語。

憂甚而上果趣禮部封鄭貴妃爲皇太后

十五日擬神宗諭

先大王父與楊公健並與會議乃倡言於朝請諸大老約貴妃姪養性禮請貴妃移宮仍理諭鄭養性辭封太后之命

十六日諸臣與鄭養性共集松棚下

先大王父與九卿科道勳戚諸臣詞各嚴正家宰周嘉謨曰汝姑無他意不過欲汝長守富貴我輩文武在此若聽我輩言當爲汝保護若不聽我輩言忘想要封太后誰肯容汝況汝前此

李憲毅公年譜

卷上

十三

許多說話今尙未乾淨倘仍不避嫌疑母論富貴不可保身家還不可知鄭意人也卽於是日移慈甯宮楊公遂劾崔文昇用藥無狀請推問之並請亟寢貴妃封號疏入越三日上遂逐文昇停封太后命自是乾清宮惟李選侍在側矣十七日上召閣部吏科河南道入視疾上云幾夜不得睡日食粥不滿盂十八日枚卜何宗彥劉一環等

先是六月內奉上諭會推閣臣時有禮部侍郎何宗彥未推士論惋惜先大王父具國是本子

人心公論國之元氣一疏載本集請諭輔臣愛

惜人材以爲社稷至是何公得與枚卜

十九日科道從諸大臣再入問安

上云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矣

二十一日枚卜疏錄用輔臣何宗彥劉一環韓爌等

二十二日內傳錦衣官入有旨宣兵科並召閣部科道入

先大王父以臺臣預顧命倍增感激及隨諸大臣入時新輔臣劉一環韓爌各謝恩上各諭以

李憲毅公年譜

卷上

十四

國家事卿等盡心目注久之因言朕在東宮飲食不調至今四五月始愈登極後勞復又未得稍靜今大病服藥不效閣臣方從哲曰臣等請皇長子移宮不知何日上曰朕便令其別處去不得科臣云伊當常在朕前語間目視先大王父等手指皇長子曰伊事已停當伏侍之人俱備矣閣臣劉一環宗伯孫如游言及封李選侍儀注上曰是事朕有年生育多伏侍久因指皇長子曰頗愛他不然朕亦不封又請上慎醫藥上曰十餘日不進矣家宰周嘉謨曰醫藥猶第

二義皇上清心寡欲自然不藥而愈上停視久之曰宮中無甚事因目皇長子曰汝代言之皇長子曰宮中無別事先生輩傳知勿聽外邊閒說

二十六日再召見

上病雖篤而音吐猶洪

二十九日再召見

上謂朕病不起矣國家事卿等爲朕盡心分憂輔皇長子爲堯舜之君卿等共勉之又曰朕壽宮安在諸臣封曰聖壽無疆何念及此各相慰

十五

在忠教全錄 卷上

安哽咽不能語適內帷帳中一小監附皇長子耳語皇長子搖首不應忽一紅衣婦人揚手從上前挾皇長子入嘈嘈者久之皇長子滯帷帳間復擠之出皇長子失色忿向上曰皇爹爹要封皇后諸臣以爲皇長子語急或誤也孫宗伯接之曰皇上欲封李選侍爲皇貴妃臣等不敢不遵命卽著儀注來上漫應之曰著儀注來隨手指皇長子語諸臣曰輔他爲要是日凡三召見賜諸臣酒飯君臣父子間情殊戀戀河南道顧造曰上已疾甚戀戀於諸臣若不肯沒於婦

人手者庶幾祖宗社稷之靈得無他故自是太平有道天子但選侍形狀無忌憚可駭其相鳴咽嘆詫薄暮始出傳賞燒割各一棹銀幣各有差是日鴻臚寺丞李可灼進紅鉛丸自云仙丹上服之初覺舒暢至夜遂崩

九月初一日五更校尉宣召急諸臣奔至宮門聞已賓天扳號莫及或猶有衷旨未及承矣

是時太宰周嘉謨總院張問達司農李汝華等俱在商議安宗社事中有慮及皇長子無嫡母無生母無恩養母子焉一身欲共託之李選侍

十六

在忠教全錄 卷上

者兵科楊公曰不可天子無託之婦人之理且此選侍者東宮時事無論卽如昨日當先帝對羣臣時強皇長子入復推之出勒封皇后是何光景雖以先帝四十歲皇帝不能堪鄭貴妃及諸蠱惑毒手況李鄭交結權黨旣非一朝彼豈可託幼主者若儲皇一入其手我等恐無見儲皇之日此時急宜請見皇長子卽呼萬歲以定危疑並擁出乾清宮請暫居慈慶於事始妥語間大學士方從哲劄一環韓爌至楊公前曰先帝賓天皇長子無生母可託重任在三相公肩

之事急矣宜速入請見皇長子卽呼萬歲此我朝先達有行之者事不可緩恐待朝食時有變乃促閣部大臣趨乾清宮閣者持梃固止之楊公從衆人往來中趣相公入閣者強相阻楊公厲聲曰皇帝召我等今已宴駕皇長子小若曹據門不容宰相入意欲何爲閣者却乃入哭臨請見皇長子久不出再四請乃得見共呼萬歲皇長子連曰不敢當者三諸臣請初六日吉登極并一面封選侍久之皇長子曰從容大學士方從哲云社稷爲重初六日登極再不可緩又

左忠毅公年譜

卷上

十七

請皇長子乃曰擇吉注儀來看因奉駕至乾清宮門首諸臣請到文華殿受嵩呼禮畢導至慈慶宮時奏事中官某擁上行交付輔臣劉一環捧左手英國公張惟賢捧右手諸大臣簇捧以行甫至中宮諸內豎從寢閣內出大呼拉少主何往急請回宮主年少畏人因攬皇長子意欲奪入楊公格而呵之曰殿下是羣臣之主我等是殿下臣子四海九州莫非臣子殿下何畏之有乃共擁之行過乾清宮門西向坐諸大臣叩頭慰安訖因請登輿擁至文華殿皇長子仍西

向坐諸臣卽殿內行五拜三叩頭禮嵩呼畢擁入慈慶宮皇長子謁孝端皇后靈几閣臣劉一環奏曰乾清宮尚未淨請殿下暫居此令李選侍出宮訖乃歸乾清宮吏部周嘉謨曰今日殿下之身是社稷神人託重不宜輕出入卽往乾清宮行大小殮與朝暮哭臨須臣等齊集不則請無發駕皇長子首肯中閒有欲奏某中官好某中官否者楊公曰殿下自有主張不必諸臣指報但汝等中官受先帝及皇祖恩遇當赤心報國一切外間事在諸大臣一應調護聖躬防

左忠毅公年譜

卷上

十八

禦出入是在內諸臣事少有差池責有所歸諸臣乃退是時又有言選侍封事者楊公曰殿下思父則封思母則不封思先帝二十三日几前言則封思二十九日對諸臣辱先帝事則不封我等都不必與且姑俟之因議登極日期有欲移初三日者有欲卽移本日午時者蓋各因名位未定慮有他虞楊公謂臺臣顧造曰今日是太平時節如何作亂離事况無嫡庶之嫌並長之防父死之謂何舍殮未完表箋未上袞冕受

事之史冊未安畢竟舍殮與成服畢羣臣上

表箋殿下謙讓再三乃成正始又有謂事甚危
疑今日登極於事始穩人心得安楊公曰今日
之事只在處之安與不安不在登極之蚤暮處
之安即朝委裘何害處之不安豈無御極後有
事者議乃定先是官門未容諸臣入是時官門
開諸臣自外入者各言中外洶洶安危介在呼
吸豈容遲疑作太平時事即今夜誰與皇長子
同卧起者或言社稷重喪與儀文爲輕稱引俱
是違見楊公呼中官宋某令奏宋曰小主少說
話一便一二便二初六吉日先已奏明不宜更

左忠毅公年譜

卷上

十九

改楊公曰但奏言在外諸臣百姓欲請殿下今
日即登極以慰中外人心奏入皇長子弗應徐
曰今日已晏大小殮未畢仍照舊擇吉行諭傳
出是時諸大臣共謂外廷文武各已備朝服即
出候駕於慈慶宮前行嵩呼禮亦可乃傳未及
至外皇長子已出乾清宮嵩呼者不及百人楊
公從諸大臣出過文華殿朝服諸臣各憂形怒
色先大王父與僕少徐養量責楊公悞大事直
唾其面曰何以主張今日不登極脫有不濟汝
死肉足食乎楊公愕然悔先之多言矣手字屬

錦衣駱思恭謂必精揀得當人稽防內外出入
而又不得多爲聲色以亂人耳目駱既領略意
中事先大王父與楊公從周太宰朝房語以選
侍無恩無德之故及必不可令同居乃草請
移宮公疏先大王父具有單疏疏載本集

初二日疏上

初三日李選侍震怒摘先大王父單疏傳呼大臣
垂簾處分是時李選侍居乾清宮倚逆璫魏忠
賢劉朝等爲腹心左右前後盡是賄買腰玉之
人又使其黨李進忠劉遜等探聽朝政取百官

左忠毅公年譜

卷上

二十

每日章奏悉先呈選侍省覽當移宮公疏入選
侍不爲動及見先大王父疏乃大怒數遣中使
橫馳急索左御史宣入處分先大王父曰我天
子耳目官也非天子召不敢奉若輩何爲者選
侍愈怒邀皇長子至乾清宮議之皇長子不肯
往使使取疏視之以爲善遂發閣臣票擬
初四日奉旨移宮已有旨了名封事既云尊卑異
稱禮部再酌議具奏是時既得旨而選侍聽李
進忠謀必欲挾皇長子同宮議垂簾稱制加左
御史重遣等語甚沸是日諸臣候駕尚未出有

中使從麟趾門來楊公迎之曰選侍移宮否中使答曰母妄言禍至矣母子一宮爲何要兩宮分住李娘娘忿甚今日請小主議明同居并欲問左御史武氏之言如何說楊公怒目叱之其人還給事中惠世楊御史張潑入東宮門駭曰今日選侍欲垂簾處左御史汝等何尙安然如此楊公出自皇極門則有九卿科道共議上公疏相爭未果

初五日傳聞欲至初九十二日始移官兵科楊公急促方從哲曰儲皇明日登極矣無復住東宮

左忠毅公年譜

卷上

二二

之禮相公當上揭急促移官方云到初九十二日亦可楊公曰但苦儲皇無住處如到乾清宮前日以李在而出今李仍在而入何如前日不出方曰卽在東宮住亦無害楊公曰前日以皇長子而就太子之宮可也明日爲天子矣選侍不移宮而猶退居太子之宮世間豈有天子避宮人之禮且此乾清宮自祖宗相傳是天子之居卽聖母在止當居坤寧宮太后居慈慶宮選侍何人而抗旨占住乾清宮不移豈以皇太子在宮中曾受其撫育耶前日是皇太子今日是

左忠毅公年譜

卷上

二二

社稷臣民之主矣卽兩宮聖母如在庶宗禮夫死亦當從子彼何人者而敢爲欺藐如此時諸璫中有言選侍屬先帝舊寵亦是顧命中人可少緩之楊公曰諸大臣受先帝顧命先帝自欲先顧其子豈有先顧其雙膝之理試請選侍於九廟前質之汝等是食先帝祿者是食李鄭二家祿者能殺我則已不則今日不移宮死不出矣汝等毋挾先帝一時之寵以抗先帝六尺之孤爾李進忠盜承應庫銀兩幾盡是必欲盜盡乾清之寶乃已耳時一璟嘉謨助之詞色俱厲

號小揭

載本集

初六日熹宗御極是日上正位乾清宮矣○先是李進忠盜承應庫銀兩而其黨劉遜劉朝田治等并以盜寶藏被緝至是下錦衣勘問諸璫詞連選侍父逆闖計無所出則妄言選侍投縊皇八妹八井以搖惑人心御史賈繼春信之輒上書內閣謂帝不當薄待庶母先大王父曰宮未

移當思所以安皇上官既移又當思所以安選侍於是上仁義兼盡一疏載本集上乃宣諭曰朕幼冲時選侍氣凌聖母成疾崩逝使朕終天抱恨既毆崩聖母復使宮眷王壽花等時來探聽不許朕與聖母舊人通一語皇考疾篤選侍威挾朕躬傳封皇后朕不自安暫居慈慶選侍復差李進忠劉遜等將每日章奏先呈選侍方與朕覽朕思祖宗立法有此規制否皇考賓天諸臣入臨畢請朝見朕選侍阻朕於煖閣司禮監同請選侍許而復悔又使李進忠請回再三

左忠毅公年譜

卷上

二三

朕至乾清丹陛上大臣扈從前導選侍又命進忠來牽批朕衣卿等親見當時景象安乎不安乎當避官乎不當避官乎是日朕自慈慶宮至乾清宮朝見選侍畢恭送梓宮於仁智殿選侍差人傳朕必欲再朝見方回各官皆所親見明是咸挾朕躬垂簾聽政之意此等聖諭蓋召方韓三閣臣與六部都察院一國公三科於乾清宮前面發因方相公從哲言待李選侍有恩禮不必又暴其過惡上親言朕與李選侍有仇諭下繼春用是得罪去而浮議始息當光熹之際

宮府危疑人情洵懼先大王父與楊公協心建議卒能排闥奴扶冲主俾宸極獲正宮府晏然者皆兩公力也自是朝野並稱為楊左

按明萬曆四十八年神宗崩光宗即位未幾而崩熹宗繼立一月之間號令三嬪考之前古未嘗有也當是時宮府危疑人情洵懼內則鄭貴妃李選侍熾踞乾清宮要封太后皇后陰謀垂簾外倚逆璫魏忠賢李進忠劉朝等為腹心引用私人賄買腰玉把持朝政蓋女戎與閹寺交構而冲主子然孤危矣先是光宗母王貴妃死

左忠毅公年譜

卷上

二四

於鄭貴妃手熹宗母王才人死於李選侍手鄭與李蓋兩世母仇隱而未發者也至是益肆無忌憚而魏忠賢等專擅日久懼為正臣所制益思結連後宮互為羽翼剪除忠良以快報復之私此禍一成豈止帝在房州而已哉光宗之不豫也進御進藥之間舉朝實有隱憾而移宮一事安危介在呼吸尤為間不容髮其時元老大臣非無憂國防患之苦心也而識力兼到能致其身以爭之者唯楊忠烈與先忠毅兩人而已排斥閹奴肅清宮禁俾冲主獲正皇極仁至義

盡內外咸安可不謂社稷臣與乃天不悔禍奸人逆謀反以移宮爲通王安罪案且假借封疆坐以賄賂致成同文之獄而忠臣一網盡矣後之君子讀其書論其世未嘗不爲之咨嗟而流涕況子孫乎辛每聞家乘稽之史冊而痛嘆實錄之難言也方熹宗朝奉有將移宮始末具奏之旨當時羣臣聞見不遑事多遺漏如光宗之賓天始以進女繼以泄藥又繼以紅丸乃部疏及紅丸矣而遺文昇會奏及文昇矣而又遺進女至李選侍一案全在不欲封貴妃而封后又

在忠孝公年譜

卷上

二五

在抗留熹宗不使出既出而遣中使追奪既至文華殿而猶傳諭云如何不通李娘娘又私覽本章擅行處分此皆垂簾本謀實事不特熹宗上諭煌煌可考即異日在經筵猶云垂簾事朕還記得而公疏中亦未入此一段豈付史館其他如太昌日錄李本甯庚申紀事皆不甚確紀載之失實如此至於今之論者謂選侍身無武壘之才旁無產祿之助武氏之禍一語殊爲過激是不讀書論世而忘設淫辭者又烏足與置辨哉辛謹輯家藏舊稿合之楊忠烈公所述彙

爲移宮始末按日而識之庶天下萬世知所攷信焉會孫半敬謹

疏定泰昌年號。載本集

疏爲憤辱徒有空言雪恥未見實事。載本集

十月覃恩奉勅封公父文林郎母孺人

熹宗

天
元年辛酉公四十七歲

欽差提督學政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按公出督畿輔學政力杜請寄不敢干以私惟以文字道義與多士相切劘每闕卷燃香矢日一絲不苟

在忠孝公年譜

卷上

二六

儒童無截案入學準諸額數愛之者勸以節勞公曰吾未遇時習貧士進院一番父母取爲教子之勞作館亦有生色今不忍忘每府寬住一兩日便停當耳又公得人最盛凡所獎許擢巍科爲時名臣者不可勝數而於史公可法獨有國士之日史公年弱冠就童子試公拔冠一郡且謂之曰子當於卯辰脫穎出未幾果以卯辰聯捷初史公有母在堂家貧甚公月給薪米以供其母而館史公於官邸令與子姪同學每遇公餘辨論古今唯以文武遠略忠孝大義相勸

勉一日史公取公冠帶袍笏試諸身公適遇之
史公色沮公笑曰子公輔器也鷹鷂不足以辱
子及公以璫禍繫獄一時無敢往視史公不避
逆微服過從公切責之曰此地何地此時何
時子來見我何益我望子擔當宇宙子何不知
保身之道自是戒勿再至後史公駐節安池值
流寇之亂保全桐邑繼以太傳大學士督師楊
州孤忠殉難至今桐人廟祀與公祠宇相望咸
謂公識鑒如神。督學時一捕官護縣篆進下
陳手本展視則已呈道黜收者轉飭令看丞惶

左忠毅公年譜 卷上

二七

怖請罪公曰偶錯不足怪但後須謹慎耳遇人
私相詬搥到手即引焚曰毋污吾目嘗語諸弟
輩恩不可忘過可忘竟冤相報無了時矣歲科
三年未嘗輕扑一士惟不法者罪無赦其介節
山凝而居心更極簡易如此

疏爲天步方艱天心甚摯乞以憂危圖中興載本集
二年壬戌公四十八歲

疏請開屯學。按公嘗念零星開墾其制不能久
欲闢永久之利莫若開功名之途爰倣漢力田
科以田爲殿最使人自爲屯南富商大賈子弟

不得志於有司者夫如驚南人導北北復踵南
南北交相勸卽欲禁之不屯不可得而國已收
無窮之利矣爲特疏上之載本集奉旨允行屯
學之興自公始

疏請建立武學。按公嘗念古大司徒教士以車
甲區區毛錐豈足盡儒業特疏請開武學載本集
奉旨依議乃布經武淵源於學宮所至較諸
生射竟日次日復然務各盡其長刻兼材錄實
與文並興人競超距嗣白蓮妖起收功者半出
儒生是其效也又於涿州置水田數百頃贖貧

左忠毅公年譜 卷上

二八

生併給八府鄉試卷永著爲例

三年癸亥公四十九歲

差滿復命。按往例學屯差滿有謝薦陋規公概
麾不盼忌者啣之

疏請急救遼東饑寒載本集

疏請遼生附武滑學載本集奉旨俱依議行

疏參司務李桂芳。按李被參回籍見公以忤璫
被逮輒敢依附權奸排斥正人公然出疏參公
得復原官真無行之尤也後於崇正元年六月
削藉提問

疏爭起用熊廷弼并救言官魏嘉應等○按熊廷弼初撫遼氣魄無雙以剛愎府人怨公恐其不能成功疏語致規熊不能平既爲人所攻去遼遼敗再起廷弼朝臣交章薦之且罪前攻熊之魏嘉應等以謝公特疏救之熊愈不能平同鄉倪太僕常言我向以熊爲衆望所推曾欲疏薦維左公曰其人才優而量不逮前以之守遼則有餘今以之恢遼則不足且疆場事豈言官一口說盡乎乃止公之早見類如此未幾熊與撫失和併下獄又有欲專坐熊以通邊者公曰祇還應得之罪足矣張魏公以逗遛殺曲端而不入別意也無憾衆然之

陞授大理寺左寺丞

三月覃恩奉勅晉封公父奉政大夫母宜人

疏請召還文震孟○時滿朝薦毛士龍徐大相等並乞召賈繼春及范濟世濟世亦論移宮事與公異者疏上不納

晉少卿○按公嘗與江右饒公同班師事惟謹曰非師幾易視天下事王成之恩過於賞識矣疏糾禮臣不能守禮○按是年四月皇后崩逝計

告一事禮臣孫如游未經請勅半月以後方始差官又顛倒會典禮部請勅之原文爲請勅本部之字樣該部纔一具催閱臣不聞譏勅條而題知經齊批文前往訃告又遺真保二府及山西等處令科臣惠世揚另行候旨公特疏糾之并陳救正之法載本集上嘉納焉及孫由中旨入閣公復抗疏請斥之

四年甲子公五十歲

拜都察院左僉都御史○按是時趙公南星位太宰李公騰芳爲吏左陳公于廷爲吏右孫公瑋

高公攀龍相繼總憲楊公漣副之吏掌科乃魏公大中掌道乃袁公化中衆正盈廷風裁矯矯慨然有澄清一世之志歲屆外計則調鄒公維連考功南上江缺司官則調補程公國祥羣小相對錯愕而公與楊公漣魏公大中繆公昌期四人同心共以激濁揚清爲務天下號曰楊左繆魏會同里給事中阮大鍼入京因吏科都給事中缺當遷者首周士樸次大鍼次大中大鍼邀中旨勒士樸不遷以爲己地趙公南星惡之欲例轉大鍼大鍼疑公發其謀恨甚熊明遇徐

良彥皆欲得愈都御史而南星引公爲之兩人亦憾公江西人又以他故銜大中遂共嗾給事中傅樞劾之而公與魏公俱不免矣樞誣疏之日正逆璫進香涿州大鉞叩首馬前密謀幕內射某宜借攻布置已定聽鼓傳餐而適有暗着被人輕敲則腳亂手忙而伏弩發矣事詳公子國柱訟免疏揭中

三月覃恩奉勅晉封公父中議大夫母恭人

疏論典兵。按是時內外表裏奸相奸璫奸戚借

左忠毅公年譜 卷上

三一

名典兵陰謀不測公先後抗疏不遺餘力始得弭肅牆之憂而除肘腋之患

六月工部屯田司郎中萬燦杖革職燦以杖死○按此逆璫肆虐縉紳之始也蓋前之怒楊公者實借此雪之以覘外廷云公作詩哭之

七月大學士葉向高回籍○按先是楊公劾二十四大罪疏出葉公難之葉公知璫怒不可犯意在調護以免縉紳之禍後因御史林汝翥以杖內臣脫逃致諸閣疑其匿葉所也圍第而噪之於是決志去自葉公去而諸君子相繼擯限矣

公寄詩有西行大禍猶能解莫戀潭頭舊釣磯之句又寄書二次勸起東山俱載本集中

十月吏科都給事魏大中降調○按魏公出都時公有詩送之

疏糾傅樞○傅樞魏黨也傅繼教傅應星傅養全皆魏之私人公特疏劾之並將忠賢客氏及諸人情事無不明目張胆言之其一疏上奉聖旨左光斗以清望協持風紀這所奏心迹自明着照舊供職該部知道繼復再疏糾之俱載本集疏請罷斥○按公疏凡四上俱載本集其一疏奉

左忠毅公年譜 卷上

三一

聖旨左光斗向來忠直朕所鑒知昨論見任尙可正以不必控陳着遵旨照舊供職該部知道其二疏奉聖旨屢諭已明左光斗着照舊供職不必再陳其三疏奉聖旨這奏內事情自明左光斗既說君命當遵何又屢疏求去着卽出供職該部知道其四疏奉聖旨屢旨諭明昨又於冢卿疏中諭令安心供職着遵旨卽出不得再陳該部知道

擬疏糾忠賢廣徵二魏交通三十二可斬○先是楊公有糾忠賢二十四大罪疏公實預謀逆璫

亦爲氣奪天不悔禍機闇暗轉大類劉瑾於武
宗朝同惡相求更加市賈崔呈秀回道考察公
與高公攀龍發其貪穢痛繩之黨益急借推謝
撫逐魏吏科去部院爭之則併勒致仕公曰是
尙有天日哉草三十二可斬疏發家眷於十一
月初一起程南歸擬初二具奏曰無以孤兒寡
婦累人也乃忠賢日散門役錢伺動定有家奴
名福生者京師人洩之璫怒遂於前一日出片
紙削籍疏未得上。按典兵與三十二斬諸疏
緣公單騎就道稿藏公七弟侍御公處時侍御

在憲毅公年譜

卷上

三三

戒心璫禍私付祖龍免禍焚草草焚而禍不免
傷哉

十月三十日矯旨削奪。按是時公與吏部左侍
郎陳于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楊漣同日削籍
俱以會推冢宰事也後推者爲喬允升馮從吾
汪應蛟有矯旨云吏部都察院混淆已久何乃
此次會推仍是趙南星擬用私人顯是陳于廷
楊漣左光斗箝制衆正抗旨徇情又會推職名
都察院不全列楊漣既親承諭旨佯爲不知註
籍躲閃又前與高攀龍等會勘陳九疇事黨比

不公了不引咎公然欺朕冲幼真老奸巨猾頑
鈍無恥袁化中亦不無扶同情弊陳于廷楊漣
左光斗俱恣肆欺瞞大不敬無人臣禮都着革
了職爲民仍追奪楊漣左光斗誥命

致書於督師相國孫公愷陽載本集。按公有書

二通皆望孫公入朝一則面奏機宜一則保全
善類孫卽具疏以邊事請陛見揭稱臣奉違天
顏三年當此普天嵩呼之日不勝瞻戀今閱歷
薊邊去京二百里擬於十二日入都門十三日
早朝十四日與同官恭賀萬壽另日面奏機宜

在憲毅公年譜

卷上

三四

與文武商確可否事畢回旋嫉者曰此晉陽之
舉也逆閹夜繞御林而泣孫公抵通州忠賢使
人急奏曰承宗已離榆關帶甲五千內外合謀
欲清君側而其黨御史李蕃有樞輔舉動可駭
一疏謂自古擁兵閭外恐喝朝廷如王敦李懷
光去來自如不遵朝命樞輔此來人實召之冀
以恫疑虛喝之詞震恐朝廷上大懼至御行急
傳兵部曰督師輔臣既膺重任未奉明旨親歷
薊邊且以朕壽節爲名欲入京隨班中賀擅離
信地非祖宗法度所容倘中途有意外之變闕

門有倉卒之虞相機調度將誰屬乎兵部卽速
馬上差人傳諭樞輔馬首卽東真有秘計何妨
便宜封進朕志以滅敵爲期必不從中牽制孫
公懼卽日東歸而楊左諸君子不可救矣

偕副憲楊公諱遶出都○按公與楊公攜手同歸

至涿州分袂先是魏廣微欲以此時劫行裝逮
訊忠賢從門役習知其無有以爲非穩着已而
見其策蹇就道衣衾寥寥則又私相語曰幸無
搜搜沒趣矣公道中感懷詩有云疲驢衝道路
破帽出都門之句讀之想見清風凜凜又有奇

左忠毅公年譜

卷上

三五

封少保公書云權奸亂政男與大洪少宰俱削
籍矣一腔熱血以此報君卽以此報親男時刻
以忠孝自勵矣已於初一日出京一路安閒暫
寄數字報聞

過崢嶸山訪半季子○按公與楊公臨別時楊曰吾
有師棲息無恒今在山東崢嶸縣馬蘭屯可往見
之公乃單騎造訪一見如平生爲說周易良久
公恍然曰命之矣因念封少保八旬初度欲奉
觴階下巖云暮矣心動師曰汝思歸里乎亦至
情也臨別曰性命要緊因授以錢塵集神易二

冊奕譜之混沌圖天地開闢圖戰守和三圖生
死循環圖并時文數篇藥方一紙至今家藏之
○半季子一名趙顛乃地行仙也五百年一換
姓名其事蹟詳錢牧齋列朝詩選神仙傳中

歸里門○公歸時行李蕭然從封夫人移銀十兩
償輿馬價性不治家產自筮仕以至宦成俸貲
一絲一文悉進封少保而又慷慨好施急人難
以故通籍十八年囊橐如洗

初服拜堂下○按是年封少保八十公亦五十自
分得罪權奸萬無生理苦無計以白老親乃命

左忠毅公年譜

卷上

三六

小奴扮楊椒山寫本赴西市數曲每飲搬演暗
解封少保封少保心知之勉以學問自寬慰嘗
爲封夫人說滂母故事封夫人亦爲強顏

書復應山楊公。按楊公致書有云此

梁勿動些兒快恨震藥原羅執爲便

日順受其正復何恨但死不歸君父而先時擇

便終是不明不白且以我輩爲怕死矣日束裝

候緹騎且欲先詣舒城待焉

三月十九日逆閹魏忠賢矯旨提問。按諸逆黨

謀逮楊左無完策有謂以移宮者有謂以封疆

在忠義公傳

卷下

者有謂以封疆合移宮兩路併擒俾身亡家破

者而主題仍借徑於汪文言其黨大理丞徐大

化遂劾公與楊公黨同伐異招權納賄命逮文

言下詔獄鞠之初文言至許顯純釋縛百計誘

之冀得一語應承作活口及見其閉目不答則

百毒俱備文言痛絕復蘇曰我與楊左非骨肉

親有實証肯以性命易之若捏無作有不日皆

黃泉人何以相見地下仍閉目不語顯純知不

可奪乃殺之自爲供詞出袖中矯旨下逮楊左

諸君子其畧云楊鎬熊廷弼既失封疆又公行

賄賂以希倖脫楊捷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

朝瑞顧大章俱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

京同在文言一併究問追贓其本內受贓各官

趙南星等十五人除已經削籍外俱削了籍着

撫按提問追贓具奏不許徇情該部知道是日

一號殿災大風折屋拔樹未逮之前一月公七

弟以瑯琊蕭天不敢試春官狼狽奔里悉長安

諸攢謀狀公恬不爲意。時爲魏忠賢主筆者

數人世傳趙鳴陽而不知有毛昂霄也毛爲汝

上舉人而郭萬程曾受業其門當楊左之逮也

在忠義公傳

卷下

郭私爲營救於內忠賢意亦將釋而傳應星毛

昂霄力沮之且有放虎自噬之語故諸君子卒

不免而郭亦懼禍潛逃其一切論旨自內出者

多毛筆郭言毛寓在外嘗見其攜本至外寓示

人此何世界哉毛竟漏網無論及者

赴詔獄。公是時神氣晏如惟私語弟曰父母老

矣吾何以爲別已而曰爲忠臣不能爲孝子矣

妻子環泣不問勉其弟曰率諸兒讀書勿以我

爲戒而謂善不可爲侍御方公督岳送之公曰

好爲我作傳自徘徊二親外無一語及家事有

別雙親詩別同鄉詩讀者無不悲之先是鄉先達太僕馬公孟楨光祿盛公世承太僕倪公應眷大學士何公如寵俱以公同鄉削籍家居至是握手相送臨岐泣別訂世世爲婚姻後皆如約焉

翌日開讀僞詔晴空忽雨注讀竟雨止里人聞難數百里奔集哀號設醮諸壇廟四門大張討緹騎檄揭竿通衢榜書激變公曰是速我死矣再四懇止之檻車出郭諸父老子弟遮擁馬首哭聲動天地已而頂香禱北闕復拜緹騎淚下如

左忠毅公年譜

卷下

三

兩達廬無間緹騎亦爲涕泣莫能仰視又約數百人擊登聞鼓公譬以利害更囑長年解事者遍爲曉慰至黃河衆始伴散密令二百餘人潛行至京師上民本會逆瑞捕逐甚嚴不得上原稿存附錄中時最憤激者爲一二細民向嘗盜公池魚被獲擬賣妻以償公聞而召語曰汝何事不可爲而爲此至以急賣妻何不改業我今釋汝有索汝一錢者來稟其人拜泣去故哀懇獨至人謂此輩有良心可愧衣冠之喪心者檻車至潞梁時楊公大洪書至。公有詩寄之

過嶧縣。公命八弟光明往見半季子是時半季

子已移寓張秋公弟方變姓名訪之半季子望見憮然曰汝兄可憐楊二哥可憐留住數日徐屏人語曰汝兄忠孝不宜死非命然得罪權臣者死不救矣時聞周袁二公有力爲護持者因問六人有一免否曰個個不免問明年風色如何曰愈甚後果不爽。公八弟辭別時半季子賦詩曰黃河一望水茫茫好把圖圖作畫堂乾坤正氣幾乎盡屈指而今左與楊。又授請箕仙符一道云箕仙專爲天下兩公而來若有魚

左忠毅公年譜

卷下

四

書此待焚之卽至

至德州。按德州士民或籲救千里或迎泣道旁毒暑炎蒸不遑寓處公曰吾何以得此於多士也

抵河間。司理公不避嫌怨備極周旋

止白溝河。按公先有字遺張於度期客城孫孝廉奇逢選貢奇彥相會及孫至而胡欽華亦至坐間環伺而窺聽者皆緹騎也公舉止自若徐曰弟被逮出門八十歲老父母一慟絕地此情何堪言之泣下孫曰老公祖朝家大老兩露雷

霍總屬聖恩主張須要早定公爲收淚以謝後
辭欵華邀孫再會於公署大門內月光中相向
謂曰適大金吾公子云當事者定欲死楊大洪
大洪死我輩豈能獨生時奉聖客氏弟光先因
素不禮於士君子每謂其善者曰被逮諸老一
時名賢我欲令吾母而求解於其姊庶其有濟
孫時舉此言以告公公曰求活於婦人女子殊
非丈夫又曰自古皆有死惟椒山得其所移時
而別詳載范陽紀事中

發涿州。按是時畿北道中士民攀轅車持金錢

李忠毅公年譜

卷下

五

相贈者甚夥公有詩謝之時逆璫偵知士心歸
往愈益戒嚴防公之刻百倍於楊并下抵桐諸
緹騎於獄密旨捕公家屬親戚時公八弟光明
墮難京師以王涖民語先避得免

六月二十七日下鎮撫司逐日追比。按是年季
春旬有三日月入太微垣犯左執法有占者訖
曰執法大臣當有非辜被禍者奈何傍一人聞
之躍然曰此甚善事也今天下操重輕之衡者
璫耳璫禍而衡復歸於所司清明之治行復見
矣占者曰非也璫小臣不入紫微垣不列二十

八次第於天市中占其微星此禍最大亦最毒
楊左故司衡者也其當之乎踰月而六君子逮
赴詔獄周袁二公俱於五月初到北司顧公五
月二十六日到南鎮撫二十八日送北司魏公
六月二十四日到南鎮撫二十六日送北司公
與楊公六月二十六日到南鎮撫次日送北司
時獄中神祠木忽生黃芝如盤光彩陸離視之
六辨也獄卒持以賀公等嘆曰芝瑞物也而困
於獄吾六人其以此終乎獄卒併獻忠賢忠賢
嘆異久之徐曰誰教他惹我也顧不得了。公

李忠毅公年譜

卷下

六

有獄中同楊大洪魏廓園顧應客周衡臺袁熙
宇夜話詩詞甚悲壯

二十八日之暮嚴刑拷訊諸君子雖各辨對甚正
而問官許顯純袖中已有成案第據之直書具
疏以進是日諸君子各打四十棍棰敲一百夾
扛五十

七月初四日比較六君子從獄中出各兩獄卒挾
持左右手擺擡而東一步一忍痛聲甚酸楚觀
者不覺大慟諸君子俱色黑而頭禿用尺帛抹
額裳上膿血如染頃之至廳事前俱俯伏簪涸

下楊居中公在楊之左魏在楊之右顧在魏之右周在公之左袁在周之左顧純處分畢還獄顧純猶作爾汝聲嗣後則呼名咤叱如趨走吏矣五君子各打十棍以出袁以病故免

十三日比較午飯後六君子到堂顧純辭色頗厲勒五日二限限輸銀四百兩不如數與痛棍公與顧公曉曉置辨魏周袁伏地不語楊呼家人至腋下大聲曰汝輩歸好生伏侍太奶奶分付各位相公不要讀書是日各毒打三十棍棍聲動地嗣後受杖諸君子股肉俱腐各以帛急纏

卷下

其上

十五日爲楊公誕辰諸君子各裹巾揖賀

十七日比較公與楊公各三十棍是日顧純辭色

更惡勒五限各完名下所坐贓數不中程受全

刑夾棍敲

十九日比較公與楊公魏公俱用全刑楊公大號

而無同聲公之聲呦呦如小兒啼周顧各受二

十棍棧敲五十袁棧敲五十

二十一日比較公與楊公俱受全刑魏三十棍周

顧各二十棍顧純呼公等之名叱曰爾令奴輩

潛匿不交贓銀是與旨抗也罪當云何公等舉頭欲辨而不能遂俱昇出彼時諸君子俱已進獄獨公與楊公投戶限之外臂血流離伏地若死人已而楊大聲曰可憐後仍昇入公轉面而東顧其家人是日雨棍濕重倍常且儘力狠打故呼號之聲甚慘

二十四日比較公與楊公魏公各受全刑顧棧敲五十刑畢顧純呼獄卒前張目曰六人不得宿一處遂將公與楊公魏公發大監有聞之以問獄吏者吏嗟吁曰今晚大老爺富有壁挺死也

卷下

者是夜三君子果俱死於鎖頭葉文仲之手。

按公以皮時卒其夜白氣如疋布長數百丈起尾箕間貫紫宮掩天樞五星又里中星隕光灼灼大如斗。先是萬曆庚子公未鄉舉前離館里許有白雀巢園飛集環數百雀江南耆老過之指示土人曰此魏科之應也榜發即飛去了未會試又來巢榜發又飛去及公既被逮往其夜公八弟光明若寐若覺見千餘雀噪庭頃之身首皆雀私喜以爲吉已從間道追隨過壽州一日日未哺與人醉不能前從居停投宿居停

謗言羅有白雀公弟驚索看則左翅有黑點仍庚子丁未巢館園者問其羅日曰三月二十九卽矯逮公之日也爲嗟嘆購之帶隨身至宿州公尙羈宿公署未發聞狀曰白雀爲羅命也夫緣其毛羽爲虞人所損附歸善伺俟其滿縱之封少保護爲掌珠七月二十四日夜忽遇猫害封少保慘然知爲不祥鎮撫凶耗至果二十四日也遂恨猫以爲卽忠賢影身取絞死埋之還思未盡厥辜掘起剖其肉片片飛已而忠賢先縊後凌遲亦一一驗云

李東坡公集

卷下

九

二十九日遣骸出獄○按公與楊公魏公遺骸俱從詔獄後尸出戶在牆之下以石爲之如梁狀大可容一人匍匐是日刑曹驗畢籍以布褥裹以華席束以草索扶至牆外蠅蚋不敢嘔公而貌如生○按公與楊公魏公大中同時絕命顯純慮物議沸騰基異日之禍故於公與楊公分其先後時魏復緩疏一日○先是賊黨中有以逐日嚴刑爲太甚議轉發刑部者忠賢怒之楊左既歿猶於八月十二日矯旨切責畧曰朕自去歲屏逐兇邪廓清朝宇勵精圖治雅意中

李東坡公集

卷下

十

興秉軸大臣莫有爲朕分憂共念者卽如楊漣左光斗移宮一事背先帝之深恩陷朕躬於不孝又熊廷弼等喪遠辱國一案寸斬尙有餘辜而楊漣左光斗等受其重賄巧爲出脫此皆天地不容神人共憤而在朝文武持祿養交徇私避禍但顧子孫之計不圖社稷之安朕方率循舊章而曰朝政日亂朕方祖述堯舜而曰大不相侔以致言官承望風旨絀口結舌無敢直明其罪者今宜改過自新共維國是敢有陰懷觀望暗弄機關巧借題目代人報復或捏寫飛言

希圖隳案者朕按祖宗所立紅碑之律俱治以說謊欺君之罪必不食言其楊漣左光斗等三人生爲貪婪之賊臣死爲不忠之逆鬼今雖在獄身故而戕害忠良惡類尙存候追賊完日明者爰書暴其罪狀布告遠邇昭著史冊垂示將來以爲萬世人臣不忠之戒

附獄中刑具

鎮撫用刑之具凡五一械也堅木爲之長尺五寸濶四寸許中鑿兩孔著臂上雖受刑時亦不脫一錄鐵爲之卽銀瑤也長五六尺盤左足上以右

足受刑不便故也

一棍削楊榆爲之長五尺曲如七執手處大如人小指着肉處徑可八九分每用棍以繩急束其腰二人踏繩之兩端使不得轉側又用繩繫兩足一人負之背立使不得伸縮

一梭楊木爲之長尺餘徑四五分每用梭兩人挾受梭者起跪以索力束木之兩端隨以棍左右敲之使梭上下則加痛

一夾棍楊木爲之二根長三尺餘去地五寸許貫以鐵條每根中間各幫梭三副凡夾人則直豎

在憲獄公案譜

卷下

十一

其棍一人扶之安足其上急束以繩仍用棍一具支足之左使不移動又用大扛一根長六七尺圍四寸已上者從右畔猛力敲足脛

附獄中惡規

每鎮撫比較日侵晨各家屬持銀伺候大門內當事者到後衙役出問各屬本日納銀多少報數訖方出手牌喚家屬入二門隨跪門之左右以次交銀

鎮撫納銀如以石投水不敢爭輕重之衡亦不敢問多寡之數納已急驅而下

鎮撫每當比較日瑣遣聽計人坐顯純後棍數之多寡及刑之輕重惟其意所指而顯純又加之

以虐一日聽計者以他事出顯純袖手至晚抵暮方來始敢審問

鎮撫中惟比較日家屬因交銀得伏脅下細語顯純猶恐密露其惡勒令跪一丈外高聲問答仍不許爲方言

鎮撫爲朝家禁獄舊有成例凡漏洩獄情者處以斬刑擅入獄中者卽刑其足故片紙隻字及單辭半語出入最爲不易自非極慎極密往來其

在憲獄公案譜

卷下

十二

問鮮有不敗者矣

諸君子初入詔獄獄卒持上下之禮頗嚴後知諸君子不免於禍遂席地對談旣而坐諸君子之左右笑語如友朋

附血書

公於獄中寄封少保公書曰追賊一案要熊廷弼招認要熊廷弼上納無替他上納之理借此追比從何處辨白但此身屬之朝廷由不得自己惟願父親母親善自保重勉力加餐男之生死無定亦聽之而已但男赤心爲國招此大禍致

令性命莫保不能侍養左右辛苦教子又不能送終男之罪也然亦是沒奈何了一字一泣

寄長子國柱書曰六月二十八日審我坐贓二萬

七月初二日奉旨北鎮撫司不時嚴刑追比五日一比贓完發刑部擬罪此是朝廷明旨敢不遵命但一時我邑無人在京知交斷絕無一人敢來顧盼奈何奈何着張使回家變賣產業自做秀才時至今所有不留寸土尺木盡數賣了龍眠山房是我終養之處不得已也賣了祇是賣盡尙不能足數今始知當初做官不會要

李忠公集

卷下

十三

錢之苦然終不悔也此字發張使回南萬不可通太爺太太知道祇說裏面一切平安贓完發回且免一時懸望耳

又書曰我死杖下矣性命歸朝廷何圖妻子環泣挨打問時坐贓二萬殺人獻贖五日一比體無完膚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但人亡家破赤貧如洗汝兄弟還當苦志讀書以圖寸進即不能鳴父之冤亦當結自己之局莫言讀書似我甚苦人生世上做得些事業也不枉生一場天平從來禍福無如我今日之慘者此時外面百凡小

心百凡忍耐總望汝安頓一家人不要向太爺太太說恐年老驚慌有意外事也

又書曰汝命三十大利亦望中得總要苦志讀書不虛晷刻此時無衣無食漫漫挨過我做清官無家私授汝祇落得一名聲百般刑罰受盡不能生不能死又無藥吃裏面熱不可言苦矣苦矣此是我自作之孽遺累父母妻子然終不敢怨天尤人也

李忠公集

卷下

十四

又書曰無銀打有銀也打受不過去挨不過去張德明日要進來應比時要人牽走此時痛苦甚一步不能行至夜間之苦更甚要些水吃又不方便死矣死矣惟以此報皇上報二祖列宗已矣可憐可憐

又書曰銀已竭力又責三十棍苦上加苦痛上生痛此殘生竟付杖下矣你是親子一切事要商量不可妄爲恐禍及全家變故莫測惟要小心謹慎不可使性我此時血氣虛損煩渴之甚日夜膿血如泉湧不已痛苦難言你明日可同孫大哥親來講講可憐可憐

又書曰汝昨叫史大哥進來我心甚不快他做他

的事何必來看我此時何時此地何地禍出不測親伺者耽耽從今後勿讓他來添我悶惱千萬言之勿忘今日又要銀二百兩少一兩死矣痛苦難言身邊無人體無完膚你是親子快來講講可憐可憐

又書曰二十三日又要比銀二百兩知外面百般設法逢人哀求亦是無濟不過是一條性命此時僅剩一口氣救我亦是無用汝等祇是苦志讀書得有進步卽是大孝總要安頓一家人兄弟和氣聽伯叔教誨做好人行好事使子孫無

左忠毅公年譜

卷下

十五

玷父祖清名我死瞑目矣你是親子可速來講講可憐可憐

又書曰遍身骨斷血肉淋漓性命身家久已置之不問但讀書做官不能封父母廕子孫乃以一片忠心與權奸爭是非釀成重禍百般刑罰受盡也是甘心既已拚命而爭何辭觸鋒而死身歸君父幸不死於妻子之手得死所矣惟是血心未能報主老親不得一面又是九泉之恨也又書曰苦極痛極何緣得生何苦求生死矣死矣願以此報皇上併報二祖列宗於天上獨如太

俞太太何

寄諸子姪書曰苦極汚辱極痛極惟有何天而已呼天不應惟有聽天我今日尙何愛此餘生哉惟是身副憲臣曾受顧命今妄趨死路生有累於朝紳死無裨於君德虛存忠直肝腸何以見先帝於在天傷心哉夫復何言我死後縣中親友可一一上門申謝道我父身屍不保祇得一身事但愧無大益於鄉里此心耿耿耳

與吳司馬用先書曰弟赴詔獄以無影之事誣無名之賊酷加鑿楚身無完膚但家破人離老親

左忠毅公年譜

卷下

十六

無終幼子無聊債家催促此是生前之孽終不敢作一怨尤爲也癡愚念頭到死不改遣望在朝諸臣共從君父起見祖制國體大家留心弟所自恨三朝參養一念獨盟毫無補於今日大有負於先帝徒作明時累臣死且不瞑目矣獄中絕筆伏望鑒念不宜

按公每於比較後從茶注中出絕命詞血點淚痕澹染紙帛遂與黑墨相雜今尙有存者讀者無不淚下

護榷附艇南歸○按公樞至董公應舉以片

幅書短章來祭時以爲足音焉

懸賊二萬仍行撫按嚴提家屬追比。按是時長子國柱就獄主縣事者山東陳公與道尊彭公同心卵翼而肘腋值事者有人草木皆兵行刑掩涕然終無可奈何籍公田屋沒官變賣不滿千餘併籍胞兄弟八人差仍不滿萬餘株連同堂同宗以及三族十族無一免者囹圄填滿流離載道二萬始充鎮撫五百三十之迫復不敢入算一時諸生在繫者堂姪國儒從姪孫承耶胞姪國寶國史國士國翰國器國畧國華國琳

左忠敬公年譜

卷下

十七

國定國龍惟郡庠國楨國典邑庠光弼光煥等以在外料理傾銷各項免繫甚以封少保病姪光楚畧知醫入城省視併捕逮下獄道路以目長兄光霽累死封夫人哭死賊黨曰未也不追謝薦無以徵却謝之矯旨下封少保持其報顧旋暈死灌蘇手足遂瘞

六年丙寅

正月上傳諭吏部都察院云楊漣左光斗顧大章等家眷奉旨行彼處撫按追賊已久如何不見回報顯屬違玩違着移文各省直勒限速解以

助大工。按是時直指楊公抗疏悉破亡狀而

衆猶嗷嗷不休維忠賢亦心惻曰吾固知左某傲官清詔免無何李夢龍理楊直指舊總復嗾忠賢謂楊直指曲意私庇遂特差中官搜南州地傳者謂意專有在幸其時親王絡繹江上中使避王舟未逮前乃止

議坐移宮通內當劄斬奴沒。按是時諸逆臣欲仿元祐黨籍故事借名於上以脫其傾陷正人之罪而掩其擁戴逆璫之私迺請定三朝要典閣傳諭內閣曰朕惟君臣父子人道之大綱慈

左忠敬公年譜

卷下

十八

孝忠敬古今之通義惟我皇祖神宗早建元良式端國本父慈子孝原無間然而奸人王之宗翟鳳翀阿士晉魏光緒魏大中張鵬雲等乃借挺擊以要首功皇考光宗皇帝一月御天千秋稱聖因哀得病純孝彌張而奸人孫慎行薛文周張慎言周希令沈惟炳等乃借紅丸以快私怨迨皇考賓天朕躬續位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而奸人楊漣左光斗惠世揚周朝瑞周嘉謨高攀龍等又作移宮以貪定策之助而希非望之福將憑几之遺言委諸草莽以待封之宮眷視

若寇讐臣子之分謂何敬忠之諫安在幸天厲
朕衷仰承先志康妃皇妹恩禮有加而守正諸
臣凡因三案被誣者次第賜環布列有位特允
部院科道諸臣之疏將節次明旨並諸臣正論
命史臣編輯成書頒行天下卽於新春開館纂
修特命輔臣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爲總裁官施
鳳來孟紹虞曾楚卿楊景辰姜逢元爲副總裁
官徐紹吉謝啟光余煌朱繼祚張翀華琪芳吳
孔嘉吳士元楊世芳爲纂修官凡係公論一切
訂存其羣黨邪說亦量行摘錄後加史官斷案

存忠毅公年譜

卷下

十九

以昭是非之實務在早完功成之日名曰三朝
要典以仰慰皇祖皇考在天之靈用副朕觀光
揚烈之意於是逆黨顧秉謙等纂修要典而移
官一案以公與楊公爲罪魁議開棺戮屍妻子
八官爲奴有解之者乃免

七年丁卯

九月聖明御極首擊賊黨○按是時諸逆黨懼無
所逃死巧護前局扯王安爲對案冀寬忠賢正
案內外同力此唱彼和無奈聖明洞達每稱楊
左之冤則諱寃而詭言死之可憫阮太鉞七年

合算諸疏有類夢曆迨正人次第點破而見現
雪消矣

莊烈帝

崇正元年戊辰

三月詔褒遺忠○傳諭吏部云朕承祖宗鴻基嗣
服大寶早夜思維銳修治理稔知巨惡魏忠賢
等竊先帝之寵靈擅朝廷之威福密結羣奸矯
誣善類稍有觸忌肆行慘殺年來誣讎不知幾
許削奪不知幾許幽圖蔽日沉累彌天冤抑無
伸上干玄象以至星隕地裂歲稔兵連不可謂

存忠毅公年譜

卷下

二十

非逆輩所致也今魏忠賢崔呈秀天刑已殛臣
民之憤稍舒而詔獄遊魂猶鬱豈所以昭朕維
新之治乎着該部院并九卿科道將已前斥害
諸臣從公酌議採擇官評有非法禁死情最可
憫者應褒贈卽與褒贈應廕卹卽與廕卹其削
奪牽連者應復官卽與復官應起用卽與起用
有身故捏賊難結家屬波累猶羈應開釋卽與
開釋勿致久淹以副朕好生之意嗚呼天網恢
恢無奸不破王道蕩蕩有側宜平朕茲寬結解
鬱成與昭蘇偕之正直以後諸臣大家以國事

爲重母尋哀黃之角體朕平明之治欽此

贈都察院右都御史廕一子入監讀書予祭葬○

按吏部疏題贈卹死事諸臣原任都察院右都

御史高攀龍贈太子少保兵部尙書諡忠憲原

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漣贈太子少保兵部

尙書諡忠烈原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左光斗

贈右都御史原任應天巡撫右僉都御史周起

元贈兵部左侍郎原任工部屯田司郎中萬燬

贈光祿寺卿原任翰林院右諭德繆昌期贈詹

事府正詹事原任吏部都給事中魏大中原任

左忠毅公奏疏

卷下

二一

吏部文選司員外郎周順昌原任吏部考功司

郎中蘇繼歐並贈太常寺卿原任福建道御史

周宗建原任福建道御史李應昇原任山東道

御史黃尊素原任太僕寺少卿周朝瑞原任河

南道御史袁化中原任山西道御史吳裕中原

任四川道御史夏之令並贈太僕寺卿各廕一

子入監讀書照品級賜祭葬原任翰林院簡討

丁乾學贈侍讀學士原任陝西按察司副使顧

大章原任揚州府知府劉鐸並贈太僕寺卿原

任後軍都督府經歷張汝贈刑部員外郎俱賜

祭葬奉旨高攀龍楊漣左光斗等守正捐生貞

魂久鬱既經分別贈廕准如議行用昭朕勵世

顯忠之意

附部看

原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今贈右都御史左光斗

士欽斗卞世共安危封事直斥元愍生氣時凜

析楊竟斃忠雙死骨必馨

十月戴夫人袁宜人暨長子國柱伏闕訟冤。按

先是久欲冒死陳奏封少保休於前禍禁不許

出里門一步今始同楊魏諸公子伏闕三上疏

左忠毅公奏疏

卷下

二二

稿附載公奏疏後 其一疏奉聖旨覽奏謝并陳

父左光斗冤苦知道了該部知道其二疏奉聖

旨傳梔阮大鍼已有旨下部看議這奏并看了

來說該部知道其三疏奉聖旨已有旨了該部

知道。按三疏俱蒙批答迺欽定逆案先後卹

公如制封少保猶及見之時戴夫人訟冤疏上

朝野傳誦以爲詞嚴義正慘惻詳明當與楊椒

山夫人張氏乞代夫死疏並傳不朽後因避寇

金陵遂失其稿至今海內或有存者惜未之見

也

二年己巳

正月崇祀鄉賢祠○按祭文云先生孝友性成忠貞日麗興西北之水利於東南我疆我里三朝倚命宏東南之教鐸於西北乃文乃武八郡聲騰奏斥權璫出一生於萬死疏還簾座用夾日而擎天社稷式靈豺狼側目矯速而黑風屋折開讀而赤日雨淋黃芝感幽獄之門而挺生白鵲應絕命之期而同死皎皎明星殞地燦燦長虹亘天凡此關於運數匪輕所以勵乎風教甚遠聖明御極首勅褒崇錫贈錫廕上民有餘悃

左忠毅公年譜

卷下

二三

馬巡撫應天李公俯順輿情仰叩廟祀欽奉入鄉賢以識不朽嗟乎公不死矣時崇正二年春正月二十六日也

三月加贈太子少保予三代誥命○按是時南直隸十府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何如寵詹事府協理府事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葉燦少詹管國子監祭酒孔春運右春坊右庶子兼侍讀雷躍龍國子監司業倪嘉善翰林院修撰劉若宰簡討閔仲儼庶吉士方拱乾姚思孝戶科都給事中解學龍兵科給事中陳獻策福

建道御史馬如蛟湖廣道御史劉學詩河南道御史方大任山東道御史吳應陝西道御史劉有源李柄四川道御史王和說吏部稽勳清吏司郎中何應奎戶部江西清吏司郎中吳叔度廣東清吏司郎中史啟元雲南司主事薛邦瑞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解學夔兵部職方清吏司郎中方孔炤員外郎倪嘉慶主事李化民車駕清吏司主事鮑自新武庫清吏司主事陳重刑部廣東清吏司郎中徐之慶工部營繕清吏司員外徐延宗主事湯一湛中書科中書舍

左忠毅公年譜

卷下

二四

人焉可聘行人司行人郭建邦李之椿等奏爲兩臣殉國同忠卹典異同非法謹合詞籲天照例加恩以慰忠魂以對天下事自逆璫煽禍殺戮難遍天下然不過自一身一家而止而最慘最毒無過楊捷左光斗兩人惟仇之極深故報之極慘頃捷之生平允同鄉科臣之請特加優卹臣等則左光斗之同鄉也議論定於蓋棺人品莫逃鄉曲敢避同鄉之嫌諱不以請乎蓋左光斗一生忠孝爲歸名節自好行己四維必飭居鄉一介不私是以三十載科第十餘年言官

寸賄不入私門片紙不投公署數椽數畝風雨不蔽蔬水僅供其居官則實心實政昭昭耳目如巡城鋤六曹之積書巡屯與百年之水利督學畿甸鑑空衡平力却薦儀冰清玉潔至若憂危慮患剔蠹除奸防人所不及防言人所不敢言論事必於其大去惡必於其原以故逆璫恨之如眼釘喉刺必欲援去後快既謀削奪即謀逮繫而苦無名則以天日可對之移宮風馬不及之封疆兩案殺之就逮之日天日晝昏桐百姓憤忠賢矯旨上千天怒遂傳檄四門榜書激

變光斗以旨從君出雖矯亦真再三哀求乃止入別老親出就檻車空桐之父兄弟焚香頂禮呼號遮道達數百里無間更密約百餘人裹糲跣足叩閭請命光斗止之曰今日之事非可以口舌爭也我必不生父老無又送死其疏悲悅感憤至今不忍卒讀鎮撫未下先刻同鄉或逐或削或奪或配斷絕聲援然後爲所欲爲百苦備嘗一詞不屈惟呼皇天后土二祖列宗實鑒臣心收屍之日皮穿骨碎肢解肉潰亦可已矣乃冤魂未入里門孤兒早棄三木父母兄弟

族屬親朋敲吸灰燼二萬始充使非按臣楊春茂縣官陳贊化多方營救豈獨左無應類併相亦無子遺矣是光斗與連同籍同官同矢報國之忠同勵激揚之志忤璫同蒙難同削奪同事詔獄同案控賊同數拷掠同苦畢命同日且死後追賊同左黨楊黨三楚三吳之株連同自立朝至身死無一事一件之不同聖明御極特加優卹之旨亦未始不同忽於恩典而獨異焉連於贈廕後允科臣請賜祠額矣賜易名賜贈銀伍百兩矣又允同鄉請特恩加等矣光斗雖以

僉贈右實以右易左祠諡尙稽磨銀未給輿情終覺鬱鬱蓋逆璫原以仇恨之淺深爲寬慘之輕重使恨楊之意甚於左何不以殺左之意寬於楊昔與同罪今不與同功不惟一時之賞罰不均日後之是非不定即兩臣相視地下必有愀然不安者懇皇上照楊鏈例同仁一視之也更可痛者光斗臨逮時執臣等手曰忠臣不怕死死何憾惟以八十餘歲老父七十八歲病母奄奄床榻死別生離何以爲情言畢淚下如雨追光斗死而雙親一哭死一拖累吐血死頃皇

仁浩蕩贈身縻子而所生受禍之親未蒙涓滴諒亦仁孝所隱痛也大明會典四品本身及父母皆有一祭光斗原官正與例合懇皇上照周順昌例准與三代誥命照會典例准與應得祭典庶死忠正以作孝先君未始遺親所關世道入心非淺鮮也合詞哀籲臣等無任呼號激切待命之至○又吏部驗封司郎中徐大相疏請奉旨命給慘死諸臣高攀龍楊捷左光斗周起元周朝瑞穆昌期魏大中周順昌李應昇周宗建袁化中黃尊素萬燦夏之令吳裕中等三代

在忠義公年譜

卷下

二七

誥命

四月特賜諭祭○按祭文云維崇正二年四月初一日皇帝遣安慶府知府游雲鴻諭祭於原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今贈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左光斗曰惟爾丹心貫日浩氣成虹文章獨號宗工品格共推砥柱摘華紫署天香襲美露薇執簡蘭臺謬譽齊芳勁草三尺洗百端之冤窟一滋開萬畝之積倉衡文則雨化青垌薦膺而風清賸穴當光考遺弓之日值皇兄累卵之危抗節移宮寧顧先櫻嶠虎伏蒲剪逆遂

爾首犯城狐甫罹賜玦之行旋被緹騎之逮乃七尺立成齏粉義凜飛霜一門半作孤魂身輕赴網痛賊私之懸坐罄宗黨而莫償遠邇人心孰不結哀思於萬古涕零子舍孰不飲離恨於千行惟朕凝圖亟沛卹忠之典爾子伏闕瀝陳矯殺之冤慘誠動於衷中憤稍紓於泉下易名錄後庶幾死骨留馨崇秩加遽併使餘奸奪魄酬爾靈爽歆此休嘉

中書舍人解經達行祠

六月奉旨發帑委官造墳○按桐城縣奉本府帖文內爲欽奉明旨優卹慘死諸臣以彰皇仁以

在忠義公年譜

卷下

二八

勵臣節事奉工部勒劄前事屯田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禮部咨該本部題原任都察院左都御史今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高攀龍等卹典緣因奉聖旨這慘死諸臣高攀龍等俱看如議優卹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咨部送司查得慘死諸臣業經禮部擬請特恩加等優卹等因案呈到部知得原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今贈右都御史左光斗性生耿介自許忠臣抗章斥城社之奸危論羅鍛鍊之毒就繫不干獄吏灝氣稜稜垂死惟顧先君英風凜凜既經禮部題奉

恭候命下本部行移並隸安慶府將合用工料夫匠價銀照依後開擬定數目行屬派辦徵給喪家自行造葬該府仍委堂上官一員前去造墳處所依式督理造葬畢日將給過銀兩數目造冊奏繳仍具數報部查考欽遵施行慘死原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今贈右都御史欽贈二品文官該造墳工料價二百兩大匠一百名每名出銀一兩共三百兩該縣即查有無堪動官銀作何議處逐一查明具文申府以憑轉詳等因遵依備查前項造葬工料價銀三百兩蒙本

府帖文內云有無堪動官銀議處查得各項錢糧例係戶房掌行理合移府知會將一應錢糧有無堪動即速逐款查明具文詳府批示以便送與喪家造墳之用此奉明旨非比泛常不得朦朧含糊回覆須至付者
勅建順天忠祠春秋致祭。按都察院陝西道歷事監生朱道宏謹奏爲代師鳴冤懇乞聖明旌忠勸直以勵英魂以廣皇仁事臣聞一日之師猶終身之父故師道所以並天地君親此宇宙之大綱常人生之大節行未有忘師而可爲忠

臣爲孝子者也臣宗師副都御史楊謹僉都御史左光斗上疏彈奸二十四大罪三十二可斬曲盡言責遭逆璫魏忠賢誣陷提送北司打問斷指折脛碎屍裂膚苦莫可狀每拷問一次擊一杖即大聲一呼皇天后土爲臣盡忠口口不絕此其勁骨丹心至今都人言之凜然猶有生氣臣係本院歷事監生於甲子秋場蒙楊左二宗師將歷事諸生考取一百餘名送場應試臣亦在列此臣之所以得爲楊左二宗師之桃李也至今秋丁卯諸生復來應試祇見堂位依然不復覩兩宗師之顏色矣相顧悽悲惟掩泣飲淚而已且時丁魏忠賢生祠之舉在監在部諸生苦爲億生陸萬齡所迫俱令倒囊捐助惟都察院諸生衆口一辭咸曰吾輩昔日曾在楊左二師門牆又安忍反面以事仇人乎是以無分文之捐助寧甘陸萬齡之叱詈耳在院諸生仍私相語曰異日天意轉旋吾儕當毀奸人之像叩闕鳴冤以立楊左二先生之位矣奈下第之後諸生俱各回籍肄業惟臣一人土著京師恭逢聖明御極狐鼠殞形臣聞直臣耿如杞下獄

受刑者已蒙恩赦臣師楊左二人被死者又安得以復生乎今皇上雖嚴除奸剪佞之條猶不可乏旌忠勵直之典伏乞皇上將臺基厰魏忠賢所立之祠改立臣師楊左祠堂或佐以被害諸臣卽如浙杭西湖岳祠之制此祠雖已奉旨折毀今業告成較諸祠最小卽折變亦無多償況都門內外東有三忠祠內有于少保祠西有山右三忠祠亦蒙勅建今臣二師冤遭黑獄而諸臣有被白及者獨不可叨一祠以表忠直乎蓋此地係天下臣民共瞻之處且又不動官帑

不用民力奪奸佞之祠字以賜方正猶沒叛逆之宅第以勞功臣也是亦不費之惠愈以彰皇上旌忠之典鼓正烈之氣破回邪之膽矣微臣草茅原不當妄談國事但臣考祖制設監生歷事之義者猶進士之觀政也或歷銓選或歷禮儀或歷刑名錢穀況臣在都察院所歷者止言責一事是以弟子爲先生鳴冤乞請卽袒腹受矢有不敢辭蓋欲不負祖宗作養之深意也微切陳言無任悚息之至以聞○按天啟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朱具此疏親奉通政使司呂當堂

叩奏未蒙封進崇正元年二月復具呈臺垣爲請嗣加師以舒正氣以快忠魂事道宏曾在楊左宗門門牆疏中所陳甚悉無容復贅但宏思直臣乃王朝之珍瑞而正氣實後世之楷模丹心旣欲除奸忠魂定爲護國皇恩浩蕩妻子得有優隆臣屈已伸魂魄尙無安妥於去冬十一月十七日上疏請祠奈九關萬里已不得聞於君父爲此轉懇當道宗師鑒宏一掬微忱代爲題請賜祠立像俾帝都之內而有忠廟嵯峨誠不毀之美觀亦萬代之樂事也○時御史賁

鯨亦附瑞者迫於大義思贖前愆爰請在京城建祠一座以慰忠魂俾楊漣左光斗周順昌黃尊素李應昇等各家子姓追塑遺像於祠中順天府春秋祭享詔曰可

三年庚午

勅建桐邑忠祠春秋致祭○按是時安慶府桐城縣兩學生員朱之正何應璉等爲朝廷公論已明里閭輿情未遑特懇鑒節昭忠請祠崇祀以襄盛典以翼風化事竊聞有家惟孝爲先孝之喪也必不可壅其澤於上有國惟忠爲重忠之

勵也更不可憾其情於下故喪孝所以祈聞乎
天子而勵忠並宜俯徇夫庶人今贈少保右都
御史左光斗丹衷日麗直節霜凌一差而興西
北之水利於東南社稷倚命再差而普東南之
文學於西北化鐸立身拒請青宮方諸長孺奚
啻不衣冠弗見疏還簾座譬猶魏國誠哉扶日
月而行豈期鐵面剛腸止見容於明聖所具忠
肝義膽頗有觸於宵壬問豺狼而張網之輪未
埋已見玉階化碧撫千莫而朱雲之檻既收僅
餘鍾室留丹國人飲恨者三年竭波不足以洗

卷下

三三

痛皇仁布數於一旦飛霜胥化為流膏目今錫
以廣錫以贈錫以葬若祭愴焉軫卹九原之氣
乃生追憶哭於庭哭於巷哭於市與途間爾凡
筵百姓之心不死且其天之所憐應爲人之所
奉矯捷而黑風屋折開讀而赤日雨淋黃芝迎
幽獄之門而篤生白鶴應絕命之期而同死皎
皎明星殞地燦燦長虹亘天凡此關於運數者
匪輕所以像其音容者轉切值茲戒嚴之際難
教一日乏雅陽兼逢作觀之時勿令匹夫忘武
穆詎下民各有懷於霜露而當事忍復斬之春

秋額求申詳轉叩九五法施則祀勤死則祀禦
災捍患則祀歷皆已試之成模緯文堪傳經武
堪傳寓兵力農堪傳禾協無疆之美報輪奐一
新上之示以作率者嚴則養其忠義之氣視瞻
有象下之夙爲感憤者暢益堅夫愛戴之心將
人都逢比而問適之箚可無籌家盡許張而中
外之藩因益固矣正等無任激切懇祈之至○
桐城縣里老約保者民許可進安宗學方正倫
王希孔金文葆朱之光等爲忠臣廟祀未光斯
民直道終鬱謹合詞叩請俯允建祠以全優卹

卷下

三四

之典以神風勵之用事竊惟祀族有定要主爲
國爲民匹夫無私政在事亡事死贈少保有都
御史左孝友根天忠貞徹帝竭力以事詩書任
詩書所不任之事瀝血以圖君父荷君父所莫
荷之圖初命而屯政修阪相躬巡九天澤布再
命而學政舉文經武緯八郡聲騰剪剔權奸半
點不寬狐鼠路激揚風紀一心分破國家憂出
萬死以一身用擎天而夾日社稷鼎重豺狼心
寒所以報國之忠都成殺身之禍風霾木折帝
應駭其非常淋雨晴空天想泣其無罪產黃芝

於幽獄共識碧化之因貫白虹於斗牛顯示
箕之驗精氣既無微而不格英靈應嘯世以猶
存祭葬燿黃麻沉灰頻煥贈廕飛丹闕膺履一
新皇仁之浩蕩無疆下民之瞻依靡托禱於神
哭於巷送於途搶地呼天昔不能救公於死盟
於心矢於口誓於衆擬神肖像今猶願祀公如
生風紀所關不敢不以檇櫓之恩仰干仁憲視
瞻之寄伏乞卽以褒勵至意俯洞輿情俎豆輝
煌使世欽忠孝之食報匪偶春秋扶杖自人與
直節之舉日可憑萬願攸同九閭遙叩無任懇

李忠毅公傳 卷下

三五

切待命之至由是當道據請遵京都建祠例復
立祠於鄉有司春秋祭享如儀焉時董其事者

撫臺曹公 按臺田公 江臺陳公

道尊王公 太守游公雲鵠邑侯李公也

四年辛未

崇祀名宦。按是時順天府舉人張永楨王崇簡
張廷珮于之士等謹揭爲直節允昭公論大定
懇乞速賜易名肇祀之典以暢皇恩以扶正氣
事竊惟表忠旌直國之大經生榮死哀臣之完
德公論不泯邪說難誣蓋今日之楊左齊稱卽

漢室之杜李方駕忠同揭日事豈殊倫茲者聖
明鑒忠綸綍斯錫都憲楊公已奉有祠諡之命
矣若原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今贈右都御史
左宗師行準禮而後動事非義則不言定國是
於危疑氣凝山岳歸君恩於篤厚道備經權濫
居絕一介之汚剛中有百折之節負炳朗辨疑
之識則膽落奸豪堅鼎鑊不同之心而慘糜飢
骨畢生無憾浩氣恒尊逆璫所以終七年蟄伏
卑棲不敢竟若何者實此嚴氣正性有以陰朽
不臣之心蓋未可徒悲其死而抹殺其功也方

李忠毅公傳 卷下

三六

其初涖屯差時當積玩勸農則荒榛盡闢任地
而水利肇興食德之人謳歌滿路繼督學政正
已教人以節義振久曠之羣心以理學定文章
之宗旨請謁衰息而士習允端薦謝華除而私
恩攸絕迄今濟濟多士孰非奉教君子者有此
節標千仞道師百世之臣謂宜明陞肇祀茲
邊獄之魂揚顯有加昭彼埋泉之血豈可使易
名有待崇祀無聞積等聞之功在社稷則祀之
諡法七十有二品最先勁直相引而觀於義斯
合矣所願勿靳旌白一時之恩早定忠貞千古

之案庶講張永息節義常明將價長松梧蛻因
碣活魂依石墨文以人傳昔寬饒既沒鄭昌爲
之訟冤李謐方終孔璠爲之請諡豈止專門阿
好實出體國公忠在楨等親承型範躬遇明昭
能不合詞具請丐諸當道大人伏乞垂念日月
告時瑱珉待爛擷生平之茂實標後世以芳聲
所以追勸成往引掖波流盛世芳謨莫大乎是
爲此具揭須至揭者○國子監舊附監生惠京
張拱英何元震等揭爲聖恩加卹令典宜彰懇
乞特請祀諡以光俎豆以昭簡冊以表忠貞事

三七

左忠肅公集

卷下

原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今贈右都御史桐城
左宗師諱光斗正氣摧邪嘉猷翼運禍櫻璫饑
痛受盆冤正類無弗酸心直道爲之短氣茲者
伏遇聖明御宇諄諄優卹烈骨猶馨清風彌越
頃蒙直隸巡按監察御史袁鯨追念忠貞大義
題建祠祀都城童叟加欣縉紳生色旣沐俞綸
莫容補牘竊惟左宗師與諸君子慘遭毒手而
生平建樹卓於宗社名教有關從來懿徽殊難
殫述若夫在臺而建白犁然佐憲而風紀肅若
董城有摘發之神督屯興耕芸之利猶曰職也

自非醜類嗜玷官箴方今本末全明中外洞晰
無如移宮一疏際茲危疑慎諸微漸先帝仁義
兼盡情法兩全宮禁以安國體以協誰實朝陽
能調錯節誠一言而不動聲色措宗社於永奠
而昭典禮於日新者也至如京等以試院蒙一
日之知卽以衡文揭千秋之鑑豈徒海罔珠遺
識高具眼門無竿濫操峻冰心已耶慨自邊疆
告警越至辛酉屢遭敗衄都城深風鶴之驚無
計稠糝士庶起播遷之想預渡資藏潛思奔竄
笑言錢虜浸及縉紳諸生不願錄科儒童罔思

三八

左忠肅公集

卷下

遊泮左宗師謀切苞桑計圖磐石以功名固人
心以戰守策費序嘗語順天鄉紳曰人心如此
國本謂何奚論寄籍僑居儘足櫻城捍至但廣
其額無妨土著可矣故辛酉癸亥兩案入學比
舊增額有差又語諸生曰有文事者有武備矧
當國步多艱安得處堂自晏設有不虞勦王之
師豈異人任故躬爲較射預爲籌兵似此牖戶
徬徨實壯王畿扞衛九鼎比乎如山萬姓因之
奠枕是於宗社可不謂功在徙薪曲突也者以
方前賢于忠肅公八轅樞廷受知輔展出片言

而折利害捐百口以定安危豈得專美焉乃忠肅公亦非都人士也前御史鍾請祠祀都城茲芬迄今左宗師計密防微視于忠肅公力能同敗功既攸同左宗師逆鋒陷正視于忠肅公邪類傾賢禍亦不爽乃不得比例蒙恩殊爲缺典雖左宗師不有其身就死緹騎甘與乾坤昭正氣遑恤其後邀馨黍稷必攀聖哲永芳名第卽此慷慨赴義不屑苟容於權奸清白傳家致起悲號於道路誠不愧宗社名教之忠良豈僅享名宦鄉賢之血食竊查文廟兩廡崇祀歷朝論

李忠肅公傳

卷下

三九

定既多昭代特簡不少倘得分片席於左師庶足發幽光於地下俾鄉國膠庠咸仰維新之聖治蒞芬俎豆從此永樹之風聲乃若證法無私不錮三品以下殊褒有待必得大賢其人如左宗師盡忠報國殺身成仁稱天而帝心簡在詢人而輿論食同允宜昭公道於尊名錫華袞於旣往無俟京等建引近證以昭三品而下名實卓犖如左宗師之非妄爲陳乞矣事干祀證大典果蒙優卹恩綸伏惟當道大宗師提衡國是藻鑑人倫悼孤忠而蒙未有之奇寬撫微行而

實非常之巨典報功崇德旣於禮允宜祀像易名諒入告恐後京等惟卧碑有禁於建言不敢叩關乞天臺毋俾之下抑代爲題請俯以慰桃李之培實闕懿好仰以贊日月之化豈曰阿私冒昧以陳臨揭不勝悚仄之至謹揭○順天府儒學閩學虞增附生員李忠言耿有成虞廷佐等謹揭爲純忠本末原明正學證祀宜早懇乞大彰公道以扶名教事竊惟國是本乎人心公論國之元氣順之爲泰爲亨逆之爲剝爲姤若原任都察院左僉都御史今贈右都御史左宗

李忠肅公傳

卷下

四十

師諱光斗純忠正學國是攸闢行己立朝公論久繫定龍御於至少國疑沉幾建議接虎鬚於履霜堅至力大心真故楊左之報主後先本出一轍楊左之大節生死渾如一人幸際聖主當陽遂爾忠魂得雪贈官錄後真同天地至仁從祀易名實出斯民直道聞當日從容別親慷慨就繫開讀白日晝晦可見精誠格天登車遍野哀鳴益徵宛慘動地節取其造士無私冰心藻鑑名宦之入奚辭標舉其大節不奪殺身成仁孔廟之祀允協夫身騎箕尾何希生後之榮氣

作山河難緩勸忠之典伏乞當道太宗師嘉與
純忠維持正學明其應得之謚祀肖其生平之
本來一時清議全昭萬穢俎豆生色矣爲此激
切具揭須至揭者除生平激濁揚清防微杜漸
當日之爰書可作今日之對案者不敢殫述外
一公在學差鐵面冰心不受入干亦無敢有干之
者每閱試文必焚香告天理學原本於程朱議
論折衷於經史是以三榜風雲盡皆一時夾袋
因遼東告警則刻兼材錄日省月試以教諸生
之不能武者復捐俸於八府各置武學收勇敢

左忠毅公傳 卷下

四一

強有力習之以教諸生之不能文者一時鼓舞
向化而白蓮之功多出子衿中

一公在屯差做祖宗寓兵於農之意疏上三因十
四議備悉屯田水利蒙部覆議遂慨然舉行身
履阡陌躬自勞來復依漢力田例特設屯學一
科以田入學以田所獲半入公帑半佐廩餼行
之三年確有成效後先任事諸君子可問也時
值奸璫陳登矯旨生事借取稅名色擾亂地方
則抗章力爭併請蠲豁以救一方之命

一公在城差則拿奸棍魏成銓繆櫃金鼎臣胡登

道黃汝明沈應達等於金繆家搜獲偽印之案
一槓計八十九宗僞簿二箱於成銓家搜獲僞
文一槓計三百八十六宗僞簿一百零九扇假
官不計其數銓政由此澄清

一公在泰昌朝一年之間扳髻再見年號之議幾
同築舍惟純忠正學酌古準今一言破盈廷之
議而立萬古之常

一因內外表裏奸相奸璫奸戚借名點兵幾謀不
測當日先後抗章不遺餘力始得弭蕭牆之憂
而除肘腋之禍

左忠毅公傳 卷下

四二

一在屯學二差薦禮分文未受見任諸君子可問
出自臣子雖是尋常行之今日亦是難事

按公崇祀名宦事畧見廣輿記直隸卷內後
因神主缺失雍正七年曾孫左文言任冀州
知州據直隸紳士耆民公呈詳請補設

五年壬申

諭葬於桐城北鄉呂亭驛之松鶴山。先是發帑
委官造墳以公長子伏闕訟冤留滯京師至是
年十二月十三日丑時始以諭葬禮封樹於茲
艮山坤向

後十二年福王立國南京追諡忠毅○按刑科給事中李清爲昭代有未表之三案乞勅部速議早定諡典事臣辦事本科讀皇上所訂記註見天語諄諄舉先師孔子爲言夫孔子素王也尙以春秋一書定二百餘年彰瘴况諡一事實關二百餘年未結之勸懲而久曠於聖明在御之時乎臣約畧有三端則開國靖難慘死宜急與定諡者矣開國靖難二條不錄慘死一案正德之蔣欽陸震等天啟之左光斗黃尊素等皆撐持世運之鎖鑰也揀虎牙者固封章可採尸犴穴者亦姓

四三

左忠毅公年譜

卷下

名可稽而哀衷未備何處可尋馬鬣芝蘭半菹誰人爲乞龍章此弔古愴今者輿感於靈簡零編荒烟斷壠而欲代爲呼籲也伏乞勅下禮部將三案諸臣臚列大概刻期上聞而去取予奪則聽聖裁又禮部疏題諡典五年一舉今自特賜外不無久停卽如逆璫一案諸臣慘死者甚多而得諡者止高攀龍楊漣魏大中周順昌四人無庸議外其未得諡者則尙有左光斗李應昇周宗建等九人今恭繹明綸仰見當時慘死多人若左光斗等正在皇上垂憐洞鑒中謹將

諸臣本末開列上請一體加恩易名云云奉旨易名大典宜核公評所列慘死各官卽着該部會同詹翰儒臣察明觸奸本末章疏實據及本官生平品行是否允愜逐一核議具奏隨會議具覆奉旨依議予諡○按明史云明莊烈帝卽位誅逆璫定逆案卹慘死諸忠臣贈官錄後詔悉予諡而是時姚希孟以詞臣持物論雅不善左光斗周宗建力尼之遂并繆昌期及周起元李應昇黃尊素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皆不獲諡福王時始諡忠毅

四四

左忠毅公年譜

卷下

國朝卹典

世祖章皇帝

順治元年欽奉

恩詔有司春秋祠祀

聖祖仁皇帝

褒綸

世宗憲皇帝

雍正元年

勅建忠孝祠於學宮有司春秋致祭○本年十月

禮部爲欽奉

左忠毅公傳

卷下

四五

恩詔事設立祠宇應行令順天府奉天府直隸各省

府州縣衛建忠義孝弟之祠於學宮之內祠門

內立石碑一通將前後忠義孝弟之人刊刻姓

氏於其上已故者設牌位於祠中每年春秋二

次致祭直省交與各府州縣衛守土官其建立

祠宇碑坊銀兩各省府州縣衛動用正項錢糧

修造仍報工部奏銷令各所在有司不時修葺

以仰副

皇上獎勵名教至意等因於本年十月初八日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

雍正三年曾孫左文言引

見跪聆

聖諭左光斗奏疏議論正大嗣左文高左宰左世壽

左興左鵬等節次引

見仰荷

天恩錄用顧問宗派

溫語褒嘉兼有紀恩錄另刊

雍正七年奉

旨動用本省存公銀兩委員修葺祠墓○本年三月

初十日欽奉

左忠毅公傳

卷下

四六

上諭自古帝王皆有功德於民雖世代久遠而敬禮

崇奉之心不當弛懈其陵寢所在乃神所憑依

尤當加意防衛勿使衰慢至於往聖先賢名臣

忠烈芳型永作楷模正氣長留天壤其祠宇塋

墓亦當恭敬守護以申仰止之忱著各省督撫

轉飭各屬將境內所有古昔陵寢祠墓勤加巡

視防護稽查務令嚴肅潔淨以展誠恪若有應

行修葺之處着動本省公銀委員料理嗣後着

於每年年底令該地方官將防護無誤之處結

報督撫造冊轉報工部彙齊奏聞倘所報不實

一經發覺定將該督撫及地方官分別議處等

因欽遵在案

乾隆三年

禮部爲欽奉

上諭事請將左光斗元孫左裔給與衣頂在籍奉

祀奉

旨依議欽遵在案

左忠毅公年譜

卷一

四七

跋

年譜何爲而作也譜其立德立功立
言以垂不朽也然賢喆之生闔乎世
運則觀其道之行與不行而人材之
消長國祚之盛衰皆於是乎可考矣
先大王父忠毅公生於前萬曆之乙
亥卒於天啟之乙丑得年五十一計
通籍以後歷仕在朝者纔十七年耳
巡屯則興水田永賴之利視學則收
文武將相之才諸凡職分所當爲無
不鞠躬盡瘁而爲之其受顧命也首
撤垂簾夾輔沖主自立臺以至秉憲
唯以進賢退不肖爲根本而尤加意
於吏兵二部用人之人蓋生平以伊

左忠毅公年譜

跋

呂自期以堯舜君民爲志所謂中心
 安仁者也昔孔子論人重於言仁故
 曰忠曰清曰直一字之褒榮於華袞
 而卒不輕許其仁獨於比干之諫而
 死則急以仁稱之謂其忠清正直之
 純備者無私心而當於理也先忠毅
 浩然之氣上與比干爭烈設以孔子
 遇之有不與三仁並稱者乎雖然道
 之行與不行莫非命也當熹宗之世
 國勢而日頽矣使先忠毅與諸君子
 尙在匡扶之明德雖衰奚患不能振
 興哉乃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天實爲
 之又何怨焉宰謹撫家乘所錄稽之
 史書參以祖若父之傳聞及同難諸

公之遺集網羅放失著爲年譜一編
 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
 至於奏疏詩文既有專集是編不必
 重載第舉其一二大者著於篇以備
 尙論之採擇云

皆

大清乾隆四年歲次己未正月甲子

曾孫左宰
 薰沐敬書



左忠毅年譜二卷

江西巡撫
孫進本

國朝左宰編宰桐城人左光斗之曾孫也光斗事蹟
具載明史本傳乾隆己未宰復網羅散失叅以祖
父傳聞旁及文集所載與同難諸人所述以補成
此譜於當日情事始末較爲詳備

胡忠烈遺事四卷

〔清〕史珥輯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四十年藝潤書

屋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胡忠烈遺

事四卷》提要

明忠烈胡公遺事序

公櫻禍極烈天也非人也身後事極奇亦天也
非公也外親株連論者或咎要經時方正學以
十族何妨語激而成之珥考先世所紀抄提族
人以六月廿九至鄱七月陳璘始自廣西貶所
至京密奏方黃諸家門生故吏在十二月請追
戮廖周等不允後難不自諸賢發明矣獨惜斯
序

時號稱賢哲者甘心陷其君狃坑儒沉命焚如
未有之虐直追楊文敏言禁始稍解然陳璘既
斃主悔方萌誠備敝諸臣忠於所事之心姻黨
累死之酷曠蕩宜可崇朝乃僅為練子寧姻婭
緩頰言雖公而意則私已方鉤黨之捕也以奸
惡外親為詞未嘗曰外親之外親外親外親之
外親也平原獨無踵美吾家公謙在居畏壘者

一念間耳乃事慘酷為陳瑛鷹犬且為豪民
僇吏鷹犬何歟雖然陳瑛鄙夫耳已不足深責
若輩又何足道也當瑛肆螫時先駕部公與先
十世祖良鑒公於公壻為同祖昆弟誼兼親友
諸姪方嬰纍遣戍而卒超然事外且脫季弟系
林於羅織於此知天欲成公孤忠故不惜其十
族非陳瑛所能殃天不沒公孤忠故默相其同

序

二

方同術之人為紀軼事而咏歎生平且護視公
不婚不嫁之肖子孝女考終牖下亦非乳虎所
得祐迺此被累數十百人者歷數百年尚能稽
其名氏嗟悼之豔羨之以為此公戚公友則附
驥而行天所重固可知已不然公與同厄諸人
久已羽化蟬蛻遠戍生還幾人哉在天之靈何
所歆羨而鼓舞於一牘是亦天為公神其不朽

之跡與偃木拔木同風因公而風者非公也耳
先世位非南董無從執簡爭大義於朝而筆錄
志載所諱以徵信程雍陽稱駕部所紀特詳故
詳書令觀正史所采裨官所收率莫外焉雖公
聲聞在霄壤大節光日月不盡係紀述詳略然
張中丞段大尉得韓柳而生氣愈勃則公與十
族高風義概天寔使耳先世存之太豈偶然也

序

三

哉聞諸先嚴有明節義彷彿東漢永陵頻挫言
官穆廟時敢言之氣亦稍稍替矣迺神燕以還
折而彌厲則表忠釋戍挽回世道不少觀當日
英風一奮頑懦知興好義者至獻宅為祠公之
感人若是於戲蒼蒼者以其風風公之風臺端
守宰又共揚其風則同時恩綸所及惟公得天
獨厚矣若乃先五世祖惺堂先生力勸祀典申

以謳吟先曾大父僑叟先生手出遺編觸發瞿
觀察風世之心而先伯祖文令先生又輯入芝
郡文獻皆所以永公之風也珥無似既靡從負
纂事之薪又莫能傳聞風之火惟是永念前勞
思將湮泐重加編訂而附識所見如此云乾隆
癸未重陽日十一世從外孫史珥敬序

序

四

胡忠烈遺事序

方黃諸君子處靖難之際烈矣哉世猶
謂殉主之節僅足蓋誤國之愆惟鄱陽
胡忠烈公人皆欽其烈而未有與其跡
者誠以權非秉國義可奉身即或藉王
魏為前師託楊解於後乘世亦何至儕

序

一

諸褚淵輩廼毅然犯新主之威伸舊君
之義齒雖碎而氣不撓卒至脫皮實草
櫻禍尤慘夫抄全族二百一十七人矣
又復株連親友至萬厯時生死姓名在
成籍可稽者猶三十餘家凡百三十有
二人則當日之鄉井為墟者何如耶仁

宗登極始詔放還親黨然猶軍衛各存一人及萬厯初因屠侍御叔方表忠釋戍之請始得還墳墓田宅而建祠以祀於戲厥報雖隆已無能復肉既枯之骨矣考侍御之有是請也實發端令鄙時從鄉衮運使史惺堂先生得其家車駕

序

二

公所撰白下紀聞及車駕同懷兄良賢公所撰貞姑大節紀畧因輯為忠義類編及擢言路遂得行其志而赦詔甫頒天風揭之而又還之人心鼓舞形於詠謠運使倡建祠坊買田供祀又出家篋所藏前哲諸詩彙為一集所謂英風紀

其者也蓋史氏居與胡公鄰世以道義相友善而良賢公與公壻秉方為從兄即運使六世祖也當時鄙人愚祿悉諱言胡公事而史氏獨謹書而密藏之公之子傳福赦還原衛復勾解得車駕公左右始免公之女貞姑赦還亦依車駕

序

三

母以老祠事史氏世掌之歲以六月十三虔祀蓋即公殉難之辰也英風紀異一編崇禎初邑衮江蘆使重刻

初觀察翟象陸先生又序而刻之則運使之孫企勉郡丞所憇慰也板久不存今年夏余偶獲觀忠烈遺事一書書凡

四卷則郡丞曾孫滙東司封就紀異風
忠舊本手加增定者也余感公靡軀湛
族足以廉頑立懦且流風伊邇廟貌未
湮因稍展祀期以六月望率僚屬詣祠
行禮碩瞻几筵當日畫松題詩英爽如
在顧史雖有傳而略茲編則殉難後事

序

四

蹟詳覈無遺矣會

功
令徵訪遺書爰亟錄上庶登采輯亦外
史一壯觀也并識數語於原本之端俾
展讀者知成仁取義固儒者分內事初
不望報然食報卒不與則以綱常名教
固宇宙所藉以維持有世道人心之責

者亟表章以風示一方正所當為所得
為也然則史氏奕世拳拳於公亦豈獨
以昏姻之故哉若乃編次大概具在書
中可無及

乾隆四十年歲在乙未冬十月江西廣
饒九南道前翰林院侍講江寧秦承恩

序

五

謹序



重刊胡忠烈遺事銜名

開定

分巡廣饒九南兵備道江寧 秦承恩

知饒州府事武進 謝寶樹

饒州府通判署景鎮同知事長白 興聖紀

參閱

知鄱陽縣事粵西 陳聖修

知餘十縣事四川 張愈顯

知樂平縣事常熟 錢大章

知浮梁縣事代州 黃泌

知安仁縣事粵東 李實福

知德興縣事陝西 蕪遇龍

知萬年縣事粵西 雷文熾

胡忠烈遺事目錄

十一世從外孫史 珥重編輯

卷之一

忠烈公遺詩

英風紀異圖說 楊際會

風忠錄圖說

翟鳳翥 重繪胡公像跋 史大有

白下紀聞二條

史秉中 胡貞姑大節紀畧 史秉中

沈氏筆記一條

沈鉉 胡大理軼事三條 史桂芳

與黃碧川書附

史桂芳

卷之二

縣志府志省志共三條

傳信錄二條

目錄

皇明通紀二條

明史二條

憲章錄二條

薛應旂 傳遺錄二條 張芹

本朝人物考一

過庭訓 甘露園短書一條 陳汝鐸

革除案二條

劉九疑 懸榻編一條 徐芳

請釋姻黨疏

屠叔方 釋戍紀事 程朝京

祠祀始末三條

史桂芳 申建祠坊文各批 楊際會

改建新祠劄照

張一陽 跋釋戍紀事 史桂芳

祭胡忠烈文

史桂芳 祭胡忠烈文二首 史白

卷之三

胡大理傳

翟鳳翥 英風紀異序一 朱廷鑑

風紀異序二 范 涑 風忠錄序一 程 鳳

風忠錄序二 王 鉞 風忠錄序三

英風紀異序 史 簡 忠義類編跋 史乘古

風忠錄跋 史大壯 芝山書院記 張允掄

芝山書院跋 江 和 寫松處講業記 史 白

卷之四詩

傷烈共十七首 頌貞共九首

表忠共三十六首

十二世從外孫史存闢校

目錄

三

胡忠烈遺事編例

英風紀異先五世祖惺堂先生彙刊郡守楊公名之先
大父跋稱忠義類編類編屠侍御所纂見宛曾伯祖
蕩人集則是書侍御尹都已發其凡程觀察改稱風忠
錄板罹兵燹余家僅有存本爰為重編標以胡忠烈遺
事蓋欲人不待展卷即知為公不朽之業而賢當事紀
異風忠雅意仍自昭然帙中也

公傳省志為詳府志略矣邑志尤畧且有時在忌諱歷履
未詳語裝修邑志余出風忠錄商定并補累死戚友傳
乃詳脩然大較撮余先世所紀事雖百讀弗厭文則數
胡忠烈遺事卷一

見不鮮故諸志皆從原本而紀聞諸篇則公事所賴以
存悉列於前以見紀載次第且明余先世功在世教不
徒為桑梓傳恭云

此編所彙書有正史野史家集人有當道過客桑梓時有
靖難迄神廟舊連行密書人名書各參差分注殊礙檢
閱茲各為標目而并原序原跋彙成四卷又改定謄字
凡百二十有一

諸詩舊以體分而無題書名即題也其實命意各有所主
時又有在前者恐未可以紀異概意先五世祖初輯時
隨到隨梓故一人之作稿有先後亦或分置迨板經三

易意藏入周貳守六律遂分為五時既差互而亦消
為茲區以三類曰傷烈凡痛公及悼戚族者列焉曰頌
貞凡美貞姑者列焉曰表忠凡紀揭榜建祠者列焉於
每類中以時為次其有義兼數端酌歸所重如周貳守
諸篇悉置傷烈是也至表忠類特首先五世祖本程羅
陽敬續二章率同志之意而著所繇始非私也

明代諸序前刻蓋題風忠茲以紀異還紀異以風忠仍風
忠存實也風忠所增自翟王二觀察文燈巖吏部諸作
外唯先曾大父企勉先生一跋耳先伯祖文令先生所
編本今已亡失謹就舊行所有酌補仍各標明思與原

胡忠烈遺事

卷一

刻亂也他若名流論著非於白下紀聞貞姑大節記外
有特見者不悉錄

公平生著作悉經編題松一詩傳故首為標出至原編諸
圖今繪刻俱難其人且觀圖說亦可想見惟公像乃先
叔父拙存翁奉所藏本為再補卷端之闕并作跋謹登
此幅以識叔父拳拳之意即筆墨亦覺較原本更有生
氣也

公十族無遺育擬拾餘芳僅余家此帙而流布未廣所望
海內嗜古蒼華家不沒余先世纂述苦心而收之藝圃
決當與三異人傳同其俊偉而不第如致身錄諸碑說

之以私意附會也知言君子自能辨之

癸未秋抄滙東珥識

胡忠烈遺事

卷一

三

胡忠烈遺事卷之一

十一世從外孫史珥重編

遺詩一首

題蒼虬出壑圖

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

先人紀公與先十二世祖可莊公吳月灣徐淡如諸先生講學香君廟按公塔為可莊公孫而月灣致以至元五年則於公俱介師事友處間月灣為吾郡理學首去朱子僅四傳公與周旋必於所謂誠而樂者察之精體之熟矣九天風雨要亦草廬中人遙望蕩陰之意來不

胡忠烈遺事

卷一

來於靈物何加損乎迨其人既覲可以仕矣同時邑士如將惠翁仲二君子皆以上書軍門見用公乃必待天下大定徵辟始以此其所存固非汲汲隨事就功者希君廟題詩秀才所以能耿耿英主胸中者靈故也讓皇之奮鱗振翼成祖之疾颺震霆九天所貽非彼則此公乃獨當其變耳惜乎黨禁嚴酷著述焚如祇存此二十字氣節在其中文章亦在其中茲特表出用冠全編裨覽者深思潛可勿用見可在田亢非有悔節不負君親學不愧師友乃公所為靈而不僅以虛聲奪標俗腸窺測蒼然之骨則幾矣癸未九月朔珥識

英風紀異圖說

楊際會

胡公死事諸國余覽未竟泣然流涕圖凡十有六為臘梅老史所繪余總名以英風紀異見公之忠靈如在也嗟乎公之忠靈掀揭日月充塞天地浩然而獨存者理也英足以為異頑胡為而風胡為而獨揭公榜胡為而雲飛胡為而庭止蓋必有主張是者矣如是則謂之異也亦宜此圖所由名也圖明良原始也圖死事錄實也圖處孤圖貞姑幼男弱息靡孑遺矣圖故里圖交遊圖從軍流離顛沛適里黨矣迄仁皇一詔而羈累釋今皇再詔而俎豆光中間有憐義者有表章者有疏之者有祠之者皆不可無圖以胡忠烈遺事

卷一

二

詔後世余揭其說於簡端俾覽者知臘梅之意云

胡公遺像



胡忠烈遺事卷一

風忠錄圖記

三 程鳳翥

胡公無家集又無後而精神人品以海內詩文傳又有詩文未盡傳者宜以圖傳原係劉雅梅翁寫時翁年八十三每作一圖輒酸辛投筆九鼻生相之乃成今節刻八幅出自鍾陵黃山人壁手補出瑛隆純獄一圖示警也閱者勿徒作畫圖觀

胡忠烈公像黃伯圖先生作也曾有刻今摹其筆意非曰似之俾讀是錄瞻斯像者遙憶當年情形起敬起畏亦仍風忠之意云耳以俗務全集未暇別圖

十世外孫史大有簾沐敬駕并識

白下紀聞 二則

南兵部中 史秉中 邑人

元主中華聘吾祖可庭公為郡學錄不就戒子孫力學俟時約同志吳存胡閏徐素請先生為會長沙王廟每會姓祖攜先父原善公先往往焚香靜坐終日以忠義相砥礪元末兵亂遷徙無常故舊落落如晨星獨胡先生授徒講學其中先兄秉方受業胡門察其無他以其子妻之先生嘗獨坐歎曰天下何時乎遂奮筆畫松廟壁題曰蒼虬出壑詩曰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至正二十一年吳王下饒州見先生詩召見越八年王即皇帝位建元洪武四年郡舉秀才一見即曰此秀才是

胡忠烈遺事卷一

四

題詩番君廟者按都督府都事歷經歷三十一年閏五月建文君即位六月置補闕拾遺官首擢先生右補闕建文三年辛巳正月東昌提至晉大理寺少卿四年壬午六月十三日谷王穗李景隆獻金川門燕兵入城即遣內戚召方孝孺又命廖鏞廖銘曰汝兄弟當受學孝孺善為我詞又召先生召萬翔衰經望闕痛哭聲徹殿廡召先生先入諭令更服先生曰死即死服不可更上曰九族都該死而傳命抄提以恐之竟不屈上怒命力士以金瓜落其齒碎之齒盡聲不絕上大怒命縊死以石灰水浸脫皮以乾草實之成人形懸武功坊即日差官校馳赴原籍抄提

建文元年三月北平按察司僉事湯宗上變告言拱宸司陳瑄受燕府金錢有異謀遣瑄安置廣西四年六月十一日文皇入城首召用七月瑄至京授都察院副都御史十二月瑄奏廖昇等不順天命劾死建文計其存心與叛逆等并宜追戮文皇曰朕初舉義誅奸臣不過齊黃數輩耳今汝所言數人況有不在其數者彼食其祿自盡其心悉勿問先是王省觸柱顏伯瑋自經子有為自刎以從王叔英自經二女赴井死陳性善衣朝服躍入河王良服毒廖昇郭任黃魁魏冕鄒瑾自經程本立高魏自經驛舍龔泰投城甘霖從容就戮盧迥長謳而死四十餘人縋城遁

胡忠烈遺事

卷一

五

去上皆勿問周是修與胡廣楊榮金幼孜楊士奇輩相約死至日寂無聞周使客覘之但聞廣語僕云看猶子防過江人周獨向應天府學東廡自經而負約者心竊不安陳瑄曉之曰不以叛逆處彼則我輩何名舉朝大吏皆不答瑄遂決意泄密奏周是修更宜追戮上大怒曰諸臣盡忠於太祖故盡忠於建文喋喋何為一日聞傳建文尚在與諸遺臣為亂瑄即密奏方黃諸家門生故吏結為死黨其號稱同志以虛名惑眾者猶可深慮宜以謀反大逆下令捕之正化凌遲妻孥子流三千里房屋器物盡沒入官庶無後患上為命瑄便宜行事以是恣肆羅織鈐摩刑理

二法司輩除諸臣非惟戮其身且戮其九族又及其九族之外親延至九族外親之外親師友交遊隻字相通即指為奸黨蔓連十族村里為墟復及隣邑振古所未有也陳瑄其首弒哉國初徵聘諸賢及屢徵不起逸士一網打盡矣黃巖胡氏驗一書其信史哉

胡忠烈遺事

卷一

六

胡貞姑大節記畧

靖江王府史秉彝

建文四年六月二十九日錦衣收胡公一族男女二百一十七人至京幼女胡姐方四歲尚在母懷抱中母縛發東市女隨地哭死稍甦母兄俱不見一卒提赴功臣家為奴餓病垂死不似人形功臣麾之老僕婦攜至突前昏睡夢父母哭至乳哺抱父母哭醒乃手抱一貓同卧日藏柴草中夜深人靜取粥餵充飢冬拾井衲禦寒稍長取釜墨塗面髮寸即自翦經二十三年蒙赦功臣家不知為誰老僕婦始牽出廳送部同遇赦諸女流乞食南還至饒見寡母王安人相持慟哭曰是夢否鄉人競以錢穀遺之時年二十六歲日夕與老母同寢處景泰五年故年五十六猶處子也鄉人私謚曰忠亂貞姑

胡忠烈遺事

卷一

珥徽寡母王安人先十一世祖良堅公自稱慈幃即車駕公母先十二世祖母也蓋貞姑伯姊之從姑故依以終身胡敬齋詩所謂節母王安人者即此昨修志者不明私家紀述之體誤以為胡公夫人汪氏臆稱從公死者方夫人耳汪夫人尚存欲改敬齋詩中王字為汪試觀沈氏錄所記抄提娶汪氏及子俱死文意甚明不及方夫人意已先卒汪殆總室或稱中祖舅汪賢者長即夫人之祖余時力為辨析先祖母之姓僅得不以而發

東市之夫人志竟改汪為方好立異而不深考事理如此恐後來讀敬齋詩者尚或沿誤故及之

胡忠烈遺事

卷一

沈氏筆記

沈鏡

胡家橋在府城西隅碩輔坊胡公死抄提妻汪氏子傳道傳慶與一族男女二百一十七人俱死一路無人烟雨夜聞哀號聲時見光怪久之猿哀鳴徹曉東西皆汗池黃茅白葦稍夜人不敢行南至祝君廟北至昌國寺方有人烟胡族詩禮舊家培養千餘年乃成忠節豈偶然哉況波及諸賢鄉閭凋謝此孤猿所以夜泣耶

胡忠烈遺事

卷一

九

胡大理軼事

三條後

兩浙通史桂芳

獨

胡公嘗與同志諸先生講學番君廟中國初徵聘或曰樂平程氏父子爭死同發東市審使察臨刑詞色復泰得情聽使赦之則行刑矣我輩學力微不能動上再積誠胡先生曰不忍忘廟中一言乃應聘不攜家攜門人史秉方往同志諸先生遊學四方不復會聚先生入京與景清高翔張彥方莫逆俱無家同寓蕭寺出則并轡歸則連牀秉方具筆札左右從事建文元年張以給事中改補闕慨然曰吾母老矣不能久此明日乞便養得樂平令攜東方歸胡先生寄語傳慶曰兒孝弟力田耳勿望父歸四年先生高翔景清俱死之張起義勤王亦死之

胡忠烈遺事

卷一

十

胡閏全家縛發東市縛至傳福大哭全家放聲大哭兩列御史掩淚陳瑛亦色慘乃饒死充軍時傳福年六歲發鞍轡局習匠永樂五年調雲南交趾後衛陷交趾二十四年至宣德五年取回調永清右衛六年福逃回原籍七年首縣差人勾解發饒州所十年永清衛又勾兵部主政史東中攜福至京援救奏辨始免為民景泰四年年六十一鰥而故天順六年開除戶絕

按傳福方六歲發錦衣充勿軍越六年亦止十一耳遂為出幼調交趾時交趾據險叛天朝戡守臣王師數失利傳

福臨其中二十四年幸不死陳瑛總內臺僅九年乃復死
永樂二十二年仁皇登極有傳福為民值交趾亂教文不
遵傳福不蒙宥恩宣德五年與黎利平棄交趾取回交趾
各衛軍傳福類調永清是以既赦之民而為永成之軍宣
德六年又以寧家之民而蒙逃伍之罪復解永清宣德七
年徙以二千里外親老單丁改附近例調饒州所四年苦
累酷於外夷是仁皇聖恩十年之久不得下究孤臣血胤
南北遷徙一貧入骨無力上仰累聖宣德十年南兵部先
人考績北上脩奏方宥先人乞養還饒傳福歸景泰四
年傳福年六十一鰥而死此豈章惇所為哉母亦胡公教

胡忠烈遺事卷一

十一

之窮耶不然天以完節付巡遠天下為重一族為輕萬世
為重一生為輕南安詩云忌公人是愛公人信矣哉萬歷
壬辰仲冬七日夜漏四下七十五翁史桂芳書

附上黃碧川兵憲書補

史桂芳

深山野人戒言時事但聞公祖咨求忠蹟至勤且二百午
幽潛不易知也敬陳列如左胡閣字松友鄱右族也居西
陽碩輔坊胡家橋博學修行高皇征陳友諒至番君芮祠
見壁間題松詩物色之得閉名後以薦舉秀才至闕上識
之曰此題詩番君廟者也官都督府都事遷經歷建文元
年增置補闕拾遺官首擢右補闕以閏直諒名也七月燕

兵起李耿懷二敗遁上肆大青閨與盧振謝昇董鏞牛景
先露章勅之諭年燕兵日逼閨與黃子澄齊泰方孝孺練
子寧戴德藝宋徵韓永華籌畫防禦日勤建文三年東昌
濟南提至上以閨帷幄勞進大理左少卿明年六月十三
日谷王獻金川門成祖遂入城閨衰經望闕慟哭強項不
屈有殿下遲一時僥倖等語上命力士以金瓜碎其齒竟
不屈支解是日揭榜左班奸臣二十九人籍閨家子傳道
傳廢妻汪氏暨族老幼皆斬女郡奴甫四歲發功臣家為
奴永樂八年復窮治外親嫁女之子史遇通天福天赦全
家抄解都察院分戍盧龍山海關平三衛而天福天赦尚

胡忠烈遺事卷一

十二

在襁褓以監挑行幼從軍古所無時人痛之仁宗即位之
十月三十日降特旨奸惡外親分戍各衛者止戍一人餘
放還次日又降特旨奸臣家屬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
并習匠及功臣家為奴者宥為民還所籍產且戒天下告
訐姦黨閨女始得歸貧甚無依鄉人競遺錢穀曰此忠臣
女也嘉靖初學憲邵銳祠之學宮邑士程文獻紀以詩略
云百年諱秉書忠筆眾口驚傳犯闕詞頗有文宗邵夫子
獨扶木主妥鄉祠夫立朝建白與帷幄籌畫既諱書而不
傳矣獨恨百年前所驚傳者今亦不傳耶幸聖君賢相首
命崇祀封其墓錄其後嗣而院司郡邑又皆以風教為已

任咨詢懇至此吾饒文明之會忠魂再表之辰也顧其書
坊老或不知為風化所急而庠序晚生亦有弄其名而不
知者老農先世聯姻公家以故族中長老歲時念誦老農
兒時竊嘗聞之長復考郡邑古志及海鹽鄭曉吾學編新
淦張芹倫遺錄頗知其概痛公朽骨不知委棄何所且絕
無血胤上承厚如邱錄之恩僅存一胡家橋耳亦嘗獨步
斯橋感今思昔胡公二十九人之心其夷齊之心乎周自
積功累仁至於武王而又當紂惡之既稔牧野之師天下
皆以為是矣而夷齊獨以為非雖然此衆人之見不足言
也武周大聖也二聖人且以為是而夷齊猶以為非此蓋

胡忠烈遺事卷一

三

存君臣之義以植綱常旋乾轉坤於不朽也武周義而扶
之不敢少涉挫辱其為萬世慮至深遠矣曹魏五季忠義
鮮聞僭叛踵起非明鑑乎董氏曰世故無盡人欲無涯不
忠之臣何代無之此孔父之義所以取貴乎春秋胡氏曰
春秋賢孔父崇獎節義之臣此天下之大開有國者之急
務也劉執齋曰方先生之事烈矣而一時死事者尤多竊
思雖坐之餘忠義之氣不振表章而興起之當如救焚拯
溺計公祖亦必有救拯之心敢以尺素聞萬歷二年九月
朔

珥按篇中引吾學編倫遺錄先世所留第以歲時念誦

該之而不及紀聞諸書意益猶有諱避及姻黨之禁解
先世詩文始附英風紀異以傳則屠侍御之澤大哉

胡忠烈遺事卷一

四

胡忠烈遺事卷之一終

忠烈遺事卷之二

十一世從外孫史 珥重編

事實雜錄

鄱陽縣志

胡閏字松友西隅人才志不凡洪武初舉秀才授都督府都事遷右補闕晉大理少卿及文廟入金川門即日死之時在忌諱歷履未詳

饒州府志

胡閏住胡家橋洪武初薦辟歷大理少卿文廟入金川門即日死之夷其族戍其外親

胡忠烈遺事卷二

江西通志

胡閏鄱陽人學博行修素以忠直自許太祖經鄱陽謁吳芮祠見壁間題松詩稱賞後官都督府經歷遷右補闕晉大理少卿太宗靖難死直言

傳信錄二則

太宗既渡江入京師以黃子澄齊泰陳迪練安方孝孺黃觀胡閏等為奸臣誅之

陳迪開北兵近與黃子澄齊泰郭任侯泰黃觀方孝孺練安胡閏宋徵戴德藝韓永等奏請急設防禦太宗即位召迪等俱不服族誅

皇明通紀二則

建文四年六月十三日燕王榜左班文職奸臣黃子澄齊泰陳迪方孝孺練子寧黃觀胡閏王純盧迥侯泰舉昭鄭賜黃福張純毛泰陳繼之董鏞曾鳳韶王度高翔謝昇尹昌隆宋徵卓敬王淑英廖昇巨敬二十七人不拘軍民人等縛至者量授官級有司奉旨出示自是擒獲得官甚眾乘機復仇劫財者紛紛雖禁弗能止也

建文四年六月十七日成祖謁孝陵遂即位復榜奸臣於朝增徐輝祖鐵鉉姚善甘霖鄭公智葉中惠王璉黃希范陳彥回劉璟程通戴德藝王良盧原質茅大芳胡子韶韓

胡忠烈遺事卷二

永葉希賢林嘉猷蔡運盧振牛景先周璿等五十餘人後張純復吏書王純鄭賜黃福復戶刑工書尹昌隆曾鳳韶復御史韶即郎不應命復加侍郎不應自刎然後抄其妻李氏未及全族戍其子公望亦未及親友惟方胡數公亦全族戍外親數百人累死者數千人

明史二則以下十一條補

胡閏字松友鄱陽人太祖征陳友諒過長沙王吳芮祠見題壁詩奇之立召見帳前洪武四年郡舉秀才入見帝曰此書生故題詩鄱陽廟壁者邪授都督府都事遷經歷建文初遷右補闕尋進大理寺少卿燕師起與齊黃輩書夜

大理少卿胡閏不屈與子傳道俱死幼子傳慶成選
四歲女奴入功臣家稍長識大義日以藥反汚面照
初赦還鄉貧甚誓不嫁見者競遺以錢穀曰此忠臣女也
胡閏之獄所籍數百家號冤聲徹天兩列御史皆掩泣瑛
亦色慘謂人曰不以叛逆處此輩則吾輩為無名於是諸
忠臣無遺種矣

憲章錄二則

薛應旂

以鎮江知府薛嵩補闕胡閏為大理左右少卿
大理少卿胡閏不屈死之

脩遺錄二則

新陰人張芹

胡忠烈遺事卷二

三

大理寺少卿胡公諱閏字松友江西鄱陽人嘗題竹詩於
吳尚祠壁間太祖征陳友諒時見之深加歎賞陰記其姓
名後以為薦至闕上識之曰此題詩鄱陽廟者也授都督府
經歷革除間累遷大理寺左少卿靖難兵入京師死之
永樂二十二年仁宗即位御劄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
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餘教坊司錦衣衛浣
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為
民給還田土

本朝人物考

無錫人過庭訓

胡閏鄱陽人學博行修素以忠直自許太祖討陳友諒經

鄱陽胡吳尚祠見壁間題竹詩歎賞久之遂召至帳下後
官都督府經歷遷右補闕進大理寺少卿太宗靖難死於
直言嘉靖二年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之

珥按祠建於萬歷十二年提學朱汝虞建並具見書中
邵當祀公於學宮未建祠也帳下句亦假借至廟壁詩
本題松此與脩遺錄皆作題竹亦宜正

甘露園短書

高安人陳汝錡伯容

大理卿胡閏女郡奴閏不屈上命縊死以石灰水浸脫皮
以乾草實之成人形懸武功坊時郡奴方四歲母縛被刑
郡奴入功臣家為婢稍長識大義恐被污髮至寸即自剪
胡忠烈遺事卷二

四

去以繫黑塗面禿且垢不作人形至永樂二十一年遇赦
行乞歸警不復適人依所親王養居年五十六終仍處子
珥按觀依所親句則吾邑志局欲改先祖母之姓者尚
不如伯容之分曉然安人實先祖母封爵故胡敬齋詩
稱節母王安人伯容必以聲呼先哲之母得非洪容齋
所云晉人虛浮之習氣耶

革除案二則

高安孝劉九疑

恂子曰文皇族誅遜國臣每一員必累數十姓不但
方黨然也而方黨為甚今著於篇者皆宦職農工商
賈則不數焉偶得胡閏釋戍原案附載於此以概其

餘

胡氏一人連坐者三十五姓史東方閨壻壻父壻祖俱牒
死三子皆成又成壻族人四名

珥按公壻與壻父皆先卒壻祖則先十三世祖可避公
也卒左在前釋成原案附列本書壻夫婦俱故句甚明
何嘗有此三人增牒死句鑿空甚矣成案所載之玄林
大理嫡外孫之幼而幸脫者也廷富玄林之孫斌憲則
曾孫歷代句補非族人亦非同成廼勸子選義林一書
頗有快語然好纖仄而備於持擣又事蹟多不載所出
恐附會獵易如牒死成族者不少茲以關涉余家故附

胡忠烈遺事

卷二

五

及之

閨映二十一人其一胡閨女郡奴贊曰去時綿蟲歸時獮
狗不是滿面汚那得身離垢有水在陽阿不離滄浪激大
哉君父恩庇我偏於醜祇當可汗大點兵不辨木蘭北與
壯哉哉行乞女於陵尚有先卿碑衆口

題編

徐芳

燕王入南京城中紛傳建文帝自焚死都陽胡大理卿閨
與方公孝孺高公翔三人同被召召皆衰服入見觸怒九族
遂受抄戮最慘烈黨禁解後親戚成衛者始得赦還萬歷
改元有詔靖難死節諸臣皆建祠表墓厚加卹錄十三年

又以御史屠方叔奏奉旨表揚忠烈檄下本郡懸榜於邑
之大門是日大風忽起揭榜直上數十丈盤旋天際如赤
鸞翔舞久久不下自午迄申始墮仍落邑之墟中郡人觀
者以千萬計邑令程朝京紀其事嗚呼自成祖迄於神宗
二百餘年而久鬱忠魂始得復伸其遺烈所感尚能假靈
風伯以大表其英颺浩氣於中衢萬目天晶日朗之間一
升一墮若有人馬上且下之豈不異哉

珥按紀萬歷恩詔不甚分明屠侍御名叔方亦誤作方
叔以末數語有力存之

胡忠烈遺事

卷二

六

高樞革除被罪諸臣姻黨疏

侍御史詹叔方人

為臣臣已蒙外親未宥懇乞聖恩推廣明詔大慰忠魂以培綱常事君之立國莫大於綱常臣之事君莫先乎忠義陛下登極首頒恩詔革除諸臣生長鄉邑或特建祠或附各祠墳墓苗裔厚加卹錄下詔之日四海臣民莫不踴躍思奮但忠臣既沐建祠交遊至今遠戍後人已蒙卹錄猶當猶蔽覆盆豈所以快忠義而勵將來乎況一時死義之多千古未有所稱商家一代人心風俗臣謂高皇帝作人之化更過之矣有臣若此在前代尚宜表異況當代之臣乎未宥其身尚宜宥其外戚況已錄其裔乎此非臣臆說也實列祖意也實成祖意也特先後奉揚諸臣一時忠慮未及耳載攷紀傳如遺忠錄吾學編野史諸書倫見成祖褒忠至意獨奸惡外親一例為陳瑛所蔽故史傳志略而不書海內儒生多不及考抑鬱二百年矣且成祖即位得之文諸臣封事干犯者悉焚不問陳瑛請追戮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弗問瑛又請窮治外親全家抄解現丁不徇多少盡沒衛永成一丁一衛恣意撥發練子寧戍邊姻親數百人黃觀數十人齊泰姻黨陽念甫六歲發遣胡閏外孫又過通十歲監成其他牽累未易枚舉原發不由刑部不大理陳瑛恣意鉅鍊不出成根初意明矣永

胡忠烈遺事卷二

七

樂九年瑛以獄死天道聖明至今炯炯良可畏哉永樂十一年初法司解建文諸臣禁令又諭齊黃等遠親未拿者應宥來告者勿理此非成祖之意乎仁宗即位恩詔奸惡外親充軍的止留一丁在衛洪熙元年又諭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寬典此非仁祖之意乎皇上仰遵列祖遺意立祠表墓錄廢後人而外親遺裔猶在戍籍實為聖世之缺典也則波及軍丁一體赦放誠今日所當汲汲者又詔云建祠鄉邑今省城有祠各府州縣士民未獲快觀況鄉村父老為忠臣扼腕二百年則府縣專祠之設不可缺也又云卹錄墳裔今奉行已踰十年卹錄未見一舉則恩詔實

胡忠烈遺事卷二

八

賢之典又不可缺也如臣言不謬乞勅該部通行直省着令有司軍備條查前項外親在戍者并宥還鄉不願者聽死絕者除戶籍不得遺累里長更令諸臣生長鄉邑各建專祠祀於死事之日仍量贈官賜謚用示殊榮其墳墓苗裔存者悉遵詔旨從實奏卹立限完銷以布皇上實意非惟忠魂義魄慰於百歲之前即天下後世之臣生於其鄉守於其土者親茲盛典殊恩皆曰為臣之當死忠也如此國朝之不負忠臣也如此剛正之氣勃然而生忠義之士克然在位其為國家利賴豈不多哉

珥按此疏釋戍根原也功不獨在胡公且適及一代忠

建美齋待御萬歷七年卒都時先人惺堂先生家居
告以明公事甚詳故甫擢內臺遠上此疏前刻
紀事中之待御出以表前此官吾土者雖遠去猶思
舊治風氣如此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二

九

釋成紀事

新陽令程朝京
休寧人

永樂元年陳瑛行巡按御史分巡按察官查提問親戚
數百家解院論死逃者散之四方二年拿逃犯方均陳興
祖三年抄已死各家田宅變價解院四年復查未盡田宅
無人承買房料准柴價賣五年黨禁稍解得不死猶極
邊永成親盡矣猶抄外親六年抄閭叔妻姪金玄童解院
成銅鼓又差錦衣衛千戶張信復抄玄童家產北隅五圖
戶絕七年差內官八年差舍人柴斌抄祝靖安等四十七
家男婦財產變價解院牽連絡繹沿途乞覓死於道路於
逃竄最有力者方得解院又非刑拷掠死於杖下於獄狂
胡忠烈遺事卷二
九死一生猶成極邊一丁一衛父南子北姑媳兩離兄弟
叔姪裂分四散孩提乳子肩挑背負有母抱子子持父不
忍分離者有挑至中途弃道旁者有家產盡絕全家隨成
者

閩弟婿祝靖安三四都十苗人官南平知縣全家人口
家財解院靖安與妻命婦胡氏俱累死祝泰康山海廣
康盧龍永康肅州三子三衛永成俱故
閩友張仲禮洪武初以賢良聘由教職歷官三十年陞
惠州府不攜家亦無一介獨姪張福緣隨任永樂初以
奸惡外親抄原籍家財并家人口解院瑛疑家財未盡

復差舍人崇斌行廣東巡按加差同至惠州城隍廟
資怒甚推鎖公徒步出府通郡易婦大受爭饒崇舍金
方寬刑更有士人追送廣城贖舍求寬沿途寄辱至饒
見公無族又無片瓦寸土大失望遂加銅鎖復刑虐福
緣先死公解成甘州到衛故而降冊勾單歲下西隅二
苗末樂二十年方除

閩姑夫張應原成慶遼路故尸絕應原塔陳鎖住外親
之外親也家財千金解院貧甚與妻張氏竹籃挑男福
安同行張氏病浮腫死古廟中不及掩奔去鎖住獨挑
福安力之行進長解迫之弃道旁行數里猶聞福安啼

胡忠烈遺事

卷二

十二

鎖住觸地長解救活沿途乞覓至陝西一解死過涼州
嶺一解又死鎖住逃回潛住常德府四十年正統七年
還饒里排恩累首監故

閩女塔史東方可魁孫原壽子西隅七畝人夫婦俱故
抄外孫史遇通盧龍天赦山海天福開平時天福七歲
天舍九歲二軍妻皆幼女置竹籃肩挑二擔同日發行
遇通到衛死二弟路死仍勾史玄林升建富斌憲補衛

理按各官林者先十二世祖讀齋公從孫大理第四
外孫也玄林子三龍升欽龍生廷春升生廷富廷富
生斌憲邦憲詔憲邦憲生經芳綸芳皆無後考遇通

成時甫十歲天福天赦七歲玄林必更幼乃卒全餘
生傳世至五則先良鑒公先駕邵公之覆護與危不
知幾許矣然玄林公身幸免於羅織之時而世不延
於詔赦之後天道固不可測哉

閩祖舅汪賢先取富戶實京師今抄沒解院賢銅鼓子
南保慶遠全家累絕賢女塔劉童祖孫塔李天生外親
之外親也亦籍沒李天生盧龍單丁年幼竹籃挑解路
故劉童祖盧龍子承宗山海俱累死次子得宗解死又
勾疎宗劉清解死尸絕

胡忠烈遺事

卷二

十三

并二女到官官怒云何挈婦女來校卒云懷抱中是男
子官曰就解小廝問何名曰狗傑均聞歸解院成山海
幼兒亦死饒人畏外戚累無聘二女者隨至山海嫁士
人勾方福清補後改饒州所均原住南街屋基不敢承
買後為布政司均塔傳繼祖外親之外親也全家解院
同男三保挑四保五保并義男慶才等成銅鼓父子三
人全家婦女俱累死尸絕

閩祖母重姪妻克政財產解院家口成三萬衛尸絕
閩外甥陳興祖家口財產變價萬金解院陳興祖陳都
賢開平陳受祖陳怡山海幼子陳文生陳似海以籃挑

胡忠烈遺事卷二

十三

赴盧龍俱累死陳觀音解人高滾趙永清陳玄一妻劉氏解人高坊柯貴旗陳寶妻張氏解人許達陳進俱赴開平未生還縣追批迴累及族人萬歷間始宥為民

問祖母姓丁善與家財人口變價萬金解院丁善與丁效寬問平丁慶孫丁善安盧龍丁久逸丁善童山海丁善本子和三萬丁善得善宗甘州五衛十軍累死勾丁毛弟丁瓚丁衛補丁全丁仁孫解兵部乞孫監故丁善典塔道源外親外親之外親也家口財產萬金抄解道源道振道安甘州道生巴子三萬善同歪子開平七丁三衛又勾福安後改饒州萬歷年間宥為民

胡忠烈遺事卷二

問父義男汪老子分出年久全家解院累死老子老病發三萬衛出門即死戶絕

問孫婿李貴羽林衛千戶家財解院貴獄死弟滿受山海族兄大毛盧龍戶絕

問外甥徐善慶山海女兒開平伯丑三萬全家累死戶絕

問男弟雷冬受涼州雜木口父雷黑牛開平義男雷包頭三萬俱累死雷武孫改饒州戶絕

問曾祖母姓余福緣財產家口解院福緣開平景文廣

胡忠烈遺事卷二

十四

寧虎兒慶遠仁宗宥景文虎兒回籍給還原抄家產後絕

問姨夫翟玄童盧龍玄貞山海戶絕

問父兩姨表弟黃羊俚三萬衛家財人口解院戶絕

問妻姨塔程關生山海疎族程自遠開平太俚南丹戶絕

問伯祖母姓江普化開平教化山海改饒州所細弟補絕

問妻舅祖蕪得民四川鹽井戶絕

問男妻姨夫李慶童三萬族兄李受山盧龍戶絕

胡忠烈遺事卷二

問姑表兄周正義州衛周細兒盧龍周克生開平家財人口解院戶絕

問母城姓劉午孫永寧戶絕

問姑表弟劉童受表姪史引弟俱盧龍戶絕

問姑表姪左關生盧龍家財解院絕包伴叔盧龍包力山海俱累死戶絕

問外甥李辰生山海男四兒盧龍家產抄絕又勾遠房李福輝解山海死

問表姪張咬住永昌衛子張伍慶遠家絕

問外祖父許永關虎兒解院獄死都關盧龍佑

閩山海關唐寧正統二年顧添宗改儋州又勾添受顧
三顧四又勾顧文府萬歷間有為民

永樂十一年翰林庶吉士錢習禮與練子寧姻妯先以奸
黨倖免恒為婦人所持至是以告楊榮榮乘間以聞上曰
使子寧尚在朕常用之況習禮乎即日下令齊黃等遠親
未挈者悉有告者勿理十三年諭三法司各處妄告奸惡
的擾害良善自今凡告奸惡已提到官及未提者都饒不
問再告者罪之黨禁始解洪熙元年即永樂二十二年奉旨先奸惡
外親各衛充軍的只留一個壯丁在衛餘俱放回又奉旨
黃子澄齊泰等家下男女有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及

胡忠烈遺事卷二

十五

各官家為奴習匠等項俱放回原籍原抄田產房屋給還
神宗即位詔曰凡革除被罪諸臣甘貽刑戮有死無二皆
我太祖高皇帝儲諸臣文皇帝亦有子寧若在朕當用
之之語今仰遵聖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各地方有
司官查諸臣生長鄉邑特為建祠或附本處名賢忠節祠
歲時致祭其墳墓苗裔有存者厚加卹錄萬歷十二年御
史屠叔方奏疏另奉旨革除被罪諸臣方孝孺等罪累的
都着查確豁免禮部尚書陳經邦等兵部尚書張學顏等
題覆依議文移長丈許榜邑門忽為旋風招搖入天際永
日正中若素鸞翔舞自午迄申復還邑正堂中衢時十月

初八日

朝京叨宰鄧陽五年日切復祠不果時與史惺翁扼腕
茲奉部行取竟成一大缺典聊書胡公咏松句勒石番
君祠中誌私意云史宅於家祠祀胡公其先史秉中公
宣德初任南部時撫拾遺事特詳茲史氏與胡公固舊
通家道義也忠魂揭釋成榜入雲中萬目快觀京躬遭
奇事特詳書焉嗚呼榜胡然而騰騰而不毀又胡然而
反反而不之他所而止諸廳事之中衛耶予益驗公如
在之神耳提面命不若斯切也手校戎牘得若干人請
宥之惺翁先生為紀異詩余敬續三章率同志者於歲

胡忠烈遺事卷二

十六

六月十三日歌以祀公交遊被逮者列兩廡配享後裔
存者歲主祀事嗟嗟公妻子親戚交遊豈不萃精忠於
一堂也哉此固予有待未竟之志也邑令程朝京書

胡大理祠祀始末

三則首一條補

火桂芳

邵宗師名銳號端峯校士至饒首問大理胡公諸生陳履歷郡邑尚遠巡不敢應邵毅然曰胡公饒大賢本道親送崇祀忠臣初祀邵之功也

己丑秋楊公祖下車余方避囂入山程父母奉檄走書山開云胡公祠事公祖欣然任之生聞之如出湯火時余子某同開函驚曰再言胡公祠祇又不測談虎色變次日公亦走書入山問民疾苦余子曰向聞公初任公宴不設蔬素禱雨藩寺華筵不赴歌兒舞女不敢出面今果然吾輩有主大荒何憂余信其言出山納謁首問大旱奈何公儼

胡忠烈遺事

卷二

七

然對惟正人心再問更毅然對惟表忠節余會其意周禮荒政十二首散利次薄征非二義乎果雜漢儒乎人心正雖大荒不亂忠節表雖大亂不朽天下大亂如強秦猛項元起極北追宋極南海兵力最勁奈四海羣起陳楚張吳滿天下者何名義不正名教不彰耳漢祖以敗軍誅秦滅項高皇以一旅掃楚驅元為義帝發喪為義黃紹純名義正豪傑應如響不數歲定大業名教之關於宇宙不亦鉅乎方天下大治四海又安士人視名教若可緩而長處却顧者獨以為急夏治世者保邦於未危危明主者防微於未著燕雀處堂馴至大壞無爵賞引於前刑戮驅於後斯

也猶賴一名教耳蚤見預待其為力也兼其收功也遠

正人心者天下之大忠薄節義者天下之大罪程父之書楊祖之慮余兩信之即辭入山公復書促曰久不開法言正論即趨城偕同心復舊祠不果卜新基不得公親相胡公故里祠隘陋不稱庚寅夏再相藩司後基余與諸生復阻比隣評語先忠靈爽遂以夢告乃得民居宏固幽靜庶妥忠靈爰於長至令節奉主入祠修祀事歌詩獻爵胡公洋洋乎如在其上也夜歸尤欣然執筆書其事老朽即死可瞑目矣惜余子先死不及見此盛舉噫

萬歷辛卯正月直指行部至饒首崇教化偕二道議胡公

胡忠烈遺事

卷二

七

忠烈千古一人因陋巷就民垢未稱明詔當更恢宏表忠魂肅瞻仰垂永遠意甚誠郡邑承志已卜藩司後其筮告興工第四周多碍日後難以充廣終非久計更卜古白蓮池寬廣數十倍池北空基高爽東西又可充拓其北番君廟又胡公藏修舊地西白蓮橋可為西廊南即夢卜祠基可為儀門左為東廊開大門門外即白蓮池餘地築長隄夾道植槐柳通輿馬遂與士大夫醺金買民基建新祠得美材巨石六月十一日完工壯麗宏固皆奇事也祠西復貿地為樹祠祀徵聘諸賢公所交遊連累死絕者也祠東為寢祀方汪二夫人旁列傳道傳慶皆駢首就戮者也傳

而後卒按若所為憫人竟者其在茲乎非忠堂默佑不能得此善地非鄉邑同志不能成此大功老朽惡衣惡食節省捐助心所同然必如是而後快老朽者常慳史桂芳也以上軍一百一十四名隨行親屬男女長解戶長計千餘人清審勾解累今二百餘年陳瑛流毒之遠至此永樂九年瑛下獄死籍沒永樂二年李景隆沒產獄死三年茹常全家獄死幼男亦繫轡局婦女亦浣衣局十五年谷王穗閨門自焚死與齊黃相去幾時彼英與在天終古不泯此萬年唾罵不得如腐鼠之速朽也賣國偷生者其永鑒之

胡忠烈遺事

卷二

十九

哉萬歷壬辰史桂芳書

中建胡大理祠坊文

院司道

各批附

楊際會

為建明詔建高祠乞賜坊額以示表揚事天壤之間無所逃者居臣之分不容泯者忠義之心自古死節之事雖刑戮而不悔甘鼎鑊以如飴其設心豈望報耶顧後人覩簡興思式問起敬自有不容已者矧崇忠表節國家之恒典而起敝維風實司牧之首務也今夫窮檐委巷匹夫匹婦有矢貞殉節者必亟加獎賚為之闡揚何也以其為風教所關也况慷慨就死凜凜英風足以愧人臣之懷二心者其有闕於風教又何如耶竊崇之典寧可後耶按胡公云云公之死節若是乎壯也公之受禍若是乎酷也即在一時方鐵二公奚讓焉公死而族亡裔絕生平著作無有存者宜乎天下之知公者鮮也然則死節如公亦大可哀也已今上登極詔建祠卹錄都為公故里尚缺專祠地方父老為公抱憤久矣有司者因循未舉非所以慰藉忠魂奉宣恩命也職蒞任以來詢之士論竊有慨於中及詢公生平之詳不覺淚然流涕爰倡義舉謀創新祠釀金若干買民房一所重加修葺前堂後寢與壇軒宏於冬至日奉主入祠庶幾安忠靈而修遺事矣郡父老環門觀歎咸謂公誠得死所詎謂二百年來死更得所也嗟夫豈非忠義之在人心不容泯也耶職更有議焉古人表宅里必先於樹

三

建立石坊義民楊世德捐宅建祠今又捐銀三十兩其餘
職與僚屬士夫併力成之伏乞憲臺振揚風紀表率綱常
特賜坊額彰往勸來固千載一時也

憲院任發心萬

批

胡公臨難死節迄今凜凜猶有生氣祠曰忠烈坊曰乾
坤正氣作速豎建仍於該府支官銀十兩以見助建表
揚之意完報

按院陳禹謨

胡忠烈遺事卷二

批

王

忠烈二字本官足稱矣標題祠額用彰風化動支院銀
二十兩助工完報

布政司左布政使余國賓西安人

批

此盛舉也不徒旌忠亦以風世繼

提學道朱廷益嘉善人

批

胡公忠烈雖死猶生該府建祠立坊不獨表節烈於既
往實亦勵風教於將來動學租銀十兩助工繼

守道張純濟南人

批

一息生死萬古綱常春秋二祭未入脩編殊為缺典仰
府速議報

驛傳道范冰休寧人

批

表忠已往勸義方來正所望於守土者該府先得之矣
動銀五兩助工繼

巡道李一陽丹徒人

批

胡忠烈遺事卷二

王

大理忠憤死節生氣凜然本道忝司風紀景仰前徽茲
復共成盛舉亦云幸矣動銀十兩助工繼

改建新祠劉照

李一陽

胡公忠烈千古一人既經褒額助工足稱盛典而春秋特
祀未有定編據該府詳照先朝洪忠宣江文忠二公於都
陽縣條編銀內年編二兩載入賦役成規再照原定祠宇
該府輸奉百兩賈民楊世德房一所本民又捐銀三十兩
助建牌坊二道瞻拜見僻巷淺陋未肅觀瞻復據該府稟
稱原銀一百兩在庫楊世德未領又蒙院司道并卿官捐
助從新建立尤為增重合就詳明

按院陳 批

胡公祠風化所關必恢宏其規乃稱盛典增編秩祀卜地興祠甚愜人意如議繳

胡忠烈遺事 卷二

圭

祭忠烈胡公文以下三首俱補

史桂芳

初九燭龍芝嶠靈鍾方九有之戰血玄黃獨不擾幽人之耿衷懷鬱澄清寄意咏松一言動主聲蜚九重補闕簪螭頭之鐵筆封章擊寶國之景隆東昌提奏練寺階崇天光分曜陽九奇窮甘祖醢以如飴遂湛族以相從仁皇登極首念諸忠郡奴生還傳福釋戎安木主於鄉祠賴端峯之文宗史局大吏隱忍非公二百年來竟缺昭融幸遭逢大聖人嗣無疆大歷服矢諸一二元輔曰所謂詔赦者循故常蠲租稅釋繫囚已乎褒表忠魂激厲臣節肆余冲人之首事也乃渙大號乃布寰中所在專祠典祀攸宮墳墓苗裔胡忠烈遺事 卷二 圭

裔卹錄恩豐維時巡按侯公復吾前守陳公省齋欽承恩詔登進士民應言曰大聖人不繼祖宗之跡而至從祖宗之大志不述祖宗之事而光大祖宗之明聰和武周之達孝樹孤竹之高風則有瞻山屠令被召臺郎首崇風化抗疏言昌天顏嘉賞部檄榜張懸之邑門杲日正陽旋風捲檄扶搖翔翔萬目驚仰嗟嘆傍徨自午迄申還於邑堂一紙不裂一字不傷今日胡公真飛騰靈物耶二百年英爽抑之愈揚過之愈光程令蘿陽躬遭奇遘躬校戎牘而深慨慕乎前賢得惠州張先生一百一十四人開釋厥愆士民咸為英風紀異著有詩篇小子際會甫一入郡程令懷

慨為忠建言令言未畢余心奮然對揚天子之休命孰大乎此焉知數七饒之風教孰切乎此焉復痛我公一腔血洒荒原一寸丹照九天無血胤一縷承錄脣唇恩無荒墳一正被封樹珉鐫獨建專祠合祀羣賢食念在食眠念在眠頃得茲基為饒城最高阜雖居城內實遠塵喧但其地世為民居一夕其家夢緋袍巨卿卜築於此且聞郡邑咨諏勤倦遂徙其居願為公捐雖忠烈之顯靈赫濯亦斯民之慕義惟忤余即折柬約鄉大夫達觀其所載登其堂宏敞高堅四垣崇聳祀公儼然後樓即堪寢室祀公夫人及公之子與公之姻之友英爽聚焉祠之後為番君廟公之

胡忠烈遺事

卷二

五

曾所蒙傑畢集精神合焉祠之左為頌輔坊胡家橋公之祖考咸萃於斯則又公所承祀者焉矧茲長至今節龍德方亨君子道長此日迎神於公正宜此地當蒸忠靈必棲月夕風辰公與同志諸賢握手論心嗚呼公為君死哀此聲賢亦為公亡求仁得仁顛沛何傷際會歲歲拜舞門焉敢不夙夜惟寅庶可觀乎公之耿光濟濟後生敢不以道義相砥礪期步趨乎餘芳公之英爽臨之在上同志諸賢賢之在旁玄酒一洒直通九原嗚呼胡公尚其顧瞻尚饗

祭胡忠烈文

二首 代舉郡尊以桂 火 白 邑人

嗚呼先生題俗示志待主成名處不變生平之守出而知

天下之清以道殉身方依光於日月見危授命乃激怒乎雷霆在文皇靖難之師固一時所不諱維高帝歷薄之業雖千載而猶貞世不能無盛衰不衰者氣節天不能無明晦不晦者人心起先生於既往作今日之儀型踞英風而洒涕嗽薄奠以將靈

惟公氣稟大剛學精仁義題詩廟壁飛騰際風雨之來腰經彤庭痛哭激雷霆之怒碎一身以報主偕十族而作忠齊黃比烈於簡編張祝共替其俎豆傷哉孤胤允矣淑身數齡沒入侯門永夜洒思親之血強歲放歸梓里終身守不字之貞時愈久而志靡他履雖艱而行彌峻某承乏茲

胡忠烈遺事

卷二

五

邦緬懷前哲驅車故沼慘聞夜月侵號奠竿幽祠恍覩歲寒松色

胡忠烈遺事卷之二

胡忠烈遺事卷之三

十一世從外孫史 珥重編

明大理寺少卿胡公傳

與也道前翟鳳翥人

胡公諱閔字松交鄱陽人世居西隅胡家橋學博行修才志不凡少與吳存史可廷諸先生講學番君廟嘗獨坐歎曰天下何時平乎奮筆畫松廟壁題曰蒼虬出壑詩曰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元至正二十一年吳王下饒州幸廟中覽詩稱賞召見之越八年王即皇帝位詔舉秀才同志者或曰樂平程氏父子爭死同發東市家使祭臨刑詞色復奏得請飛使赦之已行刑

胡忠烈遺事 卷三

矣我輩學力微不能動主再積誠胡先生曰不忍忘廟中一言遂應聘太祖一見曰此秀才是題詩番君廟者按都督府都事歷經歷同景清高翔張彥方寓肅寺出則并轡歸則連牀稱莫逆交門人史東方左右從事建文即位擢右補闕元年張以補闕改樂平令攜秉方歸公寄語傳慶曰兒但孝弟力田耳勿望父歸直言極諫籌畫日勤三年正月東昌被至晉大理少卿四年燕兵逼近與陳璘齊泰諸子澄諸公急請防禦六月十三日谷王穗李景隆獻金川門燕王入即遣內戚召方孝孺胡閔高翔又命廖鏞等錄曰汝兄弟嘗受學孝孺善為我辭三人衰經望闕痛哭

聲徹殿廡先召公入諭更服公曰死即死服不可更王曰九族都該死面命抄提以恐之不屈王大怒命力士以金瓜落其齒碎之齒盡聲不絕命繼死以石灰水浸脫皮以乾草實之成人形懸武功坊即日官校赴籍抄提妻汪氏子傳道傳慶及一族男女二百七十八人悉棄東市幼子傳福以六歲發鞍轡局習匠後成交趾女郡姐四歲發功臣家為奴交遊張仲禮外親祝靖安等一百一十四名俱抄家成邊一丁一衛至籃孩以行外親盡矣及外親之外親并及外親外親之外親計二百餘家戶長長解牽累千餘人皆都御史陳瑛密奏流毒至此也永樂九年瑛獄死籍

胡忠烈遺事 卷三

沒十一年以後黨禁始解二十二年仁宗嗣位奸黨外親戍衛者赦還神宗改元詔為靖難死節諸臣建祠表墓厚加卹錄十二年以御史屠叔方奏表忠釋戍榜諸邑門曰中大風揭榜而上盤旋天際自午迄申仍墜邑堂中墜郡城觀者千萬人邑令程朝京親記其事太守楊際會闢白院首建祠曰忠烈坊曰乾坤正氣邑衮史惺堂桂芳劉臞梅琬諸公編刻詩圖曰英風紀異今又重修之

余為胡大理公傳始而異中而慘既而大慰且快也講學敦友志節素植披經犯難鼎錡不憚異矣至於碎齒草皮赤全族戍親故株累者數百人何慘如之孤猿夜

泣釋榜雲飛公之靈為之也亦數百千人數百年之游魂積氣為之也嗚呼陳瑛李景隆輩安在哉建業已非故矣而公之錄之祠之坊久而彌新也誠大快已雖然公之後僅存者傳福及貞姑耳乃貞姑以處子終傳福以老還故轉錄而死忠臣無後天道又何知哉然公自有不朽於天壤者固不以有後無後也因為銘曰番廟孤松兩臺古柏鬱鬱蒼蒼風高月白

按胡公祠知府陳吾德初建府學西軍器局以江陵毀天下書院廢之即范序所云守土者奪為私贈也萬歷十二年知府楊際會知縣程朝京卜布政司後基僻巷

胡忠烈遺事

卷三

三

臨洺後於白蓮池鼎建常惺翁志之甚詳祠內祭田中田五畝坐北門外東湖雙碑源今議於胡家橋故居重建祠焉又識

英風紀異序一

提學副使朱廷蓀

嗟夫吾身寄寓也身以外悉儻來也惟此正氣浩然長存不與身世俱朽者非臨大節不可見也故天生忠義之士不輕予以忠義之名每以多艱試之以九死嘗之蓋所成者大所託者遠而全身保族非所論也吾於饒得胡公其人焉公死事最慘其流祚於宗族最烈人皆為公追痛不置余獨謂天欲大所就於公而亦非為公也為天下明大義則一身為小為萬世扶綱常則十族為輕至於今名蔽天壤廟祀無窮皆天所以成忠貞尤國之所以礪名教而况吾輩同有生氣者且以前之悼公為今之豔公也雖然胡忠烈遺事

卷三

四

英風紀異序二

江西驛道范涑

嘗伏讀累朝褒贈靖難忠節詔書如方公孝孺胡公閔諸臣各建祠致祭錄後議謚不一而足輒感發流涕以為諸臣為國之心即文皇靖難之心列聖褒忠之詔即文皇欲頒之詔何者仁皇登極甫再越月即肆赦猶在永樂末年非受遺命昌運若此先後同德可知已今皇采言官言旨

再下浩蕩之恩益廣都為楷榜文餘備書胡公新與張之
邑門即日登堂忽大風旋榜而上盤迴天際自午至申或
沒或見復團圞隆邑堂墀正中楷字如故士民宣聚而觀
者千萬人事在萬歷十二年甲申孟冬八日也鄉紳史惟
堂請翁叙述倡和以播英風太守楊君際會闕白兩院司
道三人楊世德捐數百金產為祠地近忠靈舊居大愜興
志邑令程君朝京儲君昌祚先後鳩工不數月而坊祠鼎
新忠義所激上下響應夫豈偶然哉祀事成爰集就梓有
各圖有類編楊君總題之曰英風紀異走書來踰陽山中
屬深為序泐叨南曹時訪方公忠骨於雨花臺不得為之

胡忠烈遺事

卷三

五

弔古浩歌而返楊公知之謂知胡公莫深若故以序屬之
深竊有感焉經生家謂文皇應天順人猶湯武諸忠臣以
死評猶夷齊不知商取於妣周取於子文皇授受於父子
叔姪之位豈異姓可擬而忠節諸臣祇延身族既無太公
居間且遭奸邪御史臺挾私滋蔓夷齊未嘗有之是文皇
之聖優於湯武而諸臣之忠苦於夷齊萬矣若胡公者豈
淺之乎為忠臣哉窮視所親則吳公存史公可甦徐公素
為友達視所與則景公清高公翔張公彥方宦邸同寓卒
之同會者應聘不出皆以道淑人同寓者與難皆以死首
通則知當時所學皆實學也忠本於學意氣不足言矣祠

以旌忠亦以章道歟祠先躬於舊軍器局太守陳君建守
土者奪為私贈今祠得善區俾茲盛舉永世有光尤所望
於將來者乎

風忠錄序一

與屯道前郡羅鳳翥泉陸
守開善人

風忠錄錄大理胡公死靖難遺事也風忠何表其揭榜一
事以公之風風天下也公之風當其題松番君廟時已有
飛騰九天之勢既而與方高諸公披經入見聲震殿廷九
死不屈十族不顧即伯夷之風未嘗有焉胡橋猿啼月夜
陰風益凜凜矣迄今數百年之後聞公之風者莫不欽歎
感奮勃勃蓬蓬如有所抑而不得伸一旦旌忠釋成肆詔

胡忠烈遺事

卷三

六

自天且為合祠錄裔以慰存歿則公與數百口之忠魂鬱
氣如出重泉而升之雲霄之上風之旋榜而起而仍置
之邑堂中墀也氣也亦理也故死事之烈振古未有受祿
之慘尤振古未有而表忠之異食報之隆亦振古未有也
懼梅老叟繪圖以志其事邑紳史常惺翁倡和以詩太守
楊公題曰英風紀異年久燼失常惺翁孫企勉者出殘帙
示余余每一披閱徧未竟輒罷數年不忍下一筆恐久而
逸也勉為編校仍付刻人易之曰風忠錄實紀異原本云
嗚呼公距今垂三百年矣代異鼎遷又從而錄之卜故里
而祠之飾舊坊而新之此何為也耶誠以忠孝節義之風

之在人以前千百世不能泯也表宅里稱風聲固守土竹職況易時一事天固已風之矣順治十三年丙申春二月

風忠錄序二

城人 守九道諸王 鎮

節義之於人其天德也鍾天地之正氣不以汚隆替不為威武屈不傾生前之既不計後世之名此其人曠代不一遇乃獨怪靖難時遜國諸臣先後不屈者以數百人計至今讀史者覺夷齊首陽未是苦節何當時之多賢也雖然固世道之不幸也乃說者猶以謀國不臧歸咎於方注黃練夫北平之事由後而觀抑亦可以已乎削亦反不削亦反不待智者知之乃獨以李景隆之推轂為諸人詬厲哉

胡忠烈遺事卷三

七

至金川失守大內灰飛而哀麻痛哭者則方公孝孺高公翔胡公閏也一身慘死延及十族三公受禍同而謀臣之罪則胡公又不可與方高二公同年而語矣至萬歷十二年御史屠公表忠釋戍奏而得請榜諸邑門雲飛天際全饒士民孰不以為公之英靈實憑之此英風所由紀異哉余則以為公之忠烈表亦得不表亦得因公而成者釋亦得不釋亦得其必表而釋者國家之典禮人心之直道其不必表而釋者公不傾生前之禍不計後世之名也然則風胡為乎來哉曰天地之正氣也非風也雖然以之風世可也因為之序

風忠錄序三

史記五十五文德錄

豫章在東南為僻壤而號家理學節義饒實三忠之鄉國時松友胡先生稟稟然尤烈云德翼乘興訪故過其里門風微既邈雲樹蓋荒求所謂胡家橋者香不可復識矣為徘徊太息者久之一日謁古晉翟象陸使君知為以名教之責自任者守饒時既新學宮矣茲又立芝山書院特祀朱子以逮饒之賢者徐語余曰頃作松友先生傳并前人之圖史倡和集為風忠錄梓且成矣君幸序之余繹使君教思無疆之旨不敢以固陋辭因論次之曰當時柄用者齊黃耳謀人社稷危則死之分也先生及方正學諸君

胡忠烈遺事卷三

八

子既未與晁錯之謀又取效魏徵之行飄然遠舉與樵夫為伍從錫匠而遊此豈不足於義者先忠烈亦語曾侍郎曰子之斯行為管幼安為陶元亮葛巾皂帽何不可乎古之君子未嘗概責人以死也先生麻衣入哭聲震殿陛矢九死以靡他湛十族而不悔不已過歟曰唯唯否否長陵尚有周公之言讓皇豈同帝摯之政兄子猶子喪君有君或動之以家人之情或要之以天地之誓踴躍哀號諸君子亦猶行古之道也大奸作於心惡於貌激之立禍耳豈文皇意哉於戲先生之骨猶香陳瑛之骨亦腐人之賢不肖竟何如也使君如親見其人親歷其時感其事而泣泣

陳陳公流連於中凡四五年始克謀歸蓋誠不忍竟之而
志不忍忘使君之風重起揭榜之風扶搖而上之矣

胡忠烈公英風紀異序補孝廉邑人史簡

自古志士仁人之事皆世所震懼而不敢為聖人必揭其
義以立教曰殺身成仁蓋深恩夫食其祿者不盡其心忘
君父之難掉臂遠去且自文曰明哲嗟乎天下有志君父
而成為明哲者哉國亡與亡人臣之義也三綱九法賴以
維持莫立後之君子聞其風想慕其人編輯其遺事經營
其祠宇羽翼其子孫即或子孫亡而祭祀燕常惟恐或缺
仍樂薦其馨香者是皆志士仁人英爽所遺留而天理民
胡忠烈遺事卷三

九

彝之不容抵滅者也吾番素敦節義講明斯學代不乏人
自陶愍悼陶武威典彭忠毅方江文忠周梅山後
有胡松友先生當隆國臨大節較文忠尤烈時黨禁方嚴
先生行誼文章遂噤口不敢道余先世以姻戚被累稔其
慘禍亦不敢暴白宣德間先人官留都兵曹適赦書下乃
敢奮筆叙次名曰白下紀聞開不繫於白下稱白下諱莫
如深也及先曾大父貞肅公敘家牒見先世纂錄尤詳因
歲祀先生於家時以先生節烈向當道歷陳之會旌忠諫
下榜揭中天邦人咸異之曰先生英靈如在也又曰先生
之風將興起百世夫澤行地風行天澤之及人也不如風

之長吾於先生其微也維時先曾大父書其事與同志

歌其風鄉先輩耀梅劉公表以圖郡守乾銘楊公命名曰

英風紀異越六十年鄉先生幼見江公理祠事續錄諸誠

數條以補未脩謂圖說既明故不復增繪事無何寢焚堂

折祀事不修郡守翟重梓是編稍加節畧易名風忠錄黃

山人壁復作圖而補瑛隆就獄一幅明著天道以示戒編

凡三刻詳畧互見今無善繪者予惟謹遵先人手定因思

先生所以風百世而資觀感者誠不在一時之奇節而在

平生之實學先生實學先貞肅闡其幽外傳可考也太守

孟叔張先生暢厥旨芝山書院記可考也今脩錄編後而

胡忠烈遺事卷三

十

凡表忠之文亦因以附見於戲憶總角時隨先子拜瞻忠
祠初立有四仲會猶獲時從諸先進升降揖讓於庭之中
階之下諸先進有布衣有諸生有明經孝廉有巍科顯秩
王公貴人山林寒素聚會一堂不以爵位先而相讓以齒
余亦時得聞緒言餘論與夫恭敬溫文之容儀而蓋識胡
公之嚴氣正性久而愈彰風何盛也今邈不可追矣祠興
學興祠廢學廢學之不講誰為之余無力不能為邦人
倡又不能向當事表章風教以承先貞肅遺志午夜猿啼
霜清月白今誠有聞是風而興起者當必震動恪恭始終
於學勉自固植期於有成以修復祠事士大夫能倡率於

爲仁之訓先生之靈亦實式憑之矣

公祠成於萬歷庚寅燬於順治丙戌祠左有五先生祠成於萬歷乙卯五先生者祀先貞肅及先貞肅私淑師敬齋胡先生胡先生高弟謝齊余先生先貞肅忘年友健菴舒先生入室弟子思問陳先生也兵憲舒公其撰有記崇禎庚辰督學侯公嗣積五先生主於祠左芝山書院中祠而以五先生祠祀列賢何嚴安吾而夏伯起胡陳汝時可庶安卿請朱元卿徐以行升李胡忠烈遺事卷三十一

陽谷曉山震卿陳靜菴塔劉近之雖茲十人者皆先貞肅高足也祠祀俱同時毀廢僅存一番君古廟耳廟爲胡公題松讀書處歲壬寅有司始以六月十三日舊例祀公時無以妥主棲神番君廟左其餘諸祀未及舉猶缺典也茲不越三十餘年修邑志者漫不采錄天惟興我民葵安在哉今附錄諸先生姓字於左以脩異時考覈兼以志廣成先生嘉興斯文主持風教之德意云史簡又識

忠義類編卷二

永平縣志史乘古今

忠義類編凡三易初刊於先大父再刊於江不流公俱名英風紀異三刻於涑水翟先生名風忠錄茲集散而復全得諸反燼之餘若有與相馬者時代雖更乾坤不改誕生偉人用風百祀茲集出傳播來昆雖胡先生之靈實涑水先生表章佐佑之力曾記祠中舊聯云廟貌留爲人共仰忠魂應與國全存嗚呼今國亡矣忠魂猶存又聯云時事一朝更與國存亡痛哭關河慷慨芳名千古在爲人臣子肅將俎豆好躊躇時更代革寢茨堂折豈厭馨香匪厭伊側俎豆雖湮英風烈烈後之君子聞斯風者夫亦愈加胡忠烈遺事卷三十一

風忠錄跋

邑人史大壯機翁

是錄也以風忠建祠也亦以風忠先生之風奮乎一時無所顧慮固行乎心之所安逮乎事後英靈在天累及無辜至多且慘先生安乎哉安不安道一而已時更代革風斯邈矣寢茨懷折適當心惻之會後四十年廟貌重新伯夷之所築歟明馨以薦伯夷之所樹歟厭乎不厭不厭非先生心厭亦非先生心知是心乃可開風而興起耳

氣節天下之賴餘也。招不來應不去。輔弼之臣死忠盡諫。死言則難之。史死捍禦。有民社者死官守。若是皆氣節也。若古人虛實之論。其於積餘之義切矣。君與曰。天惟純佑命。則商賈孟子曰。不信人賢。則國空虛。空虛者無可恃之謂也。氣節不振。人皆以惡官。全軀保妻子為心。而無上不負天子之意。是故利可誘。害可休。生可倖。死可奪。一旦緩急。掉臂而去。而天子猶儼然於萬國。贅旒之上。而自以為尊。且安者。特寄焉而已。爾學也者。學為氣節也。忠孝仁義入道之名。多有浩然獨往者。振拔乎其中。然後可以

胡忠烈遺事

卷三

十三

有立故曰。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芝山書院為卿大夫及諸生講學之所。與胡先生祠近。予時一詣講。而顧瞻忠臣之几筵。椀末嘗不徘徊。慨慕想見其為人。攷書院創於萬歷乙亥歲。其時相後先。蓋先生之忠彰。而饒人之學奮。同聲相應之理也。學必有宗。宗胡先生而可矣。或曰。士生威明之世。假身成仁。無所取之。余曰。不然。學先生者。豈必其遇哉。學其浩然獨往者而已矣。諸生得志行道。為輔弼之臣。為臺諫。為封疆之吏。為有民社者。所遇不一。而循職盡忠。致身於上。大節不奪。異事而同歸。若此者。皆先生之徒也。院中有五先生祠。而史公桂芳列其次。蓋理學也。通公

之先與胡先生特為聲氣。當時奸黨禍熾。天下噤口以死。諸君子為諱。而秉中先生家纂其逸事。特詳其私心。嚮往若此。學者知宗史公而不知祖述其由來。抑而不反。泉也。諸生勉乎哉。余嘗評胡先生。毀而其學不傳。傳之者。女貞姑耳。觀其困頓功臣家。崎嶇二十載。髮髮塗面。以自沉晦。及放還。依王安人紡績。自給。含辛茹苦。終身不字。鄉人饋食。則痛哭。思念先人年五十六。而以處子老。此其氣節雖烈。丈夫何以加焉。蓋古今所稱喪氣毀節賣人國。而以身取寵榮者。莫如五代之馮道。歐陽修立論醜其出處。至援負骸斷臂之婦人。以羞之余。極喜讀歐陽諸作。非采

胡忠烈遺事

卷三

十四

其文詞。謂其慷慨悲激。有維持綱常名教之指。為學者不能為貞姑。即馮道不能如李氏。歐陽子之所深羞也。諸生勉乎哉。然余嘗論世。如歐陽氣節表異當代。觀其推重范希文。以同道為朋。而斥辱高司諫。至以為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此在後世。不知嬰何等奇禍。而罰止謫官。卒得大用。文章風猷震天下。以榮名終。嗟乎。慶歷諸君子所遇之時不同也。君子以氣節自命。惟其循職盡忠。爾遇不遇。命也。當其不遇。去官殺身。戮妻子可也。氣節逆而取者也。當其遇尊。其官榮其身。福庇其妻子可也。氣節順而全者也。若夫時值其逆。而以順為正。甘同妾婦。視顏羞耻。若長樂

先生為先生而憚於去其官殺其身戮其妻子也則慕歐陽修慕修而不過慶厯之朝之盛也則慕馮道慕道而尊其官榮其身福庇其妻子者舉世皆是吾見長樂老足以號召天下士類而廣其學也噫嘻諸生何疑焉

胡忠烈遺事 卷三

十五

芝山書院會規跋補

福建臬司江和胡見

國朝理學在吾郡則大理松友胡先生始也先生去雙峰饒先生勉齋黃先生之教未遠實謂實修時有蓮社四君子之稱而先生最著尋以峨松遇高祖靖難之際凜凜成仁一脉索齋後進侍御屠公疏建專祠惺堂史先生日集同志講業其中自是學者益知嚮往其置田贍祠則直指安節吳公叅伯還素李公始也芝山書院稱於祠左以廣來學并祀文敬胡先生訥齋余先生健菴舒先生惺堂史先生思岡陳先生以表前修則叅伯玄渚舒公始也嗟乎余邑首善從來有學承先啟後代不乏人頃自一二先正胡忠烈遺事 卷三 十六

相繼謝世脉脉一綫厥惟今日敢忘不誦之憂會故有約叅以王大蒙中丞澹祠會規矢共遵守亦交修之一助云若夫名德君子即政即學不事空談不倦鼓舞一嘉惠間而淑身淑人化民成俗即不腆番區終始賴之余小子何幸逢焉天啟癸亥仲春識於祠之瞻仰堂

寫松處者開番君祠之左以祀遜國時忠烈松友胡先生也先生故有祠與先生故里皆經兵燹惟此為先生讀書處嘗畫松壁間題詩尚在故於此祀先生俾學者講業其中冀忠貞之靈降不遠猶典型遺意也今日宜講之學不遑遠及即出處一闕所繫實重否之訟曰小人吉大人否學者立身將為其吉者乎抑為其否者乎讀聖賢書而昧於此義鮮不獲戾名教為萬世詬訾雖日趨於先生之堂奚取焉余友復先生學行惜遺文不傳其傳者僅明興以後事然余於壁間咏松二十字已想見先生梗概蓋太胡忠烈遺事卷三十七

祖未闢草昧先生猶元人是時世運否極先生以為當吾身而不能辨理亂決去就則周公仲尼之道終不復明於天下吾猶人也哉九天風雨自有時矣故嘗隱忍遲回數十年不一輕試其身逮至真主應運海宇蕩平然後起而統辟所謂否而能亨不亂於小人之聲以應夫天命之休者撥先生也歟乃若遜國之際其事烈其言長然既得時遇主則雖鼎鑊一負灰燼十族亦義所不顧先生之志於是乎明先生之節於是乎偉不然等死耳何難慷慨於元運方終之日而必從容於靖難之朝哉昔鄭億翁畫蘭詩曰抱香懷古意終國憶前身王元章畫梅詩曰不用人誇

好顏色只留清氣在乾坤正與先生畫松詩同意唯先生勲烈在綱常馨香在俎豆而億翁當日諸賢朝呼暮嘯抱憂憤以終老曾不獲如先生之及逢明代猶得抒風采以有為於邦國其志亦可哀也於戲滄桑自古雲變何殊委蔓摧柯松濤獨壯登斯堂者可以觀後彫之節矣繼自今其出而行先生之學固不必有先生之事即處而為億翁元章亦先生之所同心余於講業者蓋三致意焉時乙未冬十月先生失祀後之十有一年

胡忠烈遺事卷三

大

胡忠烈遺事卷之三終

胡忠烈遺事卷之四

詩

傷烈

十一世從外孫史珥重編

萬里邊郵征戰時
呱呱血亂盡
僅攜却憐子母難分手
白目青天死別離

邑人先慈徐素餘子

邑人今人何英

聖主恩深不忍忘
一家蓋粉也何傷
獨憐海內同心友
一網全收十族殃

胡忠烈遺事卷四

從孫遠成

邑人史原善

孩提七歲即從戎
倉解軍妻亦小童
一擔兩籃揮淚去
盧龍山海夢魂中

送別從子

邑人史秉良

戀乳孤兒抱母啼
那堪持戟着征衣
開平遠塞知何處
血淚千行兩地揮

送胡傳福調戍永清

邑人曹福

黎人倡亂正焚煎
交趾新城自不堅
海外健兒歡餌敵
眼前忠亂泣窮邊
春州難覓歸家路
故里猶依去後天
慘絕永清重遣戍
忍將枯骨送黃泉

劉果

清勾解發自年年
此日關河路幾千
去者滔滔無返日
可堪胥里又拘牽

郡守新會陳吾德

萬歷乙亥大旱
徒跣祈禱經月不雨
七月望設素饌
夜祭胡家橋得微雨
次夜余却與從約鄉紳復聚橋上
念公無亂可錄無墓可表止一胡家橋耳
當年無人烟無雞鳴犬吠
僅一猿泣侯成詩云孤猿墮淚止三聲
猿亦哽咽不能多泣乎安得隙地為公祠招魂弔古以慰我心特為絕句書懷

胡忠烈遺事卷四

二

淒淒復淒淒
孤猿向月啼
荒原堆白骨
長恨古橋西

郡丞錢塘周學易

烈士懷才欲奮時
孤貞託咏歲寒枝
松陰掩映番君廟
日色昭回聖主旗
白幘幸承千載遇
丹衷獨荷九重知
當年召對臨軒際
天雨飛甘草木滋

靖難兵臨國已分
金陵殺氣捲寒雲
壯夫自擬存孤節
烈士何知有二君
合殿鸞鸞新被寵
崑岡玉石慘同焚
可憐六尺長和魄
血染羊欣白練裙

萬死孤臣志不回
那堪血屬盡成灰
已甘引首膏刀斧
何論遺骸弃草萊
湖畔風淒春草碧
野橋霜白暮猿哀
行人

過此勝堪新彷彿英魂照夜臺

合門寸斬已凄然幼穉那堪成遠遊坎塲百生嬰極枯

難萬里涉山川霜寒振傲踰蔥嶺草白鳴笳到酒泉極目

鄉關天外迴金雞肆赦是何年

長安天子已凝旒帝澤滂沱遍九州假草沾濡榮祖父貞

松毀折連交遊滅洪共死身何惜李固齊名志已酬褒德

於今猶掛漏卮言清論自悠悠

身膏原野已休論事定今知節義醇利祿寧花朝暮改乾

坤正氣古今存褒忠衆額臨衢路表宅金書揭里門貞石

未能彈姓字英名千載播芳猷

胡忠烈遺事

卷四

三

按察司知章昂應

碩輔坊前碩輔衙胡家橋畔萃英華千年慶澤成孤憤十

族忠魂散落花松友大明真補闕陳瑛萬世老奸邪古今

湖水空鳴咽霜冷殘陽暮集鴉

淮府長史莊望棟

二百年來正氣真番君祠裏後車辰風雲湖海無雙士天

地形骸只一人仗節肯辭家祚慘捐生苦愛國恩頻如何

株繫猶編伍飲吊忠魂淚滿巾

吏部主事文德翼

番居廟裏題松客忽動天顏聲噴噴直餘如龍聖眷深不

不憚十族親先生丹血化成碧凶豎陳瑛何足齒楊胡寧

有千年宅人事反覆那可知讓皇歸去頭鬚白回首諸公

死共亡事如昨日猶赫赫鄉人俎豆尚時陳向我細譚燕

典冊嗚呼國家自古誰無陽九厄天柱地維吾輩難逃責

試向東南望孝陵颺颺酸風眸子射

又

方黃軼事久泠泠松友先生尚典型廟裏題詩逢雨露殿

前正氣激雷霆幽棲不識松筠老明薦猶傳沼沚馨更有

貞姑堪配食鄉人說此古銀珩

胡忠烈遺事

卷四

四

頌貞

邑文學史秉恭

父骨知何處先塋或返魂東源一寸土北闕九重恩

邑文學史恩筠雪

突前如黑獄夜月自青天爺孃魂夢裏手抱一猶眠

餘千理學胡居仁

父罪誠當誅天王自聖明傳福與郡姐二命幸未傾新皇

赦歸來故廬何處尋獨存胡家橋四望皆荆榛過詢十族

親落落如晨星節母王安人史兵曹秉猶記孩提聲白日

疑慶魂相持教酸辛一落昇陷深萬鈞而一身但得題壁

定家業任飄零詎意路上人尚有香火情問遺且動倦競
遺才與薪旬日餐殮足況有東源墳墳外有餘山可買厝
布履日勤紡績業夜溫節母衾父死既無尤兒亦安餘生
悠悠望蒼天何日白此心

贈刑部主事史仲昭梅坡

新皇大聖人精光照覆盆哀諸弱息萬死猶一生昨宵
結鼠伴今出鳳凰城行行復行行死藏一病身幸隨鴻雁
侶跳出虎狼羣朝乞田間食嗟來吐復吞暮宿荒原廟寒
張不忍聞悲風何處起故作斷腸聲羞彼給配者難難
親自昔園中珍翻為陌上塵我輩幸同心梓白完天真
胡忠烈遺事卷四 五

邑人 碣石衛經歷 舒 昱

胡公閨幼女鐵鉉二女牛景先妻妾周璿娘王氏
齊泰妻黃子澄妻妹發教坊司浣衣局象坊功臣
家陳瑛不殺者辱之也後皆完節歸

娼門二鐵自孤貞胡女生還沐聖恩古柏蒼松凌雪立穠
桃豔李趁風翩跹歸途萬里關河遠青史千年日月尊風雨
山前尋祖壘幽閨端不負忠魂

郡守烏程沈 熙 志作

黑面髡頭二十年吞聲飲淚夜燈前人間婚媾拚無分

裏爺娘忽有緣交趾國遇兄去遠武功坊近父誰憐家鄉
骨肉都何在番水芝山共杳然

教授撫州 楊一貫

烈烈英雄格上天何當弱息復堪憐遺軀弔影傷家難
髮吞荼蘼俗緣義就從容欣死後名完貞潔崇生前世間
尚有鬚眉婦千載聞風亦慘然

楊 鐸

釜烟新漆面落髮老頭陀耿耿聖賢心軀殼共剪磨

郡守容縣 楊際會

巢圯何須問鳳雛猶憐血裔有貞姑終身不字親恩重卅
胡忠烈遺事卷四 六

載靡家淚眼枯棠難伴狂真烈士餘生顛沛豈官奴九原
見父應無作高行誰標孝女圖

表忠

兩浙鹽運使 史桂芳

戍文亦常楮耳能潛而入層雲能見而耀晴窗放
而往周流六虛卷而還收攝完聚明明聖學景象
也吁胡公其聖人之徒乎區區以忠臣目之恐不
足慰在天之靈老夫永夜清燈恍然有悟紀之

誰道蒼龍骨已枯英風猶作上天符飛騰海運鵬程遠
慨朝陽鳳采孤放去也應彌六合卷來仍復聚團蒲分明

聖學晴空揭千古鄱陽一丈夫

程朝宗

乾坤寥廓幾曾疎忠義於今若合符莫訝英風颺去遠還
踏完履隆來孤蒼此骨勁終擎字孤媚心寒發委蒲衾鉞
班班青史在賢祠釋菜表貞夫

又

乾坤忠義萬年新要是樽當只在人慷慨一時羞妾婦莫
延十族泣孤臣榜揭繞天非有恨風迴陸砌豈無神可知
正氣通今古不負男兒七尺身

郡守 楊際會

胡忠烈遺事卷四

七

慷慨捐生骨已枯如公殉國幾人符丹心瀝血綱常重亦
族含冤裔嗣孤聖主恩深欣解網忠臣遺事續編蒲厚類
當日都臺史也自鬚眉一丈夫

又

尺檄孤飛入紫雲忠魂猶以叩天關不緣故里英風異豈
識清時雨露新一片肝腸懸日月百年祠宇煥絲綸嗟予
後至叨將事雪涕階前薦薜蘿

湖廣參政 舒春芳

板蕩從來忠義疎羣公仗節志同符寧甘赤族千年憤忍
負皇家六尺孤補闕高風光宇宙犯顏勁草振孤蒲表揚

今古堪崇祀凜凜聲名愧鄙夫

珥按健菴先生志稱年止四十六嘉靖甲辰進士自甲
辰至萬歷十二年甲申英風揭榜時歷年四十二則已
久赴修文矣何緣與先五世祖酬和然先生行高而後
嗣如綫則因人存文復因文存人於義固無傷也

雲南副使 胡士彥

道經宇宙豈恒疎理在人心曠世符統繼本支咸紹祖盟
垂帶礪重存孤純忠報國同金石勁節扶危愧柳蒲日月
光爭青史朗千年正氣勵頑夫

廣西布政 陳文衡

胡忠烈遺事卷四

八

忍負高皇分義疎恥從新主握乾符紛紛婢鄰三綱陸耽
耿臣心九死孤詔釋交遊恩爽葉典新祠宇薦江浦雲端
風伯憐忠節榜揭還庭駭萬夫

又

共事修文主空傳敘運除紛紛攻禮樂一部用周書戡亂
非無將經邦亦有儒亡也何忽焉死者亦累如於維大理
公正氣天所儲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殊當國非吾貴丹
心不可移忠臣九族殃鼎鑊甘如飴聖世憐節義解網釋
罪黎斷者雖不續遣者猶可歸公廷方下詔幽與已先知
尺檄冲霄去國闔返中輝英風何烈烈望之若可呼官吏

共誼異父老焉嗟吁崇祀當吾世於今倏見之君義與臣忠千載此一時

明經邑人山春

乾坤萬劫幾縈枯大義絲來若合符浩氣頓回千古壯龍貞自許寸心孤迴颺此日驚凌漢降節當年愧伏蒲獨對芳祠三歎息手擎天柱豈凡夫

理學樂平夏子羽

萬碎天階白骨枯只留心與北平符青天賴有三綱在赤族冤無六尺孤忠義至今昭宇宙奸雄久已委荏苒年年廟祀番江永夕死朝聞信矣夫

胡忠烈遺事卷四

九

尚書黃安耿定向

萬歷甲戌陳太守吾德抵饒語士民曰表忠教化守土者第一事胡先生學術饒第一人鄉邑建祠聖天子第一詔命下三年矣敢復後乎日夕覓胡家橋故地不得越歲得郡庠西地舊軍局也買地移局又買劉氏地廣之竭力為公祠前堂設香案覆帷帳歲修祀事後為寢既完且壯適侯直指按郡詳始末以聞甚嘉之益以院餞百金充拓書院堪容士人講學其中景前徵振後學造士報國盛事也無何以江陵毀天下書院議遂寢陳先以給

諫直言削籍江陵起之復忤江陵王篆承風旨毛舉細事中之復謫去余特敘之紀以詩

無疆大歷幼皇基海表寒樓入夢思十族忠魂孤鶴淚九重丹詔熱龍悲年餘二百渾長夜雷作元春信盛時嶺嶠文翁陳郡守獨扶風教新祠

新昌教諭劉琬

冤我祠宇已森森光嶽精華始照臨威武一時凌義氣忠魂千載繫人心流狂砥柱芝江石風奮羅陽單父琴上有玄穹下黃壤浩然充塞共高深

又

胡忠烈遺事卷四

十

精忠一點激青冥倏忽英風下帝閭交感天人欣湊合會通今古慶更新異時抗節垂彤史此日專祠仰玉綸老我不堪陪祀事也馳魂夢來繫嶺步楊伯郡前

工部侍郎劉應麒

八百盡歸周首陽卧二子武德豈不感臣節固如此王蠋耻二君豫讓報國士殺身豈不難欲成一箇是於鏖清難師慷慨胡大理力竭金川開如飴甘一死東市奔妻孥餘波及隣里幽沉二百年昭雪今日始榜文一以張衝颺為之起回旋自中庭匹練裊雲裏須臾墮故處完好如故紙觀者如山咸嘖嘖異哉茲事不可測君不見吳王廟裏詩

風雨飛騰白靈物

人 卽宜興 吳達可

德星影射鄱陽鄒陽先生水雪腸詩題古廟驚真主五
斧銘功意揚揚金陵氣索翻旌節叩馬甘心采山薇浩氣
橫飛六月霜忠魂竟付三尺鐵愁雲碧草點春煙野老春
聲泣青血二百餘人掩黃沙白骨索繫伴花燭火暗時
依影度炊烟絕處月痕斜樹蘭萬里銅親友袞髮垂髫各
攜手哀島那堪霜雪侵垂髫不奈風塵走湮沒孤忠二百
年春回恩詔九霄傳犧尊血食幾幾瓦忠亂依依傍鄉邊
花榜高懸舊城郭六街頃刻起羊角徘徊直上天上飛從
胡忠烈遺事 卷四 十一

珥按此詩原刻所無然邑志有之故補入

人 潁川守邑 嚴而泰

茫茫開闢初君臣奠綱紀大義日月垂炳炳自終始吾觀
周武王戡亂衆所攸傾心過九夷而卒雖工士至今首陽
人班班照青史偉哉胡廷尉來繼芳軌吐論逆龍鱗金
椎墮其齒縹緲犯關詞旁聞皆掩耳忍同胡解生甘與碎
黃死英風二百年水流山亦殘屠炭東馬尚封草謁天子

願言表其間宿靈一昭洗紛音懸國門勃勃隨颺起回旋
經莽蒼不墮不復毀俄馬還中庭柴立而有峙豈其平生
心耿耿猶在此傳聞驚邇遐感慨同桑梓鄙夫頗欲汗烈
士節彌矢我歌蒼龍詩悲憤時抵几靈物恣飛騰千秋振
頹靡魂兮今來歸大招差可擬

人 邑令宜興 儲昌祚

胡公個儻昔未遇氣酣落筆題松樹一朝傑句達重瞳靈
物飛騰雨中去西北王師靖難來鍾山不守石城摧衆人
風靡公獨憤勁節如山不可迴孝子無愧母烈女無拙夫
新主雖英睿不如故主愚寧將萬死報高帝不願生作管
胡忠烈遺事 卷四 十二

夷吾文皇震怒無人解公亦從容神不改笑窺白刃死如
歸頸血紛紛戰御衣公心但恨死不逮他人百身終莫贖
黃童白叟空呼天日淡風悲鬼神哭祇今祠屋鄱江濱舉
杯酌酒弔忠臣彷彿公來公復去江月茫茫愁殺人

人 肥鄉令邑 廉 靖安卿

蒼龍骨誰咏松修靈霧條英風幻朝霞撼愁海海濤愁斷
精衛哀燕雲曉度水西來偏頭維摩憐半月真龍蛇骨空
寒灰龍烟未盡禁雲濕北人不問南人泣未怨瓜藤族血
殷可憐老松魂孤立七首空懷着曉緋客曜纔占犯紫微
劉宋帝王孫天授旄躍體都駭六飛英風何處消孤憤我

定尊作天問于天偉節松無心先皇錄我壁間吟臣愚
不辦家事射鉤不負死綏義舞回七德風東漢此瘞
媚家後鷄不似聖朝養多士猶燕臣釋俱夷齊雪涕維時
松轉勁大死不論妬堯性白頭膏劍亦君恩二百年來誰
招魂草木時時見光怪松風夜夜吹衣帶衣帶上下見未
真此來王氣事事神鳳返丹山誰附翼龍歸滄海誰攀鱗
近日朝廷憫國士血食有廟廟有謚株連恩及葭萼親榜
上姓名色色新西北須臾起羊角花榜還從廳事落似到
九天烈帝回駕鶴徘徊問城郭郭人民空是非村村伏
臘生丹霏情殷香火敬者誰邑侯簪筆英風隨虛我龍骨
胡忠烈遺事卷四 十三

驚雷壁電陵天飛

明經長興姜金礪
邑人

恩重焉皇顧命新金甌事已屬他人不緣蜀祚移皇叔祇
效嚴公作義臣蓋世英靈元不散騰空戍嶺豈無神追崇
廟祀流風遠萬古網維此一身 步程明府韵

楊應春

免戍恩章榜縣前忠魂始得慰重泉空中風捲三千丈地
下春回二百年萬目縱觀愁破裂一時驚看喜迴旋蒲云
正氣歸茫昧廷尉陰靈現在天

史部部總陳嘉訓
事邑人

蕭繇錄來本性生豈緣激亢與邀名眼前一死輕飛羽致
後三綱重柱擎東土勤勞未匿電雷陽精魂竹回萌曾聞
忠信開金石此日英風莫浪驚

永福令邑朱大德

節義錄來祇自成子臣不愧了平生當年鼎鑊非要譽此
日祠坊表至誠尺檄飄飄從地起孤忠耿耿徹天明幽光
已分無人問千古論公有旦評

尚寶卿德祝世祿
典人

鄱陽胡公閏當勝國時有志天下嘗盡松番君廟
壁而題其上高皇帝見而異之尋徵為都督府都
胡忠烈遺事卷四 十四

事建文朝推石補闕晉大理少卿靖難兵起公與
方黃諸公死之赤其族戍建親友近秀水屠侍御
疏以聞故在戍者新安程令君大書救文榜邑門
忽為羊角風擣入天際自午至申復從空中落廳
事前鄉人嗟異咏歌成帙題曰英風紀異建祠祀
之祠與番君廟對浸賦五言近體四首用抒仰止
之懷云

拜命趨青瑣捐軀翊紫宸風裁闕下重石畫幃中親九死
心何負千秋氣獨伸精靈知不散白日駕騰輪

矯矯蒼龍骨威稜凜莫摧當年英氣在忽地疾風迴湖而

波濤湧城頭鼓角哀不須千載後遺鶴夜歸來

舊歷番君廟留詩動至尊如存修秩祀不死弔忠魂伏臘

分香火江山對殿門漫悲臣節苦異代欲同論

聖代餘恩澤鄉邦見典型游魂動風雨新廟炳丹青山擁

芝為鹿城園柳作屏添蘋春自綠采采薦明馨

淮府審理
星子人 陳 耀

抗節橫空符叩馬游魂飛雨泣啼鵑清時特詔綱常重故

里新祠俎豆鮮已快孤忠旌死後翻看正氣共生前芝山

鄒水還明秀應與長沙奠萬年

淮府長史
於潛人 謝 敏

胡忠烈遺事 卷四

聞說鄒陽胡友翁歷官廷尉漢于公丹心未死傾紅日赤

血猶腥貫白虹仙詔表忠來紫禁英風顯異微蒼宮我無

樽酒將蘋藻空有征衫淚雨濛

齊文淵

瘴雨蠻烟路幾千九泉長夜不知年天皇一洗浮雲障手

扶乾坤日月懸

孝廉邑人 齊 韶

形骸自分填溝壑靈爽能回霄漢光二百年來數行宇天

風底事為旌揚

邑人 姜之浩

國是從來無兩是此番祀典義安居生前不戀九卿祿死

後寧貪百姓廬正氣乾坤端不媿中朝臣子竟何如犧尊

總屬周家物料得西山志似初

督屯副使前
郡守聞喜人 翟鳳翥

北山微嶺水洄洄特產瑋人義氣軒聲震殿中朝叩馬魂

遊橋畔夜啼猿大風揭榜天旌節易代重祠世暴冤北面

都臺今在否虬松蒼翠自乾坤

步史惺堂先生韻

松筠氣節自扶疎顧命高皇定赤符叩馬明倫二士義漆

身報國一臣孤迴翔欲薄雲中鶴舊草空憐霜後蒲十族

胡忠烈遺事 卷四

忠魂千古何須猿夜泣征夫

守九道諸
城人 王 鏌

鐵甲天河夜渡軍烟飛龍鼎暗朝雲哀麻共洒嵇康血衣

被誰埋李固墳想到當年都是淚編來今日未成文峨嵋

亭上詩千古吟向旁人幾墮粉

天命雖移志未移生平大節許如斯一時遇主題松日萬

厄酬君披經時洒血不憂天地慘剖心寧望古今知千年

幽憤憑誰減散作淒風榜上吹

閱英風紀異補

邑人永平 史秉古

青史先生事英編此日開孤懷千點淚十族一堆灰特自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胡忠烈遺事

胡忠烈遺事 卷四



胡忠烈遺事四卷 江西巡撫 採進本

國朝史珥編珥鄱陽人乾隆甲戌進士官吏部主事是編紀建文末大理寺少卿胡閏遺事與後人題詠詩文而閏女郡姐及連坐親屬並載焉珥十一世祖秉方爲閩之壻閏旣死節壻家亦連坐故珥述其殉節始末成此書先是紀閏事者有英風紀異史桂芳所刊而楊際會名之者也有風忠錄瞿鳳翥所刊而文德翼序之者也有忠義類編史乘古所名其例言則屠叔方所纂者也珥彙合諸書考證頗詳如閏妻汪氏非方氏貞姑傳中所云王安人者乃史氏之婦非閏妻頗有糾訛訂舛之功惟舊錄載萬曆十二年十月八日詔雪革除諸臣張榜於縣門忽風掣其榜入雲中飛舞空中自午至申乃墮故有風烈英風諸名紀其實也而史桂芳所作詩序乃謂閩之風異放而往周流六虛卷而還收攝完聚明明有聖學景象區區以忠臣目之恐不足以慰在天之靈云其說似高而實謬文天祥不云乎孔曰成仁孟曰取義讀聖賢書所學何事其言至爲明白奈何以忠臣爲區區而曰別有聖賢乎

朱子文公傳道經世言行錄

八卷

〔清〕舒敬亭輯

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五年

強恕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朱子文公

傳道經世言行錄八卷》提要

序

彭城舒君孝徵今之篤行碩儒也余至雲龍即耳其名近者惠然來顧出所輯朱子言行錄示余余盥手展觀既卒卷喟然歎曰大哉舒君之為是書乎昔文公朱子以至大至精至正之學集有宋諸儒之大成紹孔孟之道統其在於今如雲漢之章天江河之行地矣顧朱子一生所以自治與所以教人者未嘗泛鶩高遠也由小學而成德自灑掃應對進退之末以至格致誠正之要脩齊治平之方莫不循序漸進兼綜條貫其言不離乎切近其行摠歸於篤實事不越乎倫常道必原於性命此朱子之學所以本末兼該小大畢備尤為後來所當法也無如人心好異世風日漓自當

聖祖

時象山陸氏已不能無異同元明以來其傳不絕如綫方其盛時人以朱學為宗士習正而真儒間出焉及其末也人以背朱為能放縱無忌士習壞而人材亦衰歟矣我

聖祖仁皇帝以天縱聖神尊尚正學表章全書躋祀堂上所以崇重朱子者至矣乃近日溺於科舉之學者雖日誦其

序

二

言止以為干祿求進之具未嘗一體驗自家身心而一二高明之士又或左袒陸王傲然自是豈徒學術之患亦世道之隱憂舒君一老諸生獨奮然以朱子為必當法沈潛覃思於全集者有年回而首列遺像以誌仰止之私乃考定年譜上溯淵源詳錄言行條理井然如親炙紫陽而得其一

序

生大概使賢者觀之可以希踪先哲愚者觀之可以憬然內省其有補於學術人心豈淺哉且舒君留心世務於當世吏治民生及教育人才諸大政咸能洞悉本原詳究利病嘗著書數萬言敷陳剴切實可坐言起行今世有此體用兼備之士

廟堂求賢舍此曷先焉峻少習程朱之書

三

分心俗學長而浮沈世路年將五十自考身心茫無所得所為三復是編而汗流浹背者也

乾隆庚申八月望後虞山王峻謹書於雲龍書院

敬生貧賤舞勺之年始獲從師讀書朝夕
誦授習為語言文字之學以為精此可以
振巍科登顯仕富貴功名相因而致而翔
步出入動容之節孝弟親愛謹信之實師
不以之為訓弟子亦不以之為學至語夫
窮理正心者懲克已所以本諸身以措之
天下國家者益不通曉故年漸壯出與州
里學士接會談聚講其所持以廣之朋儕

序

者亦不過以文必如何而中時好又必如
何而應世求敬以生長草野所走數百里
之地無從遊於海內大賢之門聆其至論
以淑諸身然就目之所見目之所聞實止
如此展轉縈擾志氣滅沒其中謀慮研攷
莫非人為之私而無念出於天理之公矣
竊意古之學者斷不如是且我

國家設學養士異獲英賢之用也士學如此虛

浮無用內不足以成己外不足以成物其
於

國家何賴焉嗣是乙酉敬年二十二歲間從友
人借觀程朱諸儒語錄展讀未及半卷已
不禁汗流浹背曰吾人為學宜如是也不
則虛此生矣敬於是痛悔俗學之陋愧勵
振拔矯節力持舉曩時願外為人之習盡
轉為反躬切已之務復不揣量妄意於程

序

朱所論脩身寡過之術立教行政之方酌
會成卷以訓子姪顧以不學無文知識闇
陋一語不合即失先賢肯趣是以稿雖已
脫輒自毀棄不敢示人然景芳烈佩懿訓
思為表章推行之道者固未嘗一日去諸
懷也丁巳秋敬以試事留府城適夏邑蔣
子為垂青來徐以介會敬於旅次趙二日
虞城王子懋憲存又復來徐夫憲存諸君

序

子信皆敦品尚實篤行有道之士獨以微志行多愆無足當其知顧為可恥也坐間意存因出所錄朱子年譜一卷示敬謀欲登之梓人且曰學者日置此卷於案頭時復展覽舉日動心亦即天理之發苟於理念之發充之又充以至於極則亦已卓爾有道之士可以興廉而起懦矣此又奚俟廣求哉時敬與諸友咸以其言為然歸而

三

謀諸同人勦成其美惟祇以年譜刻行終覺簡畧當檢文公全集細加檢閱恭摹文公四十年遺像並及贊詞顏於篇端庶開卷瞻像肅然生敬已各知所興起附以道學淵源錄周子事實二程子年譜行狀以見文公生周程之後上接堯舜周孔之傳又見先賢後賢若合符節而文公又一人集諸儒之大成也且文公布帛菽粟之文

序

動為世則無可去取但典帙浩繁恐難卒讀亦惟取其關大體而切日用者節錄於後以便誦讀文雖無多而顯微本末之理已具苟於此體之而有得焉冰正舵直於以航於大道為無難矣故學者於是書也誠能因言以景其行因行益師其言體諸身心彰諸履蹈蘊之為德行發而為文章施而為事業華實並茂體用咸該於焉養

四

之學為純儒而風俗以正升之朝為純臣而治道益端雖以敬之愚賤妄為纂輯僭踰之罪無所逃避然於

國家興學育材之道或亦稍有補助也云爾

乾隆己未七月中浣之吉後學舒敬亭謹識

朱子文公傳道經世言行錄總目

文公遺像父師題詞附自題詩像題附續題像

贊附

文公年譜

文公行狀

道學淵源

濂溪周子事實

明道大程子行狀

伊川二程子年譜

朱子言行錄

道體

為學

致知

存養

克己

教人

白鹿洞書院條規附教人

童蒙須知附教人

與子從學帖附教人

讀書法

儆戒

觀聖賢

辨異端

家道家政附家訓附家居要言附

出處

治道雜錄

學校貢舉議

讀唐志

朱子言行錄

不自棄文

茲編實敬一時荒成之書也戊午春首事卒於夏季議開時促荒成茲編分爲八卷凡以紀其儒之學也蓋文公雖不獲行道於當時而其所以盡諸已以淑諸人者其道於今爲烈也伊川程先生曰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子與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正以其儒所繫者重也苟學者於茲編能悅諸心研諸慮體諸身彰諸行其學醇其儒真矣草野有真儒朝廷

有純臣而治道於何而不善也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斯言也斯志也亦敬之願也夫亦敬之願也夫季夏望日敬亭又謹識

朱子言行錄

三

亥

全刻諸君子邑居姓氏

徐州府

銅山縣

胡環 子佩 宣城別駕 李昌芹 芳采 秋涯

蔣蒞 智臨 徐增 繼長 念迂

李大川 作舟 蕭長明 眉公

程學洙 繼泗 李德純 天篤

王太任 帝臣 孫芳聲 澤長

閻焜 霞林 劉淳 樓庵

姓氏

丁士成 提三 丁士美 西岑 南材

丁讓吉 廉居 潔軒 曹瀛 滄洲

蕭長印 宜繩 蕭允藩 御寧

張紱 德珮 段思訓 廣先

韓維溶 我容 怡園 韓淳 既亭

韓岱 東巖 韓維汭 允明

韓維潮 潤千 韓廷炳 蔚先

韓毓樟 遐年 韓梓 樸存

韓毓杞 壽民 陶軒 韓毓楸 去咎

韓毓楠	端林	劉維垣	克均	
劉 玟	文壁	程弘業	天篤	
王世臣	公理	喬庵	胡汝涑	汪東
杜鴻綏	令儀	杜大洪	用周	
杜廷美	彥如	杜廷金	玉如	
杜廷梅	美冬	畢 淳	允厚	
畢 澄	鏡秋	畢 雯	崙霞	
畢 涵	象萬	畢 洋	表東	
吳國珩	含玉	吳國純	鎮江	
姓氏				
吳國瑞	賓玉	甘 政	在衡	
吳願曾	景先	吳茂齡	松友	
吳京介	敬輿	宋大端	紹先	
吳作忠	簡在	張 琳	禹珍	
紀應鐘	元音	李廷茂	隆瞻	
舒兆鰲	瀛梁	舒兆麟	克先	
舒 鉅	鴻升			
蕭縣				
王召棠	惠思	孫 廷友	明達	

沛縣	王錫珍	潤平	坦東	張守文	蒙庵
睢寧縣	李克繹	敷思			
江寧府					
上元縣					
王國啟	震旭				
全刻諸君子多余鄉舊其中有願獨成之者但以美事可共不可獨於此尤可見天理各在人心觸之即動冀特以道學不明無自感發遂日溺於俗學而不知返也故捐貲無論多寡均不欲沒其名其或地遠未及傳知與不願列入者亦不敢強載焉從遊出金之士並紀於左					
李星垣	象樞	丙辰探花	銅山	李光曙	蘇華 銅山
韓作楫	頴長	銅山	李潤	又端	銅山
官曾	又曾	銅山	李舛	星南	粉榆
李念祖	興宗	睢水	胡四海	定庵	銅山
三					
姓氏					

朱維清	歷明	銅山	吳道	景元	銅山
宋廷璽	允華	銅山	李	鯨	震滄
					銅山
馬祥臨	瑞亭	粉榆	杜廷詔	御鎮	銅山
周華維	瑞書	銅山	蔣士樸	立根	門
					銅山
蔣士樸	元植	銅山	姚作霖	濟蒼	銅山
周	瑞	銅山	江大潤	華遠	銅山
吳恃忠	扈丹	銅山	張廷選	子遊	銅山
丁泗吉	素道	銅山	盧念陽	子耀	山
					西陵
汪廷璠	魯御	銅山	李大本	立夫	銅山
韓維淵	東川	銅山	王傳梅	築野	銅山

文公十四年遺像



文師題詞

草書先生詩
松字高年益獻請財通議大夫封粵
國公卒於建州水南環溪精舍壽四
十七遷葬崇安縣上梅

里寂歷山中
孝寺之北

以月團為五
郎生日之壽戲作數小詩

鳳山團餅月
朦朧老桂橫
枝出舊叢
小友他年春人

手應知蟾窟
本來空

寢覺牀頭無
復酒語終饒
底但餘康已
堪北海呼為

友猶恐西真
喚作兒

駸駸驚子筆
生風開卷猶
須一尺窮年
長那知蠱鼠

等眼前已見角犀豐

生朝樂事記當年湯餅何須半臂錢吾算自知樽有酒汝翁莫歎坐無毡

送五二郎讀書詩

爾去事齋居操持好在初故鄉無厚業舊篋有殘書
夜寢燈遲滅晨興髮早梳詩囊應令滿酒盞固宜疎
猿鶴寧似犬龍化本由魚鼎薦緣中實鍾鳴應體虛
洞洞春天發悠悠白日除成家全賴汝逝此莫躊躇

屏山劉先生諱子鞏字彥冲

朱子言行錄

字朱元晦祝詞

二

三七

冠而欽名粵惟古制朱氏子燕初而騰異交朋尚焉
請祝以字字以元晦表名之義本晦於根春榮晡敷
人晦於身神明內腴昔者曾子稱其友曰有若無實
若虛不斥厥名而傳於書雖百世之遠也揣其氣象
知顏子如思迹參並遊英馳俊驥豈無他人夫誰敢
居自諸子言志同欲無伐一宜於終身莫越陋巷
闢然其光烈烈從事於斯惟參也無慚貫道雖一省
身則三夾輔孔子翱翔兩騁學的欲正吾知斯之爲

指南惟先吏部文儒之粹彪炳育珍又華其繼來茲
講磨融融慈意重應廓開如源之方駛望洋涉瀾老
我縮氣古人不云乎純亦不已悵友道之衰變切切
而唯唯子德不日新則時予之恥勿謂此耳克之益
克借日合矣宜養於蒙言而思悲動而思蹟凜乎惴
惴惟顏曾是畏

自題畫像

乾道九年癸巳時予四十四歲而容髮凋悴
遽已如此然亦將修身以畢此生而已無他

朱子言行錄

三

言元

念也唐福元爲子寫照因銘其上以自戒云
端爾躬肅爾容檢於外一其中力於始遂其終操有
要保無窮

紹熙元年孟春時六十一歲對鏡寫照題以

自警

從容平禮法之場沉潛乎仁義之府是予蓋將有意
焉而力莫能與也佩先師之格言泰前烈之遺矩惟
闢然而自修或庶幾乎斯語

慶元六年庚申二月八日南城吳氏書樓爲

予寫照

蒼顏已是十年前把鏡回看一悵然履薄臨深諒無幾且將餘日付殘編

續題像贊

陳亮字同甫號龍川婺州永康人文公友

體備陽剛之純氣合喜怒之正辟面盎背吾不知其何樂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病置之釣臺捺不住寫之雲臺捉不定天下之生久矣以聽上帝之正令

趙汝騰字茂實古田人文公友

朱子言行錄

四

理明義精德盛仁熟折衷羣言如射中鵠絕學梯航

斯文救秉在慶元初中行獨復

蔡淵字伯靜號節齋元定子與弟沈同師

朱文公先生教人有曰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氣

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叔父子來往

先生之門久矣熟識先生靜坐時氣象故所傳

像不特工於形肖之間而得其所存之神焉凡

學可以言傳者先生之書盡矣惟此有非言之

所能到志先生之學而欲深造先生之道必於

此而求之毋忽

陳淳字安卿龍溪人師事文公不仕卒攝北溪先生贊序未錄

德真純易清明剛健篤學真知全體實踐集儒之粹

會聖之精金聲玉振紹古作程

陳宏字師復號復齋莆田人受正學於鄉

長從黃幹遊卒諡文貞贈直龍圖閣

親溫而嚴德剛而粹春融秋肅淵澄嶽峙道光二程

識高百氏生遇明時進難退易天假之間斯文大備

偉哉夫子教垂萬世

朱子言行錄

五

熊禾字去非號勿軒建陽人入元不仕

周東遷宋南渡夫子出文公生元氣之會應期而興

筆削千古闡明六經精其知聞力其踐行玉振金聲

集厥大成在一郡必達在一道必達亦足以發在天

下必達在後世必達必求取法

林照祖字宗起號木軒羅源人元鈞山令

自甲子來凡幾庚戌不有二庚安有今日前庚作後

庚續日月行天照人心目

吳澄字勿清崇仁人卒諡文正追封臨川郡公學者稱草廬先生

義理精微繭絲牛毛心胸恢廓海濶天高豪傑之才
聖賢之學景星慶雲泰山喬嶽

王

栢字會之金華人其祖師愈嘗從文公
遊家學有素少慕諸葛公號長嘯後

更魯齋問同邑何基從黃幹得文公
之傳即作從之授以立志居敬之旨
其學日粹卒時整衣端坐不少亂國
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諡曰文獻

龍門遺韻水壺的源理一分殊折衷羣言潮吞百川

雷開萬戶灑落荷珠濡然教雨

丘

潘字仲深瓊州人世稱瓊山先生卒諡
文莊明景泰間臣

全體大用之學繼往開來之儒析之極其精而不亂

朱子言行錄

六

合之盡其大而無餘

楊四知

字元述號廉峯明進士以御史巡閱
抵建州拜利下獲視慶元舊轡悉字
上久磨滅爰命刻石用垂久遠謹贊其

道衍濂洛統承洙泗集諸儒之大成闢六經之精義

遺像清高報祀弗置

敬功疎自治仰愧前烈雖無文公之學志揚

文公之道每瞻遺像肅然起敬儼若文公之

神臨之在上茲於是編之刻恭模遺像於篇

端並及贊詞以爲服習文公之學而篤行文

公之道者告焉附錄不揣賤愚妄輯文公言

行成集旋夢文公降臨端居面南儀容肅然

冠巾袍帶宛若生存前樹牌樓二面外面金

字光碧覺後迷忘內面墨書朱元晦三字至

今朗然心目敬時候伏右膝文公手執丹冊

指示云你於這個仁字講得痛快敬欽承之

下仰見文公滿臉和粹氣體充實眉鬚清疎

更似壯年覺來聲猶在耳喜極慚極又復自

疑以爲必無此事然觀於

朱子言行錄

七

至聖先師孔子理琴服文王操繆然深思罕

然高望黯而黑頤然長曠如望丰奄有四方

不惟得其數並得其志其人又是真有其事

者因將夢中所見詳諸友人邱子松鶴友恭

敬舉出朝夕展拜以志嚮往並附其事於此

以見文公陟降之神常在萬世之人心苟有

一念之感發即昭然若接實亦事理之不爽

者也敬亭沐手恭紀

恭輯朱子文公傳道經世言行錄卷之一

古徐學士錄六卷恭輯

男士運膠修字樣

文公年譜

宋高宗建炎四年庚戌九月甲寅朱子生

庚戌年

朱子本歙州人世居婺源之永平鄉松巖里宣和末歙考吏部章奇先生松為政和尉遺父承事府君喪以方臘亂時不能歸遂葬其親於其邑鎮國寺之側身寄僑寓建創二州是歲館於尤溪之鄭氏而朱子生焉生時婺源井出赤虹三日先是章奇生時井中有氣如白虹經日不

朱子言行錄卷之一

一

散名曰章奇井章奇舉男詩今有湯餅會滿座持香奉月飛金鏡流霞泛玉梧渥注原異種升穴登凡胎載路聲聞徹祥光燭上台瑞氣薄南山懸張別墅開此瞻歌徽降他日見瑞環席飲簪花飽博浮竹葉班老夫歌既醉往杖月中還又洗兒詩行年已合識頭顱舊學屠龍意轉疎有子添丁助征戎肯令辛苦更冠儒舉子三朝寄一壺百年歌好笑揆斯厥兵已滿天公意不忍回頭更指渠文公面右側有七黑子如列星

紹興元年辛亥二歲

二年壬子三歲

三年癸丑四歲

按行狀云先生能言章奇指天示之曰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章奇異之

四年甲寅始入小學

章奇與四弟從復亨書云息婦生男名五今五歲上學矣按朱子小名沆即小字季延此云五二以行稱

五年乙卯六歲

六年丙辰七歲

七年丁巳八歲

通孝經大義書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間從草兒嬉遊獨以沙列八卦端坐默視

八年戊午九歲

九年己未十歲

朱子言行錄卷之一

二

自知力學問長者言輒不忘按語錄云十數歲時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爲聖人亦易做

十年庚申十一歲受學於家庭

時章奇爲吏部郎以下附和議出知饒州請祠居於家初章奇誦羅豫章與李延平爲同門友聞其言出所傳河洛之學獨得古先聖賢不傳之遺意於是益自刻勵窮詞理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中意書道因取古人佩章之義名其齋以自警

十一年辛酉十二歲

十二年壬戌十三歲

十三年癸亥十四歲三月丁父韋齋先生憂初稟學於

胡籍溪劉草堂劉屏山三君子之門

韋齋卒於建之水南享年四十七當疾革時手
自寫書以家事屬少傅劉公子羽而訣於籍溪
胡適源仲白水劉勉之致中屏山劉子諱彥冲
且適謂朱子曰此三人者吾友也學有淵源吾
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聽事
者以少傅為案室於其里第之傍朱子遂奉母
夫人遷而居焉乃適道訓學於三君子之門
三君子撫教如子雖自朱劉公門以其女妻之
長與籍溪行狀俱稱二公受學於陸門授書
問伊洛之學其淵源大畧本此至於師門流傳
則屏山為最其作屏山集有云先生病時
以童子侍疾一日請問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
然告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所謂不遠復者
朱子言行錄卷之一

十四年甲子十五歲葬韋齋先生

墓在崇安縣五
夫里之西塔山

十五年乙丑十六歲

按語錄云熹年十五六時見呂與叔雖愚必明
雖索必強一段解得痛快讀之未嘗不悚然嘗
發

十六年丙寅十七歲

按語錄云熹年十六七
時哭丁多少辛苦讀書

十七年丁卯十八歲秋舉建州鄉貢

考官蔡光烈題謂人曰吾取中一後生二篇
策皆為朝廷措置大事他日必非常人

十八年戊辰十九歲春登王佐榜進士

中第五甲第九十人
准轉賜同進士出身

十九年己巳二十歲

按語錄云從十七八歲讀孟子至二十歲只逐
句理會更不通透二十歲後方知只恁地熟讀
自見得意思又云自十五六至二十歲史書都
不要看但覺得沒要緊不難理會又云二十歲
前得上蔡語錄觀之初用朱筆畫出合處再觀
用粉筆畫觀用墨筆數過之後全與元看時不

朱子言行錄卷之一

四

同父又云二十歲前已看得書大意如此又賦
曾南豐帖云熹年二十許時便喜讀南豐先生
之文竊慕效之

二十年庚午二十一歲春如婺源展墓

時鄉會酒酣坐客以大歌謠朱子獨歌離騷經
一章音吐洪暢坐客悚然有帖與內弟程洵論
詩且曰學者所急亦不在此學者之要務反求
諸己而已語孟一書宜加精熟求見聖賢用意
處佩服而力持之可也按虞學士集作復田
記略云韋齋之仕於閩嘗贊其先田百畝以為
資同邑張汝頤致授於劍浦為贖之章齋沒後
願以書慰朱子於喪大而歸田焉至是朱子省
墓愛源遂以其
祖入充祭掃費

二十一年辛未二十二歲春銓試中等授左迪功郎泉州

同安縣志

二十二年壬申二十歲

二十三年癸酉二十四歲夏始受學於延平李先生之門

初龜山先生倡道東南從遊甚衆語其潛思力行任重道遠者羅公仲素一人而已李先生思道不仕人罕知之沙縣鄉人皆以爲不及然樂水壺秋月雲嶺無取事齊深以爲知言朱子少耳然焉至是將赴同安特往見之朱子嘗言始見李先生告之學謂李先生但曰不是再三贊問則曰且看聖賢言語意遂將所謂禪機問起取聖賢書讀之讀未讀去日復一日覺得聖賢言語漸漸有味却回頭看釋氏之說漸漸破綻朱子先生曰公恁地懸空理會得許多道理而面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一

五

前事却理會不下通亦無他玄妙只是日用間實做工夫處便自見得底後來方曉得他說至今日不至於無理會耳又云李先生令去聖終中未義理後刻意經學推見實理始信前日諸人之誤又延平與其友羅博文宗禮書曰元晦進學甚力衆善畏義百端雖有又云此子極頓悟力行可畏講學極透其微處衆所難逮處皆是操戈入室又云此子別無他事一味潛心於此初講學時頗爲道理所縛今漸能融釋於日用處一意下工夫若如此漸熟則體用合矣

秋七月至同安任

蒞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决苟利於民雖勞無憚所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軒而以合甲凡簿所當爲者大書粉之牆間又職兼學事乃選邑之秀民充子弟員身加督勵并

數爲文以諭之有柯君瀚者家居徵按常百餘人行於不爲苟合達請爲學職衆益有所感澤不敢爲非先王又以爲區區防之於法制之未而興於行乃修講問之法使職事諸生相與漸淳德業有以博其內規矩有以約其外學者愈加整其云是以學履講生益舍

二十四年甲戌二十歲

是歲仲子益生

二十五年乙亥二十歲

建縣史閣高於帥府盡模府中所有書籍置閣中又刊簡故散治平中所藏書得尙可讀者二百餘卷悉上於閣學者得以覽觀焉定釋奠禮初縣學擇廩止以吏行事朱子至未政和五禮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一

六

新張印本於縣無之乃取周禮儀禮唐開元禮紹興禮今更相參考畫成禮圖訓釋詳明備志單傳諸事學生得以日夕觀覽臨事無舛

立故相蘇公祠於學宮

公名頌字子容同安人相元祐間相學術風節爲世所稱

二十六年丙子二十歲七月秋滿冬奉檄走旁郡

時代者不至四送老幼以歸按舊錄云同安舊滿到泉州候批書客邸借得孟子一册仔細讀方得本意

二十七年丁丑二十歲

館於陳北溪畏壘巷者數月命友生之嗜學者與居作畏壘堂記冬十月代者辛不至以回考

清麗其去也士思其教民懷其惠思其立
於學冬建州築室武夷山中四方遊學之士
從之者甚衆

二十八年戊寅九月以養親請祠十二月差監潭州

南嶽廟

二十九年己卯三十

作謝上蔡書錄序至乾道
戊子復爲定著以記其後

八月召赴行在辭

用執政陳俊卿薦也朱子方控辭會言路有托
抑奔競以沮之者以故不就歲歲猶溪胡公由
司直改正字將就職朱子送行有詩曰號我仇
仇詎我知設將行止驗天機猿鶴鶴怨和閑事

朱子言行錄卷之十

七

京

只恐先生袖手歸其後又寄詩曰先生去上云
春開閣老新義身肩冠帶取幽人臥空谷一川
風月要人看爽麗前頭翠作屏晚來相對靜儀
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座青五峰胡
安口此詩有體而無用因卷之曰由人偏受青
山好乃是青山詩不老山中雲出雨太虛一洗
塵埃山更好似
爲簪溪解嘲云

三十一年庚辰冬再見李先生於延平

退寓舍旁西林
地則月而後去

三十一年辛巳貽書黃樞密論恢復

三十二年壬午春迎謁李先生於建安遂與俱

歸

復寓西林者數月汪瑞明應辰嘗稱朱子師事
延平久益不懈每一去而復來則所聞必益超
絕

八月應詔上封事是月復子祠

是歲五月祠秩滿復以爲請會孝宗即位詔求
直言遂上封事略曰帝王之事必格物致知以
極夫事物之變使夫事物之過乎前者義理所
存纖微必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以應天下
之務者得矣至於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源而
由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
又曰今日之計要在修政事廣
計所以不特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又曰陛下
前日所號召者皆天下所謂忠臣賢士也誠與
之共圖天下之事使疎而賢者難遠不遺視而
吾者雖遇必棄毋主先入以致偏聽獨任之議
毋爲私恩以犯示人不廣之戚進退取舍惟公

朱子言行錄卷之一

入

晉

論是從則朝廷正而內外遠近莫
不一於正矣不報作論語纂訓序

孝宗隆興元年癸未三月再召辭有旨趣行十

月至行在辛巳入對垂拱殿

其略曰大學之道本於格物格物者窮理之謂
也必因物求理使瞭然無毫髮之差則應事自
然無毫髮之謬是以意誠心正而身修家齊國
治而天下平勸講之臣所以聞於陛下者不過
記誦詞章之習而陛下又不過求之老子釋氏
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肯直
事以觀理即理以應事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
納之際未免蔽欺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用心
於淺近虛無之過也上爲之動容次論今之論
國計者三曰戰曰守曰和國家之與北其不
可與共戴天明矣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
讐非守無以制勝此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慾之

私忿也三論先王制御之道其本不在其強而在乎德業其備不在其遠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紀綱願開納諫諍諫諍邪佞止塞作門安固邦本四者為急進王之望幾形勢自強而後復可冀矣時朝廷遣王之望使約和未還宰臣湯思退等皆主和議而近習會說龍大淵招權故秦及之三劄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劄切焉先是朱子將趨召命問李先生所宜言李先生以為今日三綱不立義利不分故中國之道衰而盛人皆趨利而不顧義而主勢孤朱子首用其說以對按朱子與魏元履帖云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顏溫粹謂如澤大頤第二奏論復讐之義第三奏論言路壅塞佞倖鵠張則不復聞聖第矣

十一月除武學博士拜命遂歸

朱子言行錄卷之一

替成資開也按是歲有答陳清書論鹽法及與汪尚書論龜山語錄

是歲論語要義論語訓蒙口義成

既序次論語要義又以其訓詁略而義理詳殆非啟蒙之要因而刪錄以成此編

歸劉氏田

按乾道中田家版云初屏山與朱子講學處夷去家頗遠特於中途建歇馬莊買田二百餘畝以供諸費實與朱子共之屏山既沒志定公奕盡以界朱子資其養母後朱子同安秩滿歸以田還屏山子珩珩不受謀於忠定轉界南峰寺至今猶存

二年甲申正月之延平哭李先生

此葬又往會

是歲困學悲問成

朱子嘗以困學名其燕坐之室因曰其難記之編曰困學悲問至是書成

乾道元年乙酉四月請祠五月復差監南嶽廟

先是省制題就職望至而執政錢端禮等復主和議不合請祠以歸是歲讀魏元履所作戊午論議為之流涕因序之略曰戊午之議發言盈庭其曰世習不可和者尚書張公闢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說不達出於利害之間又其餘則忘其時昔之言厭或告之則曰處士之大言耳

二年丙戌

三年丁亥八月訪南軒張公敬夫子潭州

朱子言行錄卷之一

十

按朱子與曹晉書云此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荷敬夫愛予甚篤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之益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外近讀其語說不覺胸中灑然誠可歎服是時范念德林用中侍行常言二先生論中庸之義三日夜而不能合留長沙再閱月與南軒偕登衡嶽至衡州而別有南嶽僧酬集南軒贈詩云道經得細釋心事兩網繆超然會太極眼底無不牛朱子答詩曰昔我抱冰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絕要妙難名論謂有寧有述謂無復何存惟茲酬酢處特達見本根萬化從此流千聖同茲海嶽然遠莫覺惕若初不煩是行也道經昭武遂問黃瑞明中於其家瑞明端莊靜重德容粹然朱子詩納再拜之禮而見之

十二月至白長沙

與南軒別後遂偕范伯崇念德林擇之用中東歸擬拾道中所作詩得二百餘篇名東歸亂藁

除樞密院編修

用執政陳俊卿劉珪薦也

四年戊子二十九歲四月崇安饑貸粟於府以賑之

時盜發浦城崇安人情大震乃請貸於府得粟六百斛籍戶口散給之民以不饑是冬有年民加革粟還官知府事王淮傳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官祖舍之法始此

程氏遺書成

初二程門人各有所錄雜出並行頗為後人寬易至是序次有倫去取精審學者始有定從而復明於世

七月大水奉府檄行視水災

朱子言行錄卷之一

十一

重

省劉屢趣就職固辭

時國子學錄建隆之以論會說去國遂力辭

五年己丑四十歲

是歲予在生作太極通書後序

九月戊午丁母孺人祝氏憂

八月省制復應行會丁祝孺人憂孺人歿處士雅之女後贈碩人追封粵國夫人

六年庚寅四十一歲正月葬祝孺人

墓在建陽縣崇泰里後山天湖之陽名曰寒泉焉自作墓記文公於父母墳墓所託之鄉人必加禮敬已以上者則并之

家禮成

朱子自嬰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旦望則歸奠几筵自始死至作祥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祭禮又推之於冠婚其為一編命曰家禮按是書晚年多所損益本取更定

七月遷章齋先生墓

按遷墓記云從道六年七月五日遷於里之白水陂子略下及考行狀又云慶元某年某月遷於寂歷山即今墓是也

十二月召赴行在以喪制未終辭

侍郎胡銓以詩人薦與王庭珪同召

七年辛卯四十二歲創立社倉於所居之里

朱子言行錄卷之一

十二

重

朱子所居之鄉曰五夫每歲春夏之交家戶閉扉牟利細民發粟強奪助相賊殺易至喪變遂因前所費郡米創立社倉一區以備出貸每石量收息米二斗逐年依此飲散或遇小歉即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故一鄉四五十里之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

八年壬辰四十三歲論孟精義成

是書初名要義後改今名序略曰論語之書無所不包而所以示人者莫非保存爾養之要七篇無所不究而所以示人者多類體

四月有旨疾速起發再辭

以辭不反養故也

是歲資治通鑑綱目成

初司馬公作通鑑朱子出草具其綱目乃其
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大書為綱分註仍曰
以爲此書

八朝名臣言行錄成

西銘解義成

自二程推西銘爲擴前聖所未發遊其門者必
令看大學西銘而未有發明其義者朱子首爲
之

九年癸巳四十省割再趣行又辭就乞差監獄廟

朱子言行錄

其序略曰周子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
之言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子兄弟語及性命之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一

三

重

蔡亦未嘗不因其說然周子既手以授二程而
程本因周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爲書
之卒章不復證正使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
明而程子通書者亦不復知有所統攝矣作尹
行錄序

五月有旨特與收秩宮觀辭

朱子既屢辭召命宰相梁克家因奏朱熹屢召
不起宜蒙褒錄上曰朱熹安貧守道廉退可嘉
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台
州崇道觀任便居住

六月編次程氏外書成

既編遺書復取諸集錄參伍相除得十有
二篇名曰外書而二程子之遺言備矣

淳熙元年甲午五歲五月省割再檢會依已降指揮

六月始拜改秩之命

屢具辭免遷避逾年上意愈堅至是始
拜命改宣左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

二年乙未四十五歲五月東萊呂伯恭來訪編次近思錄

成

呂公自東陽來訪留寒泉精舍者旬日相與
周子二程子張子書闢大體而切日用者彙次
十四篇其近思錄朱子守臨漳日添入數條刊
之於學宮諸學者曰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
四子之階梯蓋言爲
學當自此而入也

偕東萊及梭山陸公子壽象山陸公子靜翁於鵝

湖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一

古

賢

東萊歸朱子送至信州之鵝湖寺江面陸九
子詩弟九淵子靜及清江劉清之子澄皆來會
相與講其所聞于詩云孩提知愛長知敬古
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某力築室未闢無址忽
成岑留清傳註翻格垂著意精微轉陸沉珍重
及明勁疎切須知至樂在如今于靜詩云墟墓
興哀宗廟欽歎人千古不磨心消流積至清源
水孝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
業竟浮沉欲知自下升高處真箇先須辨只今
朱子和云德業風流風所集別離二載更關心
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藍輿度遠岑舊學商量
加進密知知培養轉深沉却愁說到無言處不
信人間有古今既而諸
公各持所見不合而罷

七月作晦菴

菴在鹿峰之
雲谷白爲記

三年丙申十二月如葵源省墓

蔡元定定經王邑率張漢率諸生請講書於學
文王雖說司馬氏書儀高氏送終禮呂氏知約
敬書其書學中與鄉人子弟講於汪氏之
家其書序至六月初旬乃歸

六月除秘書省秘書郎辭

將上諭大臣欲其用廉退之士參政冀茂良以
朱子行取介屢召不起為言遂有此除朱子
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之節今乃百進擢
之寵是左右望而問市利乃辭七月答汪尚書
書云意謂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疎
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以此自知決不能
與時俯仰以就功名故二十年來甘自運藏以
求已志所願欲者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因

朱子言行錄卷之一

主

其暇日誦讀道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之旨
意之所在既以自樂問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
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
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

八月再辭許之遂復與祠

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遂
再辭仍差主管武夷山中祐觀

十一月令人劉氏卒

大年二月葬於建陽縣之唐石大林谷名其
地曰寧如而規壽藏於其側名其巷曰順寧

四年丁酉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

朱子既編次論孟集義又作訓蒙口義既而約
其精粹得本旨者為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
之意為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博故或問之書
未嘗出以示人其後集註刪改日益精密而

問則不復
發正矣

十月周易本義詩傳成

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為主其與經文外原
則穿鑿為說以通之朱子獨以經文為主而訂
其序之是非復為一編附真經後以還其舊又
答東萊論易書云演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
為卜筮者所吉而因以訓戒至象象支言之
作始曰其吉而訓戒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
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之義理而不復推本
王周公之本意因鄰卜筮為不足言而其所以
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
一事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但若如
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昭
後世何用假托卦象為此難深隱晦之辭乎
五年戊戌八月知南康軍辭不允仍令疾速

朱子言行錄卷之一

六

之任

宰相史浩必欲起之或言宜處以外郡於是
差遣發遣南康軍事兼管內勸農事仍借辦

六年己亥正月再請祠不報候命於鉛山

東萊屢書勉行南軒亦謂須一出為善雖去就
出處素有定論然更須斟酌消息勿至已甚苟
一向固拒則上之人謂賢者不肯為用於大體
却有害也至於再請詞不報朱子始有出意正
月行至信州鉛山候命寓
止崇壽僧舍陸梭山來訪

三月省劄再趣行是月晦赴南康軍任

到郡首下教三條其一延訪判病其二勸父老
致戒子弟其三勸民進子弟入學每五日一
學官為諸生講說寢堂不惟郡之有賢
德者禮之以為學職士風翕然丕變

立三先生祠及五賢堂

先是移文教授司戶以蒙恩假守界附民社
將使之宣明教化為勵風俗非徒責以簿書期
會之成而已乃立濂溪周先生祠於學宮以二
程先生配共陶靖節劉西澗父子李公擇陳了
齋則為別
堂祀之

六月奏乞蠲減星子縣稅錢

事下戶部戶部下漕司責以對補會有言
庶僚不當用劄子奏事者因引以自劾

十月重建白鹿洞書院

時白鹿洞書院故址榛廢已久朱子詢得之乃
令星子令修建書院於其地且言之朝得賜扁
額及賜御書石經監本九經又用作買書以益
之并置田以贖學者數月告成率郡僚寓公過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一

十七

翼

客學徒釋菜於先聖先師以落之每臘輒一至
諸生從而贊疑問難因約聖賢教人為學之大
端以示學者尤致意於明誠敬義數語又與時
宰書乞復洞至廢官使得備員與學徒講道其
間稍假之廩略如
祠官之入不報

七年庚子一歲正月請祠不報

二月張南軒計至罷宴哭之

時南軒卒於江陵府治朱子為文祭之略曰蓋
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為非亦有兄之所是而我
之所議又有始所共向而終悟其偏亦有早所
同嗜而晚得其味蓋繼紛往復者幾十有餘年
未乃同歸而一致南軒嘗言學其先於義利之
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
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則皆人欲而非天
理矣朱子以為前聖之所未發與性善養氣

之論
同功

三月復請祠不允

四月申減屬縣科紐木炭錢歲二千緡

應詔上封事

時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
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
術以立紀綱今日民貧賦重若不計理軍實去
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今日將帥之選率皆
資稟子弟廝役凡流到軍之日惟望哀餉剋剋
以償債負總餽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南陰交遊
貨賂其所驅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為
供軍而實資以輪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是
以生民日益困苦無復聊賴今欲計軍實以紓
民力則必盡反前之所為然後乃可冀也所願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一

六

翼

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君心不能以
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
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傳賓
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隔承望其風台勢
成成立於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雖勝不
復出於朝廷乃并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
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
而可耶上字何自而復而宗廟之警恥又何時
雖說辭解
教乃已

大修荒政

時值大旱至秋約苗失收什八以上乃竭力措
置為救荒備命詔江東帥守恤民隱決滯獄以
節旱災且頒勸分賞格因即二事推廣為奏乞
降特旨減前所申星子縣稅及三年歲文已歸

官相禁州郡勿得離理若因繁淹延則特詔大
臣一員專督理官嚴立程限掛口結絕乃可因
以資格論富室得米二萬石使格留以待復奏
請截留運乞轉運常平兩司錢米充軍糧備
賑濟郡濱大江舟楫岸者過大風輒淹溺因蒙
賑民策臣罪民免於饑餓亦思預戒三縣
每邑市鄉都四里則置一粍以待賑糶合為
二十五場其關食甚者先加糶給比冬遂以早
傷分數告於朝乞蠲開稅租本軍苗米四萬六
千五百餘石檢放三萬七千四百餘石未旨三
等以下人戶夏稅畸零並與倚關
放數既寬民無流徙多所全活

十一月作臥龍巷

記諸葛武侯也蒼在廬山之陽五老峰下并向
龍潭作起亭為民禱賽之所皆捐俸為之而屬
西源隱者崔嘉彥董
其役官民皆無預焉

朱子言行錄卷之一

尤

八年辛丑五月開場濟糶

初既分場選見任寄居指使漆差監押酒稅監
廟等大小使臣三十五員各蒞一場以轄糶事
而分委縣官巡察之以戒減剋乞覓之弊至是
人戶悉令赴場就糶糶家孤獨之人則用常平
米依令賑濟又慮糶事將起民間乏錢凡合糶
者皆濟半月都昌無米自郡運而往千里之內
莫不周浹凡三月結局所活饑民老幼二十一
萬七千餘口其施設次第人爭傳錄以為法時
孝宗臨御日久垂意恤民凡所奏請無不
報可以故得行其志民無流離捐瘠之患

二月陸象山來訪

象山詩書其兄教授基誌第朱子率僚友諸生
與俱至白鹿洞書院講席象山以君子小
人喻義利章發論大略謂利舉之士口從事
聖賢之書而志之所向專在乎利必於利欲之

習但然為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
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斯謂之君子朱子
以為切中學者皆隱微深細
之病請書於簡以諒同志

三月差提舉江西常平茶鹽待次

初到南康有任滿奏事之旨將滿廟堂議遣使
蜀上意不欲其遠去遂有此命然猶待次因奏
本職四事一請勿拘對補之說特旨蠲減星子
縣稅二請照賞格補授請出粟人使民間早獲
為善之利三請凡被災之郡盡今年毋得理
年舊欠而去年倚閣夏稅悉與蠲放止二等戶
亦有出粟減價賑糶而不及賞格者亦請許其
照科數帶補去年夏稅殘欠如此則無一夫一
婦不被堯舜之澤矣其四則申請
自鹿鳴額及監本九經多見施行

閏三月去郡東歸

朱子言行錄卷之一

辛

朱子治郡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暴細民撓法害
政者亦必繩治不稍貸尤以厚人倫美教化為
急務風俗不變文學行義之士彬彬出焉四月
過九江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劉子澄來謁請
為諸生說太極圖義遂
以是月十九日至家

七月除直秘閣辭

以荒政修備民無流殍故有此除朱子以
前所勸出粟人未推恩不拜復辭不允

呂東萊計至為位哭之

呂公定周易為十二篇以復古今之舊朱子評
善而從之又謂大事記一書自成一家之言有
補學者又與呂公帖云昨叩此日講授次第問
只令諸生讀左氏及諸賢奏疏至於諸經論孟
則恐學者徒務空言而不以告也此恐未安蓋
為學之序為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而後可以

制事故程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而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違至於左氏春秋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為空言亦益甚矣而欲使之從事其間而得躬行之實不亦背馳之甚乎其切席之意如此

八月差提舉浙東常平茶鹽

時浙東差提舉上於憲應遂拜命不敢辭即日單車上道辭前所授職名仍乞奏事十月堂帖報南康出粟人已推恩乃受職名

十一月己亥奏事延和殿

朱子去國二十年既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夫修德任人之說上為動容嫌聽因條陳救荒之策畫為七事上之

朱子言行錄卷之一

三

十二月視事於西興

初受命即印榜招商販糧米至浙許以不收力勝及雜稅錢到則依價出糶更不裁減至是海商未舟已幅輳矣日與僚屬商公鈎訪民隱規畫纖悉晝夜不倦至廢寢食分畫既定則親出按歷始於會稽諸縣次及七郡窮山長谷靡所不到稍問存恤不遺餘力然每出皆乘輕車屏徒御一身所需皆自齎以行秋毫不及州縣以故經歷雖廣而部內不知官吏彈其風采風夜戒飭常若使者壓其境至有自引去者委有朱縣尉不伏賑糶及紹興屬吏賈祐之等不恤荒政皆按劾其罪大抵指畫類南康時而用心尤苦所活不可勝計有短先生者謂其疎於為政上謂宰相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

九年壬寅五月正月條奏救荒事宜

并乞借撥官倉給降度牒推賞贖助入又請將山陰等縣下戶夏稅秋苗丁錢並行住催有詔捕蝗復上疏言事

朱子言行錄卷之一

三

就小財散積可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正至於民數國危而猶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為大盜積者耶

詔行社倉法於諸郡

初條陳荒政請推行崇安社倉法於天下至是得請首頒行之台鑒有應時為之者

條奏諸州利病

首言紹興和買之弊乞痛為裁減然後用貫頭均紐仍用高下等第均數而免下戶出錢使得相乘除以優之及言台州丁絹錢有抑納陪輸之患奏乞每丁納半錢半絹其諸郡義役之法請令民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大官差保正副長輪收義田仍令上戶兼充戶長沿海四州鹽法乞改照處州萬戶酒法救荒之餘凡可以坊亦乞改照處州萬戶酒法救荒之餘凡可以

便民者其不規
爲經久之計焉

劾奏前知台州唐仲友不法

七月行部將由台趨溫甌入台境民有訴太宰
新除江西提刑唐仲友不法者及趙台城則
者益衆因盡得其促限催稅違法擾民貪行淫
虐諸盜亡命偷盜官錢偽造官合等事具劾之
乃送紹興與物資丞相王淮以姻舊不爲奏仲
友亦自辯且言弟婦王氏驚悸病篤乞送浙西
無俾官體究已而紹興獄具按章至十上宰相
不得已取首章奏未甚深者及仲友自辯疏同
上由說開罪成他無獨情止罷江西新
任台州久旱雨遂大注是歲穀大熟

毀秦檜祠

永嘉學有秦檜
祠移文毀之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一

幸

聖

八月除直徽猷閣辭

獎廉濟之勞也朱子以爲徒費大農數十萬緡
之積而無以全活一道饑饉流殍之民服等連
榮耀非所以示勸懲况近按唐仲友反爲所訴
雖已罷其新任而根究指揮尚未結絕方無榮
以俟斧鉞豈敢進請恩
榮以素賞刑之典不允

差江西提點刑獄辭詔與江東提刑梁總兩易其

任再辭

初聞江西之命即日解職東還亟具辭免大略
以爲所除官趙填唐仲友關蹊田奪牛之誦雖
三尺童子知其不可臣愚何敢自安願得歸耕
故學畢志舊聞詔與江東梁總兩易之又辭且
言兩鄉隸江東墳墓田產合該選避諸特免選
避役辭以爲今來所除仍司按察若復奉公守

法則恐如前所爲或至重傷朝廷事體若但觀
勢則恐又恐下負風心上辜春使乞特與祠使
得卒其舊業退避仇怨辭職名不允之命同
下則人皆以爲前按唐仲友既不差官體究恐
臣所按有不公不實之罪

十一月始受職名仍力辭新任請祠

臣言昨來所按仲友堂與衆多棋布星羅並當
受命自其覺發以來大者宰制幹旋於上小者
威者臣不敢論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
至於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詆排向
非聖明洞見底蘊則不惟不肖之身反爲魚肉
而其妄亂白黑誣誤聖朝又有不可勝言者時
吏部尚書鄧丙監察御史陳賈奉時相意上疏
罷程頤之學以除
詔朱子故奏及之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一

幸

聖

十年癸卯正月差主管台州崇道觀

臣言臣知不可強起故有是命朱子起于南康
再使新東始有以身殉國之意及是知道之難
行退而奉祠杜門不出海內學
者皆信益衆作感春賦以見志

四月武夷精舍成

正月經始至落成徙居之四方士
友來者甚衆自精舍雜味并序

十一年甲辰五月力辨浙學之非

朱子還自浙東見其士習竊驚於外每語學者
且語諸子道性善及求放心兩章務收欽定
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而深斥其所學之誤以爲
舍人經學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談世變
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學者心術之害極
矣爲此祖險潘景愈孫應時輩言之答呂祖俊

書云大抵此學以尊德性求放心為本而格致以
聖賢親切之訓以開明之若遠古今考事變則
亦隨力所至推廣增益以為補助耳不當以彼
為重而反輕定收斂之實少聖賢親切之訓
也若如此說則是學問之道不在於已而在於
書不在於經而在於史為子思孟子則孤陋狹
劣而不見其必為河漢運轉固非陳壽之徒
然後可以達於高明正大簡易明白之域也與
劉子澄書云伯恭無恙時受說史學身後為後
生輩漸塗說出一般議論然王尊霸謀利計功
更可聽

州雲臺觀

十二年乙巳五十六歲二月崇道秩滿復請祠差主管華

朱子言行錄卷之一

三

六經遺秦燬燬惟易以下筆得全迄於漢魏流
為緯緯之學王弼始刊落象數釋以精法諸儒
因之至伊川程子始發明孔子之微言而卦爻
之本則未及焉康節邵子伯氏義先天圖蓋得
其本而亦未及於卜筮也朱子既為義文之意
作周易本義又體學者未明厥旨乃作改蒙四
篇以爲言易者又不知法象之自然未免牽合
附會故其篇目以本圖書系卦畫明著策考變
古為大凡相繫及變爻又皆盡破古今諸儒之
失而易經始還其舊

八月孝經刊誤成

十四年丁未五十八歲正月如莆叩陳福公

以三紀遊從晚歲知已且為中興賢時故千
里之勞并為文祭之是歲作律呂新書序

三月小學成

朱子既發揮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
本而不足以有進也乃輯此書以訓蒙士使培
其根以達其枝內篇四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
曰稽古外篇二曰嘉言曰善行修身之要此略
焉

金主管南京鴻慶宮

七月金江西提點刑獄辭

昨上諭宰執朱熹久聞可與監司周必大議除
轉運使副使或謂金管非其所長故有是命謂
熹則好古道據正不同利物愛人用志彌篤據
州府分使節先德後刑民使其化而教荒之政
所全活者尤衆久從家食念之不忘正右持平

朱子言行錄卷之一

三

在職無允行兩盡心之學廣我好生之仁可依
前官憲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公事淳熙十四年
七月日陳

十五年戊申五十五歲正月趣奏事之任復以疾再辭不
允且趣入對

六月壬申奏事延和殿

會幸臣王淮罷政乃以其月入園門丞相周必
大令人意云上問朱熹到已數日何不請對
遂詣園門進榜子有旨初七日後殿班引及對
上迎謂之曰久不見卿卿亦老矣自陳昨任
東提舉曲荷聖恩保全上曰漸東救荒無充必
又言蒙除江西提刑衰朽多疾不任使令上巨
知卿固正今留在此待與清要差遣不復勞卿
州縣訟訟甚渥再三辭謝乃出奏劄上曰正所

願聞其一言刑獄失當上曰似此有傷風教不可不俾命其二言獄官當擇其人三言經總制錢四言諸州判罰上曰問多是羅織富民共五乃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五年因循在等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明因反復以天理人欲為言現臨切至又言置將之權旁出開寺上曰這箇事却不然盡是探之公論如何由他對曰彼輩不為公為然皆託於士大夫之公論而實出於此輩之私意獨陛下未之知也又指甘昇問上曰陛下知此人否上曰因是但謂沒文書乃是也下平之罪對曰豈有子乎有過而父兄無罪然此特一事耳此人挾勢為奸所以為盛德之累者多矣上曰高宗以其才薦過來對曰小人無才尚可有才鮮不為惡至論言官職職奏曰陛下以曾任知縣人為六院察官則取以充之舉口親筆然其途雖一定幸相得以先布私恩於合入之人及當言責往征其私恩豈肯言其過失上曰然近日之事可見矣至論軍政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一

主

不備士卒慈然曰主將刻剝士卒以為富貴豈理階級皆有成價上曰却不聞此果有階級可西係是蓋賊刑獄法禁去處久闕正官臣今逃遞前去之任不知有勿處分上曰卿自幹練不在此多端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上所厭聞戒以勿言者朱子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皆可回互而欺吾君及奏上未嘗不稱善除兵部郎官以足疾請祠詔依舊職名提刑江西

七月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崇福宮

朱子既行且辭曰論者謂臣事君無禮為人臣子有此言罪當誅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上覽之諭宰臣曰林栗章初未降出何得外臺宣播或對以栗在端舍宣言章疏人人知之上不悅太常博士葉適上疏極言栗以私意動聽所言不實侍御史胡晉臣論栗復自用無辜而指學者為黨眾人之所惡聞栗遂罷去詔朱遂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諸詞云朕為廉節不立風俗未淳思得難進易退之士表而用之庶幾幡然變其舊習爾之學術遠有淵源其為操行養之久矣志在憂世會未得一立於朝比以部刺史入奏便殿朕嘉其議論留真卿曹益將進諸清要之地遂以疾論新反初服既勉從於素志復更請於真祠夫招麾何意於去來但止不形於喜愠此古之清達之士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一

主

也朕察爾誠是用陞職二等聽食優閒之祿身雖在外亦有補於風化淳熙十五年八月日中書舍人鄭僑行詞時廟堂知上春早彈朱子復入故為兩罷之策焉

九月復召辭

朱子之去上惜其故至是復召之朱子以為遷官進職皆為許其開退方竊難進易退之褒復為彈劾詰殺之計則其為世說美不但在來廟言之談

十一月趣入對再辭遂上封事

朱子入奏事於疾作省面奏以為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再辭遂併具封事投匭以進其略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無一毫一髮不受病者臣敢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

除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辭

大臣振舉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
六者是也凡此六者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
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
介乎其間則雖勤勞力以求正乎六事亦
將徒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為矣疏
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政起其燭燭之終篇

始出太極通書西銘解義以授學者

朱子言行錄卷之一

无

初陸象山山之兄九都嘗有書與朱子言太極圖
說非正曲加扶掖終為病根意謂不當於太極
上更加無極二字朱子答書云不言無極則太
極同於一物而不足以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
則無極淪於虛寂而不能以為萬化根本又曰
是夏尊山為之申辯第一書有曰易之大傳曰
形而上者謂之道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一陰
一陽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極乎極者中也言無
極則言無中也豈宜以無極字加於太極之上
書有云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
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
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
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所為也故語道之
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者正以
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求其不立

十六年己酉正月除秘閣修撰辭

朱子言行錄卷之一

手

是歲序大學中庸章句

二書定著已久猶時加竄改至是以得僊
於心而始序之又各著或問及中庸輯略

四月再辭職名許之仍舊直寶文閣降詔褒諭

詔詞云以為寵卿以爵秩不若全
卿名節之為尤美也乃上表謝

閏五月更化覃恩轉朝散郎賜緋魚

八月除江東轉運副使又辭

詔疾速之任任滿前來奏事朱子
以相卿田產錄部內辭謝免題避

十一月改知漳州再辭不允始拜命

以光宗初政再被除命遂不敢辭

光宗紹熙元年庚戌六十一歲四月到郡首頒禮教

臨漳風俗淳樸民不知禮至有居父母喪而不
服喪者未下教令逮古令禮律以開諭
之及古長非婚娶之儀得以示之命父老解
其子訓了第其俗又崇尚擇氏男女至聚俗
之變習命女不嫁者私為掩舍以居悲禁之俗
大變昔謂學校訓誨諸生如南康時其至郡
應職者使列學職為諸生倡按語錄云先生
到時教習諸軍弓射分作三番每月輪番入
教場挽弓及等者有賞不及者留射及等則止
終不及者罷之兩月之間皆成精技又熱間知
像道神志之為人試之政事尤得其實遂首舉
之問者無不心服

朱子言行錄卷之一

聖

聖

奏除屬邑上供無名賦七百萬減本州無額經總

制錢四百萬緡

奏行經界法

初朱子為同安簿已知經界不行之害至是即
如訪問講求職悉畢究以至弓量算造之法盡
行其說乃具陳利害疏於朝及與執政書究論
之然平民下戶莫不深喜而寓公豪右兼併侵
漁者微以為不便會州人有居要路者幸其有
是奏亟欲從之久之有旨本州先行經界後竟
有阻之者事遂以寢

十月以地震及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劾仍請祠不

允

刻五經附書於郡

各著為說繫於諸經書後以曉學者按語錄
云嘉如方見得聖人一言一字不吾欺只今
六十一歲方理會得他地又曰嘉覺得今年方
無疑又曰嘉當初講學也豈意到這裡幸而天
假之年許多道理在這裡今年
始覺勝似去年去年勝似前年

二年辛亥六十二歲春與永嘉陳君舉論學

朱子往歲聞陳傳其君舉善著詩說以書問之
至是來長云來後許說年來或與士友言之未
嘗落筆思見願以雅頌之音舊夕率僮調詩章
句付之諸生又謂二十年間聞見異同無從就
正間欲以書叩之念長者前有長樂之爭後有
臨川之辯他如永康往還動數千言更相切磋
未見其益而學者轉相率曉浸失本旨蓋刻畫
太精頗傷簡易矜持已甚反涉名勝以此益覺

朱子言行錄卷之一

聖

聖

書不能宜要須請見究此衷曲耳朱子答書云
嘗謂人之為學若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
目前雖未見日計之益而積累工夫漸見諸緒
自然不暇用意裝點不待用力支持而聖賢之
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而不可易者
至於講論之際心即是口口即是心豈容別生
計較依違遷就以為諧俗自便之計耶今人為
學既已過高而傷巧是以其說常至於依違遷
就而無所分別蓋其胸中未嘗無纖芥之疑有
以微然非獨以避害之故而後能於難也若嘉
之愚自信已篤向來之辯雖至於遺譏取辱然
至於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不足以
暢彼此之懷令異同之趣而不取以為悔也老
病南憂死無日念此大事非一人私說一朝
偶筆風引領不勝地情後無聞焉

二月與趙帥書論招州軍募江戊趙汝愚帥福州書見文公全集

卷一

三月復除秘閣修撰王管南京鴻慶宮任便居住

正月長子璽卒於婺州報至即以繼體服斬哀乃歸治喪葬遂有是除

四月去郡再辭職名

上初政嘗除秘閣時已力辭奉詔褒許遂以復受故再辭焉與丞相書論黨禍且以黨正為先務期年化成而去漳民莫不思之

五月歸次建陽寓同由橋

七月再辭職名不允

召論秘閣之職以名儒乃不教辭

朱子言行錄卷之一

奎

員

九月除湖南轉運副使辭

十二月仍以漳州經界不行自劾

三年壬子六月二月復請補祠職許之

詔漳州經界議行已久湖南使節事不相關可疾供職朱子猶以補祠職為清遂許之

始築室於建陽之考亭

先是章衡嘗過考亭而愛之書日記曰考亭溪山清適可居至是卒成章衡之意

永嘉陳同甫來訪

同甫名亮永康人以文雄浙中自負王霸之略而作俠豪舉朱子行歲嘗與書箴其義利雙行王霸並用且謂漢唐行事非三綱五常之正以風切之同甫有書辨難朱子累答書極力開論

同甫嘗言不能改未嘗下心服每遇朱子生居里中必遣人問遺歲以為常至是來訪朱子嘗曰海內學術之弊不過兩說江西頓悟永康寧功若不極力爭辯此道何由得明

十二月除知靜江府廣西經略辭

四年癸丑正月再辭

十二月除知潭州湖南安撫辭不允

是冬生者自金回金人問南朝朱先生安在答以見居川歸自廬山遂有是除詰詞云十國為神師是寄劄長沙據湖湘上游賜履甚廣視邪還侯尤難其人以爾學古粹深風節峻特可以為世之師仁心仁聞感惠乎治可以為時之師兼是二者在臨藩方聲望所加列城服膺先相望士氣方振爾其為朕教之楚俗雖安尚有剽掠爾其為朕撫之典刑所存案事多訓可

朱子言行錄卷之一

書

員

紹熙四年十二月日中書舍人錢綱行

五年甲寅正月再辭詔疾速之任

詔長沙巨屏得賢為重任祇成命毋執謙辭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會洞猺侵擾屬郡悉其拜命

五月至鎮

在途所次老稚攜扶來觀失道墮墮幾不能行長沙士子風知向學及鄰郡數百里間學子雲集朱子謫謫不倦坐席至不能容士俗歡動

洞獠侵擾郡境遣使諭降之

猶人請來失出省地作過或薦軍校田昇可用召問之以為可招期以某日不停以來將斬汝

昇卽以數十輩馳往取文書粗若告身者數通
自隨諭以禍福來失喜聽命遂并其妻子以付
至官給衣冠
引教不誅

改建獄楚書院

書院本縣密對公南軒先生之舊久而廢墜乃
更擇爽塏之地而新之別置員額以待不由課
試而入者其與給與郡庠等朱子常窮日之力
治御事夜則與諸生講論問答靡無倦色每訓
以切已務實之學懇
則不判問者咸動

奏請飛虎軍隸本路節制從之

以本路別無軍馬惟飛虎軍以壯
聲勢而乃進兼東陽不便故以爲請

六月中乞歸田不允

朱子言行錄卷之一

時孝宗升遐朱子哀慟不能自勝又聞光宗
以疾不能親喪中外洶洶憂懼遂有此陳

七月寧宗卽位召赴行在奏事辭

先是蜀人黃裳爲嘉郎誦善善講說開導上學
頗進一日光宗宣諭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
謝曰進日若欲進德修業追躋古先哲王則須
等天下第一等人乃可光宗問爲誰對曰朱熹
或言長沙之命亦頗由此彭龜年繼爲宮寮因
請魯莊公不能制其母云母不可制當制其侍
御僕從上問此誰之說對曰朱熹之說自後每
謁必問朱熹之說云何蓋傾心已久故履位之
初首加
召用

考正釋奠禮儀行於郡

先是漳州任內嘗列上釋奠禮儀得請施行既
去官復格不下至是下之時召還奏事又苦日

舊乃力疾躬爲酌較刪剔張獲定
爲數條頒行迤內州邑僅畢而行

立忠節廟

東晉王敦之亂湘州刺史譙王司馬承之兵
討賊不克而死紹興初金賊犯順通判漳州事
孟彥卿趙民彥督兵迎戰臨陣遇害城陷之日
將軍劉玠兵官趙忠之悲戰罵賊不屈而死五
人皆以忠節歿於王事而從前未有廟貌乃於
城隍廟內創立祠堂肖像祀之又請於朝賜廟
額曰
忠節

八月除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再辭不允仍趣令疾

速供職

詩詞云朕初承大統未暇他圖首辟經緯詳延
學士齊儒宗之在外願召節以趣歸徑登從班

朱子言行錄卷之一

以重吾道其位朱熹登六經之籍窮百氏之源
其在兩朝未爲不用至今四海猶謂多奇操之

尹焞之於紹興與劉吾尊德樂道之誠究爾正心
誠意之說豈惟懸滿於十倫且將增益於朕躬
非不知政化方行師垣有須試望之於焉翊不
知宜之太朝召質傅長沙自當接以席席慰
來子初辭事之命兼旬不報遂東歸道中
乞休舊本同前至再且曰陛下除不免冒昧之議
一新正政則宜愛惜名器若使作門一開其弊
豈可復案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蓋將來所
以聖賢視儒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
用人或謂所繫匪輕蓋朱子在道聞南內朝禮
尙闕近習已有用
事者故預言是言

九月晦日至自長沙次於郭外

先是朱子行至上饒聞以內批逐首相有愛色學者問其故曰大臣進退亦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或謂此蓋廟堂之意曰何不誦其詩去而後許之上新立堂宜導之使輕送大臣賜及至六和塔承嘉諸賢俱集各陳所欲施行之策紛紜不決朱子曰彼方為我我方為內何服謀及此蓋是時近習用事御筆指揮皆以有端故朱子遂之

十月戊子朔乞且帶舊職奏事次日入國門四日

辛卯奏事行宮便殿

文公在朝以辛卯日為始

其略曰天運艱難國有大谷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也太皇太后躬定大策皇帝陛下寅路至闕所謂處之以權而應幾不失其正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一

三

章

日未嘗忘思親之懷耳尤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引退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清定省之禮如此而夫倫可正大本可立矣夫言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而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其三劉皆言湖南事宜初朱子行至宜春門人應陵劉敷進見請曰先生是行上虛心以待取問其道何先曰今日之事非大更政不足以悅天意服人心然天下無不可為之時人主無不可進之學吾知錫吾誠盡吾力耳外此非吾所能豫計也

辭新除職名不允

朱子後而納劉子辭職名有旨依已降指揮不允復申省以為未得進說而先受厚恩萬一此時未効涓埃而疾病不支遂竊侍從職名而去則臣死有餘罪上手劄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

大對之職勿復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乃拜命

上孝宗山陵議狀

趙彥逾按視山陵謂上內淺薄掘深五尺下有水石旋改新穴嗣舊僅高尺餘孫建吉覆按亦乞少寬月日別求吉兆有旨集議奉史擇之議遂中寢朱子乃上議狀言壽皇聖德神功宜得吉土以奉安之禮當廣求舊土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罔上誤國之言固執紹興生南向北之說妄之木泉砂礫之地不報中陵破浮淺之地不報

辛丑受詔進講大學

故事講筵每遇雙日早晚進講乃至當日或值假故即行權罷又大寒大暑亦繫罷講乃分乃車乞除朔望旬休及過宮日外不以寒暑雙月日諸色假故並令逐日早晚進講從之朱子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一

庚

纂

每講務發其意以感悟上心以平日所論著者為準明新則然明白可舉而行講畢有可以開悟上心者亦為補

兼實錄院同修撰再辭不允

更化覃恩授朝散郎賜紫金魚袋

朱子自學上之道而明於當世之務三仕三已不為台天下高之蓋累朝之所嘉獎而不為也長沙縣師強為時起建寧初改式進其歸于以勸講學將處已職焉愛因大養序進厥其難日舊章亦實錄告可紹熙五年十月日中書省人陳傳良行詞

乙巳晚講乞今後省看詳封事

若以雷雨之異下詔求言則奏登極之初獻言者衆乞今後省官看詳擇其善者條上取旨施

行庶問者知勸直言日聞謬差其
有開列光祖有詳限十日奏聞

奏乞三年內賀禮並免

瑞慶聖節前一日晚開賀來日百官稱賀朱子
欲不出不可乃草劄子明日立班投進有旨却
賀表不受未復請三年內
賀禮並免節序進名奉慰

庚戌講筵留身奏四事

時有旨修葺東宮三殿百間而諫臣黃度將第
近習連以特批逐之朱子下勝憂慮乃具奏因
流離太上皇帝未有進見之期而壽星在殯因
山未卜几筵之奉不容少弛太皇太后皇太后
皆以尊老之年尤然憂苦長母之養尤不可開
不宜大興土木以適安便又康壽定省之禮所
宜下詔自責類日祇往至於朝廷紀綱尤所當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一

元

晉亮

賢今進退字號移易臺諫皆出於陛下聖衷獨
斷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寓其柄而近行又
未能允於公議至於諸宮之下偏聽臺史謬妄
之言但欲於御恩諸陵之旁題那遷就苟且了
當既平為壽皇體親安寧之處又不為宗社血
食久遠之計臣聞陛下首罷修葺東宮之役而
以其王并回就慈寧殿之閒草創寢殿一二
十間使粗可居及過宮之日願暫變服色望見
太上皇帝即當泣涕伏地抱膝吮乳以伸負罪
引咎之誠及深望左右勿復糾政而凡寵令之
量勿徇己見若夫山陵之下亦望先寬七月之
期次期臺史之說別求草澤以特新官使壽皇
之道體得安於內則宗社生靈皆蒙福於外矣
此四事皆今日最急之切務乞留神反覆思
慮斷而行之上為之感動然卒無所施行

閏月初編次講章以進

請修嫡孫承重之服

朱子進講數論及盤銘升書復編次成帙以進
上喜且令點句來問他日請問上日宮中常讀
之其要在求放心耳朱子頓首謝因復奏疏免
上進德具言願陛下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
放心以為之本而於玩經觀史已用力處益用
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務參如
仁祖問天章閣故事至於臣子進退亦賜溫顏
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
因其理所以推而上意焉朱子退謂門人曰上
名補道天下有望矣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一

單

高

至性誠孝易月之外猶執通妻起越千古物學
牽制之弊甚盛德也同者道詔初頒太上皇帝
偶違康康不能躬執喪喪大陛下實以世嫡之重
仰承大統則所謂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一
遵壽皇已行之法易月之外且以布衣布冠視
朝聽政以代太上皇帝躬執三年之喪而一
行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
禮律無以風示天下且將使壽皇已行之禮舉
而復廢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
將來敬謹發引禮當服用初喪之服欲望陛下
仰體壽皇聖孝成法明品禮官備考禮律預行
指定品級官計論後不果行 按書奏後云
嫡孫為祖繼統無文但傳云父殯而為祖後者
服斬本條下疏中有諸侯父有廢降不事國收
不任喪事之問而鄭答以天子諸侯之服皆斬
之文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向來入此友
字時無支字可檢歸來稽考始見此說
方得無疑乃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

朱子既歸學者其衆至是殆合咸率諸生行釋
菜禮於先聖其文略曰恭惟道統遠自黃軒其
源大成於周元聖維顏曾氏傳得其宗遠思及
孟子以迄於大自明厥後口耳失其真千有餘年乃
日有來周程授受萬理一源曰師曰友愛及可
馬學雖未微道則同歸俾我後人知夜復旦舊
以凡陋少蒙義方中席常師晚親有道藏鑽藏
自是有未問賴天之靈幸無失壓建茲進老同
有講未語此一丘卒居伊始振源推本敦厥厥
云道遠而聖地期遠方以司之且書其門符
朱後精舍名曰治源

寧宗慶元元年乙卯六月二十日辭舊職名三月又辭

並不允

以謙信祖不台自勸并泉申省有旨次對之
職除受已久與廟議並不相關依已降指揮不
朱子言行錄卷之二

得再行

轉朝奉大夫

詩詞云轉登崇俊更固欲符於衆望不覩功代
自難廢於章章雖存法從之英亦用敘遷之典
具位受才宏遠造道精絕舉明主於三代之隆
風懷此志以六經爲諸儒之倡務淑斯人爾每
兄於辭榮渾素高於難進其稽史考爰陟文階
信久以致官恐未克如昔人之議舉賢不待次
當有以徇天下之公其心勿忘告可
慶元元年三月 日中書舍人鄧驛行

五月復辭職名并乞致仕不允

初任中書即欲循趙趙相而難其辭及是詔以不
武人志在招權納賄士大夫嗜利無恥或素爲
清議所擠者乃教以除去異己者然後可以肆

志陰疏姓名長之於是羣小附和以攻之學太
府寺丞呂祖俊以論救丞相貶歸州先生自以
蒙累朝知遇之恩且尙帝從臣職名義不容誅
乃草具事數萬言極陳奸邪蔽主之禍因以明
丞相之忠子弟諸生更選其策以爲必自賈禍
先生不聽衆元定入諫亦下此門人朝奉郎劉
炳請以書決之遇遲之同人先生默然退
取奏藁焚之更覽選書達以疾丐休致云
十二月以屢辭職名詔依舊充秘閣修撰官祠如

先是辭職名下允又以常安謀山陵自勸待罪
乞請職名詔無罪可待又言己罷講官不敢復
帶侍從職銜詔從之詔詞云從欲者聖人之仁
向者君子之行春我執經之老辭夫次對之
榮既涼忱誠其碩茂命以兩心耿墳典性樂所
獎被累朝之特詔稱疾屢矣於十連而趣召肯
朱子言行錄卷之一

起翻然既帶東學之遊兼侍西清之宴見卿幾

晚方美桓榮之說書高論未聞達若貢生之懷
士仍夫華職供以真詞庶彰優老之風且示崇
儒之意建茲累歲始復有陳前受之是今受之
非能無惑大遜如慢小遜如劣夫豈其然願
而後居治著之聯雖雅志之勉從在至懷而良
味應承明勞肯從既進持率之班歸鄉里受
生後存究專門之業其承子嗣用附於中可依
舊品修崇宮觀差遣慶元元年十二月 日
中書舍人傳
伯壽行詞

是歲楚詞集言成

時朝廷治黨人方急丞相趙公請死於永生
受時之意形於色因誼楚詞以見志其書又
有前語
及後語

七：

爲

襖

龍

卷之十一

香

修

文

丁

تاریخ

樂

文

是歲元且朱子書於藏書閣下東楹曰周煊王
四十一歲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
其憂傷微意可見矣

四年戊午六十作書傳

按大全集止載二典再讀全錄召諸洛諸武成
諸說數篇及親筆百餘段具在其他大義悉口
授蔡沈傳是成之

十二月引年乞休

朱子以明年年及七十尙帶貽官義當辭具
申建寧府乞保明申奏致仕是歲答李季章書
云現舊病零如禁季通呂子約皆死貽所令人
痛心益無生意所以惜此餘日正爲所編禮傳
已略見端緒而未能就若更得年
餘間未死日與了却亦可瞑目矣

朱子言行錄卷之一

聖賢

五年己未七十四月有旨令守朝奉大夫致仕

始野服見客

坐位傍略云榮陽呂公嘗言京洛致仕官與人
相接皆以閑居野服爲禮而嘆外郡或不能然
其旨深矣又謂上下裳大帶方展比之涼衫
自不爲簡其所便者但取束帶足以爲禮解帶
足以燕居而已且使窮鄉下邑得見祖宗盛時
衣冠舊俗其美如此亦補助風教之一端也

六年庚申七十三月辛酉改大學誠意章

戊午嘗與廖德明帖云大學又修得一番簡易
平實次第可以絕筆是日改誠意章午刻疾甚
不能興先是已未夜爲諸生說太極圖庚午反
復說西銘甚詳且言爲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
是決去其非積累久之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
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

甲子朱子卒於考亭滄洲精舍享年七十有一

是月丁巳至甲子蔡仲默
撰夢奠記其悉備錄於後

門人蔡仲默撰大公夢奠記云慶元庚申三
月初二日己未先生簡而集味道來約沈下考
亭當祀與味道至先生侍下是夜先生看沈
書時說數十條及時事甚悉精舍諸生皆在
側更方退止沈

初三日戊午先生在樓下改書傳兩章
又貼修楷古錄一段是夜說書數十條
初四日己未先生在樓下商量起小亭於門前
洲上先生自至溪岸相視陳居道載酒飲於新
築亭蔡時溪東山間有張聲甚異里人在座者
云前夜如世譚里飯有喪禍然聲未嘗有此雄
也是夜說書
至太極圖

朱子言行錄卷之一

聖賢

初五日庚申先生在樓下說朋黨微利邑宰張揆

來見有僦先生却之謂知縣若寬一分百姓得
一分之惠然籍時相之勢內紹可畏百姓苦之
是夜說西銘又言爲學之要惟事事審求其是
決去其非積累日久心與理一自然所發皆
無私曲聖人應萬事天地生萬物直而已矣
初六日辛酉改大學誠意一章令詹淳應寫又
改數字又修楚詞一段午後大瀉隨入宅室自
樓下書院矣

初七日壬戌先生賦詩

甚脫文之禁自五夫歸
初八日癸亥精舍諸生來問病先生起坐日課
諸生遠來然道理只是恁地但大家倡率做些
堅苦工夫須牢守着脚力方有進步處時在坐
者林子武養孫陳器之植葉味道賀孫徐居父
益之元裕及沈先生顧況曰某與先生病勢一

同敬不敢妄爲增減惟於遺訛字句遵照王
編稍加訂正然或字句間王編所無心無確
見者亦不敢輕率更易也銅山後學舒敬亭
書

朱子文公傳道經世言行錄卷之二

古徐學錄卷之二 男道騰

文公行狀

宋故朝奉大夫華文閣待制贈資諡閣直學士通議

大夫諡文朱

先生行狀

曾祖絢故不仕 妣汪氏

祖森故贈承事郎 妣程氏贈孺人

父松故任九溪尉歷官左承議郎守尙書吏部員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二

外郎兼史館校勘累贈通議大夫 妣孺人祝

氏贈碩人

本貫徽州婺源縣永平鄉松巖里

先生姓朱氏諱嘉字仲晦父朱氏爲婺源著姓以儒
名家世有偉人吏部公甫冠擢進士第入館爲尙書
郎兼史事以不附和議去國文章行義爲學者師號
章齋先生有文集行於世吏部公因仕入闕至先生
始寓建之崇安五夫里今居建陽之考亭先生以建
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時生南劍尤溪之寓舍幼穎

悟莊重能言韋齋指示之曰此天也問曰天之上何物韋齋異之就傳授以孝經一閱之題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嘗從羣兒戲沙上獨端坐以指畫沙視之八卦也少長厲志聖賢之學於舉子業初不經意年十八貢于鄉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以左廸功郎主泉州同安簿洊職勤敏纖悉必親郡縣長吏事倚以決苟利於民雖勞無憚職兼學事選邑之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爲表率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年方踰冠聞其風者已知學之有師而尊慕之歷四考罷歸以奉親講學爲急二十八年請奉祠監漳州南岳廟明年詔赴行在言路有托抑奔競以沮之者遂以疾辭三十二年祠秩滿再請孝宗卽位復因其任合有詔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畧言聖躬雖未有所謂聖王之學不可以不熟講朝政雖未有闕遺而修攘之計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雖不可偏以疏舉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比年以來欲求大道之要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記誦詞藻非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二

二

三

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來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次言今日之計不過修政事攘夷狄然計不時定者講和之說疑之也金甌於我有不共戴天之讐則不可和也義理明矣知義理之不可爲而猶爲之以有利而無害也以臣策之所謂和者有百害而無一利何苦而必爲之願時咨大臣總攬羣策鑒失之之由求應之之術斷以義理之公參以利害之實閉關絕約任賢使能立紀綱厲風俗使吾修政攘斥之外了然無一毫可恃以爲遷延中已之資而不敢懷頃刻自安之意然後將相軍民無不曉然知陛下之志更相激勵以圖事功數年之外志定氣飽國富兵強視吾力之強弱觀彼聲之淺深徐起而圖之中原故地不爲吾有而將焉往次言四海利病係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係守令之賢否監司者守令之綱朝廷者監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監司姦賊狼籍肆虐以病民者莫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二

三

三

非宰執臺諫之親舊賓客其已失勢者既接見其交私之狀而斥去之尚在勢者豈無其人顧陛下無自而知之耳明年改元隆興復召辭不許卽入對其一言大學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物有迹而易覩故因是物以求之使其理瞭然於心目之間而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謬陛下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卽理以應事故天下之事多有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二

四

三

方張得賞易致而威罰不行民力已殫而國用未節則德業未可謂修朝廷未可謂正紀綱未可謂立凡古先聖王所以強本折衝威制巨狄之道皆未可謂備三簡所陳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剴切焉先生以爲致治之原莫急於講學經世之務莫大於復讐至於德業成敗則決於君子小人之用舍故於奏對復申言之蓋學有定見事有定理而措之於言者如此除武學博士待次乾道改元促就職既至以時相方主和議請監南嶽廟以歸三年差充樞密院編修官待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二

五

三

郎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今乃冒進謂之
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時上諭大臣欲獎用廉
退執政以先生爲言故有是命會有言虛名之士不
可用者以故再辭卽從其請至管武夷山冲佑觀五
年差權發遣南康軍事辭者四始之任先生自同安
歸奉祠家居幾二十年間關貧困不以屬心涵養充
積理明義精見之行事者益需然矣至郡懇惻愛民
如已慮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屬邑星子土瘠稅重
乞從蠲減章凡五六上歲值不雨講求荒政凡請於

朱子言行錄卷之二

六

朝言無不盡官物之檢放倚閣蠲減除豁帶納如秋
苗夏稅木炭月椿經總制錢之屬各視其色目爲之
條奏或至三四不得請不已并奏請截留綱運乞轉
運常平兩司撥錢米充軍糧備賑濟申嚴隣路斷港
遏糧之禁選官吏授以方畧俾視境內具知荒歉分
數戶口多寡蓄積虛實通商勸分多所全活其施設
次第人爭傳錄以爲法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
者凡數四郡濱大江舟楫岸者遇大風輒淪溺因葺
僦民築堤捍舟民脫於飢舟患亦息先生視民如傷

至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出是姦
強飲戢里閭安靖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
白鹿洞書院遺址奏復其舊又奏乞賜書院勅額及
高宗御書石經版本九經証疏等書者至再每休沐
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
石間竟日乃反又求栗里陶靖節居西澗劉屯田之
墓孝子熊仁瞻之閭旌顯之猶以不得悉行其志爲
恨明年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
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

朱子言行錄卷之二

七

立紀綱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爲苦正緣二稅之入朝
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稅之
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討軍實去
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惟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
軍實開廣屯田可以益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
今日將帥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厠役凡流所得差遣
爲費已是不費到軍之日惟望掊歛剝削以償債負
總餽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催
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輦載以輸權

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討軍實以紓民力必盡反前之所爲然後乃可革也授將印委利權一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請托之私而刻剝之風可革務求忠勇沉毅實經行陣之人則可以革輕授非才之獎而軍士畏愛莫闕以時寬名冗食者不得容於其間又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領屯田之事付以重權責以久任則可以漸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損州郡供軍之數軍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練州縣事力既紓然後可以禁其苛歛責其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矣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天下之紀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說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

安於私舊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耻者文武羣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竇清顯所惡則害行毀公肆排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將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壘承望其風吾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踴躍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畧能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入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修士字何自而復宗廟之尊耻又何時而可雪耶先生在任嘗用劄子奏事後因臺諫言用劄子非舊制遂奏乞罷黜又以致人戶逃移自劾者再以疾請奉祠者五將滿除江西提舉常平茶鹽事待次初廟堂議遣先生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故有是命詔

以修與荒政民無流殍除直秘閣凡三辭皆以前所
奉納粟人未推賞難以先被恩命會浙東大飢易提
舉浙東常平茶鹽事時民已艱食即日單車就道復
以直庫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且乞奏事之任納粟
嘗行遂受職召入對其一言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
旱盜賊畧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與義之廣
未及於地與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與刑
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幸免與君子有未用而小
人有未去與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直諫之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二

十

三

言罕聞而詔諛者衆與德義之風未著而汙賤者騁
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責人或已詳而反
躬有求至與夫必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
其二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將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
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廣求賢哲而姑取
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右私褻使令之賤
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
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已也則時聽外廷之論將以陰
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

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
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見有
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
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盡
心志其胥史狡獪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甘
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
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
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
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爲竊位固寵之計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二

十一

四

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濡耗蝕使陛下之
德業日累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
盜賊間作災異數見饑饉荐臻羣小相挺人人皆得
滿其所欲惟有陛下了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
弊其三言揀荒利害如州縣旱傷早行檢放從實蠲
減勸諭人戶賑糶務得其平納粟之人早行推賞所
納米數仍減其半乞發豐儲倉米三十餘萬石以備
濟糶州縣新舊官物並且任催紹興丁身等錢預行
蠲放及免米商力勝稅錢量立賞格官吏違慢者奏

幼昏病者別與差遣仍差選得替待闕宮廟持服官
員時暫管幹其四言水旱三分以上第五等戶免檢
並放五分以上第四等戶依此施行乞行著令及請
頒行社會條約於諸路其五言紹興私買乞議革其
弊其六言南康營乞蠲減星子租稅有司拒以對補
吝細鄙狹不達大體其七言白鹿書院請賜書額先
生所對奏劄凡七其一二皆自書以防宣洩又以南
康所上封事繕寫成冊用袋重封於關門投進後五
劄亦有非一時救荒之急者當倥偬不服給之際而
朱子言行錄卷之二
主
憂深慮遠從容整暇蓋急於拯民罄竭忠悃不敢有
所隱也先生所居之鄉每歲春秋之交豪戶閉難牟
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幾至挺變先生嘗帥鄉
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得安業至是乞推
行之白鹿書院事本不暇及前朝執政使人論以且
宜勿言先生因念主上未必有鄙薄儒生之意而大
臣先爲此言不可及對卒言之上委曲訪問悉從其
請先生初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
舟之米已輻湊復以入奏荒政數事推廣條上情

懇惻條目詳密日與僚屬寓公釣訪民隱至則寢食
分晷既定按行所部窮山長谷靡所不到雖存恤
所活不可勝計每出皆乘單車屏徒從所歷雖廣而
人不知郡縣官吏憚其風采倉惶警懼常若使者壓
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肅然而尤州賊盜捕
蝗興水利爲急大抵措畫悉如南康時而用心尤苦
初奏紹興和買之弊至是乞先與痛減歲額然後用
貫頭科紐惟恐直下戶受其弊則請參用高丁等第
均敷及減免下戶下錢以優之又乞免臺州丁錢至
朱子言行錄卷之二
主
於差役利害亦嘗條具數千言申省義役之法則乞
令均出義田罷去役首免排役次官差保正副長輪
收義田仍令上戶兼充戶長又乞取會福建下四州
見行產鹽法行於本路沿海四州又乞依處州見行
之法改諸郡酒坊爲萬戶於採荒之餘猶悉及他事
以爲經久之計先生猶以徒費大農數十萬緡無以
全活一道飢民自劾又以前後奏請多見抑却幸而
從者又率稽緩後時無益於事蝗旱相仍不勝憂憤
復奏言爲今日之計獨有斷自聖心沛然發號責躬

求言然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盡出內庫之銀以供大禮之費爲收糴之本詔戶部無得催理舊欠詔諸路漕臣遵依條限檢放稅租詔宰臣沙汰被災路分州軍監司守臣之無狀者遴選賢能責以荒政庶幾猶足以下結人心消其乘時作亂之慮不然臣恐所憂者不止於飢殍而在於盜賊蒙其害者不止於官吏而上及於國家也復上時宰書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爲阿諛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二

古

三

授先生先生以爲是蹊田而奪之牛辭不拜遂歸尋命兩易江東辭又辭職名且言唐仲友雖寢新命已具之獄竟釋不治則是所按不實難以復沾恩賞竝不許受職名再辭新任且乞奉祠言所劾賊吏黨與衆多竝當要路大者宰制幹旋於上小者馳騁經營於下若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至師友淵源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觚排爲臣之計惟有乞身就閑或可少紓患害時從臣有奉時相意上疏毀程氏之學以陰詆先生者故有是言十年差主管臺州崇道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二

五

三

胥吏竝不得注擬若縣獄則專委之令或不得人則無所不至亦望令縣丞或主簿同行推訊又言提刑司管催經總制錢起於宣和末年倉卒用兵權宜措畫其始亦但計其出納之實數而隨以取之及紹興經界民間投印違限契約所人倍於常歲自後遂以是年爲額而立爲比較之說甚至災傷檢放倚閣錢米已無所入而經總制錢獨不除州縣之煎熬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愁嘆何時而少息又言江西諸州科罰之弊至其末篇乃言陛下卽位二十有七年而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二

去

三

愛養生靈計力而未免歎息愁怨凡若此類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於路以正心誠意爲止所厭聞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學只有此四字豈可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二

去

三

君擬禮爲人臣子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任外臺耳目之寄章再上除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栗亦罷辭磨勘及職名不許轉朝奉郎未踰月再召時廟堂知上眷厚憚先生復入故爲兩罷之策上悟復召先生受職名辭召命以爲遷官進職皆爲許其閑退方竊難進易退之衷復爲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爲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又促召初先生入奏事迫於疾作嘗面奏以爲口陳之說有所未盡乞具封事以聞至是再辭遂併具封事投獻以進其畧

政無一不領於家宰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賞之濫貨賂之流問巷竊言蓋久已不勝其籍籍則陛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觀說卦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陳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命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竊聞之道路自王汴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旅而軍士顧乃未嘗得一溫飽是皆將帥巧爲名色奪取其糧肆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共爲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臺諫不得

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寮之選號爲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薄關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陪侍燕遊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唐之六典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學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嫖狎奇袤雜進之害宜討論前典置師傅賓客之官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出於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二

辛

三

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爲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論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寬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頗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熏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正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爲患之日久矣而浙中尤爲甚大率習爲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辭曲直爲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少拂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金萬鎰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爲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二

壬

三

脯醢以獎。安爲詩。文字相可。唱則唱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唱則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議衆排。指爲道學。而加以。齟齬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擠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尙復忍言之哉。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允文之爲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掛欠。朱子言行錄卷之二

空載簿籍。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以爲內帑之積。將以備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需。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內。帑歲入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有亡其日銷月耗。以奉燕私之費者。蓋不知其幾何矣。而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

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括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所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卽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爲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豈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畧之人。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

朱子言行錄卷之二
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爲將帥者。皆庸夫走卒。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勵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具文。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秉燭讀之。終篇。明日除主簿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時上已有倦勤之意。蓋將以爲燕翼之謀。先生嘗草奏疏言講學以正心修身。以齊家遠便嬖。以近忠

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姦擇師傅以輔
皇儲精選任以明體統振綱紀以厲風俗節財用以
固邦本修政事以攘 凡十事欲以爲新政之助
令此政有指道學爲邪氣者力辭新命除秘閣修撰
仍奉外祠遂不果上先生當孝宗朝陞對者三上封
事書三其初固以講學窮理爲出治之大原其後則
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復之義其初固以當世
急務一二爲言其後封事之上則心術宮禁時政風
俗披肝瀝膽極其忠鯁蓋所望於君父愈深而其言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二 雷 三

位再辭職名仍舊直寶文閣降詔獎諭除江東轉運
副使以疾辭者再單恩轉朝散郎賜緋衣銀魚改知
漳州又再以疾辭不許時光宗初政再被除命遂以
紹熙元年之任奏除屬縣無名之賦七百萬減總制
錢四百萬加意學校教誘諸生如南康時又以習俗
未知禮採古喪葬嫁娶之儀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說
以教子弟釋氏之教南方爲盛男女聚僧廬爲傳經
會女不嫁者私爲庵舍以居悉爲之禁俗大變郡有
故廸功郎高登忤秦檜貶死爲奏請昭雪褒其直會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二 雷 三

初政嘗辭前件職名已降褒詔從其請難以復受辭者再詔論擢之職以寵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再辭漳州經界竟罷遂以前言經界不行自劾三年再以病辭乞補滿宮觀從之又數月差知靜江府廣南西路經畧安撫辭四年又辭主管南京鴻慶宮未幾差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撫以辭遠就近不爲無嫌力辭五年再辭有旨長沙巨屏得賢爲重會洞發擾屬郡遂拜命赴鎮至則遣人論以禍福皆降之申教令嚴武備嚴吏抑豪民先生所至必興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二

美

三

學校明教化湖湘士子素知學日何公退則請質所疑先生爲之講說不倦四方之學者畢至又以南康漳州所申改正釋奠儀式爲請錄故死節五人爲之立廟孝宗升遐先生哀慟不能自勝又聞上以疾不能執喪中外洵益憂懼遂申省乞歸田里言天下國家所以長久安寧惟賴朝廷三綱五常之教建立修明於上然後守藩述職之臣有以稟承宣布於下所以內外相維小大順序雖有強猾姦尤無所逞志不然以一介書生置諸數千里軍民之上亦何所憑

恃而能服其衆哉又草封事極言父子天性不應以小嫌廢其倫言頗切直會今上即位不果上上在潛邸聞先生名每恨不得先生爲本宮講官至是首召泰事先生行且辭除煥章閣待制侍講辭不許又再辭且言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若使倖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博延儒臣專意講學蓋將求所以深得親權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綱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顧問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謬所繫非輕蓋先生在道聞南內朝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二

美

三

禮尙闕近習已有用事者故預有是言又不許遂奏乞且依元降指揮帶元官職奏事者再及入對首言乃者天運艱難國有大咎所謂天下之大變而不可以常理處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紹丕圖可謂處之以權而庶幾不失其正矣然自頃至今亦既三月或反不能無疑於逆順名實之際禍亂之本又已伏於冥冥之中竊爲陛下憂之尙猶有可護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嘗有求位之計今日未嘗忘思親之懷此則道心微妙之全體天理發用之本然所

以行權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誠卽是心而充之則所謂求仁得仁而無怨終身所然樂而忘天下者臣有以知陛下之不難矣借曰天命神畀不可無傳宗廟社稷不可無奉則轉禍爲福易安爲危亦豈可舍此而他求哉充吾未嘗求位之心則可以盡吾負罪引慝之誠充吾未嘗忘親之心則可以致吾溫凜定省之禮始終不越乎此而大倫正大本立矣次言爲學莫先於窮理窮理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又三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二

未

三

制言湖南歲計入少出多不可支吾乞裁減差到諸班員授歸正雜色補官員數邵州邊防全無措置以致征人侵犯乞移置寨柵增撥戍兵潭州城壁乞行計度修築既對面辭待制講不許翌日又辭待制職名乞改作說書差遣以爲未得進說而先受厚恩萬一異時未效涓埃而疾病不支遂竊侍從職名而去則臣死有餘罪上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大對之職勿復半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會趙彥逾按視孝宗山陵以爲土肉淺薄掘深五尺下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二

无

三

有水石旋改新穴比舊僅高尺餘孫逢吉覆按亦乞少寬月日別求吉兆有旨集議臺史憚之議遂中寢先生竟上議狀言壽皇聖德神功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當廣求術士博訪名山不宜偏信臺史罔上誤國之言固執紹興坐南向北之說委之水泉砂礫之中殘破浮淺之地不報覃恩轉朝請郎賜紫章服兼實錄院同修撰再辭不許拜命受詔進講大學先生以平日論著敷陳開析務積誠意以感上心遂奏乞除朝望旬休及過宮日分不以寒暑雙隻月日諸假故竝令蚤晚進講又乞置局看詳四方封事瑞慶節免稱賀皆從之復因有旨修葺舊東宮爲屋三數百間遂具四事奏言當上帝震怒災異數出畿甸百姓飢餓流離太上皇帝未獲進見壽皇因山未卜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熒然憂苦不宜大興土木以就安便壽康定省之禮所宜下詔自責頻日繼往顧乃逶迤舒緩無異尋常太上皇帝必以爲此待備禮而來其深閉固拒而不得見亦宜矣朝廷綱紀尤所當嚴上自人主下至百執各有職業不可相

侵今進退宰執移易臺諫皆出陛下之獨斷大臣不與謀給舍不及議正使其事悉當於理亦非爲治之體况中外傳聞皆謂左右或竊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盡允於公議乎此弊不革臣恐名爲獨斷而主威不免於下移欲以求治而不免於致亂末復申言禮官之下不宜偏聽臺史膠固繆妄之言墜其交結眩惑之計皆不報先生進講每及數次復以前所講之說其善所進冊子宮中常讀之今後更爲點來先生知上有意於學遂以劄子勉上進德其畧言願陛下日用之間語默動靜必求放心以爲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焉數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務畧如仁祖開天章閣故事延於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覆詢訪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又奏禮經勅令子爲父嫡孫子重爲祖父皆斬衰三年嫡子當爲父後不能襲位執喪則嫡孫繼統而代之執喪自漢文短喪歷代因之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二

三

三

天子遂無三年之喪爲父且然則嫡孫承重可知人紀廢壞三綱不明千有餘年莫能釐正壽皇聖帝至性自天孝誠內發易月之外猶執通喪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所宜著在方冊爲世法程問者遺誥初頒太上皇帝偶違康豫不能躬就喪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統則承重之服著在禮律所宜遵壽皇已行之法一時倉卒不及詳議遂用漆紗淺黃之服不惟上違禮律且使壽皇已行之禮舉而復墜臣竊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將來啟殯發引禮當復用初喪之服則其變除之節尙有可議欲望明詔禮官稽考禮律預行指定會孝宗祔廟議宗廟迭毀之次有請併祔禘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裕祭則正東向之位者有旨集議僖順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廟以祔祖爲四廟之首治平間議者以世數浸遠請遷僖祖於夾室未及數年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廟與穆契無異請復其舊詔從之時相雅不以熙寧復祀僖祖爲是先生獨難以口舌爭遂移疾上議狀條其不可者四以爲藏之夾室則是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二

三

三

以祖宗之主下藏於子孫之夾室至於祫祭設幄於夾室之前則亦不得謂之祫欲別立一廟則喪事既遠有毀無立欲藏之天興殿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議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時東向之故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廟威靈相與爭校強弱於冥冥之中并使四祖之神靈受擯徬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傷痛不能自己今但以太祖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於此必有所不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二

三

三

及爲劄子畫圖以進上然之且曰僖祖國家始祖高宗孝宗太上皇帝不曾遷今日豈敢輕議欲令先生於榻前撰數語以御批直罷其事先先生方慙內批之弊因言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寮集議既退復以上意諭廟堂而事竟不行經生學士知禮者皆是先生一時異議之徒忌其軋已權姦遂從而乘之上之立也丞相趙汝愚密與知閣門事韓侂胄謀之侂胄於太皇太后爲親屬因得通中外之言侂胄自謂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先生自長沙辭免待制侍講已微寓其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二

三

三

永州丞相既當大任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領以觀新政先生獨惕然以侂冑用事爲慮既屢爲上言又數以手書遣生徒密白丞相當以厚賞酬其勞勿使得預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紀綱防微杜漸謹不可忽之意丞相方謂其易制所倚以爲腹心謀事之人又皆持祿苟安無復遠慮丞相既逐而朝拜大權悉歸侂冑先生自念身雖閑退尙帶侍從職名不敢自黑遂草書萬言極言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其冤詞有痛切諸生更諫以策決之遇避之同人先生默然退取諫藁焚之自號遜翁以廟議不合乞收還職名又以疾乞休致不許先是吏部取會磨勘至是轉朝奉大夫又辭職名乞休致又以嘗妄議山陵自劾又言已罷講官不敢復帶侍從職名詔依舊秘閣修撰二年又言昨來疏封錫服封贈蔭補磨勘轉官皆爲已受從官恩數乞改正沈繼祖爲監察御史上章誣詆落職罷祠四年十二月以來歲年及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請六年三月甲子終于正寢十一月壬申葬建陽縣店石里之大林谷嘉泰二年除華文

閣待制與致仕恩澤傳伯壽故家子嘗執弟子禮恨不遇已先生辭次對除修撰也伯壽行詞有僞慢等語及先生沒伯壽守建寧又不以聞故復職之命猶生存也自先生去國侂冑勢益張鄙夫儉人迎合其意以學爲僞謂貪黷放肆乃人真情廉潔好禮者皆僞也科舉取士稍涉經訓者悉見排黜文章議論根於理義者竝行除毀六經語孟悉爲世之大禁稍胥賤隸頑鈍無耻之徒往往引用以至卿相繩趨尺步稍以儒名者無所容其身從遊之士特立不顧者屏

伏丘堅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師過門不入甚至變易衣冠狎遊市肆以自別其非黨先生日與諸生講學竹林精舍有勸以謝遣生徒者笑而不答先生既沒善類悉已排擠羣小之勢已成侂冑志氣驕溢遂至擅開邊釁幾危宗社而生靈塗炭矣開禧三年侂冑伏誅凶徒儉黨根株斥戮嘉定元年詔賜諡與遺表恩澤明年賜諡曰文又明年贈中大夫特贈實諡開直學士後以明堂恩累贈通議大夫先生平居倦倦無一念不在於國聞時政之闕失則戚然有不豫之

色語及因誘之未振則感慨以至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厲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俗以苟安故其與世動輒齟齬自筮任以至屬纊五十年間歷事四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道之難行也如此然紹道統立人極爲萬世宗師則不以用舍爲加損也自韋齋先生得中原文獻之傳問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蚤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源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先旣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京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士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計其是非延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羅先生學於龜山楊先生延平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二

美

三

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義理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旣爲之箴以自箴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心於齊莊靜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辯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相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二

美

三

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已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聖賢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已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初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探積厚於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諸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間居也未明而起深衣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二

美

三

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其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所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愆衷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闔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纖巨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禮哀戚備至飲食衰經各稱其情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二

美

三

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致其愛於鄉閭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酬郵問遺思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諸事業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

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燦然復明於論語孟子則深
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
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
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之傳注其關於天命
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域者既已極深研
幾探賸索隱發其旨趣而無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
詞未備亦必沉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
求至當而後已故章句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詞
順易知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反不若古文之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二 聖

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
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張門人祖述其學所
得有淺深所見有疎密先生既爲之區別以悉取其
所長至或識見小偏流於異端者亦必研窮剖析而
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先生以
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辨
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
爲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
德守虛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其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二 聖

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又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躬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復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畧古今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疴之去體一日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二

望

三

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搢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之傳流及海外至於夷虜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既沒學者傳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理義之感於人者深也繼往聖將微之緒敢前聖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之訛謬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天文地理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可爲世法是非

資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其理各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之事業者又如此秦漢以來迂謫曲學既皆不足以望其藩牆而近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闢域耶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先生疾且革手爲書囑其子在與門人范念德黃幹尤拳拳以勉學及修正遺書爲言翌旦門人侍疾者請教先生曰堅苦問溫公喪禮曰疎畧問儀禮頷之已而正坐整冠衣就枕而逝門人治喪者既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二

望

三

一以儀禮從事而訃告所至從遊之士與夫閭閻慕義者莫不相與爲位而聚哭焉禁錮雖嚴有所不避也嗚呼天又胡不憖遺以永斯道之傳而遽使後學失所依歸哉先生所著書有易本義啟蒙著卦考誤詩集傳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集註大檀圖通書西銘解楚詞集註辨證韓文考異所編次有語孟集義孟子指要中庸集畧孝經刊誤小學書通鑑綱目本朝名臣言行錄古今家祭禮近思錄河南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皆行於世先生著述雖多於語

孟子中庸大學尤所加意若大學論語則更定數回以
至重慶大學誠意一章乃其絕筆也其明道垂教奉
奉深切如此楚詞集註亦晚年所作其愛君憂國雖
老不忘通鑑綱目僅能成編每以未及修補爲恨又
嘗終次禮書用工尤苦竟亦未能脫藁所輯家禮世
多用之然其後亦多損益未暇更定平生爲文則季
子在類次之矣生徒問答則後學李道傳嘗寫輯錢
版未備也取劉氏追封碩人白水草堂先生之女草
堂印韋齋所囑以從學者也其卒也以乾道丁酉其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二

三

三

葬以祔穴按今人劉氏以淳熙三年丙申卒本年丁酉二月葬乾道間無丁酉疑誤子三
人長遜先十年卒次楚迪功郎監湖州德清縣戶部
新市犒賞酒庫後十年亦卒季在承議郎提舉兩浙
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女五人婿儒林郎靜江府臨桂
縣令劉學古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黃幹進士范
元祿仲季二人亦早卒孫男七人鉅銓鑑鐸鉅鉉鐸
鉅從政郎新差監行在雜買務雜賣場門銓從事郎
融州司法參軍鑑迪功郎新辟差充廣西經畧安撫
司准備差遣餘業進士孫女九人壻承議郎王管華

州雲臺觀趙師夏進士業新甫周巽亨鄭宗亮黃輅
從政郎紹興府會稽縣丞趙師若黃慶臣李公玉曾
孫男六人淵洽潛濟濬澄曾孫女七人先生歿有年
矣狀其行者未有所屬筆在以幹從學日久俾任其
責先生既不假是而著幹之識見淺陋言語卑弱又
不片後億萬一追思平日步趨聲歎則悲愴哽咽不
忍書亦不忍忘也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
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
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
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二

三

三

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
其微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孔孟之徒所
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而微言幾
絕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文湮塞之餘人心壅壞之
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踏駁尤甚先生出
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
昭晰呈露則據其言行又可畧與輒採同志之議數
述世係爵里出處言論與夫學問道德行業人所共
知者而又私竊以道統之著者終之以俟知德者考

焉謹狀

嘉定十四年正月

日門人奉議郎王晉堯州明

道宮黃幹狀

行狀之作非得已也懼先生之道不明而後世傳之者訛也追思平日之見聞參以敘述莫誅之文定爲草藁以諗同志反復詰難一言之善不敢不從然亦有衆之鄙意而不敢盡從者不可以無辨也有謂言貴含蓄不可太露文貴簡古不可太繁者夫工於爲文者固能使之隱而顯簡而明是非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二

吳

三

愚陋所能及也顧恐名曰含蓄而未免於晦昧名曰簡古而未免於艱澁反不若詳書其事之爲明白也又有謂年月不必盡記辭受不必盡書者先生之用舍去就實關世道之隆替後學之楷式年月必記所以著世變辭受必書所以明世教狀先生之行又豈可以常人比常體論哉又有謂告上之語失之太直記人之過失之太許者責難陳善事君之大義人主能容於前而臣子反欲隱於後先生敢陳於當世而學者反欲諱於將來乎人之

有過或具之得或見之章奏天下後世所共知

而欲沒之可乎又有謂奏疏之文紀述太繁申請

之事細數必錄似非行狀之體者古人得君行道

有言實可紀則奏疏可以不述先生進不得用於

世其所可見者特其言論之間乃其規模之素則

言中行豈有異耶事雖微細處得其道則人受其

利一失其道則人受其害先生理明義精故雖細

故區區條畫無不當於人心者則鉅與細亦豈有

異耶其可辨者如此則其尤淺陋者不必辨也至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二

吳

三

於流俗之論則又以爲前輩不必深抑異學不必力排稱述之辭似失之過者孔門諸賢至謂孔子賢於堯舜豈以抑堯舜爲嫌乎孟子闢楊墨而比之禽獸衛道豈可以不嚴乎夫子嘗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德者鮮矣甚矣聖賢之難知也知不知不足爲先生損益然使聖賢之道不明異端之說滋熾是則愚之所懼而不容於不辨也故嘗太息而爲之言曰是未可以口舌爭百年論定然後知愚言之爲可信遂書其語以俟後之君子幹謹書

文公之道又賴勉齋黃氏以傳其狀文公之行
更極精確俾後之覽者覺文公一生行爲宛然
如在目前故行狀之錄尤不可以已也後學舒
敬亭書

朱子文公傳道經世言行錄卷之二終

八四

朱子文公傳道經世言行錄卷之二

古徐後學

居士潭

道學淵源

見文公文集

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得孔子而傳自生民以來
有孔子而爲萬世道德之宗

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

魯襄公二十二年

冬十月庚子

孔子生

周建子十月即夏之八月今行夏敬王
時以八月二十七日申時孔子生

四十一年

魯襄公二十六年

夏四月十八日乙丑孔子卒

年七十三

今二月十八日忌辰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三

一

置

孔子名丘

字仲尼魯昌平鄉陬邑人仕魯爲大司

寇攝相事卒時魯哀公諫之曰尼父至唐太宗

貞觀二年升爲先聖元宗開元二十七年贈文

宣王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加封立聖文宣王

五年改爲至聖文宣王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加

封大成至聖文宣王明世宗嘉靖九年尊爲至

聖先師孔子

以師尊之同於君親不得而臣之意

孔子傳之顏子曾子

顏子名回

字子淵魯曲阜人唐太宗貞觀二年升

配享元宗開元二十七年贈充國公元文宗至
順元年加贈充國復聖公明世宗嘉靖九年改
稱復聖顏子

曾子名參字子與魯南武城人唐元宗開元二十
七年贈卿伯宋度宗咸淳三年封卿國公升配
享元文宗至順元年加贈卿國宗聖公明世宗
嘉靖九年改稱宗聖曾子

曾子傳之子思子

子思子名伋字子思孔子之孫宋徽宗崇寧元年

朱子言行錄卷之三

二

封沂水侯度宗咸淳三年封沂國公升配享元

文宗至順元年加贈沂國述聖公明世宗嘉靖

九年改稱述聖子思子

子思子傳之孟子

孟子名軻字子與鄒人宋神宗元豐八年封鄒國

公八年升配享元文宗至順元年加贈鄒國亞

聖公明世宗嘉靖九年改稱亞聖孟子

宋濂溪周子得孟子不傳之統

周子名惺字茂叔道州營道縣人宋真宗天禧

元年丁巳生以其舅龍圖學士鄭向蔭補分寧

簿有疑獄久不決惺至一訊立辨邑人驚以

爲神部使者薦之調南安司理參軍移桂陽令

治績尤著徙知南昌歷合州判官時趙抃行部

或譏口臨之甚威及通判虔州而抃復守虔因

熟視其所爲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今而

後始知周茂叔也神宗熙寧初爲廣東轉運判

官提點刑獄因病求知南康軍遂家廬山蓮花

峰下前有溪合於潞江乃取營道所居濂溪名

朱子言行錄卷之三

三

之世稱濂溪先生六年癸丑六月七日卒年五

十七得聖賢絕學發明微言爲有宋大儒

之冠宋寧宗賜諡元理宗淳祐元年追封汝南

伯從祀孔子元仁宗加封道國公

周子傳之二程子

程子名顥字伯淳河南洛陽人五世而上居中山

之博野宋仁宗明道元年壬申生嘉祐二年丁

酉舉進士調鄂及上元主簿因呂公著薦爲中

允監察御史裡行神宗素知其名數召見一日

從容訪報正午始趨出中人曰御史不知上

未食乎前後進說甚多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

勿輕視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為卿戒之安石議

更法令言者攻之甚力顯被旨赴中堂議事安

方怒顯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

聽安石為之槐屈出知扶擗除判武學究為論

新法不合罷歸哲宗立召用未行而卒時神宗

元豐八年乙丑六月十五日也是年三月哲宗

改元年五十四顯自十五六歲時與弟顯師事

朱子言行錄卷之三

周惇願顯倡明正學以真儒命世文彥博采衆論

題其墓曰明道先生寧宗嘉定十三年賜諡純

理宗淳祐元年追封河南伯從祀孔子元文宗

至順元年加封豫國公

程子名顯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宋仁宗明道二

年癸酉生年十四與兄顯同受學周惇願皇祐

二年年十八上書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

念乞召對不報神宗元豐間大臣屢薦不起哲

宗嗣位司馬光呂公著共疏其行誼曰竊見河

南處士程顯力學好古安貧守節言必忠信動

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真儒者之高蹈聖

世之逸民望擢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召為校

書郎及入對改崇政殿說書每進講色甚莊繼

以諷諫然以禮法自持蘇軾謂其不近人情遂

不合罷崇政殿說書出管勾西京國子監元祐

七年服除擬判蘇軾進曰顯入朝必不肯靜太

皇太后納之遂管勾崇福宮紹聖間以元祐

黨坐竄涪州徽宗立移陝州尋以赦復宣德郎

朱子言行錄卷之三

任便居住還洛崇寧二年言者希蔡京意論顯

學術頗僻素行誦誼乃毀顯出身文字其所著

書令監司嚴加覺察顯自是還居龍門之南止

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

也五年丙戌復宣義郎大觀元年丁亥九月庚

午卒於家年七十五世稱伊川先生高宗贈直

龍圖閣徽宗賜諡正理宗淳祐元年追封伊陽

伯從祀孔子元文宗元年加封洛國公

二程子傳之楊子

楊子名時字中立南劍州將樂人宋仁宗皇祐五

年癸巳十一月二十五日巳時生幼穎異潛心

經史神宗熙寧九年丙辰登進士值河南二程

講孔孟絕學時調官不赴以師禮見顯於穎昌

相得甚懽其歸也顯目送之曰吾道南矣顯卒

後又見顯於洛年已四十事顯愈恭一日值顯

暇坐時與游時侍立不敢去顯徑覺則門外雪

深一尺矣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歷知瀏陽餘

杭蕭山三縣皆有惠政轉荊州教授德望日重

朱子言行錄卷之三

六

四方之士千里從遊稱龜山先生曾有使高麗

者國王問龜山先生安在使回以聞徽宗召爲

著作郎面對陳時政甚切除通英殿說書進諫

議兼侍講金兵圍京城條陳戰守機宜甚悉

欽宗朝兼國子祭酒首請黜王安石從祀使邪

說淫辭不使學者爲之惑諫官馬時力主王氏

上疏時遂罷祭酒除徽猷閣直學士提舉崇

福宮高宗立擢工部侍郎繼除侍讀累丐外以

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已而從其請

致仕卒紹興五年乙卯四月二十四日年八十

三十二年加贈少師諡文靖明孝宗弘治八年

封將樂伯從祀孔子

楊子傳之羅子

羅子名從彥字仲素先世自豫章避難家劍浦後

徙沙縣宋神宗熙寧五年壬子生少從異儀受

業間同郡楊時得河南二程氏學慨然慕之及

時爲蕭山令遂徒步從學焉初見三日驚汗浹

背曰吾不至是幾虛過一生時亦驚察之曰惟

朱子言行錄卷之三

七

斯人可與言道一日與論易至乾九四爻時云

伊川說得甚善從彥即走洛見伊川問之既而

築室山中絕意仕進嘗承祖宗故事爲遵堯錄

靖康中擬獻閣下會國雖未果高宗紹興二年

壬子以特奏召授惠州博羅主簿五年乙卯卒

於官年六十四學者稱之曰豫章先生理宗淳

祐七年諡文質明萬曆四十二年從祀孔子

羅子傳之李子

李子名側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宋哲宗元祐八

年癸酉生少游鄉校有聲聞郡人羅從彦得河

洛之學於楊時之門制遂往學焉從之累年

得其所傳之蘊於是退而屏居山田結茅水竹

之前謝絕世故四十餘年筆瓢屢空怡然自適

朱與同為同門友雅敬重焉嘗與沙縣鄧迪

語及制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

曹所及松以為知言亟稱道之松子熹從制遊

執經門下者十年制晚年闕帥汪應辰來迎將

相與講所疑制往見之至福唐疾作遂卒於府

朱子言行錄卷之三

八

治之館舍時孝宗隆興元年癸未十月十三日

也年七十一世稱延平先生理宗淳祐七年賜

諡文靖元順帝至正二十八年追封越國公萬

曆四十二年從祀孔子

李子傳之朱子年譜

孔子生周東遷之庚戌文公生宋南渡之庚戌

孔子之門人父子皆賢則有曾參曾皙文公之

門人父子皆賢則有季通仲默孔子嘗望顏子

傳道之統文公已勉聖且卿傳道之責孔子集羣

聖之大成文公集諸儒之大成孔子卒年七十

三葬於九龍山後謂之孔林文公卒年七十一

葬於九峰山下曰為朱林孔子父今稱為崇聖

王文公父今稱為啟賢公孔子私淑之徒有孟

子與文公私淑之徒有真希元孔子之沐浴詔

稱東魯闕里文公之考亭坊表南園闕里信乎

若合符節豈但揆其道之一而已哉先聖後賢

一動一靜亦自無有不同者矣蔡松莊先生曰

夫子行在孝經志在春秋慷慨在毛詩文公行

朱子言行錄卷之三

九

在小學志在綱目慷慨在離騷云

孔子刪修六經定為萬世章程堯舜禹湯文

武周公之道賴之以傳第六經詞義深奧學

者多不得其解甚或不能以句宋大儒朱子

文公出復從而表章之正其句讀發其義蘊

而六經之旨始明白曉暢如日中天萬古為

昭至學府誦誦四子書漢唐諸儒莫不習而

聞之無人知為傳道經世之書也亦惟文公

細加訂正精釋詳註闡發無遺俾世學者先

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
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其微
妙而四子書遂與六經同爲萬世不刊之書
民生日用不離者也其有功於聖門尤甚大
信乎堯舜禹湯周孔顏曾思孟之道成由文
公以大明矣此道學淵源所由詳爲紀也後
學舒敬亭書

朱子文公傳道經世言行錄卷之三

古徐後學舒敬亭孝徵纂輯 男士運騰校

源溪周先生事實記

見文公文集

先生世家道州營道縣源溪之上姓周氏名惇實字
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惇願用舅氏龍圖閣學士
鄭公同太設洪州分寧縣主簿縣有獄久不決先
生至一訊立辨衆口交稱之部使者薦以爲南安
軍司理參軍移郴及桂陽令用薦者改大理寺丞
知沙州南昌縣事符書合州判官事通判虔州事
改永州權發遣邵州事熙寧初用趙清獻公呂正
獻公薦爲廣南東路轉運判官改提點刑獄公事
未幾而病亦會水齧其先墓遂求南康軍以歸既
葬上其印綬分司南京時趙公再尹成都復奏起
先生朝命及門而先生卒矣熙寧六年六月七日
也年五十有七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先生博學
力行間道甚早遇事剛果有古人風爲政精密嚴
恕務盡道理嘗作太極圖易說易通數十篇在南
安時年少不爲守所知洛人程公珦攝通守事視

其氣貌非常人。與諱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二子往受學焉。及爲郎故事。當舉代。每一遷授。輒以先生名聞在。郴時郡守李公初平知其賢。與之語而嘆曰。吾欲讀書。何如。先生曰。公老無及矣。某也。請得爲公言之。於是初平日聽先生語。二年果有得。而程公二子卽所謂河南二先生也。南安獄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欲深治之。達苛刻吏無敢相可否。先生獨力爭之不聽。則置手板歸。取告身委之而去。曰。如此尙可仕乎。殺人以媚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三

主

聖

人吾不爲也。達亦感悟。因得不死。在郴桂陽皆有治績。來南昌縣人。迎喜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更相告語。莫違教命。蓋不惟以抵罪爲憂。實以汙善政爲恥也。在合州事。不經先生手。吏不敢決。苟下之民。不肯從。蜀之賢人君子皆喜稱之。趙公時爲使者。人或譏先生趙公臨之甚威。而先生處之超然。然趙公疑終不釋。及守虔先生適佐州事。趙公熟視其所爲。乃寤。執其手曰。幾失君矣。今日乃知周茂叔也。於邵州新學校以教

其人及使嶺表。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者。必緩視徐按。務以洗冤澤物爲己任。施設措置。未及盡其所爲。而病以歸矣。自少信古好義。以名節自砥礪。奉已甚約。俸祿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李初平卒。子勿護其喪歸葬之。又往來經紀其家。終始不懈。及分司而歸。妻子餐粥或不給。而亦曠然不以爲意也。襟懷飄灑。雅有高趣。尤樂佳山水。遇適意處。或徜徉終日。廬山之麓。有溪焉。發源於蓮華峯下。潔清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三

主

紺寒下。合於湓江。先生濯纓而樂之。因寓以濂溪之號。而築書堂於其上。豫章黃太史庭堅詩而序之。曰。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知德者亦深。有取其言云。淳熙六年六月乙巳。後學朱熹謹記。

朱子文公傳道經世言行錄卷之三

吉後學劉敬孝纂輯 男士渾勝校

明道先生行狀 見二程文集

曾祖希振任尚書虞部員外郎妣高密縣君崔氏
祖適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妣孝感縣太君
張氏長安縣太君張氏父珣見任太中大夫致母
壽安縣君侯氏先生名顥字伯淳姓程氏其先曰
喬伯爲周大司馬封於程後遂以爲氏先生五世
而上居中山之博野高祖贈太子少師諱羽太宗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三 七

朝以輔翊功顯賜第於京師居再世曾祖而下葬
河南今爲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異於常見
未能言叔祖母任氏太君抱之行不覺釵墜後數
日方求之先生以手指示隨其所指而往果得釵
人皆驚異數歲誦詩書強記過人十歲能爲詩賦
十二三時羣居庠序中如老成人見者無不愛重
故戶部侍郎彭公思永謝客到學舍一見異之許
妻以女踰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令以
其年少未知之民有借其兄宅以居者發地中藏

錢見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今日此無證佐何以決
之先生曰此易辨爾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何
時矣曰四十年矣彼借宅居幾何時矣曰二十年
矣卽遣吏取錢十千視之謂借宅者曰今官所儲
錢不五六年卽遍天下此錢皆爾未藏前數十年
所儲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南山僧舍有石佛
歲傳其首放光遠近聚觀晝夜雜處爲政者畏其
神莫敢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歲現
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見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三 七

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府境水害食
幸與役諸邑率皆狼狽惟先生所部飲食茶舍無
不安便時盛暑泄痢大行死囚甚衆獨鄠人無死
者所至治役人不勞而事集嘗謂人曰吾之董役
乃治軍法也當路者欲薦之多問所欲先生曰薦
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再期以避親罷再
調江寧府上元縣主簿田稅不均比他邑尤甚蓋
近府美田爲貴家富室以厚價薄其稅而買之小
民苟一時之利久則不勝其弊先生爲令盡法民

不知擾而一邑大均其始富者不便多爲浮論欲
搖止其事旣而無一人敢不服者後諸路行均稅
法邑官不足益以他官經歲歷時文案山積而尙
有訴不均者計其力比上元不啻千百矣會令罷
去先生攝邑事上元刺邑訴訟日不下二百爲政
者疲於省覽奚暇及治道先生處之有方不閱月
民訟遂簡江南稻田賴陂塘以溉盛夏塘隄大決
計非千夫不可塞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司然後
計功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比如是苗稿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三

七

久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
歲則大熟江寧當水運之衝舟卒病者則留之爲
營以處曰小營子歲不下數百人至者輒死先生
察其由蓋旣留然後請於府給券乃得食比有司
文具則困於饑已數日矣先生白漕司給米貯營
中至者與之食自是生全者大半先生常云一命
之士苟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仁宗登遐遺制
官吏成服三日而除三日之朝府尹率羣官將釋
服先生進曰三日除服遺詔所命其敢違也請盡

今日若朝而除之所服止二日爾尹怒不從先生
曰公自除之其非至夜不敢釋也一府相視無敢
除者茅山有龍池其龍如蜴蜥而五色祥符中中
使取二龍至中途中使奏一龍飛空而去自昔嚴
奉以爲神物先生嘗捕而脯之使人不惑其始至
邑見人持竿道旁以粘飛鳥取其竿折之使勿爲
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粘竿鄉
民子弟不敢畜禽鳥不嚴而令行大率如此再著
就移澤州晉城令澤人淳厚尤服先生教命民以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三

七

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
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
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
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
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而與之語兒童
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俗始甚
野不知爲學先生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
纔十餘年而服儒服者蓋數百人矣鄉民爲社會
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邑幾萬室三年

之間無強盜及鬪死者秩滿代者且至更夜叩門稱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之果然家人驚異問何以知之曰吾常疑此人惡少之弗革者也河東財賦窘迫官所科買歲爲民患雖至賤之物至官取之則其價翔踴多者至數十倍先生常度所需使富家預儲定其價而出之富室不失倍息而鄉民所費比常歲十不過二三民稅常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先生擇富民之可任者預使購粟邊郡所費大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三

六

達廢識者恨之先生爲令視民如子欲辦事者或不持牒徑至庭下陳其所以先生從容告語諄諄不倦在邑三年百姓愛之如父母去之日哭聲振野川薦者改著作佐郎諱以御史中丞呂公著薦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先生名召對之日從容咨訪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每將退必曰類求對來欲常相見爾一日論議甚久日官報午正先生遽求退庭中中人相謂曰御史不知上未食邪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三

九

求賢育材爲先先生不飾辭辨獨以誠意感動人王神宗嘗使推擇人才先生所薦者數十人而以父表弟張載暨弟頤爲首所上章疏子孫不得窺其藁嘗言人王當防未萌之欲神宗俯身拱手曰當爲卿戒之及因論人才曰陛下奈何輕天下士神宗曰朕何敢如是言之至於再三時王荆公安石日益信用先生每進見必爲神宗陳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嘗及功利神宗始疑其迂而禮貌不衰嘗極陳治道神宗曰此堯舜之事朕何敢當

先生愀然曰陛下此言非天下之福也荆公浸行其說先生意多不合事出必論列數月之間章數十上尤極論者韓臣不同心小臣與大計公論不行言苗取息賣祠部縣差提舉官多非其人及不經其政京東轉運司利民希寵不加黜責與利之臣日趨尚德之風浸衰等十餘事荆公與先生雖道不同而嘗謂先生忠信先生每與論事心平氣和荆公多爲之動而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勝由是與言者爲敵矣先生言旣不行懇求外補神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三

三

宗猶重其去上章及面請至十數不許遂闔門待罪神宗將黜諸言者命執政除先生監司差權發遣京西路提點刑獄復上章曰臣言是願行之如其妄言當賜顯責請罪而獲遷刑賞混矣累請得罷既而神宗手批暴白同列之罪獨於先生無責改差簽書鎮寧軍節度判官事爲守者嚴刻多忌通判而下莫敢與辯事始意先生嘗任臺憲必不盡力職事而又慮其慢已旣而先生事之甚恭雖筭庫細務無不盡心事小未安必與之辨遂無不

從者相與甚歡屢平反重獄得不死者前後益十數河清卒於法不能役時中人程昉爲都水丞估勞費視州郡欲盡取諸埽兵治二股河先生以法里之昉請於朝命以八百人與之天方大寒昉肆其虐用衆逃而歸州官晨集城門吏報河清兵潰歸將入城衆官相視畏昉欲弗納先生曰此逃死自歸弗納必爲亂昉有言某自當之卽親往開門撫諭約歸休三日復役衆歡呼而人具以事上聞得不復遣後昉奏事過州見先生言甘而氣懽旣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三

三

而揚言於衆曰涇卒之潰乃程中允誘之吾必訴於上前同列以告先生笑曰彼方憚我何能爾也果不敢言會曹邴埽決時先生方救護小吳相去百里州帥劉公渙以事急告先生一夜馳至帥俟於河橋先生謂帥曰曹邴河決京城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請盡以廩兵見付事或不集公當親率禁兵以繼之帥義烈士遂以本鎮印授先生曰君自用之先生得印不暇入城省親徑走決隄諭士卒曰朝廷養爾輩正爲緩急爾爾知曹邴

決則注京城乎吾與爾曹以身捍之衆皆感激白
劾論者皆以爲勢不可塞徒勞人爾先生命善泗
者皆細繩以渡决口水方奔注達者百一卒能引
大索以濟衆兩岸並進晝夜不息數日而合其將
合也有大木自中流而下先生顧謂衆曰得彼巨
木橫流入口吾事濟矣語纔已木遂橫衆以爲至
誠所致其後曹邨之下復决遂久不塞數路困擾
大爲朝廷憂人以爲使先生在職安有是也郊祀
常思先生曰吾罪滌矣可以去矣遂求監局以便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三

三

親養得罷歸自是醜正者競揚避新法之說歲餘
得監西京洛河竹木務薦者言其未嘗敘年勞丐
遷秩特改大常丞神宗猶念先生會修三經義嘗
語執政曰程某可用執政不對又嘗有登對者自
洛至問曰程某在彼否連言佳士其後慧見翼軫
間詔求直言先生應詔論朝政極切還朝執政屢
進擬神宗皆不許既而手批與府界知縣差知扶
溝縣事先生擬執政復求監當執政諭以上意不
可收也數月右府同薦除判武學新進者言其新

法之初首爲異論罷復舊任先生爲治專尙寬厚
以致化爲先雖若甚迂而民實風動扶溝素多盜
雖樂茂強盜不減十餘發先生在官無強盜者幾
一年廣濟蔡河出縣境潁河不逞之民不復治生
業專以鴈取舟人物爲事茂必焚舟十數以立威
先生始至捕得一人使引其類得數十人不根治
舊惡分地而處之使以挽舟爲業且察爲惡者自
是邑境無焚舟之患畿邑田稅重朝廷歲嘗蠲除
以爲惠澤然而良善之民悍督責而先輸逋負者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三

三

除者皆頑民也先生爲約前科獲免者今必如期
而足於是惠澤始均司農建言天下輸役錢達戶
四等而畿內獨止第三請亦及第四先生力陳不
可司農奏其議謂必獲罪而神宗是之畿邑皆得
免先生爲政常權穀價不使至甚貴甚賤會大旱
麥苗皆枯先生教人掘井以溉一井不過數工而
所灌數畝因境賴焉水災民饑先生請發粟貸之
鄰邑亦請司農怒遣使閱實使至鄰邑而令遽自
陳數且登無貸可也使至謂先生盡亦自陳先生

不肖使者遂言不當貸先生力言民饑請貸不已遂得穀六千石饑者用濟而司農益怒視貸籍戶同等而所貸不等徵縣杖主吏先生言濟饑當以口之衆寡不當以戶之高下且令實爲之非吏罪乃得已內侍都知王中正巡閱保甲權寵至盛所至凌慢縣官諸邑供帳競務華鮮以悅奉之主吏以請先生曰吾邑貧安能倣他邑且取於民法所禁也令有故青帳可用之先生在邑歲餘中正往來境上卒不入鄰邑有冤訴府願得先生決之者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三

書

書

前後五六有犯小盜者先生謂曰汝能改行吾薄汝罪盜叩首願自新後數月復穿窬捕吏及門盜告其妻曰我與大丞約不復爲盜今何面目見之耶遂自經官制改除奉議郎朝廷遣官括牧地民田嘗沒者千頃往往持累世契券以自明皆弗用諸邑已定而扶溝民獨不服遂有朝旨改稅作租不復加益反聽賣易如私田民既倦於追呼又得不加賦乃皆服先生以爲不可括地官至謂先生曰民願服而君不許何也先生曰民徒知今日不

加賦而不知後日增租奪田則失業無以生矣固爲言仁厚之道其人感動謝曰寧受責不敢違公遂去之他邑不踰月先生罷去其人復至謂攝令言曰臣奉議去矣爾復何恃而敢稽違朝旨督責甚急數日而事集鄰邑民犯盜繫縣獄而逸既又遇赦先生坐是以特旨罷邑人知先生且罷詣府及司農丐留者十數去之日不使人知老穉數百追及境上攀挽號泣遣之不去以親老求近鄉監局得監汝州酒稅今上嗣位覃恩改承議郎先生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三

書

書

雖小官賢士大夫視其進退以卜興衰聖政方新賢德登進先生特爲時望所屬召爲宗正寺丞未行以疾終元豐八年六月十五日也享年五十有四士大夫識與不識莫不哀傷爲朝廷生民恨惜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陽春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胸懷洞然微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

朱子言行錄卷之三

美

舊

容先生行已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於己不欲勿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典起斯文爲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其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而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

朱子言行錄卷之三

美

舊

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猶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得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門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間風者誠服觀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願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雖當倉卒不動聲色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先生所爲綢繆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不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彭夫人封仁和縣君嚴正有禮事舅以孝稱善

睦其族先一年卒一有子一有三曰端諱蔡州汝陽縣主簿曰端本治進士業一有女一有三適假承務郎朱純之下以今年十月乙酉葬於伊州先塋謹書家世行業及歷官行事之大概以求誌於作者謹狀元豐八年八月 日第頤狀

朱子文公傳道經世言行錄卷之三終

朱子言行錄卷之三

天

真

朱子文公傳道經世言行錄卷之四

嘉祐後學高孝廉纂輯 男士渾騰校

伊川先生年譜 見文公文集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

明道生於明道元年壬申

伊川生於明道二年癸酉

幼有高識非禮不動

見壽年十四

五與頤同受學於春陵周茂叔先生

見哲宗祫宗實錄

皇祐二年先生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爲

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召

對面陳所學不報間遊太學時海陵胡翼之先

朱子言行錄卷之四

天

真

生方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

先生所試大驚卽延見處以學職

見文曰希哲

原明與先生鄉齋首以師禮事焉旣而四方之

士從遊者日益衆

見呂氏家訓舉進士

嘉祐四年己亥廷試罷罷遂不復試太中公屢當得

任子恩輒推與族人

見治平錄

治平熙寧間近臣

屢薦自以爲學不足不願仕也

見文○又按呂

中公家傳云公判太學命衆博士卽先生之居

敦請爲太學正先生固辭公卽命駕過之又雍

記治平二年九月公知蔡州將行言曰伏見南
省進士程頤年三十有四特立之操出羣之姿
嘉祐四年已與殿試自後絕意進取往來太學
諸生頃以爲師臣方領國子監親往敦請卒
不能屈臣嘗與之語洞明經術通古今治亂之
要實有經世濟物之才非同迂士曲儒徒有偏
長使在朝廷必爲國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明
道行狀云神宗嘗使推擇人材先生擇人材薦
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爲弟頤爲稱首

朱子言行錄

卷之四

三

三

元豐八年乙丑哲宗嗣位門下侍郎司馬公光尙書
左丞呂公著及西京留守韓公絳上其行義
於朝見哲宗藏○按溫公集與呂中公同薦劄
子曰臣等竊見河南處士程頤力學好古安貧
守節言必忠信動遵禮義年踰五十不求仕進
直儒者之高路聖世之逸民伏望特加召命擢
以不次足以矜式士類裨益風化又按胡文定
公文集云是時諫官朱光庭又言頤道德純備
學問淵博材資勁正有中立不倚之風識慮明

徹至知幾其神之妙言行相顧而無擇仁義在
躬而不矜若用斯人俾當勸講必能輔養聖德
啟道天聰一正君心爲天下福又謂頤究先正
之蘊達當世之務乃天民之先覺聖代之真儒
俾之日侍經筵足以發揚聖訓兼掌學教足以
丕變斯文又祖宗時起陳搏仲放高風素節聞
於天下揆頤之賢搏放未必能過之頤之道則
有搏放所不及知者觀其所學真得聖人之傳
致思力行非一日之積有經天緯地之才制禮

朱子言行錄

卷之四

三

三

作樂之具乞訪問其至正論所以平治天下之
道又謂頤以言乎道則貫徹三才而無一毫之
爲間以言乎德則并包衆美而無一善之或遺
以言乎學則博通古今而無一物之不知以言
乎才則開物成務而無一理之不聰人以聖人
之道至此而傳況當天子進學之初若俾真儒
得專經席豈不盛哉

十一月丁巳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
見實錄先生再辭等召赴闕

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王巖叟奏云伏見程頤學
極聖人之精微行全君子之純粹早與其兄顯
以德名顯於時陛下復起頤而用之頤趨召
以求帝召問下四方後又莫不趨首鄉風以觀
朝廷所以待之者如何處之者當否而將議焉
則陛下此舉繫天下之心臣願陛下加所待之
之禮擇所以處之之方面使高賢得爲陛下盡
其用則所得不獨頤一人而已四海潛光隱德
之士皆將相招而爲朝廷出矣

朱子言行錄卷之四

三

三

除宣德郎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
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王
巖叟奏云臣伏聞聖恩特除程頤京官仍與校
書郎是以見陛下優禮高賢而使天下之人歸
心於盛德也然臣區區之誠尙有以爲陛下言
者願陛下下一召見之試以一言問爲國之要陛
下至明遂可自觀其人臣以願抱道養德之日
久而潛神積慮之功深靜而聞天下之義理者
多必有嘉言以新聖德此臣所以區區而進頤

然非爲頤也欲戒陛下之美耳陛下見而後
命之以官則頤當之得無愧陛下與之而不悔
授受之間兩得之矣於是召對太皇太后面
諭以爲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
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當於春秋
輔養爲急宜選賢德以備講官因使陪侍宿直
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上
左右內侍之人皆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
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仍置經筵祇應內臣
十人使伺上在宮中動息以語講官其或小有
違失得以隨事規諫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
人主尊儒重道之心寅畏祇懼之德而曰若言
可行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劉子三
○又按劉忠肅公文集有章疏論先生辭卑居
尊未被命而先論事爲非是蓋不知先生出處
語默之際其義固已精矣

朱子言行錄卷之四

三

三

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見實錄先生再
辭而後受命四月例以暑熱罷講先生奏言輔

導少主不宜疎略如此乞令講官以六三日上

殿問起居因得從容納誨以輔上德見文

五月至同孫覺顧臨及國子監長貳看詳國子監

條制見實錄先生所定大槩以爲學校禮義相先

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敦養之道請改試爲課

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

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

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

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數十條見文○舊實

朱子言行錄卷之四

書

書

錄云禮部尙書胡宗愈謂先帝聚士以學教人

以經三舍科條固已精密宜一切仍舊因是深

詆先王謂不宜使在朝廷

六月上疏太皇太后言今日至大至急爲宗社生

靈長久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輔養之道非徒

涉書史覽古今而已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

以涵養薰陶成就聖德今更日一講解釋數行

爲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不接儒臣

殆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請俟初秋卽令講官

以爲是也

二年又上疏論延和講讀垂簾事且乞時召講官

簾前問上進學次第又奏邇英暑熱乞就崇

政延和殿或他寬涼處講讀給事中顧臨以殿

上講讀爲不可有旨修展邇英閣先生復上疏

以爲修展邇英則臣所請遂矣然祖宗以來並

是殿上坐講自仁宗始就邇英而講官立侍蓋

從一時之便耳非若臨之意也今臨之意不過

以尊君爲說而不知尊君之道若以其言爲是

朱子言行錄卷之四

書

書

則誤主上知見臣職當輔導不得不辨先生在

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

動上意見文而其爲說常於文義之外反復推

明歸之人王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

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爲說及講既

畢文義乃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

賤人主崇高奉養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

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

魯國之靈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

之監乎問者嘆服見胡氏論語詳說而哲宗亦嘗首肯

之見文不知者或謂其委曲已甚先生曰不於

此盡心竭力而於何所乎上或服藥卽日就醫

官問起居見諸錄然人侍之際容貌極莊時文潞

公以太師平章軍事或侍立終日不懈上雖喻

以少休不去也人或問先生曰君之嚴視潞

公之之恭孰爲得失先生曰潞公四朝大臣事

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職輔導亦不敢不自

重也見鄧氏嘗聞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

朱子言行錄卷之四

美

真

蟻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爾先生

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見諸錄

一日講罷未退上或起憑檻戲折柳枝先生進

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上不悅見馮承卿

議語錄且云溫公聞之所講書有容字中人以

亦不悅或云恐無此事先生講罷進言曰人

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也先生講罷進言曰人

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

爾此皆近習輩養成之不可以不戒請自今舊

名皆勿復避見諸錄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

冬至表賀先生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

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開樂置宴先生又泰

請罷宴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

特設宴是喜之也見文集嘗聞後苑以金製水桶

問之曰崇慶宮物也先生曰若上所御則吾不

敢不諫在職累月不言祿吏亦弗致旣而諸公

知之傳戶部特給焉又不爲妻求邑封或問之

先生曰某起於草萊三辭不獲而後受命今日

乃爲妻求封乎見諸錄經筵承受張茂則嘗招諸

朱子言行錄卷之四

壽

真

講官啜茶觀畫先生曰吾生平不啜茶亦不識

畫竟不往見龜山語錄文潞公嘗與呂范諸公

入侍經筵聞先生講說退相與嘆曰真侍講也

一時人士歸其門者甚盛而先生亦以天下自

任論議褒貶無所顧避由是同朝之士有以文

章名世者疾之如讐與其黨類巧爲謗詆見龜山語錄

及先生之子端中所撰集字○又按侍御史呂

陶言明堂降赦臣寮稱賀訖而兩省官欲往奠

司馬光是時程頤言日子於是日哭則不歡豈

朱子言行錄卷之四

表

美

可賀赦才了却往弔喪坐客有難之曰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言歌則不哭今已賀赦了却往弔喪於禮無害蘇軾遂以鄙語戲程頤衆皆大笑結怨之端蓋自此始又語錄云國忌行香伊川令供素饌子瞻詰之曰正叔不好佛胡爲食素先生曰禮居喪不飲酒不食肉忌日喪之餘也子瞻令具肉食曰爲劉氏者左袒於是范醇夫輩食素秦黃輩食肉又鮮于綽傳信錄云舊例行香齋筵兩制以上及臺諫官破蔬饌然

朱子言行錄卷之四

美

言

劉諫議盡言集亦有異論劉非蘇黨蓋不相知耳
一日赴講會上瘡疹不坐已累日先生退詣宰臣問上不御殿知否曰不知先生曰二聖臨朝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且人主有疾而大臣不知可乎翌日宰臣以先生言奏請問疾由是大臣亦多不悅而諫議大夫孔文仲因奏先生汗下檢巧素無鄉行經筵陳說僭橫忘分遍謁貴臣歷造臺諫騰口間亂以償恩讐致市井目爲
五鬼之魁請放還田里以示典刑見舊實錄又文仲傳載呂申公之言曰文仲爲蘇軾所誘習論事皆用軾意又呂申公家傳亦載其與呂大防劉摯王存同駁文仲所論朱光庭事語甚激烈且云文仲本以仇直稱然蠢不曉事爲浮薄輩所使以害忠良晚乃自知爲小人所給憤鬱嘔血而死按舊錄固多妄然此類不爲無據新錄皆刪之失其實矣又范太史家傳云元祐九年奏曰臣伏見元祐之初陛下召程頤對便殿自

布衣除崇政殿說書天下之士皆謂得人實爲
稀闕之美事而纔及歲餘卽以人言罷之頤之
經術行誼天下共知司馬光呂公著皆與頤相
知二十餘年然後舉之此二人者非爲欺罔以
誤聖聰也頤在經筵切於皇帝陛下進學故其
講說語常繁多草茅之人一旦入朝與人相接
不爲關防未習朝廷事體而言者謂頤大倖大
邪貪黷請求奔走交結又謂欲以故舊傾大臣
以意氣役諫臺其言皆誣罔非實也蓋當時臺

諫官王巖叟朱光庭賈易皆素推服頤之經行
故不知者指爲頤黨陛下慎經筵之官如頤之
賢乃足以輔導聖學至如臣輩叨備講職實非
敢望頤也臣久欲爲頤一言懷之累年猶豫不
果使願受誣罔之謗於公正之朝臣每思之不
無愧也今臣已乞去職若復召頤勸講必有補
聖明臣雖終老在外無憾矣

八月差管勾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就職再上奏乞
歸田里曰臣本布衣因說書得朝官今以罪罷

則所受官不當得三年又請皆不報乃乞致仕
至再又不報

五年正月丁太中公憂去官

七年服除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王公繫年錄
云元祐七年三月四日延和奏事三省進呈程
頤服除欲與館職判檢院簾中以其不靖今只
與西監遂除直秘閣判西京國子監初頤在經
筵歸其門者甚盛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
遂有洛黨蜀黨之論二黨道不同互相非毀頤

竟爲蜀黨所擠今又適軾弟轍執政財進稟便
云但恐不肯靖簾中入其說故頤不復得召
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見文而監察御史
董敦逸奏以爲有怨望輕躁語

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宮見舊錄未拜以疾等醫

九年即紹聖元年哲宗初親政中秘閣西監之命先生再
辭不就見文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

紹聖四年十一月送涪州編管見實錄門人謝良佐曰
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爾

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

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見語錄

元符二年正月易傳成而序之

三年正月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以放復宣德郎任

便居住制見前還洛○記善錄云先生歸自治

州氣貌容色髭髮皆勝平昔

十月復通直郎權西京國子監先生既受命即謁

告欲遷延為等醫計既而就職門人尹焞深疑

之先生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如是則何以

朱子言行錄卷之四

聖

量

仰承德意然吾之不能仕蓋已決矣受一月之

俸焉然唯吾所欲爾見文集○又劉忠肅公

家私記云此除乃李邦直范奠叟之意

建中靖國二年即崇寧元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此

未嘗致仕而云依舊致仕疑西

崇寧二年四月言者論其本因姦黨論薦得官雖嘗

明正罪罰而敘復過優已追所獲官又云今復

著書非毀朝政於是有所追毀出身以來文字

其所著書監司覺察錄二卷范致遠言程某以邪

釋為之羽翼事下河南府體究盡遂學徒復隸黨籍先生於是遷居龍門

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

及吾門也見語錄

五年復宣義郎致仕見實錄時易傳成書已久學者莫

得傳授或以為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觀

有少進耳其後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尹焞

曰先生踐履盡易其作傳只是因而寫成熟讀

玩味即可見矣又云先生平生用意惟在易傳

求先生之學者觀此足矣語錄之類出於學者

朱子言行錄卷之四

聖

量

所記所見有淺深故記有工拙蓋未能無失也

見語錄

大觀元年九月庚午卒於家年七十有五見實錄於疾

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今日要用先生

力疾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癡門而

先生歿見語錄一作門人郭忠孝尹子曰非也

不致初明道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尊嚴師道

者吾弟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子

不得讓焉見語錄○侯仲良曰朱公接見明道於

汝州踰月而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
月游定夫楊中立來見伊川一日先生坐而取
日二子侍立不敢去久之先生乃顧曰二子猶
如此乎日某矣始就舍二子者退則門外雪深
尺餘矣其嚴厲如此晚年接學者乃更平易蓋
其學已到至處但於聖人氣象差少從容爾明
道則已從容惜其蚤死不及用也使及用於元
祐間則不更有今日事矣

先生既沒昔之門人高第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

朱子言行錄卷之四

聖

聖

其德美者然先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
生之行我之道蓋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
之於此文可也見集序○尹焞曰先生之學本於
至誠其爲言動事爲之間處中有常疏通簡易
不爲矯異不爲狷介寬猛合宜莊重有體或說
旬旬以弔喪誦孝經以追薦皆無是事示雖綢
素冠襟必整食雖簡儉蔬飯必潔太中年老左
右致養無違以家事自任悉力營辦細事必親
贍給內外親族八十餘口又曰先生於書無所

朱子言行錄卷之四

聖

聖

不讀於事無所不能謝良佐曰伊川才大以之
處小事必不動聲色指顧而集矣或曰人謂伊
川守正則盡變通不足子之言若是何也謝子
曰陝右錢以鐵舊矣有議更以銅者已而會所
鑄子不踰母謂無利也遂止伊川先生聞之曰
此乃國家之大利也利多費少私鑄者衆費多
利少盜鑄者息民不敢盜鑄則權歸公上非國
家之大利乎又有議增解鹽之直者伊川曰價
不則鹽易洩人人得食無積而不售者歲必入
倍矣增價則反是已而果然司馬溫公既相薦
伊川而起之伊川曰將累人矣使韓富當國時
吾猶可以有行也及溫公大變熙豐復祖宗之
舊伊川曰役法常討論未可輕改也公不然之
既改數年紛紛不能定由是觀之亦可以見其
梗概矣

濂溪周子建圖立說以發先聖未發之蘊河
南二程子遊於其門手指口授心解神會歸
益暢達其旨趣所言吟風弄月以歸者其明

朱子言行錄卷之四

吳

言

証也而義文周孔心傳久愈顯昌者其不以
此乎其性道仁敬等義漢唐諸儒各有講說
人自爲解家自爲傳紛紜雜劇訖無定論周
程諸賢出性道仁敬等義始有的解較如列
星繁著穹壤然道難明易晦周程之沒未久
海內已失其傳無極太極之說史氏不明其
義妄有增易其他遺文或得諸傳聞之謬其
且雜以釋老之談而周程精義反晦蝕不傳
亦惟我文公造道高深識慮精密其於周程
遺書謬誤者釐正之粹精者開發之如太極
圖說通書西銘易傳等書均有訓釋傳註而
性道仁敬等義更折羣言衷於至當學者始
知所從事特爲入道之門夫文公平生著述
壹皆根本於周程諸賢之說而又以集周程
諸賢之大成者也總之斯道之傳孔子而後
無周程不得周程而後無文公尤不得此余
於周子事實二程子行狀年譜必與文公年
譜合刻之意也夫後學舒敬亭書

朱子文公傳道經世言行錄卷之四

古徐後街敬亭書徵恭輯 吳士海膠校

道體

節錄近思錄此文公近思錄江
都朱顯祖雪鴻先生之所輯也

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
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爲天地之理雖有
人之形貌而亦不知所以爲人之理矣
道體渾然無所不具而渾然無不具之中精粗本末
賓主內外有不可以毫髮差者故雖文理密察縷
析毫分而初不害其本體之渾然也

朱子言行錄卷之四

吳

言

道之體用雖極淵微而聖賢言之則甚明白誠能虛
心靜慮而徐以求之日用躬行之實則其規模之
廣大曲折之細微當必有以自得之
道之極至物我固爲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甚
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爲一
也
天地萬事萬物自古及今只是個陰陽消息屈伸
天地只是陰陽兩字不拘甚處俱離不得就一身看
要做向前便是陽纔收退便是陰意思纔動便是

陽纔靜便是陰一動一靜便是陰陽

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卽爲陽陽氣凝聚卽爲陰

非有一氣相對也

陽之退便是陰之生陽氣只是六斛只管上去下而空處便是陰

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但理是本故且從理上說起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繼字便是動之端若是一開一闔而無繼便闕住矣繼是靜之終動之始也蓋貞復生元無窮如此

朱子言行錄 卷之四

哭

置

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先言理者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此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卽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理亦無住處

天下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爲仁而陰爲義然陰陽又各分爲二故陽之初爲木爲春爲仁陽之盛爲火爲夏爲禮陰之初爲金爲秋爲義陰之極爲水爲冬爲智蓋仁之惻隱若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

天地只是一個生氣發生之初爲春長得盛便爲夏收歛便爲秋消縮盡便爲冬明年又復從春起渾然只是一個生氣

五行之中土居中宮爲四行之地四時之主也在人爲信爲真實之意四德之地衆善之主也

陰陽五行之氣滾在天地中精英者爲人渣滓者爲物精英之中又精英者爲聖爲賢精英之中渣滓者爲愚爲不肖

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人則兼備此理而無不善及

朱子言行錄 卷之四

哭

置

其感動則中節者爲善不中節者爲不善也

夫天命不已固人物之同得以生者也觀人物之生不窮則天命之流行不已可見矣但其所稟之氣有偏正純駁之不同是以有人物賢否之不一物固隔於氣而不能知衆人亦蔽於欲而不能存是皆有以自絕於天而天命之不已者則初未嘗已也人能反身自求於日用之間存養體察以去其物欲之蔽則求仁得仁本心昭著而天命流行之全體固不外乎此身矣

有天地從此氣常運有此身後此心常發要於常運中見其常發中見本性方免釋老之荒唐

口一念間已具體用發者方往而未發者方來了無陽而陰之處渾然無分段時節先後之可言今

人若一時字一際字便是病痛又下一前字亦微有隔截氣象中庸着一未字便是活處此豈有一

息停住之時只是來得無窮便常有個未發者耳若使無此則天命有已時生物有盡處氣化斷絕

有古無今久矣此所以爲天下之大本也

朱子言行錄 卷之四

季

貢

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如火得脂膏便有許

多光燄蓋所覺者心之理也能覺者氣之靈也

心屬火原是光明發動的所以具得許多道理

一之氣運轉流通略無停間只是生這許多萬物

心是他主宰處所以說天地以生物爲心今要知

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天地何所容心聖

人則順理而已

天地以生物爲心雖氣有闕闕物有盈虛而天地之

心則亘古亘今未始有毫釐間斷故陽極於外而

復生於內聖人以爲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蓋其

復者氣也其所以復者非徒指一陽之已動而爲

言也夜氣正是氣之復處苟求其故則亦可以見

天地之心

滿腔惻隱之心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若於

此見得卽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

做爲求仁之要心無私欲卽是仁之全體識得此處

便有本來生意融融洩洩氣象

情之未發者性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妙性情之德者

朱子言行錄 卷之四

至

貢

心也

道是統名理是細目性卽理也在心喚作性在事喚

作理

志是公然主張要做事的意是私地潛行間發處志

如伐意如侵橫渠所謂志公而意私志剛而意柔

志陽而意陰也才是心之力如水之能流然其流

有緩有急則是才之不同氣是敢做的才是能做

的

仁只是個渾然溫和不的其氣則天地陽春之氣其理

則天地生物之心

程子言仁本末甚備全據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三言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可以知其用力之方

仁乃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脈貫通程子之意蓋如此

朱子言行錄卷之四

堊

置

夫天下之間有陽則有陰有善則有惡有君子則有小入然而陽長則陰消善積則惡滅君子進小人退循環無窮初不害其爲無對也

凡人稟得氣厚者則福厚氣薄者則福薄稟得氣之華美者則富盛衰颯者則卑貧氣長者則壽考氣短者則夭折此亦必然之理

問未有人時此理何在曰也只在此如一海水或得一擔或得一杓或得一椀都是這海水但是他爲主我爲客他較長我不得久耳

天曰神地曰祇氣之清明者爲神日月星辰之類是

也變化不可測祇本示字以有迹可示山川草木是也此天象有異至人死則爲鬼矣問旣往曰鬼何故謂祖考來格曰此以感而言以我之精神感彼之精神也祭祀之禮全是如此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皆是自已精神抵當得過方能感召得來

問祭天地鬼神用牲幣酒醴者只是表吾之誠抑真有氣來格耶曰若道無神來享時是祭甚的肅然

朱子言行錄卷之四

堊

置

在上使人畏敬奉承者是甚物然說真有雷車擁從而來則又妄誕

老子謂以道蒞天下者其鬼不神若是王道修明則不正之氣自都消錄

游魂爲變游字是漸漸散去若爲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故鬱結而成然久亦自散世有廟食之神縣歷年久則亦自散

屈伸往來者氣也人之氣與天地相接無間人心變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通如下蒞之

類皆是心中自有此物故只說心上事機動必應也鬼神是這氣裡神靈處

所謂神者以其主乎形氣也人所以生精氣聚也氣有盡時盡則魂氣歸天形魄歸地人將死時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體冰冷所謂魄降也

理只泊在氣上不是自爲一物但人分上所合當然者便是理不可以聚散言也人死終歸於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世次遠者氣之有無不可知然奉祭者既是子孫畢竟是一氣

朱子言行錄卷之四

書

書

所以有感格之理釋氏乃謂人死爲鬼鬼復爲人如此則是天地間常只是這些人來來去去更不由造化生生不窮矣必無是理至如伯有爲厲伊川謂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氣未嘗盡而強死自能爲厲子產爲之立後使有所歸自不爲厲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凡刑獄內這等事極多不與決罪抵償冤必不解

且就一身內看自會笑語有許多聰明知識這是如何虛空之中忽然有風雨雷電這是如何都是陰

陽相感都是鬼神可見人身只是個軀殼內外無非天地陰陽之氣如魚之在水外面水即是程面水也

魂是一點精氣氣交時便有這魂魄是發揚出來的有這魄便有這神不是外面入來

凡能運用作爲皆魂也魄則不能月之黑暈便是魄魂受光處魄未嘗無也

死而氣散是其常理有托生者是偶然聚而未散又湊着那生氣便再生然非死生之常理也

朱子言行錄卷之四

書

書

陰陽盈天地間消息闔闔終始萬物觸目之間皆是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之間無非氣相接無有間斷人自不見人心機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動

天地之心何處不是但當品物蕃新叢雜難看惟是萬物未冷冷靜靜而一陽既動生物之心豁然而見雖在積陰之中自掩藏不得也

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最的當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明道謂截得

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蓋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

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其氣實透乎地之中地雖在天之中然其中實虛故容得天許多氣

陰之剝陽每日剝三十分之一一月方剝盡而成坤坤之初六陽已萌了每日長三十分之一一月方成一陽故冬至爲復不是直到冬至一陽復生也天有春夏秋冬地有木火金水人有仁義禮智理也有這四樣氣也有這四樣理便在氣中兩者會不

朱子言行錄 卷之四

美

實七

相離

人生之初未有感時便是渾然天理及其有感便是此理之發

上怪犢羊乃是氣之雜操乖戾所生亦非理之所無也又如冬寒夏熱此理之正有時忽然夏寒冬熱豈可謂無此理

朱子文公傳道經世言行錄卷之四終

朱子文公傳道經世言行錄卷之五

爲學

節錄近思錄

人不可以不學而其所爲學者初非記問辭章之謂而亦非有聖愚貴賤之殊也爲學莫先於窮理窮理必在於讀書而讀書之法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聖門日用工夫甚覺淺近然推之理無不包貫及此充廣與天地同故爲聖爲賢位天地育萬物只是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五

一理

聖門之學別無要妙徹首徹尾只是一個敬字至於爲飛魚躍之意則非言語之所能與亦只於此用力自當見得

君子所以學者變化氣質而已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昏明強弱之不齊者才質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

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間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論辨考究等繹一動一靜無非在

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正在爲人不爲已故見得其間稍向外者皆爲外事若實有爲已之心則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課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之以道蓋其所謂深者乃工夫積累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及其真積力久日用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亦無不化矣
百行萬善總於五常五常又總乎仁所以孔孟只教人求仁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五

二 覽

此心纔無私意間隔便自見得人與己一物與己一公道自然流行做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便是仁聖賢說性命皆是就實事上說如言盡性便是盡得此君臣父子三綱五常之道而無餘言養性便是養得此在己之道而不害至微之理至著之事一以貫之略無餘欠也

要得到中正和樂廣大公平地位須是脫然頓捨舊習而虛心平氣以徐觀乎義禮之所在則庶平可也

本心之善其體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嘗試驗之一日之間聲色貨利游行馳驅雜進於前日新月盛其間心體湛然善端呈露之時蓋絕無而僅有矣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明其心使不迷於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實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須臾離何能得此心之正而勝利欲之私以應事物無窮之變然所謂學則又有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機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尙割裂綴裝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事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正而心無不正乃行之得失所係不可不審也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五

三 覽

看來這道理是真實法世間萬事顛倒迷妄耽着嗜戀無一不是戲劇真不堪着眼也
問關中又要細密寬緩中又要謹嚴

回耳

大抵近世言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以徑易超

絕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皆忽略棄厭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復不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彼既自謂廓然一悟而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爲哉又况俟之而未必可得徒抱不決之疑以虛度歲月曷

朱子言行錄卷之五

四

三言

若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積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

這個道理與生俱生今人只放在那空處都不理會浪老虛生豈不可惜

孔子只十五歲時便斷然以聖人爲志 孟子見人卽道性善稱堯舜此是第一義若於此看得透信得及直下便是聖賢更無一毫人欲之私做得病痛又引成觀三段說話教人如此發憤勇猛向前此外更無別法

如今人只貪利祿而不含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直須反覆思量究見病痛起處一躍躍由不復作此等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無字不是實話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太有事在

朱子言行錄卷之五

五

三言

今學者之病最是先學作文干祿使心不寧靜不暇深究義理故於古今之學義利之間不復能察其界限分別而無以知輕重取舍之所宜所以誦數雖博文字雖工而祇重爲此心之害要須反此然後可以議爲學之方

天下事非燕安暇豫之可得須磨礪精神去理會日用工夫且要見得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自家手裡不是說說求其放心實茫茫無下手處也

心一也自其天理備具隨處發見而言則謂之道心
自其有所營爲謀慮而言則謂之人心夫營爲謀
慮非皆不善也而便謂之私欲者蓋有一毫不從
天理自然發出便是私欲所以要必有事焉而勿
正勿忘勿助只要沒些計較全體是天理流行卽
人心而識道心也

舜禹授受之際所謂人心惟危者非若衆人所謂私
欲也但有一毫把捉的意思則雖本是道心之發
而終未離乎人心所謂動以人則有妄顏子忠有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五

六

重刊

不善正在此間者也既有妄則非私意而何須是
全無此意自然從容中道方纔純是道心惟精惟
一亦未離乎人心特須如此方可以克盡私欲全
復天理否則終無可至之理也

朱子文公傳道經世言行錄卷之五

古後學舒敬亭孝徵恭輯 男于渾騰校

致知 節錄近思錄

學問緊切只是見處要透徹然不自主敬致知上著
工夫亦無入頭處

主敬者存心之要而致知者進學之功

只是提起這心其教放散則心便自明

居敬窮理二者不可偏廢

大抵思索義理到紛亂窒塞處須是一切掃去令胸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五

七

貢

中空空蕩蕩却舉起一看自覺得有下落

通書中數拈幾字要當於此瞥見卽自然有個省力
處無規矩中却有規矩未有造化時已有造化也
格物窮理如讀經看史應事接物理會個是處皆是
只是莫放此心間且道如今不去學問時此心頓
放何處

方其知之而行未及則知尙淺既親到其地則知之
益明非前日之意味矣

問須先知然後行否曰不成理未明便不須持守耶

會點是理會得的而行有不掩曾子是合下持守漸漸明到一貫處

只是見不透所以費盡心力終不能得聖人之意且如楊墨爲我兼愛他欲以此教人豈知道不是釋氏亦設教教其徒又豈自道不是只是不曾見得到但知有虛而不知虛之中有理存大學所以貴窮理也

人心無不思慮之理若當思而思自不當苦苦排抑反成不靜然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則尤害事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五

人

九

問思慮妄發欲制之而不能日只是自己見理不透故做主不定知至意誠自無此病

心無物然後能應物如以稱稱物自得其平若先自添些在上則輕重悉差矣

人心如鏡然先未有個影像物來方始照見妍媸若先有影像在內如何照得

學以知道爲本知道則學純而心正見於行事發於言語乃無往而不得其正學不知道其心無所取則又自以爲是而肆言之其不爲天下禍者鮮矣

知所以處心持己之道則待人接物自有準則

天理無窮前人任說亦未必盡須是自己橫豎看之儘看儘有在心理會道理到衆說紛然處却好定着精神看

道理須是見得實若於上面添些佞妙奇特便是實理未透

天包乎地地特天中之一物天以氣而運乎外故地在中間噴然不動若天之運有一息停則地須陷矣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五

九

九

人無形質只是一氣旋轉如急風然至上面極高處則轉得愈緊地之下與四邊皆海水周流地浮水上與天接天則包乎地與水矣

說天有個人在上批判罪惡固不可說全無主之者又不可這裡要人自見得凡經傳中天字有說蒼蒼者有說主宰者也有單訓理者

天上日月星不會右轉只是隨天天之過處便是日之退處

月體常圓無闕但受日光爲明古今皆言有闕惟沈

存中言無闕古人推究事物亦似不甚子細或云
恐是說元初有月時先生曰也說不得

日月相合爲朔會時日在月上光俱在上一邊故地
上無光此後日月漸漸相遠到得望時光渾在下
而望後光又漸漸向上去月中黑影乃是地形倒
遮了他光耳

問自古以日月之蝕爲災異今曆家却預先算得曰
只是大約可算亦自有不合處

星只是氣之精英凝聚者或曰如燈花先生然之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五

十

量

龍本水物出而與陽氣交蒸故能成雨但尋常雨自
是陰陽之氣蒸鬱而成非必龍之爲也密雲不雨
只是下氣上升故未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洩
處方能下雨

程子云雷電只是氣相摩輒或以爲有神物先生曰
氣聚則須有然纔過便散如雷斧之類亦是氣聚
而成但已有滓質便散不得此亦屬成之者性
大雪爲豐年之兆蓋爲凝結得陽氣在地來年發達
生長萬物也

虹非能止雨也雨氣至是已薄亦是日色射散

冬花難謝水仙至弱亦耐久蠟梅亦然春花則易夏
間花則尤甚矣畢竟冬時氣貞固若春夏間纔發
便盡

或問致知格物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何異
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
至彼以徇外誇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裡真妄之實
然必究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其實是
以識愈多而心愈窒此正爲己爲人之分也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五

十一

量

讀書將以求道不然讀作何用今人不去這上面理
會道理皆以涉獵該博爲能所以有道學俗學之
別

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泊
溺於故紙使精神昏蔽失後忘前而遂謂之學乎
無師友講明不接四方賢士不知遠方事情不知古
今人事之變只知尊德性而無道問學許多工夫
恐只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學不
足以應變應得只成杜撰不合義理則平日工夫

依舊是錯

自古無不曉事情的聖賢無不通變的聖賢無閉門獨坐的聖賢若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要丟去通那萬事如何可得

如今且須端莊存養獨觀昭曠之原養得此中昭明則達覺無許多窒礙遇事自然迎刃而解

眼前凡所應接都是物事事都有個極至之理如爲君止於仁爲臣止於敬爲子止孝爲父止慈決定要如此不如此不得更無第二第三着又如朝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五

十一

三

須要進君子退小人是第一義有功者決賞有罪者決罰更無小人可用可包含之理惟見得不破便道小人不可去小人也也有可用這都是第二三義事事窮得理盡占得第一義自然剛方正大且如爲學決定要做聖賢是第一義便漸漸有進步處若道自家做不得且隨分依稀做便是見不破

朱子文公傳道經世言行錄卷之五

古後學錄敬子敬恭輯 男王澤鵬校

存養 節錄近思錄

涵養一節古人只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從前無此工夫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

古人只從幼子常視無詭以爲洒掃應對進退之間便是做工夫了豈待先識端倪但從此涵養中漸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五

三

頁八

漸體出端倪來則一一便爲己物

此心須每日提撕令常醒覺頃刻放寬便隨物流轉無復收拾

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不失其本心明道云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收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

心只是一個非是以一心治一心所謂存所謂求只是常加喚醒耳

明道先生教人靜坐延平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須靜坐方能收斂

始學工夫須是靜坐靜坐之時雖不免逐物收來也有安頓處若茫茫在外不會下工便要收歛向裡也無着落

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之際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上而其發也無不中節此是日習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五

古

實

以故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言動事爲之間亦急迫浮露而無從容深厚之氣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也

學者不做培養工夫如何窮得理但涵養久則天理自明今不曾做此工夫胸中擾雜如何窮理問敬字通貫動靜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擾亂曰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自早至暮有許多事不成只去靜坐無事時敬在心中有事時敬在事上不論有事無事吾敬未嘗間斷且如應接賓客敬便

在應接上若原苦賓客而爲之心煩却是自生擾亂

聖賢大事小事莫不本乎敬收攝得自己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出常令自己精神思慮收攝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是如此

程子言敬必以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乃是至論先聖說克己復禮尋常講說必欲訓作理字今乃知其精微慎密非常情所及也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五

古

實

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燦著無一毫着力處亦無一毫不着力處敬字用工只是內無妄想外無妄動

學者敬守此心不可急迫但涵養不已則栽培深厚而有以自得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自紛擾燥亂只是私己而已

此心廣大如天地虛明如日月要閒時却不閒每隨物走去不要閒時却得閒只是有所主學者常提醒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心本自

光明廣大只着些提醒照管便了不要苦苦着力
着力則反不是

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續處
只要常自提醒

誠心恭已而天理流行自無間斷又曰能謹獨然後
無間斷

人心常惻惻在此則四體不待約束而自入規矩心
既常醒又以規矩繩檢之此內外兼養之道

能持敬則欲自寡自無非僻之干只此便是下手用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五

夫

覺

功處如此方能窮理而有所見惟其有所見則可
欲之幾瞭然在目自然樂於從事欲罷不能矣

凡安排個意思橫在胸中終不能到中正和樂廣大
公平地位要須脫然頓舍舊習而虛心平氣以徐
觀義理之所安則庶乎其可

靜坐非如坐禪入定斷絕思慮只是收斂此心莫令
走作則此心湛然無事自然專一有事則隨事而
應事已則復湛然若因一事而惹出他事紛雜無
頭緒何以得他專一文王雖雖在宮肅肅在廟不

顯亦隨無射亦保便可見做是如此古人自少小

時便做這工夫故自洒掃時加功以至學詩學樂

無不精熟皆要專一且如學射時心若不在何以

中學御時心若不在何以使馬書數皆然今且

論管之心會與道理相入否與聖賢之心相契

否

靜坐時正要體察思繹道理只此便是涵養

平居須是儼然若思當應事時常如無事時便好閒

時收斂得定做事便有精神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五

七

覺

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內

外帖然

心只是一個所謂存所謂收只是喚醒學者工夫只

在喚醒上又須是猛省頻頻提起久之自然

專靜靜坐恐墮一偏去只是虛着此心隨動隨靜無

時無處不致其戒慎恐懼之意自然主宰分明而

義理昭著要只略着提撕令自省覺便是

無事靜坐有事應酬隨時隨處無非自己身上運用

如發皆中節便是動中之靜若思慮之發既欲為

此又欲爲彼便是動時無靜

通天下只是一個天機活潑流行發用無容間息卽
夫日用之間渾然全體如川流之不息天運之不
窮所以體用精粗動靜本末無一毫之間而爲飛
魚躍觸處洞然存者存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五

太

夫

朱子文公傳道經世言行錄卷之五

克己節錄近思錄

克己復禮固非易事然顏子用功乃在親聽言動禮
與非禮之間未敢便道得其本心而了無一事也
此其所以先難而後獲

心體廓然初無限量惟其格於形器之私是以有所
蔽而不盡人能克己之私以窮天理至於一旦脫
然私意盡去則廓然之體無復一毫之蔽而天下

朱子言行錄

卷之五

夫

聖

之理遠近精粗無不通達性之所以爲性天之所
以爲天總不離此而一以貫之無序次之可言矣
克己固學者急務亦須見得一切道理了了分明方
見日用之間一言一動何者是正何者是邪便於
此處立定脚跟凡是己私不是天理者便克將去
已者對物之稱乃以私認爲已而就此起計較生愛
欲故當克之也

克己之功乃是致知以後事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
念作聖一念纔放下便失其正自古無放心的聖

賢一念之微所當深謹說知至後不用誠意便不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毫釐之間不可不仔細理會纔說得太快便失却此項工夫矣

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周子每說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又每說豫字

善惡之別只是爲己爲人之分

今人未有見時直情做去都不自覺一有所見始覺所爲多可寒心處

今人多是在於所不安做事明知是不好只說如此

朱子言行錄卷之五

三

夏

也不妨

人須是剛剛雖亦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柔弱不剛不能振奮

學者須有廉隅便可擔得大事

人能有恥則能有所不爲不知廉恥何所不至呂舍人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

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全學耐事其弊必至於苟賤不廉作事顧利害終末有不蹈於害者

事有當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是道理合如此若違

嫌者治人道我如何却是私意

學者必先放致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

味道言生死大關須是日用間雖小事亦不敢放過如此用功當死之時方打得透先生然之

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時檢點自己念慮動作俱是合宜俯仰無愧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厄致命遂志亦不知有人之是非

朱子言行錄卷之五

三

夏

只成就得一個是而已

吾輩不用有念世疾俗之意第嘗時將此心寬明無緊累則日充日明豈有涯涘

吾儕講學止欲上不得罪於聖賢中不誤於一己下不爲來者之害如此而已外此非所敢與

仁義生於人心之固有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形纔有欲順適意思即是利心

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又云爲氣所使者只是客氣能疾惡然後能爲善今人見不好事

全不爲怪不知秉彝良心往那裡去

人不可不遇敵已之人當時無能當之者便恣其言說矣

常先難而後易如樂毅用兵始常謹畏不敢忽易故雖大國堅城無不破者及至勝後則自驕膽大恃其兵強併二城亦攻不下矣

學者須實做工夫且如見一事不可爲又要去做是如何又如一好事初心要做却終不做是如何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是真心發見之端

朱子言行錄卷之五

三

發見便被氣稟物欲蔽固此須自去體察

人做不是的事心却不安此是良心但被私欲蔽固雖有端倪無力爭出須是大着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立定脚跟硬從好路行去待得熟時私欲自住不得

敬則欲自寡還要做寡欲工夫如平日慎起居節飲食養得如此固是無病但一日意外病作豈可不服藥敬是養的工夫克已是去病須是俱到

問陸象山說克已不但克利欲之私只是一念要做

聖賢便不可曰聖門何嘗有這般說話然則堯舜兢兢業業周公思兼孔子好古敏求顏子有爲若是孟子願學孔子之念皆當克去矣豈有此理

朱子文公傳道經世言行錄卷之五終

朱子言行錄卷之五

三

命

朱子文公傳道經世言行錄卷之六

袁後學舒敬亭孝徵輯 男王源騰校

教人 節錄近思錄

古之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天下之人使自王世子王子公侯卿大夫元士之適子以至庶人之子皆以八歲入小學十有五而入大學必皆有以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以復其性盡其倫此先王之世自天子以至庶人無一人之不學而天下國家所以治日常多也至周之衰聖賢不作於是小學之

朱子言行錄 卷之六

語

四一

教廢而人之行藝不修大學之教廢而世之道德不明其書雖有存者不過為世儒口耳之資未嘗有能因其文以既其實求其理而責之於身者也是以風俗敗壞人才衰乏皆此學不講之故也古之聖賢所以教人不過使之講明天下之義理以開發其心之知識然後力行固守以終其身初非此外別有岐路可施巧力以致文字之華美事業之恢宏也

聖人教人為學非是使人綴緝語言造作文辭但為

科名爵祿之計須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以至於齊家治國而可以平天下方是正當學問

聖門之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潛心積累

修養歷候久而漸有所得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窮所謂求言必自近忽於近者非知言者也

後生初學且教看小學書是做人的樣子 劉元城

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最有味

後生且教他依本子認得訓詁文義分明為急自此

朱子言行錄 卷之六

語

反復不厭日久月深自然心與理熟有得力處今人多足踴等妄作誑誤後生展轉相欺其實都曉不得

此道不是小事須吃些辛苦方有可望

古人小學只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

好如今全失了小學工夫要補填實難只得教人

且把敬為主收斂身心方可

授小子書莫限長短但文理斷處便住若文勢未斷

雖多數行亦不妨益兒時讀書終身收口不得也

女子亦當教如曹大家女誡溫公家訓亦好

某此間講說時少踐履時多事事都要人自去理會

自去體察自去涵養經書你自讀道理你自思索

某只做得個引路人有疑難處共商量而已

且日用之間動止語默皆是行但須於行處警省若

悠悠泛泛則不可

若不用躬行只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於孔子只須

一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着古人只是日夜

皇皇理會這個身心到做事業時只隨自己分量

朱子言行錄卷之六

美

言

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只此便可從政

不用他求若是大功業則用大聖人做隨其分量

如何強得

文公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於

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絜領而盡語

孟之精微不參之語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

庸之旨趣然不參其極於中庸則又無以建立大

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其於讀

書也必使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

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俟其所自得

一至爲已務實辨別義利自欺謹獨之戒未嘗不三

致意焉

白鹿洞書院條規 附見文公文集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

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

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朱子言行錄卷之六

毛

言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

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

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 懲忿窒欲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已

右接物之要

慕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曩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其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櫺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童蒙須知

附見文公文集

夫童蒙之學，始於衣服冠履次及語言步趨次及洒掃涓潔次及讀書寫文字及有雜細事宜

皆所當知。今逐目條列名曰童蒙須知。若修身治心事親接物與夫窮理盡性之要，自有聖賢典訓昭然可考。當次第曉達，茲不復詳著云。

衣服冠履第一

大抵爲人先要身體端整。自冠巾衣服鞋襪皆須收拾愛護，常令潔淨整齊。我先人常訓子弟云：男子有三緊，謂頭緊、腰緊、腳緊。頭謂頭巾，未冠者總髻，腰謂以縷或帶束腰，腳謂鞋襪。此三者要緊束，不可寬慢寬慢則身體放肆不端嚴，爲人所輕賤矣。

凡着衣服必先提整衿領，結兩袖紐帶不可令有闊落。飲食照管勿令污壞，行路看顧勿令泥漬。凡脫衣服必齊整摺疊箱篋中，勿散亂頓放，則不爲塵埃雜穢所污，仍易於尋取，不致散失。着衣既久，則不免垢膩，須要勤勤洗滌，破綻則補綴之，儘補綴無害，只用完潔。

凡盥面必以巾帨遮護衣領，捲束兩袖勿令有所濕。

凡就勞役必去上籠衣服只着短便愛護勿使損污

凡日中所着衣服夜臥必更則不藏蚤蝨不卽做更苟能如此則不但威儀可法又可不要衣服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雖意在以儉化俗亦其愛惜有道也此最飭身之要毋忽

讀書步趨第二

凡爲人子弟須是常低聲下氣語言詳緩不可高言喧闐浮言戲笑父兄長上有所教督但當低

朱子言行錄卷之六

手

言

首聽受不可妄大議論長上檢責或有過誤不可便自分解姑且隱默久却徐徐細意條陳云此事恐是如此向者當是偶爾遺忘或曰當是偶爾思省未至若爾則無傷忤事理自明至於朋友分上亦當如此

凡間人所爲不善下至婢僕進過宜且包藏不應、便爾聲言當相告語使其知改

凡行步趨踰須是端正不可疾走跳踴若父母長上有所喚召却當疾走而前不可緩舒

灑掃涓潔第三

凡爲人子弟當灑掃居處之地拂拭几案常令潔淨文字几硯凡百器用當嚴肅整齊頓放有常處取用既畢復置原所父兄長上坐起處文字紙劄之屬或有散亂當加意整齊不可輒自取用凡借人文字皆置簿抄錄主名及時取還窗壁几案文字間不可書字前輩云壞筆汚墨痕子弟職書几書硯自斲其面此爲最不雅潔切宜深戒

朱子言行錄卷之六

手

言

讀書寫文字第四

凡讀書須整頓几案令潔淨端正將書冊整齊頓放正身體對書冊詳緩看字子細分明讀之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讀熟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予嘗謂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不看子細心眼既不專一却只漫浪誦

讀決不能記亦不能久也三到之法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有不到乎

凡書朋須要愛護不可損汚縐摺濟陽江祿書讀未完雖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齊然後起此最爲可法

凡寫文字須高執墨錠端正研磨勿使墨汁汚筆高執筆雙鉤端楷書字不得令手指着毫

凡寫字未問寫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不可潦草

朱子言行錄 卷之六

聖

言

凡寫文字須要子細看本不可差誤

雜細事宜第五

凡子弟須要早起晏眠凡喧闐鬭爭之處不可近無益之事不可爲訓如賭博籠養打球踢球放風禽等事凡飲食有則食之無則不可思索但粥飯充饑不可闕凡向火勿迫近火傍不惟舉止不佳且防焚熱衣服凡相揖必折腰凡對父母長上朋友必稱名凡稱呼長上不可以字必云某丈如弟行者則云某姓某丈凡出外及歸

必於長上前作揖雖暫出亦然凡飲食於長上

之前必輕嚼緩嚥不可聞飲食之聲凡飲食之

物勿爭較多少美惡凡侍長者之側必正立拱

手有所問則必誠實對言不可妄誕凡開門揭

簾須徐徐輕手不可令震驚響凡衆坐必斂身

勿展占坐席凡侍長上出行必居路之右任必

居左凡飲酒不令至醉凡如廁必去外衣下必

浣手凡夜行必以燈燭無燭則止凡待奴僕必

端嚴勿得與之嬉笑執器皿必端嚴惟恐有失

朱子言行錄 卷之六

聖

言

凡危險不可近凡道路遇長者必正立拱手疾

趨而揖凡夜臥必用枕勿以寢衣伏首凡飲食

舉匙必置筯舉筯必置匙食已則置匙筯於案

雜細事宜品目甚多姑舉其略然大槩具矣凡

此五篇若能遵守不違自不失爲謹愿之士必

又能讀聖賢之書恢大此心進德修業入於大

賢君子之域無不可者汝曹宜勉之

與長子塾至婺州從學帖

受業呂伯恭先生
諱祖謙附見文公

集文

塗中凡事不可縱恣如在父母之側逐日食後上下午間三兩次下轎徐行以寬僕夫之力登高臨險皆須出轎以防不測遇津渡切勿爭先舟中人已多寧少隨後或僑僕從勿與人爭奪店不可太迫巖險及侵水際晚間少食夜間蛩睡留親僕在房內以防寇盜過州縣市井擇曠僻清靜店舍安泊閉門靜坐不可出入雖店中亦不必行勿妄與人接尋常到店肆自有一種閒人來相問勞但正色待之勿與親接可也或共與飲食或同行出入未有不爲所誤者可戒

朱子言行錄

卷之六

言

三

可戒博戲之場酒食之肆皆不可輒入推此類則其餘可知不得妄費錢物買飲食雜物

到婺州事師如事父凡言容而後行聽受其言切須下氣怡色不得輒有爭辯

朋友年長以倍丈人行也十年以長兄事之年少於已而事業有賢於已者厚而敬之

初到便稟先生合做甚工夫自寫一節目逐日早起夜眠遵依趨趁日間勿接閒人說閒話雖同學亦只可說義理文字而已專意辦自己工夫則自然習熟

進益矣課冊隨眾趕了不得拖延怠慢

早晚受業請益隨眾不得怠慢日間思索有疑用冊子隨手剝記候見質問不得放過所問誨語歸安下處思省要切之言逐日剝記歸來要看見好文字亦錄以歸來

不得自進出入與人往還初到問先生有合見者見之不合見則不必往人來相見亦啟稟然後往報之此外不得出入一步居處須是恭敬不得恣肆惰慢言語須要諦當不得戲笑喧譁凡事謙恭不得倚氣

朱子言行錄

卷之六

言

三

凌人自取恥辱

不得飲酒荒思廢業亦恐言語差錯失已忤人尤當深戒不可言人過惡及說人家短長是非有來告者亦勿酬答於先生之前尤不可說同學之短

交游之間尤當審擇雖是同學亦不可無親疎之辨此皆當請於先生聽其指教大凡敦厚忠信能攻吾過者益友也其詭譎輕薄傲慢狎弄人爲惡者損友也推此求之亦自見得五七分更問以審之百無所失矣但恐志趣卑凡不能克己從善則益者不期

疎而自遠損者不期近而自親此須痛加檢點而矯革之不可在漸習自趨小人之域如此則雖有賢師長亦無救援自家處矣

見人嘉言善行則敬慕而紀錄之見人好文字勝已者則借來熟看或抄錄而咨問之思與之齊而後已不拘長少惟善是取

以上數條切宜謹守其所未及亦可據此推廣大抵只是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切為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

朱子言行錄

卷之六

美

真

雖不欲言而未免為汝憂之也

此篇附以鹿洞條規童蒙須知與子從學帖與後家道篇附以家政家訓家居要言極知非體但切於日用尤可示訓者可錄則錄之固不計世之曉與何如也後學敬亭書

朱子文公傳道經世言行錄卷之六

讀書法

見文公文集

京後學敬亭敬恭輯

男海虞校

今讀書緊要是要看聖人教人做工夫處是如何開卷便有與聖賢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聖賢之言須常將來眼頭過口頭轉心頭運立志不定如何讀書

學須做自家底看便見切已今人讀書只要科舉用已及第則為雜文學古人態不為自己受用而反

朱子言行錄

卷之六

美

真

做外面事看有何益哉

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此心常存橫渠有言書所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其何可廢耶

世間凡事須臾變滅皆不足以實胸中惟窮理修身是究竟法耳

讀書理會道理只是將勤苦捱將去不解得不成就其之為學乃銖積寸累而成

書須熟讀所謂書只是一般然讀十遍時與讀一遍

時終別讀百遍時與讀十遍時又自不同也今人未嘗讀得十遍便道不可曉可戒可戒既識得了須更讀百十遍使與自家相乳入便說得也譬今學者本文尙且未熟如何會有益

學以靜爲本讀書閒暇且靜坐教他心平氣定見得道理漸次分明昔伊川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讀書須是靜靜方運得精神蓋靜則心虛道理方看得出

讀書須將心貼在書冊上逐字逐句各有着落方始

朱子言行錄卷之六

朱

好商量大凡學者須是收拾此心令專靜純六日用動靜間都無馳走散亂方始得其看文字精審要如此方是有本領

讀書覺得困倦時卽瞑目靜坐使神逸氣定覺得閒思雜慮起來纏繞卽當掃除靜定使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則思慮自息矣

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

讀書逐一覽無餘

讀書看義理須是胸次放開磊落明快恁地去第一不可先責效纔責效便有憂愁底意只管如此胸中便結聚一餅子不散今日放置閑事不要閑思量只專心去玩味義理便會心精心精便會熟學者讀書多緣心不在故不見道理聖賢言語本自分曉只畧畧加意自見得若是專心豈有不見心不定故見理不得今且要讀書須先定其心使之如止水如明鏡暗鏡如何照得物

朱子言行錄卷之六

朱

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已省察又云讀一句書須體察這一句我將來甚處用又云文字是底固當看不是底也當看精底固當看粗底也當看

今人讀書看未到此裏心已在後面纔看到這裏便欲舍去了如此只是不求自家曉解須是徘徊顧戀如不欲去方會認得讀書不可有欲了底心才有此心便心只在背後白紙處了無益

人做功課若不專一東看西看則此心先已散漫了

如何看得道理出須是看論語專只看論語看孟子專只看孟子讀這一章更不得看後章讀這一句更不得看後句這一字理會不得更不得看下字如此則專一而功可成若所看不一汎濫無統雖卒歲窮年無有透徹之期某舊時看某字只是守此拙法以至於今思之只有此法更無別法

讀書須是虛心切已虛心方得聖賢意切已則聖賢之言不爲虛說

讀書須是編布周 滿某嘗以爲寧詳毋畧寧下毋

朱子言行錄 卷之六

聖

高寧拙毋巧寧近毋遠

觀書須從頭循序而進不以淺深難易有所取舍自然意味詳密至於浹洽貫通則無緊要處所下工夫亦不落空矣今人多是指難底好底看非惟聖賢之言不可如此間別且是只此心意更不定叠縱然用心探索得到亦與自家這裡不相干笑兀

整牙無田地可安頓此病不可不知也

學者當以聖賢之言反求諸身一一體察須是曉然無疑積日既久當自有見但恐用意不精或貪多

務廣或得少爲足皆無由明耳

學者只是觀書都不知有四邊方始有味

今有聖賢言語有許多文字却不去做工而師友只是發明得道理人若不自向前用工師友如何着得力

朱子言行錄 卷之六

聖

朱子文公傳道經世言行錄卷之六

古後學錄事孝徽輯 男士源校

微戒節錄近思錄

觀浮屠者仰首注視而高談不若俯首歷階而漸進
近世學者之病只在一觀其外粗覘彷彿便謂吾
已見之遂無復入其中以爲真有而力究之計此
所以雖知可悅而卒不能有成耳

學者立志勇猛自當有進志不足以有爲此學者之
大病

朱子言行錄卷之六

聖

爲學須思所以起凡入聖昨日爲鄉人今日便爲聖
人須是竦拔方始有進

爲學到工夫要斷處更增工夫如撐上水船一篙不
可放緩若放退一步則此船不得上矣

陽氣發處金石亦透精神一到何事不成

學者只是不爲已故一日之間此心在義禮上時少

在間事上時多於義理却生間事却熟

近世講學不着實如有飯不將來自吃只擺在門前

要人知我家裏有此此意去盡方始有進

問嘗學持敬讀書心在書上做事心在事上頗覺有

力只喚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喚目時

已是生妄想之端在書在事亦只是收聚得心未

見敬之體目靜坐不能遣思慮便是靜時不會敬

敬卽是敬更尋甚麼敬之體似此文離病痛愈多

更不會做工夫只是安排杜撰而已

專做時文人說的都是聖賢話且如說廉說義都說

得好待他身做處只自不廉不義緣他只就紙上

說不關自己身事

朱子言行錄卷之六

聖

且道專讀時文是要做甚麼人屢試不得到老只浮

沉鄉曲若因做時文得官只是一味鹵莽不說盡

心奉職爲國爲民興利除害心心念念只要做向

上去迷人鎖刺求舉竟薦無所不至

專做舉業工夫不待不得後枉了氣力便能竭力去

做到得狀元已自輸却這邊工夫了某生平窮理

惟不敢自以爲是

義理人心所同人去講求却易舉業乃分外事倒是

難做可惜誤了多少人

學者於禪學摸索到無可得時自會轉去若功利則學者習之便可見效此甚可憂

人須有廉恥有恥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負其氣節屈以至立腳不住不知廉恥則亦何所不至呂舍人詩云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今人不能咬菜根以至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只要理會此身其他都是閒物事緣我此身是天造地設的擔負許多道理盡得此理方可戴天履地不負此生若不盡得只是空生空死空具形骸空

朱子言行錄

卷之六

閏

吃世間人飯見得此理透許多閒物事都沒要緊要做甚麼

凡事不可着個且字鮮不害事 康節詩云開眉慎莫說無妨蓋說無妨便是有妨要做好人上面煞有等級做不好人則立地便至只在把住教行之間備

士君子立身一敗而萬事瓦裂豈可不戒事只有個是非只揀是處行將去必欲回護得人人道好豈有此理然事之是非人却自定

纔枉其小便害其大 來論謂倘遇漢祖唐宗亦須有爭不得且方過處亦是舊時意思尙在方寸之地只有一毫此等見識便是枉尺直尋的根株直須見得正當道理分明不容一些走作卽自然無復此等意思古之聖賢以枉尺直尋爲大病今日議論以枉尺直尋爲根本若果如此卽孟子果然迂濶而公孫衍張儀真可謂大丈夫矣

今有恣爲不忠不孝冒廉恥犯條貫不獨自己不以爲異有司也不以爲異鄰里鄉曲也不以爲異不

朱子言行錄

卷之六

妻

知風俗如何壞到這等爲之寒心

學者舍六經語孟而尊史遷舍窮理盡性而言世變舍治心修身而喜事功大爲心術之害

這個道理若不拚生棄死去理會終不解得只今便要做去斷以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

今人只爲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識見徃徃固陋多方遷就下稍只成就一個私意更有甚好事

天下事誰被你算得盡今人須要計較到有利無害

處所以人欲愈深而義理愈滅

今日之人心靈無可做飽食終日自然只隨利欲走

間有務記誦爲詞章者又不足以救其本心之陷

溺所以個個如此只緣無所用心

世間萬事須臾變滅不足置胸中惟有致知力行修

身俟死爲究竟法耳

人固有終身爲善而自欺者不特外面如此而裏面

不如北方爲自欺蓋中心欲爲善而又有個不肯

的意思便是自棄也須打疊得盡

朱子文公傳道經世言行錄卷之七

古徐後學舒敬學老微齋輯 男王顯慶校

觀聖賢 節錄近思錄

聖賢之心無纖毫私意只是畏天命循天理而已

觀聖人之出處須看他至誠懇切處又灑然無累處

聖賢之心正大光明洞然四達故能春生秋殺過化

存神而莫知爲之者學者須識得此氣象而求之

庶無差失

問聖人恐不從下學中來曰不要高看了聖人越說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七

得低越有意思

孔門顏子合下天資純粹曾子便過于剛與孟子相

似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勁的人定立不住

顏子不改其樂是他工夫到後自有樂處與貧富貴

賤了不相關自是改他不得

使顏子時上無孔子則其明道而救世者亦必有道

決不退然安坐陋巷之中以獨善其身而已故孟

子言禹稷顏子易地皆然學者須審時措之宜使

體用兼舉無所偏廢乃爲盡善

曾子之學大抵力行之意多今人只見曾子能唯一貫遂得道統之傳不知曾子平日是個有力量壁立千仞的人觀其生平言語雖比顏子覺粗然他資質剛毅把捉得定所以卒傳孔子之道子思自中庸外別無可考只孟子所傳如操使者及對穆公友士之論是甚樣剛毅

夫子乘桴之歎獨許子路能從而子路聞之果以為喜且看此等處聖賢氣象是何如世間許多紛紛擾擾如百千蚊蚋鼓發狂鬧何曾入他胸次

朱子言行錄卷之七

二

程子謂孔子為乘田為委吏為司寇無不可者孟子則必得賓師之位方能行道此便能大而不能小處聖人則大小方圓無所不可安卿謂孟子宏闊中有愼密處如所謂不託諸侯何也曰不敢也賜之則不受何也曰不敢也此見他存心守義謹畏縝密處

問程氏云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恐開見處未到曾點曰曾點見雖高漆雕開却實正是已分上極親切處自覺有未盡耳雖其見處不及曾點之開闊

得處未如曾點之從容然其工夫之密則恐點有不逮以此見二人規模格局大槩不相上下然今日只以點為聖賢胸襟灑落處却未有益須就自己下學致知力行做工夫覺得極其辛苦不快便方見好意思矣

子貢使敏子夏謹嚴孔門自顏曾而外惟此二子子游是個高簡虛曠不屑細務的夫子路能全義理原憲謹守不足以任道孟子便能擔當得孟子如大匠把得繩墨定千門萬戶自在

朱子言行錄卷之七

三

山谷謂周子灑落只是形容個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有此氣象

濂溪在當時人見其政事精敏則以為宦業過人見其有山林之志則以為襟懷灑落有仙風道氣無有知其學者惟程大中公獨知之宜其生二程子也

明道德性寬人見模稜濶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高而造德各異乃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擬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

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
又曰明道渾然天成不犯人力伊川工夫造極可
奪天巧正似文王治岐周公制禮之不同也
程子善於想像謂孔子元氣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
子泰山巖巖氣象今之想像明道者當識其明快
中和處伊川當識其初年巖毅晚年濟以寬平處
豈惟想像還以驗之吾身乃得
問明道五十年猶不忘游獵之心曰人當以此自檢
不可以此自恕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七

四

伊川說話如性卽理也一語便是千萬世說性之本
理是公共的未有不善人之爲不善自是失了性
不是壞了要修也

程先生指出敬字直是學問日用親切之妙最有功
於後學

有答伊川著書不以示門人者先生不以爲然謂當
時門弟子布在海內炳如日星自今觀之皆不滿
人意卽如易傳一書散滿天下家置而人有之且
道誰曾看得果有得其意行其說者否

明道之學形容涵泳之味洽橫渠之學苦心力索之
功深又曰橫渠用功最親切可味學者須是如此
問橫渠之教以禮爲先初學或未識禮恐無下手處
曰古人自幼入小學便教以禮及長自然在規矩
之內今人乍見故以爲難耳

又氣質之說始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
前此未曾有人說到

游楊謝三君初皆學禪後來餘習猶在故學之者多
流於禪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七

一

康節學於李挺之請曰願先生微開其端毋竟其說
此意極好學者須是自己理會出來

或言康節心胸如何得似曰他是甚麼樣用工又言
邵子之學能包括宇宙終始今古如何不做得大
放得下今人恃個甚麼遂敢如此

康節處事神閒氣定不動聲色蓋其氣質本來清明
又養得純厚其心都在緊要上用嘗於百原山中
闢一書齋獨處其中有人常乘月訪之見其燈下
正襟危坐雖夜深亦然若不養至靜極何得如此

他看見天下事先後緩急莫不有定動中機會故
事到面前便處置得下

康節本是要出來有爲的人然又不肯深犯手做生
平甚喜張子房以爲善藏其用亦有些機權術數
問康節學曰自是有此理有生便有死有盛必有
衰即其氣之盛衰便可知其生死蓋其學本於明
理故明道謂其觀天地之運化然後類乎其順浩
乎其歸若曰果能知未來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
異其知康節者末矣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七

木

康節嘗謂張子厚曰以子之才於吾之學頃刻可盡
但須相從放下一二十年使塵慮消散胸中豁無
一事乃可相授

陸子壽兄弟氣象甚好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悟
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實表裏不二實
有以過人惜乎其自信太過不復取人之善將流
於異學而不自知耳

子靜會說其精神能感發人一時被他聳動的亦便
清明但只是虛更無底蘊故其徒往往進銳退速

纔退時便如墜千仞之淵

子靜之學只病在不知有氣稟之雜說儒者斷絕了
許多利欲便是干了百當任意做出都不妨不知
氣稟有不好的夾雜在裏一齊滾去都把做心之
妙用豈不害事

某嘗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爲意見某曰邪意見不可
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是間議論某曰間議論
便不可議論若合議論的則不可不議論大學不
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以擇中庸察過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七

七

言論語說無意只是無私意耳今只理會除意見
又安知除意見之心非意見乎

子靜只是拘攣見人說省察他便反而言之謂須涵
養若問他說涵養他又道須是省察每立異以求
勝

象山道當下便是先生謂聖人教人皆從平實地上
做去所謂復禮歸仁須是先克己私方得孟子雖
云堯舜可爲也須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方得

仲素嚴毅清苦殊可畏仲素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

哀樂未發氣象延平先生以爲此意不惟進學有
力亦是養心之要

延平先生氣象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
角之氣達於面目色溫言厲氣定神和語默
動靜無間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居恂恂於
義無可及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
然不可犯者

伯恭每勸人看史某尋常教人且看大學伯恭動勸
人看左史令子約諸人擡得司馬遷不知大小恰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七

八

比孔子相似

子約一生辛苦讀書只是說寂然不動是耳無聞目
無見心無思慮至此方是工夫極處伊川云要有
此理除是死某常答之云洪範五事須是貌曰僵
言曰啞視曰育聽曰聾思曰寡方得還有此理否
南軒爲人明快每與學者語便一切說出學者見未
到此見如此說不復致思亦甚害事某非不與人
說只不欲語以未至之理又曰敬夫識見純粹踐
履篤實使人望而敬之

侯師聖謂仁如一元之氣化育流行無一息間斷此
說甚好

尹和靖在程門是十分鈍的只就一個敬字做工夫
遂終做成

胡康侯傳道伊洛志在春秋著書立言格君垂後所
以明天理正人心扶三綱叙九法者深切著明體
用該貫而其正色危言據經論事剛大正直之氣
亦無所愧於古人

致堂議論英發人物偉然讀史管見乃頌表所作當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七

九

時無一文字隨行只是記憶所以其間有抵牾處
五峰說心妙性情之德不是深體如何見得

湖學之盛甲於東南自熙寧設置教官之後學者不
復得自擇師是以學校之政名存實亡而人才之
出亦不復如當日之盛

問文定之學與仲舒何如曰文定却信得於己者可
以施於人學於古者可以行於今他人則謂得於
己者不可施於人學於古者不可行於今所以淺
陋然文定比仲舒較淺仲舒比古人又淺 仲舒

云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儒者之

之學所存所守皆不失儒者之舊特有所

未耳

漢周子像贊道喪千載聖遠言湮不有先覺孰開

我人書不盡言圖不盡意風月無邊庭草交翠○

大程子像贊揚休山立玉色金聲元氣之會渾然

天成瑞日祥雲和風甘雨龍德中正厥施斯普○

二程子像贊規矩方繩直準平允矣君子展也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七

七

大成布帛之文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

邵子像贊天挺人豪英邁蓋世駕風鞭霆歷覽無

際手探月窟足躡天根閑中今古醉裏乾坤○張

子像贊早悅孫吳晚逃佛老勇徹卑比一變至道

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司馬

子像贊篤學力行清修苦節有德有言有功有烈

深衣大帶張拱徐趨遺像凜然可肅薄夫

朱子文公傳道經世言行錄卷之七

南徐後學舒敬直敬恭輯 男士源膠校

辨異端

附錄近思錄

聖門所謂問道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謂道只是

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佻妙奇特不

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

先聖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只是念念不忘到處

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如見堯於羹見舜

於牆耳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又無思無爲是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七

七

心體本然未感於物時事有此本領則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若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絕天理

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

非天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絕然後天理乃見耶

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仁義禮智豈不是天理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豈不是天理若使釋氏果

見天理則亦何至如此之悖滅迷失本心而不自

知耶

佛氏之學亦出於楊氏其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

說近於墨然此說最淺未是他深處後來達摩入宋梁武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只說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

之說說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覺精妙又有

禪宗真空之說

主

禪宗有而應變然亦只是空耳今亦不須窮究他只他既逃其父母縱說得如何道理也使不得

莫親於父子却棄了父子莫重於君臣却悖了君臣

所謂見者是見甚的且如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

而愛物他却不親親而要仁民愛物又如愛物也

只是食之有時用之有節他却不食肉不茹葷以

至投身施虎此是何理

問道家之術出於老子今之道士却又不然曰是出

於張陵見三國志他今用印乃陽平治都功印張

魯起兵之所也有都講祭酒等稱魯以女妻馬超

使學爲之其設醮用五斗米者是也向在浙東祈

雨設醮拜至脚痛自念此何以得雨是自先不信

矣

問鄭康成註禮但云鬼神是氣自佛入中國人鬼始

亂先生然之

聖人之門下學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不過德仁熟

而自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則是上達

而不下學矣

明道有問佛語極善謂他只要理會個寂滅不知他

強要寂滅做甚寂滅後却作何用况所謂尊宿禪

和者亦何曾寂滅得近世如宗杲等做事全不堪

檢點喜怒更不中節晉宋以前遠法師之類集中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七

主

所談只是莊列其後要自立門戶方纔脫去莊列

然實剽竊其說傳奕亦嘗論佛只是大話謾人可

憐人不省悟如經中開口便說恒河沙數幾萬千

劫更無近的年代又如佛授記某甲幾劫方成佛

佛有神通何不便成就他做佛却待許久又如住

世羅漢猶未成佛何故多時修行都無長進今却

被他撰成一藏說話迷惑了多少人

釋氏有一種低的武帝從事因果是得其低的彼初

入中國也未然後來却竊取老莊之徒許多說話

則見得儘高矣

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之謠誕者撰莊列之說以佐其高後來達磨只靜坐於中稍有受用處人又多向此今則文字極多大槩是中國人以莊列說自文夾插其間令人沒理會處

傳燈錄極陋蓋真宗時一僧做上之者真宗令楊大年刪過故載大年名便是大年也曉不得

禪者只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已全不相干學得的人有許多機鋒將來拈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七

南

弄一响便了至其爲人則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不相應耳僧家有行解之說行是行事解是禪也向見幾僧能說禪行處又好自是其資質爲人好耳非禪之力也

昔有一僧每自喚主人翁惺惺着謝氏亦有常惺惺之語是同是異曰謝氏之說於身心事物上皆有工夫若禪家所見只見得個主翁便了其動而中禮者俱不啻矣且如父子天性父被他人無禮子須去救他則不然子若有救之之心便是被愛

牽動便是心昏主人翁若如此惺惺成何道理禪學最害道老莊於義理絕滅猶未至盡佛則人倫已壞之則又將許多義理掃滅無餘故其爲害最深

問世間人爲惡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曰堯舜之世無浮屠氏乃天下太平比屋可封後有浮屠氏而爲惡者滿天下若爲惡者必待死後然後治則生人立君又何用自浮屠氏入中國善之名便錯了修橋造路猶有益於人立寺造像其善安在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七

北

老子欲保全其身之意多釋氏又全不以身爲重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蓋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佛氏則皆悖之

人生稟得只有這些氣能保之亦可延老子惟見此理所以自私其身其說尚知理會自己若釋氏則自己一身亦不管矣

問釋氏之無與老氏之無何以異曰老氏依舊有如所謂無欲觀妙有欲觀微是也釋氏則以天地爲

幻妄四大爲假合則是全無矣佛氏只是空和有俱無之所謂終日吃飯不曾咬一粒終日着衣不曾掛一絲若老氏則猶是有只是清淨無爲一味深藏固守自謂微妙教人摸索不得把有無却做兩說

老子浮屠之說固有疑於聖賢者然其實不同則此以性命爲真實而彼以性命爲空虛也此以爲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燦然於其中而民彛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

朱子言行錄卷之七

宋

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爲空則徒知寂滅爲樂而不知其爲實理之原徒知應物現形而不知其有真妄之別是以自吾之說而修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修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由彼之說則本末橫分中外斷絕雖有所謂幽微靈通虛靜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倫亂理之非顛倒運用之失也

吾儒心與理爲一彼以心與理爲二乃是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物咸備

也

近年有假儒佛之似以亂孔孟之真者其說首以讀書爲大禁常欲學者注其心於茫昧不可知之地以僥倖一旦恍然之獨見蓋亦有自謂得之者矣而察其容貌詞氣之間修己治人之際乃與聖賢之學有大不相似者

老氏只要長生其病易見釋氏於天理大本處亦見得些然却認爲已有更不認作衆人公共的以爲死後亦不失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爲寄寓故黃蘗

朱子言行錄卷之七

七

一僧有偈與母云先曾寄宿此婆家其無情義絕滅天理可知當時有司見此便當明正其罪聖人之道則不然於天理大本處見得是衆人公共便只隨天理去更無分毫私見如此則天理自明不是自家作爲出來皆是自然如此往來屈伸義安得而私之耶

釋氏以虛空寂滅爲宗故以識神爲生死根本若吾儒之說則識神乃是心之妙用如何無得但以此言性則無交涉耳

以性自私固爲大病然不察氣質情欲之偏而率意妄行便謂無非至理則尤害事

某於釋氏之說蓋嘗觀其人尊其道求之切至矣然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王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心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亦未甚晚耳非敢遽細絕之也乃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卽有諸已然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

朱子言行錄卷之七

六

釋氏攀空照拂運水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識此心而卒不可與人堯舜之道正爲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爲主宰不免流於自私也

佛氏論性以無心爲宗心乃本有之物虛明純一貫徹感通所以體道盡性皆由於此今乃以爲妄而欲去之又自知其不可而曰有真心存焉則又是有心矣

佛氏乘虛入中國自齊戒變爲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之類雖法師有四不遷之說如日月歷天而不

周云云四句只一義只是動中有靜如東坡所說逝者如此而未嘗往也之意及至達磨又翻了許多案曰說出禪來又高於義學以爲可以直趨徑悟而其始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爲資足衣食之計遂使有國家者割田以贍之無地以居之以相從於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自覺蓋道釋之教皆一再傳而失其本真有國家者雖隆重儒學而選舉之制學校之法設施措注之方既不出於文字語言之正而又以爲吾道之要妙無越

朱子言行錄卷之七

九

於釋老而崇重隆奉反在於彼至於三帝三王治世教民之大法一切不復有行之者唐之韓文公本朝歐陽公以及關洛諸公既皆闡明正道以排之其言之切要皆足以盡見其失但言者或未深知道則終有不滿人意處又有自言不覺墮落躬陷其中而不自覺者性命之理日用間無不是不必着意思想但每事尋得一個是處卽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籠侗恍惚之間所云釋氏見處只要六用不行則

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
不行而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爲一物矣
譬如磨鏡垢盡明現私慾盡而天理存非六用不
行之謂也又云其接人處不妨顛倒作用純熟之
後自不須此且如絕滅三綱無父子君臣一節還
可言接人時權且如此將來熟後却不須滅絕否
此個道理無一息間既已闕壞便無補填處又他
雖無三綱五常自有師弟上下名分畢竟絕滅不
得然所存者乃是外面假合其實者却已滅絕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七

儒者之說每事須要真實的常不似異端便將健
僞影像來單占其實地位也

儒教是開闢以來二帝三王本天理順人心治世教
民惇典庸禮之道後之聖賢遂著書立言以示後
世及世衰亂方外之士厭棄紛華畏撓禍害脫空
寂以求全身故老子倡其端而列禦寇莊周楊朱
之徒和之孟子闢之以爲無父無君比之禽獸然
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當漢之初時君世主皆信其
說而民亦化之雖蕭何曹參汲黯大史談輩亦皆

主之以爲真足以先六經治世者莫之尚也乃後
漢來張陵寇謙之之徒遂爲盜賊曹操以兵取陽
平陵之孫魯卽納降其徒可以見其虛繆而無足稽
矣

有人家長子棄家爲僧以其合奏官與弟弟又不肖
其母在堂無人奉養先生頓蹙曰奈何棄人倫滅
天理至此旁一人曰佛法亦自不許長子出家先
生日縱佛許亦自不可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七

手

朱子文公傳道經世言行錄卷之七

古後學孝恭輯 男士流騰校

家道
近錄

三代聖賢之君能修其政者莫不本乎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妻齊體於上妾承接於下而嫡庶之分定尚德義戒聲色近嚴正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內恩常掩義故雖英雄之才尚有耽於酒色溺於情欲不能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七

圭

自克者苟非正心修身動以禮義使之有以服吾德而畏吾威則何以正宮壺杜請托而防禍亂之前哉書曰化難司晨惟家之索蓋禍之興莫不本乎室中而道之衰莫不始乎閨內也

問父母之於子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欲其成立此誠心耶曰父母愛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邪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察

爲子必孝爲臣必忠不可易也仲素先生云天下無不是的父母此說得之又曰父或不慈子不可以

不孝專務積其誠敬以感格乎親心而已

問人不幸而處繼母與異兄弟不能相容則當如何曰古來自有樣子只看舜如何後來此事多有只是爲人子止於孝而已

問齊治之道斷是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然堯舜不能化其子周公不能和兄弟是如何曰聖人論其常堯舜是處其變看他蒸蒸又不格姦至於瞽瞍底豫便是他有以處變處今且去理會其常不必論到那變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七

圭

父子兄弟乃人之大倫天地之大義一日去之則禽獸矣雖復謹小嫌守小節將安所施哉此孟子絕陳仲子本意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正使不友不慈亦無逃去之理

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如臣僕伯玉之使孔子與之坐淵明監典用其子與門人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爲恥君子知此以漸率其子弟庶幾可以少變

人自少時讀書如禮記儀禮便都理會居喪讀禮是

此時更加詳察不是到此時方纔理會也

以天地言之只是一個氣自一身言之我之氣卽祖考之氣所以纔感必應

葬之爲言藏也以子孫而葬其祖父之遺體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爲安固久遠之計使其形體全而神靈得安則其子孫盛而祭祀不絕此自然之理也擇之不精則必有水泉螻蟻地風之屬以賊其內其或雖得吉地而藏不深厚則兵戈離亂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七

書

之際無不遭摧發掘暴露之變此又其所當慮之大者至於穿鑿已多之處地氣已洩雖有吉地亦無全力而祖塋之側數興土功以致驚動亦能致灾此雖術家之說不爲無理

記有之曰死者北首生者南向皆從其朔又曰葬於北方北首三代之達禮也可見古之葬者必坐北而向南蓋南陽而北陰孝子之心不忍死其心故雖葬之於墓猶欲其負陰而抱陽也豈有坐南向北反背陽而向陰之理

葬地先章亦揀草木茂盛處文公於朝亦嘗上書請

擇吉地以安神穴

古命士得立家廟非命士止祭於堂上止祭考妣伊川以義起謂無貴賤皆祭自高祖以下但有豐殺疎數之不同

凡祭只主於愛敬之誠貧家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筋力而行之財力可及者則當如儀

程氏祭儀謂凡配止以正妻一人或奉祀者是再娶所生卽以所生母配文公謂此說恐誤唐會要中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七

書

謂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

天子諸侯有太廟夾室則祧主藏於其中士人家無此祧主無可置處今不得已只埋於墓所

有以家務叢委妨於學問爲憂者先生言只此便是用工實地但每事看得道理不令容易放過更於其間見得平日病痛痛加剪除則爲學之道何以加此

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然幽闇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君子之道造端夫婦之

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非知幾慎行之君子其孰能體之

古之君子思所以顯其親者惟立身揚名爲足恃是以不求諸人而求諸已不務其外而務其內

人於道理不能行只是在我之理有未盡耳不咎其不可行當反而求盡其道

大丈夫要容人不可爲人所容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要他人盡快我意

窮須是忍忍到熟處自無戚戚之念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七

集

儉德最好凡事儉則鮮失楊綰用而大臣損音樂減賜御人豈可不養素自重

文公家居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居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匙箸舉措有定所其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威儀容止之間自少至老祁寒酷暑造次顛沛皆有須臾之離

家政附見文公文集

有公家之政有私家之政士君子修一家之政非求富益之也植德而已爾積善而已爾父子欲其孝慈兄弟欲其友恭夫婦欲其敬順宗族欲其和睦門閭欲其清白帷簿欲其潔修男子欲其知書女子欲其習業姻婭欲其擇偶婚嫁欲其及時祭祀欲其豐潔用度欲其節儉墳墓欲其有守鄉井欲其重遷先業欲其不壞農桑欲其知務賦稅欲其及期私負欲其知償私恩欲其知報私怨欲其不逞私忿欲其不蓄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七

集

親戚欲其往來賓客欲其延接里閭欲其相歡故舊欲其相親交游欲其必擇行止欲其必謹事上欲其無詬待下欲其無傲公門欲其無擾訟庭欲其勿臨非法欲其勿爲危事欲其勿與官長欲其必敬桑梓欲其必恭有無欲其相通凶荒欲其相濟患難欲其相恤疾病欲其相扶喪葬欲其相哀喜慶欲其相賀臨財欲其勿苟見利欲其勿爭交易欲其廉平施與欲其均一吉凶欲其知變憂樂欲其知時內外欲其相諧忿恚欲其含忍過惡欲其隱諱嫌疑欲其避

醜穢欲其不談奴婢欲其整齊出納欲其明白戲玩欲其有節飲酒欲其不亂服飾欲其無侈器用欲其無華廬舍欲其葺修庭宇欲其肅潔文籍欲其無毀門壁欲其勿污鞭笞欲其勿苛賞罰欲其必當如是而行之則家政修明內外無怨上下降祥子孫吉昌移之於官則一官之政修移之於國於天下則國與天下之政理嗚呼有官君子其可不脩一家之政乎家政不脩其可語國與天下之事乎

家訓 附見文公文集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七

美

父之所貴者慈也子之所貴者孝也君之所貴者仁也臣之所貴者忠也兄之所貴者愛也弟之所貴者敬也夫之所貴者和也婦之所貴者柔也事師長貴乎禮也交朋友貴乎信也見長者敬之見幼者愛之有德者年雖下於我我必尊之不肖者年雖高於我我必遠之勿譏人之短勿矜己之長譬者以義解之怨者以直報之人有小過含容而忍之人有大過以理而責之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人有惡則掩之人有善則揚之處公無私譬治家無私法

勿損人而利己勿妬賢而嫉能勿逞忿而報橫逆勿非理而害物命見不義之財勿取遇合義之事則從詩書不可不學禮義不可不知子孫不可不教婢僕不可不恤守我之分者理也聽我之命者天也人能如是天必相之此乃日用常行之道若衣服之於身體飲食之於口腹不可一日無也可不謹哉

家居要言 附見文公文集

朱子言行錄 卷之七

美

粒恒念物力維艱○宜未雨而綢繆母臨渴而掘井○自奉必須儉約宴客切勿留連○器具質而潔瓦缶勝金玉飲食約而精園蔬愈珍饈○勿營華屋勿謀良田○三姑六婆實淫盜之媒婢美妾嬌非閨房之福○奴僕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艷妝○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居身務其質樸訓子要有義方○莫貪意外之財莫飲過量之酒○與肩挑貿易毋占便宜見貧苦親隣須加溫恤○刻薄成家理無久享儉常乖舛立見消亡○兄

弟叔姪須分多潤寡長幼內外宜法肅詞嚴○聽婦言乖骨肉豈是丈夫重貲財薄父母不成人子○嫁女擇佳婿母索重聘娶媳求淑女勿計厚奩○見貧賤而生嗟憐者富不終見富貴而生詬容者貧可耻○居家戒爭訟訟則終凶處世戒多言言多必失○勿恃勢力而凌逼孤寡勿貪口腹而恣殺牲畜○乖僻自持悔悞必多怠惰自甘家道難成○狎昵鄉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則可相依○輕聽發言安知非人之譖愬當忍耐三思因事相爭安知非我之

朱子言行錄卷之七

三

朱子言行錄卷之七終

朱子文公傳道經世言行錄卷之八

京校學政孝徵輯 男士謹校

出處 節錄近思錄

聖人用行舍藏固無意必然亦無私意期必之心耳若其收時及物之意皇皇不舍則豈可謂無意於行哉至於舍之而藏雖非所欲謂舍之而猶無意於藏則亦過矣聖賢之心不是漠然無意於應物與異端不同處正在此

朱子言行錄卷之八

一

害便生趨避此較之心古人刀劒在前鼎鑊在後視之如無物只是見得道理耳

死生有命不是深奧難曉的如今朋友都信不及此道日孤令人意思不佳 又云其默足容只不去擊鼓訟寃便是不成屋下合說的話亦不敢說今為避禍之說者固出於相愛然得某壁立萬仞豈不益為吾道之光時偽學之禁甚嚴有友輒以省事避禍者故為此言 今人只為不見天理本原而有汲汲以就功名之心故其議論見識往往卑陋多方遷就只成就得一

個私意更有甚好事

所云富貴不以其道得若指誦曲以求此是景下等
人不足論設有自到我面前的知其有一毫不是
處也不可處這裏見得破方是有學力

不合而去則雖吾道不得施於時而異時猶可有爲
不合而苟焉以就不惟吾道不得行於今亦無望
於後矣

凡是名利之地退步便安穩只晉向前便危險事勢
定是如此

朱子言行錄卷之八

二

文公嘗問除命以書答韓尚書有曰某狷介之性矯
揉百方終不能回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
就功名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已志所願欲者
不過修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誦讀遺經參
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既以自樂間亦筆之
於書以與有志者共之且以待後之學者而已此
外實無絲毫餘念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
一身之事而其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尤不可以
不審某向者既以辭命而得改官乃又以所改之

官而有此授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遜安坐

而致之近世風俗頹靡士大夫倚托欺慢以取爵
位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一種耳熹實不忍身爲
之使天下後世持清議者得以唾罵而嗤鄙之也
文公平生倦倦無一念不在於國問時政之闕失則
戚然有不豫之色語及國勢之未振則感慨以至
泣下然謹難進之禮則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辭
願易退之節則一語不合必奉身而急去其事君
也不貶道以求售其愛民也不徇欲以苟安故與

朱子言行錄卷之八

三

世動輒齟齬自筮仕以至考終五十年間歷事四
朝仕於外者僅九考立於朝者四十日而已

朱子文公傳道經世言行錄卷之八

朱子文公傳道經世言行錄卷之八

治道雜錄

不及分類要之語語皆治平要道而為在上在下者所宜取法也節錄近

四

天下之事只有一個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公平正大行將去其濟不濟則天也他如費心費力用智用數半籠計較都不濟事天下事有大根本正君心是也其餘之事亦各有本如理財以養民為本治兵以擇將為本人君以論相

朱子言行錄卷之八

四

為職宰相以正君為職

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馭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

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個公做來也精采便是小官人也望風畏服不則便是宰相做來做去只沒下梢

立簡易之法與民由之法之所以難廢者只是簡惟繁故易廢也

規模寬濶使人各得盡其情君子所以通天下之志也

今世有二弊法弊時弊法弊更改猶易時弊則皆在人人皆以私心為之何如變得如王荊公變法未幾又起許多弊者人難變故也

君子欲為其事以拘於法而不得行小人却徇其法至於越法而不之顧

今世之法無一不饒而學校科舉尤甚欲循典故也須揀個是的

朱子言行錄卷之八

五

今世士大夫惟以苟且挨去為事不要分明理會纔理會分明便做官不得有人少負能聲及粗經挫折便悔其惺惺一切剗方為圓隨俗苟且自避年高識長曲直在前並不理會風俗如此可畏可畏古今聖賢必倚賴老成人以固其國家

天生一世人才自足一世之用自古及今只是這一般人但有聖賢之君在上其氣稊蒸騰冷自別致官亦有留意教導者然其所習不過科舉之業使爾愈精心術愈壞蓋不如不教猶足以全其德也

之爲念也

今教授之職只是教人做科舉時文他心心念念要爭功名自然去做何待設官置吏須是當職者教人使知理義

士人習爲時文應舉須有個轉處看來只有個學在上者若好學自見道理許多弊政自要整頓至於學舍選來賢儒如胡安定孫明復等爲教導之官又須盡變科目理會經學今未說士子且看朝廷表奏支離曼衍如諸宰相只須數語戒勉足矣何朱子言行錄卷之八

六

待繁文故某嘗云表奏之文下諷其上也諸勅之文上諷其下也

科舉所取文字多是輕浮不實這事大關世變古人志道據德而游於藝禮樂射御書數教尤授末事亦甚有用若時文整篇整卷要作何用徒然壞士子許多精神

林擇之云今士人所聚多處風俗便不好故太學不如州學州學不如縣學縣學不如鄉學文公云太學真無益於國家教化之意安在

樂律自黃鐘至中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鐘皆屬陰

此是個大陰陽若黃鐘爲陽大呂爲陰大簇爲陽大呂爲陰每一陽間一陰又是個小陰陽也

今之士大夫間以五音十二律無能曉者當立一樂學使士大夫習之久後必有精通者出仁宗嘗以胡安定阮逸樂書令天下名山藏之其意甚好先王比甲保伍之法只是分數分所以不亂范仲達爲袁州萬載令行得極整齊奸細更無所容每有可疑之人保伍不敢著互相傳送至縣縣驗其無朱子言行錄卷之八

七

他方令傳送出境訖任滿無一寇盜

天下事最大而不可輕者無過於兵刑臨陣之時錯殺了多少人所以老子云佳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獄訟眼前事易見若其情偽難通或旁無佐証各執兩說係人性命處須吃緊思量猶恐有誤也

古之名將能立功名者皆是謹重周密乃能有成如吳漢朱然終日欽欽常如對陣這樣方可劉琨恃才傲物驕奢侈肆卒至父母妻子皆爲人所屠戮

要做大功名的人越要謹密未間龍魯疎濶而能有成者

諸葛亮臨陣對敵意思安閒如不欲戰符堅踴躍不寐而行師其敗不待澠水而決矣

當無事之時欲識得將須具大眼力如蕭何識韓信方得且如國家中興張韓劉岳突然而出豈平時諸公所嘗識者

或言古人之兵如子弟之衛父兄而孫吳之徒必與士卒同甘苦日巡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

朱子言行錄

卷之八

八

意也少不得

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蓋必如是然後輕重可得而論淺深可得而測此先王之義刑義殺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爲惡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常有之性也

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爲可憫而不知被害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盜殺人爲之求生不念死者之無辜是知爲盜賊計而不知爲良民計也若饑

荒盜竊猶可以情原則因其大小輕重而處之

古人爲政一本於寬今須反之矯之以嚴而後有以得其情若使事無統紀緩急予奪之權皆不在我則吏奸豪得志平民不蒙其澤反受其殃矣

大抵治道無他說但使人主恭儉好善有言逆于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心必求諸非道如何不洽古來似有見成樣子只是如此

聽訟只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少若厭其多不與分別愈見事多狀牒煩多須集屬官

朱子言行錄

卷之八

九

同堂商量分判非獨爲長官者省事而屬官亦各得自效兼是簿尉等官使之決獄聽訟得然是亦教誨之道

胥吏沉滯公事邀求於人其弊百端須嚴立限程決要如期他限口到自然需索不得大抵作官須令自己常閑胥吏常忙若自家被文移叢雜討頭不見胥吏便來作弊

當官須有旁通厝逐口公事開項記錄了則勾之未了者卽須了方不廢事

天下事所以終不成者只是壞於私與私只如行經界亦安能盡無弊然十分弊也須革去九分所餘者一分半分耳今人却情願留十分重弊纔有一人理會便去搜剔那一分半分弊來取疵之以爲決不可行都是這般見識分明有個天下國家無一人肯把做自己的看

文公嘗有踏荒詩云千陌縱橫不可尋死傷狼籍正悲吟若知赤子原無罪合有人間父母心

凡天下疲癯殘疾憊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

朱子言行錄卷之八

十

告者也君子之爲政要主張這等人

大抵學者視天下之事以爲爲己之事所當然而爲之則雖甲兵財穀籩豆有司之事皆爲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廬墓敵車贏馬亦爲人耳善乎張敬夫之言曰爲己者無所爲而然者也學者目以是而自省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

文公嘗言某生平不會懶雖甚病一心只要向前做事自是懶不得今人所以懶者非是真個怯弱自

是先有畏縮之心纔見一事便料其難而不爲所以習成怯弱不能有爲也

有問論政便當識體者文公言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誡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在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爲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賊吏除暴斂均力役這都是一定格局合如此做的又如爲天子近臣合當審諤正直却又恬退寡默及處鄉里合當閉門自守躬廉退之節又却向前要做事便都傷了大體

朱子言行錄卷之八

十一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乾卦大之心聖賢親切之訓

賈誼保傳傳有曰天下之命係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教諭與選左右教諭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者也

宰相以得士爲功下士爲難而士之所守則以不自失爲貴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下士子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可銜爵

以求售

或言未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如何曰權
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二者
皆有及則稱之舉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而猶以
爲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拚大善不
以一短棄一長如是而已

天下須是放開做使恢恢有餘地朝廷只擇監司太
守其餘職幕縣官容他各辟所知方可責成

宰相是舜禹伊周下此亦須是房杜姚宋方能處置

朱子言行錄 卷之八

三

天下事後之當此任者不能任天下之事亦怪他
不得是他人品只如此力量不足如何強得

古之聖賢從根本上便有惟精惟一工夫所以能執
其中徹首徹尾無不盡善後來所謂英雄未嘗有
此工夫但在利欲場中頭出頭沒其賢美者乃能
有所暗合而隨其分數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戒
中或不能盡善則一而已來論謂三代後得
漢唐做得不盡亦正謂此但論其盡不盡而不
其所以盡與不盡却將聖人事業就利欲場中

並較量見得彷彿相似便謂聖人樣子不過如此
則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者正在此矣且如管
仲之功伊呂以下誰能及之但其心乃利欲之心
是以聖人雖稱其功而孟子董子則秉法義以裁
之不少假借

右年譜行狀二篇表文公之行也道德爲學致
知存養克己教人讀書做戒觀聖賢辨異端家
道出處治道等十三篇著文公之言也其有聖
賢之言其行聖賢之行語有之讀書取科第未

朱子言行錄 卷之八

三

是第一等事惟學爲聖賢者當之苟學者誦法
文公之言則學聖賢於言也踐履文公之行則
學聖賢於行也其由科第以顯則正君定國行
聖賢之道於當時其不由科第以顯則著書立
說明聖賢之道於萬世此是讀書第一等事也
而科第何足以當之也濂溪周子曰志伊尹之
所志學顏淵之所學橫渠張子曰爲天地立心
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斯
非儒者之責而誰責乎學者法文公之言祖文

公之行則文公之志事皆我志事也而聖道淵源之統緒雖謂於今未絕可也後學舒敬亭書

朱子文公傳道經世言行錄卷之八

京後學舒敬亭老後叢書男士謹校

學校貢舉議

見文公文集

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蚤夜孜孜唯懼德業之不修而不憂爵祿之未至夫子所謂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孟子所謂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蓋謂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藝為最下然皆猶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為法制之密又足以為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今之為法不然雖有鄉舉而其取人之額不均又設太學利誘之一塗監試漕試附試詐冒之捷徑以啟其奔趨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於德行之實而所謂藝者又皆無用之空言至於其弊則其所謂空言者又皆怪妄無稽而適足以敗壞學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風俗日薄蓋嘗思之必欲乘

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平今日之俗則必如明
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未
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
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
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
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眾說而斷以已
意學校則遴選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導以來實學
之士裁減解額舍過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於
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

朱子言行錄卷之八

末

士子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
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略也其詳則繼
此而達陳之夫所以必均諸州之解額者今之士子
不安於鄉舉而爭趨太學試者以其本州解額窄而
試者多太學則解額潤而試者少本州只有解試一
路太學則兼有舍選之捷徑又可以智巧而經營也
然則今日欲抹其弊而不以大均解額為先務雖有
良法豈能有所補哉故莫若先令禮部取見逐州五
舉終場人數太學終場人數解試亦通此舊額都數
合分選諸州理為人數

定以若干分為率而取其若干以為新額如以十分
其一則萬人終場者以又損大學解額舍選取人分
百人為額更計而之數使與諸州不至大段殊絕其見住學人分則士安
數權許仍舊其土而無奔趨流浪之意矣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
德行之於人大矣然其實則皆人性所固有入道所
當為以其得之於心故謂之德以其行之於身故謂
之行非固有所作為增益而欲為觀聽之美也士誠
知用力於此則不唯可以修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
可以及夫天下國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為先若

朱子言行錄卷之八

末

舜之命司徒以敎五教命典樂以敎胄子皆此意也
至於成周而法始大備故其人材之盛風俗之美後
世莫能及之漢室之初尚有遺法其選舉之目必以
敬長上順鄉里肅政敎出入不悖所聞為稱首魏晉
以來雖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猶為近之及至
隋唐遂專以文詞取士而尚德之舉不復見矣積至
於今流弊已極其勢不可以不變而欲變之又不可
不以其漸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額之半而又
折其半以為德行之科如解額百人則以二十五人
為德行科蓋法行之初恐考

朱子言行錄 卷之八

太

察未精故且取其半而又誠明立所舉德行之目八如
其半其益五十八人自依常法明立所舉德行之目八如
行之專委選縣令佐從實搜訪於省試後保明津遣
赴州守作審實保明申部於當年六月以前以前以禮津
遣限本年內到部撥入太學於近上齊舍安排而優
其原給仍免課試長試以時延請詢考至次年終以
次差充大小職事又次年終擇其尤異者特薦補官
餘令特起明年省試比之餘人倍其取人分數人二
十取一則此科十而取一殿試各升一甲其不中人
蓋解額中已減其半矣
且今住學以俟後舉其行義有虧學術無取舉者亦
當議罰則士知實行之可貴而不專事於空言矣所
以必罷詩賦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
詩賦又空言之尤者其無益於設教取士章章明矣
所以必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者古者大學之教以
格物致知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
強立不反為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
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况今樂
經亡而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焉
蓋經之所以為教者已不能備而治之者類皆舍其

朱子言行錄 卷之八

尤

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於天下
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於
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
學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於諸史則該古今
興亡治亂得失之變時務之大者如禮樂制度天文
地理兵謀刑法之屬亦皆當世所須而不可闕皆不
可以不習也然欲一旦而盡通則其勢將有所不能
而卒至於不行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天
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則亦若無甚
難者故今欲以易詩書為一科而子年午年試之周
禮儀禮及二戴之禮為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
傳為一科而酉年試之為界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
學論語中庸孟子義各論則分諸子為四科而分年
以附焉諸子則如荀楊王韓老莊之屬及本朝諸家
中出論策則諸史時務亦然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
二道策則諸史時務亦然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
南北史為一科新舊唐書五代史為一科通鑑為一
科時務則作曆地理為一科通鑑新儀為一科兵家
刑統勅令為一科通典為一科以則士無不通之經
次分年如經子之法策各二道則士無不通之經
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為當世之用矣其治經必專家

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於人之一心然聖賢之言則有淵奧古雅而不可以臆斷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見聞所能及也故治經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說而推之借曰未必盡是亦當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後可以反求諸心而正其繆此漢之諸儒所以專門名家各守師說而不敢輕有變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則爲病耳然以此之故當時風俗終是淳厚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

朱子言行錄卷之八

辛

之傳注但取近時科舉中選之文誦誦摹倣擇取經中可爲題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張明知不是經意但取便於行文不暇恤也蓋諸經皆然而春秋爲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繆乃反以爲工而置之高等習以成風轉相祖述慢侮聖言日以益甚名爲治經而實爲經學之賊號爲作文而實爲文字之妖不可坐視而不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爲主令應舉人各占兩家以上於家狀內及經義卷子第一行內一般聲說將來等

義則以本說爲主而旁通他說以辨其是非則治經者不敢妄牽己意而必有据依矣其命題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經者既無家法其穿鑿之弊已不可勝言矣而主司命題又多爲新奇以求出於舉子之所不意於所當斷而反連之於所當連而反斷之大抵務欲無理可解無說可通以觀其倉卒之間趨附離合之巧其始蓋出於省試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之一題然而當時傳聞猶以爲怪及今數年則無題不然而人亦不知怪矣主司旣以此倡之舉

朱子言行錄卷之八

壬

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講習專務裁剪經文巧爲闢釘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爲經學賊中之賊文字妖中之妖又不止於家法之不立而已也今旣各立家法則此弊勢當自革然恐主司習熟見聞尙仍故態却使舉子愈有拘礙不容下筆願下諸路清司戒勅所差考試官今後出题須依章句不得妄有附益裁剪如有故違許應舉人依經直答以駁其繆仍經本州及清司陳訴將命題人重作行遣其諸州申到題目亦令禮部國子監長貳看詳糾舉隨罰則主司不敢

妄出怪題而諸生得守家法無復敢肆妖言矣又按前賢文集策問皆指事設疑據實而問多不過百十字嘉祐治平以前尚有舊體而呂申公家傳記熙寧事乃云有司發策問必先稱頌時政對者因大爲諛詞以應之然則此風蓋未遠也今亦宜爲之禁使但條陳所問之疑略如韓歐諸集之爲者則亦可以觀士子之實學而息其諛佞之姦心矣其必使答義者通貫經文條陳衆說而斷以己意者其說已略具于家法之條矣蓋今日經學之難不在於治經而難於朱子言行錄卷之八

三

其施川之實不必如今日經義分段破題對偶敷衍之體每道止限五六百字以上則雖多增所治之經而答義不至枉費辭說日力亦有餘矣至於舊例經義禁引史傳乃王氏末流之弊而論子史者不復訂以經指又俗學卑近之失皆當有以正之使治經術者通古今發議論者識原本則庶乎其學之至矣其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遷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蓋古之太學主於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來者爲義而不爲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薦所記元祐侍講呂希哲之言曰祖宗之時太學之法寬簡國子先生必求天下賢士真可爲人師者就其中又釋其尤賢者如胡翼之之徒使專教導規矩之事故當是時天下之士不遠萬里來就師之其游太學者端爲道藝稱弟子者心說誠服蓋猶有古法之遺意也熙寧以來此法浸壞所謂太學者但爲聲利之場而掌其教事者不過取其善爲科舉之文而嘗得僑於場屋者耳士之有志於義理者既無所求於學其奔趨輻輳而來

朱子言行錄卷之八

三

者不過爲解額之濫舍選之私而已師生相親漠然
如行路之人間相與言亦未嘗開之以德行道藝之
實而月書季考者又祇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恥
之心殊非國家之所以立學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
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擇士之有道德可爲人師者
以爲學官而久其任使之講明道義以教訓其學者
而又痛減解額之濫以還諸州罷去舍選繆濫之法
而使爲之師者考察諸州所解德行之士與諸生之
賢者而特命以官則太學之教不爲虛設而彼懷利

朱子市行錄

卷之八

書

干進之流自無所爲而至矣其諸州教竊亦以德行
人充而責以教導之實則州縣之學亦稍知義理之
教而不但爲科舉之學矣至於制舉名爲賢良方正
而其實但得記誦文詞之士其所投進詞業亦皆無
用之空言而程試論策則又僅同覆射兒戲初無益
於治道但爲仕宦之捷徑而已詞科則又習於諂諛
夸大之詞而競於駢儷刻雕之巧尤非所以爲教至
於武舉則其弊又不異於儒學之陋也欲革其弊則
制科當諸舉者不以其記誦文詞而取其行義器識

罷去詞業六論而直使待對於廷訪以時務之要而
不窮以隱僻難知之事詞科則當稍更其文字之體
使以淳厚簡嚴爲主而以能辨析利害敷陳法度爲
上武舉則亦使學官放經義論策之制參酌定議頒
下武經總要等書而更加討論補其遺逸使之誦習
而立其科焉則庶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
爲俗學之所病矣夫如是是以教明於上俗美於下
先王之道德得以復明於世而其遺風餘韻又將有
以及於方來與夫規規蠶固守末流之弊法而但欲

朱子市行錄

卷之八

書

小變一二於其間者利害相絕固有間矣草茅之慮
偶及於此故敢私記其說以爲當路之君子其或將
有取焉

明道程先生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至
哉言也余竊以風俗之正又由於賢才之得而賢
才尤正風俗之本也今夫學校教育賢才之地也
貢舉登用賢才之路也學校教育者惟賢才一國
以爲矜式而一國之風俗正貢舉登用者惟賢才
天下以爲儀表而天下之風俗正余又嘗論之古

今學校所教育貢舉所登用其類不一有道德之士有功名之士下此則爲富貴之人而道德之士如周濂溪程明道張橫渠朱晦菴其人尚矣功名之士如范文正公韓魏公富鄭公王文正公朱可謂世無其人也至於富貴之人僕僕皆是指不勝屈今如建學立教登明選公其法日以詳備矣然必欲得周程張朱范韓王富之士而聚之用之如文公所議學校貢舉之道所宜急加講求也後學舒敬亭書

朱子言行錄 卷之八

朱

朱子文公傳道經世言行錄卷之八

嘉祿校學舒敬亭孝徵謹識 男士溫騰校

讀唐志 論文見文公文集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朱子言行錄 卷之八 七

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註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爲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咏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

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事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况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傳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

朱子言行錄卷之八

美

不足恃因是頻折其源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詭譎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効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楊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

朱子言行錄卷之八

美

但漢之漢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爲文之病大振頽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實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楊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

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余讀文公年譜年十八舉建州鄉貢考官蔡絛謂人曰吾取得一後生三篇策皆欲爲朝廷措置大

朱子言行錄卷之八

手

事他日必非常人斯可知文公之文皆其作爲事實不等於無用之虛車也然亦豈臨時撰爲如斯之文哉惟自髫年授讀時已於聖賢之言體之於心踐之於身而以身心所得者發爲文章其文詞所敷陳卽當事之指揮也故年十歲讀孟子至聖人與我同類者喜不可言以爲聖人亦易做以童子侍屏山劉先生疾請問平昔入道次第屏山欣然告曰吾於易得入德之門焉不遠復者吾之三字符也汝尚勉之年十五六見呂與叔雖愚必明

雖未必強一段解得痛快讀之悚然警勵憤發試問世之學者曰讀聖賢書亦曾有此識解否亦曾有此惕勵否其受於師者又寧有此志氣否而師之教者又寧有此期待否知識庸陋志氣卑汚視其文亦自文采風流傾動一時考其行又實苟賤無恥鄉里羞稱是文一人行又一人而文與行判然兩人也宋史載秦會之少遊游定夫之門定夫亦愛重之其論古有曰古人亦有說得行不得惟我文公深燭其奸謂其離經畔道已根諸此矣何

朱子言行錄卷之八

手

者古人之言卽古人之行法語正論不惟爲法天下並可傳之後世故著之經以定萬世楷模若襲古人之言以希榮達古人之行以便私是其讀書買價還珠也夫買價還珠凡讀書者皆是也今世文公道德文章爲一之論故附所見於此以爲世之爲文者諒焉後學舒敬亭書

朱子言行錄卷之八終

朱子文公傳道經世言行錄卷之八

嘉後學徽寧縣微恭輯 男王源慶校

不自棄文 見文公文集

夫天下之物皆物也而物有一節之可取且不爲世之所棄可謂人而不如物乎蓋頑如石而有攻玉之用如蠶而有和藥之需糞其穢矣施之發田則五穀賴之以秀實灰既冷矣俾之洗滌則衣裳賴之以精潔食龜之肉甲可遺也南人用之以占年食鷄之肉毛可棄也嗚民縫之以禦風推而舉之類而推之

朱子言行錄 卷之八

三

則天下無棄物矣今人而見棄焉特其自棄爾五行以性其性五事以形其形五典以教其教五經以學其學有格致體物以律其文章有課式程試以梯其富貴達則以是道爲卿爲相窮則以是道爲師爲友今人見棄而怨天尤人豈理也哉故怨天者不勤尤人者無志反求諸己而自尤自罪自怨自悔卓然立其志銳然策其功視天下之物有一節之可取且不爲世之所棄豈以人而不如物乎今名卿士大夫之子孫華其身甘其食諛其言傲其物遨遊燕樂不知

身之所以蠶潤者皆乃祖乃父勤勞刻苦也飲芳泉而不知其源飯香黍而不知其由一旦時異事殊失其故態士焉而學之不及農焉而勞之不堪工焉而巧之不素商焉而資之不給是時也窘之以寒暑艱之以衣食妻垢其面子癯其形雖殘杯冷炙吃之而不慚穿衣破履服之而無恥黯然而莫振者皆昔口之所爲有以致之而然也吾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戶遭不肖子孫蕩覆殆盡斯可鑑矣又見河南馬氏倚其富貴驕奢淫佚子孫爲之燕樂而已人間

朱子言行錄 卷之八

三

事業百不識一當時號爲酒囊飯袋及世變運衰餓死於溝壑不可數計此又其大戒也爲人孫者當思祖德之勤勞爲人子者當念父功之刻苦孜孜汲汲以成其事兢兢業業以立其志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遷之我獨不移士其業者必至於登名農其業者必至於積粟工其業者必至於作巧商其業者必至於盈貲若是則於身不棄於人無愧祖父不失其貽謀子孫不淪於困辱永保其身不亦宜乎

余生貧賤賦質涼薄食祇期於充腹衣祇期於蔽

體遇食稍豐卽驚以爲過遇衣稍美卽慚爲非宜
嘗於靜中默自省察何功天地何德生民再自暴
棄偷惰苟安無事空食愈以獲戾鬼神殃咎難免
因思生人不同莫不各有一日應盡之事必一日
之事盡而一日之食方始無愧如農勤於耕其食
者耕之所獲工勤於業其食者業之所成商賈勤
於貿易其食者貿易之所餘要之皆非自棄無事
空食者也殃咎亦自能免若不耕不業復不貿易
坐享農工商賈之奉斯爲天地之大靈彼先自棄

朱子言行錄卷之八

壽

鬼神寧不棄之而幸於殃咎不生決無是理也今
夫士止不耕不業復不貿易安然坐享農工商賈
之奉者然可信其殃咎不生福祿偕來者惟勤敏
於進德修業乾乾終日無時以怠寢興不愧於衾
影俯仰不愧於天人守先待後無愧於往古來今
進而推行其學於朝澤被一時之農工商賈退而
講明其學於野澤被萬世之農工商賈其功大其
報長雖世享農工商賈之奉猶不爲過殃咎於何
而生福祿有不偕來者也倘不如然工爲華靡之

辭身履刻薄之行驕矜恣肆食鄙無恥在一鄉爲
一鄉之蠹在一國爲一國之蠹在天下爲天下之
蠹此雖以彼祖父積累之厚通顯可致而鬼神陰
已疾之禍因惡積殃咎以類而集也余讀文公不
自棄文情辭經綿悃悃愛人至爲深切因書此以
自警並爲爲士者警焉後學舒敬亭書

朱子文公傳道經世言行錄八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舒敬亭撰敬亭字孝徵銅山人是書收朱子言行彙爲一編前有朱子小像及父師題辭又有自題贊及諸人先後題贊卷一卷二爲年譜行狀卷三爲道學淵源其中濂溪事實記蓋取之文公文集明道行實則取之二程文集卷四爲伊川行狀及道體卷五爲學存養克己卷六教人儆戒卷七觀聖賢辨異端卷八治道皆取之文集近思錄而以讀唐志不自棄文終焉皆抄撮習見之文於朱子之學不能有所發明也

曹江孝女廟誌十卷首一卷

末一卷

〔清〕沈志禮輯

上海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十七年慎德

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曹江孝女

廟志十卷》提要

曹江孝女廟誌序



古帝王之治天下也孰有
大於孝者哉或曰孝爲子
職之常不幸而以孝名者

吳序

一

非人子之所安何也以其
非負家庭之隱痛卽遭時
勢之危迫也攷古今博誌
自大祭三辰四望外至姬

氏始命大宗伯定五祀法
而不及孝子者亦以孝爲
子職之宜盡故不列於五
祀然亦有勢處其迫於無

吳序

二

可奈何時本天性而出以
激烈又不可謂非處孝之
變也唐天寶年間始勅孝
婦烈女命有司所在置祠

宇量事致祭正爲處變者
以風世然考當時孝婦得
祀者自太姜至曹世叔妻
止七人烈女得祀者自齊

吳序

三

姜至淳于緹縈止十四人
若我越孝女曹娥誌稱投
瓜沈浪不可謂不曲盡苦
衷矧東漢距唐不遠重以

邯鄲淳之碑蔡中郎之贊
王內史之書乃祀典竟不
與焉則唐室禮臣之缺略
可知且從來至孝多出鬚

吳序

四

睂其婦人女子則不易觀
間嘗上下古今若酒泉郡
趙娥德興程女商丘木蘭
建安曹季女晉江呂良子

南昌謝小娥臨濟四女寧
州李毅女其間以女子而
各出委曲以盡其孝者數
千年來亦落落晨星况曹

吳序

五

孝女年甫垂髻身赴重波
乎自漢而後與娥相類者
惟唐之樂平饒娥年十四
悲父沈屍不食而死宋莆

田林娥亦年十三投海救
父其事同其孝亦同然倡
之於先者實惟吾越孝女
也夫是以自漢迄今歷千

吳序

六

有餘歲廟食崇封代昭隆
典使千百世後聞其風者
盡起仁人孝子之思則娥
之有功於世道人心正自

不淺也今者我

聖天子弘祖述憲章之治敷

化民成俗之風崇孝表貞

曹江祀典列於二祭昔舊

吳序

七

祠規模未稱幸吾鄉先輩

總督淮漕尚書沈公旣捐

俸增葺復置祀田更訪舊

乘思另輯成書以廣孝思

所悵江夏數行難辨河東
三篋難收遂令有志未逮
荏苒十餘載搥風剝雨寢
廟不無圯頽之感又幸嗣

吳序

八

君以部郎督榷北新復大
費經營始煥然一新因咨
詢故老購求遺帙以成先
志奈徵文考獻傷同杞宋

又閱十餘載觀察嶺東方
獲殘編於公餘丙夜復訂
疑正訛始登梨棗余閱其
詳略次第彷彿編年紀事

吳序

九

不禁肅然曰此非娥之至
孝其能靈爽至今乎非觀
察君以仁人孝子之心承
先志而彙集成書其能裨

有功世道人心者遍及天下而共起孝思乎特是國有史郡邑有誌若祠廟則止用記事體然考郡誌之

吳序

十

肇又源於風俗通一書風俗之大莫過於孝以祠廟行誌體非古也以至孝之祠廟而不行誌體又何以

盡感格之誠何以昭歷代帝王誥勅之典何以載名卿士夫傳記碑銘聯額詩歌之盛其不得不以誌名

吳序

十

者是蓋先尚書今觀察賢喬梓苦心而實仰承我

皇上孝治天下之大維風厚俗之本也抑爾雅釋名曰

誌者志也考周禮行人掌
邦國四方事以達其志又
曰小史掌侯國之志然則
志者郡邑之典章也娥孝
格天典章莫大矣今日之
廟誌適洽行人小史之義
非古而實師古也余越人
也幼從

墓序

十三

先大夫宦遊京邸長歷官
晉吳閩粵不獲入廟瞻拜
然閱斯誌也恍見娥之號
泣江干焉恍見娥之投衣
卜屍焉恍見娥之奮不顧
身焉恍見娥之負父而瞑
目重淵焉嗚呼娥卽不欲
以孝名而百世千秋自不

墓序

十三

得不以至孝歸之也思吾
越節義文章代有傳人其
孝行廟食曹江者實惟娥
一人開東漢孝女之始而

吳序

古

朱娥從祀于宋諸娥從祀
于明迄于今江以娥名地
以娥名渡以娥名夫孰非
娥之純孝所致哉甚矣誌

之不可不舉也特念余勞
勞王事一官百粵未遂歸
侍先人墳墓惟徒傷風木
觀娥之誌涕益數行下倍

吳序

主

於讀蓼莪矣敢不三薰三
沐敬序之以昭

聖朝之褒崇以彰吾越之風
俗以廣天下之共爲仁孝

而明娥之大有功於世道
人心也于是乎書

皆

康熙二十七年戊辰季春

吳序

未

之吉總督兩廣兵部尚書

里人吳興祚題



曹江孝女廟誌序

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道

莫大于孝孝者五常之本

百行之原也其昭揭如日

序

星故以夫子之聖亦曰行

在孝經苟得一至性人爲

法于天下以功名教以補

治化則褒崇而廟饗之古

今之通義也吾越東漢孝女曹娥年十四痛父沉淵號繞江干尋父屍旬有七日不得遂投江越三日背父屍浮水而出其天性之篤感格之神豈尋常之可擬哉元嘉間上虞令度公親設奠始表祠之命邯鄲

氏爲碑以紀其實自是而中郎有讚右軍有書娥之孝行于此大顯而垂之史冊見之記載暨乎歷代帝王之褒封宇內賢士大夫之詠歌詞賦匾額對聯可稱汗漫青紉日新富有矣夫古來之稱孝女者前有

緹縈叔先雄後有饒娥朱

娥孟貞女及八歲諸娥烈

節芳聲竝垂千古而靈爽

於昭未有如曹娥之盛者

序

四

我

世祖章皇帝革故鼎新化隆俗

厚崇孝行表幽貞俾曹江

祀典與 禹陵南鎮春秋

禋祀時 先君子尚書公

總督淮漕仰承

聖朝褒忠揚孝之意于曹江

孝廟因舊制而作新之置

序

五

田畝以供祀事又訪求廟

誌時湮沒已久有同里印

文學君素購求殘缺博採

一統輿圖通誌諸編輯成

卷帙爲本郡太守取閱不
可復得遲之又久與張明
經噩仍重爲纂閱壽梨未
竣而老成凋謝旋復散失

蓋成之若斯之難也丙寅

秋予奉

命觀察粵東懷弟子徵攜此
本謂予曰此君素先生仲

嗣敘典所輯也事閱千年
書更三手予因讀而喜之
曰此孝娥之靈爽於昭俾
予得成先志耶編內若傳
記若碑銘若歷朝誥勅以
及聯額詩歌琳琳琅琅皆
孝思之感格誠足以功名
教補治化矣夫天經地義

所謂五常百行日流行于
宇宙間又寧待讀蓼莪祀
嵒之章而事親之心始油
然而生也哉

序

八

今上孝治天下二十有六年
矣教化翔洽淪浹人心而
廟誌一書用以維風勵俗
表烈揚貞與古者陳詩納

賈之意旨何異豈得目爲
誌乘之具文耶第自

國初至壬子閱三十年祠宇
朽蠹予督權北新得以鳩

序

九

工葺治今此誌未竟予復
纂修而剗剗之不可謂非
神之靈爽實式憑之也因
臚其顛末以弁于首亦曰

廣揚孝德上承先志云爾

皆

康熙二十有六年歲次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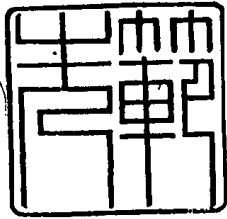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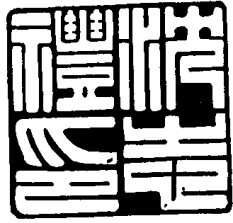
卯十月之交通議大夫廣

序

十

東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

里人沈志禮謨



曹江孝女廟誌

總目

卷之首

原序

共六首

凡例

舊本

新訂

共二則

圖

卷之一

名勝紀載

卷之二

曹江孝女廟誌

總目

文傳

卷之三

誥敕

卷之四

額聯

卷之五

題咏

梁 唐

宋

元

卷之六

題咏

明

卷之七

題咏 國朝上

卷之八

題咏 國朝下

卷之九

朱孝娥誌

卷之十

諸孝娥誌

卷之末

曹江孝女廟誌 總目

同修姓氏

跋

曹江孝女廟誌總目終

曹江孝女廟題咏原序

江以娥而姓者也猶邑之曰餘姚曰上虞也舜以孝聞娥亦以孝稱大小若不同前後一心娥有廟居江之濱廟旁小僧刹佐奉香火住僧如堊今主之哀集古今往來欵謁題咏自唐以下得若干首徵序於予予竊疑江乃航鄂溯刻必經由之地晉王謝諸賢居越時多愛越中佳山水寧無紀述見之詩文豈廟之棟宇昔不若今之盛耶抑無人收集久而湮沒也娥之孝詳於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首 原序 一

耶耶淳之一碑淳之文著於蔡中郎之八字語林所載曹孟德楊修讀碑之事孟德未嘗至此見者乃誤上敲碑孟德遲三十里方解八字之意余謂不然因詩之曰孟德奸雄世所知碑陰八字豈難思得非感孝移忠意漢鼎終身未敢移書以奠娥俾序於首

開慶改元己未歲仲夏望日山臺趙汝蹟序

註釋

開慶 宋理宗年號

趙汝蹟 係南宋宗室大臣也

叙

忠孝人之大節世之人克蹈之者君子則喜聞而樂道之若漢孝女曹娥以十四之年克蹈其節故上虞令度尚誄而祭之邯鄲淳文而碑之蔡中郎爲隱語以題之王右軍用楷法以書之若唐宋以來名賢碩士聞者過者莫不詩之鐵厓楊廉夫又歌楚些以招之其所以讚頌稱揚哀慕悼惜颯颯洋洋若是不寘使娥貞烈之氣照耀今古凜然若新者夫豈出於小智偏見之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首 原序

二

私亦豈出於沽名干譽而致哉良由孝行人心秉彝之則凡同有是心而知所嚮慕者詎容已於言耶江西左叅政張公翰英生於其鄉哀古今詠娥之詞餼梓以傳授予序之余因感吾鄉有孝子趙紳侍父高郵學正讀禮入京舟次武城學正失勢溺水紳一呼救人卽躍入水湍急舟駛人不克救父子俱死明日屍出猶持父臂高郵諸生今翰林編修董璘輩爲上其事旌命未下而吾黨聞者識者知紳爲孝子憐之重之

敬仰悼惜而詩歌之方新而未艾予亦爲傳其實以其節與娥類故聯書之嗚呼世之稱士君子食厚祿都高爵者皆克心娥之心蹈娥之節則青史所書豈復有楊雄馮道范質之流耶公以忠勤受

勅復封二親於是集也尚知用心其移孝摠忠之誠不言可知故不容以無文辭云

正統四年夏五月望日

奉議大夫奉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首 原序

三

勅提調江西學校按察司僉事前翰林院修撰壬辰殿試探花及第郡人王鈺序

註釋

正統 明英宗年號

王鈺 諸暨人號口口

曹江孝女廟誌原序

昔人有言自得於天不假於人何則其天全也若有待而然則人也而非天矣若孝女曹娥尋父旬有七日而志愈堅投身五日而出其屍尋父而得其父歿身而顯其親此豈有待而爲之人力之所能致歟中庸曰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夫子然孤女哀鳴無告身死溝壑亦微莫知耳無如其天全也卽陷沒於沙泥寧終泯乎雖鄉人悼痛寂寂九年矣而果有度公之來爲之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首 原序

四

相度山川改封塋墓焉爲之建祠銘石詠詞致祭焉於是乎有邯鄲淳之文章於是乎有蔡邕之題識楊脩之釋字至於宋則加額錫謚父母封侯而娥之顯無以加矣然世未有知娥之所以顯而志之者余以爲娥之孝真孝也惟真卽天惟天故神易曰先天而天不違况鬼神乎鬼神者天所役使故隨其所向無不慷慨如轉丸承蜩皆天也娥又何能與耶昔人有以江上丈夫爲解者不知丈夫之言皆非也皆人力之所

爲也臍而入汨而出從水而不從天故不得不成乎命若娥則天自我運命自我立又何待命而成匪命而成者皆天也此度尚所不能誅蔡邕所不能題楊修所不能釋世之尊榮而顯揚皆不能仰窺其萬一也蓋茫茫正氣充塞乎姚江歷水之間與古虞舜同一光顯舜孝真故知有怨慕不知有頑嚚傲僻娥孝亦真故知有悲號不知有波濤險阻舜聖於外娥聖於內舜聖於常娥聖於變詠娥者有之矣曰非娥爲舜又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首 原序

五

誰爲斯言至哉余生也晚敬娥甚深而知娥獨至故哀集廟中所記彙爲一編總之以闢娥之孝真孝也天也非命之所能成也獨怪夫世之偷生而不解恥者沐而冠人而立見舜與娥當掩面愧死矣乃歷晉唐五季至宋幾近千年而有朱娥焉又歷宋元至於我朝而有諸娥焉二娥雖世次遼遠年齒更幼然聞風興起亦真孝也又何水火刀兵之足二耶王子風俗賦不云乎舜爲人子克諧以孝故其俗至今蒸蒸是效

此三娥所以同生里閭收寰宇之孝而盡歸之

會稽也然則三娥固同一鼻祖與

萬曆己未春吉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雲南大理府知府前刑部

廣東清吏司郎中山陰諸萬里序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首 原序

六

重訂曹江詩集序

夫詩以道性情而性情之至者莫如父子是以
嚮弁蓼莪思獨摯而聲獨哀苟非悖逆之甚者
讀之未有不三復者也東漢曹氏女以穉年死
孝破洪濤而尋父行烈事奇靈爽昭著歲愈久
而愈顯甚至千載之長江百代之里閭姓其姓
而名其名此皆至性之所呼也又何必子禮撰
文中郎誌識乎然人皆有父母自賢士大夫以
至野叟山人拜瞻祠下者其吟咏歌頌自不能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首 原序

七

已或錄之木石或書之簡篇或載之地誌其間
悲憤不同調讚嘆不同音唐宋以來迄於今茲
常乎變乎騷乎賦乎古詩乎近體乎樂府歌行
排律乎各自名家儘堪採擇然雖舊有是集而
時移世變守者不飭竟如南陔白華觀茲殘缺
有心人能不爽然自失乎同邑印君素氏畱心
是集乃因其殘缺之遺徧考史傳旁搜載籍及
諸家文集彙成一帙亦云勤矣蓋欲後之讀者
於吟咏之中得性情之正也使人人得性情之

正感孝思忠豈復有亂臣賊子汗吾青史者耶
是詩也若逢夫子刪訂寧不真之三百篇之首
也哉編輯既成屬余爲序余因獲暢觀而快誦
之不啻若登高山而觀巨海也嗟夫人心之同
然乃如是哉余生其地稔先人之遺訓習故老
之傳聞爲之參互考訂存真校實俾各家之長
星羅繡錯今而後知邯鄲子禮不能擅絕妙於
千古矣 肯

順治辛卯春二月望日會稽魯元寵序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首

原序

八

序

太史公曰夷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回雖
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
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龍門此語蓋
謂千古文人自擢聲價也古來孝女殉父死於
水者有三漢孺灘光緒東漢上虞曹娥唐鄱水
饒娥曹娥名播四海饒娥間有知之者至光緒
則湮沒無聞自薦紳先生以至販夫牧豎無一
能舉其名者則是何故蓋曹娥以邯鄲淳作絕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首

原序

九

妙好辭至今猶膾炙人口饒娥以柳柳州爲之
作傳讀柳集者或有見之若孺灘光緒則千古
文人並無有齒及之者故論其孝烈媿美曹娥
然曹娥十四而光緒年已二十有五曹娥孤子
一身而光緒嫁夫已生二子乃哀哭自沉七日
後負父屍浮出水面其事蹟與曹娥無異而棄
夫棄子其情尤覺慘然乃今曹娥之靈爽若此
而光緒之泯滅若彼使非度尚邯鄲淳一碑之
力則曹娥亦安能聲施至此哉今印君若素張

君雖仍搜輯歷代誥勅及碑記詩文彙刻章孝錄以鼓吹曹娥且以風勵天下其爲天下萬世計至深遠也猶之杜武庫刻碑一立之山巔一沉之水底雖當陵谷變遷亦不致湮沒云故吾謂君素盟仍二子之功蓋不在度尚邯鄲之下古劍陶菴老人張岱恭纂

註釋

饒娥父醉漁風卒起舟覆溺死娥聞父死走哭水上不食投水死明日黿鼉魚鱉浮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首 原序

十

屍出鄉人葬之

曹江孝廟志序

曹江孝廟向有志載古今詩若文始自宋開慶已未住僧如瑩集之明正統四年刻於江西左叅政張公翰英予少時得一本心竊愛之未幾而兵燹相繼垂二十年流離衰老而篋所有已皆散失回思曩志渺不可追嗟乎夫人之孝雖百世不朽而舊志遺文名賢題咏泯沒無聞良可惜也沈清遠先生重建祠宇寘祠俱祀是舉也所謂發潛德之幽光與祠俱垂不朽寧特曹江孝女廟誌卷之首 原序 士

里社崇仰已哉予生是鄉感先生之盛舉將欲討是集而重輯之以酬夙志適先生問及孝祠舊志先生之介弟獻之屬予謀之予因記憶舊聞訪求殘缺旁羅史籍與諸家文集合之碑石所存而遺圭剩璧又不止開慶正統之舊矣繕寫甫就分爲七卷將以付梓適太守江陰夏公亦問及孝江遺事卽以是編送閱爲其携去數年積累失之一旦此事復廢後得張兄璠仍贊成又取錄草所存相與訂輯補綴成之雖於前

錄容有未悉而近採時賢比前加益分次卷帙
書之以記其事

昔

康熙丁未秋八月里人印繪謹述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首 原序

十二

曹江孝女廟誌

凡例 舊本

一歷代相沿廟中實事或畧而不載後人莫知
從來勝事之不傳為前賢之遺憾也其確知
者載之

一舊載詩人原有官銜字號籍貫百世之後知
其為何人生何時居何地存此所以備考也
今仍存之其闕者不敢妄添

一或謂相傳詩章佳者存之其不甚佳者可刪
去之不知昔時名賢高隱學士大夫入廟觀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首 凡例 舊本

感而發其至性詠歌勒石流傳至今當文以
人重不在咕嚕間也

一從來詩刻不分世次前後如陳堯佐王十朋
等知其為宋韓性楊維禎等知其為元劉青
田方正學等知其為明其餘非名標史冊者
難別前後今特以宋元以前共作一卷明朝
詩自為一卷本朝詩分為二卷即可知世代
也

一匾額繁多門聯屢易不可勝紀前人既經採

集所以見累代表揚之盛也今彙存之

一度公碑石不知何時壞失王右軍小楷鐫石存廟世爲異寶後隨失去宋侍郎蔡忞書碑猶存書法入妙然小有剝蝕明太監賴尚臯因之集唐人李邕書勒爲大碑第碑石有誤字而所存刻本誤謬尤多今特較正之以就正于君子如光于后土顯昭天人言其孝德光顯于天地間也天地間皆人人字亦叶韵之辭先地後天者如春秋傳曰君履后土而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首

凡例舊本二

戴皇天如稱舜者口光被四表之意誤作顯昭夫人抑凡善書之人不顧差失雖鍾王楷帖中往往有之豈可以鐫石爲據也因碑石刻簡俱誤故詳別之以俟鑑定焉

前人詩草誤字謬鑄亦如碑記誤字之類今考之志載證之文集又贊之當時先輩與同人互相訂正

一前代名人詩文與近時佳篇因聞見漫眇山川間阻未能盡採以俟四方君子相爲郵送

惠教及諸同人各以所見所聞相遺以便將來補入

一名山大川勝地祠廟必有誌載茲因散失之餘聊爲集錄耳况淺見寡聞行多疎陋粗存質底未爲成書深期明哲廣羅潤澤爲不朽之書

仰廷式汝典湯識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首

凡例舊本三

凡例

曹孝娥自漢漢安至今一千五百餘年經宋元
封號歷代著在祀典而九州崇奉不第一方
靈應也其廟誌之未備 尚書清遠沈公發
于前而 觀察範先生成于後遠如 張
噩仍 印君素近如 邵培風 印汝典諸
公贊襄考訂而余則從事於末耳
一孝娥投江於波濤中捧父而出廟中東西兩
廡俱有圖像蓋曹江近壤舊有仙姑殿所禱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首

凡例新訂四

必靈其圖自 聖父母禱仙姑求子祥徵入
夢隨育孝娥以至母病刲股伍相顯靈依次
繪寫共二十四則今此書刻于粵東恨無知
而善畫者偶閱人鏡陽秋一書列有負屍圖
一則倣而入之其山川廟制及種種事實諸
圖須就本鎮稽覈嗣登以備觀感興起
一列女傳各勝誌府誌一統誌俱有記載今採
而彙之曰名勝記載其未盡蒐羅者容博訪
補入

一邯鄲子禮碑記及范曄所作傳其于孝女事
實蓋詳哉言之矣彙爲文傳列之第二卷

一孝娥自虞令度尚改葬遂立廟墓旁止稱孝
娥之神至宋始封夫人有勅并封 神父爲
侯 神母爲夫人後復封號有加祀典彌盛
彙爲誥勅一卷獨元代加封之勅不知何以
失而不載當訪入之

一匾額對聯皆士大夫感 夫人之靈響昭應
誠積于中不能自己表而出之猶之以土壤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首

凡例新訂五

增泰山之高厚也雖多散失猶得彙存列爲
一卷尚期薪積

一古今題咏所存亦不過什之二三彙梁宋元
人詩歌爲第六卷明人詩歌爲七卷而 國
朝詩歌方日新富有到卽登之其不能盡別
年齒里爵者闕疑也此皆咏歌孝行非有丹
黃

一朱娥配饗權輿于宋諸娥之配在明萬曆間
故王龜齡作會稽三賦亦止曰賢哉二娥豈

知三人孝行誠堪鼎峙以垂不朽其志傳詩
文彙諸卷末者亦見前人芳躅可以聞風踵
接也

一官舍如邸苦非昔肆皆宵鍵戶聞見難周且
由異鄉修緝若訂弱艱所寄底本又非一手
繕書不無承訛襲謬之弊今雖細加參閱猶
慮未甚精研尚期識者鑒之

吳興夏 煜字叔氏湯識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首 凡例新訂 六

予先世榮十一公宋南渡時歷官兩浙節
度使賜葬上虞鳳凰山古麓餘主于元木
分遷烏鎮焉蓋藉庇曹江孝廟也久矣予
于康熙二十五年遊粵東承 範先沈老
先生相招力丁次秋患病危篤 范友邵
培風 梁聖錫兩兄為代許刻廟誌之願
遂齎奏痊可于是承 範翁之委而從事
較閱焉以見夫人之靈應若斯也漫附書
以告諸 同人

夏煜再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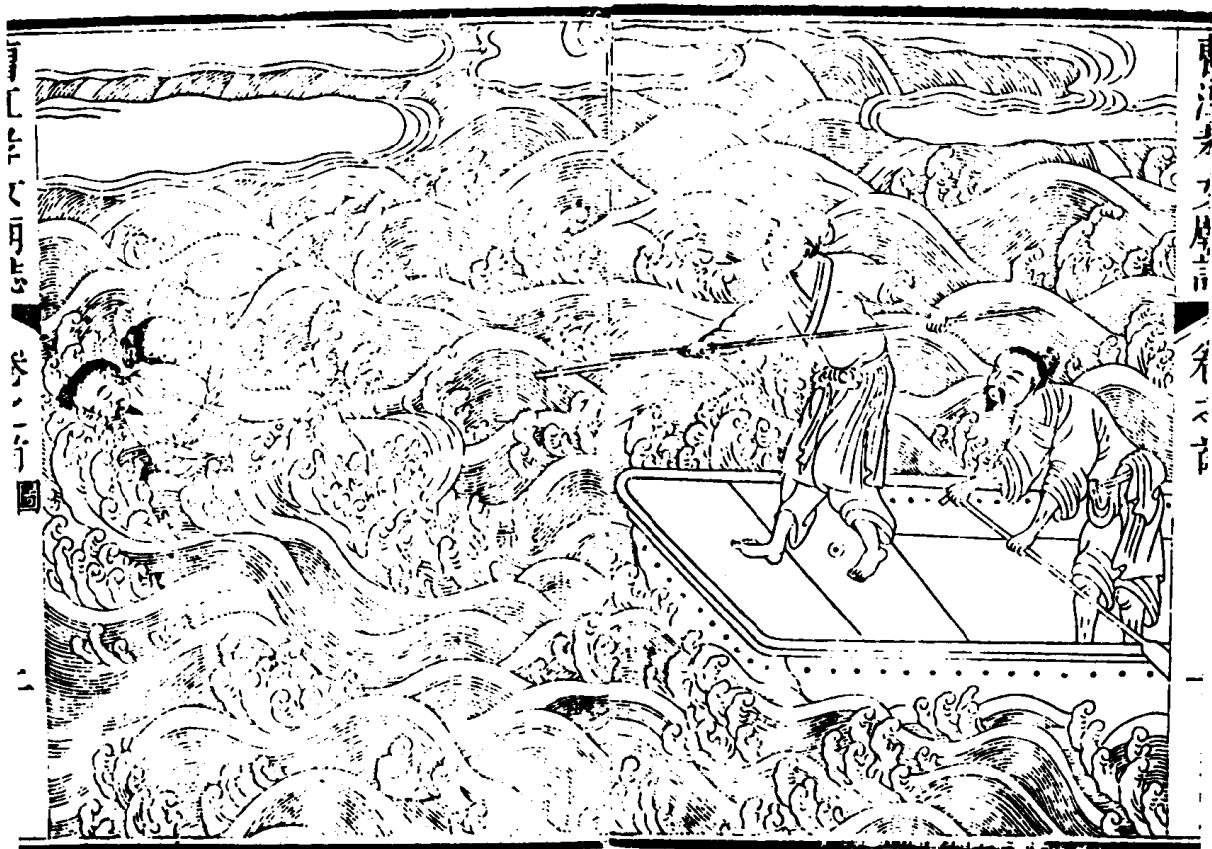
凡例終

孝女沉江負屍圖

人之孝植於天性而孝女年十四號繞江
千旬有七日不得父屍遂投江越三日負
父屍而浮於水其天性之真感於天格於
地通其誠於河濱者故為圖其事蹟追憶
夫千載以前孝女之繞哭投江之時令人
觀感興歎而不置也因為之圖 夏煜拜識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首 圖

一



曹江孝女廟誌卷之一

通議大夫廣東按察使司按察使里人沈志禮範先氏修刻

志稱東南山水越爲首顧凱之云千巖競秀萬壑爭流是矣此江先以大舜之孝而名之爲舜迨孝女之後而江遂以曹名也然則江以曹名千秋萬禩江流不歇曹名不泯矣誌名勝紀載

夏煜漫識

名勝紀載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一 名勝紀載一

郡誌一則

曹娥江潮汐之險亞於錢塘坍沙陷溺舟行苦之故號鐵面曹娥江其上流有握登山江心有落星石其源自剡溪東小江合流於東山之下東山晉謝安故蹟其北至握登山山上有聖母上有謝公祠東山祠北至握登山山上有聖母更北至曹娥江江之西岸曹娥廟在焉初屬上虞後改隸會稽在府城東九十二里江之北有龍山山之西卽上虞縣治故址有帝舜祠今名百官里古曰舜江魏晉以來曰曹娥江龍山而

下仍名舜江云其山自會稽山大禹陵而東界以東小江北至曹娥鄉而山盡水會矣山曰鳳凰山重山拱列下爲平址卽度公改葬娥墓之所祠墓面東長江曲折而下瀝爲汪洋龍山翼然若無所往其下蓋山仰山則外戶也其取局遠而卜宅真於是知度公蓋非常人也湯允昌詩云山勢千里發豈無種奇難孝娥嚴若接湯湯江水寒蓋亦有見於斯云

一統志 三則

曹娥江在府城東南七十里卽漢曹娥求父屍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一 名勝紀載二

不得投江而死之處縣長度尚葬娥於江南道

傍一統志載江在府城東九十二里

曹娥墓在曹娥廟側墓所有翁仲對峙

曹娥上虞人父盱能絃歌爲巫祝漢安初五月

五日於縣江泝濤迎神溺死屍不得曹娥年十

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

而死其後縣長度尚收葬焉

人鏡陽秋 一則

漢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爲

坐祝漢安二年五月五日於縣江泝濤迎婆娑神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乃沿江號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而死經三日抱父屍出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於江南道傍爲立碑焉

附 無無居士曰邯鄲之碑隱語之贊娥之

孝著矣然娥固不待碑而著碑實有待娥

而彰二者均有聲於後史遷所以歎夷齊

得孔子而名益彰也前人有定論矣於茲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一 名勝紀載三

何容吾喙

舊誌 三則

廟門東向臨江山環水遠浙東佳地

此卽漢賢令度公所定潮至此俯而過

廟前疊石爲岸七十餘丈

此宋嘉定十七年太守汪綱所築

天下名勝誌云晉右將軍王羲之以小楷書碑

文新安吳茂先刻石於曹娥廟中後爲好事者

携去

雜記二十則

廟側邊大碑卽卽鄆淳之文宋侍郎蔡杓書

正殿五間宋元祐八年建

亭前有雙檜太守汪綱建額曰雙檜亭宋侍郎

張卽之書

張卽之書法後世媲美右軍得之室無火

災永爲異寶說本排海

雙檜蒼古盤紆又有茶花高大春時花開爛熳

採者輒災往來濟濟無敢犯者

曹江孝女廟誌卷之一名勝紀載四

宋熙寧十年會稽令董楷以朱娥配享曹娥之

廟位列曹娥之側

宋嘉定間太守張綱建曹府君祠堂及朱孝娥

祠堂卽後殿五間是也

宋徽宗大觀間高麗入貢祈潮而應始封靈孝

夫人

政和間高麗貢女過廟進謁禱娥增貌宿於廟

明日果改佳客入朝見幸再封昭順夫人

宋理宗淳祐六年因士民有司之請封娥純懿

夫人封神父和應侯神母慶善夫人

或疑娥室處未字不宜有夫人之號不知

夫人乃朝廷之爵猶公侯五等之班孝娥

卓然奇節居人倫之標爲教化之宗應有

是封况旣爲天地神豈以凡俗例哉不然

宋室儒臣滿朝豈無確議及此者

諸萬里曰夫人者所謂女中丈夫也娥之

所見所爲超絕一世卽壯年傑士猶不能

並而尚議其未字乎所謂見義不爲無勇

曹江孝女廟誌卷之一名勝紀載五

也女中大舜而又何疑其非夫

宋孝宗王子魏王判明州亦祈潮而應

元至元二年尹官誠重修殿宇

元順帝至元五年封孝女曹娥慈感靈孝昭順

純懿夫人

明洪武八年命官奉敕祭奠誠意伯劉基誨誅

詞誄詞載後

明祀典令有司春秋致祭

明正德五年重修殿宇

明嘉靖四年本府太守南大吉修廟廊之以通郡歷代烈女設位於東西兩廡春秋定祀後當事以爲不便去之不從祀

殿上向有執笏朝官掌簿鬼判金甲侍衛劍戟森然明初相者袁珙過曰尊神與地不朽從神相皆遭水厄鄉人患之以爲必江漲泛濫至此也後至嘉靖間御史某公謁廟奠畢命將從神像擡入江中遂不復設

明嘉靖間太監賴尚臯因邯鄲子禮碑文集唐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一 名勝紀載六

人李邕書爲大碑於殿壁載右軍小楷於碑陰明萬曆乙卯巡鹽御史楊鶴祭廟拾銀造東西廡屋十餘間命工圖寫故迹立碑志作哭娥詞十首小楷鐫石

明萬曆丁亥里人沈遠號東江捐資爲首募建高閣

明萬曆丁巳巡撫劉公以山陰孝女諸娥配享曹娥之廟從其族孫諸萬里之請也

殿後閣前牡丹花甚麗間以紫荊石榴羣卉鮮

妍缸內蓮花金魚對列遊人目過不敢窺也國初海氛未靖兵馬絡繹順治初年夏間營兵駐廟蹂躪污穢裸身羈馬人莫敢言一日傍晚見一艷粧女在殿卒共逐攔咫尺間不得近遠於他屋入龕殿中閉門卒努力不能開數卒守門一卒呼廟祝至應手而開其無人叩頭悔罪以爲神也一兵不信仍尋忌憚至夜月明風清諸卒飲江臯共臥須臾虎至撲一兵去乃不悔罪者由是駭懼不敢住殿上云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一 名勝紀載七

四方進香冠袍疊至皆席地之風也但再至則易先服或遲久而取之此其常然康熙初年一日香客加冠袍拜奠方出門道士顧姓輒脫袍詣市換酒兩人扛酒至殿上酒罈震聲碎裂一如人擊

本朝春秋致祭順治乙丑總漕尚書沈公號清遠重建殿宇比舊加高大焉

康熙初年郡人王作霖臨右軍帖鐫石廟壁

康熙壬子刑部沈公宇範先督理北關重修廟

宇其額曰至孝格天

曹江孝女廟志

卷之一

名勝紀載

八

曹江孝女廟誌卷之二

通議大夫廣東按察使司按察使里人沈志禮範先氏修刻

山陰張陶菴先生云孝女殉父死於水者
三漢濡灘光緒東漢上虞曹娥唐鄱水饒
娥曹娥名播四海而歸功於邯鄲淳作絕
妙好辭饒娥亦以柳柳州爲之作傳士大
夫間有知之者而光緒則千古文人並無
齒及嗚呼文之足尚也如此因彙邯鄲氏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二

文傳

一

之碑記及蔡邕之題碑八字後漢范曄之
傳彙而列之至宋治平間孝女朱娥年僅
十歲以死捍其族兇而脫祖母於難已於
神宗熙寧間配享于曹廟而碑記文傳缺
焉可乎又明諸娥年止八齡詣金陵以身
換釘板白父兄三人冤娥以體纖瘠重厄
羸數月而卒孝行更奇于萬曆丙辰配享
曹廟有碑文可記謹錄於集之末其有未
備以俟來者訪而集之

夏燾漫議

文傳

邯鄲淳孝女曹娥碑記

孝女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其先與周同祖

始封曹叔振以曹叔之後而流於齊鐸文王之子末冒荒流民也○改流字為沈非

爰茲適居盱能撫節按歌婆娑樂神婆娑舞也漢書烈女

傳皆作迎婆妾神者悞也以漢安二年五月五日迎伍君帝順

漢安二年歲在癸未伍子胥為潮神逆濤而上為水所淹不得其

屍娥時年十四歲號慕思盱哀吟澤畔旬有七

日遂自投江死娥投衣于水祝曰父屍所在衣當沈衣隨流至一處而沈娥隨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二

文傳

二

本沈見項原列女傳本或作瓜經五日抱父屍出以漢安迄於

元嘉元年青龍辛卯元嘉和帝號青龍太歲也

莫之有表度尚設祭誄之列女傳云度尚改葬

辭曰

伊惟孝女曄曄之姿偏其反而令色孔儀窈窕

淑女巧笑倩兮宜其室家在洽之陽大禮未施

洽水名水北為陽言文王親迎太姒嗟喪慈父

于莘也此禮未施言娥在室未嫁彼蒼伊何無父孰怙訴神告哀赴江永號視死

如歸是以眇然輕絕投入沙泥翩翩孝女載浮

載沈或泊洲渚或在中流或趨湍瀨或逐波濤

千夫失聲悼痛萬餘觀者填道雲集路衢泣淚

掩涕驚動國都是以哀姜哭市左傳魯哀公夫

將行哭而過市門天乎仲為杞崩城隅齊杞梁

不道殺嫡立庶國人皆哭其夫哀城隅為前或有尅而引鏡梁高行早寡

聘之婦拔鏡操刀以割其鼻刑餘之努耳用

刀年守寡援刀割耳明已不坐臺待水楚

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王問江水大至使迎

而死夫人忘其符夫人曰妾不敢越義而求生不往

曰貞妻抱樹而燒宋伯姬遇火傳好不至不於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二

文傳

三

戲孝女德茂此儔何者大國防禮自修梁高行

其夙嫻禮教豈况庶賤露屋草茅不扶自直不

斷白彫徐稱傳有此二句越梁過宋比之有殊

哀此貞厲千載不渝嗚呼哀哉銘曰

名勒金石質之乾坤歲數歷祀立廟起墳光於

后土顯昭天人生賤死貴利之義門何悵華落

飄零早分葩艷窈窕永世配神言當配享江神

湘夫人見楚辭

漢議郎蔡邕聞之來觀夜闇以手摸其文而讀之題曰黃絹幼婦外孫釐曰伯喈既題八字又曰三百

年後碑當墮欲墮不墮逢王匡

語林楊脩至江南見曹娥碑後題八字曰黃絹幼婦外孫釐曰曹操不解問脩曰卿知否曰知之操曰且勿言待孤思之行三十里而喻令脩解之脩曰黃絹色絲也是絕字幼婦少女也是妙字外孫女子也是好字釐曰受辛也是舜字操曰一如孤意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二

文傳

四

附明會稽司訓陸達源釐曰辭

余童時聞

曹江孝女碑蔡邕所題八字楊脩解絕妙好辭曹操然之萬曆丁酉余司訓會稽以祭詣廟因撫中郎之題而思楊子之解上三字得之而云釐曰爲受辛作舜字溺其旨矣夫器能受者寧獨曰白而釐果辛味耶蓋曰多用石而釐實卑物乃碑字乎碑以載辭贊好碑卽贊碑之辭也識之以質於博雅君子

范曄孝女曹娥傳

孝女曹娥者會稽上虞人也父盱能絃歌爲巫祝漢安三年五月五日於縣江唐在龍山北至里唐遷治名百官泝濤迎婆婆神神文明日撫節按歌婆娑案溺死屍不得娥年十四沿江號哭晝夜不絕乃投衣於江祝曰父屍所在衣當沈旬有七日隨流至一處而衣沈娥遂投江而死至元嘉元年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立碑于道左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二

文傳

五

會稽典錄曰上虞長度尚有弟子邯鄲淳

字子禮弱冠有異才尚先使魏朗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子禮至因試使爲之子禮操筆立成無所點定朗嗟嘆不暇遂毀其草而勒子禮之文於碑所謂黃絹幼婦外孫釐曰者也

名宦記云度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漢元嘉初除上虞縣長爲政嚴明興賢旌善官至荊州刺史又按漢史東漢名賢標榜若

李膺陳實范滂等諸君子有八俊八及八
厨之名度尚在八厨之中厨音庇言其德足以覆庇人民也

行言二下履身按察使司按察使里人沈志禮範先氏修刻

表章旌異古今之大典孝女事在東漢未
邀追贈至有宋大觀間始勅封焉迨政和
五年加封及淳祐六年又加封并追崇所
生父爲和應侯母爲慶善夫人自是廟貌
益崇春秋祀典盛矣蔑以加矣此歷代帝
王以孝治天下之大權而孝女所以與天

壤同久也

夏煜謹識

誥勅

宋勅

共五道

大觀四年封靈孝夫人勅一道

政和五年封靈孝昭順夫人勅一道

淳祐六年封靈孝昭順純懿夫人勅一道

淳祐六年封神父和應侯勅一道

淳祐六年封神母慶善夫人勅一道

本失而不載應查考補刻

孝女曹娥之神

惟神其親死節載名史氏千歲之久炳然如存德善在民廟食茲土永惟念父之孝能廣愛人之仁祈潮濟江信若影響靈異顯著達于朕聞宜錫號名用昭神貺可特封靈孝夫人

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三

勅

二

大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勅越州上虞縣靈孝夫人

爾以女子能達孝節蹈水求父視死如歸精貫金石人稱至今麗人來享有禱祠下義能體國響應甚明玉人有言肆加封號仍葺廟宇用嘉忠勤嗟爾有靈稱此休顯可特封靈孝昭順夫人

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三 勅

三

政和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勅紹興府會稽縣曹娥鎮靈孝昭順夫人

朕惟殺身成仁士君子所難而穉女能之斯亦奇矣爾父迎神不幸溺死爾號江而歿得屍以浮孝通于天廟食千祀祈毗以之爲司命乃者祠宇肇新闢辭以請褒表朕聞而嘉之舊矣茲錫懿號不獨從民欲以彰神休昌之百世以勸孝行其爲教化之助多矣尚其歆茲可特封靈孝昭順純懿夫人奉

曹江孝女廟誌卷之三誥勅四

勅如右牒到奉行

淳祐六年六月十五日

勅紹興府會稽縣曹娥鎮靈孝昭順夫人神父

曹盱

朕無意于禱祀之事而祀典之關教化者必拳拳焉爾迎婆婆娑神至于溺死其命矣夫有女異甚沿江而號隨衣而歿遂得爾屍信其孝通于神明矣廟食不亦宜乎去漢千載而靈益著茲新祠宇士民並辭于有司曰請因以褒其父朕忻然從之錫爾侯爵蓋以遂爾女顯揚之念且足以勸孝焉可特封和應侯

曹江孝女廟誌卷之三誥勅五

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淳祐六年六月十五日

勅紹興府會稽縣曹娥鎮靈孝昭順夫人神母

□氏

漢安之際上虞之鄉有女甚異父死于溺捐軀赴水乃得其屍哀運道路孝感神明是宜廟食流芳禱如響答比新祠宇有司併請褒及父母朕嘉娥之孝何愛美號不以榮其親乎亦足為教化助矣可特封慶善夫人奉

勅如右牒到奉行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三

誥勅

六

淳祐六年六月十五日

曹江孝女廟誌卷之四

通議大夫廣東按察使司按察使里人沈志禮範先氏修刻

崇正祀汰淫祠乃先王之令甲代不更移昔狄梁公奏毀淫祠惟忠臣孝子之廟獨存所謂樹之風聲也孝女大節亘於天壤故累代加封春秋崇祀凡夫夕牲薦鬯蠲期饗奠之誠靡不儼恪自漢以來歷千餘載士大夫之入廟瞻像者肅然起敬書額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四

額聯

書聯日新富有矣彙而誌之 夏煜收識

額聯

題匾 共六十六匾

敕賜靈孝廟

右頭門額匾

敕賜靈孝昭順絕懿夫人之廟

右儀門額匾

宋丞相鄭清之書

雙檜亭

右儀門戲臺額匾

宋太守汪綱建亭

宋歷陽張卽之書

浮雲真迹

鄭秉孫書

孝江遺蹟

上虞令謝大賓立
朱家書

孝錫爾類

柴應標書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四 額聯

二

古今純孝

汪緝書

如江

黃猷吉書

証聖入神

倪元璐書

千載不渝

何之魁書

格天大孝

陳三遷書

能盡其性

鄭錫隆書

烈孝驚濤

吳汝善書

行原絕創

陳玉書

亘古奇孝

周鳳岐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四 額聯

三

性孝特烈

王嘉遠

七日千秋

姚應嘉

女中大舜

周洪任

一真教主

□□□□

挽類

包希賢

江永靈長

謝弘儀書

千秋岵望

王光有題

孝女之宗

陳洪綬書

下民有嚴

楊國威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四

額聯

四

越梁過宋

陶咸

孝同江永

李可珍

格天神孝

方大安

孝永江天

歐陽瑞曾

孝靈先兆

吳大璧

祝衣遂感

馬啓元

萬古流芳

謝邦彥

感孝思忠

駱應祈

帝降孝儀

陳洪綬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四

額聯

五

孝德流芳

包士瞻

子則母儀

程章

孝與江長

王揚德

江之永矣

歐陽瑞曾

月映萬川

陳起新

女中大舜

姜逢元

躬補南陔

章濬

孝與天齊

會稽令崔宗泰

孝金江存

羅元臯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四 額聯

六

純孝同天

王大志

芳垂萬古

太守劉桓立
和身佳書

異孝奇靈

鄭冕

孝靈特異

馬文周

至性安濤

田仰

天地同光

任試

名重骨香

陶尊斌

行先

余泰徵

尊親配帝

沈文奎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四 額聯

七

孝教天下

□□□□

至孝格天

沈志禮立
印 繪書

千秋靈孝

巡按御史楊旬英

格天性水

唐九經

佑愈重症

史光鑑

德協重華

汪 紆

至性純孝

□□□□

舜江曹嬪

王作霖

天經佑啓

上虞曹氏裔立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四 額聯

八

浚井浮淵

楊邦彥

子臣足法

石之貞立
藏 易書

冲齡異範

□□□□

誠孝於昭

朱一鳴

漢碑難狀

□□□□

菩薩現身

和牙佳

題聯

共二十九對年遠遺忘祈同志者見示
補入

幾楹古廟追崇孝

千載長江尚姓曹

□□□□

江姓常香

漢碑獨妙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四 額聯

九

節度使王思任題并書

我懷惟父而

不覺有江聲

□□□□

行年十四何德何功只緣我孝人來敬我

往世百千惟正惟直若還人孝我先敬人

里人章冠拜擬

赤子心天長地久

滄溟志石爛江枯

巡鹽御史劉一焜題

渺渺一長江流不盡千年尋父淚

依依雙老檜天生成萬載抱屍形

□□□□□題

水中撈父如撈月

死後護身如護珠

□□□□□題

志欲補天精衛至今仇渤海

憤同覆楚鵲夷豈只怒錢塘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四 額聯

十

王雨謙書

人誰無父母

女實祀春秋

徐冲題

無父孰怙質之乾坤

視死如歸以昭後昆

□□□□□題

性本天鍾不同岳井傳忠烈

地因人著永與曹江著孝名

□□□□□題

腸斷湘妃九點峰巒迷帝塚

淚枯孝女一江魚鼈出爺屍

陳子龍題

孝志不隨江浪湧

芳名應與碧山齊

□□□□□題

事父未能入廟傾誠皆末節

悅親有道見我不拜也無妨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四 額聯

十一

擬聖意

神沂泣江千遑問百千年廟祀永配山陵

哀通旬七日肇開億萬代孝思橫彌穹壤

會稽令王安世題

大孝格天百世江河流至性

純貞配地萬家煙火沐鴻庥

□□□□□書

江昭娥姓娥永江名滔滔汨汨任暮朝潮洶波

恬流不盡血誠萬禩如昨

廟從孝古孝逐廟新翼翼煌煌經多少碑銘碣
頌鐫弗出骨性百世猶今

陸曾熙題并書

自漢迄今血淚共江潮並湧揭開萬古綱常與
天齊德與日齊明
由虞遷此清風同廟貌維新興起千秋頑儒爲
臣盡忠爲子盡孝

朱一鳴書

遐邇咸瞻緣我孝

曹江孝女廟誌卷之四 額聯

三

春秋祀享作人忠

朱一鳴又題

勿觀生女輕勿云生男重問江濱終古幾人能
不朽

爲臣死忠易爲子死孝難邇漢代到今此地亦

相傳

□□□□題

地得人傳途客不妨呼姓氏

天完孝節江神未便結仇讐

□□□□題

無邊山色昭靈爽

不斷江流見孝思

□□□□題

逐怒濤而悲罔極卽屈子之忠不至此
奠安瀾以垂永賴與夏后之德何異焉

和豸什題

瞻子則而臣義明正德終身難問鼎

讀淳碑而孝道顯中卽八字豈稱辭

曹江孝女廟誌卷之四 額聯

三

印 綰題

孝女名江看汐往潮來百十里疊浪層波足哭

父千行血淚

逸才題贊想外孫幼婦八個字重侵靈幃爲誅

娥萬古豐碑

吳興夏 煜拜題

扶植綱常宇宙內獨名曹氏女

表揚孝行古今來不朽漢碑文

里人梁仲欽拜題

翼翼鳳凰山半幅班衣同九奏

遙遙龍虎案一江靈氣護三娥

姚江邵三捷葉沐拜題

曹江直接虞江源同孝水

泉長當年令長功補前人公刻誌同衣章也

里人印庭式頓首拜題

曹江孝女廟誌卷之四 韻聯

古

曹江孝女廟誌卷之四 終

曹江孝女廟誌卷之五

通議大夫廣東按察使司按察使里人沈志禮範先氏修刻

誌之有藝文若郢若邑無不以文章詩賦

集之所以輝映人文焜耀史冊也今廟誌

亦倣而集之則有異蓋人世五常百行惟

孝為本猶之天有星辰雲漢地有寶玉珠

璣山有靈芝瑞草也豈人之過孝廟者于

文章詩賦忍闕焉勿講乎存之以成大觀

曹江孝女廟誌卷之五 梁題咏

一

夏煜謹識

題咏

梁一首

曹娥江觀潮

劉孝綽

昔余筮寶始衣冠仕洛陽無貲祇有任一命忝

為郎再賤神仙側三入崇賢旁東朝禮髦俊虛

薄厠賢良遊談侍名理擗管牋文章引籍陪下

膳橫經忝上庠誰云服事淺契闊變炎涼一朝

謬謂吏結綬去承光烹鮮徒可習治民終未長

化雞仰季智馴雄推仲康此城臨夏穴楠植茂
筠篁孝碑黃絹女神濤白鷺翔遊遊佳可望釋
事上川梁秋江凍雨絕返景照移塘纖羅殊未
動駭水忽如湯乍出連山合時如高蓋張漂沙
黃沫聚留石素波揚榜人不敢唱舟子豈能航
離家復臨水眷然思故鄉中來不可絕奕奕苦
人腸泝洄若無阻謝病返清漳

唐 三首

曹江秋曙

蕭穎士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五

唐題咏

二

扁舟東路遠曉月下江濱激澗信湖上蒼茫孤
嶼分林聲寒動葉水氣曙連雲瞰日浪中出榜
歌天際聞伯鸞常去國安道惜離羣延首剡溪
近永言懷數君

渡孝江

釋貫休 神月

高碑說爾孝終難彈指端思白浪間堪歎行人
不回首前山應是苧蘿山

曹娥廟

大理評事 章孝標
桐廬人

孝女魂兮何所之故園遺廟兩堪悲嶺頭霞散

謾塗臉江口月沈難畫眉恨迹未銷雲黯黯愁
痕長在浪漪漪人間榮謝不回首千載波濤喪
色絲

宋 九首

渡曹江弔古

潘 閏

曹娥廟前秋草平曹娥廟裏秋月明扁舟一宿
炯無寐近聽江聲似哭聲

弔曹娥

周 雲

心摧目斷哭江濱窺浪無蹤日又昏不入重泉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五

宋題咏

三

尋水底此生安得見沈魂

前題

潘 昉

一川紅日漲晴波黃絹碑漫閉薜蘿不止但爭
三十里曹瞞原不識曹娥

前題

侍讀學士 趙 抃 謚清獻

天資孝友本生知不愧周人七子詩絕妙好辭
旌至性豐碑千古載神奇

前題

狀元學士 王十朋 樂清

慟哭無尋處投江竟得屍風高列女傳名重外

孫碑荒草沒孤塚洪濤春古祠懷沙爲誰死翻愧是男兒

前題

起居郎 陳堯佐

山頭化石名空在峽口爲雲志未高爭及寒江貞順魄廟堂千古享牲牢

前題

淮陽王 張洪範 號石坡

一女爲親猶盡孝其如男子事君何江淮多少英雄將厚祿肥家學倒戈

又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五

宋題咏 四

千古孤墳骨已塵巍巍名字儼如新湘妃泣血江頭死未比夫人一念真

前題

江淮制置 任 希

自古有臣子忠孝希其人高哉曹氏女志操真復純一旦立奇節千載微儔倫宜乎昭祀典廟

食長江濱

前題

直史館 孫 冕

東越東江水流經孝女祠清風寄黃絹遺事寫朱絲初月沈波處遙山出海時素光并黛色千

古想英姿

元 共 口 口 口 首

曹娥廟

胡 楷

盡識曹娥孝當知度尚賢廟庭增舊築文字已

新鐫朱范誠宜配王妻許共傳江山送行客靈

爽定依然言朱范二孝女可祀享王妻二人有

與妻志所未傳

孝江歌

理學大儒 韓 性

承荃橈兮桂舟弭靈旗兮中流望四山兮何所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五

元題咏 五

映朝陽兮上浮玉笄兮瓊珮馭青蛇兮雲之外

承杜若兮江皋芳菲非兮朱沫渾不極兮海門

侵夕景兮江濱吹參差兮屢舞馳玉駛兮續紛

雷填填兮拊鼓檜陰陰兮靈雨波渺渺兮安流

神樂康兮終古

曹娥江

前 人

隔岼橋竿著暮鴉待舟人立渡頭沙數拳頑石生雲氣一片斜陽有浪花

孝江辭

提舉史館 楊維禎 鐵崖

昔湘纍之殉國兮甘以死而傷生身雖殞而心
不懲兮同楚瑩爲國殤夫何娥之眇軀兮亦前
修之允蹈彼忘死以爲貞兮茲捐軀以爲孝惟
娥之烈烈兮曾穉年之未笄當吾父之善泐兮
習婆娑以爲戲陽侯忽其不仁兮哀層波之墊
溺娥呱呱以哀鳴兮旬七日而罔食叩龍宮之
不得其屍兮化精衛而莫爲力儼見父於重淵
兮奮輕身于踊躅於戲惟仁足以全肌兮剛足
以固志誠足以開金石兮孝足以動乎天地風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五 元題咏 六

樹穹石于龜趺追古雅以述作兮比西京以莫
踰探石陰之旌語兮信贊美其非譽夫何後宗
人之孟德兮過靈祠以駐馬摩道旁之殘碑兮
感外孫與幼婦三十里之較習兮曾何足以爲
師昧綱常之大節兮挈長短之慶詞彼小兒之
祗憤兮又何尤于德祖酌大江以爲酒兮攬江
花以爲脯些英英之孝娥兮及皇皇之瞞甫彼
主將其可奪兮動吾衷其莫禦願激清流於東
江兮洗遺汙于鄴土嗚呼銅雀塵鹿兮西陵孤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五 元題咏 七

鼠耿孝魂之長存兮照江月于千古

拜孝廟

建昌太守 翁逢龍 石龜
明州人

爐香爇後碑重讀讀罷令人膽更驚生死固知
人有命浮沈誰謂水無情年深字剝秋濤濺事
往祠空夜月明料想阿瞞因見此亦將心事與
人評

題孝廟

前人

再拜靈城廟魂清若可招幡風吹古渡帆月落
殘潮碑有行人讀香多遠客燒迎神漢廟曲時

聽起雲霄

又

何朝無朽骨此地尚清陰塚上獨根樹江邊孤
女心化錢燒石燥落葉積泥深長有英靈在風
平烟浪沈

孝江

王蘊文

地以曹娥號名因萬古開魂浮滄海月愁結暮
山雲風檣號荒塚陰苔磨篆文予親恩莫報掩
淚拜夫人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五

元題咏

八

過孝江

釋元助 雪江

祠古孝誠遙悲風想暮號月魂迷草色血淚濺
紅濤斷碣維黃絹孤墳掩綠蒿千年暗潮水亦
以姓爲曹

過孝廟感古

制使丞相 吳 觀 文潛

孝娥何意要垂名重在天倫一命輕若證漢家
彤史傳淳于公主尚倫生

渡曹江

前人

雖然墟墓一拳土泰華恒衡未必侔感動行人

忠孝淚滄江不斷水東流

過孝廟

鄭善夫

東關東偏曹娥碑今古流傳絕妙詞洪濤駭浪
翻滄海要識人間孝女祠

平曹娥

總領侍郎

余 晦

夫人知孝不知名遑恤身如一羽輕黃絹外孫
碑語在自然千古凜如生

又

前人

男兒儘有移忠事何慮芳名不此作今日扁舟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五

元題咏

九

賦歸去心如秋月印江流

渡曹江

起居舍人

姚 鉉

簫鼓聲中浪渺瀰古楓陰砌薛封碑行人到此
應恭肅不是巫山出海時

題孝廟

會稽知縣

高 紳

里巷單平沒有靈前賢表墓紀精誠縱禁桃李
一生態難買江山不死名川上過舟誰捨歎渡
頭芳芷自含情至今家有慈親者欲報劬勞命

亦輕

望曹江

轉運御史張逸

迎神遭溺命何輕女爲求屍又喪生讀罷碑辭
極首望一江烟水太無情

題孝女廟

施樞

五日沈江覓父歸西風吹浪滿紅籬世間所重
惟忠孝三歎哀哀幼婦碑

題孝女廟

狀元學士黃日

天理人心所共安誰知人子盡尤難孝娥一段
移忠事愧殺當年老阿瞞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五

元題咏

十

渡曹江

侍郎陳司業習菴

幾度西風飽片帆又隨黃葉過前灘少時只道
爲官好覺後方知行路難洶洶波濤千古恨蕭
蕭風雨九秋寒孤忠只許神靈鑑歸把夫人列
傳看

拜孝廟

前人

再拜靈祠楚水淡君忠父孝本同襟如今出處
渾無據只哭夫人識素心

拜曹娥

刑部侍郎高彭一齋

廟食滄江畔英英孝史名一時身殉義千古死
猶生遺恨奔濤白孤靈素月清士無君父者過
此定魂驚

看漢碑

鉅朴翁

中郎隱語舊碑昏今古行人幾過門若使江山
知此意江山亦合屢消魂

過曹江

桃湖道人

曹娥江畔泊征帆獨袖靈符上淺灘千載清魂
今想在片心純孝古來難潮生野渡聲如訴柝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五

元題咏

十一

倚孤墳節更寒我欲移忠追往事忍將黃絹舊
碑看

謁孝娥廟

東巖子

靈娥何在名常在江水瀰漫愛更濃畢竟事親
如此可凡爲人子有人心

讀曹娥碑

吳菊潭

古來人亦孝人獨敬於娥無愧終身者其如一
死何風颺神樹響日落客帆過擬證相傳事碑
間事已磨

拜孝廟

馬申之

古廟潮聲急猶疑岬哭時生惟從父死心豈願
天知江著曹家姓墳昭漢代碑千年旌孝德羞
殺幾男兒

渡曹江

剡溪釋覺先

曉過曹娥渡春陰思欲迷風潮翻亂浦宿雨患
頽堤牧豎吹寒角漁村唱午雞招提颺外認疎
磬出原西

又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五

元題咏

三

縱步青蘿嶂驗邊景更寬沙紋潮落見山色雨
餘看汀草含情韻江猿啼暮寒娥祠重致敬忍
讀漢碑殘

拜孝廟

釋名圭 石崖

曹君一死竟誰哀孝女江頭去復回千古浪花
愁到底孝心何白讀書來

謁曹娥廟

會稽應雷

往古來今孝豈無寒江誰肯捨前軀我來一見
英靈事休記人間有丈夫

望蔚然菁葱是漢令度尚葬孝女曹娥處

詩以記之

解性仁 雁山

萬古潮聲帶哭聲土墳三尺草青青寒沙夜色
平如紙一卷天然女孝經

謁曹廟

吳伯寬

三歎夫人孝身沈名自浮江涵千古淚祠動幾
人羞月冷墳嶽夜風淒亭檜秋娥惟知有父死
後復何求

題曹娥廟

山陰人季子雲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五

元題咏

三

漢安碑已蝕物換幾春秋惟有孝聲在不隨江
水流山靈夜雨泣海若暮潮愁世上幾男子偷
生有愧不

題曹江孝廟

陳堯咨 金壘

父今生我恩難報義所當然死不辭一片香魂
歸逝水平生孝節在豐碑空江夜雨寒潮泣孤
塚秋風老樹悲况是虞川同里閭移忠畢竟屬
男兒

渡曹娥江

釋及甫

輟棹江頭謁孝娥斷碑枯柏尚嵯峨生爲女子
能如此身是男兒待若何千古美名昭日月一
軀靈骨葬烟莎沈魂欲醉不知處無限西風冷
碧波

泊曹江

竹巖子

廟食江濱以孝旌英娥得死至今榮一時卅盡
生前事千古何求身後名寂寞孤墳烟慘淡淒
涼雙楫月昏明我來聽雨停舟宿彷彿潮聲帶
哭聲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五

元題咏

丙

曹江野泊

天台人

徐宏甫

野草淒淒滿地青孤墳千古最傷情江涵冷月
人何在夜半潮聲帶哭聲

題孝娥廟

梅嶼

來往津頭處江山卽舊時芳魂隨浪化孝事感
天知草色埋幽塚苔紋補斷碑有親恩未報吾
愧是男兒

看曹娥碑

袁采之

萬古香名一斷碑孝娥心事只天知悲風激地

寒潮怒曾是江濱泣父時

過曹江

袁養龍

不是沉淵效楚平愛親念重愛身輕一坏淺土
今如昨千載英魂死亦生辭詫外孫堪稱德書
傳烈女永揚名哀哀啣痛無時極猶聽江聲似
哭聲

泊曹江

徐芝田

拂曉移篷泊水湄征衣抖擻謁靈祠追思純孝
人如在拭淚來看八字碑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五

元題咏

壬

又

子身元卽是親身親歿奚堪子獨存萬一赴波
尋不獲百千年後有誰論

拜孝廟

潘子高

千古誰憑廟貌存江頭何處問英魂年年五月
迎神日尚想當時血淚痕

過曹江

錢塘

邵梅溪

客舟艤盡江頭月忍聽寒潮聲哽咽那知江上
無情波總是曹娥眼中血

望孝廟

朱亨龍

采石遺名猶醉魄
出羅抱恨著騷經
到頭不似曹家女
萬古流芳以孝名

謁孝廟

葛東山

依舊臨江鎖廟門
參差烟樹帶春雲
男兒愧死知多少
我欲重招孝女魂

謁孝廟

戴竹巖

哭得江頭雲氣昏
淚痕多變作潮痕
江心萬古團團月
疑是曹娥一片魂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五

元題咏

末

題孝娥廟

白雲山人郭逸

沒身扶出父身輕
生爲啣哀死有靈
千古孝心長不朽
塚頭雙檜轉青青

又

生知仁孝出天資
幼女傳芳幼婦碑
近世狝娥能死難
夫人前事後人師

題孝廟

無名氏

頽風剝俗久難蘇
一女成名萬古無
自從立廟江頭後
羞殺人間幾丈夫

題孝廟

無名氏

淚向沙頭盡魂歸波底淡
長江流不斷千古作哀音

看曹娥碑

契此菴

爲父全身喪巨濤廟墳千古孝名高
自從子禮碑成後世上無人看楚騷

咏孝娥

翁元龍句章

自從西子入吳宮幸有英娥可勸忠
同姓最慚曹孟德垂名只許叔先雄
虛生浪死人何限白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五

元題咏

七

石青天古一同看得塚頭三寸艸也嫌桃李嫁東風
後漢孝女叔先雄父墮瀟水女感念常欲自沉家人防之百餘日稍解後因乘舟過父歿處遂哭自投其家人夢雄曰我後日當與父同出家人往俟之果然

咏曹娥廟

釋若愚

父身輕喪碧波淡泣慕投衣沒處尋千嶂亂堆雲
髻在一江長洗玉魂沉墳橫老樹埋靈骨廟種芳碑蘊孝心
人悼人歌夕照外嶺猿沙鳥尚哀吟

題孝廟

吳君儒古虞

靈祠屹立古江頭
潮落潮生幾度秋
靜夜一輪沉底月
尚疑素魄漾中流

題曹娥廟

曹大忠

一時死天性千古廟
江阜墓草如人弱
潮聲帶恨高碑猶淡刻
漢江亦姓名曹舟楫
憧憧者徒知奠酒醴

題孝廟

福建 莊文玉

靈娥孝德祠千古
隔岬巍巍處
舜祠向使娥身是
男子非娥爲舜又誰爲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五

元題咏

六

題孝娥碑

海寧 葛炳圭

孝心長共水東流
斜日靈旛古渡頭
若使老瞞知此義
不應四字妬楊修

偶看邯鄲碑漫題

東陽 劉仲翔

清風流水孝娥心
相與無窮照古今
賊操不知君印父
尚猶有面對碑陰

咏孝娥

會稽主簿 邵文龍 嚴陵

男子移忠自古然
英娥孝感獨貞堅
但哀無怙那知水
追恤有生惟慟天
碑顯蔡邕題八字
江

名曹字歷千年祇今廟
食民風厚白日潮聲咽
墓前

拜孝廟

徐 顯 仲昂

荒祠寂寂掩穹碑
千載人傳絕妙詞
石爛不磨貞女孝
天長猶起後人思
大江夢斷波濤險
孤塚魂歸草木悲
客路逢春能弔古
薦香聊爲折梅枝

孝廟偶題

員外郎 史 溫

曹娥廟貌枕江湄
南北行人合相思
有智不爭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五

元題咏

七

三十里千年黃絹一亭碑

漫題孝廟

吳石帆 赤城

孝德通天地精誠貫古今
江湖任來往難沒昔時心

題孝廟

陸槃隱

石鼎起香雲維舟入禱頻
解將潮借客生怕樂迎神
春岬重遷柳秋盤屢薦蘋
寂寥千載事話尚有行人

過廟拜題

劉溪 錢梅坡

天性人皆有誰知娥棄生一心惟愛父萬古自傳名山色含愁色潮聲帶哭聲不知經過客能動本來情

拜孝廟

陸樵溪

哭入風烟浪裏聲感天情切水神驚父屍捧出江心上千古碑傳孝女名

過孝廟有感

刻山 童彥斐

曹江秋日晚風上卷靈祠拂拭翠碑字沉吟黃絹辭繞爐香細細沿塚草離離肯信殺身事女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五

元題咏

壬

兒翁有爲

漫題孝廟碑

石子濡

哭聲幾日遶江湄天地如何悔禍遲不及生榮沙上塚忍教死見水中屍一簷蒼檜春秋老三尺黃楊雨露悲可惜中郎一番到只磨舊石寫諛詞

咏孝女

西秦 劉堯臣

孝道出天性筭年勝丈夫流名到千古爲父捨全軀亭檜秋風老墳楸夜月孤滔滔江上水無

語効嗟吁

過曹娥廟漫咏

高澤

偷生虧死節寧似死猶生天地親恩重波濤女命輕一時標信史千載振香名墓在秋江上祠亭水樣清

謁孝廟

劉謙之 雲崖

今古越江水流傳孝女名爲孝學父切便沒此身輕老檜疑愁色豐碑寫血誠海風多送月孤塚照增明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五

元題咏

壬

讀孝廟碑

戴竹芳

欲讀殘碑字已漫當時難把此心刊門前一派長江水猶是哀哀淚未乾

題孝廟

趙崇連 後儒

孝女方童卅哀誠動鬼神父沈迷死所己不愛生身蒼檜根泉壤靈祠食水濱中郎入個字惱得老好人

題孝廟

山陰 馮善心 自怡

凡爲人子皆知孝父溺疇能溺水尋號泣問衣

何處是溟茫無際入波濤誰云事出江神手天
使人知孝女心黃絹古碑爭買去無人讀罷不
沾襟

孝女廟

釋惟大 海翁

有女未成笄沉淵負溺屍一時能自盡千古復
誰爲玉瘞青松塚碑存黃絹辭舊唐遺事處千
里暮雲重

拜孝女廟

會稽 董應宣

廟古名非古碑新事又新生方十四歲死感萬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五 元題咏 三

千人孝節題難盡靈聰時更頻夫何賜昭順

封昭顯 永世配明禋

瞻孝娥廟漫題二絕

月洲老人

江山盡屬孝娥祠今古爭傳幼婦碑翁若有男
無此女定應此事屬男兒

其二

赤壁燒船走阿瞞如何轍迹此盤桓只因墨本
流傳處得與楊修作謎看

拜曹娥廟

郡人 王虎文

無德加于孝江名以此知輕生有女子一死愧
男兒潮客賡香信巫官打賣碑秋風亭下檜哀
似蓼莪詩

拜曹娥廟

西吳 丘 企

三千年廟越江濱潮落潮生草自春天地不磨
忠孝節曹娥前獨有靈均

再過曹江

趙汝崱 山泉

孝女生來仁滿腔昔年因墓得名江秋風幾度
經祠下淚憶寒松滴夜缸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五 元題咏 三

題曹江廟碑陰

四明 魏萬承

細拂曹娥碑上看孝心字字寫曹娥當年若是
隨潮去安得留題有許多

瞻孝廟敬題

餘姚知州 恒 山

神祠老木徹層霄江听寒波接斷潮孝女傳芳
人共遠外孫辭好恨難消英名烜赫垂元國貞
魄孤高憶漢朝萬古千秋應不朽翰林彤筆史
中標

漫題

延陵 貞白生

父屍抱出碧波浮翬慘鯨傷也淚流孟德看碑
應愧悚忍將八字妒楊修

拜孝娥廟

新安程禮恭

惟女死孝如臣盡忠貞魂漠漠上與天通千年
廟食民仰淳風勒之金石永播無窮

敬咏孝廟

武林馬倫

一躍長江恨已淡屍隨潮去更何尋皇天不表
斯人意千古誰知孝女心鳳翥龍章頒誥勅色
絲黃絹贊碑陰總難卓立人倫表當使人倫效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五 元題咏 詩

德音

渡曹娥江入廟瞻禮

曹華 武威

父溺洪波萬丈溪英娥旬七遶江尋投衣沒處
親屍在捐命應知孝女心凜凜貞名青史內巍
巍高塚鳳山陰老年爲客來祠下猶聽潮聲似
哭音

拜曹娥廟

蔡國公孫章 四明人

我聞孝女有貞烈尋父投江全素節茫茫淑魄
在乾坤燁燁佳名同日月

先公素著忠烈之氣征嶺海獲宋丞相文天
祥于潮陽嘉其不屈遂釋其縛而禮焉噫其
氣誼之感也淡矣觀此興賦之由爲人臣子
者敢不兢兢業業以儆諸心云蔡國公嗣子
公端謹跋

題曹廟

曾孫儀

吟蹤不覺到曹娥要識曹娥事若何死後幹旋
成孝念曹娥陰力魯陽戈

題曹孝女廟

永事郎琴主珏 兩玉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五 元題咏 重

一函白骨已成塵喜得千秋廟貌新孝行勒碑
辭絕妙曹楊解事果能真

題曹娥廟

和曾公韻 將仕巨臣

一朝孝女存遺廟百里長流奈去何自識先生
能訪古不勝灑淚此停戈

其二 和琴公韻

江號曹娥迹未塵輝輝汗竹視來新銘遺八字
于今在何必楊修辯得真

泊曹江

浙東僉事張哲 尚聖

曾泊曹娥廟碑看絕妙辭江流時有斷孝行自
無虧昭代崇修祀何人再葺祠古今多悖逆一
女重倫彙

偶過曹娥江題廟

李調張壽伯齡

父溺沿江哭茫茫不見天投江捐女命抱體出
蛟涎孝道澆風勵芳名信史傳有司勤問俗廟
祀億千年

題曹廟

工部司張永克堅

少小投江覓父屍曹娥孝行有天知老瞞不悟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五 元題咏 美

君親理忍與楊修辯色絲

題曹娥廟

趙功郎張善翁雙卷

淚洒風中盡魂歸月下頻長江流不斷哀動古
今人

曹江孝女廟誌卷之五終

曹江孝女廟誌卷之六

通議大夫廣東按察使司按察使里人沈志禮範先氏修刻

題詠

明

過曹娥江

翰林學士方孝孺正學
天台人

娥以孝為本江因娥得名至今潮長落猶帶哭
爺聲

洪武八年奉敕祭與孝女曹娥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六 明題詠 一

誠意伯劉基伯溫
青田人

曹為娥姓氏氏曹幾千許娥為曹氏女女行千
萬夥娥遊千百載娥孝人誰伍前或擬緹縈月
輪比螢火後或配朱娥雷門持布鼓肥肥孝娥
仁荆璞匪凡砮卓卓孝娥行轟烈同雷斧雖有
絕妙辭莫寫娥心腑究竟哀慕衷可接姚江武
因悲世生女緩急真無補撫摩鞠育恩豈異娥
家父總角至娥年醇駁難為數調鉛巧畫眉心
望宇豪府父餘寸累資疊粧恣纏裹父窘賸嫁

登向隅泣受苦顧耀綺羅顏那管親割股嫁後
父有家猶勤挈筐脯嫁後父零仳怕見恰如虎
種種佻健狀世態不如古城廟此女禱娥神諒
必吐願娥勿受生免獲娥江潯

拜曹娥廟

前人

曹江源自舜江來抱父悲同泣旻哀縱使乾坤
灰劫火娥心一點不成埃

曹娥廟

丹山樵者

長江滾滾海門開孝行驚人世可哀不懼鯨牙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六

明題詠

二

投浪去却從鯨背戴天來文光萬丈邯鄲誅辭
意三叅德祖才惟有痛心昭日月又聞香幣降
金臺

拜曹娥廟

四明人

謝貞

泝流尋父竟捐軀孝出天然世所虛千古江名
昭姓氏一方廟食著英譽雄文不愧邯鄲筆墨
妙何慚逸少書載拜夫人起恭敬男兒勲業定
何如

過曹娥廟

四明人

趙象賢

孝娥哀父寸心摧背負親屍出浪堆昨夜扁舟
祠下過怒潮月下餘哀

詠曹娥

四明山人

陟彼其祠觀彼其墳理從心出名自孝聞淳風
永振金石永存千秋萬歲孰繼後昆

題孝女廟

上虞人

沈圭

英靈曹氏女廟食大江湄淚灑終天痛潮浮五
日屍岸花春結恨汀鴈暮含悲來往通津客爭
看八字碑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六

明題詠

三

詠孝女

上虞人

俞仲基

萬里澄江天倒開剡川直上海門來孝娥苦節
終難泯猶帶潮聲日夜哀

哭孝娥

上虞人

俞伯龍

明月照江水清風揚素波緬懷曹氏女哭父江
之沱捐軀入重淵情至無如何男兒既將相殺
身誠不多大義君與親百歲無蹉跎嗚呼黃絹
碑千古不能磨

詠孝廟

上虞人

諸葛原長

痛父沉江血淚彈此身飛入怒濤翻倫生處世
足可恥視死如歸何獨難八字碑荒存妙畫千
年廟在激衰顏臨風更酹一杯酒孝行巍巍重
泰山此作既非古體若是律詩則足可恥句亦不成律也况元寒剛三韻雜用耶不敢剛出存之以俟於越作家考訂可耳

題孝女廟

盧瑩伯純

迎神江上竟沉淪有女經旬泣水濱棄父固知
非子道捐軀自是出天真潮頭長有傷情色渡
口寧無血淚痕碑碣自從鐫孝行應當差殺幾
曹江孝女廟誌卷之六明題詠四

愚人

讀孝娥碑

西蜀人夢鐸

千年貞魄竟何之爲父捐軀葬水湄純孝銘心
天地感精誠貫日鬼神知江流不盡行人淚騷
客驚傳幼婦辭讀罷遺文增慨歎不堪回首思
妻其

題孝娥廟

鄞縣人陳重

十四曹娥竟殞身重淵抱父感蒼旻江波流恨
遙連海汀草含愁獨怨春自昔芳名書漢史至

今遺俗有堯民可憐童州經祠廟幾度哀吟倍
愴神

過曹娥廟

新建縣人曾一本

孝義原非向外求曹娥至性重千秋山猶有恨
烟雲慘江自無情日夜流每倚清風成厚俗尚
看彩筆表荒丘精靈豈逐芳華歇過客時時說
未休

拜孝女廟

臨川縣人師機

偶來祠下凜冰霜逐客行吟倍感傷本是至誠
曹江孝女廟誌卷之六明題詠五

惟慕父寧知爲善可流芳春江寒雨茶花凍古
廟孤燈檜樹蒼多少庸流應愧死靈旗搖曳映
滄浪

題曹娥廟

葉大叔鄭朗

秋水連汀渚林花隱驛樓乾坤荒殿立今古大
江流黃絹碑重勒青山墓獨幽如龍庭下檜曾
得漢雲留

曉霽渡曹娥江

鄞縣人吳鑽

渡頭帆落與雲平江上花開相映明兩岸人家

通海嶼一川風色送潮聲斷碑已沒中郎篆古
廟終存孝女名自歎經過繁客鬢却將書劍負
平生

弔曹孝娥

侍讀學士
山陰人 唐之淳 愚士

癸焚冶中金皦皦匣內珍至性有本然不蘭而
自薰變變曹盱女年纔十四春盱也性善泐按
歌而樂神一朝溺不出女痛泣蒼旻陽侯不我
仁魂去屍長湮求之旬七日自下從其親如彼
蛩蛩獸負之而自臻孝誠貫金石縱死志及申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六 明題詠 六

弔曹孝娥

和唐侍讀
會稽司訓

戴冠

曹家有孝女愛若掌上珍終日在閨房羅衣常
自薰一朝聞父溺蹙損雙蛾春沿江走旬餘痛
哭傷精神湧身入深淵英魂徹秋旻江以曹娥
名江寒名不湮愧彼儒者流紛紛負君親愛此

弱質女不學理自臻廟食孝已旌身死情已申
我來慕忠孝陪祀拜孤墳抵祠已向夕落日沉
寒雲持燭愛古碑夜讀不俟晨更愛小朱娥垂
髻祀明禋

題孝女廟

山陰人 徐渭 天池

曹娥十四死長江江水迢迢萬里長精衛至今
仇勅海鷗夷豈只怒錢塘一江魚鼈浮屍赤八
尺龜螭臥絹黃總爲乾坤收正氣可憐泉鏡遶
爺娘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六 明題詠

七

題孝娥廟

方廷璽

丹宇青山蔭古松平沙白日湧潮風漁舟露泣
飄孤月春雨雷喧奮野龍海若有靈還素魄江
魚無腹葬村翁百年獨覽邯鄲篆文石雲高鳥
影重

弔曹孝娥

進士尚書
鄞縣人 屠隆 赤水

潮落潮生斷岸沙至今千載路人嗟香殘粉黛
空秋草怨入啼痕灑浪花亭殿迴風吹偃柏墓
門斜日照寒鴉孀蘿山下妖姬死不敢江頭夜

浣紗

弔曹娥

曹樹表

百代精英感孝娥恨埋霜塚蕭嵯峨空原慟哭
飛陰雨絳節神歸起白波祠亭鼓發婆娑舞遊
女舟回欸乃歌曾向碑陰看綠字奸辭今許復
誰過

弔曹娥

戶部尚書 倪元璐 鴻寶

浪影日夜翻一翻一酸楚丹眼認碑氣神童而
貌古龜汗洗縉文蟲口箋痛譜健哉十四姝脛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六 明題詠 人

走天吳府今看江面慈浮漚瘦于黍昔聞呈秀
格雙屍繡怒浦神人相媚時波心五月五盱有
技絕倫媚神以妙舞神何以報之媚盱以死女
不由盱有女那知娥有父一浪使盱腐再浪使
娥姐誰知死娥處不是生娥所茫茫忠孝魂入
水卽水主近從胥江頭割來潮一縷一衣帶水
耳翻出奇如許

雨中夜渡曹娥江

紹興司李 陳子龍 臥子
華亭人

携燈還擊櫂清江夜悠悠山暝始寧野雨增刻
嶮流驚濤出寒渚微月澹芳洲竹沙空躑躅涉
水更夸猶彷彿滄波外嬋娟不可求况復當遙
夕霜華政凜秋蕭颯靈風至翠旗光已收逝將
捐予佩蘩藻此淹留無山達明信何以慰蘭舟
冬涉曹娥江 前人

夕宿淹長道晨興涉廣川峽雲昏草樹江雨雜
人烟風急神娥廟天寒津吏船溯洄洵可樂思
卜剡中田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六 明題詠 九

渡曹娥江

山人 王穉登 百穀
吳門人

會稽逢夏至朝日散羣峰問路有千里過江非
一重空山祠粉黛荒塚葬芙蓉寂寞無人問尋
碑憶蔡邕

客越

前人

江東名郡古無雙處處青山照玉釭竹箭一流
明客枕芙蓉兩岸夾船窓清猿夏斷嵇山廟急
雨朝平孝女江此地何須歎淪落買臣頭白始
爲郎

弔曹娥

狀元宗伯諸大綬
山陰人

人世更千變綱常只一心孤標白日迥流恨大江深臣子類非古忠貞幾見今瞻祠倍成慨庭樹自移陰

弔孝娥

越郡司李孫應時
楚人

當年日夜哭江干激烈成名世所難玉骨不隨流水去香魂寧逐浪花殘文章絕妙留天壤孝行孤高幾歲寒弔古臨江多感慨月明青塚墮狂瀾

曹江孝女廟誌

明題詠
卷之六
十

拜曹娥廟

諸暨人許廷玉

祠下長江接海濤潮聲日夜爲悲號爭誇神女名成孝自笑詩人句未豪老檣奇傳昭故簡靈茶香霽襲征袍翻思篡逆曹瞞輩忍觀碑陰愧莫逃

弔曹孝娥

前人

長江風捲波濤惡頃刻翻空浸丘壑曹公砥柱弔忠魂跳入水中愬河伯知遇龍宮竟不回終朝精衛聲相哀頓令慕父孝哉女淚枯血繼心

成灰已憶椿容終莫覩將身追赴黃泉路會抱親屍出水浮爭誇孝感天神護瘞玉埋香土一丘靈祠血食春復秋穹碑八字品題後膾炙人口芳韻悠人皆有死何常惜惟神死把綱常翊幾多臣子過祠前悵罷夕陽心轉惕

拜孝廟

楊基

孝娥有廟臨江側我一登臨倍感傷舊卷尚存唐翰墨斷碑猶刻漢文章日移檣影當階落風捲濤聲入座涼黃絹只今遺古蹟令人翻憶蔡曹江孝女廟誌

明題詠
卷之六
士

中郎

題孝女廟

上虞人愈秉忠

眷彼曹娥江江水深且長潮汐自可期風波信靡常娥因痛父溺身亟奔滄茫至今江上廟猶自姓名香

孝廟

無錫人周俊民

人生孰無父孝女心獨苦覓父投江中義重身不顧鄉里爲痛傷鬼神可呵護五日得親屍相抱浮江許自古誰不死死貴得其所殺身以成

仁真不愧仰俯中郎一品題芳名振千古

弔曹孝娥

會稽司訓 陸逢原

孝女祠前江水生江流不斷哭爺聲潮來潮去
都成淚山遠山高無限情奇孝至今人共仰傷
心到底恨難平古碑亭畔苔封字摩讀妻然涕
欲傾

弔曹孝娥

前人

世間盡孝多男子孝女從來有幾人女孝已超
并律輩况復年方十四春父溺大江旬有七哀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六

明題詠

主

號水畔危無因祝衣人水所殉父五日負屍江
之濱載沉載浮真奇事純孝通天信有神之子
若比忠臣烈孤憤沉江是此倫虞令營祠崇祀
典芳名江永山嶙峋於乎赴江之女祀弗冀名
匪珍惟知慕父慟湮淪俾得親骸瘞黃土萬祀
綱常荷一身

過曹娥江

溫陵人 任之雄

捨死情何易求親事更難生來金玉質故有鐵
銅肝恨積橫江霧淚增南海瀾行人五月過猶

見水重寒

弔曹娥

有小序 武榜遊擊 謝 璿

歲乙卯余將之嶺表道出曹娥江謁曹娥
廟并知朱娥死難之故歔歔者久之嗟嗟
世間好事忠孝至大閨闈弱質能慷慨殺
身見危受命誠無愧古今有光天地矣若
乃負鬚眉七尺軀當何如白盡耶爰題數
語以志感發亦以公好善之同然云爾敢
曰女中有大舜人間無忠義乎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六

明題詠

主

純孝由天植髫齡迥不羣捐軀猶有見尋父總
無聞潮咽當年淚風號此日墳殘碑讀未盡腸
斷在江濱

又長歌

彼美人如玉芳魂泛綠波問渠胡自苦痛父沒
江河江河不可測蛟蜃與鼉鼉身非周處勇手
乏仗飛戈父恩那得報父冤奈若何經旬繞澤
號感動水中魔祝衣隨水去五日負屍過此身
可不有此志寧可磨名同江水永節共越山巖

臯魚曾殺身緹縈訟父訛或化在湘水或投在
汨羅一日綱常重千古維繫多更有朱家女九
齡甘代婆盛德有芳鄰雲霄若可摩嗟彼鬚眉
者何如女嬌娥我來經此地弔古一悲歌

哭娥艸十首

有引
哀辭

巡鹽御史
武陵人 楊鶴

余行部越中見忠臣孝子遺廟未嘗不低
徊久之或遂欷歔流涕與哀墟墓之際亦
不自知其所以然也夏五發山陰未問道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六

明題詠

古

里遠近忽抵曹娥江肅衣冠入謁娥廟再
瞻荒墳勺水之奠未戒從者仰視几筵檮
桷殆不勝情尋問廟中道士香火何狀廟
貌有何事宜修葺道士實對急持募疏至
舟中解纜將發爲題數語付之捐二千錢
佐費舟中復爲哭娥詩十首以不備禮故
用自懺悔昔伏梁公毀淫祠惟大禹泰伯
季子伍員四廟不毀忠孝之在人心千萬
年如一日也余在武林令人修于忠肅公

廟總之與哭孝娥同意但使人人皆爲忠
臣孝子化行俗美端在是矣

哀辭曰嗚呼江流有聲孝娥之血綽約女
子心肝是鐵千呼萬呼一往引決前抱父
頸柔腸寸裂江神不仁故作之業我來哭
娥殘碑斷碣如聞隴水嗚嗚咽咽木怨風
號迴濤捲雪忠臣孝子萬古不滅豈有七
尺之男兒不如十四之女節

五月江神惡濤聲撼白波迴風撼社鼓掠浪舞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六

明題詠

圭

婆娑幼女方窺戶而翁早渡河眼看親骨肉
的葬龜羅

其二

女即年十四日日索爺啼自分生無怙邪思字
及笄驚濤甘沒馬鴛枕罷聞雞抱石投江去嬌
容化作泥

其三

澤畔哀吟苦洪濤覓父難烏啼無日夜猿哭亂
心肝生死爺娘骨泥沙薄命殘萬人齊掬指呼

救淚闌干

其四

貞心自立命驚背恣橫行魍魎愁相顧魚龍寤
亦驚蕩舟非蔡女死孝勝緹縈鬼哭啾啾夜江
天帶血聲

其五

已罷迎神曲俄驚娶婦年不堪親父子雙穴哭
蒼天風木纏相痛河魴喪可憐我來問遺蹟江
草綠芊芊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六

明題詠

未

其六

不作瑤池會應爲水府仙此生依父骨那恨入
重泉夜雨啼山鬼春風哭杜鵑香魂何處覓蕭
索越江邊

其七

楚臣原孝子越女亦男兒何事風波惡偏傷古
別離鞭尸心並苦授命事全危孤憤千年調空
潭明月知

其八

黃絹中郎筆邯鄲浪得名悲歌須敵哭慟死欲
無生豈有酸淒調都非腸斷聲孝娥聞此語嗚
咽定傷情

其九

殿瓦生芳草江花冷白蘋眼看殉父女羞殺浣
紗人魚腹留青塚蛾眉寄水濱莫令巾幗辱空
作丈夫身

其十

雪浪千堆拍風濤萬樹號海鯨吹水馬神女出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六

明題詠

七

江皋公子難收釣澹臺亦解刀英雄千古汨血
淚染征袍

詠曹娥

會稽縣丞

失名

少女孤孃感孝思捐軀赴水覓爺屍神靈後世
尊崇地碑刻前人絕妙辭墓下荒苔青作屨階
前芳草碧搖絲蚩蚩多少男兒輩誰得生侯死
立祠

弔曹娥

孝廉知州
上虞人

俞齊孟

父溺江河世皆有求屍從險女何奇秋沙草怨

無情水春雨苔荒記孝碑一片丹心明月在千
年青史美名垂我來弔古欽貞烈忍聽松楸泣
子規

弔曹娥

上虞人 俞仲英

波底相逢孝感天死生不顧正當然哀辭滿巷
都非諛千古乾坤獨可憐

其二

萬古江山幾人迹一坏黃土獨臨流要知不幸
翻成幸裡祀綿綿春復秋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六

明題詠

七

弔曹娥

紹興別駕 朱 祐

自古英雄効殺身誰知幼女獨全名尋親澤畔
思親切捐命波中立命成旌孝千年遺廟食讚
辭八字勒碑銘江邊多少爲男女應聽潮聲動
孝情

弔曹娥

上虞人 俞 謐

英娥固識水無情痛絕終天視死輕百行居先
推孝道一江從此著芳名組金遺誥雲霞燦埋
玉佳城柏栢榮讀罷豐碑成獨立萋萋芳草喚

愁生

弔曹娥

楚人 嚴光治

捐生報父情堪憫入水援屍事亦奇自信地靈
真有主誰云天道本無知嘆月忽驚來海鶴招
魂聊復薦江蘺青編共視如生迹黃絹還傳不
朽辭

拜孝女廟

西蜀人 張 紀

娥難因江水江名娥姓留綱常全父子氣節重
山丘潮汐添新淚雲烟結舊愁拜瞻祠下者誰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六

明題詠

七

不感松楸

和楊侍御

逸士 史 榮

縱舉春秋祀難酬日夜號孝能光寓宙骨自涼
江皐偏受波臣供還多楚客刀片香珠幾串哀
掛錦宮袍

其二

溺娥隨斷梗過客薦香蘋不論憂旱日奚獨郢
中人名軼虞川右笑含越水濱千年誰配享渺
矣二難身

弔曹孝娥

都水使者楊師孔吉州

此江流日夜今古自滔滔如花一女子波瀾著
姓曹江流天地亦何心孝娥痛父甘沉淪閨中
一點顧復念頓令江水增其深慈父溺以顯其
女孝女殉以榮其父死生天地貫精誠海若歛
衽馮夸舞風鳴濤吼波浪咽負父如生情何切
至今千頃東逝波俱是孝女眼中血孝女海上
駕雲輶江潮汨沒烟冥冥掬水焚香拜祠下數
峰惟見越山青事父事君何有殊天壤可志
曹江孝女廟誌卷之六明題詠 干

不渝封疆如燬川流血誰信人間有丈夫

渡曹江弔孝女

浙江巡按張延登濟南

日午渡修江揚舲改舟楫青天無纖雲春濤飛
白雪娥祠江之湄流聲如嗚咽我等黃絹碑原
本久殘缺石亦有時泐貞心固無折行行三十
里中情不能輟婢婢弱女流何意立名節矧伊
鬚眉人而廼無性血篝燈寫此懷慷慨志前哲

渡曹江謁孝廟

巡撫御史田唯嘉
饒州人

覓父投江本至情那知身後有餘榮成仁取義

應無恨誰道江流尙哭聲

其二

社稷山河更幾姓此江特著孝娥名始知忠孝
垂天地不比人間勢分榮

其三

孝女靈祠古渡頭江流滾滾歷千秋往來幾箇
鬚眉者不媿垂髫一女流

其四

拜罷曹娥廟興思倍感傷如何一弱質絕念逾

曹江孝女廟誌卷之六明題詠 主

金剛誠至格蒼昊名高播帝鄉雙親同餐祀千
古有餘芳

渡江行爲曹孝娥作

四川參政王喬齡樂湖

越中風土事畊作春日從容暫行樂蘭蕙滋溪
風雨中楊花隨風自上落我今渡江謁孝女自
溺尋親能有幾身入江中深且黑百怪搖牙不
可測江神報帝帝悲傷百怪不敢舉頭目蜃府
衝開白玉樓龍宮掣斷黃金索負出父屍氣如

生水使精魂鎮山嶽世上相傳絕妙辭江中罷
秦婆婆樂憶昔親屍非帝力恍惚幾爲蛟龍得
求親不得寧無怨轉展孝女添憂戚蜀中捷爲
亦有女父費公文上太守偶值風波溺水中女
覓父屍沿江走三日浮屍出江沱孝行昭昭無
先後世上兒女徒有身不知父母爲何人二女
當時尚幼冲廟貌千年光烈聖人大孝人倫
極中正仁義爲法則割股事親非人情傷生反
爲孝娥惜重華有殿江水隔土階荒涼連品石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六

明題詠

三

參差恍見二姚面相倚墓花長歎息

弔曹娥和楊侍御十首

寧波人

柴學尹

月午江湖漲揚舫溯浩波迎風俱出沒浮拍共
婆娑渺爾神思樂傷哉公渡河卽今河女曲疊
鼓起靈囂

其二

江椿七日杳玉樹萬行啼白憐失怙恃寧復顧
荆筭泣盡思漠海衣沉當卜雞負屍皆出水芳

潔不沾泥

其三

矢志捐生易波心將父難乾坤堪砥柱風雨欲
摧肝漢篆辭稱絕唐摹碑復殘揮毫一憑弔清
淚滿闌干

其四

浴日胥濤怒呼天□女行死生忠孝並磅礴鬼
神驚江漢雙星耀兼葭兩岸紫東流鳴咽處猶
想夜啼聲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六

明題詠

三

其五

從父靡他志流芳不計年江村仍漢俗社鼓沸
堯天盼蟹憑誰降魚龍爲爾憐欲尋投壁處秋
草鬱芊芊

其六

廟貌前朝楔波臣侍列仙題辭添黃絹感慨激
玄泉色染湘君竹啼殘蜀國鵲大招天不遠慘
澹水雲邊

其七

死能完孝道生不愧男兒毛裏原相屬捐糜生
憚危設身無再計錫類永聞知女宿經天宇文
明端在茲

其人

禹服鍾靈傑娥江竝著名采風直作紀弔古稟
猶生繡斧青聰馭陽春白雪聲鼎彝垂不朽遙
慰九原情

其九

不盡終天恨虞江空綠蘋有懷如石志終見及

曹江孝女廟誌卷之六 明題詠 舌

泉人海若嚴呵護巫陽問水濱丈夫惜一死寧

保百年身

其十

山立海門濤風雷萬壑號陽侯驅甲馬龍女泣
蘅皋礪世懷白璧留題重赤刀肯將千載淚容
易灑宮袍

萬曆丁未首春謁孝廟遇雪

進士太守 諸萬里
山陰人

爲謁曹娥冒雪行四郊黯黯凍雲平寒侵青雀

爐非火路入荒原浪又更榜人赤脚蒺藜送羽
士黃冠蔽蔽迎因思孝女高風在凜冽何如此
日霏

覓屍

前人

一點英魂天與通抱屍轉負大從容玉皇欲教
人間孝故托靈娥顯聖功 客字失叶

曹江

前人

娥命由江得到天自然江命與娥連江不姓曹
誰是姓地靈人傑古曾言 言字失叶

曹江孝女廟誌卷之六 明題詠 圭

看碑

前人

繹字捫碑亦姓曹奸雄豈識孝名高若使當年
心感悟後人誰得殺曹髦

弔孝娥

山陰人 傅崇中

娥齡笄未及孝行絕千秋痛父投衣覓屍溺
浪浮江鳴終古恨辭寫盡人愁不盡中即意寒
雲靄暮丘

拜孝廟

陳春蓀

爲父沉淪痛莫當故將弱質殉瀟湘投衣密祝

真神識展負仍浮似探囊身翊綱常千古重名
垂今昔士林香世間多少簪纓者羞見三娥强
繫航

謁孝女廟

舉人 陳箴言
山陰人

父既不可活生亦何所慕遶岸呼復咽悲情共
誰訴仰天一爲控恐觸馮夷妬激浪噴長空風
高鳥不渡淑質殉親心與父波中晤兩兩竝沉
浮疑是有神助至今濤聲來如悲復如怒愧我
爲人兒生時不面父若箇丈夫能念父感茲淑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六 明題詠 三

弔孝娥

許 捷 祈閣

孝娥遺事堪矜式千古遙遙不相識宦遊海上
頻此過一溯曹江一惻惻感慨當年幽貞女華
門迥異諸凡娃胞純獨秉慈祥性婉孌能通明
發懷侍父窮居庚十四歲歲看迎伍君至漢安
二年殊可憐日午江濤拍天湧以此筑筑失所

生愁來白日將爲傾婆娑不見空中舞鳴咽惟
聞江上聲朝夕悲號旬有七父塋重淵屍不出
隨衣躍入弗顧身抱屍離却蛟龍室父身已出
己身殂孤塋三尺生青蕪元嘉之世上虞長猶
爲勒石江之隅嗟娥初非丈夫子地義天經一
身砥父死與死何毅然現身設法毋乃是多少
鬚眉巾幗人詩書保傳教諄諄一朝大帥臨當
局蒙面偷生辱及親娥也有親出耳洽陽貧
乏何人恥如歸視死感蒼穹孝以榮親驚下里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六 明題詠 七

弔曹孝娥

林 銓

君不見與娥同時叔先雄父溺出之洪濤中又
不見與娥後時饒家娥號泣求父淚成河同時
後時兩少女總聞此女之風起天彝半賴女兒
垂世俗夢厓胡不喜余采江蘋薦古祠徘徊亟
讀邯鄲碑願將靈孝風頑俗生女思娥弗棄之
父以泝濤掩香魂赴若甘真超天下女足愧世
間男江古名因著天高性與參薦芳寒水上一
似弔湘潭

其二

少女亦何知能生今古悲孝心輕薄命弱質負
沉屍魄自凌江月名猶著漢碑驚濤千載淚時
向廟前吹

弔曹娥

鄞縣人 李 桐

江流雖自昔因重得娥名純孝從天植真仁翳
死成終風存古廟落日弔孤塋爲問鬚眉客誰
能報所生

其二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六 明題咏 无

孝女甫成童重泉出乃翁同時傷正則異地見
先雄死亦其餘事天應得所終至今江水上朝
暮起悲風

弔曹孝女

崑山人 葉奕荃

父子尋常事古今神異之我來頻祠下不敢說
鬚眉

弔曹孝娥

鄞下曹子 朱由棧

問渡鑑湖東曹江曉日紅出亡懷重耳奇迹勝
先雄沸水春高岸愁雲積遠峰大川臨古廟隱

影過飛鴻 峰字失叶

弔曹孝娥

常州人 湯昌允

山勢千里發豈無種奇難孝女儼若接湯湯江
水寒江水寒今山欲愁朱窓綠殿自春秋試問
長瀾千萬頃可洗人間不孝羞

弔曹娥古詩

上虞知縣 文三俊

盱僅有女盱乃有女俱沒俱出爰得娥所婆娑
以憑盱實水解從者無憾觀者爲駭七日已血
閱旬長號心誠求之裂開洪濤彼孱者鬢勇于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六 明題咏 无

貢夏殞蟲中流鯨鯢壁舍父屍不出馮夷匿之
莫以拯娥娥則誰知縈以生求娥以死求九閼
易叩九淵難躍嗟哉飛漚夫寧不汨一朝花零
千秋玉薛盱與伍君娥與湘君古靈所礪超超
虞濱

其二

烈行不擬烈歌不議鐵腸相觸情隨筆至聚兒
女酸散英雄淚激啣衞之恨墨染啼鵲之血字
若乃湘觚漬揮淵珠泣出颯若風雨集駛若蛟

龍戲忽見王右軍之碑記浪傳蔡中郎之題誌

泊曹娥江謁孝廟

徐吉 鐫石

愁恨長江蛟室深捐軀出沒更何尋蒼天默默
符人意孝女孱孱擁父心古廟千年精魄聚殘
碑八字黯雲侵停舟且問潮何急猥是翻來灑
淚心

又成一絕

水不在深以娥名孝娥同此水淙淙無情水有
糸田日腸斷汪汪永不暝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六 明題咏 三

謁孝廟

吏部侍郎 劉本仁

渡口人家烽火摧渡頭古廟獨崔嵬一江流水
汪洋聚萬疊青山積翠來江岸存碑題孝蹟亭
陰摸字若奇才祠前幸有梅花在聊折清香薦
露杯

瞻孝娥廟

大中丞 俞思恂

翩翩并佩女中賢一擔綱常獨着肩父溺自傷
無我怙衣沉惟見有身捐直探巨浸魂遊地竝
出重淵德動天欲識英靈長顯赫江流萬古聽

潺湲

過曹江望廟

劉思敬

長江竟得孝娥名一日風濤萬古情奮臂蛟龍
終得父現身漩洑尚如生中郎黃絹碑文泐奕
代朱旗砌影橫慘澹雲遮官渡晚似留遺恨壓
潮聲

拜孝祠

任光復

虞江傑地古崇褒漢代于今姓屬曹七尺鬚眉
壯奇節弱齡顛沛切劬勞鷗夷未息錢塘怒精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六 明題咏 三

衛猶仇渤海濤飄泊深慚怙恃思瞻祠有淚濕
征袍

其二

傳碑紀蹟正髫年正性由來出自天七日哀聲
通帝座萬行血淚徹螭淵伊誰抱石湘江曲由
我援親虞水邊身竄思親恩未報悶心敢越孝
祠前

弔曹娥

顧坤元

江聲走碧浪山色着愁容七日芳魂斷千秋血

淚濃疎雲封白墓淑氣靄青松料得臨臯路悲風送曉鐘

題孝娥廟

陳九賓

稽首女中大舜能把綱常擔挈過緹紫之流芳
踰斷臂之貞烈痛孰怙以捐軀泣昊天以淚血
吁嗟山石有時而裂江水有時而竭巍巍孝女
之名萬古同天不滅

題孝廟

上虞人柳權

江流東去復西奔誰識曹娥姓永存身沒波濤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六

明題咏

三

顯父子名高山嶽動乾坤山前花落孤墳在碑
後塵封八字昏昭代春秋隆祀事隔江簫鼓我
時聞

曹江孝女廟誌卷之六

終

曹江孝女廟誌卷之七

通議大夫廣東按察使司按察使里人沈志禮範先氏修刻

題咏

國朝上

渡曹娥江

紹郡太守 何源濬 崑孚
淮安人

人生百年皆有死死時而訣憾可已生平未展
之孝思還可盡心於附身附棺之數事胡爲升

斗桴竭我終天淚我今揮淚渡娥江羞見曹娥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七

國朝題咏一

尋父洋娥父既死復相見波底反覆情固傷若
得死後猶懷挈何嗟何怨何裂腸七日能消千
古恨七日能維百世綱愧殺堂堂郡大守父逝
兩月未奔喪藉謂父老攀轅止孰個父老無怙
恃藉謂上官勉繫留親沒原立三年制藉謂疆
場多故應奪情召杜龔黃不乏士吁嗟噫嘻我
父之恩深如江流重如山峙雖離膝下常浪遊
即在長安亦迎侍行判建州歷險阻往來不廢
萊衣戲迨膺越東二千石反疎溫清與問視可

恨烽烟行路難森森帶水遙相隔無夢不溯淮
水流有淚惟看白雲泣病時參苓不口咀痛時
寒熱不手拭一旦易簣一三居百年大事不親
識伯兄盡禮復盡心典鬻田園不遺力何故生
我不孝兒經年遊宦無一貲奉教首戒絕也直
臨民務須臻上治而今政績殊平平撫字非拙
催科累風雨時若屢豐年惟有潢池橫無忌勞
民力傷民財驅之鋒鏑實可哀昔年未洽霖雨
志慚愧蒼生賦有臺吁嗟行役方五載五倫損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七 國朝題咏 二

三心已灰閩南妻子生相別淮北老親死未訣
丈夫報國當如此血淚灑成鬚鬢雪咸謂移孝
可作忠忠孝之理同一轍殊不知五倫五教有
攸分理雖一貫情各切假如全一可概餘舜倫
何必五並列與其行權易守經戀功名甘薄
劣倘以不孝貽子孫不幾名教滋口舌歸去無
由覲父顏歸去尚可綰繯經歸去不得親含殮
歸去猶得營窆穴歸去分我伯叔憂歸去慰我
母心竭吁嗟乎哽噎停撓一聲哭哀向江心徹

娥今應我憐雲霧茫茫濤亦咽

曹娥祠

孝廉隱士 王雨謙 白岳
會稽人

茫茫元氣益齊州陶鑄乾坤日夜浮陰陽翕闔
表正性全而歸之疇能收古今令德推孝思男
兒閨秀爭匹儔烈烈會稽曹氏女厥祖封曹丁
盛周曹家名德開關雎坤貞應地平春秋傳漢
建安之二載瓊閨淵懿拔其尤英姿十四疑帝
天嚴氣殊骨端靈修夫何際此奪所怙娥父樂
神沉江流哀號上下旬七日江水羣飛罔得求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七 國朝題咏 三

灑血投衣祈父屍孝感深入蹶陽侯五日負父
躍洪濤女中姚舜諒江頭日月爭光天眼青魚
龍悲嘯騰十洲作廟起墳通象緯靈孝昭順尊
王休乃父封侯母慶善榮施怙恃協神謀爰有
度公景孝烈購文勒石表無仇邯鄲子禮絕妙
辭讀罷英風馳颼颼豐碑屹屹峙千仞靈文燦
燦華頌謳昔有忠臣蹈羅水天中競渡標龍舟
今茲遠近酬誕降羣龍拜廟踰浮鷗五日千秋
繩左傳解不息曹江錫姓豈無由當年雙檣挺

孤標靈茶吐丹神光迥浩浩福澤洵如江海竭

陵頽碑不猶

曹孝女二絕

壬辰進士
山陰人唐賡堯寓卷

婆娑飄溺渾無救慘動天心幼女號身赴波臣
負父出千秋魂魄傍江臯

其二

孝女祠前痛不禁捫碑讀罷暮雲深潮平白浪
猶如許黃絹難酬入水心

曹娥廟

隱士
山陰人趙旬壁雲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七

國朝題咏四

漢代標靈異千秋起懦頑潮衝星隕石雨過握
登山黃絹題會釋青編載未刪我來問往蹟憑
檻視潺湲

其二

澄江乘曉渡懷古拜曹娥塚樹環青嶂宮墻映
白波蒸嘗伴嶽瀆鼓吹集鼉鼉更憶朱諸繼稟
然孝可多

題孝廟

陳廷謨

百世流芳大節難臨江古廟漢碑殘豈云十四

尋常女樹幟千秋映碧湍

曹娥廟

會稽人董瑒重山

孝娥祠宇越東偏老大圓顙拜座前一自青龍
改殯日到今黃絹舊碑傳墓門花草從開落江
上波濤閱歲年回首懷沙誰與並漢安路屋有
嬋娟

其二

十四尋齡入水求誰知俎豆竟千秋山來天地
存忠孝何處山川不峙流江到剡源無改姓父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七

國朝題咏五

緣靈孝亦封侯阿瞞強解終何益金石還憑內
史留

題曹江孝廟

會稽人羅文頤羽蒼

巍巍舜蹟接江洲娥廟環山隔岸浮志切親恩
惟一往誰知孝烈炳千秋碑題孰愈前賢妙潮
汐如鳴旬日愁天壤靈昭父亦顯何須精衛關
洪流

祭孝女曹娥廟

會稽縣令王安世

迎潮越舊俗死孝女即難半夜烏啼咽千秋江

水寒夜臺春草合古廟漢碑殘歲祀爵杯酒香泥濕不乾

曹江競渡

前人

水馬由來爲屈原越中移弔小娥魂江頭多少遊人看若個人家孝子孫

曹娥江

丁未進上
山陰人 孫宣化 德參

孝女江頭雲物幽丹楓碧嶂片帆秋翻濤出沒
鳬鷗艇落日參差鴻鴈洲亭榭幾人佳句集山
川終古令名收溯洄至止頻懷古願侶漁蓑下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七 國朝題咏 六

釣鈞

題孝廟

固陵人 蔡翥 漢遠

吁江朝夕怒濤飛見說投衣事已奇生死一沉
真俠骨綱常千古屬蛾眉春雲淡淡愁舒日秋
雨疎疎淚下時東漢文章西晉字幾人能讀孝
娥碑

題曹江孝廟

會稽人 蔡珮 子佩

非關輕擲赴洪濤爲父投衣日夜號名義已完
竟及笄舜倫有玷愧方袍數椽古廟猶存漢干

載長江不改曹數往數來欽令德未能勺水薦溪毛

曹娥祠

山陰人 余恭徵 子開

日暮江聲走浪花荒祠寒木半屯鴉斷碑以土
猶依負秋字侵濤欲闢蛇句動湘靈來暗雨墨
分古血渡流霞色絲少婦惟今定未許遺文屬
蔡家

題曹娥廟

會稽人 張文成 龍仍

男兒讀聖書事親未能全吁嚶弱女子異孝足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七 國朝題咏 七

千年一身非所惜怡笑投重淵白骨香殘碣芳
名湧大川父死娥不死娥傳父亦傳江名誰敢
易流碧韻青編

渡曹江

前人

蜃氣拍雲天欲號靈風夜薄星辰高孤忠遙映
錢塘月大孝淵源舜水颺五日抱骸香玉骨千
年斷碣障寒潮浪淘多少英雄去鐵面于今正
屬曹

題孝廟

山陰人 張岱 宗子

十四兒身幾許長猛思闕水赴滄茫仇同覆楚
鴟夷怨恨比填河精衛忙魚鱉浮屍流血赤絹
絲蓬白臥碑黃借他八百錢鏐努欲向潮頭射
海塘

其二

曹江渡口北風狂破壁殘碑禮拜忙泥鬼可增
疑欲攫山茶不採畏遭殃柰冰醑酒杯恒淡光
絡緣衣藻亦香誰說楊修曾捫字曹瞞實朱渡
錢塘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七

國朝題咏人

題孝廟

山陰人王 嶠 山眉

洪濤初不視危途弱女軒軒偉丈夫蹈水投衣
知有父負屍出險乃完吾封侯豈特身膺寵作
廟長令碑可摸當日姚江曹錫姓孝娥萬古已
分虞

弔曹娥

會稽人羅 坤 弘載

孝女江頭春色寒靈旗縹緲照波瀾青龍歲遠
猶憑弔黃絹碑殘幾度看過宋越梁明月佩銀
濤白馬翠雲冠墓門松柏蒼蒼在華表于今紀

漢安

題曹娥廟

會稽人錢 霍 去病

孝女祠堂官渡邊漢碑黃絹蔡邕傳江流不轉
千年石風俗空喧五月船翠柏森森圍古墓青
山疊疊擁平川遺容寂寞精靈杳夜夜招魂哭
杜鵑

題孝廟

會稽人沈 炬 獻之

婆娑溺水千秋迹笙鼓臨江五月忙狎浪村農
工賽舞探奇遊女競新妝山川生色祠常在今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七

國朝題咏九

古垂名德愈光漫道此間成勝地何如人各奉
爺娘

題孝女廟

會稽人婁星聞 章伯

孝德為聖人尊富而饗保孝女名曹江廟食天
地老封號何炎炎江流自浩浩為我弔黃陵幽
恨傷懷抱三年孝婦冤東海日杲杲嗟娥十四
齡孺慕如襁褓踴躍出父屍千秋誰再造虞令
誅娥誠風清月色皓漢碑沉水濱遺文可究考
朱詣祠二娥漢安年最早閱世過宋梁 皇清

民俾俾爭進一瓣香野嫗及村媼不觀我生
仁親以爲寶弄相若將極齊統如風草結伴三
五行紅裙竝綠襖曷念哭江頭尋父只素縞此
心本性靈姑不能語嫂人面如人心純孝證大
道求佛在心頭求仙非瑤島求孝侍庭無忌慕
呼蒼昊若人能反身何須勤拜侍人孝我教人
孝焉可蘋蓼爲子順二親爲孝天好祥人隔
幽明消息中間討長揖孝江邊使信省煩惱

題孝廟

僧壽山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七

國朝題咏

十

爲訪曹娥殿遙看海外山澄波明月迥隔岸白
雲閒鐘磬連潮響帆檣趁鳥還千秋表孝蹟過
客盡慚顏

題孝廟

釋元效

舜江存孝迹列女舊名祠捨沒今猶憶瓜沉事
已奇烟籠芳塚樹日映斷碑辭千古英靈事潮
聲更帶悲

謁孝廟

會稽人沈

默 恂子

聞昔曹盱弔屈原龍舟金鼓沸波喧浙江潮汐

殊洶湧溺死深潭鬱慘冤孝哉曹娥爲其女涕
淚交垂心痛楚但知救父覓屍骸豈惜捐軀投
險阻最奇抱父出蛟宮天地分明性感通李潘
縱烈焉能及桓孟雖賢那得全至今祠廟猶宏
麗赫濯聲靈真駭世塗客每尋蓬白看邨姬常
來蘋藻祭島霧汀烟一望開布帆無恙去還來
未許雕梁巢燕雀豈容畫壁惹塵埃於戲娥齡
十四全倫埋璧瘞珠沉亦可已遂使會稽山水
借有光祇應愧殺七尺之男子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七

國朝題咏

十一

弔曹娥

前人

孝哉曹氏女卒自漢安年廟食何曾替江名亦
永傳烟霞埋骨地風雨斷腸天想見雲游樂應
爲閨苑仙

其二

十四閨中秀投淵得父屍翻能全性理真足愧
鬚眉地借幽芳譽碑傳絕妙辭長江聲不息自
是古今悲

其三

處子名完節居然烈士夫祠傳度尚建碑記蔡
邕摹烟月皆羅綺雲山卽畫圖餘哀猶未盡寄
與夜啼烏

其四

吾曠觀今古難言孝者多男惟推舜帝女欲數
曹娥祀事何嘗斷芳聲自不磨淒涼無處弔江
上正風波

其五

漢氏遺祠廟歸然古道傍江雲棲盡棟海月射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七 國朝題咏 三

雕梁草木沾英爽魚龍避性剛人能供子職不
在奉蒸嘗

其六

不道曹娥死終令地有名空祠花月冷古墓草
烟平何異英皇事真同伍屈情懸知孺慕處不
忍聽潮聲

其七

沉衣當日事天道豈無知易使江山改難將骨
性移恩光臨俎豆靈響動旌旗不斷祠前水悠

悠見孝思

其八

渡口曹娥殿蕭涼帶晚暉游魂如洛女灑淚似
湘妃天半雲飄下風前雪浪飛正多今昔感竚
立久歔歔

其九

江水數千尋娥魂怨更深陽侯應歛迹川后亦
傷心樹與塋俱老潮將廟漸侵經過秋色裏懷
古一沉吟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七 國朝題咏 三

其十

千古傷心處靈風滿會稽斷碑文字損古壁畫
圖迷日暝愁精衛春殘怨子雋無才難頌德不
敢亂留題

題曹孝娥廟

前人

祠前老檜已無花薄暮徒多借宿鷗萬里飛濤
驚罔象千年畫壁暗龍蛇江沉環珮知爲月塚
塵鈿釵識變霞試看凜然生氣在真能超絕丈
夫家

其二

春來猶見發靈花
日落難聞噪亂鴉
碑碣字殘疑亥豕
鼎彝色古隱蝌蛇
綠深殿瓦生荒蘚
紅亂江漚映落霞
誰似至今傳不朽
地名終亦屬曹家

弔曹娥

前人

斷碑畫壁已皆昏
往事傷心不可論
潮汐分明朝暮淚
雲烟自是古今魂
落花春盡飄亭榭
衰草秋深寒墓門
借問誰如巾幗輩
獨留正氣在曹江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七

國朝題咏
西

乾坤

其二

漢廟曾經幾劫灰
千年雙楹已皆摧
殘碑蒼剝迷莓蘚
高塚青濃沒草萊
雲色每含愁色慘
波聲終帶哭聲哀
野夫無物堪爲奠
但汲清流釀一杯

其三

晝垣歲久落丹青
江上蕭然漢廟庭
兩岸陰雲愁海若
一天寒雨泣山靈
龍舟未必常忻見
龍

鼓還應不忍聽
洵是古今題咏處
中郎曾此讀碑銘

其四

世已頻遷迹已陳
往來弔古尚多人
塗官下馬看黃絹
江女停舟薦綠蘋
朝夕波濤餘涕淚
春秋花月寄魂神
當年出沒真奇事
我欲銜哀問水濱

其五

漢時遺廟枕江流
赫濯聲靈徧九州
春草豐碑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七

國朝題咏
五

迷嶺蟲夕陽古木叫鉤輅
髫齡永作人人範
潮汐終成世世響
風俗不知千古恨
猶喧簫鼓泛龍舟

其六

氣節終天白不磨
女中大舜獨曹娥
得爲神媛從來少
真使男兒愧殺多
已見芳名齊日月
猶疑餘憾寄風波
要知忠孝無殊性
憑弔吾將續九歌

其七

巍峩廟宇未全荒東浙山川賴有光江亦幸留
曹姓氏碑猶妙擅漢文章墓前蛩泣哀秋草渡
口人稀冷夕陽弄玉飛瓊何足羨誰如大義冠
綱常

其八

捐軀抱父出重淵盡性從來足感天遂使聲名
重世世同知俎豆奉年年照慈月色空江上助
楊潮聲古渡邊讀罷漢碑惟有淚英雄到此亦
潸然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七 國朝題咏 六

其九

渡頭靈廟鬱崔嵬山色江光向此開越地清風
流不盡漢時明月照還來碧紗窓冷飛紅葉黃
絹碑殘上綠苔悵望悲歌憑弔久日斜猶自費
低回

其十

古廟空庭出草萊危垣潤礎上莓苔水應有意
流長咽雲豈無心擁不開正氣蛟龍皆畏懾深
窵猿鶴亦悲哀至今明月清風夜猶覺幽魂素

影回

其十一

古殿相連古墓傍江雲送色倍蒼涼精靈不逐
浮萍散明德終隨杜若香已許祔朱兼配范固
能軼宋復超梁寥寥往事無從問幾度臨風感
歎長

其十一

一自尋親殉浪濤地因人重永稱曹博平立廟
誠賢令子禮爲文洵與髦怨烏何須啼墓木愁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七 國朝題咏 七

雲不用鑲江皐到今應可無遺憾累代皇恩有
特褒

弔曹孝娥

會稽人沈 雖 肅先

一死芳型百世垂我來弔古重齋谷烟深草色
迷荒塚雨潤苔痕補斷碑何必鮫人猶助泣祇
應龍女數陪嬉君看近日爲臣子倫理能全復
有誰

其二

落日烟橫古渡頭江花江草亦含愁九歌欲續

終何益八字相傳尚未休名與伍胥堪比敵
將洛女共優游至今遺恨難消却白晝蒼然結
層樓

其三

弔祭今猶競渡忙緬懷往事最堪傷心原爲父
屍骸切地亦因人姓氏揚盡棟雕甍新廟貌紅
旗綵鷁豔流光月明朝靜花開處恍見魂遊淡
素妝

其四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七 國朝題咏 大

峩峩金碧廟輝煌映帶江山益有光至性洵能
風世俗芳名已見顯翁娘蠢如魚鳥皆相識雁
似蛟龍不敢狂絕妙碑辭三復罷遲留猶自對
斜陽

其五

湖山盡處且停橈爲弔曹娥咏大招十七日哀
猶覺在三千年恨未全銷汀蘭岸芷流香暗飛
鳥征蓬曳影遙江上夜來腸欲斷滿天風雨漲
寒潮

弔曹孝娥

金 徽 嚴 鳴

江頭駭浪望堪驚當日衣沉命輟輕祇欲命生
生不死豈知身死死還生娥于茲水可無憾水
却因娥反得名同極恩中多自愧殘碑讀罷最
傷情

其二

辭妙邯鄲贊莫窮欲知大孝問江中風號水韻
啼聲慘霞映波痕血淚紅破浪來魂勁砥柱吞
湘浩氣撼蛟宮既明抱父當年事歸去堂前養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七 國朝題咏 尤

溫翁

曹娥廟

會稽人 沈志道 伯開

娥江遺迹並姚江江水于今姓氏香漢代猶
推淑女越州奇孝震青細溯流不盡千年淚拍
浪猶餘七日傷憑弔江干何處是低徊宮殿挹
芬芳

又成一絕

百丈洪波蹈若夸馮夷誰敢匿親屍只今猶湧
江邊血不盡當年絕妙辭

又詞一首 調水龍吟

飛來倒海驚濤支祈毒播靈均又浮沙浪鼓崩
崖天湧可憐誰救痛父淵沉髻齡弱女隨波逐
流哭聲號血灑長江跳入洪濤裏親屍負真
個氣冲星斗歎江濤不堪回首當年浩氣而今
試看雲飛電走壁上題痕江中斷碣漢唐詩叟
縱多辭誰拭千秋血淚婆娑依舊

孝德頌

沈志名 天秩

江流恒不斷孝思與源長孺慕人同具悲號娥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七 國朝題咏 三

獨傷揚名親自顯錫類德彌光未達高堂奉母
慚奠廟觴

其二

祠墓垂千古碑傳漢代章江聲由懿德孝志達
蒸嘗潮汐今猶昔雲山峻且長陳詞弔往蹟誰
不念天良

其三

歷險如平易懷親終未忘一身非所顧百世挽
頹綱芳躅追姚姒鍾靈竝洛湘衣沉遺事遠江

水日湯湯

拜曹孝娥 并祝文 餘姚人邵以瑋 韋玉

伏以道隆三界鴻猷敦百行之原聲徹九臯
鶴舞會千秋之節一派蒲荷布德滿江莪蓼
含情名護碧紗功垂黃絹恭惟至聖尊神
綱維柱斗義節擎雲虞邑鍾靈八百里風高
嬌內曹江砥志十四齡星耀台垣惟孺慕由
乎性成故于道因而節勁奮威靈於鮫室怒
捲洪濤吐淑氣於蜃樓波翻皓月投衣哭水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七 國朝題咏 三

應教龍女流酸抱父浮沙併使鷗夷聽駭茲
逢秋降用進嵩呼祝誦弘宣髣髴菱歌競隋
婆娑教舞依然蓮女同都覩翡翠之旌旗舟
行畫裏聽樓船之簫鼓人在鏡中廟貌維新
孝思不置瑋等寒泉負疚菽水懷慙採蘋表
微乏瑤音而上壽迎神家祝撰無語以陳情
讀孔門十八章之經弗克悅親有遺輯曹祠
百千年之誌猶爲事父未能敢不潔志盟心
竝效工歌尸告伏願續承卜世孝友宜家薰

風時扇乎桑田沛澤誕敷于闕闔晝眠知浪
靜檣亭風月雙清夜語覺潮生檻外舳艫交
接則比鄰之康阜皆錫類之汪洋

奔流險急敢拯翁到底榮褒策大功覓父得歸
華表鶴沒身豈類羽淵熊羆踰久極首難象江
淚長浮水自紅只此一腔孺慕意後來總是感
曹風

又詞一首 調鶴冲天

夫人奇節千古昭如雪士女竝兒童都能說怎
曹江孝女廟誌卷之七 國朝題咏主

余遊人筆牋題處盈碑碣汗透剛腸鐵想觸奔
濤毫端蘸起成血 綱常手植曾閔差堪埒媿
殺丈夫身仇魚鼈試看中郎句苔陰裏蛭文凸
妙絕無休歇欲問香魂一般曉昏明滅

曹江 司訓唐榮元 辛十

江姓何年易潮聲薄暮侵輕船乘急水斷岸映
疎林句日永沉事千秋孺慕心誰言碑獨妙觀
感入人深

其二

孝廟臨江岸明霞照遠檣千峰環積翠萬派會
汪洋世閱滄桑易名垂日月光中即存八字憑
弔至無疆

孝祠

會稽人印 繪

芳名垂漢代遺蹟枕江流雨滴鮫人淚雲移蜃
氣樓碑銘傳八字祠墓老雙楸未克全名教瞻
斯弗愧不

其二

此江存孝蹟一日視千年潮捲魚龍躍風輕鳶
曹江孝女廟誌卷之七 國朝題咏主

鷺鷥中流存砥石隔浦易桑田重拜娥祠下蒼
茫起暮烟

孝祠

會稽人章 立 爾卓

蒼碑垂浩瀚古屋翼崔嵬姓易虞江舊山從禹
穴來飛濤時捲雪靜夜水鳴雷芳蹟遺千載聲
靈動九垓

孝女廟

會稽人沈志章 子微

孝娥本至性忘險得其親依天不見水立命豈
猶身梁宋誠殊蹟朱諸宜配禮江祠同不朽立

極表斯民

晚渡曹江弔孝女和文長先生韻

會稽人 魏方炳 大方

緹縈生孝格天荒死孝於今夙烈長泣圻孤誠
同汨水垂潮英爽荅錢塘江中皎月挑懸鏡嶺
際斜暉黛抹黃試看國家多難日生男幾許不
如娘

題孝廟

會稽人 夏升歌 子建

漢人漢事漢安年一派靈光插漢天世歷宋明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七 國朝題詠

增二姓配分先後竝三傳荒碑已逐秋光老青
史長如芳草鮮總是孝思綿亘遠江流匝匝護
桑田

曹孝娥廟

瓊山知縣 趙 鉉 行著 山陰人

長命無絲續阿翁一聲一淚滴波紅誰知七日
辛酸地竟作千秋俎豆宮世叔名裔真不負元
嘉舊記孰堪同為思河洛明禋後惟有曹江廟

食崇

曹江孝女廟誌卷之七 終

曹江孝女廟誌卷之八

通議大夫廣東按察使司按察使里人沈志禮範先氏修刻

題詠

國朝 下 同人詩章祈蚤賜教以便補入

題曹江孝女廟

餘姚 邵三提 培風

鳳凰山下大家音村曲折長流拱廟門東海蛟
騰哀父淚西江鳴舞叫忠魂一亭烟雨雙枝檜
兩座寒暄二女景天壤不磨惟至性堪憐人世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八 國朝題詠 一

等黃昏

其二

龍簫鼙鼓集成村鼎立河山一孝門青艸具知
埋白骨怒潮不敢觸香魂虞廷孝治娥膺禪後
代仙班位是晷夜半江頭出燈火疑排鸞馭省
晨昏

拜曹娥廟并弔從祀朱娥諸娥敬賦五十

韻

吳興 夏 煜 寧校

孝行恪天人孝德充今古靈蔭及萬方照臨遍

下土當漢漢安間俗尚婆娑舞江上迎伍君善
舞稱娥父一舞波臣愉再舞陽侯倂載沈而載
浮墜淵及淡浦娥年未加笄號泣江之滸一句
又七晨直走天吳府河伯豈不仁憫娥相慰撫
蟣神并窟蛟殷勤並力助奉屍出水宮娥孝誠
天賦其時令長賢名尚姓口度立廟祀千秋歌
笙而擊鼓江錫以曹名廟受天之祐歷漢晉與
唐祀典記宗啓八字黃絹碑五色雲牋組黍稷
薦馨香邊豆而簋簠慨夫人世人尚智飾愚魯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八 國朝題咏 二

亦知父生我無父又何怙在天光有三在人倫
有五三光失其明無晨而終暮人倫孝當先孝
盡諸倫悟聖人善爲經君子行其素娥豈讀書
詩亦未就師傳所發本性成所性本孺慕是以
神顯靈普及富與宇感發有朱娥十齡兄逆拒
兄逆朱顏者欲殺伊祖姆逆膽竟澄天逆力竟
如虎娥身左右馳奪刀思力護娥死祖得脫娥
身櫻兒斧朝廷旌其門賜祖帛與布配娥曹娥
廟瓣香分半炷又在明之初諸娥甫離乳父兄

罹雉羅娥日事悲楚零仃赴建康釘板竟不怖
一捩達帝聰九閭豁冤訴一父同一兄免誅得
減戍一兄傳娥歸娥病倏云故孝哉女八齡成
仁真可取三孝鼎一堂鍾靈乃開數廟食旣千
秋崇奉分堂廡試觀社會時龍舟競月午瀟江
麗綵霞飛鳥蔽旄羽犀甲飾庄衰蜃樓結市賈
奕奕驅電風淋淋揮浹雨鎗白障海雲陳牲劈
精脯嗟此入廟人何以如檣堵毛裏各有天娥
繫倫常矩萬禩展娥書祥光集岡諸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八 國朝題咏 三

曹江五月看龍舟因題廟壁

會稽

梁仲欽 聖錫

地靈春漲又秋濤歲歲婆娑插鷺翻墓似北陵
堪避雨江由東漢始名曹瓣香積火同燔犢社
鼓轟雷走巨蠶簇起一天花世界娥心恐未解
烏號

弔孝娥

會稽

董 錫 次永

漢安一孝女千古立人倫贖母曾割股求爺又
問濱弱齡成鐵漢不朽是金身漢室山河舊江

名世世新

拜曹娥廟

會稽 婁 淳子穆

孝娥十四處閨中素不知書一女童尋父沈身
無別事哭爺就死有精忠青山白骨天長久逝
水橫波恨不窮堪笑世間名士子五倫多愧枉
稱翁

弔越州曹孝娥長歌

東莞 林貽熊 赤見

吁嗟乎江之水汨汨滔滔亘萬里吁嗟乎江之
娥轟轟烈烈如山河娥生十四供女職而翁奸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八 國朝題咏 四

神神所睨巨鰲噴薄成風濤浮沈七尺無消息
娥也顧天天不聞血淚潮生江水亦不能仗劍
斬蛟雪父仇親骨寧甘鯨鯢食玉釵瓊珮墮無
聲青天欲靈白日傾精誠震撼龜鼉肩負屍踴
躍浮滄溟吁嗟江兮何翻覆洶湧奔騰橫地軸
羽山圯族化黃熊幹蠱於今垂禹服三閭詞賦
日月光鵲夷莫掩吳門口蒞茫今古幾人存况
乃維持在閨淑獨廻狂瀾障百川至性所格無
重淵世人盡得如娥孝鴻溝巨壑應無權惟娥

浩氣凌千古我我廟貌臨江浦陽侯海若本仇
讐今日朝宗盡首俯海錯惟供菽水歡魚龍喜
傍班衣舞樓臺隱隱氣如虹鸞簫直奏唐虞風
士民稽首頌至德吁嗟乎江兮千秋萬世無終
窮

詠孝江二律

印庭式

古廟臨流水靈旗映落霞源長通海嶼江漲侵
堤沙苔駁豐碑篆簷垂小樹花昔爲虞舜里何
以屬曹家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八 國朝題咏 五

其二

表奇山度尚潛德顯元嘉雷響龍山曲風高鳳
羽斜題辭始八字歌咏已千家欲識當年事君
其問水涯

拜孝廟

會稽 羅 鑛 公治

山迴古廟鬱蒼蒼俎豆山來歷世長千里江流
標姓氏萬年碑碣閱滄桑墓門松柏疑環珮檻
外波濤撼畫梁士女綿綿勤拜祝應知春水薰
蘭香

拜孝廟

會稽羅錫公

千秋奇蹟存江姓八表聲靈載漢編純孝祠同
大舜古題名紀白度公賢蒼蒼老樹鳴風雨寂
寂春山泣杜鵑檻外波濤餘恨在我來憑弔俯
晴川

題孝廟

山陰陳壘文寅谷

疊嶂環江古廟崇流光溯泝興旗紅金書玉簡
皇封赫月鳳霞冠仙仗降蛟蜃難樓閣市馮
夷應避水晶宮當年號慕今何似潮汐湯湯永
曹江孝女廟誌卷之八 國朝題咏 六

題孝廟

陳庶又庶

越東舜蹟著名川疇得芳徽與共傳至孝原無
先後異垂髫弱女繼千年

其二

惟知爲父一身輕視死如歸至性成愧殺千年
臣子輩此心未盡只沽名

題孝廟

和唐萬菴先生韻 孟士楷 孔木

迎神五月溯濤湧尋父千迴向水號歷險忘軀

逞恤後寧知廟食永江阜

其二

入廟欲歎不可禁孝思曠代感人深山長水遠
流無息猶見千年孺慕心

弔曹娥

會稽沈廷松 餘臣

孝娥知尋親不識投江苦解衣而祝如有知弱
軀輕擲似樸魯旬有七日同千年抱屍浮沙無
重淵封墓封爵永香火生孝不如死孝傳賢侯
立碑碑妙絕凜凜生氣陰風烈奔濤一部作鼓
曹江孝女廟誌卷之八 國朝題咏 七

吹網常萬古昭夜雪東海神聖地龍女爭洗塵
西江忠義魄沈淵痛鰲人青山無情惟蠅蟻
宮蟻窟憐波臣岬磧遶貞魂江干寂燐火瑤島
蓬瀛多奇花擷取承歡作瓜果世間烝嘗非不
誠薦來恐非能孝人似此天長與地久人生何
自損天真

題曹江孝廟

烏程夏荀慈 西山

曹江古蹟久仍新一孝通天事不湮夾岬浪花
開晝晚孤墳芳艸鬱冬春波臣泗水難封爵玉

女瑤池不薦蘋獨有靈娥名節重千秋風雨洗
碑塵

讀曹江孝廟誌漫題

烏程夏弘孝 幼菴

敬繹曹江孝廟詩成仁女子愧男兒風號蟻宿
聲同咽雨滴蛟宮淚是漸江水長顏曹氏姓碑
題妙絕漢臣辭金書三錫褒黃上終古烝嘗翊
孝思

孝女廟

會稽沈坦 父度

為訪曹娥廟豐碑頌未迷洪濤蛟鱉吼丹嶂子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八 國朝題咏 八

規啼亭檜存遺蹟江花浹小蹊阿瞞曾繹字惹
得後人詆

其二

祠墓江南道千秋孝不迷驟來衝石響疑是索
爺啼月出明宮殿潮平侵徑蹊丹心期罔忝青
史庶無詆

孝女廟

金承焯 子貴

孝女江邊哀不勝婆娑飄泊幾千層沈淵一似
同星落出險爭如上握登鄒水魚龍能作使濡

灘波浪自堪憑三仁同志高今古十四尋齡得
未曾

孝女廟

會稽沈廷增 封山

名祠漢代歷今朝七日江濱天地搖腸斷鮫人
珠淚盡身投鯨窟父魂招冤同銜石堪填海恨
不懸弧可射潮多少鬚眉長媿此當年大孝一
垂髫

孝女廟

會稽沈廷梅 傳若

五月江湖不可聞沈魂千載向誰云天恩未報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八 國朝題咏 九

倚三閭父恨難銷怨伍君春漲盡從血淚滿秋
濤猶帶哭聲勤巍巍古廟臨清瀨此地煙波繞
絳雲

曹娥廟

會稽唐咨垂

讀史評純孝時能及孝姑浪中隨父沒江裏起
親膚一念波能靜百年魄未孤此江名不改留
與後人呼

其二

為謁神娥廟來尋黃絹碑晨昏當日願歌頌累

朝思救父名留史捐軀靈在茲濤聲長震耳終
古慕親時

曹娥孝女廟

張文光

曹江著蹟漢時遺抱父重淵宛在茲怨過湘潭
懷積石憤淡吳水擁鵲夸英雄湮沒餘波杳蛟
蜃翻騰陵谷移帆砥狂瀾終宇宙鮮鮮旭日耀
靈旗

己巳仲春敬謁靈孝昭順夫人廟漫爲題

贊

烏程夏移孝豐城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人國朝題咏

十

稽山禹穴奠麗南寰徵靈火德毓瑞閨賢粵稽

東漢漢安紀元俗當五日迎賽江干曹侯善舞

宋理宗淳祐六年封曹娥父爲和應侯故稱曹侯俄而殞焉夫人十四

哀涕江邊沈身尋父一躍流湍陽侯負疚河伯

懷愆急捧雙軀呈出重淵度令禮葬褻綽棖簷

舜江之游鳳凰之山巍乎丘隴奕矣几筵歷世

云遠千五百年尊崇祀典廟食加邇瞻仰靈異

萬姓肅然曰維孝德百行之原人倫攸敘緯地

經天

弔曹娥廟

桂林別駕魏錫曾 徵菴

漢時廟食迨千年顯赫猶然濟百川死孝應同
生孝誌曹江豈竝楚江傳環山點綴神粧秀潮
水汪洋聖座妍讀罷殘碑憑弔古聲聲杜宇出
清漣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人國朝題咏

十一

曹江孝女廟誌卷之九

通議大夫廣東按察使司按察使里人沈志禮範先氏修刻

附載朱娥

自曹娥之後越千年而朱孝娥其年更少
其事更奇在宋英宗治平之三年二月娥
之祖母與族人朱顏相詬訾而讐焉顏持
刃將害母娥以身蔽之又牽顏之衣力不
勝臥而制之遂櫻其兇鋒母得逸免焉事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九

朱娥誌附一

在曹娥百世之後與曹娥爭光于百世之
前者嗚呼孝矣

夏煜漫識

郡志

朱娥上虞朱回女幼失怙恃鞠于祖母治平三
年二月祖母詬其族人朱顏顏怒手刃刺焉娥
方十歲驟執其衣知力不勝又赴臥而制之顏
不得逞祖母賴以脫去顏怒霜刀累揮而手不
釋遂斷其吭而死有司以聞詔賜祖母粟帛鄉
人義之爲立廟熙寧十年會稽令董楷以配祀

曹娥之廟

事見越郡志自英宗治平三年死難
至神宗熙寧十年配享凡十一年

一統志

朱娥上虞人朱回女母早亡養於祖媼里中朱
顏與媼競持刀欲殺媼娥年十歲號呼突前手
挽顏衣曰寧殺我媼得脫娥連被數十刀以死
事聞賜其家粟帛宋會稽令董楷爲娥立像曹
娥廟歲時配享焉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九

朱娥誌附二

題詠

朱孝娥

白雲山人郭逸

生知純孝出天姿幼女傳芳幼婦碑近世朱娥能死難夫人前事後人師

弔朱娥

孝行特徵呂德升

君不見朱孝娥年恰垂髫嬰禍羅寇來揮刃戕阿婆娥捍以臂怒且呵阿婆脫死娥受戈娥則斃矣名不磨嗚呼東家有子年已多睨視祖母心若何胡不看取朱孝娥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九 朱娥誌附三

弔朱娥

遊擊將軍謝璿

十歲朱家女昭昭垂後昆寇鋒誰敢犯婆難已親奔地下長弘血江邊精衛魂嗚嗚啼夜鳥應是泣娥昏

弔朱孝娥

大理太守諸萬里

纔離襁褓六年餘便會拯婆輕喪軀不是天生金玉質定應胎教素鍾爐

其二

曹娥十四哭江干姑比靈娥少四年同是孝從

天性植自然一觸各全天

其三

不為拯親只為婆抵緣婆已被兵戈倘然親受兵戈難視死如歸又若何

其四

十齡八歲年相若兵刀釘板禍同虐若使兩人易地時諸不稱強朱匪弱

其五

淋淋正氣自然真水火刀兵各幻身獨羨三娥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九 朱娥誌附四

同一里不愧虞川古聖人

朱孝娥

里人印繪

婢婢倚祖俾聞微禦患奮身孝烈希令伯陳情憐帝闕侍中捍血濺宸衣十年鞠育仁恩切百代明禪今古輝漢廟崇隆堪配列天良至性有同歸

曹江孝女廟誌卷之九終

曹江孝女廟誌卷之十

通議大夫廣東按察使司按察使里人沈志禮範先氏修刻

諸娥誌附

朱孝娥三百年之後而有諸娥甫八齡值父士吉以稅長爲人代逋而反獲罪論死二子炳齋煥齋籲父冤亦得罪時明太祖法嚴峻娥聞闕千里詣金陵闕下遵制振釘板訟冤邀恩貸士吉死遣成一兄送娥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十

諸娥誌附一

還里娥以創重疔瘡數月卒嗟嗟以甫離襁褓弱女而痛父并兄之冤甘一死以上書申救是生孝也及既救父而身以創甚死死亦無恨是死孝也當其赴闕時知兩兄以訴冤并羅厥罪寧敢謂必白父冤乎意蓋謂父死何以獨生故挺身思有以殉之穴胸洞骨不自顧惜卒之一腔真性上格帝關所謂至孝動天地通鬼神也迨後伊兄長有子孫保世滋大豈非娥以孝肇

造其基而天以娥孝啓佑諸氏耶是可以

風矣 夏煜謹識

文傳

諸孝娥碑記

孝女諸娥者大宗伯文懿公之五世祖姑也姑父士吉以督稅長爲人代逋而反得罪因獲譴于府公遂訛法論死士吉年老不能白白二子炳齋煥齋爲父白冤而亦得罪一門三人駢首就戮所不死者惟姑一人乃從舅氏詣金陵上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十

諸娥誌附二

書時國初制嚴遵令振釘板以聞有旨免士吉死謫戍而一兄送姑還姑體纖瘠重疔羸數月而卒嗚呼八歲稚齡尚向父母覓菓餌貪遊戲而姑獨遭此大難褻行李抱尺書問關千里無一人慰勞可哀顏訴淒楚者嗟嗟我姑果人所爲耶抑天使之然而姑不知耶里想此時此景迄今幾不欲生姑獨何心而不能忍以往耶蓋天全者不知車墜姑乃孝心萌而天真動惟知有親不知有身又匪特醉酒之全天而已故惟

天感天蒼穹垂憫九重賜赦無非一天之真也
不濡不熱獨往獨來何暇他計然則姑雖死其
天原不死也天何嘗以晦暝而喪其宰耶姑之
一二世從孫皆隱德弗仕責在文懿公亦毅然
自任故三載考績創請移封移封未有例而創
請亦真也是表姑之漸也若亡何而病冗交侵
又奄忽逝矣易簣嗚里溪以爲恨謂必于此未
完而不肖里樸筱腐儒何堪重任至晚年而始
遇撫臺劉公祖驚聞姑行遽撫然曰子何不爲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十

諸娥誌附二

我言爰採鄉評訪輿論詢同事自丙辰首夏迄
臘盡而議始定乃配享曹孝女廟稱諸娥焉劉
公祖聖學宗盟人倫藻鑑淵常止而藩常流其
天素定故一觸卽應曾不踰時至是而天之晦
復明天之真自在千萬人之天合爲一天而昔
之泯泯者非無聞今之表表者非始著總之一
天真之感事機之會而已余嘗謂雲長公之忠
天也天自應無死地乃公竟不免于呂蒙卒之
天方晦而旋明炳耀萬古爲天地作砥柱公何

嘗一日死耶夫忠孝一道也忠不死孝亦不死
凜凜二氣與天地相爲始終則姑之死亦不死
也挑撓雲霧挾扶日月要與二孝娥相卷舒于
太虛間姑何嘗死耶死則不真而匪天矣故併
記之

昔

萬曆丁酉秋八月吉日

賜進士出身中憲大夫雲南大理府知府前刑

部廣東清吏司郎中六世從孫諸萬里頓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十

諸娥誌附四

首記

題咏

弔諸孝娥歌

有小序

廉憲鄭一麟

趾菴

孝烈女者諸大理之先世祖姑也其所稱

八歲而遭父兄之難詣闕上書甘以弱軀

輾轉釘板卒感帝釋其二兄而女以傷亡

較之烈丈夫蹈刃赴湯火者更難夫以八

歲之女一念孝友視死如歸豈非乾坤中

間出而足以流芳萬古也哉爰爲之歌曰

娥江傳孝德坐享千秋俎何以有令名援親殉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十 諸娥誌附五

沙渚一解幼女亦何知捐身孝是思赴闕甘痛

苦卒全連理枝二解吾越多孝秀是女更天授

捨生以報生千古真一遭三解太守何不仁闔

門遭數屯慷慨如玉質一身贖二身四解賢哉

大理君表揚所未聞我歌非瓊玖聊以慰芳魂

五解

弔諸孝娥

廣東布政
會稽人林紹明

白日黯愁雲玉女號金闕鵲鴿在幽羅血滴鳴

鵲鳩新瞻何足云枕錐而臥鐵天聽豈不高清

問烏鳥切有詔赦姑兄遺護姑返浙兄冤既已

申姑命從此訣孰似八齡女而奮千年烈蘭芽

隆風霜詎傲歲寒節嗟彼奇男子昭關空鬢雪

嗟彼窈窕娥曹江空赴冽孰與諸姑難芳名誰

可滅

弔諸娥

太僕寺卿
會稽人朱南英

世有大丈夫纔曉綱常義若彼徒鬚眉各行鮮

不愧獨羨諸氏女八齡年且幼能急父兄難傍

徨以身救詣闕訟極冤觸法慘不計二兄獲更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十 諸娥誌附六

生此身旋自斃曹娥覓父屍奔哭沉江波緹紫

父逮獄書奏開網羅二女頌千古耿耿磨蒼昊

嗟哉此孝烈後先應等倫山川有精靈乾坤有

正氣真性天所植芳名永無暨

弔諸孝娥

僉憲
餘姚楊維嶽

吾越饒閨秀雛娥孝更偏負逋嗟鍛鍊反噬嘆

株連有吏能坑士無兒可叩天獨憐方配女顧

使覆盆湔千里號怨慘重關丐死堅不妨枯淚

血寧怯臥針璫帝憫桁楊酷廷評貫索捐幸甦

泉壤恨更慶鵲全閭黨欽奇偉筭珈仰淑賢
芳魂悲曉月貞魄泣寒烟八載生何促千秋譽
乃傳緹紫應遙烈彤管續新篇

弔諸孝娥

舉人 王先鎰

神聖開靈契徵奇出意表豈獨松栢姿不同百
卉槁間氣隨所鍾蘭蕙亦矯矯自昔逢不辰太
息生女好七尺丈夫身繞指顏空老何以閨中
秀剛腸天植早緹紫十四齡鳴冤宣疏草哀哉
曹家娥殉親泊浩漉生死並流芳千秋如日皎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十 諸娥誌附七

明興諸娥女生甫離襁褓痛父并兩兄縻軀叩
穹昊悲號動至尊解網全孤藐負傷歸九京精
魂未終杳揚徽在我輩秉椽扶大道再見舜江
碑中郎迹可紹

弔諸孝娥

運司同知 陳國紀 字範

吾愛北海女赴義纔七齒婉彼漢緹娥贖父噴
青史而遂聞風興諸姑洵軼美痛父罹及兄繞
匝哭庭圯捐軀甘若飴危言動天子鵠原有翔
羽稚圭無堅瓠孰是抱井罍孰是投軒璽孝烈

等性之何必冠而士寥寥色絲文鬱鬱上干芷
積久德逾宣芳名信茲始

弔諸孝娥

禮部尚書 姜逢元
餘姚人

柔柯麗春條秋來愁隕落枝葉已蕭疎根株焉
所托獨有凌霄幹未老已聳壑不圖朝露滋豈
畏金風薄邈矣諸孝姑危行首闔閭質勁嗟後
彫心堅寧舍錯遂以藐爾年救親在三木忍死
叩帝閭上書懇吏虐天子會仁聖有詔南冠脫
卓哉簪笄流高風滿京洛彤管媲美辭欽此榮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十 諸娥誌附八

名燦

弔諸孝娥

主事 陳繼時 始寧

尺霧障日日欲昏獄吏慘礪胥舞文一家何事
籍死門青霜六月飄紛紛八齡淑媛孝誼敦挺
身急難若救焚不辭鼎鑊叩九閭顛危酸楚那
可聞哀情切切動至尊雙懸日月照覆盆網開
三面天語溫兩兄並脫剝與髡涸鮒重沾濡沫
恩雁行同歸身忽隕行道聞之垂筋痕 淚為鑑
湖之水稽山雲令名耿耿千秋存曹娥赴江堪

比倫緹縈上書安足云我歌楚些弔芳魂彩毫未落聲已吞短辭聊托中山君

弔諸孝娥

廉憲
餘姚人 潘陽春

曾聞救父漢緹縈痛念死者難復生慷慨疏陳泣鬼神帝為憫然蠲肉刑諸家有女年方八父罹盆冤誰與察棘木寒風烏夜啼覆巢破卵鴿羽鍛六月霜飛白日悲筑筑弱息計無之寧辭冒死向丹闕身觸鋒刃甘如飴因茲聲聞徹流績法網弘開恩浩蕩但求原鵲脫樊籠九原瞑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十

諸娥誌附九

目奚惆悵薨危百倍淳于氏况復伶仃在齟齬君不見金陵江水日東流悠悠不盡痛親慈又不見越王臺畔月西沉溶溶照映烈女心孝烈由來自天植生男勿喜女勿惻誰言緩急真無補試看彤管標英特

弔諸孝娥

袁大鶴

白昔真人定鼎時孝女鳴冤事絕奇斧鑕可伏刃甘蹈碎肌穿骨肉作糜僅留一腔悟明主猶得全兄死固宜吁嗟男子讀書尚遺親况乎閨

閩女方幼曹朱二娥著芳蹟赴水冒刃孝孰有惟兹八齡尤所難烈女無前亦無後効忠可剖心殉節可絕脰若使天假年婦行母儀標宇宙胡乃遭時太不辰慘雪冒風破豆蔻明神不死德祚長玉堂八座文昌秀鑒往矜情有後賢白雲司重諸司寇重重奕奕產異材摩空拂露瑤華固宜聞當宇綽楔褒娥江廟食同俎豆幽潛照耀白日光弊俗可得德歸厚

弔諸孝娥

州太守祝彥
山陰人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十

諸娥誌附十

緹縈上書未足數獨擅榮名炳千古諸氏之姑纔八齡奇哉孝烈真性成痛父論死兄亦陷舉聲一號天地暝持書匍匐走京邑欲雪沉冤死不慄天子覽書為動容湯遽解網禹垂泣兩兄出獄抱妹呼我罪非妹槁罔罔不必含冤應少妹若教豺虎橫當途造化塊北賈誼賦塊不可北無垠知蘭摧艾敷胡倒施精靈直逼星河立涕淚長留風雨悲賢孫太守發潛德絕世芳踪軼漢冊人家生女作門楣豈是當年勢重赫

弔諸孝娥

通士 史 樂

原上無勞咏鶴鴒女郎三尺邁緹紫爲憐到我
少兄弟豈復因親計死生伏闕祇求歸趙璧封
書何異哭秦廷如茲蕙質真難得好附田家一
紫荆

弔諸孝娥

同知 傅崇中

爲父爲兄皆孝烈尤奇一命贖三生幼齡詣闕
緹紫遜弱女全家田氏輕義重節甘刺骨仁
成九死不遺兄祇今科第蟬聯者猶振前修忠
曹江孝女廟誌卷之十 諸娥誌附士

孝名

弔諸孝娥

府二守 邵穎達

貫城星黑桁楊黜嗟彼覆盆天日慘烈士千秋
幾訟冤緹紫弱女多悲感諸家憶昔遇明興督
輓賢勞肯代徵無奈貧生逋更重當途乳虎正
憑凌傷哉羅織投機非父子株連將併命此際
誰能續斷魂幼娥及亂心偏勁提携舅氏詣皇
都聞闔天高不可呼傳木鋒鋌刺如蝟投身展
轉血沾膚聖明憫惻從昭雪末減兩兄脫羈縲

乍喜棠枝向曉芳獨憐蘭蕊經霜折貞姬孝婦
有專祠那似雛齡迹最奇玉骨恍隨風雨化香
名宛共簡編垂只今鼎族簪纓顯五馬文孫幽
事闢數幅琳琅出品題令人咏罷情難遣漫占
俚句想音徽精衛飄飄碧海歸佇看紫綸褒淑
孝曹碑寶篆比靈妃

弔諸孝娥

孝廉 陳異言

黃金急人人反讐一回掉臂還稱不官府爲上
輒私負市義之具今招尤懷憤莫伸訟官府府
曹江孝女廟誌卷之十 諸娥誌附士

公嬖士加捶楚喚日階前語不平堂上怒發如
虓虎爰書成鍊不可原校足囊頭繫園土兩兒
同父將就刑諸宗危若單絲繩天高禍棘控無
路幼女在室方八齡年雖弱小志激烈日夜悲
啼眼流血父如不活兄可生豈惜微軀萬鋒截
幸逢舅氏詣神京手携背負謁聖明尊嚴不許
徒口訴銀眼鋸齒身須憑從容畧不殊顏色解
襦躍上還誰逼輾轉呼天天未聞一捻香軀碎
如磔隕霜貫日聖聽回大兄戍邊小叔歸裴瘡

提枹還鄉里體纖瘡重能無摧鐵心不渝玉肌
毀笑談就盡夫何悔地下相將見阿爺保宗百
代知深慰李氏存姑非穉齒岳家墜井徒皆死
大節巍功弱女兼不數忠臣竝義士嗟哉滿世
敢彝倫豺狼狗彘冠巾却將萬古綱常擔都
付深閨八歲人

弔諸孝娥

孝廉 朱鶴齡
山陰人

諸家女即年八歲父有奇冤抱深淚傷哉父罪
欲斷腸更痛兩兄兼在繫餘本摧殘且及枝柳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十 諸娥誌附三

庭峻法已如斯彼蒼有聽高莫籲九閻聖明一
叩之莫謂鳴冤心弗懸國有嚴章以討板念親
寧復知念躬赤赤未膚赴利罪爾時六月可飛
霜天子聞之大感創有赦兩兄得不死深哉幼
女名琅琅楚辛歷盡歸黃土通國為爾哀刺腑
緹縈救父會上書似此冲齡亦弗數蛇骨崢嶸
映斗牛一腔孝友壯貌貅直將浩氣還大地縱
有奇男孰與公弱質定知光岳萃綱常有寄寧
教墜掖將為爾弔高風萬古千秋昭屬最

弔諸孝娥

兵部尚書 王業浩
餘姚人

古來孝女更幾人汗簡煌煌姓氏新哀號抱父
舜江女至今遺廟江之濱江名因娥長不朽弱
齡殉孝千秋身淳于有女十餘齡救父回天斷
肉刑生男何似生女好重圓暮景全星奪父
虎口又有香壯夫咋指稱莫當血誠奮發不反
顧平視猛獸如驅羊吁嗟乎三女死孝生孝同
不亾宇宙英靈之氣長洋洋尤奇千四百年後
諸家孝女遙相望八齡痛視親罹戮千里號呼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十 諸娥誌附四

叩黃屋皮骨空存釘板餘丹誠竟得九重覆帝
憐幼烈叩闕棕手足同還全氏宗視死如歸光
日月有身如電掩蒿蓬我怪史書編不到百年
奇節同飛瀑漢代長標三女名與朝獨闕旌娥
諾憶昔微軀動嚴主豈遜騰身驅虎暴且甘微
倖得虎糜與縈同享生全報江娥逐浪名不朽
也屬盈盈十三後藐藐伶仃八歲姑隻立古今
誰更有世上鬚眉號男子瓦全繞指不解恥偷
安強作蜉蝣生觀此此顏愧欲死闌幽顯烈有

青史彤管流芳垂萬祀

哀諸孝娥 有小叙

蔡溥

諸姑入歲能不懼斧鑕之難真事之特奇者
時丁國初草昧之際幽閨事或未暇理獨怪
文懿公秉史筆而不爲表揚蓋遠嫌耶抑有
待而遂失之耶夫以斯孝烈而泯滅無聞暨
二百餘年始有鐫刻是可哀也余故爲詩哀
之

越國山河霸氣餘八齡孝女膽何如成仁死義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十 諸娥誌附 五

奇男事恨不旌揚自國初

其二

幾多知識幾多能姆教無聞力敢承伏鑽陳情
天日黑精魂應與海雲騰

其三

負屍續死爲天親兩漢垂今有幾人豈知冽冽
娥江水飛瀑稽山亂齒身

其四

越女爭誇施旦妍苧蘿山月漫涓涓紅顏何事

倫常事刺骨傷心不見憐

弔諸娥 有序

閔德美

昔者怒水成波負父屍于五日嘯爐生燄捐
已骨于一朝竝皆髻垂鵝角形隨沈玉年纔
吐薤氣盡焚珠是以寶典揚光彩雲封而不
散史綱載美芳樹發而不凋矣今山陰孝烈
女者諸使君六世姑太也八歲鸞雛乳口乾
斯學語含茅蕙質胎髮長猶未齊孝從性裏
植來非關訓則義自骨中香出豈藉人成痛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十 諸娥誌附 六

俱陷之父兄冤沉于大海慘垂髫之骨肉命
委于懸絲邈邈蒼旻奈何日遠漫漫黑夜不
見霜飛於是芳草驛途身輕千里轟雷天鼓
泣擊九閭在昔定鼎聖人其初方嚴甲令叫
闕須磨釘板許民始雪幽冤故一捻纖香碎
剗金鐵數齡柔粉男犯雷霆遂而血灑錢階
朝士驚疑花落身翻鋒齒真龍用展角聽情
既切以動天寬乃昭而昭日宏哉聖仁皇帝
網解鵲鳩惜乎孝烈幼娥蘭摧霜雪于時黯

雲四起星月爲之掩輝愁淚一痕草木爲之
變色蓋忠臣鎖碣謂屬聲名壯士鼎烹猶曰
慷慨然弱質非丈夫之軀穉子無大人之學
非夫鍾太虛之靈秀苗先天之至情豈不動
色寒心也詎能捐生救死乎祇今棘樹寒風
豈敢輕吹墓草林零夜露不令暫折蘿花啼
徹杜鵑青山尚在怨深精衛碧海難填將與
朱氏爐灰同日然之未冷曹娥江水並道浩
其長流是用鄙陋之言以備藏諸野史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十 諸娥誌附 七

奉奉者禾其實離離胡生弗辰遷是凌夷旣戕
我根復及我枝我枝攸繁厥脉垂絲

其二

奉奉者禾離離其實偕此根菱一莖三程詎意
寒飈自天斯至惜懷連枝遂偃其二

其三

嗟乎冤哉嫁茲酷毒脫匪呼天伊誰自告天乎
天乎寧能俯燭但留其緒曷計其玉

其四

彼其手兮是我伯兮彼其足矣是我仲兮伯兮
仲兮一乳共今天乎天乎傷我手足寧不痛兮
天亦有耳秉鑑在茲若曰憫女穉幼貸女仲歸
其六
仲旣歸矣樂只其宜惟此穉幼被瘡殘矣哀
幽創深殆乎其危矣藥石莫起溘然長逝矣

其七

人亦有言善今天福司生者誰尊此幼淑鏡水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十 諸娥誌附 七

之潭鰲山之麓芳譽永修華厥宗服三爾吁嗟
目劬注玉

孝烈歌 有序 六世從孫 諸萬里

我祖姑身負極冤籲天求雪體纖制重命隨
以殞蓋迄今二百餘年矣里每一念及未嘗
不悲而泣泣而涕泗橫頤也日嗟乎何穉齡
而篤孝友若此乎雖嚴將軍頭藉侍中血亦
必從壯年學問中得之彼深閨女子方閨八
歲何識何知而奮不顧身乎此必孝友得之

天植規誨習于孩提蓋自曹江赴投之後流
姑能嗣其響何一祖江許令名千禩一掩荒
丘泯泯與草木同腐也緣是瀝血披縗通告
越之名公宗匠冀得一言以垂不朽而名公
宗匠同此秉彝無不拭淚而歎頌者使深山
之玉一旦露其溫栗重淵之珠倏然耀其彩
光豈惟子孫生色卽累世祖宗無不忻忻于
九天也斯亦一快矣哉至于顯晦近遠亦各
有時斯舉也我祖姑其安之毋重爲子孫辜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十 諸娥誌附 尤

也則厚幸矣遂爲之歌曰

嗟我姑兮淑賢奈遭家兮數遭既一門兮就戮
彼家祧兮誰延爰挺身兮赴闕携尺書兮求傳
維開國兮法峻匪重創兮莫憐乃解縗兮雍雍
就義空掩袂兮潛潛淚漣卽刀斧兮豈多錐之
穎脫雖鼎鑊兮詎剛齒之利堅流血兮幾於被
體殘膚兮應已無全斯時也天地兮晦暝鬼神
兮駢闐朝士兮慘若路人兮淒然喜回天而取
日今中使傳宣赦一兄以護姑兮連枝共還乃

釋年非強壯兮堪此顛連遠辭親與兩兄兮
心九泉嗚呼論此身之未竟兮卽百歲爲忍氣
捐論此身之不朽兮雖彭亦非姑比有論此身
于一人兮若於邑而心惜論此身於吾門兮真
繫鼎於一綫匪姑兮子孫胡能瓜瓞匪姑兮科
第胡能蟬聯聯鑿兮忘力幃幃兮負天向也樹
貞珉兮比玉茲者籍名筆兮如椽幽以慰不死
之芳魂兮明以勵末俗之調儆

又詩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十 諸娥誌附 三

蒼蒼松柏瑞含烟骨肉相望共一阡生怕父兄
分拆去今朝應已遂心田

其二

百歲何知計百年封書泣奏聖人前捐軀博得
兄軀返當與曹娥相後先

孝烈頌

裔孫 諸來晟

忠孝塞兩間祖姑孝最鮮父兄罹重冤霜飛二
氣沴酷吏猛于虎明庭無信讞本支無子遺宗
祀已將殄孝姑纔入齡孰怙淚白茲至性明且

殊良能心獨懸願上緹紫書往行難復踐天高
聽自卑防偽設釘板九重咫尺間誰能越斯限
號天志彌堅匪石不可轉倚舅上皇都碎身訴
帝輦天宥孝哀誠父戎一兄免創甚無完膚中
道屏餘喘吁嗟泣路人莫請褒恤典叩關比淳
于彼易此偏蹇救父脫虎口冀幸同父返至孝
校顛危擬曹洵無歉救婆膺鋒刃朱娥豈蹈險
取義人共羨反身為物掩卓卓孝弟心轟轟責
育膽八齡千載事庸夫壽可報潛德未表章幽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十

諸娥誌附主

光久必顯于姓綿繁昌回思寧無感科第繼簪
纓至德澤遺遠文懿啓大魁請地表姑漸繼起
大理公猛省思報本請配曹娥祠春秋享瑚璉
奕世秉忠貞姑德先爲範承恩附甲第念昔自
視飲三載伏衡廬懷親每洒潛追遠斯報切筮
仕期無忝茲逢孝誌修書此入青簡

弔諸孝娥

裔孫 諸來雍 仲肅

父兄罹法一身寒心過緹紫事更難取義舍生
存世系移忠髫齒愧衣冠救親不死兄同返顯

帝垂憐魂可安念切前修常兢兢德胎于姓澤
漫漫朱娥孝烈表賢令黃絹碑傳倍阿瞞配享
後先同至性千秋舜水耀波瀾

朱娥諸娥配享於曹娥之左右揖其遺像

詩以弔之

沈默

一郡天生孝女三鬚眉誰是獨無慚芳名已見
篇章載故事猶聞父老談委命鋒鏑非易及臥
身釘板亦難堪今皆配享曹娥廟終古光增珥
與簪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十

諸娥誌附主

曹江孝女廟誌卷之十

終

跋

曹江故蹟盡于一碑後蔡邕楊修右軍等事迹散見羣書中如范曄後漢書列女傳諸葛亮傳等吾藏書等然大概相同而已其累代節日興革相沿初修題詠士民公卿之迹非史冊所能備載也惟本祠端志乃能悉之夫名山大川梵宮仙窟皆有志載曹江既地以人傳矣江不在深以娥則名者也而可無端志乎自宋以前未見刊載故其事實不傳至南宋而始有住僧如瑩

曹江孝女廟誌

卷之末 跋

鐫詩見趙汝蹟序中言自唐以來得若干首然不見晉與五代時人之詠想無載集故不傳也不然豈王謝諸公由鄴達刻必經之地而無吟詠哉元朝有封亦不見載而元史則有之至明正統間而始有張公翰英之刻萬曆間又有諸公萬里之刻然梨棗既無而編皆殘缺今則錄取存底增所未傳以今繼古聊免泯沒以俟識者成此書焉

康熙壬子仲春里人印繪拜書時年七十有五

曹江孝女廟志十卷

浙江汪敬叔家藏本

國朝沈志禮撰志禮字範先會稽人官至廣東按察使是編紀孝女曹娥事實其自序謂有同里印文學君素初編張明經匪續纂俱未成志禮乃因舊志重輯孝女事在漢順帝漢安二年見於邯鄲淳所撰碑今法帖所傳本與此志互有同異可以相證後二卷附志宋英宗時孝女朱娥與明初孝女諸娥事二女亦皆以身救其親又皆與曹娥同里故以配食於廟并錄其傳志歌詠之文於後焉

廣卓異記二十卷

〔宋〕樂史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廣卓異記

二十卷》提要

廣卓異記序

朝散大夫行尚書都官員外郎直史館上柱

國樂史撰

昔李翱著卓異記三卷述唐朝君臣超異之事善則善矣然事多漏落未為廣博臣初入館殿日亦嘗撰續唐卓異記三卷進上則唐朝之事庶幾盡矣臣又讀漢魏以降至於五代史竊見聖賢卓異之事不下唐時之人即未聞有纂集者臣今自漢魏已降至於周世宗并唐之總為一集名曰廣卓異記凡二十卷并目錄二卷無非異代替纓蓋世

廣卓異記序

功業三復省之不無所益何者昔曹景宗讀穰苴樂毅列傳歎曰大丈夫當如是此乃見賢思齊之道也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且累代富貴豈不積善之致焉臣又聞漢書言學者稱東觀如道家蓬萊山唐太宗開文學館得入者謂之瀛洲且瀛洲之與蓬萊神仙之攸館今既比之即神仙不可不再言矣臣嘗撰總仙記其間有全家為卿相累代居富貴者何異焉今撮其殊異者入此書中況夫立身朝廷致位華顯者其或慶者在堂弔者在閭若能以道消息寄懷於虛無之中則躁競之心

塞清淨之風生壽骨欲低自然高矣禍門欲開自然閉矣此書既成不敢不進雖不補三館之新書亦擬爲一家之小說干冒宸庥伏增憂越謹序

廣卓異記目錄第一卷 帝王事

聞空中有言

五十四年內祖與孫共

禪

兩即帝位

太子四人登寶位

太子三人登寶位

一殿三天子

天子控天子馬

誅賊同月日

神兵破賊

呼臣下爲郎

呼臣下爲監

華嶽神迎謁

見白龍橫南山

御筆題隱士門

駕幸孝義家

親王代天子拜尚書

廣卓異記目錄

水變爲方醪

第二卷

后妃

王子

公主

上苑花應詔發

五朝爲太后

四十年爲太后

一門三后生三天子

三代爲后族

太后爲師傅素服五日

申王異事

壽王八歲能拜舞

妃子一門榮盛

一門五世十二人尚公

主

三尚公主

一門尚四公主

一門尚三公主

天子呼親家母

天女生天子

開目識新婦

第三卷 雜錄

神人報天子在門 賜金蓮花燭

翰林學士聯句詩好

為詔書好賜官錦 送客江西詩好賜瑞錦

奪錦袍

御製詩送賀賓客為道

士還鄉并宰相已下應制詩

賜戴叔倫中和節倡和詩

詔寫古劍歌賜諸學士

家藏十一代先祖書勅為寶章集

廣卓異記目錄

二

第四卷

臣下貴盛之極者

金日磾 張安世 許廣漢 史良娣

霍光 衛青 梁冀 胡廣

鄧禹 竇融 楊椿 萬石君

李賢

第五卷

臣下

三公父在堂

宰相有二親

宰相與百官列班起居新宰相太夫人

三十三年在相位 二十七年佩相印

四入相

三八相

五代六人拜相

六代六人拜相

三代拜相

父子皆自揚州再入相

父子三人拜相

一門四相

一門三相

第六卷

臣下

二代為相

兄弟六人並登相位

外孫三人為相

舅甥相代為相

與妻父同時為相

座主與門生同在相位

與同列子弟為丞相

齊年同日為相

集禮院

廣卓異記目錄

三

座主見門生拜相

第七卷

臣下

為相數日天下望風而變

與子弟同年同在相位

與使主同時為相 故吏並為三司

賓幕六人拜相

使主未離鎮見

禮部同年三人同時在相位

禮部同年四相

制科同年四相

制科同年五相

揚州四人皆至宰相

會客中三人皆丞相

白衣人告拜相 夢中神人授二管筆

庭槐生三枝過屋脊

三起三留 見白衣人吟詩

神呼相公 蝦蟆大如床

第八卷 臣下願達之速者

年三十為僕射 不數日內貴盛

數月超為大司空 九十五日位至司空

起家二年為丞相 自補闕至侍郎不周歲

為相 二年間拜相階至特進

五年至尚書 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

廣卓異記目錄

相 不出都門便登相位

不及七年為節相 四遷至九卿

七箇月自員外郎為侍郎

三月周歷三臺遷侍中

一日三命 一日二恩

四時改服色 一歲五遷

一歲三遷 白衣入翰林

六十日內授三品官

自處士為丞相 四遷至丞相

第九卷

三葉為國元老 出入六十年富貴

一座最貴 弟男七人同日拜官

第男姪十一人同制授官

官誥一百二十七軸同日入門

群從甥姪百餘人為官

七子二孫封侯 子孫五人封侯

父子兄弟十餘人食邑

為帝王師封萬戶 三代帝王禮重

五世盛德 十三代子孫二十三人

榮貴

廣卓異記目錄

第十卷 臣下

一門二十三人封王

一代五人封王 五世封王

四世封王 三世封王

五世侍中 一門二中書令五侍中

三代侍中 兄弟四人迭為侍中

兄弟俱為侍中 父子同時為尚書令中

書令 父子俱曾為中書令

父子居上公 兄弟俱為中書令

三拜中書令 代恩第為尚書令

第十一卷 臣下

四世五人為三公 四人為太尉

四世四人為三公 三世四人為三公

三世三人為三公 一門七人為三公

一門四人為三公 一門三人為三公

四代為司徒太尉 屏風隔坐

四婢僕射而後受 三拜左僕射

一門三僕射 四世為僕射

三世為僕射 三世為令僕

神告僕射 白衣尚書

廣卓異記目錄

本

五世為吏部尚書 四世五人為吏部尚書

兄弟同時為左右丞

從者答神人曰魏公舒

贈童子木馬 白鬚公神語

第十二卷 雜錄

宰相乘車入宮殿 三公乘小馬入東西臺

侍讀腰舉入內殿 逸人不拜天子

父子草傳位冊書 父子撰帝王父子實錄

父子有策廢功 今自揀拜相日

三八承明廬 七代通顯

一人四事一同 二人四事相同

衣錦還鄉 賜錦袍還鄉

都門祖二疎 大臣歸鄉事

自相位至節度九表讓官

讓太尉位與管寧

第十三卷 臣下

兄弟同時為翰林學士

兄弟相代為翰林學士

兩代四人為翰林學士

三代五人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

廣卓異記目錄

七

同年五人為翰林學士

座主與門生同在翰林

門生為翰林學士撰座主白麻

使主未離鎮掌中書記為翰林學士草加官

白麻

翰林學士自着綠賜紫

三度為翰林侍讀學士

天子謂學士曰加官之喜

一夜草一十五將麻制

第十四卷 臣下

三世三人入北省 兄弟三人入北省

父子三人中書舍人

四代中書舍人 三代中書舍人

鳳閣王家 三王

兄弟二人中書侍郎

一家四人給事中 兄弟三任一同

兄弟對居兩省 兄弟對居兩制

六度入兩制 三代四學士

第十五卷 臣下

三世為司隸 子孫七人為廷尉

廣卓異記目錄

八

三世為廷尉 父子二人為御史大夫

兄弟二人並拜御史大夫

父子二人為中丞 五世為河南尹

兄弟四職相代 一家五人仕青宮

一門三傳 父子三人皆為史官

衣道服知史館事 九世有史傳

三代司業 侍讀坐宣賜 歸家

第十六卷 臣下

子代父為太僕卿 父子三人為大卿監

父子兄弟四人大卿監

兄弟六人同至三品

三世執金吾 三世五將軍

父子為武侯大將軍

三品要職 與府主同為金吾

兄弟同時列榮戟 子姪三人授上柱國

第十七卷 臣下

七為大總管帶平章事

代妻父為節度使 父子同時為節度使

子四人俱任節度使

三人皆當為方伯 四世為本郡太守

廣卓異記目錄

九

四世為本郡刺史 三世坐益州

三世坐蒲州 二世坐平盧

父子坐興元 大馮君小馮君

大雍州小雍州 大鄭公小鄭公

父子交代為刺史 兄弟前後為一州刺史

父子三人旌節坐本郡

舉主與孝廉相代

第十八卷 雜錄

就私第注官 兄弟並導騶而行

徵光寺錢 父子並命

荀氏八龍

比荀氏八龍

五絕

鬼謠

文士聲名播蠻夷

將士割股祭長帥

胡雛異事

導母輦太常閤樂

婦人衣冠貴盛

父子忠烈

一門忠孝

三代旌表門閭

吮糜之聲聞數十里

三使相

第十九卷

舉選

七榜院

攜門生迎家君

廣卓異記目錄

十

門生引門生謁座主

及第與長行拜官相次

門生先於座主佩金魚

兄弟六人進士及第

一家八人進士及第

兄弟七人進士及第

兄弟四人進士及第

內二人拔萃入高等

兄弟五人進士及第

兄弟三人同年及第

兄弟二人制舉同年登科

兄弟同年童子及第

父子狀元及第

兄弟三人俱狀元及第

兄弟二人狀元及第

進士狀元却為宏辭頭

進士狀元却為拔萃頭

進士狀元却為制舉頭

九登科選

七登科選

三世十三榜十四人登科

第二十卷

神仙

全家登仙

三世六人登仙

廣卓異記目錄

十一

五世十二人登仙

四世六人登仙

祖孫四人登仙

一家七人登仙

兄弟四人登仙

兄弟七人登仙

廣卓異記目錄終

廣卓異記卷第一 帝王事

朝散大夫行尚書都官員外郎直史館上柱國樂史著

聞空中有言 唐高祖 玄宗

右按唐書云武士彠隋時為晉陽宮留守司錄參軍高祖為留守日士彠嘗詰朝於街內獨行聞空中有言曰唐公是天子士彠尋聲不見有人仍以此言白高祖高祖悅之曰幸勿多言其夜士彠夢高祖乘白馬上天旦以聞於是起義

廣卓異記卷第一

一

雲元年庚子夜平內難迫明處置畢是日寅時潞州掾吏於州門聞空中語曰臨淄王誅韋氏相王得天下掾吏驚走遽白刺史刺史以為誑妄留繫旬日會制到乃赦之

五十四年內祖與孫封禪 唐高宗

右按唐紀高宗麟德三年正月一日有事於太山玉牒文曰唐嗣天子臣諱敢昭告于昊天上帝有隋運極顛危數窮否塞生靈塗炭鼎祚淪亡高祖伏黃鉞而救黎元錫玄珪而拯沉溺太宗功宏鍊石定區宇於再麾業壯斷鼉飲滄海而一息臣幸

忝餘緒恭承積慶遂得崑山寢燎炎海澄波雖乃業茂宗祧斯實降靈穹昊今謹告成東嶽歸功上玄大寶克隆鴻基永固凝薰 萬陶化八紘

右按唐紀玄宗睿宗之子高宗之孫開元十三年十二月有事於泰山玉牒文曰唐嗣天子臣諱敢昭告于昊天上帝天啓李氏運興土德高祖太宗受命立極高宗升中六令殷盛中宗繼復紹體不定上帝眷佑錫臣忠武祇綏內難推戴聖父恭承大寶十有三年欽若天意四海晏然封祀岱嶽謝成于天子孫有祿蒼生受福麟德三年至開元十

廣卓異記卷第一

十

三年凡五十四年內祖與孫封禪自古帝王無比兩即帝位 中宗 睿宗

右按唐紀中宗弘道元年二月六日自皇太子即位嗣聖元年二月六日降為廬陵王聖曆元年九月十五日冊為皇太子神龍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再即帝位

右按唐紀睿宗嗣聖元年二月七日自豫王即位天授元年九月五日降為皇嗣聖曆二年正月六日降為相王神龍元年正月二十日立為皇太子景雲元年六月二十四日再即帝位自古帝王未

之有焉

太子四人登寶位 北齊高祖

右按北齊書高祖長子文襄皇帝追封第二子顯元文宣皇帝在位十年第六子肅皇孝昭皇帝在位一年第九子世祖武成皇帝在位四年高氏四子俱為天子

太子三人登寶位 後周太祖 唐穆宗

右按後周書云太祖第三子閔帝在位一年長子明帝在位四年第四子武帝在位二年宇文氏三子皆為天子

廣卓異記卷第一

三

右按唐紀穆宗皇帝長子敬宗皇帝在位三年第二子文宗皇帝在位十年第三子武宗皇帝在位七年李氏三子皆為天子

一殿三天子 唐玄宗 肅宗 代宗

右按次柳氏舊史代宗之誕也三日玄宗幸東宮賜之金盆命浴吳皇后慮皇孫龍體不豐負姬乃以宮中諸皇子同日誕而體豐實者進之上視之不樂曰非吾兒負姬叩具服上眄之曰非爾所知趨取吾兒來於是太子 子進上大喜承之掌向日視之笑曰此兒福祿遠過其父及上起還宮盡

留內樂謂力士曰此一殿有三天子樂乎可與太子酒 李輔國恃于玄宗代宗不平之令刺客斷其首於涸中斷右臂以祭秦陵

天子控天子馬 肅宗

右按肅宗實錄既收復長安玄宗自蜀至上至望賢宮奉迎玄宗御宮南樓以俟上望樓僻易下馬趨前進再拜蹈舞稱賀玄宗下樓上匍匐捧玄宗涕泗嗚咽不能自勝扶玄宗陞殿尚食每進一味上皆嘗膳然後進飛龍御馬上親選試然後進御玄宗上馬上秉轡控玄宗馬行十數步玄宗止之而後退玄宗謂左右曰吾享國已來未知貴也今

廣卓異記卷第一

四

日見吾子為天子乃知貴也上嘗避馳道執鞭弭導引玄宗自開遠門至丹鳳門自後乾元元年十月玄宗再幸華清宮上至灊上迎候下馬趨進百餘步舞蹈前抱玄宗足玄宗撫上背上又控轡行數十步有命乃止

誅賊同月日 劉闢 李錡 吳元濟

唐憲宗皇帝元和元年十一月十一日斬劉闢於西川又元和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斬李錡於潤州又元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斬吳元濟於蔡州右按唐紀憲宗皇帝誅三賊皆是十一月十一日

契合如是

神兵破賊 張韓公 王忠嗣

右按唐書肅宗乾元二年十二月文武百官賀勝州已北百姓數千人咸見兵馬極衆喚百姓索食其中有人云我是張韓公及王忠嗣領北兵馬爲國討賊不日當太平百姓陳祭訖須臾不見此聖德所感神人合符靈應昭然今古未有者時史思明作亂

呼臣下爲郎 蕭瑀

右按唐書武德初軍國政事悉關宰相蕭瑀高祖

唐書裴寂

五

臨軒聽政引瑀升御榻而坐呼爲蕭郎高祖曰得公之言特存社稷今賚黃金一函以報智者

呼臣下爲監 裴寂

右按唐書裴寂爲司空高祖與寂有舊既受位謂寂曰使我至此者公之力也每日賜御膳視朝引之同坐入閣延于卧內呼爲裴監寂乞歸故里高祖泣曰今猶未也要相與偕老公爲台司我爲太上皇逍遙一代豈不樂哉因遣員外郎更番宿其第以表崇重 杜佑爲相憲宗不名呼爲司徒

華嶽神迎謁 唐玄宗

右按開天傳信記玄宗東封車駕次華陰上見嶽神數里迎謁上問左右莫之見遂詔諸巫問神安在獨一老巫阿馬婆奏云三郎見在路左朱髮紫衣迎候陛下上顧而笑乃勅阿馬婆勅神先歸上至廟見神具橐籥伏殿庭東南大柏樹下又詔阿馬婆問之奏如上見命阿馬婆致意而旋尋詔諸嶽封爲金天王上製碑文親書以寵異之

見白龍橫南山

右按獨異志開元中玄宗御含元殿望南山見一白龍橫亘山間左右皆云不見急召王元寶問之

唐書裴寂

六

元寶曰見一白物橫在山頂不辨其狀左右啓曰何則臣等不見之帝曰吾聞至富可以敵至貴朕天下之主元寶天下之富故見耳上曾問元寶家財多少對曰臣請以絹一匹繫陛下南山一樹樹盡臣絹未窮時人謂錢爲王老者以其有元寶字人見之則喜

御筆題隱士門 田遊巖

右按唐書田遊巖隱於嵩山許由廟東自稱許由東隣頻詔不起高宗幸嵩山親訪巖家遣中書侍郎薛玄超入問其母巖山衣出拜高宗謂曰先生

養道山中皆得佳否乃親題額懸其門曰隱士田
遊巖宅

駕幸孝義家 張公

右按唐書張公藝鄆州人九代同居貞觀中詔加
旌表麟德二年高宗皇帝有事于泰山路過鄆州
幸其宅詔問孝義之由公藝但於紙上書百餘箇
忍字因賜以縑帛

親王代天子拜尚書 范雲

右按梁書武帝與范雲少親善及武帝登位封雲
爲吏部尚書常侍宴上謂臨川王宏鄱陽王恢曰

廣卓異記卷第一

七

我與范尚書少親善伸四海之敬今爲天下主此
禮既革宜代我呼范爲兄二王下席拜與雲同車
而還時人榮之

水變爲芳醪 唐宣宗

右按令狐澄宣宗七十事曰上在藩時從駕校獵
上林及暮還誤墮馬人不覺比二更方興時大雪
四顧無人聲上寒甚巡警至大驚上曰我光王也
不悟至此方困渴若爲求水巡者即于旁求水以
進遂委而去上力起舉甌將飲甌中水變爲芳醪
矣上獨喜自負一舉盡甌而體已微暖有力遂歸

舊邸初年十歲忽不豫有神光滿身而南面獨語
視之曰此吾家
英物非心疾也

廣卓異記卷第一 終

廣卓異記卷第一

八

廣卓異記卷第二 后妃 王子 公主

上苑花應詔發 則天

右按唐書則天天授二年臘月卿相等恥輔女君欲謀弒則天詐稱花發請幸上苑許之尋疑有異圖乃遣使宣詔曰明朝遊上苑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於是凌晨名花瑞草布苑而開群臣咸服其異焉

五朝為太后 懿安太后郭氏

右按唐書懿安太后郭汾陽之孫贈左僕射駙馬暖之女母代宗長女昇平公主憲宗為廣平王時

廣卓異記卷第二

納為妃代宗外孫德宗外甥順宗新婦憲宗皇后穆宗母敬宗祖母文宗祖母武宗祖母歷位八朝五居太母之尊人君行子孫之禮福壽隆貴四十餘年謚曰懿安皇太后雖漢之馬鄧無以加焉識者以為汾陽社稷之功未泯復鍾慶於懿安焉

四十年為太后 崇德太后褚氏

右按晉書崇德太后褚氏在位四十年凡三臨朝攝政事年六十一初康帝時營兵陳漬女臺有文在足下曰天下母矣之愈明京邑諠譁有司收繫以聞俄自獄亡去康帝獻后臨朝此其祥也

一門三后生三天子 獨孤信

右按南北史及唐書後周大司馬衛公獨孤信生三女長女為周文帝后生武帝次女為隋文帝后生煬帝小女為唐太祖元皇帝后生高祖一門三后生三天子貴盛無比

三代為后族 竇威

右按唐書內史令延安公竇威高祖謂之曰昔周朝有八柱國之貴吾與公家咸登此職今我為天子公為內史令本同末異無乃不可乎威謝曰臣家昔在漢朝再為內戚至於後魏三處外家陛下

廣卓異記卷第二

龍興復出皇后臣又位忝鳳池高祖大笑曰公以三代后族

太后為師傅素服五日 漢宣帝太后

右按前漢書昌邑王廢立宣帝太后有政宜知經術大將軍霍光令夏侯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賜爵關內侯又遷太子太傅賜黃金百斤年九十卒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二百萬為勝素服五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

申王異事 申王攜

右按唐書申王撝睿宗第二子本名成義母柳氏掖庭宮人撝之初生則天嘗以示僧萬回云此兒西域大樹之精養宜兄弟則天甚悅始令列於兄弟之次王性寬裕儀形環偉善於飲啖

壽王八歲能拜舞壽王瑁

右按唐書開元十五年五月慶王潭等加都督事玄宗以永王已下幼不令於殿庭列謝時壽王年八歲請從諸兄行事拜舞如法上特異之

妃子一門榮盛楊妃

右按唐書楊妃父玄琰贈太尉齊國公母李氏贈

康車異記卷第二 王

涼國夫人叔玄珪吏部尚書再從兄國忠為宰相從兄銛鴻臚卿列祭戟母弟錡尚太華公主堂弟秘書少監鑑尚承榮郡主長姊韓國夫人次虢國夫人次秦國夫人國忠小男拙尚萬春公主長男暄先尚延和郡主拜太常卿兼戶部侍郎楊氏一門一貴妃二公主二郡主三夫人一宰相一尚書二大卿開元已來豪貴榮盛未之比也

一門五世十二人尚公主穆觀

右按後魏書穆觀子亮亮弟壽壽弟真亮子紹紹子正國正國子平城壽子平國平國子伏干伏干

弟羅真子太太子智伯一門五世計十二人皆尚公主

三尚公主劉昶

右按後魏書劉昶初尚武邑公主公主薨更尚建興公主又薨更尚平陽公主及昶終與三公主同茔異穴

一門尚四公主薛曜

右按唐書薛曜尚城陽公主曜之子紹尚太平公主紹兄顯為黃門侍郎懼其公主寵盛問從祖克何懼也然室有微歸善士所惡故詔曰娶婦得公主平地買官府遠則平陽公主叛薛致亂近則

康車異記卷第二 四

新城晉安為時所曜之堂姪倣倣之子鏞自曜至誠欲求無患難矣

鏞一門尚四公主

一門尚三公主盧道裕

右按後魏書盧道裕弟虔堂弟元聿並尚魏公主

一門尚三公主一門尚二公主不錄

天子呼親家母蕭嵩夫人賀氏

右按唐書中書令蕭嵩子尚親昌公主嵩夫人賀氏入覲拜席玄宗呼為親家母禮儀甚盛

天女生天子魏神元皇帝

右按後魏書聖武皇帝諱詰汾嘗畋於山澤歛見

輜輶自天而下既至見美婦人自稱天女受命相偶且曰請還期年復會於此及期而至先畋處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帝曰此君之子當世世為帝王語訖而去即神元皇帝也故人諺曰詰汾皇帝無婦家力微皇帝無舅家力微即神元皇帝名也

開目識新婦 魏徵

右按劉昫續說魏徵疾甚太宗與太子再臨其第徵加朝服拖紳帝見徵悲懣拊之慟泣問所欲言對曰廢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亡將以公主降其子叔玉上以主從目識新婦也

廣卓異記卷第二 終

廣卓異記卷第三 雜錄

神人報天子在門 孔靖

右按南史孔靖會稽山陰人宋武帝潛龍時東征孫恩屢至會稽過孔靖宅正晝卧有神人衣服非常謂曰天子在門而失之遽出見帝延入結交執手曰卿後當大貴於是曲意禮接瞻給甚厚晉義熙八年復為會稽內史修飾學校復為右僕射讓不拜致仕武帝平關洛宋臺初建以為尚書令侍中特進光祿大夫驛位歸鄉武帝為宋公錢於戲馬臺百僚咸賦詩以述其美謝靈運詩曰

廣卓異記卷第三

季秋邊朔苦旅雁違霜雪淒淒陽卉肥皎皎寒潭潔良晨感聖心雲旗興暮節鳴笳戾朱宮蘭卮獻時哲饒宴光有孚和樂隆所缺在宥天下理吹萬群方悅歸客遁海隅脫冠謝朝列弭棹薄桂渚指景待樂闌河流有急澗浮駢無緩轍豈伊川途念宿心愧相別彼美丘園道喟焉傷薄劣

賜金蓮花燭 令狐綯

右按東觀奏記云宣宗將命趙公令狐綯為相夜幸含春亭召對盡蠟燭一炬方歸學士院仍賜金蓮花炬送之院吏忽見金蓮蠟燭驚報院中曰駕

來矣俄而趙公至吏謂趙公曰金蓮引駕燭學士用之莫折事否頃刻而聞傳說之命

翰林學士聯句詩好 柳公權

右按唐書文宗暇日與學士聯句帝曰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公權續曰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時丁袁五學士皆屬繼帝獨諷公權兩句辭清意足不可多得乃令公權題於殿壁字方圓五寸帝視之歎曰鍾王復生無以加焉

為詔書好賜宮錦 封敕

右按唐書封敕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嘗草賜陣

廣卓異記卷第三

二

傷邊將詔警句云傷居爾體痛在朕躬帝覽之賜

宮錦

送客西江詩好賜瑞錦

右按唐書馮定為太常少卿統樂立於庭文宗以其端凝若植問其姓氏翰林李珣奏以定之名帝喜問曰豈非能為古章句者耶遂召陞帝自吟定送客西江詩吟罷益喜因賜禁中瑞錦仍令大錄所著古體詩以進尋遷諫議大夫

奪錦袍 宋之問

右按小說武后遊龍門命羣官賦詩先成者賞以

錦袍左史東方虬詩先成拜賜坐未安宋之問詩後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稱善乃就奪錦袍衣之其詞曰

宿雨霽氛埃流雲度城闕河堤柳新翠苑樹花初發洛陽花柳此時濃山水樓臺映幾重羣公拂霧朝翔鳳天子乘春幸鑿龍鑿龍近出王城外羽從淋漓擁軒蓋雲蹕纔臨御水橋天衣已入香山會山壁嶄巖斷復連清流澄澈俯伊川塔影遙遙綠波上星龕奕奕翠微邊層巒鬱鬱長千尋木遠壑初飛百丈泉綵仗蜺旌遶香閣下輦登高望河洛東

廣卓異記卷第三

三

城宮闕擬昭回南陌溝塍殊綺錯林下天香七寶臺山中春酒萬年杯微風一起祥花落仙樂初鳴瑞鳥來鳥來花落紛無已稱觴獻壽煙霞裏歌舞淹留景欲斜石間猶駐五雲車鳥旗翼翼留春草龍騎駉駉暎晚花千乘萬騎鑾輿出水靜山空嚴警蹕郊外喧喧引看人傾城南望屬車塵驚聲引颺開黃道王氣周迴入紫宸先王定鼎三河固寶命乘周萬物新吾君不事瑤池樂時雨來觀農扈

春

御製詩送賀道士還鄉 賀知章

右按唐書太子賓客集賢院學士賀知章年八十

六卧病五日冥冥不知男曾子哀號訴天請以身

代遂疾損乃上表乞為道士還鄉明皇許之乃捨

宅為觀賜名千秋并與男曾子會稽郡司馬賜緋

小子田田亦度為道士兼賜帛一百匹道衣兩對

又賜鑑湖剡川一曲先乞官湖周官製項為放生池因賜剡川一曲詔令

供帳東門百僚祖餞御制送詩并序

天寶三年太子賓客賀知章鑒止足之分抗歸老

之疏解組辭榮志期入道朕以其夙存微尚年在

遲暮用循掛冠之事俾遂赤松之遊正月五日將

唐書異記卷第三

四

歸會稽遂餞東路乃命六卿庶尹三事大夫供帳

青門寵行邁也豈惟崇德尚齒抑亦勵俗勸人無

令二疎獨光漢冊乃賦詩贈行凡闕宴會宜皆屬

和詩曰

遺榮期入道辭老競抽簪豈不惜賢達其如高尚

心寰中傳秘要方外散幽襟獨有青門餞群英悵

別深

應制左丞相李適之

聖代全高尚玄風闡道微筵開百壺餞詔許二疎

歸仙記題金籙朝章披羽衣悄然承睿藻行路滿

光輝

應制右丞相李林甫

掛冠知止足豈獨漢疎賢入道求真侶辭榮訪列

仙睿文含日月宸翰動雲烟鶴駕吳鄉遠遙遙南

斗邊

應制門下侍郎王鐸

詔許真人歸舊隱為言海上憶孤峰宸旒暫別期

千載野服飄然出九重華表尚迷丁令鶴竹陂猶

認葛仙龍自憐弱羽埃重雲外無由躡去蹤其應制詩此不備錄

唐書異記卷第三

五

賜戴叔倫中和節倡和詩唐德宗

右按唐紀貞元五年初置中和節德宗皇帝製詩

朝臣奉和詔寫本賜戴叔倫於容州天下美之德

宗詩曰

中和變梅柳萬彙生春光中秋紀月令方與天地

長耽樂豈予尚懿茲時景良庶遂亭育恩同致寰

海康君臣永終始交泰符陰陽曲沼水新碧華林

桃稍芳勝賞信多歡戒之在無康

詔寫古劍歌賜諸學士郭元振

右按唐書郭元振家狀元振為通泉縣尉前後掠

買所部千餘人以遺賓客百姓苦之武后聞之使籍其家惟有書數百卷后令問其資財所在知皆以濟人於是奇而免之召見大愜聖旨并令口占古劍歌進天后奇之命繕寫賜諸學士歌曰

君不見昆吾鐵冶飛炎烟紅光紫氣俱赫然良工鍛鍊凡幾年鑄得寶劍名龍泉龍泉顏色如霜雪良工嗟咨歎奇絕瑠璃匣裏吐蓮花錯鏤金環生明月正逢天下無風塵幸得周防君子身精光黯黯青蛇色文章片片綠龜鱗非真結交遊俠子亦嘗親近英雄人何言中路遭棄捐零落飄淪古獄

廣卓異記卷第三

七

邊雖復沈埋無所用猶能夜夜氣冲天

家藏十一代先祖書勅為寶章集

王方慶

右按唐書王方慶天后朝鳳閣侍郎知政事周少司空石泉公褒之曾孫也其先自瑯琊南渡為江左冠族褒北徙入關始家咸陽焉祖彞隋衛尉丞伯父弘讓有美名貞觀中為中書舍人弘直為漢王元昌友方慶家多書籍則天訪求右軍遺跡方慶奏臣十代伯祖義之書先有四十餘紙太宗購求先臣並已進之惟有一卷見在今又進臣十一代祖導十代祖洽九代祖珣八代祖曇首七代祖

僧六代祖仲寶五代祖騫高祖規曾祖褒并九代三從伯祖晉中書令獻之以下二十八人書共十卷則天御武成殿示羣臣仍令中書舍人崔融為寶章集以叙其事復賜方慶當時甚以為榮

廣卓異記卷第三 終

廣卓異記卷第三

七

廣卓異記卷第四 臣下貴戚之極者

金日磾

右按漢書金日磾本匈奴休屠王太子

休計糾切屠音儲

武帝時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封秬侯弟倫

黃門侍郎日磾二子賞奉車都尉宣帝時為太僕

卿光祿勳亦為侍中建駙馬都尉亦為侍中建孫

當亦封侯倫子安上為侍中關內侯安上四子常

光祿大夫敞遷侍中衛尉岑拜為郎使主客明與

岑復為諸曹中郎將敞三子涉為侍中騎校尉開

都侯饒越騎校尉涉兩子湯融俱為侍中涉從祖

廣卓異記卷第四

一

父弟欽光祿大夫侍中都城侯欽弟遷為尚書令

遵王莽時歷封九卿七世侍中二駙馬

張安世

右按漢書張湯為三公子安世封富平侯食萬六

百戶子千秋延壽彭祖皆封侯富子大將軍霍光

家僮七百人自宣元已來為侍中中常侍諸曹散

騎列校尉者十餘人功臣之盛惟有金氏張氏親

近貴寵比於外戚

安世以父子封侯太盛雖不受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

至于數百為計

許廣漢

右按漢書許廣漢封昌成君女平君為孝宣皇后
元帝母也廣漢二弟舜為博望侯延壽為樂成侯
又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延壽中子嘉為平恩侯亦
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嘉女為成帝皇后一門二皇
后

史良娣

右按漢書史良娣為衛太子良娣生史皇孫宣帝
祖母也良娣兄恭恭三子高為樂陵侯至大司馬
車騎將軍曾為將陵侯立為平陵侯高子丹封武
陽侯輔成帝策為左將軍關內侯丹子二十人九

廣卓異記卷第四

二

男並為侍中諸曹親近左右凡四人為侯十餘人

至卿大夫二十石

霍光

右按漢書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益封一萬七千

戶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十觔自昭

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

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為東西衛尉昆弟諸

壻外孫皆奉朝請為諸曹大夫騎衛給事中光秉

政前後二十年光又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

奉車都尉山為列侯山兄雲為驃騎將軍

衛青

右按漢書衛青七擊匈奴斬首八萬益封凡萬六千三百戶封三子為侯侯千三百戶并之二萬二百戶其校尉裨將以大將軍封侯者九人為將者十五人

梁冀

右按後漢書梁冀一門前後七封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三人其餘卿將尹校五十七人百僚側目莫敢違命

胡廣

廣卓異記卷第四

三

右按後漢書胡廣華容人試章奏安帝以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五遷尚書僕射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年八十二卒贈太傅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議郎郎中以下數百人皆縗經殯位中興以來人臣之盛未嘗有也

廣繼母在堂朝夕瞻省傍無凡

校言不稱老

鄧禹

右按後漢書鄧禹有十三子各守一藝鄧氏自中

興之後累代寵貴凡侯者二十九人公二人大將軍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列校二十二人州牧郡守四十八人其餘侍中將作大夫郎謁者不可勝數東京莫與為比

竇融

右按後漢書竇融平陵人一門一公兩侯三公主長子穆尚內黃公主穆子勲尚東海恭王女泚陽公主融弟友子因尚光武女涅陽公主四中二千石相與並時自祖及孫官府邸第相望京邑奴婢以千數於親戚功臣中莫與為比

廣卓異記卷第四

四

楊椿

右按史楊椿與兄播並典禁闈太保加侍中給鼓吹椿請歸老詔服侍中服賜讌於華林園帝下御坐執手賜牀帳几杖車駕駟馬給羽林送之椿戒子孫曰我入魏登侍中尚書四列九卿十為刺史光祿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尉復為司空高祖以下乃七郡太守四十二刺史內外顯職時誠少比椿弟津與兄播前後為華州刺史當世榮之津子悟士齊為大銀臺右丞請解還葬一門之內贈太師太傅丞相大將軍者二人太尉尚書令者三人

僕射尚書者五人刺史太守者二十餘人追榮之
盛古今未之有也

萬石君

右按漢書石奮孝景帝時為九卿長子建次甲次
乙次子慶皆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景帝曰石君
及四子皆二千石人臣尊寵乃集其門凡號奮為
萬石君後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子孫為小吏來
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子孫勝冠者
皆有品秩慶後為丞相時諸子孫為吏更至二千
石者十二人

李賢

右按周書隋書李賢隴西人曾祖富魏太武贈寧
西將軍賢為大將軍賢之子端大將軍端弟吉開
府儀同三司吉弟孝軌大將軍孝軌弟詢隴西郡
公詢弟崇幽州大總管崇之子敏將作監賢弟遠
太保遠弟穆太師贊拜不名穆之 渾大將軍子
孫雖在襁褓悉拜儀同一門執象笏者百餘人貴
盛無比

廣卓異記卷第五 臣下

三公父在堂 張繡

右按漢書張繡字孟侯汝南細陽人也為三公父
尚在繡每遷轉父輒自田里來適會歲臘公卿罷
朝共詣繡父上酒為壽極歡移日當時甚以為榮
宰相有二親 郭元振 王溥

右按李邕撰郭元振行狀云自唐受命丞相有二
親惟元振而已鎮涼州十五年大石等十二國王
為導騶握兵三十萬武后惕息不移唐祚

右按五代王溥少年拜相二親在堂溥自序云子

廣卓異記卷第五

十

年二十六狀元及第榜下除秘書郎其年從周太
祖征河東次年獻捷闕下除太常丞加朱紱又一
年留守判官除密直學士入翰林又除端明殿學
士不日作相自居廊廟凡十一年歷事四朝除太
子太保罷相十五年中官榮過分今甲子四十二
矣時父祚宿州防禦使母吳國太夫人俱在後父
祚自防禦使除左領軍衛上將軍致仕在洛初入
覲北闕侍奉肅 然百僚下拜兼座主王仁裕為
太子太保在朝溥在翰林時有詩云兩制職官三
十客自憐榮耀老萊衣

宰相與百僚列班起居新宰相太夫人趙隱

右按趙氏科名錄隱懿宗朝登庸太夫人盧氏在堂除麻之日三相國并百執事並赴私第列班陳慶賀之禮每朔旦憲府中集百辟到宅候起居太夫人及懿皇降誕日相府與文武兩班於慈恩寺飯僧教坊三部大合樂於佛殿前京兆府構絲棚接東西廊備相府宅觀閱時隱侍板輿到寺及丞相率百官於庭北謝恩賜酒畢乃迴班就棚通太夫人起居朝野莫不稱美慶其後崔丞相彥昭張丞相濬大用日皆在膝下其榮養之禮皆依趙氏

廣卓異記卷第五

二

舊儀

三十三年在相位房玄齡

右按唐書梁國公房玄齡唐初杖策謁於軍門秦王一見引為謀主及終在相位三十有三年

二十七年佩相印郭子儀

右按唐書汾陽王郭子儀自至德元年從朔方節度使加戶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至建中二年凡二十七年其間校中書令考二十有四每月俸錢二萬貫實封二十戶歲入俸二十四萬貫官供二千人熟食五百馬蒟醬每謁見肩輿入內殿

子八人壻七人皆至重官子曖尚公主諸孫數十人親仁里四之一為其宅宅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者不知其名為大臣嘗賜美人六人從者八人崇德貴盛近古無比

四入相姚崇 裴度 崔胤

右按唐書天后時姚崇授夏官侍郎拜相長安四年罷其年拜夏官尚書又入睿宗初又兵部尚書入玄宗初又兵部尚書入尋罷猶命五日一入門右按唐列傳裴度元和十年拜門下侍郎入相出行營淮西平加金紫光祿大夫復入相十四年檢

廣卓異記卷第五

王

校僕射出北都留守入朝守司徒授揚州都督未發復知政事罷為左僕射出山南節度寶曆初入知政事尋守司徒五日一入中書又守司徒兼侍中出山南節度移東都留守特進守司徒兼中書令開成初北都留守四年還京拜中書令本傳曰翊贊四

朝始終一致為唐中興之臣江左王導謝安之流也

右按唐書崔胤自乾寧元年至天復三年四入相三出鎮自兵部侍郎入至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侍中兼門下侍郎天復三年讓官表云方伯之貴是臣列祖之任也臣有何功而三分戎閫輔相之

職是臣先父之履也臣有何德而四入中書人之甚榮臣實增懼

三人相 孫叔敖 李嶠 馮道

右按春秋繒丘之封人見楚孫叔敖曰吾聞官大者士妒之祿厚者人怨之位尊者君惡之今君相楚國有如此三者不得於楚士民也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益卑吾祿益厚而施益博吾位益尊而禮益恭是不得罪於士民也

右按唐書李嶠垂拱中自麟少監入相三年又拜右丞龍朔初為中書令景龍初拜特進又入尋年

廣卓異記卷第五

四

老負罪隨子暘立出虔州刺史

右按五代史馮道三八相四月十七日死年七十三歲所得之壽所終之月皆與孔子同但先孔子一日

五代六人拜相 蕭嵩

右按唐書蕭相高祖曾姪孫嵩相玄宗嵩子衡

駙馬官至三品衡弟華上元中一相衡子復相德

宗 其後文宗曰蕭復為相難言者必言貞元之名相也衡二子恒悟恒子儁

大和中宰相 儁罷相為左僕射分司東都太夫人韋氏在堂以孝養為樂與禍未時無

異悟子倣咸通中宰相

六代六人拜相 杜淹

右按唐書梁書杜淹姪如晦如晦五代孫元穎元穎姪審權審權子讓能讓子曉入梁拜相自淹至

曉六代拜相

三代拜相 張嘉貞

右按唐書張嘉貞子延賞孫弘靖三代秉鈞漢書雖有韋平父子相繼為相莫能比也初嘉貞自平鄉丞免歸御史張修憲薦則天召見內殿垂簾與語嘉貞奏曰臣以草萊得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競不睹日月恐君臣之道有

廣卓異記卷第五

五

所未盡則天遽令卷簾與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累遷中書令弟嘉佑為金吾將軍兄弟並居將相之位

父子皆自揚州再入相 李吉甫

右按唐朝父子繼世為相者數家惟李吉甫子德裕皆自揚州再入相至若蘇瓌父子相望為優劣

而瓌不再入則李氏盛也 言宜宗即位日德裕冊使戎毛髮森壁聽政二日出為刺史

父子三人拜相 鄭珣 鄭珣 趙隱

右按唐書鄭珣珣相德宗珣珣之子覃相文宗覃

之弟問相宣宗

右按唐書趙隱拜相按五代史隱之子光逢相梁次子光裔相後唐

一門四相寶威

右按唐書寶威為太師中書令堂姪抗為納言堂曾孫德立為左相德立子懷貞為侍中

一門三相韋仁約

右按唐書韋仁約為納言子承慶為黃門侍郎平章事次子嗣立為中書令

岑文本二

廣卓異記卷第五

六

右按唐書岑文本為中書令姪長倩為內史孫義為侍中

楊恭仁三

右按唐書楊恭仁為侍中弟師道為中書令姪孫執柔為夏官尚書平章事

武承嗣四

右按唐書武承嗣為納言堂弟三思為內史令攸寧為納言

韋待價五

右按唐書韋待價為右僕射平章事三從弟安石

為中書令安石再從姪源為侍中

王播六

右按唐書王播自鹽鐵使拜相弟起自右僕射兼使相姪鐸自鹽鐵使拜相鐸炎之子播之弟起之兄文宗待起如友目之曰當代仲尼

崔元畧七

右按唐書崔元畧東都留守弟元式北都留守拜相元畧子鉉拜相兩入鉉之弟沆兩拜中書舍人入相

廣卓異記卷第五

七

廣卓異記卷第五終

廣卓異記卷第六 臣下

二代為相 鄭桓公

右按鄭桓公子並相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美之為賦緇衣以明有美善之功也詩曰緇衣之宜兮敝子又改為兮

韋賢二 平當

右按漢書韋賢子玄成平當及子晏並為丞相故漢代父子為相稱韋平按韋賢其先孟至賢五世為鄒魯大儒賢為相時年七十在位五歲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

廣卓異記卷第六

十

罷相十年之間子玄成繼父為相鄒魯謳曰遺子黃金滿贏不如一經

韓休三

右按唐書韓休拜相子滉拜相舉為左右僕射雖不拜相其官已高

令狐楚四

右按唐書令狐楚自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拜相子綯自湖州召入充翰林學士間歲拜相渭南尉趙嘏獻詩云

鴉在卿雲水在壺代天材業盡訐謨榮同伊陟傳

朱戶秀比王商入畫圖昨夜星辰迴劍履前年風月滿江湖不知機務時多暇猶許詩家屬和無

崔慎由五

右按唐書崔慎由工部尚書拜相子胤四入相四入既當權天下人呼油為有來麻汁

崔佑甫六

右按唐書崔佑甫拜相姪植拜相 佑甫秉政二百日除吏八百員

劉祥道七

右按唐書劉祥道為右丞相道之子齊賢為納言

蘇瓌八

廣卓異記卷第六

十一

右按唐書蘇瓌為侍中子頤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先是神龍中頤自給事中修文館學士轉中書舍人時父瓌中書門下三品父子已同掌樞密也

陸元方九

右按唐書陸元方為鸞臺侍郎平章事其子象先為中書侍郎平章事

樂彥瑋十

右按唐書樂彥瑋為西臺侍郎平章事子思晦為鸞臺侍郎平章事

李道廣十一

右按唐書李道廣殿監平章事子元紘中書侍郎平章事曾祖聚本姓兩高祖有舊為監門大將軍年八十令乘馬入宮中檢校

李敬立十二

右按唐書李敬立為中書令弟元素為鳳閣侍郎平章事

來恒十三

右按唐書來恒為黃門侍郎平章事弟濟為中書令

張文瓘十四

右按唐書張文瓘為侍中姪錫為鳳閣侍郎平章

廣卓異記卷第六

王

事

戴胄十五

右按唐書戴胄為吏部侍郎平章事姪至德右僕射平章事胄無子以兄子至德為嗣

宇文節十六

右按唐書宇文節為侍中孫融為黃門侍郎平章事

崔仁師十七

右按唐書崔仁師為中書侍郎平章事孫湜中書令中宗曾與餌瓜賜一額與母湜携歸與愛妾天下罪之

薛元超十八

右按唐書薛元超為中書令姪稷禮部尚書拜相

裴矩十九

右按隋書及唐書裴矩為侍中再從姪孫寂為內史令

楊收二十

右按唐書楊收自翰林學士拜相姪涉禮部侍郎拜相

兄弟六人並登相位卞壺

右按晉書卞壺祖統父粹以清辯鑒察稱兄弟六

廣卓異記卷第六

四

人並登宰輔世號卞氏六龍立仁無雙立仁粹字也位至中書令

外孫三人為相盧携 鄭畋 杜尚能

右按唐書李翱女壻盧求之子携為相鄭亞之子畋為相審權之子尚能為相初翱鎮襄陽日有道

人善相因出諸孫熟視之皆曰不繼翱遂遣諸女

出拜乃曰尚書他日外孫三人皆至宰相後果如

之携與畋同相黃巢反求廣州旋節不肯只授之率府率與畋爭獨飲及巢犯關擢飲而苑巢之與不識云黃蛇獨吼天下人走又曰金色城墓爭息眼翻却曹州天下反中和初謠云黃巢須走湊山東死在翁家翁時巢死之處民家乃姓翁也因而書之

李嶠 張錫

右按則天實錄以天官侍郎張錫爲鳳閣侍郎拜相以鸞臺侍郎李嶠遷成均登酒罷政事嶠是錫之甥舅甥相代爲相時人美之

黃裳 韋執誼

右按唐書杜黃裳相示女壻韋執誼自吏部郎中拜右丞相同平章事近古衣冠無比然執誼自郎中拜相少矣

座主與門生同在相位王舒 韋係衡

右按唐書咸通五年王鐸主文放韋保衡及第十

廣卓異記卷第六

五

一年夏保衡自內庭命相其年冬鐸由監鐵使登庸同在中書後鐸加左僕射保衡加右僕射鐸拜司徒保衡拜司空品位齊尊少有其比

右按唐書咸通五年王鐸放蕭遘及第至僖宗朝同居相位鐸年高昇御階足跌踣句陳中遘旁提起帝目之喜曰輔弼之臣和子之幸也謂遘曰適見卿扶王鐸予喜卿善事長矣遘曰臣扶王鐸不獨同長臣中選門生也上笑曰王鐸選進士朕選宰相於卿無負矣

與同列子弟爲丞相 宋璟 蘇頌

右按唐書宋璟先與蘇瓌同爲相及蘇頲除紫微

侍郎同平章事宋璟歎曰吾與蘇家子父同時爲相至如敦厚博物僕射有之若忠正賢明則頤過其父且繼世爲相則有矣如頤與其父友同秉鈞衡者自古未聞初與其父比肩又與其子同列如璟年耆德重久處名司又無比

齊年同日拜相

右按唐書武元衡與李吉甫齊年同日爲相吉甫
先一年以元衡生日卒元衡後一年以吉甫生日
卒吉凶之數若符會焉

廣輿異記卷第六

六

集禮院 由太常博士入相者

右按唐年補錄大中四年十一月令狐綯守兵部侍郎拜相宰執同列 敏中崔龜從崔鉉以綯新加兵部南省上事以故事送上必先集少府監是日諸相以敏中龜從曾爲太常博士遂改爲集禮院因命常侍柳公權記之龜從爲其文畧曰夫博士重官也由此選者繼登三事而又並時同位者相望元和初權德輿李吉甫同在相位長慶中竇易杜元穎提印使蜀命敏中如其鄭肅及韋琮同居中書予復叨重委因志所同以遺佗日亦以知

博士之選為焉時令狐綯父楚亦以博士相時人榮之

座主見門生拜相 王仁裕 王溥

右按五代史乾佑元年戶部侍郎王仁裕放王溥狀元及第溥不數年拜相仁裕時為太子少保有詩賀曰

一戰文場拔趙旗便攜金鼎贊無為白麻驟降恩何極黃髮初聞喜可知跋扈案前人到少築沙堤上馬行遲押班長得遙相見親狎爭如未貴時溥依韻和曰

廣卓異記卷第六

七

彩毫文陣偶褰旗待詔金華亦強為白社幸當宗伯選赤心旋遇聖人知九霄得路榮雖極三接承恩出每遲職在台司多少暇親師不及舞雩時時人榮之

廣卓異記卷第六 終

廣卓異記卷第七 臣下

為相數日天下望風而變 楊綰

右按唐書代宗朝楊綰入相綰質性貞廉車服樸素未數日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寬城南別墅臺榭為當時第一寬即日潛遣毀拆郭汾陽在邠州聞綰拜相減音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出入騶奴百餘即日減損惟留十騎其餘望風變奢從儉者不可勝數其鎮俗如此旬日中風詔入中書養護中使存問一日數人卒贈司徒詔文武百官就私第弔之帝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

廣卓異記卷第七

一

速也自古賢相無以及之

與子弟同年同在相位 徐商

右按唐書大中十二年徐商為襄州節度使長子彥若與于琮同年及第至咸通六年商自御史大夫拜相七年琮自兵部侍郎拜相行同年丈人之禮

與使至同時為相 杜佑 權德輿 牛僧孺

右按唐書權德輿撰杜佑神道碑云早忝賓府晚聯台座又宰相牛僧孺自中書侍郎出鎮武昌辟李珣為書記始授殿中侍御史纔十年為戶部侍

郎同平章事牛僧孺自右僕射再入相當代以為
盛美

二 裴度 李宗閔

右按唐書元和中裴度証淮西李宗閔以禮部員
外郎為書記其後同居相位

三 白敏中 蔣伸

右按唐書大中中白敏中討黨項蔣伸以左庶
子為行軍司馬其後同居相位

四 杜悰 畢誠 楊收

右按唐書杜悰兩鎮淮海畢誠楊收前後為從事

廣卓異記卷第七

其後皆同在相位

故吏並為三司 陳蕃 李咸

右按漢書胡廣為三公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
每朝會蕃等常稱疾避廣時人榮之

賓幕六人拜相 杜鴻漸 張繼 高 鄧 郭 陳公遊 杜黃裳

右按唐書杜鴻漸等六人皆曾為汾陽王郭子儀
之賓佐其後俱拜相

使主未離鎮見判官拜相

右按唐書開成中李石鎮荆南崔鉉為從事入拜
司勳員外郎翰林學士不三二歲拜中書侍郎平

章事石尚仍舊在鎮賀鉉狀云賓筵初啓曾陪樽
俎之歡將幕未移已在陶鈞之下 此李隱之諱隱

右按唐書大中末崔鉉自左僕射平章事鎮淮海

楊收以太常博士從鉉為支使收入拜侍御史遷
吏部員外歷翰林學士二歲拜兵部侍郎平章事

鉉未移鎮賀收狀云前時里巷初迎避馬之威今

日藩垣便仰問牛之化 此崔淡之諱

禮部同年三人同時在相位 今狐楚 蕭儼

右按唐書貞元七年禮部侍郎杜黃裳下三十人
及第其後令狐楚皇甫鑄二人先在相位乃同表

廣卓異記卷第七

薦蕭儼拜相

禮部同年四相 鄭昌圖 趙崇 鄭廷昌

右按唐書咸通十三年禮部侍郎崔殷夢下二十
人及第其後鄭昌圖等四人相次拜相

制科同年四相 牛僧孺 李宗閔 賈 錄

右按唐書元和三年宣政殿試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科一十人登科其後牛僧孺等四人相次拜

相先是白居易在翰林為考覆官其後牛僧孺罷

相出鎮揚州居易在洛中有詩送曰

北闕上東京風光十六程坐移丞相閣春入廣陵

城紅旆擁雙節白髭無一莖萬人開路看百吏立班迎闔外君彌重樽前我亦榮何須身自得特相是門生

制科同年五相

右按唐書貞元十年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十四人登科其後裴均等五人相次拜相

揚州四人皆至宰輔

右按唐高宗曆高周少與來濟郝處俊孫處約同遊寓於揚州都人石仲覽傾產以待之嘗引相者視濟等相者曰四人皆宰輔也而石不及見焉

廣卓異記卷第七

四

然來早貴而未免屯躓高晚達最為壽考夫速登者易顛徐進者少患天之道也仲覽貞觀末為兵部侍中卒濟等乃貴卒如相者所言侍中許國師安州有田彭二家豪富江淮語曰貴如許郝富似田彭

會客中三人皆丞相韋賢 魏相

右按漢書韋賢魯人也為丞相卒魏相代相濟陰人也為丞相卒邴古代吉魯國人也初長安中有善工相田文者與韋丞相魏丞相邴丞相徵時會於客家田文曰今世三君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竟更代為相是何見之明也

白衣人告拜相姚顗

右按唐書姚顗光化中入洛有白衣丈夫乃鬼也呼顗為中夏之相輔也及直拜前一日白衣人來云父明日拜相前定如此

夢中神人授二管筆馬孫

右按五代馬公天成中自河中從事赴闕宿於選店其地有選神祠夜夢神見召手授二筆一大一小覺而異焉及潞王即位以公為翰林學士旋知貢舉私自謂曰此二筆之應也及拜相上事中書吏奉二筆熟視大小如昔夢中所授者公始悟冥

廣卓異記卷第七

五

數有定分也

庭槐生三枝過堂屋脊李石

右按北夢瑣言云李氏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過堂屋脊一枝不及李氏同黨昆弟三人曰召程皆登相位惟福一人歷七鎮使相而已

三起三留蔣仲

右按柳玘十四事云宣宗朝蔣仲判戶部事特承恩每對多及時政一日延英奏曰近日爵賞稱異人思僥倖者上驚曰如此即亂去也仲曰亂即未亂但思僥倖者多亂亦不難上稱歎再三語畢

三起三留上曰後度即不獨對卿也伸不渝上此
後延英遂入相中外咸和上命相獨出宸襟

見白衣人吟詩馬植

右按小說馬植罷南安都護與時相不通又除黔
南殊不得意維舟峽中古寺前有長堤夜月甚明
見人曰衣緩步堤上吟詩曰

截竹為筒作笛吹鳳皇池上鳳皇飛勞君更向黔

南去即是陶鈞萬類時歷歷可聽遣人邀問即已

失之後自黔南入為大理卿遷刑部侍郎判鹽鐵

拜相李實求嘗夢植為冥司判官主人問歲支錢數事

廣卓異記卷第七

六

神呼相公

右按小說元載布衣時與張渭徒行陳蔡間會暮
風嘗避於神廟中時有羣盜匿廟下二人懼負辟
而立俄聞廟宇有呼者曰元相國張侍郎且止群
盜疾去毋害貴人其後元相代宗渭終禮部侍郎
又朱朴微時嘗山行夜聞唱相公來近十聲聲振
林谷視之無所見唐昭宗時自詩博大拜中外悖
然素無大畧尋出嶺外其制曰橫身濟惡公卿之
議論中騰側目忌賢中外之人情恟懼雖無大畧
亦非偶然也

蝦蟇大如床李揆

右按別說李揆軋元中為禮部侍郎嘗一夕有蝦

蟇大如床高數尺見於寢室中解者曰夫蝦蟇月
之中蛭亦天使也今使來公堂豈非上帝以密命
付公明日視之已亡揆果拜相

廣卓異記卷第七

廣卓異記卷第七

七

廣卓異記卷第八 臣下顯達之速者

年三十為僕射 封嵩 韓絳

右按南燕書慕容德以右僕射封嵩為左僕射尚書韓絳為右僕射時嵩絳俱年三十又以嵩弟融為西中郎將綽弟軌為東中郎將同拜四人同入嵩等陞殿方謝帝顧曰躍二龍於長衢騁騏驎於千里朝野榮之

不數日貴戚 劉幽求

右按唐書劉幽求隨玄宗內平難是夜詔書皆出幽求自為其制云前胡邑縣尉劉幽求忠貞冠古

廣卓異記卷第八

義勇橫秋首建雄謀果成大業可中書舍人參知機務賜爵寔封祖父俱贈刺史授一子五品官翌日又定榮請睿宗即位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丞相依舊參知政事進封徐國公加實封遍前千五百戶賜物千段奴婢三千人宅一區地千順加金銀雜器五車不數日內

數月超為大司空 朱博

右按漢書朱博字子元以京兆尹數月超為大司空

九十五日位至司空 荀爽

右按後漢書荀爽數徵聘不就及獻帝時董卓秉政復徵之欲適命吏急之不得去因復拜平原相行至宛陵追為光祿大夫提事三日進拜司空爽出自巖穴九十五日而登台司時號白衣登三公起家二年為丞相 張鶴

右按唐書獨孤及撰張鶴神道碑云一命左拾遺再命右補闕三命殿中侍御史四命諫議大夫中書侍郎平章事起家從步二年給相印

自補闕至侍郎不周歲為相 杜元穎

右按唐書杜元穎如晦之玄孫也歷翰林學士中

廣卓異記卷第八

書舍人戶部侍郎拜相自補闕至侍郎不周歲居輔相之地詞臣速達未之有也弟絳太子賓客絳子審權拜相

二年間拜相階至特進 韋保衡

右按唐書韋保衡自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遷兵部侍郎拜相自起居郎至拜相二年之間階至特進保衡尚懿宗女同安公主

五年至尚書 張敏

右按漢書張敏字伯達鄭人也建初二年舉孝廉四遷五年為尚書

不出長安城十年至宰相匡衡

右按漢書匡衡東海人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為御史大夫未滿歲便拜相

不出都門便登相位鄭眾

右按唐書鄭眾歷官三十餘任未嘗出都門便登相位以至於終

不及七年為節相樊澤

右按唐書樊澤應制舉禮部侍郎于邵一見歎曰將相之才也不及七年澤果為節相邵有知人之鑒也

唐書異記卷第八

四遷至九卿司馬安善

右按漢書汲黯姊之子司馬安善四遷至九卿

七箇月自員外郎為侍郎盧從愿

右按唐書盧從愿自吏部員外郎至吏部侍郎七箇月

簡八

三月周歷三臺遷侍中蔡邕

右按後漢書蔡邕字伯喈以持書御史遷尚書三月之間歷三臺遷侍中

一日三命元稹

右按唐書元稹自尚書禮部郎中知制誥除中書

舍人翰林學士賜紫金魚袋白居易為制詞曰一日之中三加新命稹表謝云口勅授官而賜章服

拔令承旨不顧班資近日寵榮元臣此例初稹知制誥因中官魏簡進同院武儒衡會食有青蠅集

人忽擊之曰適從何來遽集於此一座愕然

一日二恩賀知章

右按唐書賀公自太常少卿遷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一日并謝二恩源乾曜與張說同秉政乾曜曰賀公久著盛名今日一時加兩恩足為學者光輝然學士與侍郎何者為美說對曰侍郎自皇朝

唐書異記卷第八

中

已來為衣冠之華選自非寔望其美無以居之然終具員之吏又非往賢所慕學士者懷先王之道為縉紳軌儀蘊楊班之詞采兼游夏之文學始可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為其最矣

四時改服飾傅游藝

右按唐書傅游藝天授中自合官主簿遷監察超拜給事中同鳳閣鸞臺平章事一年之內位至宰相時人謂之四時仕宦言春着青夏着綠秋着緋

冬着紫文宗謂宰臣曰天后用人自布衣便與宰
深峻刑辟輕用官爵反自困之計古人云三綱失序拔士為相四夷皆侵拔兵為將此益不得已之

非理平之事也

一歲五遷 王猛

右按晉陽春秋秦王符堅以王猛為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居中宿衛僕射詹事中書令領選如故猛因讓不許曰機務俟才寔咨明哲野野所屬猛一歲五遷權傾朝野

一歲三遷 崔希逸

右按唐書崔希逸十二表母以孝聞十五廬終南山徧覽經籍開元十八年春遷吏部郎中夏轉河南縣令冬試農少卿一歲三遷時人榮之

白衣入

李白

右按唐書李白天寶中召見金鑾殿玄宗降辇步迎如見園綺草和番書筆不停綴帝嘉之七寶方丈賜食於前御手調羹遂入翰林專掌密命

六十日內授三品官 張寶藏

右按唐書張寶藏為金吾長上下直歸櫟陽逢少年獵割鮮乃歎曰寶藏年七十未嘗得一食鮮肉旁有一僧曰若六十日內官登三品時太宗患氣痢醫不效詔求醫寶藏曾因此疾進乳煎畢撥方上服之愈宣與五品官魏徵難之上疾復作服前

藥又平因思與五品官不見授何也徵懼曰未知

文武二吏上怒曰治得宰相不妨已授三品官我天子豈不及汝耶乃厲聲曰與三品官立授鴻臚卿時正六十日雖雜類然授官速也

自處士為丞相 范賢

右按蜀記李雄既為成都王西山范賢字長生爰居穴處初徵不至後賢自青城山乘素輦詣成都大喜迎坐即拜為丞相長生勸雄即帝位

四遷子

公孫弘

右按漢書

第一博

元朔二年

御史大夫五年為丞相封平津侯

齊實告外騰雜曰寧達惡實示天下裁朝廷自比疑焉

廣卓異記卷第八

廣卓異記卷第九 臣下

三葉為國元老 趙喜

右按唐觀奏記曰行太尉事趙喜三葉在位為國元老 肅宗以喜為太傅時年八十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夕瞻省旁無几杖言不稱老

出入六十年富貴 杜悰

右按唐書邠公杜悰太師佑之孫太尉式方之子起家昇朝再為少監一為詹事四為大卿一守郡一大尹十擁旌節兩登相位三掌邦計再領鹽鐵一判版圖一留守歷尚書僕射司空司徒太傅封

廣卓異記卷第九

邠公食邑三千戶尚岐陽公主贈太師凡三十七任出入朝垂六十年唐朝大僚或貶或誅若乃門風貴盛終始如此者少焉

一座最貴 蕭瑀

右按唐書蕭瑀嘗侍內宴太宗謂侍臣曰自知一座最貴者先把酒時長孫無忌房玄齡等相顧未言瑀引手取杯帝問曰卿有何說瑀曰臣是梁朝天子兒隋朝皇后弟唐朝尚書左僕射天子親家翁太宗撫掌極歡而罷

弟男七人同日拜官 郭子儀

右按唐書郭汾陽弟男七人同日有制拜官弟幼冲左庶子子曜太子少保兼判詹事睠檢校工部尚書判秘書省事晤兵部郎中暖左散騎常侍曙司農少卿暎太常丞汾陽有表謝曰同日而拜前古未聞青紫服庭冠蓋成里

弟男姪十一人同制授官 劉總

右按白居易為制詞其畧云劉約等惟爾先父太師為國元臣惟爾兄總襲績名業云云而爾約等皆可任用故昇郡符而加命服者五昇朝序而佐環衛者六朱紫綬煥赫相望歟德之家于斯為盛

廣卓異記卷第九

官誥一百二十七軸同日入門 沈易直

右按唐建中實錄德宗贈外戚官外祖沈易直贈太傅高祖太保元舅太尉其餘贈三公保傅僕射尚書又十四人上使中官以廐馬駸官牒送沈氏凡贈官拜職皆封爵邑男女官誥一百二十七軸皆飾以錦翠人以為榮

群從甥姪百餘人為官 韋倫

右按唐書韋倫為太子少保致仕每朔望入朝群從甥姪候於下馬橋不下百人

七子二孫封侯夏侯惇

右按魏書夏侯惇為大將軍諡忠侯子充嗣魏帝思惇功欲使子孫畢侯分惇邑千戶賜七子二孫爵皆關內侯惇弟康及子懋素封列侯而太祖以女妻懋素即清河公主也懋素歷位侍中尚書

子孫五人封侯曹參

右按漢書曹參野戰功多高祖賜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平陽侯代蕭何為相子孫五人封侯子時尚平陽公主時子襄尚衛長公主

父子兄弟十餘人食邑蕭何

廣卓異記卷第九

三

右按漢書高祖以蕭何功居第一封鄼侯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

為帝王師封萬戶張良

右按漢書高帝曰運籌策帷幄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願得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良為留侯良曰今以三寸舌為帝王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良祖父五世相韓

三代帝王禮重李泌

右按唐書李泌天寶中獻書玄宗召見命待詔翰

林仍東宮供奉肅宗甚禮遇楊國忠忌其才奏泌為詩諷止詔于蘄春安置肅宗北巡會泌在嵩穎間召入延至卧內動皆顧問泌稱山人固辭祿秩以散官拜銀青光祿大夫仍判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事肅宗嘗謂之曰卿當上侍上天帝中為朕師友次判廣平軍朕父子三人資卿道義其見重如此尋為崔圓李輔國害其能泌乞游衡山以三呂祿俸遂隱衡山代宗登位召入為翰林學士以至拜相

五世盛德杜畿 王昶

廣卓異記卷第九

四

右按青囊書杜畿為魏僕射畿子恕幽州刺史恕子預晉鎮軍將軍預子錫晉散騎常侍錫子文哥光祿大夫

右按青囊書王昶魏司空昶子湛晉汝南太守湛子承晉東海內史承子述晉驃騎將軍述子坦之晉安東將軍

十三代子孫二十三人榮貴于栗磾

右按北史于栗磾代人魏太武時冠軍將軍好持黑稍弓號黑稍將軍子洛拔侍中尚書令洛拔六子長曰烈領軍將軍侍中尚書令節栗不謝 金日磾烈子

祚嚴爵祚弟忠領軍將軍侍中尚書令忠弟景武
衛將軍景弟杲朔華并恒四州刺史杲弟勁女為
宣武后封太原公勁子暉侍中尚書僕射勁弟天
恩遼西太守天恩之子仁生平原太守仁生子提
隴西郡太守提子謹太傅燕國公謹子定開府儀
同三司定子穎澤州刺史穎弟仲文右翊衛大將
軍寔弟翼太尉翼子翼開府儀同三司翼弟義瀆
州總管義子宣敏奉車都尉宣敏子志寧唐宰相
義弟禮上將軍趙州刺史禮弟智封齊國公為大
司空

廣卓異記卷第十

臣下

一門二十三人封王 武承嗣

右按唐書天后朝武氏一門封王者二十三人承
嗣魏王三思梁王攸暨定王攸寧建昌王攸宜建
安王攸緒安平王攸歸九江王攸止恒安王攸望
會稽王懿宗河內王嗣宗臨川王尚賓河間王重
規高平王載德潁川王求己渤海王敬道天水王
延基南陽王延考淮陽王崇訓高陽王崇敏清河
王崇基宣城王延暉陳留王延祚咸安王 懿宗安
紀法者生取
胆虐毒如此

廣卓異記卷第十

一代五人封王 李方叔 胡長仁

右按後魏書李方叔女為文成皇后有子五人誡
封陳留王峻封頓丘王凝封彭城王雅封滎陽王
白封梁郡王世號五王李家

右按北齊書胡長仁兄弟以后族並封王長仁隴
東王弟長懷建昌王長咸濟陰王長洪武德王長
陸汝陰王

五世封王 穆宗

右按後魏書穆宗子觀觀子壽壽子平國平國子
罷五世祿封宜都王故號穆氏五王

四世封王 長孫道生

右按後魏書長孫道生道生子旃旃子觀三世封上黨王觀子雅西魏馮翊王故號長孫氏四王

三世封王 陸侯

右按後魏書大將軍河南陸侯封東平王子麗封平原王麗子定國封東郡王

五世侍中 陸英

右按吳書陸英英子玩玩子始子萬載萬載子真並世為侍中

一門二中書令五侍中 謝密

廣車異記卷第十

二

右按宋書謝密黃門侍郎子莊中書令莊之子賜縉中太守賜之弟朐中書監朐之弟顥豫章太守顥之弟從從之子淪太傅淪之子覽中書令覽之弟舉侍中舉之子嘏侍中嘏之子儼侍中儼侍中僑侍中

三代為侍中 馮魴

右按漢書馮魴父子兄弟並帶青紫三代為侍中

兄弟四人迭為侍中 柳忱

右按南史柳氏兄弟十五人第二悵第三憺第四愷第五忱兩三年間四人迭為侍中復居方伯當

世罕比

兄弟俱曾為侍中 楊恭仁

右按唐書楊恭仁并弟師遠俱曾為侍中

父子同時為尚書令中書令 步騭

右按吳錄紀騭字子上景皇時騭父亮為尚書令騭中書令每朝會詔以雲母屏風隔坐

父子俱曾為中書令 王珣

右按晉陽春秋王珣為中書令珣父洽嘗為此官珣復繼之時人以為奕世令望 先是王獻之為中書令卒以珣為此

官世謂之大王今小王今

廣車異記卷第十

三

父子居上公 司馬孚

右按晉書安平獻王司馬孚為太宰其長子義陽成王望為太尉父子居上公自中代未有也 曾望為司徒代何曾孚年九十

兄弟俱為中書令 宗秦客

右按唐書宗秦客并弟楚客俱為中書令

三拜中書令 張說

右按唐書燕國公張說三拜中書令

代思第為尚書令 樂廣 王戎

右按晉書樂廣為尚書左僕射代王戎為尚書令

始戎薦廣而終踐其位時人美之

廣卓異記卷第十終

廣卓異記卷第十

四

廣卓異記卷第十一 臣丁

四世五人為三公 袁安

右按後漢書袁安太僕卿為司空遷司徒安子敞
光祿勳為司空敞子湯太僕卿為司空司徒太尉
湯子逢屯騎校尉為司空逢弟隗太常卿為司空
太尉

四世四人為太尉 楊震

右按後漢書弘農楊震八世祖喜封赤泉侯高祖
敞為丞相父寶隱居不仕自孝安帝至獻帝七世
父子並有德業震子秉秉子賜賜子彪自震至玄

廣卓異記卷第十一

孫彪四世為太尉

四世四人為三公 竇巖

右按後魏書竇巖為司徒巖子畧少保畧子熾太
傳畧孫毅大司馬

三世四人為三公 宇文永

右按後魏書宇文永為太尉子測少保測弟深少
師深子孝伯少冢宰

三世三人為三公 李冲 長孫稚

右按後魏書隴西李冲冲之子延寔延寔之子成
三世三人並為司空

右按西魏書長孫雅為太師子紹遠為大司空紹遠子覽為大司徒

一門七人為三公荀勗

右按晉書荀勗為司徒子藩太保組為太尉藩子逵為太保勗即漢司空奭之曾孫魏太尉堂曾孫晉太尉顗從祖兄子也

一門四人為三公賀拔允

右按北齊書賀拔允為太尉弟勝為太師嶽為太尉勝堂弟仁為太師

一門三人為三公于謹

廣事異記卷第十一

二

右按後周書于謹為太師子寔司空寔弟翼太尉

四代為司徒太尉王弘

右按晉書王弘琅琊臨沂人曾祖導晉司徒父珣司徒弘至太尉孫僧達為太尉

屏風隔坐第五倫 鄭弘

右按漢書第五倫為會稽太守舉鄭弘孝廉後弘為太尉而倫為司空班次之每正朔朝見弘常曲躬自卑章帝問其故遂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青史美之

四辭僕射而後受荀顗

右按晉書荀顗代陳春為僕射領吏部四辭而受

三拜左僕射李程

右按唐書彭原公李程自河中節度使拜左僕射頃之領汴州拜左僕射一歲鎮襄陽又拜左僕射自武德至長安四年已前兩拜僕射為丞相其後以南省事疎方帶平章之號然非耆德碩老有高名者莫得居焉程故三拜此官不處於右振古為盛

一門三僕射韋待價

右按唐書韋待價為右僕射三從弟安石為左僕

廣事異記卷第十一

三

射再從姪巨源為左僕射

四世為僕射封迴

右按後魏書封迴子隆隆子繪繪子德彛四世為僕射德彛入唐

三世為僕射謝安

右按晉書謝安安之子琰琰之子混三世並為僕射

三世為令僕王述 孔愉

右按晉書中書令王述述子坦之坦之子瑜三世為中書令兼僕射

右按晉書孔愉為僕射愉子安國為僕射孫靖為僕射兼尚書令

神告僕射 李靖

右按小說李衛公始困於貧賤因過華山廟祈於神且請告以官位所至詞色抗厲觀者異之佇立良久乃去出廟門百許步後聞有大聲曰僕射好去顧不見人其後竟至端揆

白衣尚書 鄭均

右按後漢書鄭均為尚書澹泊無欲以病乞骸骨終不肯起章帝車駕幸均舍勅賜尚書祿終其身

廣卓異記卷第十一

四

時人號為白衣尚書

五世為吏部尚書 何尚之

右按宋書何尚之子偃偃子戢戢子昌禹昌禹子敬容五世為吏部尚書

四世五人為吏部尚書 王敬恒

右按宋書王敬恒子瓚之延之瓚之子秀之秀之子俊之四世五人皆為吏部尚書

兄弟同時為左右丞 崔知悌

右按唐書崔知悌為左丞知悌之弟知溫為右丞兄弟同時對居二轄

從者答神人曰魏公舒 魏舒

右按晉陽春秋魏舒少時嘗宿於野主人產子俄而聞車馬聲有人問為男為女從者曰男也令書之年十五當以兵死又問寢者誰曰魏公舒後十五年舒往問之所生子果為斫桑斧所傷而死舒後果為三公是知人之爵祿前定矣悲夫銳於名者如之何

贈童子木馬 段暉

右按北史段暉始臧人漢太尉穎之後身長八尺餘師事歐陽氏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辭歸

廣卓異記卷第十一

五

從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勅遊學今將歸損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當至方伯封侯非報也具以為好言終乘馬騰虛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仕伏乞熾盤為輔國大將軍涼州刺史遷御史大夫西海侯

白墳公神語 羅弘信

右按小說羅弘信初為本軍步射小校牧園曾宿魏州觀音院院門外其地有神祠俗號曰白墳公巫有宋千者忽謂弘信曰夜來有神有語君不久為此地主佗日復言之不替月軍變推弘信為帥累

加至太尉封臨淄王

廣卓異記卷第十一

廣卓異記卷第十一

六

廣卓異記卷第十二 雜錄

宰相乘車入宮殿 車千秋

右按漢書車千秋為丞相年老乘小車入宮殿號曰小車丞相 千秋自園寢郎論庚太子事一日起九級至鴻臚卿

三公乘小馬入東西臺 李勣 許敬宗

右按唐書高宗龍朔三年移仗就蓬萊宮始御紫宸殿聽政五月司空李勣太子少師許敬宗入朝日聽乘小馬入東西臺仍令一卑官迎送時高宗改中書門下省為東西臺

侍讀腰舉入內殿 褚無量

廣卓異記卷第十二

一

右按唐書褚無量立宗朝為右散騎常侍崇文舒學士侍讀以年老每隨仗出入時許緩步特與造腰舉令內給使昇於內殿或上居別館以路遠則命宮中乘馬上親自送迎以申師資之禮

逸人不拜天子 盧鴻

右按唐書立宗徵嵩山逸人盧鴻三詔至及謁見不拜磬折而已問其故鴻曰臣聞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鴻敢以忠信奉見上異之賜宴拜諫議大夫章服並不受遂送還所居

父子草傳位冊書 賈曾

右按唐書睿宗傳位與玄宗賈曾草冊書天寶十五年逆賊陷關大駕巡狩至渭水父老擁肅宗不得去玄宗召曾之子至草冊書令肅宗監國上謂至曰兩朝內禪典冊皆出卿父子何大盛也

父子撰帝王父子實錄 沈既濟

右按唐書沈既濟為禮部員外郎撰德宗建中實錄子傳師為吏部侍郎繼脩憲宗實錄未竟出鎮河南時詔成於理所時論榮之

父子有策廢功 李義府

右按唐書李義府以立天后之勲授封後子湛為

唐書紀卷第十二

二

羽林將軍與張柬之廢天后以功開國時人以為父子勲業皆因天后

今自揀拜相日 劉瑒

右按東觀奏記河東節度劉瑒在內署日上深器異大中十年手詔追之既至拜戶部侍郎判度支十二月十七日次對上以御案曆日付瑒令於丁旬擇一吉日瑒不論旨上曰但揀一拜官日即得奏二十五日佳上笑曰此日命卿為相秘世無知者高湜自集賢校理為鳳翔從事湜即瑒舊寮也二十四日辭瑒於私第湜曰竊度旬時必副具瞻

之望瑒笑曰來日具瞻何旬時也湜驚不敢發詰旦果爰立矣始以此事泄於湜

三入承明廬 應璩

右按文章錄曰應璩博學善屬文嘗作百臺詩云問我何功德三入承明廬璩初為侍郎又為常侍又為侍中故云三入

七代通顯 應順

右按漢中興初有應姬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照社試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官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代通顯應順將作大匠子疊江夏太守疊生

唐書紀卷第十二

三

柳武陵太守柳生奉從事中郎奉生邵車騎將軍掾邵弟司空掾珣子瑒為丞相掾

一人四事一同 鄭珣

右按五代史鄭珣十九舉及第名姓在第十九人登第後十九年為相於昆仲中又第十九聞者異之

二人四事相同 李摯 李行敏

右按撫言唐貞元十二年李摯以宏詞振名與李行敏同姓同年登第又同甲子 及第時俱二十歲又同門

嘗答行敏詩云因緣三紀異契分四般同

衣錦還鄉 朱買臣

右按前漢書朱買臣吳人家貧好書負薪歌道中妻羞求去嚴助薦買臣為中大夫東越反覆拜為會稽太守帝曰富貴不還故鄉如衣錦夜行今子如何買臣辭謝遂乘駟馬車去會稽聞太守至發民治道並縣長吏送迎車數百餘東入吳界見故妻與夫治道買臣悉召故人與飲食有恩者皆報復焉

賜錦袍還鄉 魏元忠

右按唐書魏元忠為宰相神龍二年還宋州拜掃

唐書魏元忠為宰相神龍二年還宋州拜掃

四

詔宰相及諸司長官送于上東門給千騎四人充左右上幸白馬寺以送之賜錦袍一領銀千兩制曰衣錦晝夜在乎茲日散金敷惠諒屬期辰元忠至鄉無所賑施議者非之

都門祖二疎 疎廣

右按前漢書疎廣為兄子受蘭陵人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廣為太傅受為少傅每朝進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為師傅朝廷以為榮在位五歲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此而不去懼有後悔豈如歸老故鄉

即日父子移病上許之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者車數兩辭決而去觀者皆曰賢哉二丈夫歎息為之泣下其後張景陽詠史詩美之云達人知止足遺榮忽如無抽簪解朝衣散髮歸海隅

大臣歸鄉事 苗晉卿 丘為

右按說苑苗晉卿採訪河東歸鄉拜掃

令行酒酒至苗必起身受杯立飲卒爵又

市老獻酒苗降西階拜之而後飲時人稱之時自天官侍郎河東採訪使歸潞州壺關縣

唐書苗晉卿採訪河東歸鄉拜掃

五

右按說苑丘為庶子以常侍致仕歸江東縣令詣之必候門磬折西俟授坐必拜本鄉里胥在階下立立不敢坐令命之坐仍令執櫬以授之時年八十將過縣門必降乘而趨鄉里美之

自相位至節度九表讓官 牛僧孺

右按唐文宗寶錄牛僧孺為相三表求免出淮南一年六表讓官除東畿防禦使詔以疾辭榮誠嘉止足又改授左僕射中使送官誥往舊例留守除內官無送告身例及見稱疾不出復除襄陽上欲留之僧孺懇辭出外召對數刻因賜觚散樽杓一

盤二曰以卿正人故賜古器先是僧孺太和中為相言太平無象至是思之僧孺自相位至節度凡九讓可以德跡競之失矣

讓太尉位與管寧華歆

右按晉書先是華歆與管寧邴原相友善魏明帝即位以歆為太尉歆乃遜位讓寧徵命安車不起寧年八十環堵草門偃息窮巷吟詠詩書不改其樂惜位者銳進者讀書至此不亦羞乎

廣卓異記卷第十二終

廣卓異記卷第十三

六

廣卓異記卷第十三臣下

兄弟同時為翰林學士吳通微

右按唐書吳通微弟通玄貞元中同時為翰林學士承德宗顧遇唱和歌詩批荅表疏移院金鑾坡下有逾月不出時詞臣之盛近無其比

兄弟相代為翰林學士高元裕

右按唐書高元裕為翰林侍講學士拜御史中丞兄少逸自諫議大夫代弟為翰林學士兄弟迭處內庭時人榮之

兩代四人為翰林學士楊收

廣卓異記卷第十三

一

右按唐書楊收收之子鉅鉅之弟嚴嚴之子汪兩代四人為翰林學士

三代五人為翰林學士中書舍人韋貫之

右按唐書韋貫之憲宗朝翰林學士中書舍人伯兄綬德宗翰林學士綬之子溫遷翰林學士以父曾拜此職不就貫之子渙宣宗翰林學士渙之子庠僖宗中書舍人庠之弟昭宗中書舍人翰林學士

同年五人同為翰林學士庾敬休 柳公權 李紳 韋表微

高鉞

右按唐書元和元年禮部侍郎崔邠下一榜放進士十三人其後庾敬休等五人長慶中為翰林學士

又張沆 吳承範 湯鵬
江文蔚 范禹偁

右按五代史長興二年考功員外郎盧華下進士八人內張吳湯盡為翰林學士江歸偽唐為翰林學士范入偽蜀亦入翰林為學士

座主與門生同在翰林 和凝 李潛

右按五代史長興三年翰林學士知制誥和凝知舉放進士十四人李潛及第未數載與座主同列

唐書異記卷第十三

內署和大拜制泮草之泮不俟和命其閣中器皿動用盡倍歸私室以為濡毫

又封舜卿 鄭致雍

右按五代史禮部侍郎封舜卿梁開平三年知貢舉放鄭致雍狀元及第後舜卿與致雍同授命入翰林為學士致雍有俊才舜卿才思拙澀及試五題不勝困弊因托致雍秉筆當時議以為座主辱

門生

又王起 周墀

右按唐書長慶二年王起自中書舍人知舉放進

士周墀及第其後同在翰林會昌三年起自僕射再放榜時周墀仕華州因寄詩賀起詩中叙同在翰林今故錄之詩曰

文場三化魯如生二十餘年振重名曾忝木鷄誇羽翼又陪金馬入蓬瀛
擢初年木鷄及第又雖欣
月桂居先折更羨春蘭最後榮欲到龍門看風水關防不許暫離營起荅曰

貢院離來二十霜誰知更忝主文場楊葉縱能穿舊的桂枝何必愛新香九重每憶同仙禁六義初吟得夜光莫道相知不相見蓮峰之下欲徵黃

唐書異記卷第十三

門生為翰林學士撰座主白麻 薛廷老

右按唐書凡及第人入為翰林學士者甚眾或座主先逝或座主官位不及于內制者惟薛廷老在翰林座主庾承宣拜充海節度使廷老為其詞時人榮之

使主未離鎮掌書記為翰林學士草加官白

麻 高瑋

右按唐書大中年中白敏中為荆南節度使高瑋試大理評事為敏中掌書記尋入拜右拾遺間一歲充翰林學士草敏中加太子太傅制乃賀敏中

狀云去年草檄猶依劉表之門今日揮毫獲叙周公之德時人以爲盛事

翰林學士自着綠賜紫馮道 陸贄

右按後唐書莊宗即位馮道自省郎充翰林學士由着綠便賜紫

右按唐書陸贄十八進士及第升宏詞爲翰林學士自着綠便賜紫德宗呼爲陸九常脫御裳賜之至若不名呼則神堯皇帝呼裴寂爲裴監呼蕭瑀爲蕭郎則有之呼第行則未有其寵如是姜皎者藩皎察上非常之度尤委心焉及即帝位常中宴私呼之姜七而不名

廣卓異記卷第十三

四

三度爲翰林侍讀學士柳公權

右按唐書柳公權元和十五年自右拾遺充翰林侍讀長慶二年改右補闕出太和二年自司封員外郎入至五年改右司郎中出太和八年自右司郎中入開成五年加散騎常侍出凡三入翰林爲侍讀學士

天子謂學士曰加官之喜裴諒

右按東觀奏記裴諒爲學士一日加承旨上幸翰林諒寓直便中謝上曰加官之喜不與妻子相面得否便放卿且歸諒降階蹈謝却召上以御盤果

實賜之諒以衫袖張受上顧一宮嬪傾下取一小帛裏之賜諒亦諒父度元和中君臣魚水之分遂於諒恩禮亦異焉

一夜草一十五將麻制范質

右按五代晉書范質爲翰林學士時戎王將圖南冠少帝徵外諸侯用兵因是觀其進退以去留之八月一日有制命一十五將以北京留守劉充爲行營都統等是夜質直金門帝以制多令召別學士共草公奏曰今或夜開禁門必恐漏泄機密臣之罪也不若臣獨草遲明已封進訖付外丞相於閣中覽制咸異之曰昔草五王制者傳作美談今范公獨草十五將麻制真大手筆也質周太祖朝拜相

廣卓異記卷第十三

五

廣卓異記卷第十三 終

廣卓異記卷第十四 臣下

三世三人入北省 李懷遠

右按唐書李懷遠黃門侍郎平章事子景伯給事中景伯子彭年中書舍人給事中

兄弟三人入北省 溫大雅

右按唐書溫大雅黃門侍郎弟彥博中書令彥將中書侍郎與兄大雅同時為給事中中書舍人同侍為兩省侍郎高祖曰我起義晉陽為第一門爾父子三人中書舍人 韋安石 陸元方

右按唐書韋安石子陟弟斌俱為中書舍人 子斌

廣卓異記卷第十四

一

又王屋山微拾遺不起以起居郎徵半載棄官又以司封員外郎徵辭疾元和初諫議大夫徵就官數月乞骸骨以庶子致仕軒冕之家高尚自處四徵終去時人美之

右按唐書陸元方子象先象先弟融俱為中書舍人 時中書舍人各一省世謂之四戶呂文顯為之勢傾天下

右按唐書崔融子禹錫禹錫弟翹俱為中書舍人

四代中書舍人 李德林 張嘉貞

右按隋書李德林隋中書舍人子百藥百藥子安期安期孫義仲俱為唐中書舍人

右按唐書張嘉貞子延賞延賞子弘靖弘靖子次宗四代並為中書舍人

三代中書舍人 徐齊暉

右按唐書徐齊暉齊暉子堅堅子嶠三代為中書舍人

鳳閣王家 王易從

右按唐書王易從弟擇從朋從吉從昆仲四人開元中三至鳳閣舍人故時人號為鳳閣王家

三王 王珣

右按唐書秘書監王珣與兄璵弟瑒齊名並官至中書舍人時人謂之三王

兄弟二人中書舍人 楊弘禮

廣卓異記卷第十四

二

右按唐書楊弘禮并弟弘武俱為中書侍郎

一家四人給事中 李處宜

右按唐書李處宜堂弟瑱再從弟顥顥弟令昌四人皆曾為給事中

兄弟三任一同 孔若思

右按唐書孔若思為給事中弟仲思與兄自太府虞部員外郎并給事中三任並同是一府又同時

列戟

兄弟對居兩省 劉禕之

右按唐書劉禕之為北門學士兄懿之為給事中

兄弟並居兩省同為侍奉官論者美之

兄弟對居兩制 趙光逢 劉濤

右按唐書趙光逢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弟光裔知制誥兄弟時對掌內外制命

右按五代史開運初劉濤拜中書舍人是時弟濬方任翰林學士昆仲分居兩制時人美之

六度入兩制 徐台符

右按五代史徐台符清泰中膳部員外郎知制誥其後兩憂去職又再入開運初入翰林又轉中書舍人尋陷蕃虢祐中又除中書舍人世宗初又入

廣卓異記卷第十四

三

翰林歷禮刑兵三侍郎充職二十年間四登西掖兩入北門迭居玉之中亦儒者之奇也

三代四學士 于休烈

右按唐書于休烈集賢殿學士祖志寧十八學士

休烈長子益次子肅相繼為翰林學士 休烈妻章氏卒代宗

以父于儒行特贈國夫人葬日給百兩銀次休烈卒自工部尚書贈左僕射儒士終始之榮未有其比

兄弟三人學士 顏師古

右按唐書顏師古秘書監弘文館學士弟相時禮

部侍郎崇賢泰府二學士勤禮曹王友弘文館直

學士

德宗批出知制誥官 韓翃

右按小說韓翃佐李勉夷門之幕同院韋巡官一夕扣門見韓曰員外除駕部郎中知制誥韓愕然韋曰留却狀報制誥闕人中書取旨德宗批曰與韓翃時有與翃同姓名者又具二人同進御筆批曰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煙散入五侯家又批曰與此韓翃韋曰此君詩也韓曰是也 初也翃有寵妓柳氏之事許堯佐撰傳甚詳

廣卓異記卷第十四

四

廣卓異記卷第十四 終

廣卓異記卷第十五 臣下

三世為司隸 趙興

右按漢書趙興下邳人不卹諱忌每入官舍輒更繕脩 宇穿移改築故犯妖禁而家人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太傅以才器稱孫安代三世皆為司隸時稱其盛

子孫七人為廷尉 郭弘

右按漢書郭弘陽翟人家代衣冠太守冠恂以弘為決曹掾斷獄三十年用法寬平郡內比之東海于公年九十五卒子躬明法律為廷尉躬中子暉

廣卓異記卷第十五

一

至南陽太守躬弟子鎮再遷中書令封定潁侯鎮長子賀累遷廷尉龍封樂成侯鎮弟子禧為廷尉遷太尉禧子鴻至司隸校尉封安鄉侯郭氏自弘後數代皆傳法律子孫公者二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十石諸中郎將三十餘人御史正卿監者甚眾

三世為廷尉 吳雄

右按後漢書吳雄河南人以明法律桓帝時自廷尉致仕司徒雄少時家貧母死葬之所封之地不卜時日巫言族滅而雄子訴孫恭世為廷尉

父子二人為御史大夫 杜周 竇德立

右按漢書杜周為御史大夫子延年為御史大夫居父官府不敢當舊位坐卧皆易其處子緩太常卿六弟五人至大官少弟熊歷五郡二千石三州牧

右按唐書竇德立為御史大夫子懷貞亦為御史大夫

兄弟二人並拜御史大夫 李岷

右按唐書李岷自戶部尚書弟岷自京兆尹並拜御史大夫俱判臺事自唐初以來兄弟並拜大夫

廣卓異記卷第十五

二

未有其比是時長安士庶皆賦詩以美其事

父子二人為中丞 李軾

右按唐書李軾與子德俱曾為御史中丞

又 王德儉

右按唐書王德儉德儉之子璿俱為御史中丞

又 張楚金

右按唐書張楚金與子倚俱為御史中丞

五世為河南尹 裴諝

右按唐書裴諝霓之子除河南尹乃曰此官諝家五世為之諝坐未嘗正位以寬厚和易為理

兄弟四職相代 韋承慶

右按唐書韋承慶長壽年中與弟嗣立相代為鳳閣舍人長安三年承慶又代嗣立為天官侍郎頃之又代為黃門侍郎四職相代時人曰大郎罷相二郎拜相中宗授嗣立黃門侍郎制曰芝蘭並秀見謝石之階庭騏驎齊驅有劉山之昆季又曰近者命茲鸞已擢鴈行繞出芸局奄歸蒿里永言荆樹坐折連枝眷彼恒山空餘一鳥俾遷榮於阜益宜祿寵於黃樞

一家五人仕青宮 崔神基

右按唐書崔神基庶子弟神慶庶子神福庶子神慶子琳少保珪庶子詹事

一門三傳 劉承顏 薛綜

右按唐書開元中劉承顏與弟瑗瑗弟堪兄弟三人相繼為太子太傅仍帶銀青光祿大夫

右按吳書薛綜綜子瑩瑩子兼三人皆為太子太傅

父子三人皆為史官 劉子玄

右按唐書劉子玄散騎常侍修國史子貺起居舍人修國鋪補闕修國史三代為史官儒者榮之

初欲為著作乃曰若博覽羣籍非此官不可薛元超為中書曰吾有三恨不以進士及第不要伍姓女不得修國史餘無所恨是知史官不易得也

本道服知史館事 尹愔

右按玄宗實錄開元中以道士尹愔為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兼知史館事賜朝散階愔懇辭詔許衣道服視事

九世有史傳 王導

右按晉書王導導子洽洽子珣珣子曇曇首子僧綽僧綽子儉儉子仲寶仲寶子規規子褒九世自有史傳

三代司業 孔穎達

右按說苑孔穎達子志玄孫惠元代傳儒學善教胄子三代司業可謂盛哉

侍讀坐宣賜牀歸家 王廻質

右按說苑王廻質自山東褐衣召拜壽王等侍讀蒙賜帛牀褥衣衾等令廻質坐牀上羅列所賜使金吾昇歸其家觀者如堵咸曰稽古之力也晉桓榮亦是

廣卓異記卷第十六 臣下

子代父為太僕卿 公孫敬聲

右按漢書公孫賀自太僕卿遷為丞相其子敬聲代父為太僕卿

父子三人為大卿監 實抗

右按唐書實抗將作大匠子靜司農卿誕太常卿

父子兄弟四人為大卿監 開立德

右按唐書閻立德將作大匠子玄邁司農卿弟立

行衛尉卿立本將作大匠替為吏部尚書 立本善書太宗召畫水鳥閣外傳呼云畫師深為愧報立本後與姜恪出禦吐番立本以畫見稱時人曰左相宣威

廣卓異記卷第十六

沙漢駘譽丹青三館學士放散五臺令吏明經也

兄弟六人同至三品 崔邈

右按唐書崔邈弟邠鄆邯鄲兄弟六人同奉朝

請官皆至三品

三世執金吾 程知節 田仁會

右按唐書程知節為武侯將軍知節子處弼處弼

子孝伯並為金吾將軍

右按唐書田仁會為武侯將軍仁會子歸道歸道

子賓廷並為金吾將軍

三世將軍 薛仁貴 盧定興

右按唐書薛仁貴威衛將軍子訥左衛將軍訥子徵羽林將軍暢金吾將軍

右按唐書盧定興武侯將軍子師德威衛將軍師端左衛將軍師昌金吾將軍師端子恒 右衛將軍

父子為武侯大將軍 趙道興

右按唐書趙道興父才隋右武侯將軍道興貞觀初歷武侯中郎將號為稱職太宗曰卿父為隋武侯將軍有當時之譽卿今克傳弓冶可謂不墜家聲因擢 右武侯將軍其父時解署仍舊不改時

廣卓異記卷第十六

人以為榮道與常自指其聽事曰此是趙才將軍廳今還使趙才兒生為朝野所笑傳為口寔

三品要職 王及善

右按唐書上元二年以王及善為右千牛衛將軍上謂曰朕以卿忠謹故與卿三品要職他人誰得至朕所卿佩橫刀在朕左右知此官貴否

與府主同為金吾 徐知仁

右按李同說苑張暉為京兆尹徐知仁為醴泉尉後張為金吾而知仁四歲八改亦至金吾常惕息以奉張張接之不失朋僚 孟溫尹京兆宇文融尉富平復為鴻臚孟為司

廣相見無舊禮
甚為時議所短

兄弟同時列榮戟 張文師 張沛 崔琳

右按唐書張文師與弟延師皆帶銀青延師弟儉
師金紫兄弟三人同時列戟人稱三 張家文師
曾姪孫去奢少府監去奢弟去逸光祿卿去逸弟
去盈衛尉卿皆是銀青階已上兄弟三人又再列

三戟

右按唐書張沛沛弟洽洽弟涉凡弟三人並同時

列戟 沛兄潛知魏州沛同州洽衛州涉汴州
文瑾為侍中時人呼為萬石張家

右按唐書崔琳弟珪瑤伯仲至大官每宴集組印

廣卓異記卷第十六

三

相 華轂盈門以一榻置笏猶重疊於其上自開

元迄於天寶十五年無中外總麻喪私第在東都

並列榮戟當時號為三戟崔家 前後不同時
立戟者下書

子姪三人並授上柱國 劉仁軌

右按唐書劉仁軌伐新羅以功進爵為上公并子

姪三人並授上柱國州黨光顯號其所居為樂成

鄉三柱里仁軌拜相時讓左僕射

廣卓異記卷第十六 終

廣卓異記卷第十七 臣下

七為大總管帶平章事 魏元忠

右按唐書魏元忠自御史中丞拜相七為大總管
大兵道天兵中道隴右道蕭關道三為靈武道並
不去平章事兼三作副元帥

代妻父為節度使 韋皋

右按唐書韋皋自鳳翔判官授殿中侍御史權領
隴州立殊功拜節度使朱泚卒入為金吾將軍皋
妻父張延賞先為西川節度使四年之內皋代領
西川 皋生三日胡僧曰諸葛武侯後身
也長大必却坐蜀因以武子為字

廣卓異記卷第十七

十

父子同時為節度使 韓弘 田弘正

右按唐書韓弘子公武俱立殊功弘任汴州節度

使公武麟州節度使弘弟充鄭漫節度使 公武卒
弘孫紹

宗嗣為麟
坊節度使

右按唐書田弘正子布俱立殊功弘正魏博節度

子布涇原節度又韓田二家當憲宗時遂為當代

之榮或曰王智興河中晏平靈武安得不書智遂

興崔郡劫徐州晏平用賄十萬得朔方其後坐賊

黜永州司戶安可與韓田二家為比

子四人俱任節度使 李晟

右按唐書西平王李晟立收城之功其後四子皆秉節旄愿夏徐鳳翔汴河中憲廣洪翹唐廣隨襄陽鳳翔徐博聽鄂靈夏并并滑魏邠寧徐鳳翔河中鳳翔原皆任鳳翔聽又任時人榮之聽七歲為中協律入公署吏胥小之不為致禮聽鞭之見血西平大奇之

三人皆當為方伯 沈攸之 金景文 孫超之

右按南史沈攸之微時與吳人孫超之金景文共乘一都引船過津有一人而相之曰君三人皆為方伯復謂攸之曰苟有不驗便是相書誤耳後攸之為荆郢二州超之為廣州景文為南豫州

四世為本郡太守 孔愉

右按晉書會稽孔愉愉子安國愉孫靜靜二子山靈符四五人為本郡太守

四世為本郡刺史 舉眾敬

右按後魏書東平畢眾敬子元賓元賓子祖暉祖暉子義雲四世為本郡刺史眾敬致仕後元賓為之

三世坐益州 周訪

右按晉書汝南周訪訪子撫撫子楚三世為益州刺史

三世坐蒲州 崔義玄

右按唐書靖兵公崔義玄子神基孫琳三世為蒲州刺史

二世坐平盧 薛楚玉

右按唐書薛楚玉為平盧節度使曾孫平亦為之薛仁貴子楚玉楚玉子嵩昭義節度嵩子平兩鎮滑州一鎮平盧

父子坐興元 鄭餘慶

右按唐書鄭餘慶鎮興元創儒官學館子滄又鎮興元復繼前美 先是餘慶自外入謁時為蒲關賀遂遷起憲宗曰卿之令子朕之真臣更相居舍人

大馮君小馮君 馮野王

右按漢書馮野王弟立相代為上郡守民歌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政如魯衛德化君大雍州小雍州 韋慶遠

右按後魏書韋慶遠弟暉業兄弟繼為雍州刺史時號大雍州小雍州永徽之後盧承慶承業兄弟相代為雍州長史時人亦稱大小雍州在京城有牧守皆親王兼領而長史最為官長與今京兆尹同

大鄭公小鄭公 鄭祖述

右按北齊書鄭祖述為光州刺史父道昭先時亦為光州刺史民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

父子交代為刺史 韋康

右按漢書韋康代父端為荊州刺史父出傳舍子入居州時人榮之

兄弟前後為一州刺史 夏侯璽 楊橋

右按晉書夏侯璽弟憲皆曾仕豫州刺史人歌曰我之有州賴有夏侯前兄後弟布政優優

右按南史楊播為華州刺史後弟津亦為華州刺

廣卓異記卷第十七

四

史當世榮之

右按唐書賈敦願弟敦實貞觀中為饒陽令有能名時制大功以上不得聯職敦實兄敦願復為瀛州刺史朝廷以其兄弟廉謹特令同州時人榮之後敦願與敦實前後俱為洛州刺史民懷其政惠樹碑於 頌其德政兄弟雙建時人呼為棠棣碑

父子三人旌節坐本郡 李全忠

右按唐年補錄李全忠本范陽人子匡威匡威弟儔父子三人相繼擁旌節坐本郡 全忠乳符末為棣州司馬

有蘆一枝生於室尺餘長於室別駕張建章建章曰昔符洪池中蒲生九節為瑞乃姓蒲子孫昌盛分九節也合生改澤而生於室非常也君必分節之貴三節者傳節鉞三人及貴果如其言

舉主與孝廉相代 范律明 傅燮

右按後漢書靈帝時范律明知人舉傅燮孝廉及燮為漢陽太守與律明交代合符而去鄉邦榮之

廣卓異記卷第十七 終

廣卓異記卷第十七

五

廣卓異記卷第十八 雜錄

就私第注官 裴光庭

右按唐書僕射裴光庭罷相知選朝廷優其年德令就私第注官自宣平坊引士子以及東布兩街時人以爲盛事

兄弟並導騶而行 張繼

右按梁書舊制僕射中丞坐位東西相向時大同四年元日大會張綰爲中丞兄繼爲僕射及百官就列兄弟並導騶而行分騶兩塗前代未有時人榮之

廣卓異記卷第十八

徵光寺錢 韓滉 張正元 王宗

右按國史補韓滉爲宣武節度使張正元爲邕館經畧使王宗爲壽州刺史皆自大理寺移牒徵光寺錢相繼而至寺監以爲榮

父子竝命 趙宗儒

右按唐書趙宗儒自陸渾主簿拜右拾遺充翰林學士時父驤改秘書少監與父並命出於中旨當時榮之宗儒後罷相拜吏部侍郎德宗勞之曰知卿閉關六年故有此拜曩與先君並命尚念之耶宗儒俯伏流涕

荀氏八龍 荀儉

右按荀氏譜荀儉漢侍中儉之父儉之弟綰爲漢南相綰弟靖或問汝南許邵曰靖與孰賢曰二人皆玉也慈明外光叙朗內潤靖隱身修學動必以禮太尉徵不就年五十五靖弟壽舉孝廉年七十壽弟汪昆陽今年六十汪弟典公車徵爲平原相遷光祿勳司空自被徵凡九十五日遂登台司年六十三典弟肅子武陽今年五十肅弟專司徒年七十朗陵令穎川荀李和之八子並有德業時人號之八龍並在四豪里渤海宛康知名士也時爲穎陰令美之

廣卓異記卷第十八

曰高陽氏有子八人遂改所居爲高陽里

比荀氏八龍 崔瑗

右按唐書同州刺史崔邠有子七人皆至達官時人比之荀氏八龍長曰瑗工部侍郎弟珙宰相太子少師瑒 郡刺史瑒刑部尚書瑒兵部侍郎子吏部侍郎球尚書郎珣史官曰崔氏咸通軋符之孫連拜相球尚書郎珣史官曰崔氏咸通軋符之間昆仲子弟曳組拖紳歷臺閣踐藩嶽者二十餘人大中以來盛族時推甲焉

五絕 虞世南

右按唐書太宗嘗命寫列女傳裝屏風于時無本

世南暗書之一無遺失上出行有司請載書帝曰
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秘書也嘗臨朝稱世南一人
遂兼五絕一曰博聞二曰德行三曰書翰四曰詞
藻五曰忠直及卒上曰石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
又為詩一篇追思往古興亡之事既歎曰鍾子期
死伯牙不復鼓琴朕之此篇將何所示因命褚遂
良詣其靈帳讀而焚之其見重如此

鬼謠 錢起

右按唐書錢起吳人工五言詩初從鄉薦寄居江
湖嘗於客舍月夜獨吟聞人吟於庭中曰曲終人

唐車異記卷第十八

三

不見江上數峰青起愕然攝衣而視之無所見矣
以為鬼怪而誌其十字及就試之年座主李暉試
湘靈鼓瑟詩題中有青字起即以鬼謠十字為落
句暉深嘉之稱為絕唱是歲及第其省試詩曰
善鼓雲和瑟嘗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
聽雅調淒金石清音發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
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江上
數峰青

文士聲名播蠻夷

張文成

蕭穎士

馮定

右按唐書張文成下筆成篇七應舉四叅選制策

皆登甲科負半千曰張子之文如青銅錢萬中揀
萬未聞退時昔人號為青錢學士久視中太常令
馬仙童 默啜問文成何在仙童曰自御史貶官
默啜曰此人何 不用而後新羅使人就寫文章
而去其才名遠播如此

右按唐書蕭穎士字茂挺聰俊一覽無遺嘗有新
羅使至云願得蕭夫子為國師其聲名遠播如此
右按唐書諫議大夫馮定長慶中源寂使新羅見
其國人傳寫定所為碑記又韋林符之使西番也
見其國人寫定商山記以代屏障其文播於戎夷

唐車異記卷第十八

四

有如此者

將士割股祭長帥

烏胤

右按唐書烏僕射為將帥討蔡州日有蔡將李端
來降其妻為賊縛於樹鬻食至死絕猶叫其夫曰
善事 其得人心如此烏自行間至長師赤
心奉上能下同甘苦不 功勲善待寮佐當時名
士咸願依焉病時將士割股以療 後有軍士二
十餘人皆割股以祭焉古之良將無以加也今錄
於卷中以為將帥之元龜也

胡雛異事

石勒

右按晉陽春秋石勒羗種乞異伽之子勒初生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於中庭所居武鄉山草木皆作鐵騎之形每耕聞輦鼓之聲年十七倚嘯上都門王夷甫見而異之曰此胡雛聲貌有奇志不殺為天下患東瀛公騰執諸胡賣充軍食勒見賣於往平人師歡勒耕田逢一父老曰君魚龍際上四道已成當貴為人主汲長桑命勒以石為姓以勒為名僭帝位稱後趙十五年

導母舉太常閤樂 崔邠

右按唐書崔邠授太常卿故事大卿初上閤四部

廣事異記卷第十八

五

樂於官署觀者縱焉邠自私第去帽親導母舉公卿逢者為迴避之衢路以為榮

婦人衣冠貴盛 苗夫人

右按唐書苗夫人其父太師也其舅張嘉貞宰相也其夫延賞宰相也其子弘靖宰相也子壻韋舉太尉也

父子忠烈 袁憲

右按李同說苑文皇謂岑江陵曰梁陳名臣子弟有堪引者否對曰隋師入陳百司奔散惟袁憲在主旁王充受越王禪憲子承家為給事中託疾不

署 此父子足稱忠烈於是拜承家弟承序為晉王文學

一門忠孝 卞壺

右按晉書卞壺為領軍將軍蘇峻反苦戰死時二子眈眈見父歿相隨赴賊同時見害眈母裴氏撫陽聞而歎曰臣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其一門 臣史書開封德桑 隋末親見虞世基被求生即不知敬宗為儒請書曾見卞氏之事乎而敢盜居丞相之位天何容乎神何休乎

三代旌表門閭 楊氏

廣事異記卷第十八

六

右按楊炎列傳炎鳳翔雍人也曾祖大寶唐初宰龍門劉武周陷晉大寶不屈節遇害贈全節侯祖哲有孝行旌表門閭父播高蹈山壑志慕巢由立宗微以諫議大夫棄官就養又表門閭肅宗加散騎常侍號玄靖先生炎汧雍間號為小楊山人初為河西書記罷副元帥李光弼奏為判官不起肅宗徵起居舍人辭祿就養丁父憂廬於墳有紫芝白雀之祥又表門閭孝著三代門樹立闕古未有也

吮廩之聲聞數十里 尹氏

右按錄異傳周時尹氏貴盛五葉不別會食家數千人遭饑荒羅鼎作糜吮之聲聞數十里

三使相 孫德昭 董彥弼 周承蒨

右按唐年補錄光啓三年樞密劉季述王仲山冊昭宗爲太上皇以德王裕監國欲殺崔胤崔密以蠟絹致意告州使孫德昭德昭結清遠都督董彥弼周承蒨以除夜伏兵安福門外金吾亭子至元日仲山至遂斬之次擒季述等三將引兵至少陽院告以反正携山首進帝毀扉出御長樂樓受百官賀遂斬季述王道弼薛握四家並赤族制以

唐卓異記卷第十八

七

德昭領靜海軍承誨邕管彥弼容管並賜扶傾定難功臣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各賜金帛數車所有珍玩咸竭而與之目曰三使相時人榮之

後宴保寧殿製曲曰讚成功出戲作樊噲救君難以褒之

廣卓異記卷第十八 終

廣卓異記卷第十九 舉選

七榜院 崔邠

右按登科記元和二年崔邠爲禮部侍郎連放二榜又元和六年邠之弟郾爲禮部侍郎連放二榜元和十四年邠之弟郾爲禮部侍郎放一榜大中七年邠之子瑤自中書舍人爲禮部侍郎又放一榜崔氏六榜皆刻石於常樂街泰寧寺時人謂之曰榜院瑤後爲陝州長史其詞曰惟爾諸父自元和代于爾躬五十年間四主文柄上下六載輝耀一時充於庭臣皆汝門生天下以爲盛咸通十

唐卓異記卷第十九

十

四年邠之三子瑾自中書舍人拜禮部侍郎又放一榜乃命門生韋庠刻石將飾七牖

携門生迎家君 楊嗣復

右按摭言寶曆年中楊嗣復相公具慶下繼放兩榜時先僕射自東洛入覲嗣復率生徒迎於潼關既而大宴於新昌里第僕射與所執坐正寢公鎮諸生翼坐於兩序時元白俱在皆賦詩於席上惟刑部侍郎楊汝士詩後成元白覽之失色詩曰隔座應須賜御屏盡將仙翰入高宴文章舊價留鸞掖桃李新陰在鯉庭再歲生徒陳賀宴一時良

史盡傳聲當年踈傳雖云盛詎有茲筵醉醪醴汝士其日大醉歸謂子弟曰我今日壓倒元白

門生引門生謁座主

崔輿 趙騰 裴諱 馬裔孫

右按唐書禮部侍郎崔輿大中六年知舉放趙騰及第至咸通七年騰自翰林學士出拜禮部侍郎知舉輿為禮部尚書騰放榜後携門生諸相國里謁輿集於永崇南街龍興觀前進士韓衮以下題云集此從座主侍郎赴團起居大座主尚書

右按五代史同光二年三年四年禮部侍郎裴諱連放三榜放馬裔孫及第後未踰九年裔孫自翰

唐書異記卷第十九

十

林學士禮部侍郎知舉放進士十三人乃引門生謁謝輿時為兵部侍郎致仕因書一絕句曰官途最重是文衡天與愚夫立盛名三主禮闈皆八十門生門下見門生時人榮之

及第與長行拜官相次

崔昭矩

右按撫言崔昭矩大順年中裴公下狀元及第翌日兄昭緯登昭緯中和三年亦狀元及第

右按撫言王侔是魯公損之子侔及第翌日父損登個過堂日別見

門生先於座主佩金魚

李石

右按唐書李石元和十三年及第後二年賜緋又二年賜紫自釋褐四年內賜緋又賜金紫至長慶二年座主庾承內難服闋除尚書左丞始賜金紫石乃選紫衫鑄金魚獻焉議者稱之

兄弟六人進士及第

韋述

右按登科記韋述并弟迪迥迥巡等六人皆進士及第

一家八人進士及第

趙不器

右按登科記趙不器子夏日冬曦和壁安貞居貞順貞貞父子八人皆進士及第內冬曦安貞神

唐書異記卷第十九

三

龍二年考功崔彥昭下兄弟二人及第時人謂之科第趙家

一家六人並進士及第

蔣挺

右按登科記蔣挺二子洌渙挺弟播播子準洌子鍊一家父子孫六人並進士及第

兄弟七人進士及第

張琪

右按登科記張琪弟環璜珮琬琰瑗兄弟七人並進士及第後琪為弘文館學士環集賢學士

兄弟四人進士及第

常無欲

右按登科記常無欲并弟無為無名無求皆進士

及第無欲無名又拔萃入高等

兄弟五人進士及第 趙祝

右按登科記趙祝弟哲格搏擢五人皆進士及第

兄弟三人同年及第 李義琛

右按登科記李義琛弟義琰從弟上德三人武德六年進士及第時一榜四人而李氏昆季三人自有舉場以來兄弟相次擢第即多若同年即無此盛義琛官至中書侍郎義琰上部侍郎上德司門郎中

兄弟二人制舉同年登科 韋夏卿

唐書異記卷第十九

四

右按登科記大曆年中宣政殿試茂異登科十人

韋夏卿弟正卿俱登科入高等

兄弟同年童子及第 蕭同和

右按登科記開元十七年荊州解童子蕭同和并

弟同節俱及第

父子狀元及第 歸仁紹 仁澤

右按登科記歸仁紹咸通十年狀元及第子修光

化四年亦狀元及第

右按登科記歸仁澤乾符元年狀元及第子黠大

順三年亦狀元及第

兄弟三人俱狀元及第 孔緯

右按登科記孔緯大中二年狀元及第弟繹咸通

十四年狀元及第緘軋符三年狀元及第

兄弟二人狀元及第 楊憑 于珪 楊贊禹

右按登科記楊憑大曆九年狀元及第弟凝大曆

十三年亦狀元及第

右按登科記于珪大中三年狀元及第弟瓌大中

七年狀元及第

右按登科記楊贊禹大順元年狀元及第弟贊

軋符四年狀元及第

唐書異記卷第十九

五

進士狀元却為宏詞頭 李珣 陳諷 李程

右按登科記李珣開元二十二年進士狀元及第

當年中詞頭登科

右按登科記陳諷貞元十年進士狀元及第當年

中詞頭登科

右按登科記李程貞元十二年進士狀元及第十

三年宏詞頭登科

右按登科記張又新元和九年進士狀元及第十

二年宏詞頭登科

進士狀元却為拔萃頭 王閔

右按登科記王閎天寶元年進士狀元及第八年拔萃頭登科

進士狀元却為制舉頭崔元翰

右按登科記崔元翰建中二年進士狀元及第貞元四年賢良方正直言極諫頭登科

九登科選馮方石

右按登科記聖曆九年進士及第大定元年嫉惡科神龍二年才高位下科景雲三年懷能抱科開元二年重考及第六年超拔羣類科十三年考判入等十六年又判入等二十六年文詞壯麗科

廣卓異記卷第十九

六

凡九度登科選

七登科選張秀明

右按登科記張秀明景雲二年進士及第三年

拔超羣流科開元二年重考及第七年超拔

群類科八年吏部考入等十九年又判入等二十

三年宰牧科凡七登科選

三世十三勝十四人及第趙存約

右按趙氏科名錄存約之子隱拜相乃撰此錄云三世十三勝十四人登科內光啓三年故柳大夫榜再從弟兩人同年即昌翰光庭也內三人知貢

舉

廣卓異記卷第十九終

廣卓異記卷第十九

七

廣卓異記卷第二十 神仙

全家登仙 許真君

右按總仙記許真君名遜汝南人祖琰父肅世慕道晉護軍長史穆皆真君之族子穆家祖孫亦得仙真君為旌陽縣令棄官入道道成晉元康二年八月十五日玉真命玉真上公崔文子太玄真卿段兵仲冊為九州都仙大使封玄都御史賜玉膏靈丹鳳車龍輦綵雲四合舉家四十二口拔宅上昇錦帳自雲中墮於故宅今其地有遊帷觀存焉

潛山真君

廣卓異記卷第二十

右按真人是臣史之遠祖按總仙記真人名子長齊人少好道到霍林遇仙人韓眾受靈寶符傳巨勝赤杯散真人服藥年百八十歲色如少女妻子九人皆服此藥入紫盛山昇仙住方丈之室神州受太玄生籙以五芝為糧太上補為脩門郎位亞神次唐玄宗夢二十八仙稱是二十八宿內真人是星宿於潛山得道號潛山真君

何侯三

右按總仙記何侯者堯時隱蒼梧山慕長生三百餘口耕耘舜南狩止何侯家大帝五老來謂舜曰

昇舉有期翌日五帝下迎舜白日上昇天五帝以藥一器與何侯使投酒中一家三百餘口飲不竭以餘酒洒屋宇拔宅上昇天位為太極仙侯今九疑山有何侯廟在舜廟側

三世六人登仙 樂淨信

右按定志經昔過去恒沙之數久遠劫時有賢信道民姓樂名淨信常以資財供養山中道士終後證為元始天尊妻為中侯太夫人子法解夫妻不違先君之教為左玄真人法解妻及證為右玄真人其二兒 祖次祖小名阿奴俱為飛共乘雲耕

廣卓異記卷第二十

以詣天尊之所

五世十二人登仙 許肇

右按總仙記許肇長史七世祖也不知得道時在鄴都為東明公右師晨六代孫副為南彈方侯為九官仙也副之第三子邁得道入蓋竹山為地仙副之第四子穆晉護軍長史入華陽洞得道為 卿仙侯署為上清真人

許道士不與人間許長史穆第二子聯小名虎死為地仙穆之第三子聯小名玉斧為侍帝晨仙翁顯之子黃民道妻孫氏穆妻陶氏聯孫女姚皇娥皇妹道有黃民弟孫女瓊輝真語曰並皆得度也

四世六人登仙 張子房

右按總仙記張良字子房五世相韓良遇黃石公為漢丞相十三年穀成山下得黃石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乃學道服金丹告終并黃石葬焉赤眉亂人發其墓但見黃石化而飛去不見其屍良登仙為太玄童子從老君於太中孫道陵得道朝崑崙之夕良在焉六代孫道陵白日上昇為正乙真人三天大法道陵妻孫氏夫人於雲臺山後一年上昇道陵子衡南平解化上昇衡子魯獻帝時為梁益州二牧於太白南峯斗山解化後姜維屯軍蜀西山與魯相見在紅霧中衡女玉蘭夢光中金字篆文入口其後有一物如蓮花出乃金書本際經十卷死葬百日風雷失經及墳墳自開而已今益州溫江女郎觀是也三月九日玉蘭上昇日鄉里乃設齋

祖孫四人登仙 茅濛

右按總仙記茅濛字初成咸陽人隱華山修道當秦始皇三十一年九月龍駕白日昇天先是時有巴謠曰神仙者茅初成駕龍上昇入太清時下玄州戲赤城繼世而往我盈始皇聞之問故老

曰此仙人之謠始皇於是有一志濛之玄孫

盈得道於金陵句曲山昇為東嶽司命真君

太元真人居赤城時來句曲邦人改句曲為茅君

山弟固武威太守固弟河西太守二弟聞兄得

仙乃棄官從兄學固為句曲真人定保右禁郎治

句曲山震為保命地仙主司三官當時父老里喧

歌曰

茅山連金陵江湖據下流三君乘白鶴各治一山

頭召雨旱田陸地亦復收妻子保堂室使我無

百憂白鶴翔青天何時復來遊三君往曾各乘白

鶴而集此山時人見之際形於歌乃立廟

於山東呼為白而不知司命君已東之赤城

也

一家七人登仙 王子喬

右按總仙記王子喬周靈王之子晉也好吹笙作鳳凰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以上嵩高山四十餘年後山中見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至是果乘白鶴輕山顛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時有童謠曰王子喬好神仙七月七日上賓天白虎瑟鳳吹笙乘雲

鼓氣吹日精長不歸秋山冷

為相

柏真人右弼王領五嶽司侍子喬妹道香周靈王第三女宋姬之子於子喬為別生妹也

俱入陸 道香受書為紫清宮傳妃領東宮

夫人子喬兄弟七人得道五男二女眉壽亦得道郡國至廬陵太 有玉山即子喬曾控鶴於此

早即祈雨禱祈時有人誤喚奴者即無雨相傳云子喬既為仙奴附於此為神至今揚烈氏之為諱

兄弟四人登仙 郭四朝

右按總仙記郭四朝燕人兄弟四人求茅山學道

廣卓異記卷第二

五

竝得仙四朝是長兄司三官六年無違遷九宮左

仙翁 王臺執蓋侍郎今茅山下有地名曰郭千

者是四朝 宅使人種植處登仙後復憶舊居時

來宴朋友

兄弟七人登仙 匡俗

右按總仙記匡俗周武時人兄弟七人皆有道術

結廬 此中後得仙去空廬尚在故曰廬山漢武

帝封俗為大明君又稱廬山君

廣卓異記卷第二十 終

廣卓異記二十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樂史撰史字正子宜黃人官太常博士直史館

事蹟附載宋史樂黃中傳是編前有白序稱唐李

翱卓異記三卷 案卓異記非李翱作史蓋考之未詳謹附訂於此 述唐代

君臣卓絕盛事中多漏錄史初為續記三卷以補

其缺後復以僅載唐代未為廣博因纂集漢魏以

下迄五代併唐事共為一帙名廣卓異記分為二

十卷首卷記帝王次卷記后妃王子公主三卷雜

錄四卷至十七卷皆記臣下貴盛之極與顯達之

速者十八卷雜錄十九卷舉選二十卷專記神仙

之事大抵牽引駁雜訛謬亦多如所稱晉書王導

以下至王褒九世皆自有史傳中有儉子仲寶仲

寶子規云云案史仲寶乃王儉字非其子名也儉

之子名騫騫之子名規非仲寶子名規也且規子

褒附見規傳亦非自有傳諸傳雜見於宋齊梁書

及南史亦非全在晉書舛謬殊甚又石勒每更聞

鼓鼙聲武士譟聞空中言唐公為天子與夢高祖

乘白馬上天之類神怪無稽頗為蕪雜至引錄傳

稱周時尹氏貴盛會食家數千人遭饑荒羅粟作

糜吮之吮糜之聲聞於數十里亦不近事理之談
其末卷則於自撰總仙記中撮其殊異者入此書
所言不出全家登仙祖孫兄弟登仙及三世四世
五世登仙四人六人七人登仙之類重複支離尤
不足信自序稱採自漢魏而下而編中乃及楚孫
叔敖周尹氏末卷所列神仙并及堯舜之時與序
自相矛盾又其小失矣

重刊宋朝南渡十將傳十卷

〔宋〕章穎撰

北京圖書館藏元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南渡十將

傳十卷》提要

進表
臣穎言天祐昌運必生德義之臣帝念萬功當有特書之史事聞勳勳跡貞昭明
敢哀竹帛之義仰微光疏之德目願誠惶頓首頓首與若稽古誰能去兵執
干戈以衛社稷者固所難能聞鼓鼙而思將帥則天已晚歟屬有為之去當
於無事之時仰惟國家之興尤得人材之盛開基創業地將雲蒸復古中興
虎首角主率屬無燕之虞場空地取之群名書旂帶功耀天地或結義於
原廟或礪食於大燕瓜牙宜動項背相望當時稱頌姓名可止於兒婦後
世傳明昭昭焉若敵勝項餘於於談論稍便易於是非事蹟浸以湮微
去載為之流轉雖已加於廢典猶未快於輿情非假汗青何由暴而故太
尉武軍節度使贈開府儀同三司臣劉錡其傳曠曠之載大權元求之
錄其功而官能遠隔投閑而置散故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贈太
師臣岳飛其功而可用功竟阻於垂成既既良謀更成奇禍事皆有證
其言雖見於群議言出私家後世或疑於取信故太尉武軍節度使贈
開府儀同三司臣李綱忠家世講孝父子志結鐵里臣若輩敢時聯齊
豫如大氣氣吞逆虜志在本朝當其校策之歸適近秦弓之際故右
武大夫果州團練使贈寧國軍節度使臣魏勝為山東忠義之冠當
清口寇攘之衝雖血戰於淮陰竟身膏於草野况又皆志未盡展時
不再來失機一瞬之間抱恨九泉之下雖生未及盡傳於魏類其沒或
氣為屬於敵人宜有厚書以旌多伐况方大規模之略所宜彰果毅
之能恭惟 皇帝陛下天運廟謨日開公道用宣昭於貴朝以駕馭於
嘉英代不乏人用則為虎而西有梁洋之義東多荆楚之奇材怒髮衝
冠雄心撫劍僅在上有激昂之術則凡人懷奮發之心目當奉史官獲
觀舊載忠義當時之實以庶乙夜之觀仗已斷自宸衷付諸東觀
後可傳於百世庶幾聲動於四方張大國家之威發舒華夏之義事
雖已往可為鑒於將來諒或有遺幾成功於今日日所講劉岳李
魏傳略焉共計七冊謹隨表上進以聞日竊誠惶頓首謹言

劉錡

劉錡字信叔秦州成紀人也父作武為西寧都護實宣撫陝西護招保偽王子祇征僕司以積石軍積石軍與西寧州接仲武詣實計事實許以使宜大觀間熙河經略使劉法以兵取積石軍王師與賊軍夾河而陳西月未克方遣舟為梁以濟仲武自西寧夜以精騎三千由平越為公嶺出虜不意涉無人境二百里憐其虛按之禽賊征僕哥撒車致闕下仲武召對特命其諸子之未仕者悉官之錡其第九子也補三班借職政和六年差充秦鳳路經略司書寫機宜文字宣和二年改熙河

蘭郭路同前職調官京師先是高俅嘗為端王邸官屬上即位為顯權舊法非有邊功不得為三衛時仲武為邊帥上以俠鷹之俠竟以邊功至殿帥上謂俅曰吾嘗昔之夜夢劉仲武其諸子安在俅以錡對即日召見奇之特授閣門祗候未幾差遣川府廉訪使者以從仲武修築羅連川功轉承節郎又以平滄路驛割地轉修義郎欽宗登極轉成忠郎靖康元年七月錡面奏廉訪職事詔延和引對劉仲武之子錡奏對詳明議論可采特授閣門宣贊舍人九月差知岷州兼洮東安撫總領番兵將北虜大酋曰黑風而王其號者犯陝右至新店子為河內統制劉惟輔所殺其衆敗而退經略使張瑄遣龍右都護張瑄率兵兩路兵進襲之至鳳翔

五里坡嚴會諸將議嚴欲下戰錡曰未知虜實不可輕進宜駐兵密觀之嚴不聽兵下坡伏發嚴死之遂以嚴不用錡計致敗乃以錡為龍右都護建炎二年知西寧州兼公選安撫龍右都護夏人與女真連和遣統軍段細征率兵侵鎮武軍又分兵攻大通城錡率精兵與番漢弓箭手至臨宗寨值大雪錡勒士卒衝拔而進遂破陳乳略河上與大通城對賊懼錡分遣別將自上流踏冰而濟直擣夏人輜重寨賊分兵救之錡乘勢渡河掩擊夏人大敗殺段細征年復取二城斬首萬數千級自爾夏人兒啼輒怖之曰劉都護來掘密使張浚使蜀為宣撫安置使奏錡敗夏賊功特授右武大夫閣門宣贊舍人陞熙河路兵馬都監知西寧州兼龍右都護

建炎四年宣撫司使宜黜陟特授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涇原路經略安撫兼知渭州八月宣撫司遣特復求與軍虜人大恐急調大酋兀述輩由京西路晝夜行來陝右九月兀述與粘罕等皆會而五路之帥亦至耀州大戰于富平原錡身率將士先薄虜陣自辰至未殺獲頗衆會環慶帥趙哲擅離所部折軍將校望見慶州道而大軍亦退既而諸軍各還本道未幾京渭以慶陽叛攻環州宣撫司令錡解圍錡曰金人大軍屯青雞鎮下涇原正當其衝環州事輕軍不可動宣撫司強其行錡至環州與渭州相距慶州以輕兵破涇州次至潘原縣錡留別將張中孚李彥琦捍渭州親率精銳赴渭州已無及矣乃移治瓦亭金人犯青交店錡率衆禦之一日數

戰勇敗退中孚珍降賊騎散兵遂益昌紹興元年宣撫司以騎不能撫循兵將致敗罷涇原帥落達郡降授武略大夫差知岐州統制文政州兵馬二年差充統制成都府路弓兵三年差成都府路兵馬鈐轄兼節制文龍州未幾宣撫司以大敵侵犯深洋控扼門隘責任非輕理宜先賞特復右武大夫開州團練使是月差充宣撫司統制官綿威茂州石泉軍公邊安撫使司參議官四年元述大舉兵入蜀兵珍拒之檄金州王彥熙河經略使關師古以兵來援皆不至唯騎以兵援玠上遣使入蜀還得騎姓名而樞密使張浚亦嘗薦之即日召對除帶御器械尋差江東路總管建康府駐劄六年差提舉宿衛親兵五月命與福建路總管劉光烈所易已而各免行十月差充兩浙西路淮南更路公海制置使車駕在平江解潛為騎帥王彥為密院都統制前年之士交爭于市即日罷二帥以騎主官為軍司公事合二軍以將之且兼殿司之職從幸金陵七年六月差兼都督府諮議軍事八月差充淮南西路制置副使十月差知廬州兼准西安撫時鄭曉院叛劉豫廢其廬將朱超以二千人來降十一月詔騎以降兵入奏處超等既定還合肥八年七月差樞密院都統制以所部兵駐京口九年正月除果州團練使神龍衛四廂都指揮使權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復河南赦天下十年除騎濟州防禦使仍舊軍職充東京副留守兼節制軍馬繼又令以兵戍陳示隨軍家口留順昌騎乃以馬軍司之兵行

即王彥所刺八字軍也八字者以赤心報國誓殺賊為文又益以殿司二千人兵至渴口方食暴風按坐帳騎驚曰此風賊兆也主暴兵即下令棄程而進五月十五日守順昌府未至三百里騎捨舟與官屬將佐先抵城下守陳規見騎語之故虜太子兵十二日已寇東京矣初阿骨打守海上之盟不肯背約侵陵中國吳乞買立羣酋皆主用兵既滅遠有吞噬中夏之意在位十二年無歲不用兵賣立捷辣知主弱又外有蒙國之擾欲自取之獨忌元述握兵在外故建議以河南地歸于我所以抑元述之權捷辣居中故其言易入既而謀頗泄元述密疏以告置置用元述而誅捷辣元述舉兵來祁州以大閼名起國中兵轟然李重入山東三郎君入陝西李成入西京元述率三路都統與龍虎而王其號者及韓曜二將軍入東京留守孟庚降元述分兵侵取河南地破順昌入淮寧降蔡州劉郡皆不能固東南騷動金人初遣三路都統既下淮寧且來取順昌騎聞之諭諸將遣騎促捷辣游奕老如輕重赴九百餘艘入城十八日虜騎入陳州距順昌三百里騎伴官為村事道王義賓以朝廷所給贍軍錢物數告規且告以敵兵入城規與騎計合十九日騎招獨官諸將議守禦或欲就舟順流而下騎激以忠義諭之禍福且曰虜方講好乘我備弛以重兵來不能過其銳則國家之憂已量所此城粗可守守規亦以有米告即召諸將曰吾意已決敢言去者死分部諸將許青守東門賀權守西門鍾彥守南

門北紀守北門遠岸候募民為鄉道間探又數日虜兵入蔡州距順昌二百七十里又犯項城陳之屬邑也犯蔡和距府城十里諸軍老雅既整鋒俾擊舟沉之鎬之家莫寺中慎新於門飛其人曰設禦敵有不利即焚吾家無辱虜手也三軍皆奮勇子備戰守婦人礮刀劍皆曰平時人易我八字軍今日當為國家立功下令士卒不得營城有號驗者登城排北多亟葺治艾確荆榛取偽齊所作戰車以輪轉埋城上撤民戶扉周匝蔽之時郵延路總管劉光遠以路搜留新知永興軍柳倪從行皆以軍事任之或提舉四壁守禦凡六日而備禦略具通判汪若海以檄詣在所請以奏附若海行即與官屬登城區處城外有居民數千家悉焚之二十五日虜游騎遠類伏兵發為銀牌千戶阿黑殺阿魯訢詰之乃知韓隆兩將軍營白沙渴距城三十里鎬夜遣千餘人襲之殺虜兵多二十六日早復與虜兵遇殺傷倍多辰巳間所遣兵自北門還鎬往稿之次日虜兵馳報龍虎者及三路都統皆自懷州來濟師越二日合軍逼城下環城三萬餘騎鎬令盡開諸門虜疑不敢近四門出兵激勵而用之巳午間虜兵愈逼城以破胡弓射之翼以神臂弓強弩射之虜衆稍稍引去鎬以步兵邀擊獲其器甲及擒女真漢兒餘皆赴水死連蔡尚有鐵騎數千在水之外鎬復出兵擊之獲韓將軍旗刀甲三十日戰士歸營鎬之如初六月旦虜兵尚留舊棚有獲女真漢兒者知已遣銀牌使趙汴告急元述矣

初二日虜兵營於城之東村距城二十里鎬遣騎將開去夜以銳卒五百襲之餘兵設伏以待虜兵之亂而擊之募土人知嚮道者引兵入其中軍以擒獲其斃帳未漆製車中有一酋婆被甲呼曰留我即太平不聽殺之連破五寨電光中凡見首辦髮環耳者悉戮之殺傷倍前日又二日伏兵得女真兵知其乏糧或言舉此隻捷順流全軍而歸鎬乃會諸將城上酌酒而誓曰今日機會天造地設況已屢挫其鋒軍聲已振雖衆寡不侔然可前不可卻誠營距城二十里而元述又領兵來若舍順昌不惟前功俱廢一軍老幼豈能盡保馴致侵擾兩淮騷動江浙則生平報國之心反為誤國之罪雖萬死何以及謝天下願堅忠孝心誓與此城俱存勿與此賊俱生諸將皆感動思奮且俾轉以諭士伍聞者益奮虜兵退營鎬攻具有指畫城東南作必攻狀鎬令嚴備西北數日果增兵攻西北時方盛暑早涼時不與之戰迨未申間後援復氣索則遣兵出西門虜兵方疑誰間又以數千人出南門飛令勿喊俾以短兵鏖戰虜兵乃退十五里營鎬募壯士百人持一節蓋合為之若今市井兒戲吹者夜半薄虜營常所照則百人皆奮擊電止則匿不動虜營大亂百人老弱必聲則虜兵莫之測終夜自戰積屍盈野退軍老遠鎬自是抱鞍而寢足不履地一日鎬遣千餘人薄虜營以致師虜不動千人不得退衆方憂之鎬遣數百人持一繡旗自城門並行而出過千人前分東西行作橫陣戒前行者曰漢

至則諭先遣者並擁而入虜聘貽間則先出者魚貫以
城矢戰聲金旗以次還虜兵不敢動又嘗戰久兩軍俱
懸壘兵有擲水於河而飲者騎命一壯士裹肉入兵行
間謂之曰爾軍無糧汝飲水必飢也請食此虜人為之
奪氣鎔運步卒渡潁水直趨虜營方戰鎔伏兵縱虜退
走元述將至鎔會諸將問策在戎曰今已三大戰軍
士傷者衆元述至不可當不若渡淮鎔正色曰朝廷養
兵十五年正為一朝緩急用何可見大敵而退且虜騎
無數十里之遠跡修追我奈何請為諸君五日退元述
衆皆以為然鎔呼帳下曹成二人諭之曰吾遣爾為間
還當有厚賞弟如我言彼必不殺汝乃遣五十騎前行
置二人騎隊中教以過敵則伴墜焉使為所得虜酋問
我何人則曰太平遠帥子軍喜醫使奉養朝廷以兩國
通和使來守東涼國軍樂開二人過虜騎如鎔教有執
之以告元述者元述喜曰可就此城爾令諸軍不用食
鎔車砲具以行明日鎔行城上二人還絕以上二人荷
械反接有文書後撤上鎔取焚之元述重兵與三路都
統諸兵西兵來薄城人馬散野棄驢牛馬充初其間
遣車乘車以百數亦有朱車攻城具來自陳州糧食器
甲來自蔡河數道輕騎送城下至門數責諸酋用兵之
失皆咎以南兵非前日比明日國王臨陣當自見之蓋
元述稱天下兵馬大元帥越國王也下令曰順昌若
可以執尖銳之河中來日府牙會食所得婦女金帛悉
聽自取之男子三歲以上皆殺之每一事則折一箭以

擊其衆初九日平明元述合龍虎及二路都統韓將軍
霍將軍兵四集環城下鎔騎十餘萬行陣如山旗幟大
小有差五色旗各七枝之分植黃者中軍也順昌東西
兩門受敵虜兵先攻東門鎔亦自東門出兵應之賊敗
退鎔將議欲先擊韓將軍鎔曰不然若擊韓將軍雖退
元述以精兵上則不可當矣法當先擊元述元述一敗
則餘者無能為矣將戰有風從北來衆懼鎔曰諸君第
結鞋飽食食已風當回辰巳間四門悉出兵風果回揚
砂石盡晦塵埃翳天虜兵不能正立仰視鎔數十接軍
士奮擊統制官趙博轉直皆身中數矢戰猶不肯已鎔
令其高扶以歸士殊死關入虜陣中所以刀斧虜兵大
敗即拔寨走是夕大雨平地水深尺鎔行城上不持蓋
水盈靴間虜營水三尺餘又從營稍西乙卯虜將整急
自白龍湖南延袤二十餘里衆皆曰是將深溝固守以
困我鎔曰非也亟備追騎虜且遁矣丙辰虜兵竭城北
去鎔遣兵追之死者萬數方大戰時元述被白袍乘甲
馬以所將牙兵三千人出入陣間往來督戰虜兵皆重
鎗鐵甲浮圖又曰挖义千力戴鐵甲車周匝綴長簪其
下有機枕三人為伍貫以皮索後以拒馬擁之人進一
步拒馬亦進進不可卻官軍以槍擄去其兜牟大斧斷
其臂碎其首虜人又以鐵騎為左右翼號擄子馬皆以
女真為之號長勝軍攻堅武戰酣然後用之自用兵以
束所向無前至是亦為我師所殺戰自辰至申賊敗遂
以拒馬木障之少休城上鼓聲不絕乃出飯羹坐飽

士如平時賊被獲不敢近食已嚴拒馬木深入所賊又大破之棄屍萬馬血肉枕藉賊器甲堆積如麻某鄴瓊孔彥周趙榮皆故將叛降北方者將戰時單騎立陣前無入徒之術亦不任以攻戰之事有河北會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左護軍本無圖志所可殺者兩翼揚子馬爾故我師力擊之元述平日恃以為強者什損七八賊初涉漳惟其曰城上悉以破胡弓神臂弓臨下射之營營旦西北十五里每暮鼓聲震山谷公老皆言有生以來未之聞然實營雖終夜有聲營人遠人近順昌城切聽城中肅然無雜犬聲元述帳前甲兵環列持燭照夜其衆分番偃寐於馬之上偶大雨營人於營外植篋角棚外開小窗斜出百餘騎擾之虜兵挂甲挽弓護作雨甚官軍入城賊器甲皆敗而不止泥濘夜又以兵劫之晝夜不得休息潁河暴漲或報作筏係橋急十二日尚立砲架置堆得斧斤不絕虛立旗幟以疑城上人而人馬多溺死某砲架掛牌拒馬木敗甲破車積高於山弓刀劍藥亦多之而去懼我師尾襲之猶有匿山谷間以伺人出而襲擊者自五月十七日營兵至順昌六月初七日元述至潁潁河北亘二十里十二日皆退九二十有五日元述之敗也復會於陳州元述慙無以自解歸過三路都統韓程兩將軍于力毛可皆以柳條答之有差謬人有言入中原十五年未嘗敗一敗於吳玠以失地利敗今敗於順昌真以戰而敗順昌之敗三郎君亦敗於陝西若我師棄其弊元述可擒也既

敗乃以三路都統守南京韓將軍守潁昌程將軍守陳州元述與龍虎各以其兵之東京當時議者謂今欲以淮西京西之兵與夫淮東陝西之兵共圍元述難以必勝不若以淮西之兵塞其南嶺之路京西之兵道河陽渡孟津淮東之兵擊淮陽渡彭城陝西之兵下長安渡蒲坂則河朔之民必響應矣丹雘水勃海諸國必各為其主以自封殖如此則元述可不戰而擒矣真可不加兵而滅也初元述在汴諸酋遣使告急元述於龍德宮見之即執而騎出門而士卒隨之至陳州一夕具糧食而行自汴至順昌騎亦遣使告急在所詔韓程班師韓以方禦敵不敢奉詔詔淮西官總使張浚遣行營護軍統制王德將所部兵赴順昌德親浚意遣延不行營兵退而德始至乃以解圍聞賊退之十日詔韓先發軍中家口之鎮遂以輜重暨老幼并被傷士卒卅載而東初韓以兵經順昌遇敵前順昌守王山降營在旁兵中韓故不敢用順昌官吏守城乃置令牌遇出戰非帶號甲不使登城居民大豪皆不使與軍事城中聞戶莫敢犯令游奕統領田守忠正將李忠以勇力敢深入死之乃取陣歿將士大豪聚之城外民盡毀撤者卅其直捕得間謀者多不殺遣之去雖虜人亦自謂南侵十五年無如此戰必是假外國兵或兇神為助爾韓以所獲阿赫殺并獎卅人五十餘輩俘獻闕下有忌疾之者殺書貴要謂順昌城下無虜兵乃兩河與諸路發軍爾惟上深知韓功捷聞即日拜鼎州觀察使未幾除樞

院院副都承旨上謂宰執曰用兵之際賞罰欲明劉錡以孤軍首挫賊鋒凡述遁去其功卓然自觀祭使便除節鉞即日降麻秦檜等奉命而退授錡武泰軍節度使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以准制置使遣使持空名告身千五百金帶盤銀絹付錡錡師錡不敢專以告還乃上有功人姓名自朝廷推賞云統兵官立功者以金帶或坐賞之有過者疏其失殺其功過之大者杖之降為降卒累所賜銀二十萬兩絹二十萬疋第高下行賞將田守忠李忠戰沒其屬不即狹免死其能致力助其主將者厚賞之當在順昌時錡所領兵不滿二萬城上備禦與夫護營要路巷陌倉庫悉分兵守之出戰者不滿五千入而當精兵數十萬能以寡為衆一守傷功蓋未有若錡者辰翰論曰卿之偉績朕所不忘既勝諸將或問錡敢以不滿萬人拒數十萬之衆何也錡曰吾料順昌城堅吾士銳倉有數月糧且劉豫貪婪數至它物猶是時方盛夏吾以逸待勞天時人事皆得之是以守又問虜送文書何不使人觀之錡曰彼或虛張軍勢以懼吾心或為其言以離吾衆或指斥朝廷非臣子所忍聞是以不觀之又曰何以知戰日風曰曰吾自有以察之復問何以不許一人登城曰彼軍盛戈甲耀日望之無際吾士卒見之則氣奪矣衆皆歎服自是中國之威大振會韓世忠張浚岳飛各以本路宣撫兼河南北招討使並進兵自閏六月至七月世忠取海州浚取亳州岳飛取蔡州陳州京東西響應岳飛軍也

穎昌別軍也郾城真斷不得合連驍將楊再興擊賊不利再興戰歿飛以急告錡或言當告于朝而後發錡曰此皆上事也待報則無及矣遂往助之即遣別將雷仲柳倪直趨太康縣諸將曰賊在沙河而詣太康非路也錡曰第如言我軍至太康彼必退矣其夜軍至太康廣果解去郾城楊沂中既為淮北宣撫使又以錡為宣撫判官入覲龍資甚渥是年九月定功行賞錡軍立功官兵計功四官奇功高者又兩官第一等功三官二等二官三等一等錡所上也十一年兀述率兵數十萬犯淮甸詔錡全軍渡淮擇禦所將七軍兩軍留巢縣五軍至東山先是錡兵退至東關見其地負山面水乃引兵據之以遏虜衝軍勢復振兀述已陷廬州次信和州檣棧屯滿項塢至安山清流下關兩與賊遇皆勝至柘皋管平地虜自以為騎兵之利也蒿河相距晝夜大雨錡遣人會合張浚楊沂中之軍是時浚為宣撫使部沂中副之自臨安六日而至翼日諸將各以軍來而浚未至錡與諸將分軍為三並進渡水擊賊統制田師中欲俟浚至統制王德怒曰事當機會後何待錡即與德上馬率先迎敵沂中軍繼之兀述鐵騎十餘萬分兩路夾道而陣德奮勇與師中先薄其右隅陣動錡與諸軍合擊之德引弓射其一酋斃之因大呼馳擊諸軍鼓譟勇氣益揚子馬公兩翼進德軍大敗之追至東山虜復益兵整陣拒戰錡以步卒列陣而前虜兵移竟曰此順昌旗幟也即退走兀述至歸軍自會浚之檄子蓋指呼諸

軍鋒字子蓋語之曰爾安得擅麾吾軍如此號令將安出它日如違當以軍法從事浚聞之不悅自是與鋒有隙初諸軍之捷議當並以功奏浚獨抑鋒功數日內侍至勞賜諸軍鋒獨不與鋒益撫士卒無恙意又數日諸軍復慶州班師忽慶州王進告急浚以諸軍往解圍至黃連埠距浚六十里頃兵不進浚州失守鋒謂浚曰我軍之食不如退師就糧浚不從意者兵且退欲以收復浚州為功鋒曰賊得一州而還退必有謀也宜嚴備之浚不從俾沂中將神勇步騎二萬人直趨濠州果遇獲而敗還時大雨水潦濘濘鋒軍全羈塘側沂中軍已入濠州浚軍已入宣化鋒軍方食浚遂至曰虜有兵來近奈何鋒曰揚宣撫兵安在浚曰已失利矣鋒語浚尤恐各鋒自以步人禦敵頗宣撫觀之鋒麾之皆曰兩大帥軍已渡我軍何苦獨戰鋒曰順昌孤城旁無亦寸之助平地千里虜騎縱橫之地吾提兵不過一萬猶足取勝況此吾地利且有銳兵三萬可以制虜遂設三覆以待之俄而浚至曰探者之妄也乃浚所遣賊方敗後之軍爾鋒與浚益不相下一竟浚軍士縱火劫鋒軍擒得十六人梟首繫上餘皆遺鋒鋒見浚怒謂鋒曰浚為宣撫爾乃判官何得斬浚軍人鋒曰不知宣撫軍人但斬初寨賊爾浚曰有卒歸來言未嘗初寨呼一人出對鋒正色曰詩為國家將帥有罪宣撫當言于朝豈得與卒伍對事長揖上馬去浚沂中鋒皆班師諸軍既至濠州鋒與浚沂中分路之和州浚沂中自宣化渡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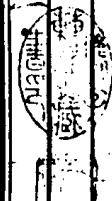
軍于建康鋒駐和州不渡以聞而聽命焉得詔許乃渡遂還太平州浚沂中益憾之是役也二軍進退比肩至於浚而沂中浚之腹心軍旅之事二人謀之鋒不與聞浚沂中既還朝言淮西事時秦檜為相主其說能鋒宣撫判官岳飛奏乞留鋒掌兵初飛與浚同至楚州撫諭韓世忠軍飛與浚議不協歸至行在飛請獨留自是不掌兵其後岳飛皆奉祠而去金人亦遣使將還持兀朮書來詔劉光遠曹勛使于兀朮兀朮三四遣使往返韓世忠張浚除樞密使飛副樞密使未幾臣僚言世忠之罪上留章不出世忠亦奏檜除謀巧罷而奉祠飛以飛憲章下韓寺南北書問往復至五六而和議成劉海泗唐鄧歸女真盡淮中流為界九海泗連水之民在南者歸之淮北浚楚旣昭昭信諸縣戶口并南商之在淮北者亦許還南而和議益堅矣七月除鋒知荆南府充湖北路安撫使九三任鋒精於吏事楚無留訟賢士不遠千里而至鋒聽訟明有盜其主之妾以逃發而妾失所在獄以殺妾鞠之誣服鋒因訊囚察其寃後數日果獲真盜鋒兄錫亦知兵富平之役錫所將兵別屯大軍雖潰而虜追兵見錫軍旌旗不動乃不敢追後為愛遠軍節度使奉祠居湘潭而卒鋒即丐祠歸歸經其家下桑邑之東湖因號曰松湖松意山水絕口不及時事家無金帛儲俸給亦以周親故凡奉祠十年上知其貧紹興二十五年詔給真俸賜田百頃太師秦檜惡之未肯以發也昇冬檜薨即日除鋒知潭州兼湖南路安撫使鋒知

一路利源官吏專惡惠官及民三十一年除錢太守知
荊州錢至即向敵人動息請增邊備詔招効用一軍未
幾得三千人創荆南一軍詔收嶺南推鋒軍又分鄂州
與騎司之兵合萬餘人聽錢節制後唐入犯邊荆南一
軍頗立功軍政至今嚴整錢嘗以秋上賜札問龍養俊
遷其姓記開門宣贊舍人幼子准賜五品服三十一
年詔赴關易鎮威武軍除鎮江都統制京東河北東路
招討使是冬悉徙淮發軍六十萬出清河口以當
淮東之師二十萬出淮西京西三十萬隨亮又分為三
十萬出戰十萬護從十萬奪渡口錢以兵駐清河口
以護襄陽載糧而來錢使善沒者整舟沉之錢自楚州
退軍至召伯鎮唐兵犯負州錢之揚州帥劉澤以城不
可守請退軍瓜洲金人高平高景山犯揚州境至是角
林十月二十六日錢遣將負荷設伏弩俄發掩擊唐兵
入運河及湖中三千餘人斬高景山俘數百人以捷聞
上曰錢在淮東屢捷可謂與國家宣力賜茶藥器皿金
五百兩銀七萬兩以犒軍降詔獎諭先是唐入議留精
兵在淮東專以禦錢而以重兵入淮西大將王權不從
錢節制不戰而奔潰錢自清河口退師揚州以舟楫渡
真揚之民于江之南留兵瓜洲錢病求解兵柄留泥
以千五百人守瓜洲又令李機以八千人固守二十七
日詔錢率防江錢遂渡江還鎮江十一月二日金人遊
騎犯瓜洲我師以克敵弓射卻之時知樞密院事果義
問督師江淮至鎮江錢疾病以季機權錢軍事義問嘗

鎮江兵渡江衆皆以爲不可義問強之中軍統制劉沔
固請出戰錢不從沔拜於家廟而行唐以重兵侵瓜洲
又分兵東出江軍逆趨瓜洲沔先退橫以孤軍不能當
亦却失其都統制印左軍與後軍之兵多溺於江橫沔
僅以身免左軍統制魏友後軍統制王方死之方諸軍
渡江而北也錢使人持黃白幟登高山望之戒之曰賊
至舉白幟合戰舉一幟勝則舉黃幟是日二幟舉論時
錢曰黃幟久不舉吾軍殆矣錢憤懣疾甚詔詣關除
萬壽觀使遣使宣醫勞問再三知其不可起許致仕是
月薨于都亭驛年六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恤典加厚
初錢在江北知虜衆未可嬰其鋒宜以謀勝之戒淮上
諸郡皆清野且料其旬日不能渡江必有變亦嘗以此
告義問矣義問不知兵督軍渡江故敗去亮之頑饒數
日耳方亮之南也故舉本朝將問其下孰敢當之者皆
隨姓名而答如響至錢則莫有應者乃曰朕自當之速
其南也分兵出淮東與錢對而自提兵二十萬號五十
萬由壽春渡淮云錢知書識義理故用兵先計後戰懷
慨尚義氣直不下人其爲宣撫判官也宣撫使張浚以
姪子益私故怒之錢引義力辯既出統制張宗瑄曰宣
撫每害辱人必煩動今日煩動矣錢叱曰爾輩乃可辱
吾爲國家將帥詎可辱耶錢嘗隨父官所牙門水斛滿
以箭射之拔箭水傾注隨以一矢空之人服其藝之精
諸將如郭振補真琦許青郭剛許贊王明王世雄劉
澤皆錢之部曲也詔與乙亥夏使館都亭驛與其副欽

酒其副不肯飲訶之曰酒中安得有劉四爾何不飲有
使嘗者見其概平怒罵馬之不食草者亦云蓋其威名
著於南北而制於一大帥不得專進止故勝則銷不得
與其功不勝則銷專任其各銷之罷宣撫判官也岳飛
言于朝欲留之掌兵銷與飛同功一體者也銷退而飛
誅飛誅而議和成矣非天乎

論曰銷比諸將最後出張浚在關陝得之一見奇其材
任以將帥之寄銷亦有志欲自奮立浚還焉之朝上謂
銷材諸將莫及又嘗謂宰執曰近有言銷之過朕徐
察之皆無其實讓者遂息銷之忠惟上知之而一時輩
流嫉其能力沮遏之使其志不獲伸自順昌之捷聲名
驟出諸將之權聽一二大將之言不復使之掌兵飛乃
抗章留之檜亦詎肯聽之哉順昌之役慶元年十八以
萬力從軍銷之勝兀述之敗亮所親見也故其出師也
欲自當銷而卒不果且亮為東京留守日嘗語人曰張
韓劉岳謀略智勇皆不在兀述下但一時議論不協和
故其功少虧爾亮之言豈虛乎哉



の葉二り空格金十一り園字下校増為字 五葉十一り詣字下校増行字 十葉九り士字下校増為字
十葉九り免字下校増為字 二十り浚校改俊下同 十葉十一りふ字下校増奏字 七葉九り魁校改魁
論中張浚不作俊 以毛抄本校 荒簡

重刊宋朝南渡十將傳卷之三

岳飛

飛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縣人忠壯力過父和育賢德河
北薦饑和能自節飲食以濟飢者人皆感飛之在母
也有老父過門問其母聲曰必生男也當以功名顯致
位三孤又生有大禽若鵠飛墜其室之上因名焉未彌
月河決內黃水暴至母姚氏寢之巨壘中衝濤乘流
而下及岸得不死少負氣節沈厚寡言性剛直意所欲
言不避禍福天資敏悟強記書傳尤好左氏春秋傳及
孫吳兵法家貧拾薪為燭達旦不寐為父初不經意人
取而誦之則辯是非析義理若精思而得之者生而有
力未冠能引弓三百斤弩八百斤射綖旛同射矢
皆中的以示飛飛引弓一發破其筈將發言中能左右
射亦以教士卒由是軍中皆言左右射要以此勝同死
朔望必齋衣設巨酒與同子其家上其而泣引同所贈
弓發三矢乃辭父知而義之撫其背曰使汝異日得為
時用其殉國死義之臣乎飛應之曰惟大人許之以身
報國家何事不可為宣和四年飛年三十真定府路宣
撫劉幹募敢戰士備劉飛自應募給一見奇之使為十
隊長相州劉賊陸俊賈進攻劉縣鎮官軍屢戰不利飛
請以百騎城上幹與步騎二百飛豫遣三十人易衣為
行商入賊境賊探之以歸置部伍間飛以百人夜伏於
山之下而自領數騎通賊賊易其兵少出戰飛陽
北賊乘勝追近伏兵起先所遣二十人賊中擒獲馬

上遂俘其眾知相州王靖奏其功補承信郎會朝廷罷
敗戰士前命意不下宣和六年賊張叔率眾數百圍魏
忠獻王韓琦故第飛適在焉怒曰賊敢犯吾堡耶起時
勇直前飛乘垣引弓一發貫其喉而一擊類以全是賊
應募軍定軍為效用士稍擢為偏校靖康元年高宗皇
帝以天下兵馬大元帥開府河朔至相州飛因劉浩得
見命招群賊上信輩與以百騎飛受命自領四騎入賊
營諭以禍福解甲受降凡三百八十人補承信郎分鐵
騎三百令往寧國渡與虜軍戰于侍郎林敗之殺其衆
將轉成忠郎使劉浩解東京圍與虜兵相持清州南飛
乘浩馬渡在騎習兵河上河凍水合虜兵忽至飛迎敵
斬其將虜衆大敗斬首數千級得馬數百匹以功遷東
義郎大元帥次北京以飛軍隸留守宗澤靖康二年是
年改元建炎正月戰于開德以二矢殪金人執旗者二
人縱騎突擊奪甲馬弓刀以獻轉修武郎二月戰于滑
州飛被髮揮四刃鐵簡直犯虜陣士從之大破之追奔
數十里轉武翼郎澤大奇之謂飛曰爾勇智壯難古
良將不能過然好野戰非古法今為偏裨尚可它日為
大將非萬全計也因授以他圖飛曰古今異宜夷險異
地豈可按一陣之圖其家之法在於出奇不可測識始
能取勝澤曰如爾所言陣法不足用耶飛曰俾而後戰
兵之常法然勢有不可拘則運用之妙存於心澤嘿
然良久曰爾言是也五月大元帥即皇帝位改元建炎
飛上書數千言大槩以謂陛下已登大寶社稷有主已

是伐虜人之謀而勸王御營之師日集在魏漸盛彼方謂吾素弱正宜棄其忌而擊之而李綱亦言汪伯彥軍不能仰承陛下之意故敗故雖連二聖軍猶日益南又今長安新楊真陽補巡幸有苟安之新與連天之略恐不足以係中原之望為今之計莫若請車駕還京罷三州巡幸之詔乘二聖蒙塵未久虜穴未聞之際親帥六軍逆還北渡則天威所臨將上一心士卒作氣中原之地指期可復書奏大忤用事者以為小臣越職非所宜言奪官歸田里八月飛詣河北招撫使張所一見以國士待之偕補修武郎閣門祇候充中軍統領所嘗從容問之曰聞汝勇冠軍自料能敵幾何人飛曰勇不足持也用兵在先定謀謀者勝負之機也故為將之道不患其無勇而患其無謀是以上古伐謀次及伐交樂枝曳柴以敗荆莫勢米樵以致絞皆用此也所本儒者聞飛言慨然起曰君殆非行伍中人也因命坐便席與論時事飛慷慨然流涕曰今日之事惟有賊虜迎二聖復舊疆以報君父母所曰主上以我招撫河北我惟職是思而莫得其要亦當計之否飛曰昔人有言河北視天下如珠璣天下視河北猶四肢言人之一身珠璣可無而四肢不可暫失也本朝之都汴非有秦關百二之險也平川曠野長河千里首尾綿亘不相應援獨恃河北以為固苟以精甲健馬據要衝禁許馬聖時列重鎮使敵入吾境一城之後復開一城一城受圍諸城或捷或挫卒不可犯如此則虜人不敢窺河南而京

師根本之地固矣大率河南之有河北猶燕之有金瑛諸段河北不歸則河南未可守諸國不獲則燕宋可有實思及童貫取燕遼事為失策國家用兵平境土有其尺寸之地則得其尺寸之用因糧以養其兵因民以實其地因其素習之人以為嚮導然後擇其要害而守之今貫不務以負勝而以肅虜人既得重賄陽謀其請收其糧食徙其人民與其素習之士席卷而東付之以空虛無用之地國家以為燕遼實我有矣則竭天下之財力以實之不知要害之地實彼所據彼侯吾安養之後一呼而入故取燕遼而不志諸國是以虛名受實禍以中國資夷狄也河南河北正亦類此今朝廷命河北之使而以招撫名越河以往其為胡虜之區將何以為招撫之地為招撫事奇直有盡取河北之地以為京師援餉不然天下之四肢絕根本危矣翼時虜既得河北又侵河南險要既失莫可保守幸江幸淮皆未可知也招撫誠能許國以忠勇命天子提其堅壁使飛以偏師從塵下所向惟招撫命爾一死烏足道哉所大悅借補武經郎命飛從都統制王玠渡河至衛州新鄉縣虜勢益彊軍石門山下玠約飛討賊不進飛疑玠有他志抗聲謂之曰二帝蒙塵賊據河朔臣子當聞道以迎乘輿今不速戰而更觀望豈真欲用賊耶玠默然不語下有勸玠殺飛者玠不應飛怒起獨引所部襲玠營虜驚奔而示諸軍諸軍鼓譟爭奮遂拔新鄉擒下虜阿里李又與萬戶王崇戰賊之明日將敗使北川飛預戒

士卒曰吾已兩捷彼必併力來吾屬雖寡當為必勝計不用命者斬及戰士卒多重傷殘亦被十餘創與軍中皆死戰卒破之獲士馬不可勝計夜屯石門山下或傳廣騎復至一軍皆驚飛堅臥不動廣卒不來糧盡累日殺所束馬以饗士間走產鹽乞糧不與乃引所部益北擊虜又戰于太行山獲馬數十匹擒拓拔耶烏居數日復與虜遇飛單騎持丈八鐵鎗刺殺虜帥所謂黑風而王其疏者步其眾三萬虜兵破膽飛自知不為虜所容乃自以一軍歸宗澤澤以為留守司鏡制未幾澤死杜充代之建炎二年合別將與金人戰于昨城縣大敗之又戰於黑龍潭龍文廟側官橋皆大捷擒女真李千戶渤海漢兒軍等留守司七月從間勅保護陵寢八月三日與金人六戰汜水關虜騎將馳突飛躍馬左射殺之虜眾亂在葛陂大破之留守司撤飛留軍竹竿渡與虜相持飛盡飛密遣精銳三百伏前山下令新交結兩東四端然火夜半皆奉虜疑吹其至驚潰追擊大破之以奇功轉武功郎三年正月賊王善等成張用董彥政乳彦舟率眾五十萬濟南蕪湖外鼓聲震地飛謂飛曰京師存亡在此幸也飛兵統八百人眾懼不敵飛曰賊雖多不整也吾為諸軍破之左挾弓矢右運鐵矛數騎衝衝其軍果亂後騎皆死戰自午及申賊眾大敗虜武經王大夫杜叔五孫海園東明縣飛戰擒之轉武略人又借延州刺史三月王善團陳州縱兵出掠飛飛使部統制陳淳合擊之飛遣偏將岳亨以遊騎絕其行刺之路

獲其餉卒牛驢善兵不敢復出二十一日戰于清河大敗之擒其將孫勝孫清以歸所降將卒具報轉武德大夫授其刺史四月又與從澤等擊善等六月二十日飛次崔嶺鎮西遇善軍敗之飛遣騎與岳亨深入執賊以還杜充棄京師之建康飛說之曰中原之地尺寸不可棄況社稷宗廟在汴京師陵寢在河南尤非他地比今一舉足此地皆非我有矣若日欲復取之非指數十萬之衆不可得也充不聽遂從之建康師次鐵路步與賊首張用戰敗之至六合撤討李成破之盤城成退保滁州充命王燁討之燁提兵赴梁徘徊不進輜重在長蘆成遣輕騎五百襲燁燁不獲掠民百餘人却裴彥特軍銀絹飛方渡宣化鎮聞之急以兵掩擊賊兵潰焉得其衆將馮俊還所掠之人成奔江西變竟不至豫而逃十一月金人大舉與秦成共寇烏江縣飛閉門不出諸將屢請不答飛扣閣閣謀之曰勅虜大敵近在淮甯睥睨長江卧薪之勢莫甚此時公乃不省兵事萬一敵人窺吾之怠而舉兵乘之公既不躬其事能保諸將之用命乎諸將既不用命金陵失守公能復高枕於此乎因流涕被面固請出視師充應曰來日當至江潛竟不出十八日虜由馬家渡渡江充遣飛等十七人領兵二萬從陳洋與虜戰虜大將王瓌以數萬眾先進諸將皆潰去獨飛力戰合暮後不至輜重悉為潰兵引以還士卒乏食乃全軍夜屯鍾山運明復出戰斬首數千諸將皆殺飛去賊方首王善等下亦有從之者飛灑血厲

飛曰我輩荷國厚恩當以忠義報國立功名書自帛帛死
且不朽若降而為虜叛而為漢則生苟活身死名滅豈
計之得也建康江左形勢之地使胡虜悉據何以立國
今日之事有死無生雖出此門者斬詞色慷慨士皆感
泣又詔餘將曰凡不為紅巾者從我於吳傳慶劉經以
軍從元兒以金漆府庫與其家渡江渡廣餘其皆西北
人素服飛恩信有密說以俱叛而北首飛陽北之有頃
其首領各以行伍之籍來飛接稱呼之曰以爾等之衆
且強壯勤立奇功取中原身受上賞乃還故鄉豈非
榮耶必靜洗舊念乃可相附其或不聽寧先殺我衆皆
懼呼曰惟統制命遂盡納之凡送入臨安飛領所部邀
擊之至廣德境中六戰皆捷斬一千二百一十六級擒
女真美兒等二十四人俘諸路利頭查軍首領四
十八人衆其可用者結以恩信遣還營中令其前營燒
毀七稍九稍砲車及諸軍輜重器械乘其亂縱兵交擊
大敗之俘殺其衆駐于廣德之鍾村時糧盡飛盡糧于
敵且以家資助之與士卒下者因食將士常有飢色
飛與飛不擾民市井無驚如平時時廣之衆軍涉其地若
陷相謂曰岳飛軍也爭米降附前後計方餘人盡以深
陽縣飛遣劉經等十人夜半馳至縣擊之殺獲五百餘
人上擒女真美兒等知深陽縣事渤海太師李檄
八等一十二人及千戶留哥建炎四年正月金人攻常
州守臣周杞遣使告飛從之且欲據城堅守折虜人歸
路以立奇功飛未及行郵書在官雖據吏民令佐

聞飛召奉書邀飛且謂邑之糧糧可給方軍十載飛得
書遂赴宜興及境言已戰百餘舟逃入湖矣飛遣步將
王貴傳變將一千人追而破之驅其人船輜重以還解
盜馬頭林聚精就數千人飛遣辯士說之盡降其衆有
張賊亦不從飛軍騎入其營手擒斬之收其軍常之官
吏士民棄其產棄妻孥宜興者方餘家邑人德之圖其象
以祠之父母之生我出焉將軍之保我也難四月金
人再犯常州飛數擊四戰皆捷擁溺河若不勝計擒女
真方二七山主李童漢兒李渭等十一人復星襲之於
鎮江之東戰重勝詔就復建康飛即將其以往二十五
日戰于清水軍金人大敗橫屍十五里餘敵耳帶金銀
環首一百七十五級擒女真渤海漢兒軍四十三人獲
馬甲一百九十二匹箭刀旗金鼓三千五百一十七五
月凡述復建康飛設伏於牛頭山上待之夜令百人
衣黑衣混虜中樓其營營自相攻益邏卒於營外飛
潛令壯士衝其側伺而擒之利十日凡述於龍
灣要索城中金銀緣帛驛馬及北方人飛以騎三百步
卒一千人自牛頭山馳至南門新城為營遂戰大破兀
述之衆所獲負而登舟者盡以戈殲其人於水物委於
岸者山積斬首無算耳垂環者三千餘級僅死十餘里
降其卒千餘人萬戶千戶二十餘人得馬三百匹鎧仗
旗鼓以數萬計生擒輜重甚衆兀述奔江西飛入城撫
定無一騎留者六月獻俘行在所上詢所得人得二
聖音問感動久之飛奏曰建康為國家形勢要害之地

官選兵固守比張俊欲使臣守鄆陽備虜人之擾江東
西首臣以爲沿江必先二浙江東兩地僻亦恐重兵
斷其歸路非所向也臣乞益兵守淮拱護腹心上嘉納
賜錢五十金帑鞍馬錢金銀百疋物產嘉數四初叛
將賊方掠遂成軍老稚以歸方許約於明遠所掠伏壯
士殺之皆其家成死其部曲相率歸于飛德守亦以
書告于飛會自詔飛討之飛以三千人行營于苦嶺
時方發兵斷官橋以自固飛矢著焉狂方得之大驚遂
遁飛遣傳慶等追之不獲賊益兵來飛自領千人出凡
十數合皆勝方復遁去飛窮追不已方因知必不免會
張俊來會師方亟降俊置酒令方出拜號泣請罪俊力
爲免飛謂俊曰招討有命飛固當從然飛與方同
在建康方遣人固守遣人以逆順諭之不聽屠殺生
靈騷動郡縣又誘殺邑成而屠其家且拒命不降比諸
凶爲甚安可置俊再三請飛呼方謂之曰招討既敗將
死宜思有以報國方再拜謝立于左當飛德之戰方以
手彎射飛中鞍飛沒矢于服曰它日擒此賊必令手折
之以就戮至是收矢與方寸折之惟謹流汗股慄敢
仰視時有剛定官邵緯上書廟堂言飛驍勇沈毅而恂
恂如諸生頃起義河北皆以數十騎乘險據要如胡虜
萬人之軍又嘗以京師南黃河外以八九百人破王善
張用五十萬之衆威震吳夏而身與士卒之下皆同食
民間秋毫無擾如陳金人留軍江南爲東南之患則爲
不顧身死復建康爲國家取咽喉之地江浙平定其力

也廟堂以其書奏七月宰臣范宗尹奏事因言張俊自
浙西來盛稱飛可用上曰飛壯充愛將充失臣子之節
而能用飛有知人之明還飛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
秦州鎮撫使兼知秦州飛辭通秦之命願以母妻并二
子爲質乙淮南東路一重難任使招集兵馬掩殺金人
收復本路州郡東機漸進使山東河北河東京畿等路
次第而復報聞八月金人攻楚州急簽書樞密院趙鼎
遣張俊援之命飛隸俊制俊辭曰虜之兵不可當也
趙立孤焉老在旦夕若以兵委之驥使手搏虎非亡無
益鼎再三辭俊亦再三辭鼎奏曰俊若憚行臣願與之
偕俊復力辭乃詔飛率兵腹背掩擊令劉光世遣兵而
以飛隸光世節制上數使人促光世親率兵渡江光世
行幕下或止之遂已上聞之乃顧鼎曰移文不足盡
意卿可作書與光世詳言之鼎授書光世又不肯行時
雖已詔飛行而飛方自行在歸宜興盡提所部兵赴鎮
元未之知也十九日飛發宜興二十三日軍至江陰侯
舟飛聞警輕騎而先二十六日入秦州未暇事籍郡散
勇士及部轄使臣效用責其驅從軍飛盡收其馬真之
教場集射而取中的多者得自擇一馬畢則得百人以
賜甲五十副并作院甲五十與之分爲四隊常置左右
初九日飛軍既濟二十日抵承州轉戰彌月二戰皆大
捷殺其大酋高太保禽女真契丹渤海漢兒軍又俘阿
主李童及里真何士里白打里蒲達里酋長七十餘人
送行在賜札褒嘉并賜金注統一錢士金人既聞承

鄂光世指置岳飛在泰州泰州盜起王昭
 寇城東張濟賊賊之賊還守清泰乃旋師自北炭村
 至崇寧軍賊皆捷謀報金人併兵二千萬將取通泰俄
 光世復遣部不遠收兵飛以聞十一月有詔泰州可戰
 即戰可守即守即戰不可自於近便沙洲保護百姓伺
 便進擊飛即勇發盛泰無可恃之險初三日金軍退保
 柴墟戰于南廟塘金人大敗擁入河流者不可勝計相
 持累日而泰州為鎮撫使分地不從朝廷命餉軍糧餉
 乏絕封虜苑以繼廩初五日乃下令渡百姓于陰砂飛
 以精騎二百餘金人望之不敢逼遂屯江陰時劉賊李
 成業前據江陰十餘州其二十萬有席卷東南之意遣
 其將馬進龍率州一月詔岳飛為江陰招討使詔與元
 年正月張俊入劄登言李成之舉上曰汝與張俊不足
 畏因諭俊曰今日諸將獨汝無功俊遂曰臣何為無功
 上笑曰如韓世忠擒苗傅劉正彥卿殆不如也俊惶恐
 承命而退乃請以飛軍同討賊從之二月飛至鄱陽與
 俊軍合三月初三日次洪州賊帥營西山王師不得渡
 俊懼召飛討之曰公與李成前後數戰皆不利其為我
 計之飛曰其易也賊貪而不慮後若以騎兵三千自上
 流出生米渡賊必矣飛願為先鋒以行俊
 大喜從之初九日飛被重鎧先詣軍躍馬以濟潛出賊
 軍之右飛首衝陣部從之賊大敗降其卒五萬人
 飛進之二十五日渡江橋總數十騎而橋壞後騎
 莫能進馬進引軍五里回攻飛飛以一矢殲其將虜騎

敗之大敗進走筠州飛屯軍城東十一日賊復引兵出
 布列橫亘五十里飛以紅羅為幟刺岳字其上白之平
 明飛馬軍二百人建旗鼓而前賊易其少薄之伏發大
 敗走飛使人呼曰不從賊者坐當不攻我應聲坐者八
 萬人死者不可計坐者皆解甲擲所獲鎗刀衣甲器械
 之堅全者東之令降卒負以隨軍賊者藏之筠州之帑
 分隸降軍三日乃畢進以餘卒奔李成所成時在南康
 之建昌飛夜引兵衝牧至朱家山賊兵伏棚於茂林待
 之進至伏兵一鼓出林間賊眾大敗飛獲步兵五千人
 斬其將趙萬進以十餘騎走成怒引兵十餘萬來飛遇
 之樓子莊合戰大破成軍降其卒一萬人餘獲馬二千
 匹進之兵自武寧縣至江州道中殺及降三萬人成自
 獨木渡趨贛州飛以騎軍追之又獲步卒渡張家渡夾
 擊之殺其將馬進孫建及亡將領甚眾成軍晝夜走亂
 困死者十四五至贛州又降其卒萬五千人獲馬二十
 餘匹棄器甲金帛無數成走降偽齊江淮平相州人張
 用有勇力號張猛其妻尤貪帶甲上馬敵千人自號
 一丈青以兵六萬寇江西後詔飛討之曰非公無可遣
 者問用兵幾何飛曰以飛自行此賊可徒手擒俊固以
 步兵三千益之飛至太平頓兵遣一兵持書諭之曰吾
 與爾同甲入忠以告汝南童謠鐵路步之賊皆汝所悉
 也今吾自將在此汝欲戰則出戰不欲戰自降降則朝
 廷錄用各受寵榮不降則身殞終歸或為俘囚雖悔何
 及用與妻得書拜曰果吾父也敢不降遂俱解甲飛受

其降以歸後謂僚佐曰岳觀察之勇略吾與汝曹俱不及也又招降焉進餘黨之憤者數萬人飛汰其老弱得精兵萬餘人以歸後奏功飛第一七月崇禎武副軍統制命權留洪州彈壓盜賊十月後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建寇范汝為陷邵武軍江西安撫大使李回撤飛分兵三千保建昌軍二千保撫州飛以岳字幟植城門賊遊騎望見相戒勿犯民賴以安十一月賊將姚達饒青以萬餘人逼建昌飛遣王萬餘慶將建昌之軍討之擒青達於四望山十一月陞神武副軍都統制紹興二年正月詔以飛治軍整肅勇於戰聞賜衣甲一千副時飛年三十曹成擁眾十餘萬由江西歷湘湖執安撫使向子諲據道州賀州二月命飛以本職權知澤州兼權荆湖路安撫都總管以韓京吳錫及廣東西峒丁刀弩手將兵土軍弓手民兵與飛會以捕成又付之牌以金書并黃旗十招降群賊十七日飛發洪州成聞飛來謂其子曰岳家軍來矣乃預令其軍分路逃去十九日成引兵趨全永犯廣西獨留其中軍乘飛未至縱兵四掠三十日飛至茶陵先遣吳驥柳及桂陽伺成動息有詔察其受招與否為進退飛數以上意諭之成不聽飛乃上奏曰內寇不除何以攘外近郊多壘何以服遠比年羣盜競作朝廷務廣德意多命招安故盜益玩威不畏力強則肆暴力弱則就招若不略加勦除盜起之寇未可遽殄詔許之閏四月入賀州境成寨于太平場飛未至賊屯數十里拔其立棚會得成謀者縛而坐之帳下

有間飛出帳召軍吏調兵食吏曰糧且盡矣奈何飛曰使之耳不然且反奈賊以就餉已而顧見成謀者以手循耳頓足而入乃令逸之謀至成軍言之成大喜期明日來追飛軍是夜飛命士持食夜半悉甲趨遠嶺初五日未明已破太平場軍盡殲其守隘之兵而焚其營成大驚明日進兵距資城二十里成募賊願戰者二萬餘人據山險悍官軍飛麾兵捕擊賊眾大潰追至城東江岸成奔桂嶺路詔不以遠近追捕又以暑月暴露降殺書撫諭飛進立趨桂嶺其地有北藏嶺上梧關連嶺號為三軍隘成先引兵據北藏嶺上梧關自以為得地飛至成以部統領土開迎戰飛麾軍疾馳不陣而鼓之崩軍大潰賊其于隘者奪二隘而據之成亟遁去十三日成復還銑將自北藏嶺擊官軍飛以其迎之成則賊一萬五千餘級獲其弓箭刀鎗無數成又自桂嶺置寨至北藏嶺距六十餘里所據皆山險溪澗險道人馬不可並行成自守連嶺賊眾十餘萬皆河北河東陝西之漢卒驍勇健關飛所部僅八千人而騎最少不及成軍十之一十五日飛進軍連嶺分布嶺下一鼓登之成軍四潰所殺及掩入溪水者不知其數成自投嶺下得駭馬而逃飛舉其寨有之及其捨刀金鼓旗幟歸其所虜人民於田里禽其將張全成竄連州飛呼張意工貴徐慶謂之曰曹成敗走餘黨盡潰應其復聚為盜乎遣汝等三路招降若拒抵拒謀其酋而撫其衆護毋妄殺累主上保民之仁於是意自賀連慶自邵道貴自郴桂陽

降者二萬與飛會連州九降者用其首領而給其食乃益進兵追成走宣撫司降其徒有都政首率衆走沅州欲爲成報仇爲張憲所擒其將楊再興走躍入閩中憲欲殺之再興曰顧執我見岳公遂受縛飛見再興奇其貌釋之曰吾不汝殺汝當以中義報國家後卒爲名將死於戰嶺表忠平時盛夏行師煙瘴之地賊兵以疾死者相繼而官軍無一人死於疾癘者蓋相備之有方也六月十一日授中衛大夫武安軍承宣使依前神武副軍都統制初詔飛平曹成日赴行在尋以江州爲控扼要地命飛以所部及韓京吳錫軍屯江州比入江西境安撫大使李回檄令招殺馬友將郝通之衆飛遂至筠州降之選其兵得精兵一萬八千人因奏所得兵足以防江韓京吳錫軍吏不須發乃以京錫撥隸荆湖廣南官撫司馬友復犯筠州及聞飛軍來遽逃去軍至江州劉忠之餘黨四千餘人寇斬之廣濟縣又李通已受招在司公山不肯出令飛掩捕悉平之李回奏以討斬先黃接連漢陽武昌盜賊並委飛招捕十二月亡將李宗亮誘張式以兵叛紹興二年正月宗亮式夜至筠州焚剽飛遣徐慶傳選捕滅之二月上遣鄭莊齋金蕉酒器賜飛如賜韓世忠禮召飛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中奏飛提兵素有紀律人情恃以爲安今飛以軍外行在恐民不安流復起乃不果行又以親札賜李回令專委飛捕盜時度主盜群起吉則有彭友李動天及以次首領數十人土夷則有陳顯羅開十連兵十數萬寨五百

餘所相表裏拒官軍侵寇佔據廣惠英韶南雄南安連昌汀仰武諸郡李回奏乞重委飛計捕賊東宣諭明崇亦奏慶賊爲二廣東欲飛招捕知梧州文彥明奏慶州盜寇入廣東乞委飛計捕劉大中亦連奏以飛爲請上始專以度吉寇付飛平之四月飛至虔州聞彭友立柵於固石洞儲蓄甚富飛至則已離固石洞悉其兵至雲都候官軍飛遣韓士二人說之賊曰爲我語岳承宣吾寧敗不肯降毋以虛聲恐我遂與戰友躍馬馳突飛麾兵擊之擒友等於馬上餘酋散走橫屍滿山谷獲衣甲器械無數遂其所掠二萬人餘酋復退保固石洞洞之山特高水環之止一徑可入飛頓兵瑞全縣自領千騎至固石復遣說之不從飛乃列騎軍于山下皆重鎧持滿黎洞遣死士三百疾馳登山賊衆大亂山下鳴鼓呼譟賊皆棄山下而爲列騎所圍疾呼句命倉卒投墜而死若飛飛令止殺悉聽下山投降或請殺之飛覺然曰愚民殺之何益且主上既赦其人矣命籍其金帛入備邊激賞庫擇其勇銳者給諸軍餘衆縱之授徐慶等方略捕諸郡賊以次敗降擒賊大小首領五百餘人初隆祐后至章貢軍民逆命有者官令屠虔城飛既平諸寇乃駐軍二十里上疏請誅首惡而赦脅從不許飛請至再上乃賜曲赦仍詔飛裁決六月入城論囚以諸酋罪之尤者誅之餘悉稱詔貸之時又有劉忠之將高聚犯袁州飛遣王貴擊之擒聚及其徒二百餘人降其衆三千殺其偽統制方某又張成亦以三萬人犯袁州陷

鄉復遣王貴孫其寨殺死甚衆俘五百人明日復戰遂擒成而降七月召飛趙鼎奏度民習於頑累年爲患飛雖已平蕩然大軍起行之後復聚衆請留五千人屯慶州又以密院之請分三千人屯唐州一萬人屯江州九月飛至在所上使人諭飛令繫金帶上殿十三日入見上捐勞再賜衣甲馬鎧弓箭各一副金線袍金帶手力銀纏鎗戰馬海馬皮鞍各一賜御札于旗曰精忠岳飛令行師必建之又賜雲弓箭戰袍銀纏鎗各一犒官軍甚厚十五日詔落殿官授鎮南軍承宣使依前神武副軍都統制江南西路公江制置使十八日諭旨三事令飛於江州興國南康一帶駐劄諸屯軍馬許遇緩急抽差一也江上有軍期急速與制置會議不及許一面隨宜措置二也舒蘄兩州增隸飛節制三也二十日賜銀二千兩犒所部將士二十一日改除江南西路制置使二十四日除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二十七日以李山軍馬隸飛二十九日改差神武後軍統制仍制置使十一月令王瓌折彥質遣兵至吳錫兩軍並聽飛節制十二月以李橫牛皋隸飛時僞齊使李成合虜兵五十萬大舉南寇攻陷襄陽府及唐鄧隨郢州信陽軍故鎮撫刺史史如李橫李道翟環重光牛皋等俱失守僞齊於每郡置將又有胡冠楊公與僞齊交通分車船五十艘攻岳陽斷黃順流而下李成以兵三萬益楊公舟師自提兵十七萬由江西陸行趨兩浙與公會朝廷患之始命於江南北岸水陸戰守鄭常爲備又命

於興國大治通洪州之路措置嚴防多爲間探日具宜以聞又命防備鄂黃等州及漢陽軍又於下流鄂岳備賊營之潛渡爲寇者飛與幕府僚吏諸及二寇或問將何先飛曰先襄漢襄漢既復李成喪師而逃楊公失助矣弟申嚴下流之兵以備之然後誠行紹興四年三月除飛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乃奏乞復襄陽諸郡以爲今欲規恢不可不爭此土宜及時攻取以除心膂之病上以諭輔臣趙鼎鼎奏曰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於是以親札報飛曰今從卿所請已降畫一令卿收復襄陽諸將惟是服者舍之拒者伐之追將之際無出李橫舊界畫一之目以湖北帥司統制官顏孝恭崔邦弼兩軍并荆南鎮撫使司馬軍並聽飛節制諸州既復並許隨宜措置差官防守如城壁不堪守禦則移治山寨或用土寨或用舊將牛皋等主之四月令神武右軍中軍各選堪帶甲馬百匹付飛軍二十五日以金東帶三賜飛將佐五月除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飛提兵至郢州僞將京超勇悍號萬人敵以蕃漢兵萬餘人來飛渡江至中流顧謂幕屬曰飛不擒賊復舊境不涉此江初五日抵城下飛躍馬環城以策指東北敵樓顧謂衆曰可賀我也超乘城以拒飛飛使張憲問之曰爾曹受國家厚恩何得叛從劉豫超謀主劉楨出應曰今日各事其主冊多言也飛怒甚會軍正告糧之飛問糧餘幾何曰可再餉飛曰可以當矣翌日已時破賊衆明鼓衆薄城二麾並進衆皆登城超投崖而死殺虜卒七千

人衛範與天下諸將高劉就縛至飛前貴以大誼南
鄉斬之傷劉州軍將飛從後隨州偽將王萬壽慶
來不戰而逃退守於隨飛遣牛羣襲三日糧往未盡三
日城已破萬壽斬之得士卒五千入復隨州飛領軍趨
襄陽至成間飛來引軍出城四十里迎戰左臨襄江王
貴牛羣等即欲攻之飛笑謂之曰且止此賊莫敢吾手
意其更事多必練習今其疎暗如故步卒之利在險阻
騎兵之利在平曠成乃左列騎兵於江岸右列步兵於
平地雖有衆十萬何能爲乃舉鞭指貴曰爾以長鎗步
卒由成之右擊其騎兵指卑曰爾以騎兵由成之左擊
其步兵合戰馬皆應鎗而驚後騎不能支退擁入江人
馬皆溺溺水高丈餘步卒死者無數成軍夜遁復襄陽
駐兵城中偽將李成兵屯襄北江野市號三十萬
欲求復戰飛先遣王萬以兵駐清水河以餌之飛繼往
六月五日賊悉其衆以衛官軍萬與飛夾擊之賊之六
日復戰又敗之使萬追擊橫屍二十餘里王賜札曰李
成益兵而來我師大捷乃知無輕敵之心有勇戰之氣
之所致也因以見賊志之小小耳嘗降親札令卿條具
守禦全盡之策若少留將兵恐復爲賊有若師徒最多
則饋餉要勞乃自困之道卿必有以處焉飛奏曰臣切
觀金賊劉豫皆有可取之理其所愛惟金帛子女志已
驕情劉豫皆臣賊子雖以儉約結民而人心終不忘宋
攻討之謀正不宜緩苟歲月遷延使得修治城壁添兵
聚糧而後取之必倍費力陛下詳謀遠略非臣所知以

臣自料如及此時以精兵二十萬直搗中原恢復故疆
民心效順誠易爲力此則國家長久之策也在陛下睿
斷耳如姑以目前論之襄陽隨郢地皆膏腴民力不支
若行營田之法其利爲厚今將已一月未能耕種來春
即可措置陛下欲駐大兵於鄂州則襄陽隨郢軍
馬又於安復漢陽亦宜駐兵其勢相接漕運相繼荆南
聲援亦已相接江淮荆湖皆可兼安六州之地且以正
兵六萬爲固守之計就撥江西湖南糧餉朝廷降券
錢爲一年支遣候營田就緒軍儲既成則朝廷無餽餉
之憂退守攻守皆兼利也惟是養理之初未免艱難必
仰朝廷有以資之基本既立後之利源無有窮已又此
地秋夏則江水漲場外可以禦寇內足以運糧至冬後
春初江水淺遊吾資糧已備可以坐待矣今所先在
乎速備糧食糧量屯守之兵可善其後臣今亦候糧食
稍足即過江北維苗偽賊勢衆多臣常竭力勤戰不敢
少負陛下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王璞以六萬討楊
公未平營田之議自是興矣七月進兵鄧州聞李成與
金賊劉合守重陝西苗兵會于州西北置寨三十餘所
以拒官軍飛遣王貴等由光化路張憲等由棧林路會
師擄擊至鄧城外二十里遇敵兵數萬迎戰王萬重
先各以兵出奇突擊賊衆大潰降執苗官楊德勝等二
百餘人得兵仗甲馬以萬計劉合守棄寨以奔將
高仲以餘卒退保鄧城關門堅守十七日飛引兵攻城
將士皆不顧矢石蟻附而上一鼓拔之生擒高仲獲鄧

州上聞之喜謂胡於年曰朕素聞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松年曰惟真有紀律所以能破賊捷奏至後殿進呈上曰岳飛等略頗如人意令降詔獎諭仍遣中使傳宣撫問賜銀公茶藥并問勞將佐犒賞有差二十二日復南州又復信陽軍撫撫知通九五十人襄漢赤平川陝貢賦綱馬之路始通飛辭制置使乞委任重臣經畫荆襄詔不許趙鼎奏湖北鄂岳最為沿江上流控扼要害之所今飛鄂岳州屯駐不唯江西得其聲勢而湖南二廣江浙亦獲安妥乃以襄陽隨鄖唐鄧信陽並為襄陽府路隸飛飛移屯鄂州二十五日除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仍神武後軍統制特封武昌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金束帶一九月八日遣飛舉兵七十萬聚糧入寇二十一日詔備軍馬舟船於衡安撫鄂岳之地分布防禦時且謀探動息及備禦次第以聞二十五日詔飛為荆襄武昌控扼計仍措置揚公二十七日詔飛察虜情實嚴為之備二十九日詔令九控扼分兵嚴備有警率將士極力捍禦十月五日詔令疾速措置更遣諜探日一具奏虜兵侵淮圍廬州上賜札曰近來淮上探報緊急朕甚憂之已降指揮督卿全軍東下卿夙有憂國愛君之心可即日引道兼程前來朕非卿到終不安心卿宜速之飛奉詔出師池州先遣牛皋渡江十一月飛自提軍移廬州與虜會戰遂幹勝飛香藥并賜札撫問時偽齊已驅甲騎五千進城舉以所從騎遙謂虜衆曰牛

皋在此爾輩何為見犯虜衆愕然相視及張岳字旗號精忠旗示之虜衆不戰而潰飛謂皋曰必追之去必復來皋追擊三十餘里虜衆相踐及殺死者相半殺其都統之副及十長數十人擒獲偽兵千餘人得馬八十餘足旗鼓其仗無數軍聲大震廬州平紹興五年二月飛入觀賜銀絹二千匹兩承信郎告一母封國夫人孺人封號二冠帳二香櫥其厚賜諸將余束帶及牛車以下二十九人并立功官兵五百六十四人各轉官受賞有差授飛鎮寧崇信軍節度使依前神武後軍統制充荆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加食邑五百戶食實封一百戶進封武昌郡開國侯又以明堂恩加食邑五百戶十二日除荆湖南北襄陽府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招捕楊公蓋鼎州鍾相之餘黨自建炎末鍾相敗死公率其餘衆居湖湘間其徒有楊欽劉衡周倫黃佐黃誠夏誠高虎等聚兵至數萬立相之子儀謂之鍾太子與公俱僭稱王官屬多號車服儀衛並擬王者有三衛大軍所居稱內文書行移不奉正朔躡鼎澧窺上流程昌禹以車船拒之盡為所獲吳金嶺增戰敗不返兵力盛強根據龍陽武陵沅江湘陰安鄉華容諸縣水陸千里操舟出沒東犯岳陽至臨湘縣西犯江陵之石首至枝江縣北犯江陵至荊門南犯潭州至巴溪官軍陸攻則入湖水攻則登岸大將王瓌出師兩年無功賊氣愈驕一時將帥皆以非歲月可平宵旰之慮甚於邊境飛所將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獨曰兵亦何常顧用之何

如耳今國勢如此而心腹之憂未除豈臣子辭難時也五月奉詔進兵自池至潭遇天大雨泥濘艱涉飛躬履泥塗以率士卒皆奮躍忘勞所過民不知兵上聞之曰岳飛移軍長沙所過無毫髮擾民私遣士卒酒食皆償其直所至惶悅賜詔獎諭有曰至發行肅之衆皆用酬迎道之壺漿將至潭先遣使持檄至賊中招諭先是岳守程昌為遣劉醇荆湖南北路宣撫使孟庚遣朱實湖廣宣撫使李淵遣朱詢荆南鎮撫使解潛遣史安湖南及諸軍遣姚遇十七人邵守和環亦累遣人招諭賊皆殷之至是所遣使扣頭伏地解飛叱之起曰吾遣汝汝決不死使受命以行至賊巢即厲聲呼曰岳節使遣我來諸寨開門延之以撒授賊皆捧檄跪請或問岳節使安否岳之部將黃佐調其人曰岳節使號令如山不可一玩若與之敵萬無生全理不如速往就降岳節使整人必善遇我遂帥所部詣潭城降飛釋其罪撫勞之以聞于朝擢佐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賞與時厚佐出後軍騎按其部問勞亦至明日召佐使坐具酒飲酣飛撫佐背謂曰子真大丈夫知逆順禍福況子安力雄鷲不在時輩下果能為朝廷立功名一封侯豈足道哉欲遣子復至湖中視其便利可乘者擒之可以言誘勸者招之子能卒任吾事否佐感泣再拜願以死報乃遣佐歸湖中又有戰士三百餘人來降飛以自委曲慰勞其首領以官優給銀絹繼之有復入湖中者亦不問居數日又有二千餘人來降飛待之如前日時張浚以都督

軍事至潭參政席益與浚語及之益疑飛玩愒欲奏聞浚笑曰岳侯忠孝人也下何獨不知用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慙而止四月黃佐襲周倫寨擊之倫大敗走殺之又掩入湖死者衆擒其統制陳貴等九人奪衣甲器仗無數焚其寨柵糧船無遺者佐遣人馳報飛即上佐功轉武功大夫仍撫勞所遣將士第功以聞統制任士安慢王瓚令不戰飛親士安百使餌賊曰三日不平賊斬之士安乃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及所見止士安等軍賊乃併力攻之飛遣兵設伏士安戰番急伏乃起四擊之賊敗走獲戰馬器甲無數追襲過首陂山殺獲不可勝計士安移軍與牛阜屯龍陽舊縣之南逼賊巢賊出攻之官軍迎擊賊又敗走上賜札諭之曰朕以湖湘之寇誅累年故特委卿為首招且捕之計聞卿措置得宜朕甚嘉之五月召張浚謂飛曰浚將還矣矣浚按圖熟視移時謂飛曰浚視此寇除阻窮絕殆未有可殺之隙朝廷方召浚歸議防秋蓋且罷兵規畫上流俟來年徐議之飛曰何待來年都督第能少留不八日可破賊都督還朝在旬日後耳浚正色曰君何言之易耶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水寇則易浚曰何如飛曰湖寇之巢聚險莫測舟師戰我短彼長以所短犯所長此成功所以難也若因敵人之將用敵人之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記使之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飛請除來往三程以八日

之內俘諸酋於都督之庭浚亦未之信也乃奏曰臣只候六月上旬若見得水賊未下即召飛來潭州分屯潭州人馬規畫上流軍事訖赴行在飛遂如潭州六月二日楊欽受黃佐之招率三千餘人乘船四百餘艘詣飛降飛喜私謂左右曰黃佐可任也楊欽驕悍之尤者欽既降賊之腹心潰矣欽自束縛至庭下飛命釋其縛以所賜金束帶戰袍與之即日以聞授武義大夫又命具酒使王貴主之禮遇甚厚犒賞其屬有差欽感激其徒皆喜恨降之晚飛乃復遣欽歸湖中諸將皆力諫飛不答兩日欽盡說余琮劉說等降未降者尚數萬飛詭罵曰賊不盡降何來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以舟師掩其營并俘欽等其餘黨殺獲略盡惟以負固不服方浮游湖間夸示神速其舟有望三洲和州載五樓九樓大小德山大小海鯨頭以數百計舟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水上左右前後俱置撞竿官軍近之輒破又官舟淺小而賊舟高大賊矢石自上而下官軍仰面攻之見其舟不見其人飛伐君山木多為巨筏塞湖中諸港又以腐木亂草自上流浮而下擇水淺之地遣善罵者二千人挑之且行且罵賊不勝憤揮至石追而投之俄而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亟遣兵攻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擊巨木撞賊舟碎公舉鍾儀於于水已繼之牛革赴水擒公至斬首函送都督行府偽統制陳瑄等亦劫鍾儀之舟獲金交床金鞍龍鳳單以獻率所部來降飛亟領黃佐楊欽等軍入賊營餘

酋皆大驚曰是何神也夢誠劉衡俱就擒黃誠審懼亦與周倫等首領二百人俱降牛革請曰此寇勞民動衆累年不勦殺何以示威飛曰彼皆田里匹夫耳始感於鍾相妖巫之術相聚為寇後乃沮於程吏部欲盡誅其恥之意故懼而不降苟求全性命而已今揚公已誅鍾儀亦死餘皆國家赤子徒殺之非主上好生之意也連聲呼官軍曰勿殺勿殺牛革服其言而退飛親行諸寨慰撫之以少壯有力者籍以為軍老弱給米糧令歸田畝歸民者二萬七千餘戶皆給文書遣之又命悉賊寨之物盡散之諸軍而焚其寨凡三千餘所揭榜青草洞庭不數日行旅之往來居民之耕種如無事時湖湘悉平獲賊舟九千餘鄂渚水軍之盛遂為公江之冠自飛與浚言至賊平果八日浚歎曰岳侯殆神筭也即日上之朝上遣內侍傳宣撫問仍賜金合食茶藥及撫勞將士賜詔褒諭又賜親札褒其功初夏誠劉衡等皆謬其寨柵之固城池樓櫓之盛曰人欲犯我須是飛來至是其言始驗詔飛兼轄黃州制置使飛以目疾乞解軍事上不許又詔飛軍以三千將額八月二十二日詔飛於襄陽府路復州漢陽軍鄉村民社置山城水寨飭疾速措置備禦條具以聞九月加檢校少保加食邑進封公還軍鄂州日率將士閱習軍容嚴整張浚按視還以間十月賜詔褒諭十一月除荆湖南北襄陽府路招討使十五日賜臘藥二十一日遣使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紹興六年正月大行山忠義保社梁興等百餘人傳

河徑渡至飛軍前以聞上曰果爾當優與官以勸來若此等人來歸方見敵情遂詔飛接納二月兼營田使以都督行府議事至平江府飛自言去行所不遠願一見天顏詔入見面陳襄陽廣鄧諸郡金房均州信陽軍舊隸京西路乞如舊制又奏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無以按察州縣上皆納之以今若虛為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司公事又令湖北襄陽府路有缺官自知通以下許飛自擇強明清幹者任之及得薦舉改官陞擢差遣其憲政善民賊汚不法者得自對移放罷十九日陞辭賜酒資金二百兩士卒鳩賞有差都督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於坐中獨稱飛可倚以大事乃命韓世忠屯承漿以圖淮陽劉光世屯蘆州以招北軍張俊屯盱眙楊沂中為後援時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謂飛曰此君之素志也勉之飛遂移屯京西三月易武勝定國兩鎮之節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加食邑五百戶飛以宣撫重名自非節制近臣及熟伐高世若不可委授上章力辭詔不許四月上命至武昌調軍飛丁母國夫人姚氏憂上遣使撫問即日降制起復勅本司官備將佐本路監司守臣躬請視事贈常典外加賜銀絹千匹兩葬事令鄂守主之飛扶柩至蘆山連喪悲辭且乞終喪上悉封還其章親札慰諭又累詔趣起乃奉命復屯襄陽七月命飛九移文偽境於宣撫職位中增河東二字及節制河北路五字八月遣王貴叔政董元政魏州寄治廩民縣下之職其守卒獲糧十五萬石降其衆

數萬上聞之以語張浚曰飛措置甚大今已至河洛則太行山一帶山寨必有通謀者自梁興之來飛意甚堅十三日遣楊再興進兵至西京長水縣之葉陽偽順州安撫張宣贊孫都統皆失其名及其後軍統制滿在以兵數千拒官軍再興出戰斬孫都統擒滿在殺五百餘人俘將吏百餘人餘悉釋清明日再戰千孫洪潤破其衆二千復長水縣得糧二萬石以給百姓官兵於是西京險要之地盡復又得偽齊所留馬萬匹芻粟數十萬中原響應又遣人至蔡州焚其積糧詔張之九月劉豫遣子麟姪規許清臣李鄭滿長寧以我叛將李成孔彥舟開師古合兵七十萬分道犯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俊欲棄盱眙同奏乞召飛東下欲令飛獨當其鋒而巳得退保都督張浚聞之以書戒張俊曰賊豫之兵以逆犯順若不勦除何以立國平日亦安用養兵馬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保遂言於上曰岳飛一動則襄陽有警復何所制力沮其議光世竟舍廬州退保宋石上屢之乃以親札付浚曰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俊光世始聽命還戰上猶慮其不足任復召飛初飛自收曹成至平楊公九六年皆以暑月行師得自疾及是疾愈甚聞詔即日啓行上亦遣官相繼至軍療治會麟敗飛至江州如初詔十一月十九日奏至土語頗異其尊朝廷謂司馬光資治通鑑名分之說以稱之賜札曰開卿目疾小愈即提兵東下委身殉國竭節事君於卿見之良用嘉歎今淮西賊寇未有它警已諭張浚從長措置

卿更不須進發其或襄鄧陳蔡有機可乘即依張浚已行事理從長措置亦卿平日之志也飛遂還軍時僞歸於唐州北何家寨置鎮汝軍屯兵聚糧為鎮唐計飛遣王貴重光等攻之有僞五大王劉復權兵出城迎敵初十日貴等過之于大標木依山而陣眾數十倍一戰俱北橫屍蔽野直抵鎮汝軍焚其營而有其糧僞都統薛以奇兵繞出其後果來追先回兵夾擊賊大敗主擒薛以奇及僞河南府中軍統制郭德等七人殺獲萬計俘獻行在所謂五大王者以匹馬逃飛奏已至蔡境欲遂圖蔡以規取中原上恐僞將有兵難至未可與戰不許然責等已至蔡州城閉拒未下飛使人諭責令還責等遠至白塔李成率劉復李厚商元禮升彥舟王瓜角王大節賈關索併兵來絕歸路責以馬軍迎擊賊兵盡敗追殺五里餘還至牛蹄賊復益兵追及之有數千騎方渡澗為董先所擊盡擁入澗中積屍填谷得馬二千餘匹及衣甲器仗降騎兵三千餘人賊兵之繼至者望見官軍皆引遁上聞捷大說賜札獎諭又遣內侍傳宣撫問賜銀合茶藥十二月大雪苦寒上以飛拔還暴露手詔撫勞有曰非我忠臣莫雪大恥又遣賜馬鞍四鉄簡二香茶藥等傳宣撫問召飛赴行在紹興七年正月入見上從容與談用兵之要因問飛曰卿在軍中得良馬否飛曰臣有二馬常騎之曰暇弱且數斗飲泉一斛然弱粟非精潔則索餓不食介而馳其初若不甚疾行

百餘里始振鬣長鳴奮迅不已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視按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此致遠之材也然值復襄陽平陽公相繼以死今所乘者不然日所食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未及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駑鈍之材也上稱善久之曰卿今議論極進一月除飛起復太尉加食邑萬戶繼等功也繼除宣撫使兼營田使三月乞從至建康十四日以劉光世所統王德用等兵五萬二千三百一十二人馬三千一十九匹隸飛凡詔王德等曰聽飛號令如朕親行飛乃數見上論恢復之略以為劉豫昔金人之弑必先去之然後可圖因慷慨手疏言臣自國家變故以來從陛下於戎伍有致身報國復讐之心幸遇社稷威靈前後粗立薄效陛下錄臣微勞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數視二府又增重使名宣撫諸路臣一介賤微寵榮超躐有逾涯分今者又蒙益臣軍馬使濟快圖臣實何人誤辱神聖之知如此敢不晝夜夜思以圖報稱臣切揣敵情所以立劉豫於河南而付之齊秦之地蓋欲荼毒中原以中國而攻中國臣因得休兵養馬觀囊乘隙包圍不測臣謂不以此時乘此下春弄妙略以伐其謀使劉豫父子隔絕五路叛將還歸兩河故地漸服則金人之說計日生侵盜難圖臣愚欲望陛下假臣日月勿拘其淹遲使敵莫測臣之舉措得便可入則提兵直趨京洛援河陽陝府潼關以號召五路之叛將數將既還王師前進彼必棄汴

京而走河北京畿決右可以盡復至於東京諸郡陛下
付之韓世忠張俊亦可使下臣然後分兵潛滑經略兩
河如此則劉豫父子斷必成擒大遼有可立之形金人
有破滅之理為陛下社稷長久無窮之計實在此舉假
令汝穎陳蔡敗盡清野商於號略分地要害進或無糧
可因攻或難於餽運臣須歛兵退保上流賊必襲而南
臣俟其來當諸將或挫其銳或待其疲賊利連戰不
得所欲勢必復還臣當設伏邀其歸路小入則小勝大
入則大勝然後徐圖再舉設若賊見上流進兵併力侵
淮下或分兵攻犯四川臣即長驅擣其巢穴賊困於奔
命勢窮力殫縱今年未終平殄求歲必得所欲陛下還
歸舊京或進都襄陽關中惟陛下所擇也臣聞興師十
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七十萬家此豈細事然古者命
將出師民不再役糧不再籍蓋慮周而用足也今臣部
曲遠在上流去朝廷數千里平時每有糧食不足之憂
是以去秋臣深入陝洛而在寨卒伍有飢餓而死者臣
故亟還前功不遂遂使忠義之人陷於為地者旋被屠
殺皆臣之罪今日惟陛下戒敕有司廣為儲蓄俾臣得
以一意靜慮不以兵食亂其方寸則謀定計審必能濟
此大事異時迎還太上皇帝寧德皇后梓宮奉邀天眷
以歸故國使宗廟再安萬姓同歡陛下萬歲萬年無北
顧之憂臣之志願畢矣疏奏上以親札答之曰有臣如
此顧復何憂進止之機朕不中制便召至寢閣命之曰
中興之事朕一以委卿又賜親札曰前議已決進止之

機委卿自專先發制人正在今日不可失也飛復奏
前志賜札報曰覽卿近奏然以恢復為請豈天實啓
之將以輔成朕志乎遂中興也又令制光州方壘廣
將士將合師大舉進圖中京會秦檜主和議忌其成功
沮之其議遂寢王德瑄瑄之兵亦不復界之矣夏奉詔
詣都督府與張浚議事時王德瑄瑄之兵猶未有所付
浚語飛曰王德之為將非以中軍之素服浚欲以為都
統制而命呂玘以都督府參謀領之如何飛曰淮西一
軍多叛士盜賊變亂及掌問爾王德瑄瑄等素素不相
下一旦振之在上則必爭已而青黠通才然書生不習
軍旅不足以服其衆必藉諸大將之可任者付之然後
可定不然此曹未可測也浚曰張宣撫如何飛曰張宣
撫伯將飛之舊師也然其為人暴而寡謀且驕傲之所
素不服或未能安反側浚又曰然則楊沂中與飛曰沂
中之視德等耳豈能帥此軍哉浚然曰浚固知非太
尉不可也飛曰都督以正問飛不敢不盡其愚然豈以
得兵為念耶即日上奏乞解兵柄步歸廬山廬於周國
夫人墓側浚怒以兵部侍郎張宗元為湖北京西宣撫
判官監其軍宗元曰關部伍心服飛之能上連詔飛還
軍飛力辭宗元更遣使以死請乃許朝既見猶請待罪
上知其故優詔召之俾復其位而還宗元宗元歸復于
上曰將帥輯和軍旅精銳人懷忠孝衆和而勇皆飛訓
養之所致上大詔賜宗元論飛上疏曰逆德誦誅尚
中土陵寢之祀皇圖偏安陛下飛時起越在海際天

天下之愚夫愚婦咸願伸鉞奮挺以致死于敵而陛下
審重此舉累年于茲雖背分命將臣鼎峙江漢僅今自
守以待敵不敢遠攻而求勝是以天下忠憤之氣日以
沮喪中原之望日以衰見歲月易久汙染漸深趨
向一背不復可以轉移此其利害誠為易見飛待罪關
外不能宣國威靈致神州隔於王化虜虜尤於營闕死
有餘罪敢逃司敗之誅陛下比者解關之命咸謂聖斷
已堅何至今日尚未決策北向臣願因此時上策陛下
誓不煩濟師止以本軍進討庶少塞羣官之咎以成
陛下寤寐中興之志順天之道因民之情以曲直為壯
老以逆順為強弱萬全之效茲焉可以惟陛下力斷而
行之疏奏御札報曰覽卿奏備見忠誠深用嘉歎朕
復之事朕未嘗一日敢忘子心正賴卿等東機謀敵力
圖大功如卿一軍士焉精銳紀律修明動而用之可保
全勝知其勉之副朕注意焉卿本詔將行乃復奏以為錢
塘僻在海隅非用武之地臣願陛下建都上府用漢光
武故事親帥六軍往來東觀卿將士知聖意之所向人
人用命臣當仗國威靈鼓行北向未報而劉瓛叛初飛
既還軍張浚竟用呂公著為宣撫判官王德為都統制護
其軍瓛果大譟訟德於浚浚乃以張俊為宣撫使楊沂
中為制置使呂祉為少府使而召德以本軍還為都督
府都統制瓛益不服擁兵詣祉執祉以北道殺之盡其
衆七萬走德降虜人懼張得兵多頗分散其兵張稟
亦不厚去降者皆責備意至是浚始悔不用飛言於是

臣飛

秦之抄本此下當
據此本重開附注

上詔報以兵叛之後事既與前違都之稟宜俟機會飛
復上奏云叛將呂國臣切憤之頓進市淮甸伺希為機
便奮擊期於破滅降詔諭諭而不之許詔飛以舟師駐
于江州為淮浙聲援時聞虜已廢僑縣先是六年飛在
襄漢豫兵連動其爪牙心腹之將或擒或叛雖已不振
然休虜人之勢猶可以立飛知粘罕主謀而兀法當不
足於粘罕可以間是年十月謀報兀法欲與豫分兵自
清河來上令飛為備俄而兀法遣謀者至為豫卒所獲
縛至前吏誦斬之飛愕視曰汝非張斌耶本吾軍中人
也引至私室飛責之曰吾嘗者遣汝以蠟書至齊約誘
致四太子而共殺之汝往不復來吾繼遣人問齊帝已
許我今年冬以會合冠江為名致四太子於清河矣汝
所持書竟不至何背我耶謀者死即詔服乃作蠟書
言與虜齊同謀誅兀法事且曰八月交鋒我躬力相攻
彼亦不疑江上之約其後矣事濟宋趙齊為兄弟國因
謀者曰汝罪萬死吾人貪汝復遣至齊問舉兵期且以
死報割股納書虜幣丁室戒勿泄其事謀者唯拜謝而
出復召之還益以幣重諭之乃遣至于再三謀者抵兀
法所出書示之大驚馳白其主於是清河之警不復以
和議成進發一等飛獨力辭且謂虜情變詐可憂而不
可賀可訓且以備不虞不可行實論功取笑夷狄萬一
臣冒昧而受將某虜寇賊盟以傷朝廷之體上三詔猶
不受復言言更激不得已乃拜飛益訓且嚴備分遣質
信材辦者往伺虜情上乃遣秦安郡王士儉等詣諸

宋史本紀卷之六
下
宋高宗皇帝

飛請以輕騎從十優兩婦實欲觀慕以伐敵人之謀且
上奏言虜人以和款我者十餘年矣不悟其意受禍至
此今復與事請和此殆必有肘腋之虞未能攻犯邊境
又豫初登瀋瀋空虛故託為此爾名以地歸我然實寄
之也秦檜知其意即奏新復故地之初正賴大將撫存
軍旅則論議聚論而止其行又勅飛凡新界軍民毋得接
約其自北而來皆送還之所謂遺渡河之士悉令收隸毋
得往來紹興十年夏金人叛盟犯拱臺諸州上大以飛
言為忠五月下詔命飛竭忠力圖大計頒奇功不次之
賞崇戰士捐軀之曲開兩河忠義之人約結招納賜
札曰金人過河侵犯東去後宋上據已割舊疆知素
忠義相深憤激凡對境宜可以乘機取勝結約招納
等事可悉從便措置若事繫精重當面議者即具奏來
初豫之未廢也本朝使人張邵留虜中久嘗上其元帥
阿魯五書以景延廣之事感動之時又聞後隨廢飛
奏請直乘廢豫之際恃其不備飛以取中京不報
豫之廢也虜懷中原有變乃給謂人曰且謂少帝來矣
謂徽宗皇帝也百姓日夕延頸以俟久而不然而勢且
定矣虜假手於飛以撫定宋齊魯之地豫竭力結
罕兀迷惡之又都瑄之叛虜懼其有衆因飛之用得以
藉口而行其謀豫之廢蓋一機會也上遣江諸至江州
就賜茶藥兩葉及錫宴勞飛且賜手札嘉獎紹興八年
飛還軍於鄂州復累請于朝秦檜難之令條具曲折飛
歷述其利害以聞不報五月詳報金人駐兵京師順昌

宋史本紀卷之六
下
宋高宗皇帝

淮陽陳蔡徐宿等郡期以秋冬大舉南寇又分三路兵
聲言欲由飛戰朝廷第令為備命飛明遠在候習水戰
開軍為待敵計不發兵深入飛日夜訓練更迭調軍
也吳漢備丁而已是秋召飛赴行在金人遣使議和將
歸我河南地飛入對上諭之飛曰夷狄不可信和好不
可恃國不誠恐貽後上議議上默然宰相秦檜
聞而惡之已而金使至和議決上復賜親札歸功於飛
紹興十一年正月復河南赦天下飛表謝亦為和議未便
之意十一日授飛開府儀同三司加食邑時三大帥皆
有謂虜之謀齊也久矣豫既立威遣將數百騎來巡
豫必出師討之所以習之使不疑也豫厚謝行賄自固
而失人心自以為太山之安而不知身已在其掌股間
久矣及其發也以一羸馬負之而往而人莫不笑之
叛飛之間亦速之也虜既敗盟飛以得警報奏之
所陳機密會劉錡在順昌與虜抗告急詔飛助之飛遣
張憲姚政赴順昌援秦檜觀上遣李若虛至飛軍賜札
曰金人再犯東京賊方在境難以召卿今遣李若虛就
卿商量又曰施設之方則委任卿朕不可以遠度也飛
遣王貴牛皇童先揚非與孟邦傑李寶等提兵自峽以
東西京汝鄭鎮已陳其九禁諸郡分布經畧夏遣梁興
渡河會忠義往取河東北州縣又遣官軍東援劉錡
西援鄂州控金南之要應川陝之師而自以其軍長驅
以間中原將發聲於關閭手書奏言備戰事且略曰
今欲救後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不虞備而示

無忘復仇之意先是八年秋飛因召對議諸和事得請
資政堂見孝宗皇帝明稱俸退而喜曰中興業未其
在是乎家人問故飛曰復見聖子社稷得人矣其乞入
見也蓋欲面陳大計及李若虛來乃上疏言之上得奏
數其忠賜札報曰非忱誠忠諫言不及此六月授少保
兼河南府路陝西河東河北路招討使飛以無功辭不
受上詔諭之曰卿陳義高朕所嘉數爭惟同時二三
大帥皆以次受命卿欲終辭異乎遽伯玉之用心也飛
乃不敢辭尋改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未幾所遣諸將及
會合之士皆響應相繼奏功李寶捷於曹州又捷于宛
寧縣州城殺其千九百二人及大將楊德郎君又捷于渤
海廟閏六月張憲與虜子領昌府二十日復領昌府飛
親率大軍去蔡而北上以飛身先上卒賜札獎諭張憲
遂進兵陳州二十四日破其酋三千餘騎程軍益兵以
來後敗之獲其將王太保復陳州韓常及鎮國大王邪
也李董希以六千騎寇領昌二十五日董先就敗之
是日王貴之將楊成破賊帥漫獨化五千餘人于鄭州
二十九日劉政復劫之于中牟縣獲馬三百五十餘匹
驢騾百頭漫獨化不知存亡七月一日張憲韓清復西
京破其衆數千于皇傳選捷于京西又捷于黃河上孟
邦復安永軍初二日其將楊遇獲南城軍又與劉政捷
于京西擒守李成王勝等以兵十餘萬走奔洛陽歸懷
孟時大軍在領昌諸將分路出戰飛自以副將駐鄭城
縣元述大懼會龍虎而上其銳者於東京議以爲諸將

皆易與獨飛孤軍深入將勇而兵精且有河北忠義等
應之助其鋒不可當欲誘致其師併力一戰朝廷聞之
以飛一軍爲慮賜札俾飛審處自固飛曰虜之技窮矣
使誠如謀首言亦不足畏也乃日出一軍挑虜罵之元
述怒其敗初八日果合龍虎與蓋天而王其驍者及偽
昭武大將軍韓常之兵逼鄭城飛遣岳雲領背嵬遊奕
馬軍直貫黃龍謂之曰必勝而後返如不用命吾先斬
汝矣盡戰數十合賊死布野得馬數百匹楊再興以單
騎入其軍擒元述不獲手殺數百人而還初元述有勁
軍皆重鎧貫以韋索九三人爲聯號揚子馬又有號鐵
浮圖如牆而進官軍不能當所至屢勝是役也以萬五
千騎來誌將懼飛笑曰易矣乃命步人以麻札刀入陣
勿仰視第所馬是揚子馬既相照一馬仆二馬不能行
官軍奮擊僂屍如山元述大慙曰自海上起兵皆以
此勝今已矣揚子馬由是遂發元述復益兵至鄭城北
五里店初十日背寇部將王剛以五十騎出視覓之
奮身先入斬其將阿李朵李董賊大駭飛時出視戰地
望見黃塵蔽天衆卻飛曰不可爾等封侯取賞之機正
在此舉自以四十騎馳出都訓練軍堅執馬諫曰相公
國重臣安危所係奈何輕敵飛以策警堅手麾之曰非
爾所知乃突戰賊陣前左右射士氣增倍無不一當
百呼聲動地一敵敗之捷聞上賜札曰覽卿奏八日之
捷虜以精騎衝堅自謂可計知遣背嵬遊奕迎破敵
誅其首領實爲偉功然大敵在近知以一軍獨與決戰

忠義所舊神明助之再三嘉歎不忘于懷又遣內侍李
世良詣飛傳宣撫問賜金茶藥金千兩銀五萬兩錢
十萬緡尋又賜錢二十萬緡半以賞復鄭州兵半以與
宣撫司非時支用兀述又聚其眾力復來頗兵十二
萬于臨潁縣十三日傷再與以三百騎至小商人與賊
遇殺虜二千餘人并万户撒八孛董千戶百人長毛毛
可百餘人再與死之再與賊曹成將也戰敗被執飛釋
縛用之戒以盡忠報國卒能盡力焚其死得箭鏃二升
蓋堅刃不毀死不死不止也張憲繼至破其潰兵八千
人兀述夜遁鄭城方再捷飛謂雲曰賊犯鄭城要敗必
而鋒以攻穎昌汝宜速以背寇援王青既而兀述果以
兵十萬騎三萬來於是上貴將逆雲將背寇戰于城
西虜軍自舞陽橋以南橫亘十餘里金鼓震天城堞為
之搖雲以騎兵八百挺前決戰賊軍張左右翼繼進自
夜至于戰方酣董先胡清繼之虜大敗死者五千餘人
殺其統軍上將夏金吾失其名并千戶五人擒溺溺漢
兒王松壽女貞漢兒都提點千戶張來孫千戶何然不
左班祗候承制田瑄以下七十八人小酋二千餘人獲
馬三千餘匹及雪諸馬一金印七元述遁去副統董和
汧字董重傷與至汧京死十八日張憲之將徐慶山
等復捷于臨潁之東北破其衆六千獲馬百匹追斬十
五里飛以鄭城諸將聞上喜賜詔撫揚其功曰自羯胡
入寇今十五年我師臨陣何啻百戰言未聞速以孤軍
當茲巨寇抗大軍並集之幾於平寇騰野之中如今日

之用命者也後詔賜錢二十萬緡精軍是月梁以雲
行忠義及兩河豪傑趙雲李進董藥牛頭張略等破賊
于絳州垣曲縣虜入城復拔之擒其千戶張來孫等一
十四人獲馬百餘匹及器甲若干捷于沁水縣復之斬
賊將阿波那千戶李季董心死者不可計又追至于孟
州王屋縣之邵原漢兒軍張太保等以所部六十餘人
降又追至東陽賊棄營而去追殺三十里獲其所遺馬
八匹衣甲刀鎗旗幟無數又至濟源縣之曲陽破高太
尉之兵五千餘騎斃布十里獲器械鎗刀旗鼓甚衆擒
者八十餘人高太尉引懷孟情等州之兵萬餘人再戰
又破之賊死者十之八擒者百餘人得驢騾二百餘頭
高太尉以餘卒逃又敗之于翼城縣復其縣又嘗高擡
堅梁興董藥等復趙州李興捷于河南府又捷于永安
軍中原大震動飛上奏以謂趙俊喬擢堅梁興董藥等
擢河之後河北人心往往自亂願歸朝廷金人既累敗
劫虜首兀述等皆令老少渡河惟是賊衆尚徘徊于京
城南壁近却遣八千人過河北此正是陛下中興之機
金人必亡之日苟不乘時必貽後患檜沮之第報楊沂
中劉錡新除而不言所遣飛獨以具軍進至朱仙鎮距
京師纔四十五里兀述復聚兵自悉京師兵十萬來對
壘而陣飛按兵不動遣驍將以背擊騎五百奮擊大破
之兀述奔還京師飛令李興擢陵臺令朱正甫行視諸
陵墓治永安永昌永熙陵神臺枳橘栢株之廢伐者補
之先是飛自紹興五年遣義士梁興敗金人於太行殺

其馬五太師及萬戶耿光祿等皆府神山縣遣張獲
 敗金人于靈州擒賊憲兩州同知又哥嵐軍軍事判官
 還高岫觀浩等破懷州萬善鎮又密遣梁興等宣布朝
 庭德意招結兩河忠義豪傑之人相與揭角破賊又遣
 邊俊李喜等渡河撫諭申同其約河東山寨其詐等皆
 飲兵固堡以待王師之至烏陵思謀屬之難首也亦不
 復制上下但諭百姓曰毋輕動俟兵來軍來當迎降或
 率其部伍舉兵來歸李通之衆五百餘人胡清之衆一
 千一百八人李贊之衆八千人李興之衆二千人懷衛
 州張恩等九人相繼而至白馬山寨首領孫湛等僞統
 制王鎮統領崔慶將官李觀秉義郎李清及崔虎劉永
 壽王鎮等皆至所部至塞下以至廣商之心腹悉
 備如龍虎下屹否乎力萬勇之屬及張丹楊進等亦
 密受飛檄榜率其衆自北方來降賊常又以穎昌之敗
 失夏金吾夏金吾元述子婿也畏罪不敢還屯于長葛
 密遣使願以其衆五萬降飛檄其衆自破相開在懷衛
 動息及其山川險要飛檄其衆自破相開在懷衛
 終汾隰襄陽期日與兵衆所揭旗皆以岳為號關風響
 應及長宋仙鎮之捷飛檄乘勝深入兩河忠義萬萬
 飛將渡河奔走惟恐後各處兵糧以觀義軍賊亦驚香
 迎拜而候之者充滿道路所置守令熟視其敗誰何
 自臨以南之號令不復行元述以敗故復食軍以樂
 飛河北諸郡無一人從之者乃數曰自我起北方以來
 未有如今日之挫衄飛亦語其下曰此行殺虜人直到

黃龍府當與諸君痛飲方集降之策指日渡河秦檜
 私於金人方主和議故盡准以北奔之聞飛將成大功
 大懼乃請於上下詔班師初檜之歸也提議郎君實送
 之至淮以舟載之使歸檜之妻王仲山之女仲山有別
 業在濟南為取數千緡助其行其後提議統兵犯淮旬
 命親良臣王繪使其軍提議數間檜動靜且稱其檜檜
 自言殺虜人之賊已者而南無然盡室同載賊獲亦與
 之俱非過明矣逮其為良臣為部司未幾除從官蓋欲
 弭其言爾王守道庸人亦與檜同在虜中偕檜南歸無
 資考薦章遂與政秩又以為樞密院計議官檜之在虜
 中也亦與室燕喜洪皓之歸檜言及室燕等聲稱怒皓
 竟敗廣南或言檜嘗為廣南作檄文有指斥語親王楷
 府卒有自虜中逃歸者時虜方來索逃士急二人走蜀
 投吳玠嘗言之蜀人謂元述嘗招檜飲其家亦與為元
 述之左右侍酒者皆中樞貴戚王公之姻妻也知檜夫
 婦得歸暗啗唾嚔亦有掩泣者元述曰汝輩安得比秦
 中丞家范宗尹為相檜為執政事有未善善未嘗與宗
 尹爭而私言于上既排宗尹罷去則曰若用檜為相有
 二事可以聳動天下一則與南北士大夫通家問一
 則糾率山東河北散奉之人還之北方既相擬詔草以
 進曰軍興以來河北山東忠義之徒自相結約立功其
 後當兵深棲遠頭項人漸次渡江今各所在屯聚就糧
 議兵欲與兵討伐朕惟恐元述動眾在朕躬既未能率
 以還北豈宜輕釋殺戮意河北山東渡江無歸之

人並令所在招撫開具鄉土所在當議遣官糾率起發其南方士大夫因守官北地曷絕未能還鄉及北方士大夫因守官南方以至避難渡江想其念國保家之心彼此俱同雖有一時從權衛身之計必皆出平不得已度其深謀遠慮亦豈在人下應欲書問往來並令朝廷差人發遣如得回書有司即時遣人分付本家貴得情通各無疑間朕家祖宗休德託於士民之上初無顧顧之心亦無貪功之念儻有生之類因朕得以保家室復井里則朕亦將復侍父兄首陵寢上下雖異此志則同布告中外諒此誠惻上雖納之不曾降出其曰豈宜輕肆殺戮實威使之畏也曰遣官糾率起發強之行也曰一時從權衛身之計計之從末也至謂復侍父兄首陵寢此言何為哉其後屢使李永壽三調來議七事第一事欲盡取北人與檜二策合尚書李文華中在虜是其家在關檜取其家欲送之北其子師爰力祈免行不從竟驅以北舉室皆滅於虜元祐臣寮之家鄭著及趙彬楊憲三十家驅之赴虜廷悲號之聲感動道路其後罷相上以檜三策諭翰死恭崇禮行詞又詔恭崇禮出示親札并檜親擬詔本布告在廷戊午歲檜復相前日言官彈檜者劉聚已死黃龜年居湖州差人押歸本貫揭州雖沒不與遺澤又奏劉乙下恭崇禮家取御札大槩謂靖康之末嘗上書虜酋不立異姓及在虜中為徽宗草書達虜廷虜待遇有加禮自謂君臣之契與立朝者未如此又謂自初還朝時首令劉先世通書請好其終

臣願浩都督在外臣又遣北人招討都督問客通書和未幾邊報主倫來歸順浩遂欲懷歸已力援張邦昌交婿朱勝非入朝既而圍城中人恭崇禮與順浩勝非援邦昌時授傷命人謝竟家復來經籍浩臣之來去也陛下撫諭用三恩意欵密臣獨以書生不識事體以必退為首是順浩乃與權邦昌同日留身來問建言以謂宰相之去乃無一事於是旋易臺諫擬請御筆至崇禮章制之日請以為據密禮被遂嘗以御筆示廣眾其不知事君之體至於如此若不收拾御筆復歸天府則萬世之後忠逆不分微臣得君立朝無所放信詔台州取索主則付史館時秦熾提舉秘書省官實收之已既詔班師飛上疏曰虜人巢穴盡聚東京要戰要奔銳氣沮喪得謀者言虜已盡棄輜重疾走渡河況今豪傑向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強弱已見時不再來機難輕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圖之踴躍千言上亦銳意懷復欲觀成效賜札報之曰得卿十八日奏言班師機會誠為可惜卿忠義許國言詞激切朕心不忘卿且少駐近便得地利處報揚浙中劉錡同其相度如有機會可乘即約期並進機聞之益懼乃先詔韓世忠張俊楊沂中劉錡各以本軍歸而後言于上以飛孤軍不可留乞姑令班師一日而奉金字牌者十有二飛嗟惋至泣東向再拜曰臣十年之力養於一日罪臣不稱職大臣秦檜實誤陛下也諸軍既先退飛孤軍懼兀述知之斷其歸路乃聲言翼日渡河兀述疑京城之民為內應夜

葉而北遁百里飛始班師人民大失望焉飛馬首憫
哭而訴曰我等戴有蓋運糧以迎官軍勇人悉知之
今日相公去此其等不遺餘類矣飛亦立馬懸明命左
右取詔書下之曰朝廷有詔吾不敢擅留勞苦無四而
遣之哭聲震野至蔡有進士數百輩又僧道父老百姓
集于廷進士一人相帥扣頭曰某等淹留臘臘將逾一
紀伏聞宣相整軍北來志在恢復某等鼓望軍馬之青
以日為歲今先聲所至故疆漸復誠所未諭宣相雖不
相慶謂幸脫左難忽聞宣相班師誠所未諭宣相雖不
以中原赤子為心其忍棄棄成之功耶飛謝之曰今日
之事豈予所欲哉出詔書實之几上進士等相率摩階
視之皆大哭相帥曰然則將奈何飛不得已乃曰吾今
為汝圖矣乃以漢上六郡之閒田與之且留軍五日待
其從從而南者道路不絕全襄陽間多是焉方元述夜
棄京師將渡河有太學生扣馬諫曰太子毋走京師可
守也岳少保兵且退矣元述曰岳少保以五百騎破吾
精兵十萬京城中外日夜望其來何謂可守生曰不然
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以愚觀之
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生蓋陰知檜與元述事故
以為言元述亦悟其說乃留居翼日果聞班師岳亦幸
其去不敢追也當時論者謂使飛得乘此機以計止虜
雖疆不難平也故上雖失不難復也飛既還虜無所畏
稍侵寇已復州縣飛自知為檜所忌然不得行其志用
兵動衆今日得地明日棄之蓋殘民無補國事乃主

章力請解兵柄致仕上賜詔謂汝資長寡助予遠圖未
有恩戈之期而有告老之請不許自應詔入朝上問之
第再拜虜人大侵河南勿兵趨川陝上命飛應之飛以
王賁行八月以趙東淵知淮寧府虜犯淮寧東淵敗之
又悉其衆圍東淵飛遣李山以賁解其圍虜再攻穎昌
上命津發人民於新復州軍據險保聚韓世忠援于
秋湖命飛以蔡州軍素制九月虜犯宿毫命飛控扼九
江又付空名告身止任承宣使以下凡四百八十一道
以厲戰功十月川陝告急復遣益兵以重先行之命廣
設間謀誘契丹諸國之不附兀述者十一月命益州
兵援田邦直虜聚糧順昌將寇唐鄧入比陽樊陽陽
諸縣命擇禦禦備是冬梁興在河北不肯還取懷備二
州大破兀述之軍斷山東河北金帛繒馬之路金人大
擾紹興十年正月謀報虜兵路渡淮飛聞警即上疏請
合諸師之兵破敵未報十五日兀述辭常以重兵陷壽
春府二十日韓常與龍虎而王號者先驅渡淮二十三
日駐廬州界邊報至行在上賜札曰虜人已入廬州界
上卿可星夜前來江州乘機照應出賊後詔未至飛料
虜既舉國來寇集元必虛若長驅京洛虜必辭命可以
坐制其弊二月四日既遣奏復虜一急於退虜又上奏
今虜在淮西臣若擒敗勢必得利萬一以為寇方在近
未暇遠圖臣親至觀其度形勢利害以議攻卻且
虜知制鄂節師必自九江進援今若出此責得拘使
敵因測上得會兵奏大會及得捷應奏令緩行是日又

得出斷黃之奏益喜賜札諭以中興基業在此一舉初九日飛奉初詔方苦寒力疾飛行以十一日就道猶恐大軍行緩親率背嵬先驅十九日上聞飛力疾出師賜札曰聞卿見苦寒嗟乃能勉為朕行國爾志身誰如卿若師至蘆州元述聞飛之師將至與韓常等俱懣頽昌之敗望風遠遁遂還兵于舒以俟命工賜札以飛小心恭謹不敗專進退為得體時北方有上書以休兵勸廣商者謂南方今日之兵乃北朝向來初起之兵兵至是而始精所向無前恢復之機誠在於此此飛之所以奉奉也鄭璠為元述謀復蘆州三月四日飛不俟詔麾兵救之次定遠縣元述先以初八日破淩州張俊以全軍八萬駐于黃連鎮距淩六十里不往救俾楊沂中趨淩州城外遇伏而敗虜方據淩聞飛即遁夜踰淮不能軍四月遣兵捕都冠駱科又遣兵助光州自朱仙鎮之機一失虜勢浸張雖欲復進王師備禦攻討皆無預於恢復之計初畢之役第能挫其鋒而已先是十年同輩少卿高穎悅懷自言欲裨贊飛十年連結河洛之謀措置兩河京東忠義軍馬為攻取計飛所遣梁興復懷衛二州總虜人山東河北金帛綱馬之貽不肯還南竟無成功而精力欲議和患諸將不同已用留士亮同計召三大將論功行賞飛至即授樞密副使如食邑特詔位在參知政事上賜金帶魚袋銀絹視宰相初除禮飛亦請還軍龍宣撫司諸軍皆冠以御前字五月十一日詔韓世忠留院供職張俊與飛並以本職按閱重馬

置戰守同以樞密行府為名據定山忠軍于楚州初飛在諸將中年最少俊長飛一餘歲飛事俊尤謹紹興初元有詔督責張俊平寇事成俊賴飛成功俊亦服其忠智要稍需於上前其後飛二三年間平蕩江西湖廣劇寇復襄漢六郡故疆其功名勳將上上亦眷遇飛厚俊頗不鮮平方四年虜犯淮西乃俊地分北俊不肯行宰相趙鼎以書責之至平江又以壁馬傷臂辭鼎怒遣一卒隨之詔其必行且奏請誅俊卒無功而還飛渡江戰大捷解廬州圍上奇其功加鎮寧崇信兩鎮之節俊益歎及飛位二府官對與已埒益懷忿疾飛每益已下之俊不為禮初平楊么飛獻捷樓船于俊俊受船不答書飛待之益恭七年恢復之請甚合上意面命手札皆以恢復之事任飛嘗賜札曰非我忠臣黃雪大恥又曰卿為一時智謀之將非它人比又曰朕非卿到終不安心又勅諸將聽飛號令如朕親行一時褒表委注異於諸將往往皆疾之淮西之役飛自鄆滑聞命即行中涂俊貽書以前涂之糧為言飛不復問鼓行而進時賜札有曰卿聞命即往蘆州轉餉之艱卿不復顧必過其行非一心許國誰肯如此俊聞之疑飛漏其言於上歸則反謂飛逗留不進以乏糧為辭或勸飛與俊辨飛曰吾所無愧者此心耳何必辨其後俊與飛視韓世忠軍出忠嘗以謀劫虜使敗和議行檄俊承檄風旨欲刃其背俊後謂飛曰上留世忠而使五軍分其策朝廷意可知也飛曰不然國家所賴以圖恢復者唯自家三四輩

主上復令韓太保典軍番將何顏以見之俊不樂此
至楚州登城行視俊謂飛曰當修城以為守備計飛曰
所當戮力以圖恢復豈可為保計俊變色遷怒於二
候兵以微罪斬之韓忠軍吏耿若與總領胡訥言二
樞密來必分世忠之軍以為生事訥上其語檜怒捕著
下大理獄擇酷吏鉅鍊欲誣世忠飛嘆曰吾與世忠同
王事而世忠以不辜被罪吾為負世忠乃馳書告世忠
世忠大懼亟奏乞見伏地自明上諭之曰安有是撫勞
起之明日宰執奏事上以語檜且促其著獄著坐妄言
追官流嶺外而分軍之事不復寔矣俊於是大憾飛暨
歸倡言于朝謂飛議舉山陽軍欲保江飛以書報世忠
事檜亦聞之飛自是危矣初飛與張俊承詔駐世忠軍
往辭檜檜謂之曰且備及側世忠軍初無反側意檜為
此語欲激其軍使為變因得以罪世忠耳飛答之曰世
忠歸朝則楚州之軍即朝廷之軍也檜已惡飛語直
獨張俊承檜意欲分其軍檜飛一言而止而檜益惡飛
矣飛檜檜自任不復顧忌趙鼎議舉建二國公與檜與
檜意殊檜檜罪而逐之飛對客語必歎息檜深惡之自
元述復取河南地飛深入不已日以恢復勸上而檜主
議和元述以書謂檜曰爾朝夕以和請而岳飛方為河
北圖且殺吾嬪不可以不報必殺岳飛而後和可成飛
入觀論和議謂相臣謀國不職庸人必渝盟上以檜奏
付飛飛讀之見德無常師主善為師之語飛惡其言
姦罔上則曰君臣大倫比之天性大臣秉國政君面議

其主耶檜益憾之飛亦自知不為檜所容乃請解兵乃
後論論飛章再上不報羅汝楫六章又不報飛亦抗章
乞罷上惜其去詔不許八月飛上章還兩鎮詔充萬
壽觀奉朝請張憲王貴士俊皆飛部將也王俊初為東
平府平告於王貴貴執憲以歸之張俊俊時以樞密使
駐師在建康張俊院吏王應求言於俊俊院無推劫法俊
不從自鞠之使憲誣服以為得毋雲手書俊以告檜十
月檜至行在下之棘寺十二日檜奏乞召飛父子證
張憲事上曰刑所以上亂若妄有追證動搖人心不許
檜不復請十三日矯詔逮捕飛雲亦先逮繫前一夕有
以檜謀語飛使自辨飛曰使天有日必不使忠臣陷不
義萬一不幸亦何所逃明日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
可表飛心初命同鎮治其獄鑄明飛無辜改命方侯高
誣飛論于鵬孫革致書于憲貴令虛中透報以動朝廷
誣雲以書與憲貴令措置使飛復還軍而其書則謂
已焚矣自十三日赴逮坐繫凡兩月無一事問飛高要
懼不知所為或有以不助淮西之事使如臺評則可以
為罪矣十二月十八日始有省劄下棘寺命以逗雷詰
飛而所收御筆及往來道涂月日皆可考實宋當道雷
也乃命大理評事元龜年雜定之會歲暮獄不成檜一
日自都堂出便入小閣良久手書小紙令吏付獄中
即報飛死矣蓋十二月二十九日也初憲檜辭出於
吏手一二寺官知其無辜相繼以去既不得辜要罪始
以逗雷詰之飛困於拷掠亦無服辭飛既死於獄矣具

獄乃以衆證證飛賜死憲雲戮于市張俊楊存中泣
之稍出兵衛諸門且俾俊存中遣卒送兩家之孀徙之
遠方行路之人見之皆爲之頌涕飛墓舊賓客坐者六
人參謀薛弼與万俟卨軍機在永嘉日弼嘗從之游弼
知槍慈飛先納父或動息告之得不坐初飛在獄高
先令簿錄飛家資取飛所得御札束之左帶南庫飛家
徙嶺南與憲雲並沒入官王會者槍之姻黨也搜括
無遺獨得尚方所賜物而已初万俟卨代何鑄治飛獄
擢爲御史中丞大理丞季若樓何彦猷以飛爲無罪固
與高爭高彈若樓以黨凡飛與何彦猷俱罷大理卿薛
仁輔亦言飛冤以罪去知宗士優請以百口保飛萬勤
之寢死于建州布衣劉元升上書訟飛冤下棘寺以死
王俊以告計自左武大夫東州防禦使超轉正任觀察
使姚政廉榮傳選以傳會遷轉有差王俊後離軍槍猶
不忘之授以副總管時童先亦遠至槍恐其有異辭引
先面諭之且聽旁之曰無恐第證一句語言今日便出
先唯唯槍使大程官二人護先至獄中先對吏即服遂
釋之樞密使韓世忠心不平獄成詣槍問其責槍謂飛
子雲與張憲書不明其事體莫須有世忠曰相公言莫
須有何以服天下因力爭之槍不納洪皓時在虜中賦
蠟書還奏以爲虜所大畏服不敢以名呼者唯飛至號
之爲父諸酋聞其死皆酌酒相饗它日皓還論及飛死
不覺爲之觸上亦素愛飛之忠事聞皓奏益痛之初飛
從戎留妻養母姚氏從高宗渡河既而河北論陷音問

隔絕飛遣人訪求數年不獲後有自母所來者謂飛曰
而母寄余言爲我語飛勸事聖天子無以老嫗爲念也
飛乃切遣人迎之往返十有八然後歸奉之至孝母病
疾藥餌必親嘗之居家行步唯恐有聲遇出師必戒家
人謹侍養母死與子雲扶柩歸葬將佐有頌代其役者
謝卻之既葬廟於墓側朝夕號慟連表乞終喪凡三詔
猶不起勅監司付臣請之又不起責其官屬以嚴刑使
之以死請乃赴奉詔終三年不解素經自吏秋亂華飛
立志慷慨誓不與賊俱生自建炎初元至紹興十一年
九十餘年間屢與虜戰獲郛事益出入江西湖廣亦五
六年其志每以取中原滅金虜爲念雖平大盜如李成
曹成馬交彭友揚公皆飛之功然其無從見於詩詠則
以率直爲嫌蟻之羣也豈足爲功北踰沙漠蹂躪虜庭
復二聖還故疆乃吾志耳初樞密行府受王俊告言暨
俊與憲對辨王俊所告無一事實而韓寺始以淮西之
事詰飛淮西雖非飛地分飛時在鄂渚言近章欲備先
驅擊虜寇得御札褒許又飛乞東康入京洛皆未奉詔
之先當時臺諫亦不深放其事淮西之役飛受御札十
有五誠有之時邊報踵至飛在鄂渚去淮西千餘里恐
其後時故盼報謬爲多然出師之命雖在正月而二月
九日詔始至飛即力疾出師實奉詔三日而行御札有
曰得卿九日奏已擇定十一日起發往新黃舒州界則
可見矣自鄂而新黃自黃而舒虜飛又慮大軍行遲乃
振率背嵬爲先驅其至也虜方在慶望風自退飛還軍

舒則復來窺濠又次定遠廣闊飛來夜論淮而去雖與大功張俊楊沂中當任其責況俊總全八萬遇敵自可制勝而駐兵黃連鎮距濠六十里而不能救俊與沂中不用劉錡之言隨虜計中遇伏而敗非無飛之助以致敗也時有詔付楊沂中曰元述復窺濠州已降手詔與韓世忠張俊皆於濠州附近期同日出戰則是役也軍事專任世忠俊沂中而飛特助之耳况又非飛所分地分也臺諫至謂飛以乏糧為辭則御札有曰卿聞命即往濠州轉餉艱阻卿不復顧問必過其行非一意許國誰肯如此蓋謂糧乏者乃俊也俊貽書以糧之告飛而詔旨及是俊已疑飛漏其言於上而深憾之謂糧之乃俊語非飛意也而俊反以此誣之大虜寇河南詔飛助劉錡凡兩月而飛拜御札二十有三多於淮西時矣淮西十五札飛之子霖嘗抗章句賜還孝宗皇帝從之取之左帑復以昇霖至今與它詔札皆藏其家先是紹興四年元述劉豫六七十萬寇淮西亦詔飛自鄆州以兵夾會廣進飛遣牛皋追擊大破之又六年飛也罷漢劉豫遣子麟姪兒合吾殺飛李成孔彥舟開師古之兵七十萬分道犯淮西光世張俊同奏乞詔飛以兵東下飛至江州麟已敗詔止其行飛九三赴淮西之急難道理有遠近而未嘗踰期凡十一年屢之入壽春也飛聞警即上奏乞出師繼又入奏乞出京洛以制其賊又恐是時欲急退虜為出斬黃議攻卻皆未始奉詔也其孫珂當以所藏御札并隆對月日及以被罪責罰下

韓寺之文著辨証五事謂建儲之義在軍前上奏而參謀薛弼謂在陞對時且証上有不樂語謂此非大將所宜言者弼之妄也弼本附膺所以言此者欲嫁怨於上而謂飛之死蓋自取非擅之罪也王伯康私紀謂紹興辛酉虜入寇張俊韓世忠欲深入惟飛駐兵淮西不動御札促飛行凡十有七最後有往復存亡在卿此事實未嘗有此詔又謂飛移軍二十里而止上始有誅飛意者亦弼之類也且御札十有五言十有七亦非也十一年八月九日臣僚言飛請楚州為不可守為沮士氣蓋飛嘗與張俊同登楚州城俊欲增築飛謂當進取中原不當僅守于此謂飛為專欲保江者亦証也熊克中興小曆載宰執奏事聞聖語及飛棄山陽事以為附下受之實亦証也諫議大夫方俊高論飛虜騎犯淮而飛固指嚴詔至奇斬而還又謂飛執偏見欲棄山陽亦証也建炎四年十月內申兩浙安撫大使劉光世奏淮御筆承州殘虜攻圍山陽諸鎮之師退境不進蓋光世以兵駐鎮江不進而以會合王林郭德威之兵不至為解謂飛等延延五十餘日遂失機會是時楚州趙立告急而張俊不肯行乃改命光世而令飛腹背掩擊時飛也宜與雖有泰州鎮撫之命未赴也飛有軍萬人合軍士之擊計七萬以上須舟以濟須糧以食州郡皆坐視必俟稟朝命而後從九月二日始入泰州十二日飛始得九月六日之詔且令光世益兵與飛等會而飛以狀至光世皆不報飛乃夜飲士卒以酒激勵而用之獨以一軍至

徐州轉戰彌月九三大捷獻俘行在詔褒嘉而光世
在鎮江雖承賢詔與應數十坐閱兩月未嘗渡江其事
皆可致也孝宗之在清湖嘗聞賴州兵難述叛事以告
高宗憤怒而絕其俸又風曹詠輩十人露章請壽皇歸
秀邸特餘服如飛之安敢言之者擯監脩國史每逮
見飛捷奏必怒強於色或削之其後二十六年左僕
射沈該監脩國史奏檜秉政以來所書聖語多出已意
請刪之檜嘗以王俊告許欲廷總管因奏從事聖語謂
飛當時欲具舟入川有統制官諸軍乃止亦誣上語
該所刪果能盡乎大兵之後州縣凋敝飛出師每以軍
餉為憂每調兵食必憂額謂將士曰東南民力耗多國
家恃民而立而黜曹徒耗之大功未成何以報國與樂
於用兵志在玩寇者不同年而歸矣京西湖北始平即
募民營田給以牛種假以口食分任官吏責其成功又
為軍田之法使戎伍攻戰之暇盡力南畝行之三年
省漕運之半上嘗書檄諸將士曰三事賜之宜撫
司官獨有允負之行裁減飛自奉清石家惟用布素無
姬侍之奉蜀帥吳玠嘗以名姝饋之飛不樂受遣使者
而歸之或諫之則曰國取未璽重王育肝不寧豈大將
宴樂時耶少時飲酒至數斛不亂上嘗面飛之曰卿異
時到河朔方可飲酒自是絕口不飲臨老誓張言及國
家之禍涕泣氣塞士卒皆感服聽命臨敵奮不顧身必
先士卒或問以天下何時太平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
惜命則太平矣與將校詳必勸之以忠孝教之以節義

所部兵二萬六千守禦攻討未嘗乏事其御軍也重寬選
謹訓習必當罰明號令嚴紀律同甘苦肯寬之名始於
西番飛所用皆一當百官詔以韓京吳錫二軍付飛皆
不習戰飛擇其可用者千人遂為精卒每止兵休舍輒
課其藝注坡跳壕之藝皆從重寬習之惟稍張憲即卒
有功於吳耶則開金東帶及銀鑲實之雲雲彼甲習注
坡馬蹟而路怒欲斬之諸將力祈免猶鞭之陌乃釋之
偏將或夸功或違勅或慢令必誅必斥之約東明間使
人易從違者必罰行師秋毫不犯有戡民掠者市物不
如直者皆不少貸卒有取民廩一縷以東獨者立斬之
與士卒最下者同食尊酒肉必均及其下酒少則數
以水而人各一盞焉詔書褒其絕少分甘與人同飲是
也出師士卒露宿飛亦露宿諸將遠戍則令妻至其家
慰勞其妻妾或以金帛餽之其有死事者哭之哀育其
孤或與之為婚姻士卒疾病親視之問所欲或為調
藥士所領輜重者數十萬緡少數萬緡付之吏分給不
私一毫嘗命其將稿給帶甲人五給輕騎人三給不帶
甲人二給將殺其數以自私杖而殺之恩威兼施之人
畏愛重犯法提兵數萬皆四方亡命嗜殺好縱之人而
奉令莫敢違兵夜宿民戶外民開門內之黃賊入晨起
戶外無一草葦所過民不知有兵市井驚販如平日民
有鬻新者損其直以售之卒曰吾可以二錢易吾首耶
竟不敢士卒雖甚飢寒不敢擾民時諸將所統曰韓家
軍兵家軍號為凍殺不折屋嚴殺不虜掠民間見飛軍

過則相與聚觀舉首加額有感泣者招降薛金剛飭教
開悉為精兵皆遠騎馳至揚子江大風禁渡騎曰軍
死於水不可還將軍令不渡江飛善以寡勝衆南黃門
之衆以八百人破五千萬持領之戰以八十人破十萬
又以背曳騎五百人破元述十萬之衆元述能兵亦憚
飛也飛自結髮從戎十餘年間大小數百戰未嘗敗北
張俊嘗問用兵之術飛曰仁信智勇嚴五者不可缺一
問嚴曰有功者重賞無功者重罰如此而已飛用兵雖
代叛亦以廣仁德為先去其首惡而釋其餘俾將叛成
營殺降飛勸其果故信義著於人心雖多變軍皆有
親附之意紹興間北伐查干口高勇之乃龍虎之部曲
也千里歸附以義漢平諸郡多缺軍計事時置飛於
之權飛擇人材以能安集百姓為先諸部皆感飛以相
職稱後稍復舊制章高勇等之權上降詔以高勇
不與招賢事相之復舊制時宰相朱勝非使入諭之曰
飲至日當建都建都飛慨然曰丞相待我何薄也乃謝之
曰飛可以義貴不可以利驅襄陽之役君事也使諸事
不接節將將坐視不為事義漢之役君事也使諸事
人為牽制之師六郡既降光世之軍始至飛奏乞先賞
光世功至賞結山東兵數千人約以曹州之衆來歸
飛以黃金五百兩賞之賞以五千人自襄陽來歸也忠
泰寧之衆飛遣使頭還飛麾下忠臣以書與飛曰
昇為國家何人使此忠臣數服每爵官必曰此將工
効力臣何功之有或功優而賞之薄為再開陳誠不當

得則一級不安子部將有止任讓事者數人皆以橫功
伐而後至轉輸之官亦為言其功於朝皆受賞雖小吏
下遺下卒亦給之土如諸將臣趙開等皆言臣之朝而
命以官死事之典如舒繼明等從張俊之皆言
之不遺也臣等雖立奇功臣不以聞臣自朝廷奉行上
所特命而遷亦計不亡美漢年雲功第一不上逾年銓
曹李行始遷武翼郎平楊公雲功亦第一又不上功張
浚聞之曰廉則廉矣然不得為公也浚乃奏雲功飛猶
力辭嘗有侍臣遷三資飛曰士卒冒矢石斬將陷陣
立奇功始得第一級男雲無故躡崇賞是不能與士卒
一律將何以服衆又言非所以示大公至正之道果表
不妄一嘉其志從之詔雲飛遷刺則詳飛御器械則又
辭年十一從張憲戰大捷京西之役先諸軍登城下
鄧州又攻破隨州能以手握兩鐵椎重八十斤騎馬大
戰無慮十數入虜陣中中虜為之赤身被百餘創然每
勝飛獨不主其功死之日年二十三上初欲以劉光世
之兵隸飛奏知其有大舉北征意沮之其命竟寢飛
嘗乞不假濟師以本軍進賊腹心悉剽殘寇又乞遣屯
淮甸賜詔獎之飛立隸軍四日授神武副軍都統制已
而聞乃擢高平府為之而得之飛即自陳乞正澤
民之罪力辭不受上以飛自陳乃為言之上報
以出自朕意卿力辭出之乃止飛為高平府為之
請母封國夫人女手肅校女資飛知之雖康年五百來
之上章待罪乞反計初以建炎上書失官而飛使張

所補官所後以謫謫至長沙賊酋劉忠賢以叛所屬賊
不從遇害其子宗本幼孤飛鞠養之紹興七年遇明堂
加恩捨其子而以宗本奏且述其死難之由上前之特
賜所家銀絹以兩百以與一資恩澤飛好禮下士士多
歸之南權古今夜分乃寢出則戎服弁首治軍務入則
寢衣冠帶請經史恂恂如書生口未嘗言功伐其用兵
未嘗敗但韓淮陰出師表昭昭焉孔明相上下紹興間
見國本未立疑思之或出涕泣人或切笑之嘗抗章
建議高宗皇帝嘉其忠詔褒之其後詣資善堂見孝宗
皇帝退而喜曰中興基本在是矣高宗自擒虜後房精
萬機首欲復飛官方俟高東政善治飛微者力奏虜
方頤和好一旦錄用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奪敗盟大學
生程宏圖上書言故相秦檜主和議沮天下忠臣義士
之氣欲感動其心而振起之當正捨之罪而籍其家查
趙鼎與飛之冤而復其官上然其言詔論中原及諸國
之人又詔燕北人昨被遺歸者盡為權臣所誤追悔無
及又詔飛之家應自便九捨之棠皆能檜檜初飛岳州
與飛姓同改為姓州至是詔仍其舊御史中丞汪澈宣
撫荆襄諸將與三軍之士合詞言飛冤澈諭以當奏知諸
軍大勵哭聲雷震都堂張浚參贊陳俊卿聞之皆為之
悲歎國朝著令幼經罪因得重罪原之蓋不欲求情於
事外也王俊初告張憲言欲經營復飛管重兩造既至
閱實無是言則又求之書飛遺書書與飛書既
之矣則又求之飛平日之言飛所言建鄴於三十二

實未嘗言與藝祖同輩非欲辭已證其無是語最後乃
及於淮西違詔一時寺官如李若樸何準猷固心知其
不可而爭之孝宗皇帝即位初不喜下詔曰故岳飛起
自行伍不踰數年位至將相而能事上以忠御衆有法
要立功効不自矜誇餘烈遺風至今未泯去冬山戎
肅之衆行師不擾動有紀律道路之人歸功於飛飛雖
坐事以沒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聖意與追復
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錄用制詞有事上以忠
至無嫌於入告蓋以其有楚歸之議也雲復左武大夫忠
州防禦使以禮附葬子孫櫛櫛以上皆官之女俟嫁則
官其夫賜其家錢萬緡朝於鄂州賜號曰忠烈張憲復
龍神衛四和都指揮使閬州觀察使亦官其子孫又詔
三省曰秦檜誣飛舉世莫敢言李若樸為獄官獨白其
非罪令訪問錄錄既而李若樸除即何若猷已死其家
自言詔特贈勳官與一子恩澤飛之子霖將潛湖北武
昌軍士百姓皆姓香具酒牢哭而迎有一婦哭尤哀曰
公今不復此來矣問之則曰其夫不壽為人為公所斬
矣霖帥廣州道出贛之老率子弟來迎皆垂涕淚曰不
圖今日復見公之子霖涕泗對上諭曰卿家紀律用
兵之法張韓遠不及卿家冤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
冤聖訓昭明垂信萬世彼孫觀何為者為他人誌墓至
指飛為跋扈其誰欺乎論曰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非
姦雄變詐者比韓信用兵天下莫敵也觀其拒刺通不
說不肯背恩自立其後期 遷延不至君臣之間間隙始

開上春飛厚而飛明於君臣之義進退之機夷夏信朋
之者以其心也如戰之權制於人主飛詎有不聽者元
述遺傳書曰必殺飛而後和可成者敵人自為計也猛
虎在山蔭藿為之不採飛雖不掌兵亦足以強國致和
愈易矣況是時虜上下相疑其勢已弱子玉猶在晉文
不帝之時也增與飛不兩立飛疾擄之飛增忌飛之智
汴京之上書元述其言料之審矣是時如高坐不如
捷辣如飛罕相繼皆死元述在耳而諸將皆不啻足
以當之此一大機會也而增敗之嗚呼增之貪功以自
專忌賢害能中興之大計其果上通於天而世之傾
邪之士猶立說以附增如孫觀者多矣非使此說掃滅
於天地之間何以佐公論之行哉又論曰時政記書事
數年之後紀載豈無缺遺紹興諸將之功夏官賞功之
籍猶可攷也飛之功當時史官所書用增風旨削而小
之者有矣是時典領秘書圖籍者煇也實錄東史筆則
墳也史官之屬則鄭時中增之館客也才要明墳之婦
翁也林機其子婿也楊迥董德元王揚英數十人皆其
黨也上嘗以增朋比能政翰苑之臣蔡崇禮嘗草謄出
增二策且以親札付崇禮據以章制其後柄用巧詔於
崇禮家崇禮之既至則以付秘書實收之也以至宰相
拜罷錄令悉上遂自有存焉者坐以違制之罪增之慮
亦深矣人之功則欲掩之已之功則欲大之人之過則
欲增之已之過則欲沒之行之一體可也如天下後世何
重刊宋朝南渡十將傳卷之二

一葉ニリ母字校増懷字 二十四リ人字下校増入字 五葉ナリ今字下校増各以字
十七葉ニリ至字下校増行字 廿七葉ニリ行作在

廿二葉ニリ號作號 九リ侵下多執字 廿二葉ニリ也作耶 ナリ通誤通

廿三葉ニリ懼作懼 廿四葉ナリ脱尾字 ナリニ作已國下衍家字 八リ下多系字

廿五葉ニリ有脱文ニ接廿五葉同縁ニ、ナリ脱候字 廿六葉ニリ又字下由接廿六葉

廿七葉ニリ用字ニ多同縁ニ、廿八葉ニリ同誤同 廿九葉ニリ又字下無餘字 卅一葉ニリ

卅二葉ニリ安作安 卅三葉ニリ軍字 卅四葉ニリ硯同誤校硯 ナリ國下有ニ

卅五葉ニリ人作橋 ナリ護下多欄字 卅六葉ニリ脱作如 卅七葉ニリ橋校橋

卅八葉ニリ欽作飲 ナリ萬作萬 廿九行下有夫字 故校飲 卅十葉ニリ

卅十一葉ニリ山系下無誤系字 卅十二葉ニリ怨作悲 のり下作示 卅三葉ニリ師作師

卅四葉ニリ著作者 卅五葉ニリ無のニ制向未の起ニ、ナリ脱下多系字 卅六葉ニリ脱

卅七葉ニリ各軍ニ作軍 卅八葉ニリ防作防 卅九葉ニリ同 卅十葉ニリ同 卅十一葉ニリ同

卅十二葉ニリ卒下多者 卅十三葉ニリ後作干 卅十四葉ニリ和 卅十五葉ニリ同 卅十六葉ニリ同

卅十七葉ニリ今下版 卅十八葉ニリ夾作夾 卅十九葉ニリ同 卅二十葉ニリ同 卅二十一葉ニリ同

卅二十二葉ニリ從作從 卅二十三葉ニリ同 卅二十四葉ニリ同 卅二十五葉ニリ同 卅二十六葉ニリ同

卅二十七葉ニリ入作入 卅二十八葉ニリ同 卅二十九葉ニリ同 卅三十葉ニリ同 卅三十一葉ニリ同

實刊宋朝南渡十將傳卷之三

李顯忠

史

卷之三

墓

李顯忠，郿人。延路統德軍青湖城人也。初名出輔字公弼。紹興間賜名顯忠。父永奇，字權叔，本唐睿宗之後。高曾以來為蘇尾九族都巡檢使，襲官數世。至永奇，甚得族黨心。諸父有謂顯忠者曰：「吾所收吾祖唐朝封爵，宜告父老矣。汝可收之。」為子孫榮顯忠曰：「功名當自致，豈敢以前人之名為榮？」雖曰唐子孫，已數百年，孰知之？嘗聞郭崇韜哭汾陽王墓，為人所鄙笑，豈可效之？父聞之，喜其有志。顯忠之在母也，數日不能婉有僧過門，聞之入觀之。曰：「所生乃男子，當以刀劍七弓矢鎗甲各一，實母左右。夜未半，雞鳴大吠，必生也。」果然。顯忠之生也，立於蓐，火光粲然，其後皆以為異。年十七，投充郿延路效用，常隨永奇出入行陣間。建炎二年，金人犯郿，延正月，經略制置使王庶命永奇遣間者已得張琦更求一人。顯忠聞之，請行。永奇謂之曰：「汝方年十九，未經歷行，必累琦。顯忠曰：大丈夫有功名，志顯忠年小而膽氣不小，必不累琦。父奇之。令偕琦行。三日至同州，三十里漢村，密穴中有虜人夜宿。顯忠令琦執馬轡，顯忠入密穴，中有十七人，獨一人不寐。顯忠先殺之，然後繼其餘，取首

李顯忠

二級及二馬，出餘馬悉折其足，與琦皆還。比曉至立進河間，人曰：「虜軍悉在同州，將至此，琦故行速。」顯忠曰：「雖百騎來，不足畏。當盡死力殺之。」三日而後反。永奇以告帥，庶驚喜曰：「是子年幼，有膽勇，乃爾呼來問之，應言無懼色。」庶大奇之，以樞密院空名宣劄補承信郎，差充第三隊將。會夏國重兵侵塞，城正將張清修顯忠追之至瓦窑港，遇夏國伏兵五千餘人。顯忠以其族三百餘騎交戰，夏賊大敗，斬首虜二百級，得馬三百餘匹。濟以告經略制置使司，補保義郎。充郿延路第六將。建炎三年十二月，金人攻陷延安府，十一月，金人先鋒都統同陝西路行軍都統婁室字極烈將兵數萬圍東晉寧軍都管右廂軍陝西路行軍都統。君將兵數萬攻圍陝西克戎寨，其地曰西子園。是也。時永奇充郿延第四將，兼本路經畧制置使司虜人連日攻城不得，志顯忠夜縋城斬賊首數級，還虜莫測而懼。建炎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苗官劉賞移焚南門，納金虜城遂陷。惟克戎寨被圍百餘日，外無救兵，內乏軍糧，軍民疲困。二月初，城中父老帥眾泣而告永奇曰：「將軍忠義存心，今晉寧軍已破，塞兵五三孤城，安可堅守？永奇父子欲出城死戰。」父曰：「將軍死於忠義，天地人皆知之。」

李顯忠

民被塗炭父母妻子悉俘戮爲之奈何領將軍以
一城生民爲念報國宜無它日泣告至再三永奇
覺軍民情變撫諭之亦再三乃歸寨至復還延安
府浦察郎君自募軍渡河而去永奇仍舊第四
將永奇數欲去之軍民父老皆固留會有部落屈
即羅又捕聚數千人爲紅巾寇於綏平寨永平寨
之間劉良民報仇怨不月餘有衆萬餘人綏德軍
安撫司調兵不能下顯忠以父命率蘇尾九族番
漢千餘騎一戰大破之追至夏國境上生擒賊渠
魁以還綏德軍安撫使張藻錄其前後功轉武翼
郎充鄜延路第六副將蘇尾九族都巡檢使黑水
堡駐兵夏國乘虛屢寇邊顯忠每出兵夏人必敗
俘殺多夏人畏之建炎四年六月呂卬存王進收
復鄜延路軍民皆望食靈聚以迎王師安撫使張
藻命永奇代其職歸川中八月婁室重兵復寇鄜
延路王進以鄜延呂卬存以延安府後降金人婁
室以修武郎趙述知綏德軍兼主管公邊安撫司
公事永奇充鄜延路馬步軍副都總管兼措置公
邊軍馬綏德軍置司顯忠充鄜延路兵馬副都監
兼第六將定安堡駐劄夏人屢侵諸邊寨顯忠每
以一二百騎破夏人四五千衆由是夏人聞顯忠
威名爲之破膽未幾夏人以兵十五萬來攻順寧

寨即劉延慶之家計寨也被圍累日軍民來求救
永奇命顯忠率兵三萬餘騎爲先鋒五日至順寧
寨夏人知之令統軍誤殺業謀名交二人領兵
五萬來顯忠選蘇尾族精騎三千皆腹心爲三陣
交戰自辰至午顯忠奮身一擊夏人大敗生擒寇
名交永奇以大軍夾擊之夏人悉潰顯忠擒誤殺
乙連奪馬萬匹斬首虜萬餘級擒數千人永奇還
綏德軍父子有歸 本朝之意折可求與鄭建充
陰謀之以告金國元帥永奇亦知二人之謀以所
獲夏國監軍寇名交誤殺乙連獻俘於元帥府且
訴可求建充陰謀繼而可求建充言亦至元帥曰
設李有異謀我自出兵征討爾輩多以私隙生事
乃已金國以劉豫爲齊劉麟爲陝西撫諭授永奇
隴州防禦使充鄜州馬軍副都總管兼公邊措置
使綏德軍置司顯忠授武節大夫鄜延路兵馬都
監主管第六將兼蘇尾九族都巡檢使授卬壽監
延路兵馬都監主管第四將一日顯忠父子聚而
泣曰本朝多事如此父子未得同報國恩常鬱鬱
然夏國兵寇鎮邊寨卬壽以所將兵大破之奪馬
三千餘匹斬首虜千餘級夏人大潰僞齊知卬壽
能戰令以兵赴東京永奇曰卬壽偶然成功豈能
長勝其意恐留之而不得同歸本朝也遂以卬壽

病告經略司令顯忠帥軍馬過餘人赴東京永新
密戒之曰汝若得便可乘機會歸朝莫以我與骨
肉為念我亦自規畫汝若能成此美我亦名譽百
世不朽顯忠至東京密謁經略使路軍馬唯鄭
延路人材大小不齊衣甲亦不整齊呼統兵官
詰問之顯忠曰軍馬不齊乃諸將抽摘而至者然
臨敵取勝務在王將敢為顯忠臨機制變不顧死
亡若奮身嚮前則隨顯忠者必無怯懦之人法令
若行人自效死安有不用力者成功須賞敗辱當
誅取勝不為難矣顯忠喜其言授顯忠毫南路兵馬
鈐轄知鎮安府兼左馬軍都統制舉與王德相持
北羅城及瓦鋪孟鋪店鋪離橋交鋒而不盡力出
兵必晚收兵必早小勝必止或無勝負邊收兵用
父訓也一日遇劉光世衛兵統制王照以精甲數
千於死地列陣顯忠諭之曰移軍馬橋外爾不
能支可惜官兵昭不應時是州為要路趙揚赤領
毫州牙兵三千與顯忠鈐轄兵少卻揚赤追之急
顯忠策馬而至亟令鳴金止軍永奇父子身雖在
偽地仕亦顯忠未嘗忘本朝乃密議遣其客雷
燦以蠟書赴行在所燦補官羅田宰時紹興五年
也一日劉麟揚諸路總管雷燦行環慶路總管
建充酒後搖膝顯忠瞋目而言於麟以俚語侵辱

充麟恐席上事俾顯忠先歸顯忠起詣麟坐坐曰
豫與麟父子皆巨賊耳我不就死而就位生何面
目見天下忠義士左右聞之急扶其上馬
去麟亦頗聞之以酒故不督過也顯忠與腹心兵
官夜密語曰是日意建充有語而麟乃自承之若
建充有語即執劒殺之爾等不得不防麟之害我
也自是治兵益嚴豫與麟亦有言顯忠父子意徒
以其有精兵萬人未敢發也紹興七年十一月虜
尚書省劾劉豫治國無狀賈命左右副元帥撻辣
兀述提兵以寇江為名奄至汴京虜豫先已給其
子麟至滑州議事擒之而豫不知也蓋賈欲廢
之久矣其弟劉益守陝西遣撒里曷以攻蜀為名
至長安擒益元述以益為驍騎指揮淮上圍場廣袤數
十里元述與顯忠獨立馬圍場間顯忠戒其入兵
俊往探淮河水可渡馬更欲執元述歸朝元述令
顯忠射生顯忠曰小人廢齊人也不敢執弓劒元
述自解腰間弓箭佩刀與之顯忠馳逐射雉兔數
十忽一野兔帶箭而來元述令顯忠避之顯忠下
馬以佩刀迎兔揮中其口而剖之元述喜以手撫
其背解柿紅袍與之曰子真將軍也兵俊者探淮
水還顯忠馳馬迎問偶竹刺傷馬蹄恨恨而止元
述見顯忠馬傷乃急搖鞭奮語而呼其聲如鍾附

道者即至廣驛四合元述令取一馬以授顯忠顯忠一躍而上元述顧視之久既而元述還東京攜諸虜酋顯忠亦與焉元述胡語指畫言射圍事衆酋皆起拜如慶賀禮顯忠問左右皆曰拜賀太子郎君得將軍也居數日授顯忠定國軍承宣使知同州是日顯忠與王卬忠劉光時相遇相國寺坐間語及本朝事顯忠扼腕長吁因問卬忠曰爾安忍負本朝卬忠曰非我也皆鄆璣斬奪謀此行也由是共約歸朝時劉光時爲河北總管王卬忠知西鞏州金國改元天眷永奇爲鄆延路總管知鄆州兼管內安撫使五月中顯忠至鄆省侍永奇因教顯忠曰同州入南山止六七十里乃金人諸酋往來驛路汝得機會可擒其酋渡洛渭而入南山由商鞏以歸鄆弟報我知爾我與卬忠輩以兵取延安本族人必皆爲我用已而六月顯忠赴官同州王卬忠遣顯忠帶牌走馬來同州密議事顯忠七月遣黃士成白茂忠崔全持文書并汝州防禦使告由間道入四川來朝廷報言歸朝事十月三日聞西元帥撒里曷來同州卬忠夜召崔皇輩六十餘人皆擐甲於庭翼日旦顯忠率州官於東門外右土祠前迎候元帥顯忠下馬忽言損足令通判候元帥顯忠有興先歸今崔皇被甲

刃候元帥呈刀甲元帥坐州治必欲顯忠出且欲觀所獻刀甲顯忠令左右掖以至見元帥顯忠言損足不可拜遂令甲軍六十餘人列庭下請元帥觀刀皆出鞘其刀諸酋亦皆來觀稱善顯忠曰聞有言於元帥者謂我有異意一小郡知州焉能爲元帥是行必以我故左右皆上崔皇輩持兵凡紫綿裘六十餘人皆殺之惟鵠捻渾俗呼爲鵠眼郎君者乃崔奎之子也自城頭走出餘酋兵二百餘人皆殺之元帥走鎮雅堂顯忠入謂之曰不殺爾欲生擒見大宋皇帝須歸我二聖暨天族并還舊疆乃赦爾元帥就縛并殺南館驛酋兵一百餘人擒元帥上馬與顯忠老幼皆騎而行出南門至洛河以使臣鄭邦傑所會舟舡後期不得渡斬之遂還同州衆皆欲北行入丹州梁山爲家計寨取本族軍馬入延安府以永奇爲經略使若得鄆延路兵馬於同華州長安等處當與虜人再戰因元帥隨軍議已定出同州北門至漢村遇酋兵千餘騎追逼顯忠揮刀一擊大敗之晚至臨高原虜兵來追又有朝邑河西堡番兵二千餘人營於臨高原之前初五日顯忠曰我輩若便行虜兵必襲我遂引崔皇輩二十人騎乘馬揮刀呼之曰盡力死戰不得走數千人衆一擊而潰死者百餘人歸

踐及墜崖而死者與崖齊元帥仰天哀號至撲地
河欲上五丈原虜兵隨之徐行不敢逼有虜兵五
六千餘騎先在五丈原上顯忠呼元帥曰汝看我
獨與原上大軍死戰乃單騎而上元帥奮語大呼
曰汝輩急避之其猛不可當也虜兵欲避之顯忠
已突入揮雙刀躍馬往來如飛殺百餘人虜兵皆
披靡奔走崔阜輩十餘人繼之虜陣大潰皆墜於
原東水濁崖之下生死相重不可計自此虜兵破
膽唯隨於後不敢近元帥大聲叫呼不絕口顯忠
見白水縣縣城縣沙苑監生兵數千人又有澄城
縣陀於前乃與機密官王參主議未決元帥呼
虜中譯語通事拍天舉手加額而言曰願南往見
大宋皇帝今譯語來言兩朝方議講和我若死于
此何益不若以我見大宋皇帝爾亦成功我得
不死再三跪告顯忠與眾議崔阜輩皆欲殺之王
參曰殺元帥只一人也陝西諸路生靈何辜顯忠
曰事在我何與陝西人民事參曰虜人何知元帥
既死鳳翔府十萬之衆必散報仇怨殺人必矣諸
路人民無備苗兵器甲俱全何可當也民亦莫知
其由不及為備功既不成民且被害雖死亦何益
不若姑縱之去我輩亟歸鄜州與太尉議同入延
安府生擒崔宗僞取帥印鄭太尉為經略使出帖

勾邊諸將起軍馬復到長安及同輩間邀元帥
再與之戰渠已膽落擒之必矣且遣人持文書詣
朝廷及四川乞應兵恢復可必顯忠以為然遂問
元帥我欲釋爾爾意如何元帥曰果然我當拜遂
屈膝再三且泣下哀鳴顯忠曰同州只是我懷忠
義歸大宋不干同州人民事爾不得以一時之
忿殺害良民元帥曰不敢折一箭又曰此行不得
使人追我不可害我父母骨肉元帥曰不敢又折
一箭又曰我之老幼爾得之須以還我不可相辱
元帥曰不敢又折一箭再三跪禮天地既誓言畢
元帥又曰我皆不敢負此言也又曰若不殺我當
以父母之恩為報元帥又曰知府不須疑我若肯
隨我却歸同州我當自言與爾建節世襲卿延路
不知如何顯忠笑曰我之此謀豈為寇正欲歸吾
舊主與汝輩決死復讎雪前恥是我所願如此安
肯與腥羶共活所恨我兵少若有萬人陝西皆為
我有又謂元帥曰爾但看我與爾兵再戰顯忠與
崔阜等十餘人持刀躍馬而入虜兵皆披靡眾騎
突入虜兵大潰殺百餘人相蹂踐墜崖而死若甚
眾顯謂元帥曰汝軍中可追我我乃亡命也若來
追我亦當如此元帥仰面長呼泣下曰必不敢使
人來追顯忠遂以元帥推下山崖虜人爭救之得

免顯忠推老稚長驅而北至今五丈原路旁為兩
土堆一以識顯忠一以識元帥云顯忠至澄城縣
縣人曳垂橋閉城門呼之不應顯忠下馬令拓拔
忠牽馬自履橋梁木而過曳橋索而上城城上人
見之悉走顯忠揭敵橋垂板躍身而入呼百姓布
橋斬關門而入乃斷橋焚橋梁中以遏虜騎之至
者遂宵行初六日至郿城縣急遣人走馬詣郿告
永奇
時永奇為郿延路馬部軍副都總管
知郿州兼安撫使永奇聞之即挈其家出城入羊
見谷由瓦堂川而去顯忠初七日至洛川縣知父
已行初八日出洛西門由相思河上流直北而去
纔限一嶺父子不得相見永奇到延長縣境遇舊
怨王智高率衆圍逼力不敵欲入延安府至馬翅
谷口為經略司將官楊仲所害時十月十日也是
日大雪天昏黑延安人聞之皆泣下百姓亦大慟
皆曰我等早知之願以身保之是時臺宗儻亦欲
聽永奇入城惑於吏言謂永奇得人心入城百姓
父老必救之恐難處不若付之外手宗儻曰渠是
副帥我誠難處更之權與王其姓者曰父子謀反
知情者皆當刑宗儻然之永奇遂被害顯忠母家
氏并弟壽出延一失其名妻周氏二妹姪師道
子師政經略司執以赴西元帥府周氏暨二妹

婦女悉送燕京母家氏三弟并子姪凡內外親男
子皆於鳳翔府銀州門誅之顯忠以二十六人出
小谷子至賀家莊遇有驅兵羣而行者問之則徐
其姓其官秉義郎問之蓋欲追顯忠者而不識之
也崔阜以刀斫之棄馬而走初十日至張家坪顯
忠遇第一將官張鐸兵三千人欲邀擊顯忠顯忠
與崔阜十餘人下馬揮刀奮擊其兵皆長鎗鐸所
以刀斫折之其衆皆潰死者二百餘人生擒鐸驅
之以前遇河驢著數人問之知其家人輩為鐸所
害遂招顯忠以張鐸殺之又一人問之則曰鈐轄
趙惟清以五六千騎在延川縣將有所邀者爾莫
是否則顯忠呼崔阜輩十餘騎策馬而去十一日旦
至延川縣北門不開顯忠單騎獨入南門徑開北
門所隨人騎乃得入邑人呼曰李公來矣趙惟清
以帳前牙兵銀鎗隊百餘人來迎擊顯忠顯忠左
手搥鎗右手持刀揮之殺傷數十人趙走入酒庫
中顯忠以火焚庫惟清親隨使臣李進馳馬持鎗
刺顯忠顯忠手持鎗舉力中進首即就進馬一躍
而上入南寺中取趙之甲馬二十四匹以給麾下
於山上呼曰非我不救爾父不遇我若何致力
爾歸朝廷何官不可為顯忠遂出北門由青
澗城外過入美蓉谷伯其故驛驛間人呼曰趙

澄軍來矣顯忠先導摩下出其野乃上馬臂垂兩刀隨之徐行至沒離嶺直入趙澄甲馬隊間有人呼曰李在此顯忠以兩刀左右揮之墜馬者十餘人澄在前行開之山下遁去顯忠策馬而行餘兵莫敢逼顯忠入夏國至魏塔坪少休卧于塊石忽聞左右語有奔路分馮進兵至葉園坪顯忠急上馬以箭射追者斃十餘人由此得入夏國越數日至宥州監軍司詢素嗾業謀留之與見素素略王謀問爾為誰家顯忠曰我乃蘇尾九族李氏也正謀曰爾與我一家也皆出唐睿宗之後我與爾同姓也祿山之亂肅宗立于靈武故以吾家一族留于此以防克項與史思明相應故也我家世封宥州節度使家為蘇尾九族都巡檢使自拓跋思恭破巢賊之後分為兩北顯忠曰此行以金國撒望旨聽諸言疑顯忠欲見殺顯忠意之乃殺其人而從南歸至渭洛舟楫失期不能濟故為此來自同州行數十里大小十餘戰天幸得至此見阿叔顯忠雖脫前難與鄰延路軍馬來邊境素顯忠正在阿叔主之異時顯忠取陝西五路以蘇西人皆知顯忠忠父母弟姪子姪必已遭金人之害顯忠若得一十萬人騎則唾手取陝西五路以歸夏國正謀兄弟議父之乃以聞衙頭衙頭蓋夏國朝廷也顯忠亦令麾下拓跋忠入夏國言籍兵之意夏人遣翰林楊文璞與拓跋忠偕來宥州視顯忠何如人文璞見顯忠忠問故顯忠以實告之文璞曰爾欲如何顯忠曰顯忠若得二十萬人不半年可取陝西五路及生

擒金國元帥撒里哥誌定陝西則河東亦為我有盡以歸于夏顯忠亦得以報不共戴天之讎也文璞好酒常求良醞餽之盡索從者所有金帛器以得金千兩銀二千兩紵絲羅三十餘匹以示文璞曰倘得翰林一言當以此為謝文璞奉夏國素素心悅之乃偕拓跋忠走馬再詣衙頭且言顯忠人材超異磊落又言於罔相國罔猶豫問文璞曰素嗾兄弟嘗言衙頭若不起兵我家自有精銳十萬衆我自出兵助之顯忠亦曰不數日到漢界於蘇尾九族起正軍及衝漢餘丁十萬人不半年定陝西素略曰果如此我兄弟叔姪義當分而主之可也衙頭以問罔相國罔曰一箇單身人自由而來如何便與之兵未審渠能出戰否文璞曰吾國有青面之樓蓋其犯法屢黜涅其面額皆徧故號之為青面夜叉若試令顯忠擊之能與不能於此可見成功則與之建兵若敗事則死於青面之手非我不用之也罔曰善乃以金牌授文書宥州監軍司以兵五千人騎與顯忠入賀蘭山顯忠受文書與素略兄弟言之素略曰此乃一巨計又為夏國建樓賀蘭山及黑水公數年有衆數方得地利果能與之戰否我更以五千人助爾成功顯忠笑曰叔無慮待顯忠為之乃以狀附金牌還報乃與侄畢贊拓跋忠王全武壯雄輩以所得軍馬分為三陣數日至鹽州衙頭知顯忠來親帥衆二萬出賀蘭山迎顯忠曰夏人嘗令諸路統兵官與我爭鋒到此一擊而潰素略兄弟也係父子郎噶叔姪旦叔誤嚙後咬咬訛家

屢戰于我至不敵正視其所居之地子何人也敢引
千餘人來見我爾必納命也顯忠曰吾來與爾決死戰
顯忠密成房外家持驍騎出青南之左青面疑賊間
顯忠策馬直前青面回頭顯忠指顯忠以刀指之青面
馬欲走顯忠以左手提青面甲領其身僵顯忠遂挾青
面左腋下擒之於萬人之中以歸崔鼎贊拓跋忠武世
雄王全兵擊其黨大敗之素夥大監軍急馳馬來呼曰
賊衆止可招降不可殺之蓋王不欲多殺也乃殺數
千人矣餘衆悉降素夥兄弟爲之喜有州監軍司遣軍
千餘人偕拓跋忠護送青面赴夏國夏王命翰林楊文
璞賜顯忠衣服金銀器皿羊馬素夥及內人餘人亦賜
物有差只欲以女妻之顯忠欲一併斬顯忠相國乃集
衆議之李比精曰不須令來見王比精乃夏國宰相李
顯貴之子也遂投告除元難軍夜宣使則夏州也遂許
出兵發諸監軍司二十萬騎有州石州鹽州龍州石
堡青池諸監軍司文臣王振武臣張說爲收復陝西招
撫使以顯忠爲副延祐雍等路經署安撫使馬步軍都
總管擇日進兵時紹興九年二月十四日也顯忠引兵
入克戎寨圍之數日未能下有鄰之牙兵王寶等五百
餘人來顯忠收爲中軍乃父太師舊牙兵也二招撫引
兵由安塞堡其地蓋高顯忠引兵入懷遠寨先
占開禧夜至麻谷堡第十一將官趙佐等無片倖
佐部曲梁失其名東順成軍先出顯忠麾下矣李山據
兵入顯忠曰若得將勿殺我欲用之則已殺之矣

趙佐部曲中顯忠以兵由永平寨入豐林縣時延安
趙惟清知顯忠至與國定米由長安六路通判薛昭以
言誘惟清不若遣人詣長安總制張中孚乞兵惟清從
之果得巡檢環慶兩路甲士三千人延安府東西兩州
之間有山曰 仰山可以駐軍馬薛昭密使其子貽孫
持檄書來夏國以告顯忠顯忠喜曰爾父不忘我父子
爾來正與我意公欲知彼虛實又欲知本朝赦有事實
貽孫金馬貽孫不受曰恐以物累已而書不達也顯
忠曰善乃遣二騎送至橫山凡十二晝夜始至境上既
而顯忠以大軍至豐林縣次至延安府先入東城繼至
西城立馬久之延安民見顯忠來人皆哭言不絕總管
趙惟清大呼曰都延路今已復歸矣宋矣顯忠曰爾雖
死以此遇我也惟清曰有赦書讀之曰有赦書讀之
觀既而開讀果然蓋金人以地歸于我而爲之請赦也
顯忠復問通判薛昭郎中耿煥皆曰赦未至時人自喜
死赦書既到民皆安心顯忠傳令那章顯忠之驗書有
書省印章顯忠與官吏皆列拜顯忠大慟衆亦皆哭曰
不圖今日得見聖天子也顯忠謂諸將曰可以軍馬三
五千人與我我將以所將軍馬還夏國恩不從必與我
戰也惟清解馬顯忠曰我已拜將書見我已歸附大宋
爾之人不可則先太尉舊人亦可惟清曰是中無先太
尉人顯忠知其不可乃以心處所招收及舊部曲八百
餘騎急往金明驛花家曲見夏國兩招撫議之曰顯忠
已得延安府知見大宋請和赦書招撫可以本部軍馬

平安歸國後說曰初經夏之軍馬來取陝西今既到此却令我軍往何處若得陝西則可歸不若經略自以軍馬前往街頭還之庶兩便也顯忠曰陝西若屬金實我漢之土也乃止令已歸大宋我當時聞關謀歸本朝蓋為此也食畢又曰登來所言招撫如何王振曰即答議之顯忠知勢不可乃出刀研喉詎刀不及總數寸喉訕仆于地轉出帳外皆集兵急救之喉訕上馬直北去擒王振縛之夏人以鐵鑄子萬騎來顯忠以八百餘人拒之顯忠馳騎以兩刀揮之數四夏人大潰手殺數百人四鎮守軍動二十萬人一日一夕皆潰去殺死諸賊死者無慮萬人獲馬四萬匹棄輜重各萬餘頭顯忠揭榜招兵以紹興九年為之書每得一人與馬一匹旬日間得萬人皆號勇壯者又誅其父兄之姓者於東城之內然後始行顯忠將兵經遠安欲再與徽里局戰以崔阜領選鋒軍崔世雄周迪皆重軍進水軍拓拔忠左軍吳俊後軍武世雄周迪皆重軍進水軍皆為統領統制官每官差誤一員即斬其首軍主軍務至鄜州已有馬步軍四萬餘人騎四萬餘人吳玠遣張振帶牌走馬來撫諭軍衆顯忠在袍金帶上意甚厚乃出示移文云兩國見議和好不可生事可量帶軍馬赴行在時西元帥徽里局在鄜州二十里文字店駐兵耀州民皆逃避顯忠遣騎兵二百餘往耀州取臺宗憐老幼時知耀州張宗通判張鉞顯忠接責之欲二十萬人馬懸單方議與不撤里局聞之一夕逃

大河東絳州龍門縣山兩縣土豪張世寧高權道來謁顯忠曰河東豪民聞經略生擒撤里局及勦殺諸兵萬九千六百餘人番兵六七千人土豪悉皆聞風欣悅又聞經略持兵二十萬取陝西何不收復河東河東晉地也乃天下勁兵處有洛百姓皆聚為兵果敢當先不在正軍之後河東之兵號為雄武皆不忘國恩世寧來時晉鋒已有五萬眾若經略總兵過河撫而用之旬日之間可得十萬眾且虜人知經略勇於戰皆已破膽威名已振不半載必下河東則河北山東陝西數十州之地虜必棄而歸燕復取舊疆功名勳可及哉顯忠謝之曰兩國見議和約束甚嚴令顯忠量以軍馬赴行在顯忠當時破家滅族正為謀歸聖朝倘或違矣則為不忠之臣侯顯忠至行在奏聞若獲命令顯忠用兵則首復河東必矣世寧權道號泣而去曰何處告訴腥膻之難何時得免四月七日至坊州有詔令少休就糧止留七千人餘悉發歸元來去處又數日統制王斌於軒后唐河灘內令軍士姚彥控馬不令進與本軍人選補官資顯忠曰事在朝廷我非紅巾它時到關下專與爾輩料理贊曰使臣一行入皆有語若不補官資即發歸元來去處是時皆寇軍馬五百人騎隨行提轄官邢章急時來衛顯忠乃許以補官資等皆謝顯忠至城西錢監寨隙地立馬謂邢章曰盡呼背寇馬軍一千餘人騎牧使贊帥中軍五百騎來拓拔忠亦以左軍五百騎來與中軍馳逐作陣勢顯忠觀之思遂令邢章以背寇軍分

宋乾道引一二百騎先在此萬一失利為之奈何顧慮
曰既遇之則與之決死戰不足懼會食畢顧忠起謂俊
曰本部軍馬止在大運倉遣人呼之顧與王德同往追
兀述盡力決戰以報國家俊曰已得聖訓且與賊營李
其質以爾付我亦若去無不成功萬一疎虞是我過也
將何辭以見君父且兀述已渡淮不如大家安然而歸
事遂已翼日各以軍還本屯紹興十二年太后回鑾十
月顧忠入朝十二月十五日顧忠除保信軍節度使龍
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紹興
府駐劄凡三年紹興十八年五月二十七日授顧忠保
信軍節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添差兩浙東路馬
步軍副都總管龍西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實
封八百戶未幾除授平海軍承宣使提舉口州崇道觀
台州居住紹興二十三年復奉國軍節度使添差兩浙
東路馬步軍副都總管紹興府駐劄二十六年三月差充
殿前司右軍統制二十七年五月改授鎮軍統制二十
九年除選鋒軍都統制一日顧忠從軍駕幸玉津園與
諸統制同幕次特賜顧忠御膳一席未幾元渝照御軍
詔顧忠以本部軍馬往岐山一帶捍禦十月三日遣
制官劉彪等承奉統制官曹高奏將官李宗正以百五
十騎出伺虜兵至文豐淮河上遇金人踏白騎二十餘
人與戰敗之初四日遣統制官孔福劉彪等承奉等以
三百餘騎至文豐軍正陽大人洲遇番將郭副兒郭
藥師之子也小韓將軍乃韓常之子也以五千人來交

鋒力戰敗之又增兵萬餘人來顧忠自率騎軍出自
至千士氣百倍以大刀斫虜陣虜不能支殺虜兵三千
餘人擒入淮者不可計退軍于舒入合肥又率張師顏
以馬司精兵由安豐花營鎮往取顧忠拔之為千戶王
同虜李倖降數千人又遣曹高奏分兵龍家城擒劉永
德而還益於閩隘險要之地為備禦計有虜者還知虜
兵入廬州顧忠所將池州兵不滿萬人屢以取勝顧忠
料虜人入廬江縣距池之對岸土垠頭止七八十里一
鞭可至虜薄兵據之乃留統制趙端將本部騎軍守峽
山一帶俾後軍統制葛澤將本部軍晝夜馳至垠頭捍
禦顧忠至饒陽鎮詔顧忠速往采石以十月二十一日
進兵舟至大通口風怒浪湧舟不得下顧忠詣江神
廟禱之無聲責之以大義顧忠江平舟兩日一夜抵采
石與諸軍合進軍至采石御前光鋒都統制十一月初八
日早謁中書舍人虞允文初九日顧忠原建康府駐劄
顧忠謂軍都統制代王權也時王權在進西不戰而退
故也是時亮臨江登兵欲渡顧忠登山主持白幟指麾
水軍統制盛新以軍紅十海紅五十餘來往波濤間迎
戰虜舟大者衝而碎之小者壓而沉之虜舟數百艘皆
敗雖有登岸者並為王師掩擊殺之殆盡斃於江流不
可計連日戰無所施亮乃焚香拜江顧忠登山望見之
亟傳告諸軍曰亮焚香拜降諸軍大呼亮拜降亮不戰
翼日以所獲黃丁語之曰以紅送亮歸過江與亮言今
日江上用兵乃亳州李世輔也若欲戰可擇日於江

見陣爾敗歸我大宋舊疆丁到岸望見跪於高廟
蓋語核時是日曉亮往揚州翼自願忠進軍沙上得機
存中書報車駕親征已至平江可速進兵願忠選銳士
萬人渡江淮西所侵州郡悉復之軍至橫山潤與虜
將戰虜將制頓重傷虜求壽死之虜以財走虜以
相與謀曰即主嚴急進則死於江退則死於兵猶謂我
法戰進退等死爾不若共誅郎主或可生也是夜虜
將詐傳南兵劫寨擁衆入射斃亮車上其後也願忠所
將殿步司馬軍步軍明州泉州海州至凡奏功者一萬
九千八百六人行賞有差而張瑄之功爲最紹興二十
二年重寧建康二月願忠見詔賜願忠子師文師維
師廉師閔師顏金幣各一授願忠淮南西路制置使京
觀河北西路淮北壽寧州招討使四月重寧遷安五
月授願忠太尉寧國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
赴行在所六月孝宗皇帝登極賜田百頃八月拜權池
州駐劄御前諸軍都統節制軍馬隆興元年兼淮西招
撫使時高王新立國未定兵民疲瘁遠近離心山東河
北豪傑起耶律諸將數十萬據數郡之地自燕以
南號令幾不行太行山中義士耿京王世隆陳蔡如陳
亨祖等倡義響應皆欲進取挾地以還本朝虜之君臣
患之對境後各有以和議息兵爲言下敕令國中曰在
山者爲盜賊下山者爲良民前日叛亡舉事一切不問
中原之士見王師之不至因其開自新之路往往靡散

亦有遺聞至邊境聞者知和好議起衆皆班心息慮
虜之謀臣亦因食軍之歸無而用之以平羣起之衆歲
月持久遂以平定而願忠建議請虜人京徵河南北之兵
不滿二十萬而連年疲困上下離心已結統軍蕭琦爲
內應且謂虜人懼暑甚寒乃以首夏乙出師其策欲自
指是以趨汴京由汴京以通開成陝西既通則鄆延之
路熟知願忠感其必皆響應且欲起其舊所屬部曲可
得數萬人以取汴東時故相張浚已開督府專進取之
策在廷自宰相而下皆難之相臣由此罷相四月願忠
軍渡江都督府事詔願忠提大軍與邵宏淵合且約蕭
琦以爲進討計五月四日自溧陽渡淮六月至廣濟遇
虜人右翼統軍蕭琦背約與願忠迎戰自午至申敗
之斬首虜五百餘人七日至靈璧縣虜兵背城列陣願
忠躬率將士自巳至未鏖戰賊敗走殺三千餘人并降
千戶吳丹美家兵三千餘人復靈璧縣願忠宣布德意
大軍進討所降不下殺一人立黃白二幟諭所降北人
願歸南者立黃幟下歸鄉里若白幟下願歸南者二千
餘人餘千人欲還北願忠以驛馬累使之使還鄉井中原
之人感慕者衆歸附者踵相接矢張師顏爲清遠兵所
圍願忠遣使諭王廣海令李福助師顏福以壽阻辭願
忠必令曹高交往往其賊敗走願忠親視地勢熟諳淵知
福退怯未加罪也初八日邵宏淵圍虹縣未下初九日
願忠遣邵慶所降衆千人入虹縣開諭福城中人始
知慶慶已破有聲城大呼者欲見願忠願忠遣甲城下

與同知大周仁語大周仁意猶懼也大周仁意猶懼
宏淵問焉顯忠曰宏淵受我節制又曰我等歸降得無
殺人不否顯忠曰若拜降不殺一人又曰肯為誓不顯忠
折箭以誓大周仁是夜率眾降軍前翼曰蒲察徒穆亦
出城降大周仁並望降兵顯忠令與邵宏淵王存相
見久之宏淵有張訓通來見顯忠曰今已復兩縣功名
已成便可回軍使諸軍復營顯忠曰聖訓所戒必到南
京今始渡蒲察何敢遽回倘搖軍心孰任其責時顯忠
之子師顏師康與宏淵之子同賜對所得聖語也顯忠
行軍命秋毫無擾有降千戶佩小刀宏淵虞兵奪取之
千戶訴於顯忠立斬之由是二將不相能十二日顯忠
率大軍進欲取泊州十王蕭瑞以其家及部曲千戶三
十餘人迎拜顯忠存撫之乃以蕭瑞蕭察從後大周仁
以下千戶三百戶百人長及其正軍七十餘人赴都督
府十四日進兵至宿州城下金人左翼都統以步騎五
萬占城西南十里外地利便列陣待顯忠激厲士卒
與賊鏖戰自己至酉賊大敗斬其左翼都統及首虜五
千餘人又追殺其眾二十餘人顯忠至應州出馬首
曰招撫果關西真將軍也它日當封王封下雜矣宏淵
拜顯忠亦拜十五日顯忠大士為攻賊計乃遣所獲降
女三人持文書入城中諭諸將皆開門降免殺戮
富貴可保萬一抗王師不降一舉滅城而回及虜不答
備禦大前賊宏淵張訓通等言高宣拒復攻城具且缺糧
莫若還靈壁而復班師顯忠曰不若糧將王欲來早破

宿州倉良故也眾皆切笑遂燬淵等各分攻城地分士
六日早大霧顯忠乃親至城下部分勁弓強弩傳于城
以冀募賊士先登者士皆效死顯忠躬矢石不踰時獲
其城顯忠自引麾下下一兵楊椿上城開北門宏淵等尚
未踰城顯忠遣撥發官王儀數人趣之乃始渡漢登
城是日主擒府軍萬戶十人斬葉千戶二十餘人城中
巷戰斬虜三千餘人生擒八十餘人既撫定其民乃
以捷聞授顯忠開府儀同三司兼領殿前司都指揮使
顯忠妻周封福國夫人時宏淵謂顯忠曰士卒無妻而
貧乏者多不若以百姓之妻子妻之倉庫錢物縱士卒
取之可也眾莫不聞之顯忠曰奉詔進討今到南京務
要存撫秋毫無可犯也顯忠乃揭榜撫諭仍俾州監官
持錢文書來有金一千二百餘兩銀二萬餘兩絹一千
二百餘匹錢二萬五千餘緡米穀馬牛八萬三千餘石
以其數十之資府移軍出城歸營乃以見錢犒諸軍士
卒皆不說十七日顯忠集父老共李密居官劉特備符
離縣兼權州事凡錢穀出入民之爭訟皆屬守令十八
日聞金人李徽元帥自南京率步騎十萬來欲復取泊
州距城六十里諸軍夜驚喧擾顯忠時乃定諸統兵官皆
來言廣帥大軍去此不遠前日所降兵慮其為內應且
廣軍士之監視者多莫若別作施行顯忠從之悉戮之
于城東顯忠曰當此盛夏金人遠來勢必疲乏自整軍
以乘其弊可成大功遂得都督移書有詔宏淵受顯忠
節制宏淵見書憤之于地十九日又令宏淵與顯忠

節制是夕李徽元帥距宿州二十里為營二十日早廣
帥領軍薄城列大陣顯忠親率軍士與賊戰于城南自
辰至酉戰數十合賊大敗死者七八千人虜退走城西
二十里而營是日統制李福統領李福等各以所部軍馬
退避往西四十餘里凡再獲重軍獲李福等各以所部軍馬
官問狀既而伏罪皆景首以徇翼自賊殺兵而至顯忠
謂宏淵曰風勢若此可并力夾擊以成大功顯忠將士
以身先之次戰良久勢危急宏淵接兵不動顯忠令發
發王謙幕為之機督宏淵為助宏淵相望亦不為動顯
忠親引二騎突出陣前見宏淵曰何故負約宏淵語塞
以二百餘騎隨顯忠且以青布衫蒙其甲顯忠曰何故
如此宏淵曰恐賊人識已宏淵在陣後不戰而退顯忠
顯忠獨與所部力戰自辰至酉百餘合殺左翼都統于
陣及殺千戶萬戶斬首虜五千餘人賊退走二十里而
營二十二日督府命顯忠宏淵各分節制諸軍累戰獲
勞顯忠入城休士已午間虜增兵夾逼城顯忠俾用克
敵弓長二尺二寸五分受力二尺一十五分射之賊退
走距城四十里而營顯忠曰此賊遠去勢必遁常選精
騎三千往擒虜帥是夕甲夜建康中軍統制周宏淵鼓
大城鳴鑼虜兵至與親隨馬軍統制紹世雄統領劉統
各以所部兵宵遁繼而神更馬軍統制王士淵統領李
彥孚亦以軍遁歸二十二日顯忠移軍入城駐司前軍
統制張訓通以所部軍馬奔北門遁去馬官統制張師
顏池州統制茹澤建康統制張淵各以騎軍相繼進

是日金人知我師自退遂遣使來信馬并力攻城顯忠
躬率士卒竭力捍禦斬首虜二千餘人精銳與羊馬
平城東山角有賊兵二千餘人已上城百餘步事急顯
忠取軍士所執斧身先士卒以斧斫之虜兵退走下城
賊勢沮洳顯忠遣片使諸軍相與揭橈自城外掩擊則
虜兵可及賊帥可擒河南之地指日可復矣失此機會
可勝惜哉二十四日早虜人自知城中備軍未可攻
營於四十里外顯忠知虜兵食盡必遁迨曉宏淵存等
言虜中添生兵二十萬來備我軍不還恐不測生變顯
忠知宏淵無固志勢不可獨立乃謂宏淵存曰張令諸
軍整隊伍今晚出大劫寨依次拽行軍士以盛暑中得
歸不可復止事聞顯忠責授果州團練副使潭州安置
九月移潭州歲餘移信州乾道改元許任便居住乃還
會稽叔復客州防御使未幾上遣中使劉慶祖賜白金
三萬兩召赴闕叔復隨州觀察使兩浙東路馬步軍副
都總管賜銀絹三萬匹兩絹一萬兩未幾顯忠正祠提
李台州崇道觀召赴闕授威武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
將軍一日召顯忠及其子婿赴內教場擊鞠各賜金幣
六年賜第除主管侍衛馬軍司一日賜對選德殿上奇
其狀貌魁傑命繪象閣下賜玉東帶白金五千兩綵五
百匹御馬甲器械核屯建康府後太尉又除主管侍衛
馬軍司公事建康府駐劄趙鼎裝束未行除太尉依前威武
軍節度使主管侍衛馬軍司公事至屯所丐祠提率江
州太平興國宮紹興府居住歲賜米三千石淳熙四年

十月召赴行在所提舉方壽觀奉朝請遣中使勞問于
江岸賜銀合茶藥入見上存撫再三特詔給其俸并其
前所賜第賜之仍發內庫金浮漚八年七月一日薨年
六十九贈開府儀同三司賜銀絹千匹兩題忠果敢有
謀長於騎射勇於多戰臨機應變出奇無窮身長七尺
自少調備有智略號萬人敵慷慨有志不藉門蔭欲自
顯名所竊推鋒必勝未嘗敗北嘗敗于壽春有虎躍出
顯忠反弓射之中項矢達于額虎仆于地升州梁山紅
巾賊孫傑在毗鄰崖敗走公黃河岸顯忠追之急孫傑
解衣浮于河顯忠至岸望之傑已至東岸將出於水顯
忠挽弓中其背沉焉顯忠今善沒水者出其屍箭已沒
羽王德善射亦勇將也紹興十一年顯忠奉詔以重會
張俊擊兀達與德語且素聞德有能戰之約為兄弟以
兄事德德遇德之子琪使之拜而告之故其以女嫁俊之
子其後琪亦為殿帥云方顯忠將其下西夏將以羊陝
西復中原虜人聞之懼其時顯忠所部尚有數萬人使
濟師以備其行其氣方銳又虜畏之成功必矣獨恨其
言義來歸之日適在和議故集之時失此不容多機
尚何言哉嗚呼顯忠亦可謂遇矣眷知非不隆且厚也
而亦有不遇者焉淮西之功可以而遇俊符離之役可
為而遇宏淵茲其所以為不遇者歟
論曰為將者以其弟益帥陝西方虜人廢豫時撤里
昌以兵來擒益時而略蓋未定也顯忠自北方歸至南
州夷人問故顯忠告之且曰若得二十萬人不半年可

取陝西既定陝西則河東皆為我有當足以歸于夷國
夏人從之為發二十萬顯忠以少臣王樞武臣嚆詭為取
復陝西安撫使以顯忠為都統以雅等路經略安撫使
夏人蓋不忌女真矣亦知其守備為未固也顯忠至延
安官無詔顯忠延安帥懼出蔽書示之是時虜人既以五
路歸于我矣不然顯忠取之如探囊中物耳由此觀之
張俊欲用關陝以取中原未為無策也使當浚西討時
顯忠歸焉又焉有當平之失捷哉顯忠方其間關險阻
部曲繼數十人耳乃自西鄙來歸則有眾已數萬人馬
万匹又皆精兵蓋將勇則士附英傑之起則羣力躍而
從用其智謀成功必矣自古賢智不相遇而機會易失
功業難成亦豈惟此時為然哉嗚呼顯忠父子非國
恩者特以其心根於忠智知華夷之分不可汙以為其
父所以教其子者蓋拳拳然未始一日而忘中國也永
奇之志不獲伸而遇害而成其志者其子也顯忠罹禍
亦復何憾孔子所謂殺身成仁者其永奇之謂乎

十將傳卷之二

魏勝

皇朝宋制南渡十將傳卷之四
魏勝字季威山東淮陽軍有過縣人也祖畢父順皆
為農勝少有力多智略善騎射好義而疎於財一時
輩流推伏里中安亦憫之縣募為前鋒勝應募焉南北
以淮為境即出鄉里來歸吳山陽顧私踰淮入北境名
行商賈聞之也其時立有南侵意聚眾擾攘造器械各詣
路民為兵勝躍曰此其時也慷慨奮發得義士二百餘
人一日北渡淮取連水軍時紹興二十一年七月十五
日也勝既得連水軍朝廷意不設一兵連水民翕然
以聽既定謀以其眾取海州海州之人鼓噪以望勝至
郡守高文多渤海國人也文多聞勝起而前及我遣兵
來捕勝十六日勝至海州南八十里大伊遇虜兵勝率
其眾迎戰走之勝追逐之迨夜直抵城下諸路賊相傳
水陸路悉有兵眾來城中人大恐文多閉城守賊兵上
城備禦十七日旦勝令張旗幟城外山林間多舉煙火
為疑兵遣人於諸城門說諭城中人以金虜棄信背盟
起兵無名且以本朝寬大愛民之意生旦自郡守之外
皆吾舊民陷虜中餘三十年中心不忘德悉有向化歸
順之意城上民開門勝即遣勇銳者登城門半德餘皆
自城門入莫有禦者獨高文多與其子安仁率牙兵以
拒勝勝望軍入城市時不變秋毫無犯其入與安仁父
子戰於城門內殺安仁及州兵千餘人擒文多民皆安
業如故勝權知州事遣告諸縣山懷仁木陽東海

皆延乃獨祖統釋罪以饒倉庫捕殺士餘悉為軍儲以
忠義士分為五軍隊伍紀律肅於軍政指指分知相
將勝自兼都統制即日揭示招募忠義士以圖收復連
近間之響應旬日得勝兵數千人勝即具其事報境上
郡勿以聞朝廷給軍裝器中時雖知亮將渝盟未發其
端境上帥司不曉以告也初勝未起時有老叟日
相于市是有少年壯且勇者也其術謂之曰當
立功名取封侯在聖君問人間其言與心契益信之蓋
倡義一助也勝既復海州連水軍復以之軍裝器甲來
告欲乘此進討復中原地邊吏復不肯以聞八月左軍
統制重成謀出西北取沂州勝先遣間還知廣兵數萬
至沂以我軍器甲未備戒成勿輕動或不從自以所部
千餘人日夜以進直入沂州巷戰其鋒不可當殺其守
并虜軍三千餘人餘皆奔潰不得出乃曉伏降氏厭左
枉之俗比官羅迎問勝得軍器衣甲數萬勝生兵復集
號登市人屋鄰老以擊成軍成恐傷士卒乃以所獲器
甲錫糴米薪之引軍奮門出城士卒有出未及者成復
入護之出出入城門數四莫敢追悉引士卒歸海州成
不從勝言幾敗勝欲斬之以其驍勇乃釋之是月金國
遣海州同知蒙恬鎮國帥山東路軍馬萬餘人來欲攻
取海州至州之北二十里新橋勝親帥其出城迎戰勝
觀城外地形道路險隘設伏而以衣甲全備省列軍
以待之厲之以賞罰士卒皆効死不顧用力鏖戰伏發
賊大敗夫殺蒙恬鎮國斬首千餘人生降三百餘人

獲旗鼓甲馬與數軍聲益振山東之民皆欲歸附勝遣人持檄招諭益集壯少保山寨時出擊虜以待王師之至其復中原沂州境峽山有民生口數十萬強壯萬餘人為山寨虜兵攻圍久寨首勝及遣人告急八月十八日勝以兵往救之二十一日至山下陣虜潛伏軍倍多勝士卒遇伏皆赴山寨虜兵襲之勝單騎在後與虜戰用大刀奮揮擊之虜軍望見勝知其為將也以五百餘騎圍勝數重勝陷其間四出突擊虜陣開復圍戰後時身被七十創冒白刃出重圍中虜兵追之射勝所乘馬仆勝步而出無有敢當者勝至山寨虜又攻之急絕其水寨中人皆食乾炒米殺牛馬飲血危困其勝乃橫之裨祇風雨大作人皆得水以食虜軍攻山寨益急又周山為管固守三日勝料虜兵且復攻取海州乃伺便出山寨趨城中虜兵果來攻海州蒼山圍解二十八日虜兵犯新橋九月一日抵城下勝出城迎敵皆捷初三日虜兵分軍攻城四面勝以賞募士上城守禦矢石如雨者七日虜兵死傷多遁去勝嘗出城與虜戰鼻左中矢直透右下牙骨壞左右上下七齒脫不可飲食未嘗在私舍日夕禦戰皆親之勝起義久事無由微聞于朝公海制置使李寶遣其子公佐由海道謁虜至海州勝始因之以名聞且遣忠義將朱震使臣指道詣行在所之都省朝廷始知勝之功時是年兵踰淮處勝在海州既其後乃分軍數萬人攻海州十月初四日虜兵至新橋將李寶帥舟師往密州膠西破虜舟艦至海州岸勝

遣人邀之同擊虜軍新橋大捷虜軍未退寶知虜舟動息復以兵上郭備禦海濱見初治舟艦欲分軍入平江入錢塘米以中原民操舟民步人發相告語俟王師至即背之寶以舟往至海濱中流遇北風盛舟不進寶望海岸有神祠憐之及風而北虜舟不可進艤于岸望見寶舟操舟者設詐謂虜兵俾皆入舟中寶兵皆知而虜兵不知也縱火焚其舟舟以赤油綃為帆順風縱火焚之操舟者皆登岸而走虜兵舟中兵坐以待縛也獲其舟舟中皆糧車十數書姓名寶既捷于海道勝亦以兵還海州於城北關子門為捍禦計十一日虜兵至城北三里砂巷為營列陣欲攻關門先遣人來謂勝令降勝開門出外諭之曰亮叛盟失信無故起兵本朝以仁義之師來復舊疆亮軍過淮必敗爾等宜識天時來歸必獲爵賞使來者歸言之時虜兵已逼關門勝上關門張樂飲酒犒軍士固守關門勿令出戰虜兵攻城踰時方少遣士出門憑險發地擊虜兵虜兵知不可攻乃以其軍轉而渡河襲關後勝知之即以兵入城虜軍襲其後而至勝慮士卒為所迫及乃獨東馬逐虜兵叱之曰魏勝在此開之皆辟易士卒有後入者虜不敢復追勝軍皆入城虜兵徑往城東欲過砂運圍城為營勝先已於砂運設備拒之虜軍至夜不得過十二日虜并兵來攻奪堰路拒戰終日終不能近有新募士守河者不知兵虜遂過河勝恐絕我兵歸路亟遣軍入城虜兵果至追至東門外黃土坂追且及勝以單騎逐之其聲北之

虜兵五百餘騎計望風退不敢近勝復追虜兵十數里
士皆得入城有不得入者自城南入西門虜兵復自城
西南來襲勝軍勝從其後叱之虜兵大駭散勝手殺十
數人士卒悉入城守營虜兵繞城為營是日授勝修武
郎閻門候差差知海州兼山東路忠義軍都統制達其
子昌同峒峪山首領張榮持旗榜往山東結約忠義軍
兵自新橋關子門砂堰之殺殺傷者衆十四日黎明乘
昏霧四面過壕攻城器械皆具攻益急勝激厲士卒竭
力捍禦矢石交飛城上鎗金汁投火牛虜兵不能前至
已時死傷多乃棄攻具拔寨走距海州為長垣包海州
在中使下能出暨亮敗乃解兵方城守時城中器甲不
備二週難底為中望廣營炊煙起即出城驅之虜軍不
得食勝善用大刀能左右射出以山東魏勝名姓揭之
虜望見每退走勝乃為旗十數皆書勝姓名密以付諸
將遇慶戰時即揭之虜兵見悉退走是時太行山之
東忠義之士遂起開趙起於密州有衆十餘萬以助膠
西之師王卅隆起兵援海道夏俊取泗州來歸耿京起
濟南取兗州陳亨祖復陳州孟俊焚虜舟而守順昌李
雄復鄆州而抗劉彥王友直復北京潼關以東淮水以
北奮起者不可殫紀凡能以姓名達者即加寵秩王卅
隆召見即日拜武功大夫賜金帶授御前諸軍統制耿
京由太行遣人以表至即拜檢校少保天平軍節度使
未及拜命其徒張安國殺京時葛王頭已立大赦曰在
山者為盜賊下山者為良民中原忠義所在保聚以待

而往來議和使命相踵於道中原之民乃棄敝省歸保
田里故張安國貪虜重賞殺京其後張浚開督府將問
孰能為我生致安國者王卅隆應募願往浚命以五百
騎與之卅隆辭為止以其所部二十騎往時安國已受
偽命知濟州卅隆以一騎至濟州謁入安國駭曰卅隆
已南歸胡為至此使其人出視之曰貌瘠而赤鬚也果
然出見之卅隆拔刀劫之上馬出郊議事庭下莫敢動
且曰王師十萬至矣又郊所隨騎每四三則置一二
騎盡二十騎而聖安國並馬而南矣督府以安國詣行
在所下廷尉劾及覆狀初京以表進卅隆安國俱列姓
名矣安國罪狀之都市其後卅隆為鎮江府都統制
劉錫所惡有告其謀叛者寶斬之是時中原忠義憤動
傾嚮而視時乘機先事而動莫如勝者方勝起義時無
州郡糧餉之給無府庫倉廩之儲勝經畫市易課酒推
鹽勸糴募右未嘗乏事環海州度斯虜軍攻取地築城
垣開濠塹塞關隘在軍未嘗一日怠常如冠至故能以
崛起之衆守瀕海之地無文甲之富而有禦敵之功勝
亦自謂當胡馬南牧時其腹心之地空虛若得數萬人
復結北方忠義士共取中原不為難矣方糾集遠邇
勞其衆會期有日十一月二十七日忽聞亮被執於維
揚北師皆歸時開趙有十餘萬人攻城陽軍矣虜師北
歸王師南還山東響應之士輾轉足旦暮以待進取
遷延歲月往往罷歸初聞海州魏勝之舉既未能取
謂其人曰少頃它時取之易耳亮頭北師未暇問海州

勝益得以治軍旅人人皆為精銳金國軍遣間探至海州獲之備之酒食厚賂遣還自北方來歸者與之同起處共飲食初無疑慮加授贈之使得便安由是山東河北之人自遠來歸者衆每得金國虛實悉以上聞勝所與忠義士共復海州者第其勢能小大假授官資乃以告沿海制置使李寶爲言之朝廷如所欲捕正官初無裁損時出官四千餘人高下有差寶自十月廿七日膠西破虜舟師還接節鉞復授京東路招討使率海舟水陸進討紹興三十二年閏二月至海州時金國遣山東路都總管以兵十萬人來攻海州十三日至城北砂巷勝躬率士卒合寶之軍與之戰大破之斬首虜不可計堰水爲之不流餘悉奔潰勝獨引所部忠義士追奔二十里至新橋又破之其不及踰橋而北者皆溺潮河中死獲鞍馬旗鼓器甲不可計寶亦駐海州爲進取計四月金國遣五斤太師赴諸路軍馬二十餘萬人來攻海州先遣一軍自海州西而來勝率軍道十一日至州南四十里石闌堰勝遣兵士二十餘騎當堰路力拒之終日虜軍不能進至暮始還州南二十里石闌於橋堰險隘處留千人當之十二日虜兵十萬來奪隘路勝率衆鏖戰殺其先鋒數千人餘皆走勝令勿追止守橋堰要路遣人報招討李寶寶以防海道上船不復發兵虜兵盛來戰勝激勵其衆奮力拒之自旦至暮虜兵不能奪勝乃令步卒整隊前行勝自率騎卒殿後入城虜騎不敢踰橋堰進勝既還又城下時百姓以李

寶既上船虜兵大至即擊老幼欲入城統制鄭討勝城門不得入人民牛馬蔽野號呼震動城中軍民亦懼勝入城諭軍民以賊勢退怯之狀固守可保無虞乃開城門縱之入城人衆多迫夜尚有未能入者令入羊馬牆翼日乃入民皆安十三日南北西路虜兵並至環城爲營數重勝與鄭分佈諸兵上城備禦旗幟鼓軍民肅然去無人虜軍驚疑數日不敢攻十七日乃分兵騎植雲梯置砲壘攻城之路悉具四面合圍矢石如雨注負土填壕水勝號令士卒俟其近城然後鳴鼓張旗幟一時並舉發矢石及城外無不中又以火牛金汁繼之凡三晝夜殺傷多虜兵竟不能近城二十日罷攻修營壘絕河道欲爲固守計值天旱城中之水勝積之天時雨立降軍食雖足馬糧草少乃勸誘富室致稻禾獨出援之使不得休息當盛夏時被堅執銳烈日中不得食戰則憊中則病以疾斃者亦衆矣勝又間夜發兵出城劫其營或焚燒攻具皆捷五月初二日虜兵益增攻具并力攻城尤急勝隨宜爲防禦之具亦備且激勵士卒用力固守十四日罷攻勝率士夜切出告李寶以攻圍之急寶以上聞還報城中以已命張子蓋率兵來解圍勝益犒士卒以付子蓋之至十五日虜兵滋有退意亦知子蓋自至有人呼於城外者曰我知爾大軍來也頃之子蓋先帥騎軍至步卒猶在後也勝出城外與子蓋議戰事且促其步軍至勝亦出軍城北砂巷

與軍大戰斬首不可計盡野流血成川大軍
蹙血追之十數里獲馬數萬軍器戈甲不勝數餘兵皆
遁勝與子盡議進討子蓋曰受詔解圍不知其它子蓋
軍既還城中軍民疑懼亦欲隨王師出城勝親往迫塗
邀而諭之直至連水軍不絕乃與偕還復業資屯蕪州
招邀計事時都督張浚在建康亦招勝至詢以軍事勝
轉武功大夫開門宣贊舍人差充山東路忠義軍都統
制兼鎮江府駐劄御前軍統制仍知海州八月初八
日還海州招集軍民各俾安業未幾詔以鎮江御前前
軍同統制魏全來保守海州為進取之計隆興元年二
月督府差賈和仲充山東河北路招撫使節制本路軍
馬海州駐劄和仲疾勝與議論不合陰誘忠義軍使不
安勝與之辨是非和仲飾說誣勝督府怒之三月二十
三日督府呼勝至鎮江府計事罷其職改差京東路馬
步軍副總管都督府統制事一訓練御前諸軍馬軍建
康府駐劄繼而督府知和仲言誣非實七月罷和仲復
勝舊職七月十二日勝復還海州仍遣鎮江御前軍
之兵屯海州代前軍之兵還鎮江勝自是鎮撫一方軍
民安靖每聽民訟辨曲直民皆心服無日不訓練軍實
而申儆之紀律嚴明常如寇至將士賑孤窮備器械
築城壘威聲遠近悅服距比界沂州一百八十里
接境纔八九十里無侵軼之虞農不釋耒大不夜吠朝
廷知其治行優賜金帶弓矢戰袍束帶銀合茶藥隆興
元年十月賜詔將論未幾授忠州刺史勝服日每與將

佐出城度其地勢便利或險要必為戰守之備海州城
西南城外有山曰孤竹敵至則登山望城中虛實五見
故西南受敵最緊勝欲築軍城圍孤山在內軍民皆言
不便勝料之已熟乃以利害諭之勸率士卒於城外夾
壕岸上東南兩向築城直上山顛環其山北一面城高
三丈周匝二三里遇有寇警則先遣士卒在山從羊馬
牆通路為橋過壕上山往來城中絕不為害又能護西
南城壁不使敵入得近其後民始以為便城之北三里
砂老地形稍高每帶兵至必於是為營其他皆低下秋
潦不可為營壘勝亦築小城環其池而城益固矣勝嘗
以意創如急戰車數百兩砲車營車亦數十兩以備戰
守車上為圓面大牌小刺子數條垂懸幕帳皆繪猛
獸每車用二人推行可藏五十人行則為便戰則為重
器甲不勞士卒止則為營壘如如漢軍守險隘人馬
不能近遇敵可以禦敵如如漢軍守險隘人馬
旗蔽駛弩車當陣門其上置床子石力弩前大如鑿
一箭能射數人一發三箭可敵百步砲車在陣中施大
石砲亦二百步初兩陣相近陣間發弓弩箭砲次近陣
門突出刀斧槍手交陣間出騎軍兩向掩擊得捷拔陣
連襲小如則入陣間稍懸士卒不疲進退俱利伺便出
擊臨將恐有拒遏亦預為解脫計常於夜習之勿使人
見之也以其制上之朝從之今從軍後倣其式而多造
焉父之南北和好成隆興二年八月詔撤海州戍以勝
知楚州餘職仍舊舊令以本州官吏所部軍馬赴新治

二十六日在城官民并忠義軍馬起行時起義者僅海州兵民孳族皆歸者數萬人二十八日盡絕鎮江後軍人騎相繼行二十九日勝離海州九月初二日至楚州詔勝等一措置清河口同鎮江府諸軍都統制淮東路招撫使劉賢并知高郵軍統制劉敏措置盱眙軍楚州一帶時議和尚未堅決唐兵乘我之懈以舟載器甲糧糧自清河口出欲侵海勝聞知之通判余執度攝州事而身率忠義軍馬專在清河口拒遏時鎮江右軍建康府水軍統制之駐清河口者寶全聽勝節制十一月唐兵詐言欲運糧往泗洲由清河口入淮勝知其謀欲禦之寶飛以方議和不可計北嚮放一箭清河口山東之水出焉唐之糧餉器甲得至於淮者此水也蓋以木柵植焉所以禦之也劉鏞於此嘗沉其舟矣以木植水中而以兵禦之矢石可及也是時所植之木唐人均以爲拔去之勝以寶之命不敢動唐舟得出初四日唐兵軼境至勝率諸軍於淮陰縣拒之自卯至申勝負決唐軍增生兵來勝與之力戰且遣人告急於寶寶在楚州相拒四十里金鼓之聲相聞寶堅謂方議和好豈有戰攻之事終不爲發一兵戰終日矢盡救兵不至勝猶依士卒爲陣謂士卒曰我當死於此得勝者歸以報天子令步卒前行騎在後且戰且退至淮陰縣之東十八里唐戰陣間勝中箭墮馬而死勝在海州屢挫唐兵唐方以重賞募獲勝者以一兩金易勝之內一兩故是役也爲勝甘心焉事聞詔贈勝忠義軍節度使諡忠壯時淮

南宋平詔於鎮江府江口鎮立廟賜號褒忠仍俟事定更於戰沒處立廟且金自司刻木以就就鎮江擇地而葬焉命以勝官與官字郊殿武功大夫忠州刺史賜銀絹一千匹兩宅一區田百頃次子昌永信部勝死之日年四十五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告命尚未拜也其後使命往還淮東始得其事之詳上聞之劉寶以不出兵救勝前兩鎮節制沒入其家寶敗虜州以平勝所糾集忠義有爲寶和仲陰誘檢在別屯及因撤戍南統者尚有五十餘人以入鎮江府屯駐前軍論曰無必勝之兵有必勝之將唐自元述之後未見其有善戰者何以言之勝以新集之衆無器甲之兵纔數千人而唐數十萬萬不能抗則亦可見矣女直繼弱世以驚焉唐之難曰精兵有業以禦之亦未有不敗者惟遇庸將弱卒而後可以得志如勝者出焉唐已敗矣况如鏞如飛如顯志並時而同奮彼將何以當之哉山東之人憐勝于中久矣然未有先勝而動者自勝倡之而後羣豪響應勝亦勇於義者也勝死於戰乃命其子以父之爵賜其家以在官之田墓而歲之朔而祀之報亦不薄矣臣嘗一再至其戰所徘徊顧視父老猶能言之聞之留屯諸將已有不取勝者則夫有功能之人雖不同時猶忌嫉之况於寶乎

重刊宋朝南漢十將傳卷之四

韓世忠

韓世忠字良臣延安人風骨偉岸目瞬如電早年鷲勇已絕人能騎生馬駒家畜產葉嗜酒尚氣不可繩檢有日若嘗言世忠當作三公然其侮已殿之年十八以敢勇應募鄉兵州縣亦籍挽強射勇冠三軍崇寧四年西夏驍動郡調兵捍禦世忠在途中至銀州夏人嬰城自固世忠斬關殺虜將斃首陣外諸軍乘之賊大敗既而以重兵沙高平嶺世忠以精銳鏖戰解去俄復出間道世忠獨部敢死士殊死鬪賊少却頃一騎士銑其脛僕者知為世忠駒馬兀轆也躍馬斬之賊衆大潰繼署司上其功乞優賞童貫童士疑有所增帥僅開一資眾非平從劉延慶築天降山寨為敵所據世忠夜登城斬二級割護城墻以獻繼遇敵于佛口寨又斬數級始補進一制制至藏底河斬二級轉進勇副尉宣和二年方臘反江浙震動詔調兵四方世忠以偏將從王淵討之至杭州賊掩至勢張甚大將惶怖无策世忠請以一千兵伏北關堰賊過伏發衆蹂躪世忠追擊之乃遁王淵嘆曰真萬人敵也及以所隨白金器賞之且与交時有詔能得臘首者授兩鎮節制世忠窮追至睦州清溪洞賊深掘岩崖為三窟諸將繼至莫知所從入世忠前行溪谷間野婦得還即挺身伏戈直前度險數里擒其穴格殺數十人擒臘以出辛其宗領兵截洞口掠其俘為已功故賞不及世忠別帥王惟忠還關直其妻韓武

節郎三年議復燕山諸軍至則皆潰世忠往見劉延慶為蘇格等五十騎俱抵澤州河逢虜騎二千餘格失錯世忠雖容分格等列高崗戒勿動屬燕山清軍丹徒即命橫河岸約鼓噪助聲勢世忠躍馬薄賊迴旋如飛虜分二隊起高阜世忠出背不意突其後旗者因奮擊格等夾攻之舟卒悉如約鼓噪虜大亂追斬其衆時山泉河比盜賊二起世忠從王淵梁方平討捕擒戮殆盡績功轉武節郎欽宗即位從梁方平屯澤州金人破境方平備不虞虜迫而遁王師數方皆潰世忠陷重圍中揮戈怒戰突圍出焚橋而還帝聞召對便殿詢方平失律狀條奏甚悉韓武節大夫詔召諸路勤王兵領所部入衛會虜退河北撫管司辟還鋒軍統制時勝捷軍張師正戰敗宣撫副使李弼大斬之大校李俊鼓衆以亂淄青之附者合數萬人山東援援弼大撤世忠將所部追擊至販淄河兵不滿十分為四隔布殊疾燕自塞歸路令曰進則勝退則死走者許后一勦殺於是士莫敢返顧皆尽力死戰大破之斬獲餘悉奔潰乘勝逐北追至宿遷賊尚方衆方擁子女推牛結酒世忠單騎夜追其營呼曰大軍至以亟棄戈卷甲吾能保全汝共功名賊駭懷請命因跪進牛酒世忠一馬解鞍飲啖之既果於是悉就降黎明見世忠軍未至始大悔失色以功迂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詔入朝賜衣甲鎗牌授正任單州團練使屯澤州河時直定失守世忠知王淵守趙州亟往虜至關世忠在攻之急策彈援絕人多勉其濟圍

夫非聽大吏夜半以死士三百人擄虜營虜自相
賊刺及旦及道後有自虜來者始知大酋是日被刺死
故眾不能支許嘉州防禦使還大名趙野辟為前軍統
制時高宗皇帝以兵馬大元帥駐濟陽世忠領所部勸
道次南京虜縱兵逼城人心恟懼世忠據西王臺力戰
虜少却翌日酋帥領數萬眾至時戲下僅千人去虜遇
即追騎突入斬首虜遂大潰太守率父老姪香去道迎
謁多感涕首還濟陽因遷蹕如南京上即位授光州觀
察使帶御器械世忠有移都長安下兵收兩河之請朝
論不從初建御營為左軍統制是歲詔討單州賊魚臺忠
平之其初被命也世忠王淵張俊劉光世喬仲福等分
任討賊受方差於都堂淵俊討陳州叛兵光世討蔡驛
叛兵仲福討京東賊李昱而世忠討單州賊魚臺世忠
既破魚臺而蔡驛之叛兵亦為世忠擊敗皆斬之以獻
於是群盜悉入備宿衛而河北賊丁順揚進等皆赴招
撫司宗澤收而用之建炎二年附定國軍承宣使上幸
維揚以所部從時張遇自金山來降抵城下不解甲入
心危懼世忠獨入其壘曉以逆順眾悉听命李民象十
萬亦降比至有反復狀詔王淵処置淵遣世忠諭旨世
忠知其黨別者異議即先斬產殿李民出縛小校二十
九人送淵戮之事定授京西等路提轄內外盜賊金人
再犯河南程進會世忠兵於襄陽世忠不克反為所敗
會丁進失期陳思恭先遁世忠被矢如繚力戰得免還
汴詰一軍之先退者皆斬左右距丁進以此與世忠有

隙尋以殺誅召還授都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左將軍屯
淮陽會山東兵拒虜粘罕聞世忠扼淮陽乃分兵萬人
趨揚州而自以大軍迎世忠戰世忠不敵夜引歸不虞
虜之蹕其後也軍不寐王而濱閭門宣贊舍人張遇死
之遺軍輔達季在入海遂聚眾為盜三年上召諸將議
移蹕張俊辛未宗請往湖南世忠曰淮瀾富饒之根本
地詎可舍而之他況人心懷疑一有退避則不肯者思
亂重湖閭閻之遠安保其道路无變乎淮江當留兵為
守軍駕當分兵為衛約今十萬人分半扈江淮上下止
餘五方可保其防守无患在陽城收合散亡得數千人
聞上幸錢塘即由海道赴行在所南傳知正彦反張俊
等在平江議討亂知世忠至更相慶尉張俊喜躍不自
持世忠至常熟舟中得俊書大慟奉酒酌神曰誓不與
此賊共戴天士卒皆奮見俊曰今日大事世忠願與張
俊身任之公无憂欲即進兵俊曰投鼠忌器事不可急
急則恐有不測已遣馮番甘言誘賊矣三月戊戌以所
部發平江張俊慮世忠兵少以劉宝二千入借之舟行
載甲士兵不絕者三十里至秀州封病不行遣云梯治
器械傳等始懼初傳正彦聞其來撤以其兵也陰陰世
中以好語報之且言所部殘零欲赴行在傳等大喜許
之至是編制除世忠及張俊為節度使皆不受時世忠
妻梁氏及子亮為付所質防守嚴密朱勝非給付曰今
白太后遣二人尉視世忠則平江諸人益安矣於是召
梁氏入封安國夫人俾還世忠速其救駕梁氏疾驅出

城一日夜會世忠於秀州未幾明受詔至世忠曰吾知有建炎不知有明受斬使發其詔進兵益學傳等大懼次臨平賊將苗翊馬柔吉負山阻河為陣中流植鹿角梗行舟世忠捨舟力戰張俊之劉光世又繼之軍少世忠援捨馬操戈先登且令將士曰今日當以死報國不帶數箭者皆斬於是士皆用命賊列相臂奮持以清世忠瞋目大呼挺刃突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遂敗乃正彥擁精兵二千人開灣金門以道世忠馳入上步至宮門握世忠手慟哭上曰中軍吳玠佐為最高留朕肘腋能先誅乎世忠即謂玠握手與語玠其中指擒戮于市且手執王世修以屬吏世修以賊主也詔授武勝軍節度使御營左軍都統玠上曰賊擁精兵距臨關其意欲害我不可滅玠請玠詔即往討於是玠為江浙制置使自衛言玠上酌巨觥餞之世忠自浦城提出至海鹽玠遇有數小將戰死世忠徒步挺戈而前賊望見呼曰此韓將軍也乃驚潰擒正彥及傳送行在傳士建陽尋被擒伏誅於建康世忠初辭玠玠曰臣誓生擒賊為社稷刷耻因乞殿前一雪玠曰至是卒如其言上自書忠勇二字賜玠以少寧武寧昭慶軍節度使兀述將入寇玠將問駐蹕之地張俊辛企宗勸玠曰國家已失河北山東又失江淮更有何地玠於是引世忠為浙西制置使守鎮江既而兀述分道渡沙諸屯皆敗世忠亦自鎮

江退保江陰杜充以建康降虜兀述自廣德陷臨安上幸浙東世忠以前軍駐青龍鎮中軍駐江灣後軍駐海口侯廣歸敵擊之上召之至在所奏方留江上截虜歸師盡死一戰上謂輔臣曰此呂頤浩在會稽嘗建此策世忠不謀而同賜親札聽其留正月望日就秀州張灯高會忽引兵趨鎮江及虜至則我軍已先此焦山寺矣虜將李選隆受之兀述遣使通問約日大戰許之戰將十合梁夫人親執將鼓虜終不得渡願盡歸所掠假道不聽請以名馬獻之又不得聽特練在維州遣李童太一趨淮東以援兀述世忠與二酋相持黃天蕩者四十八日太一學童軍江北兀述軍江南世忠以海艦進船金山下預以長鐵綬貫大鈎授士之戰健者明日虜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為兩道出虜舟之背每縱一綬則曳一舟以沉之兀述驚求會諸將請甚哀世忠曰還我兩宮復我疆土則可以相全兀述語塞又數日求再會言不遂世忠引弓欲射之遂亟馳去謂諸將曰南軍使虜如使馬容義人獻所以破海舟之策聞人王基者教虜舟中載土平板鋪之穴船板以權槳風息則出江有風則勿出海舟無風不可動也又有獻謀於虜曰鑿大梁接江口則在世忠上流兀述一夕潛鑿河二十里且用方士計刑白馬剔婦人心自割其額祭天次日風止我軍帆弱不能運虜以小舟縱火矢下如雨孫世詢嚴允皆力戰死虜得絕江遁去世忠收餘軍回鎮江初世忠謂虜至必登金山廟觀我虛實適遣二百兵

伏腐中二百兵伏岸約聞鼓聲率兵先入腐兵合擊
之腐果至騎闖入腐兵奮先鼓而出僅得二又逸其三
中有絳袍既墜而復馳者詰之即元木也其後也元木
之兵號十萬世忠所有僅八千餘人上六賜札褒獎
甚寵運朝拜檢校少保武成威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
都統制建安沈公為反朝廷遣辛企宗等討捕未克賊
勢愈熾詔以世忠為福建江西湖南北路宣撫副使世
忠曰建居閩嶺上流賊沿流而下七郡皆血肉矣亟領
步卒三萬人水陸並進以劔潭橋焚世忠策馬先渡師
遂濟賊盡棄陸路拒王師世忠命諸軍偃旗仆鼓徑抵
鳳凰山類賊城邑設雲梯火樓等連日夜併攻賊震怖
回測五日城陷世忠為親身自焚斬其弟立吉以徇禽其
謀主謝德施達及裨將陸必強等五百餘人時紹興元
年九月也世忠初欲盡誅建民李綱自福州馳見世忠
曰建州百姓多無辜世忠聽之遂下令軍士駐城上毋
得下聽士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真賊者殺
脅從者貸民感更生家立祠捷聞 詔褒之曰雖古名
將何以加賜黃金器世忠因奏江南湖南寇賊尚多
乞乘勝平定詔從之乃二年三月也時廣西賊曹成擁
餘衆在彬邵世忠既平閩寇旋師永嘉若將就休息忽
由虜信徑至豫連營以潰數十里群賊不虞其至大驚
世忠遣人招成成以其衆就招得戰士八萬人發詣行
仕遂帥長沙時劉忠有衆數萬據白面山營柵相望世
忠始至欲急擊直撫使孟庚不可世忠曰兵家利害果

之雷兵非恭政所知請期半月效捷遂與賊對壘奕棋
張飲堅壁不動眾莫測一夕與蘇格聯騎穿賊營候者
伺問世忠先得賊軍號隨聲應之周贊以出奇曰比天
賜也夜伏精兵二千於白面山與諸將技管而進賊兵
方迎戰所遣兵已馳入中軍奪望樓植旗蓋傳呼如雷
賊回顧驚潰將士夾擊大破之斬忠首湖南遂平詔
授太尉遣使賜帶笏仍飭樞密院以功狀頒示內外諸
將師還建康置督軍軍府勇勳絕倫者九月為江南東
西路宣撫使置司建康府三年三月進開府儀同三司
充淮南東西路宣撫使置司泗州 朝廷聞李橫進師
討偽齊議遣大將以世忠忠勇故遣之仍賜世忠廣馬
七綱甲千副銀絹帛二萬匹兩又出錢百萬緡米二十
八萬斛為半歲之用命戶部侍郎姚舜明往泗州總領
錢糧倉部郎官孫逸往平江府常秀饒州督發軍食李
橫兵敗還鎮江世忠不果渡淮四年以建康鎮江淮東
宣撫使駐鎮江是歲金偽合兵分道入寇帝手札命世
忠飭守備圖進取薛旨懇切世忠受詔感泣曰主憂如
此臣子何以生為遂自鎮江濟師俾統制解元守高郵
候虜步兵親提騎軍駐大儀當虜騎伐木為柵自斷歸
路會朝廷遣魏良臣使虜世忠撤炊爨給良臣有詔移
屯守江良臣疾馳去世忠度良臣已出境即上馬令軍
中曰賊吾鞭所嚮於是引軍次大儀勒為五陣設伏二
十餘所約間鼓即起擊良臣至虜虜問王師動息具以
所見對語兒字童聞世忠退喜甚引兵至江口距大儀

五里別將捷李也擁鐵騎過五陣之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兵四起旗色與虜旗雜出虜軍亂我軍迭進寇軍各持長斧上樹人臂下斬馬足虜被甲陷尼凍世忠麾勁騎四而蹂躪人馬俱驚遂擒捷李也等二百餘人所遺軍械亦擊虜於天長縣之鵝口擒女真四十餘人解元至高郵遇虜設水軍夾河陣日信戰十三相距未決世忠遣成閔將騎士往援復大戰俘生女真及千戶長等世忠復追襲至注虜營相踣溺死甚衆捷聞羣臣入賀上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況與水曰建炎以來將士未嘗與金人迎敵一戰今世忠連捷以劉廣鋒其功不細上曰第優賞之於是僚將董敦陳解元等延通等皆被擢有差改論者以此李為中興武功第一時虜金副元帥撻懶屯泗州右都監兀朮屯竹塾鎮為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許之且使兩伶人以稱名報聘會雨雪虜饋道不通野無所掠至殺馬而食奮漢軍皆怨兀朮夜引軍還劉麟劉猷奔轡重適去於是江北之虜皆遁五年進定保六年授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京東淮東路宣撫使置使司楚州楚州府之餘世忠拔草萊立軍府與士同力役夫人梁氏親織薄為屋將士有憾者世忠遺以巾幘設樂大魚俾為婦人粧以恥之故人人奮且撫集流散通商惠工山陽遂為重鎮劉麟兵數入寇輒為世忠所擊却嘗生擒其偽知鎮淮軍王拱獻之行在時張浚以右相視師命世忠自承楚圖淮陽劉猷乃聚兵淮陽世忠即引兵渡

淮將固而北至其城下為賊所圍食又乏糧渴而不出遣一鐵其裨將呼延通與金將牙合爭奪通戰托其吭而擒之東銳掘壕廣敗去既而圍淮陽賊堅守不下虜酋之相約曰更圍一日則舉一烽至是六烽皆至元不與劉猷言世忠求援於張俊而浚以世忠有見香意不從世忠勒陣向敵遣人語虜曰錦衣騎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或危之世忠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虜果至劉猷其引戰者二人虜遂引去尋有詔班師後引兵歸楚州淮陽之民從而南歸者以方計聞之督府悉授以田三月詔除京東淮東宣撫使兼節制鎮江府仍楚州置司四月賜號揚武湖運功臣加橫海武寧安化三鎮節度使賞淮陽之功也九月上在平江世忠自楚州來朝九月還報不一劉光世欲奔房州回太平張俊亦請益兵都督張浚曰今日之事有進擊無退保於是世忠引兵渡淮與虜將訛里也當塞方戰劉猷冠淮東為世忠之兵所扼不得進於是楊沂中有楊瑤之勝七年築高郵城民益安之初世忠拔也山陽通海結山東豪傑期緩急為應宿州馬泰及太行韓世忠等皆歸附為恢復計會秦檜王和議詔世忠使屯鎮江世忠上奏論虜情詭詐忍以計緩我師之留此軍嚴邊江淮又力陳和議非是願效死節率先迎敵若其不克聽從未晚又謂王倫監公佐交河南地界乞令明具反覆文狀為後證章十敬上皆慷慨激切且請單騎詣闕面奏上率優詔褒答後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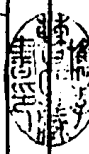
果肯約如其言八年元末再陷三京唐使蕭瑄之來以詔諭為名世忠聞之凡四上疏言不可許不過擊其決戰兵勢最重而臣謂當之又言金人欲以劉豫相待舉國士夫盡為陪臣恐人心離散士氣凋沮且請馳驛面奏上不許優詔答之既而伏兵於洪澤鎮將殺瑄使不克九年授少師十年金人敗盟元述率撤離昌李成等陷三京分道深入八月世忠圍淮陽金人來救世忠迎擊於洧口鎮敗之又使別將解元擊虜於潭城劉豫擊虜於千秋湖皆捷親隨將成閔隨統制許世安奪淮陽門而入大戰于門內世安中四矢閔被三十餘創復奪門而出世忠奏其功擢武德大夫閔以此知名是歲進太保封英國公兼河北諸路招討使十一年元述順昌之敗復謀再入詔大合兵於淮西以待之既而虜破敗於柘皋矣復圍濠州世忠受詔救濠以州則至招信縣而夜以騎兵擊虜於閭駢敗之虜攻濠五日而陷陷虜三日而世忠至則楊沂中之軍已南奔矣世忠與虜賊于淮岸夜遣劉寶沂流將劫之虜伐木塞赤龍州扼我歸路世忠知之全師而還金人亦自渦口渡淮北上自是不復入寇矣世忠之在楚州也僅有兵三萬而十餘年虜不敢犯其後岳飛至楚州問而知之嘆曰猶有餘力以侵山東可謂奇材也秦檜收三大將權四月拜樞密使遂以所積軍儲錢一百萬貫米九十萬石及酒庫十有五歸於國詔嘉獎世忠既不以和議為然為秦檜所抑及魏良臣使虜世忠又力言自此人情漸弱

勢委靡誰復振之北使之來乞與人面議優詔不許遂抗疏言秦檜誤國檜言者論之上格其奏不下世忠連疏乞解樞柄繼上表乞骸十月罷為醴泉觀使奉朝請進封福國公節鉞如故自此杜門謝客絕口不言兵時驛驛黃酒從一三美重縱游西湖以自樂平時將佐卒得見其面十二年改潭國公顯仁皇后自虜還世忠詣臨平朝謁后在北方間其名慰問者良久十三年封咸安郡王十七年改鎮南武安軍國節度使二十一年冊拜太師以疾薨贈通義郡王孝宗朝追封顯王諡忠武配饗高宗廟廷世忠初得疾上敕太醫視療將吏造卧內問疾世忠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王公賴天之靈保首領沒於家諸君尚哀其死耶及死賜朝服賜卹冠水銀龍臉以欵世忠勇敢忠義出於天性嘗戒家人曰吾名世忠汝曹毋得諱忠字諱而不言是忘君也性懇直事閭廟社必流涕極言岳飛冤獄之成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搜秦檜怒語在檜傳及抵排和議檜尤多或勸止之世忠曰今畏禍苟同異時眼目豈可受鐵杖於太祖殿下時一二大將皆曲徇檜苟全世忠與檜同在政地一揖之外未嘗與之交談也時義輕財凡錫資悉以分將士朝廷祭其廟賜田一圩世忠乞奏輸租與編戶等持軍嚴重國士卒同甘苦器仗用舊漆精絕過人今之古敵弓連鎖甲餘銳及跳淵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皆具遺法也嘗中毒矢入骨以彈弩拔取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刀痕箭痕如刻畫然解兵罷政外

家凡十年澹然自如若未嘗有權位者晚喜釋老自號清涼居士子四人彥直彥質彥古彥明皆以才見用彥古至戶部尚書世忠知人善獎用成閔解元王勝王權劉室岳超率起行伍秉將皆舊部曲云

史臣曰世忠沈鷗無敵早已冠軍南渡以來平苗劉之亂扼元木于江而大儀之勝武功推為中興第一常以寡勝眾以謀制敵忠勇蓋出天資尤純誠不二力以和議為非累疏力爭憂人心之不獲振至岳飛之死猶能為伸其冤其視張俊之迎合遠矣釋兵解位謙和自守優游湖山以終天年其蘊藉有足稱焉於中興諸將其最優乎解元由世忠進常與廖角未嘗敗動情其草世云

重刊宋朝南渡十將傳卷之五



宋朝南渡十將列傳卷之六

張俊

張俊字伯英鳳翔府成紀人好騎射負才氣年十六殺充三陽弓箭手政和七年從討南蠻轉都指揮使宣和初從攻夏人二多泉於授承信郎平鄆州賊李太平河朔山東武胡等羣寇第功為最超進武德郎靖康元年以保護東明縣有勞轉武功大夫金人犯太原太原城守朝廷命制置使韓世忠為援次榆次屢擊以救俊騎俊時為隊將進擊殺傷甚眾奪馬千餘匹因請獎賜要戰師中以日不利急令退保廣謀俊計不行悉兵合圍攻一急榆次陷師中死之俊與所部數百人突圍而出且行且戰至烏江川再與敵遇斬虜五百金人圍京城上時為太尉大元帥俊勸兵從信德守臣梁揚子勤王上見其英偉擢一帥後軍統制累功轉茶州刺史建炎元年正月從上至東平府時六州劇賊李昱據城命俊為都統制討之與數騎突圍繞城諸軍爭奮賊盡潰焉進桂州團練使尋加書州觀察使中書舍人張浚自京師來資贖封詔大元帥以兵付副帥還京師上以大計問俊俊曰此廣謀耳今大王居外此乃天授豈可徒彼因請進兵上許之遂之濟州開乾龍節節迫夜有告高才欲俟元帥謁香初以叛羣議集諸軍屯備俊謂元帥不出教謀自破遂遷就州治賊術窮黎明引軍北遁俊勒兵逐殺之進徐州觀察使上以俊忠勞日積遷掛衛大夫既而聞示師陷二聖北狩人心皇皇俊動懇勸

御前右軍都統制尋為浙東招置使金人分兵深入渡江犯浙杜充棄建康韓山忠自鎮江退保江陰上幸會稽呂頤浩建議請上幸杭州於是幸四明後自越州引兵至已无舟可載矣元述犯臨安上於是御樓船幸温州留俊於四明以詔上賜親札曰朕非卿則倡義誰先卿捨朕則前功俱廢宜戮力共抗敵兵一戰成功當封王爵會游士劉相如勸俊迎戰遂決意留以抗虜揚榜勸諭士皆思奮發卯除夕澤矣追襲東興至城下俊使統制劉寶先與之戰若不勝則以兵橫衝之既而寶少却竟用立橫死之於是浙中由師中趙密皆殊死闘浙中舍舟登岸者戰數帥李寶以班直來助守臣劉洪道亦率州兵射計旁遂大破之殺數千人虜呼人至界計事倭少小校杜虜釋甲與語欲如越州投拜俊拒之戒將士毋驕驕者必再至乃下今清野多以輕舟伏弩且閉關自守四年正月甲辰西風忽起虜東之果復至城下俊與劉洪道坐城上遙揚浙中等以精兵擊之虜奔北死於江者無數夜焚寨去且請濟師於元述後七日虜又至俊與之戰數合虜兵趨台州四明居民去者十七八俊奏捷行在百官皆賀內臣陳頤言獨不賀曰上幸海道何賀之有是後也王進獨立奇功授武翼大夫賜金帶全軍之功人並遷七階未幾江浙群盜蜂起四月授俊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制置使以所部招收羣盜命後軍統制陳思恭隸之且令兩浙宣抚使周望以兵屬俊劉光世韓世忠之外諸將皆受節度六月

俊光世入城見于內殿上真勞久之拜鎮西軍節度使

俊光世入城見于內殿上真勞久之拜鎮西軍節度使

詔改御前五軍為神武軍俊即本軍為神武右軍都統制以四明之功除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十月扼定浙西羣寇悉平改授江南路招討使紹興改元車駕至會稽時金虜殘亂之餘孔彥舟據武陵張用據襄漢而李成尤悍強漢江淮湖湘十餘州有席卷東南意且多造符讖惑上下久圍江州未解朝廷患之范宗尹請遣大將致討俊慨然請行遂改為江淮路招討使時賊在江州其將烏進在筠州介江筠之間者豫章也俊聞命就道急趨豫章俊一兵已得江州破賊決矣乃敘兵月餘寂然不動賊以大全牒來索戰俊以細書狀報之賊以俊為詐俊謀知賊怠乃議戰鎮抗使岳飛為先鋒中樞統制杜沂中由上流徑納生米渡出賊不意追奔七十里至岳州賊背筠河而陣俊聽楊沂中計親以步兵當其前以精騎數千渡河中及揚州蔡俾從山後夾擊以午為期俊與賊盡至午山後之驛馳下突擊賊駭亂退走大敗三日而賊已焚燬岳州臨江軍據奏上賜御筆謂且安賊賊之已焚燬岳州之已振驅除勦戮遂收全功俊未拜親訪已追至北奉新樓子莊賊將商元據草山挾險設伏俊遣步兵從間道直趨山椒殺伏奪險乘勝進至江州成勢迫絕江而遁號俊為張鐵山復江州已而興國軍等處羣賊聞俊兵至皆遁去俊引兵渡江至黃梅縣與成親戰成焚奉新失險之敗據石幢坡憑山以木石投人俊先遣游卒進退若爭險狀以誑賊俊親冒矢石帥眾攻險賊數萬眾俱潰焉

進為追兵所殺李成北遁降偽齊分道悉平凱旋拜太尉四年十月金虜偽齊分道入寇以俊為兩浙西路江南東路宣撫使屯建康初謀報之至舉朝震恐或請他幸俊謂衆知政事趙鼎曰避將何之惟向前一步庶可脫當聚天下兵守一江徐為之計鼎曰公言避非策是也以天下之兵守一州非也但公堅前議足矣至是除假使使之據韓州忠既而改淮西宣撫使瀕江相距逾月虜不得入俊遣張宗顏渡至六合出虜背將引退俊繼王進曰虜既無心以泗渡淮而去可速兵及其未濟擊之進往而果北渡遂請淮大敗之獲其酋首程師回張建壽獻五年刻勳入寇俊被命與楊沂中合兵拒之于泗是年拜開府儀同三司江南東路宣撫使六年詔俊以時貽俾依山築城改授崇信軍軍節度使以寵其功俊方駐兵泗州會劉彥道子麟親將十餘萬犯濠壽州之師師以淮西屬俊時劉師揚存中被命聽俊節制至泗州俊合兵拒虜俊乃分遣存中與張宗顏王瑋田師中等禦之自濠州定遠縣次越家坊遇倪左右軍擊走之俊率大軍鼓行而前至李家灣遇大兵與戰至夜殺獲略盡降者萬餘人收牛羊器械戰馬不可勝紀規僅以身免拜少保加鎮洮崇信奉寧軍節度使上賜親詔曰卿議論持重深達敵情兼聞挽強之士多至數萬人報國如此朕復何慮又曰平昔內外之臣謂朕待卿獨厚其仰體眷懷一思勉勵七年改充淮南西路安撫使置司盱眙軍俊同韓山忠

入見議移屯秦檜曰臣嘗語世忠俊王上倚兩將大將譬如兩虎固當各守藩籬使寇盜不敢近上曰此論猶未切政如左右手豈可一手不盡力也乃命俊將所部自盱眙移屯廬州八年虜人來請緩其朝廷從之上眷俊勲勞賜安民靖難力臣拜少傅九年冬虜復背約再陷河南固始昌府被命策應劉錡俊督軍渡江虜亦引退繼而虜三路都統白東南兩京分道來寇抵廬州北過河地岸俊收師其謀軍擊之盡獲衛真鹿邑等地師還十年郡境在虜以大半一城父都統制王德方下符離即乘勝趨亳州以公京引軍入城虜棄城而遁父老列香花迎公於其復毫州留統制宋超守毫俊引軍還春是歲公少師封濟國公十一年二月九日入合淝犯歷王二東制置大使葉衡得見俊請速出軍進發諸將曰先河和州者勝宣司都統制王德方為諸軍先士鼓勇歎無功行雲已和德率眾渡采石進據先登俊宿中流德至城下雲是退也昭關後王日復與虜鎮國大將軍韓常遇之合山縣敗之又命劉師古復巢縣尋復昭關又命左軍統制趙密拒虜於滁濠間密復至其竹出六丈河以分虜勢而張守志以五百騎擊虜於全椒縣賊未幾俊引軍至和皇虜斷石橋以距俊之方疾力張引眾渡滁登岸追擊之而所遣王德與淮北宣抗使王沂中劉官劉錡會兵擊虜敗之于柘皇德之功居多俊以晏捷文士每四親筆書獎至是又遣內侍陳永錫勞軍淮師戰地褒寵甚隆拜樞密使

俊奏朝廷欲建其首請納所入兵詔從之議賞宿臺之功王得田師中劉保李橫十人張淵六人同日賞上賞皆俊部也俊力贊和議與太極意合言无不從為士大夫監司郡守者甚眾雖劉子羽自譚籍起家亦俊之力焉是歲加少傅進廣國公尋進一國公十二年春四月甲子十一月罷為鎮江軍一奉寧軍節度使充醴泉觀備殿中侍御史江淵論之也初太極以俊助和議之得故尺罷諸將以兵權付俊之在樞密年餘无去意故增使遊攻之勉之疏有曰公男王存中握兵於行在小男田師中擁兵於上流十誣之也俊始辭本兵尋進封清河郡王仍奉朝請明年初俊甲弟上遣中使就其四父公以教方示部十六年郊恩以鎮靜江軍武靖海軍二十一年冬公幸其弟特拜太師以其姪清海軍承宣使子善為安撫使使其他子弟遷秩者十有三入後轉官故非亦除公使首異數也二十四年六月薨年六十九上輟視朝三日然以一品礼服內侍省押班張去為護喪上親臨奠哭之慟追封端王中興以來俊稱之者曰張韓劉岳然濠壽之役俊與其有隙獨與王沂中為腹心故有濠良之帥至岳飛竟入韓忠救之俊獨助擒成其心事心術之殊也遠哉上於諸將中眷俊特后然警報之者不絕口自淮西入見則教其讀郭子儀傳嘗召入禁中則戒以毋與民爭利毋與士大夫功因大開城西則語之曰國家之力尽於此但欠一

事後問之曰上曰所欠力戰尔上將之道如此其以此中興於子五人子琦子后子頤子正子仁

宋朝南渡十將傳卷之六

宋朝南渡十將列傳卷之七

虞允文

虞允文字文公，莆田井人。父祺，登政和第，仕至太常博士。建炎紹興間，允文宿兵民困甚，祺漕運川廣寬大民德之，稱為更之佛。允文六歲暗誦九經七歲能為文，以父任入官。丁母憂哀毀骨立，既葬朝夕哭慕側墓有枯桑兩烏來巢，念父之經且疾也，不調官者七年。跬步不忍去，侍側父死始登紹興二十二年進士第，嘗權知黎州。黎蕃部產珠時宰相秦檜取官市絕等允文懼其戕我，心不市之。蕃部密以貨價市之，民事聞命遂寢，尋知渠州。以趙達薦召對，論四川財賦科納之弊，除秘書丞兼兵部郎官。國史院編修官尋遷，郎官自虜王元顥旁修亦已有南牧之議，道夫黃中與書言之，惟王綸之還言虜恭順和好允文遂相湯思退遂再拜賀，置必備不之問。及虜使施宜生來，頗泄虜情，張養浩奏之，亮又隱及宜生於三節圖，湖山以歸，亮賦詩有竹馬吳山句，虜情至是益露。允文首上疏言虜必敗盟，兵出有五道出蜀口，則有四不足慮，出荆襄則襄漢清野死糧，可因出淮東則地多沮洳，非騎軍之地亦不足慮。以臣所料正兵必出淮西，奇兵必出海道，願詔大臣豫思所以備禦。時三十年正月也。兼樞密院檢詳，改右司尋又兼檢正。遷起居舍人兼樞密書舍人，十月借工部尚書充賀正。旦使與館伴宴射，一發破的，虜驚異之。自入虜境多運糧造舟者及解歸元顥亮謂之曰：我將看花落陽關至。

許允文歸奏所見及元語又申言淮西海道之備既而
賀生辰使徐度還上李允文之言問安猶曰不足慮
三十一年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三衙管軍以官寺
充承受允文言自古人主大權不下移於奸臣則旁落
於近侍秦檜盜大權十有八年檜死而權歸陛下亦來
三衙交結中官宣和之車在明明受之鑒未遠可不懼
哉上悟立罷之五月虜使王全高景山來賀生辰口傳
亮言皆悖慢語欲得我淮南地且指索將相大臣議論
於是召三衙大將趙密等議率兵又召侍從臺諫集議
宰臣陳康伯傳上旨今日更不尚和与守直問戰當如
何議欲遣成閔為京湖制置將禁衛五万禦盜以上流
允文曰發兵太多恐在虛弱又虜虜出二淮則先以
策應且曰兵來不除道虜為虛聲以分我之兵成其出
兩淮之奸謀尔不听卒遣閔七月虜王亮從許允文復
語陳康伯曰虜王既來汴河軍約程在江此望發兵牌
令到此者駐此到江者駐江若他日虜兵出上流則荆
湖之軍揮於前江此之軍援於后若出淮西則此之軍
可出巢縣江州軍可出無為便可為淮西之援是一軍
而兩用之康伯是其說既而閔軍竟屯武昌九月金王
亮命其臣李通為大都督造浮梁於淮水之上亮自將
入寇兵号百万旌幟相望征鼓之声不絕十月自渦口
渡淮先是劉錡以兩淮制置使措置淮東王權以龍衛
四厢都指揮使措置淮西至是權首奔庐州錡亦回維
陽中外震恐上欲航海陳康伯力贊親征之議振臣葉

義問督視江淮軍馬允文奏謀軍事王權又自和州遁
歸盡奔淮西地而劉錡聞知亦回鎮江淮與秦檜矣
是月亮率大軍臨采石而別以兵爭瓜州十一月朝命
以成閔代劉錡以李顯忠代王權錡權皆召義問以聖
旨命允文往撫顯忠顯忠交王權軍自稱師采石時權
軍猶在采石也允文至采石權已去顯忠未來廣騎充
斥江北敵聲震地而我之士卒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
道旁皆王權敗兵也允文謂坐待顯忠則將誤國事遂
立招諸將勉以忠義且曰重帛告命皆携此以待有功
衆曰公既有主請死戰或曰公受命犒師不受命督戰
他人壞了公任其罪乎允文叱之曰君及社稷吾將安
避至江濱則江北已集滿漢將統二統二統二統二
黃屋亮躍坐其下謀者言前一日虜刑白黑馬祭天與
羣胡盟以明日齊王晨吹玉麟堂先濟者予黃金一兩
時虜兵實四十萬馬倍之而我軍甫一萬八千允文乃
命諸將列大陣不動分文船為五其一並東西岸而行
其一駐中流載精兵待戰其二藏小港備不測部分用
賊虜已大呼亮標小紅旗麾數百艘絕江而來瞬息抵
南岸者七十艘直薄我軍軍小卻允文入陣中撫時俊
之輩曰汝膽畧聞四方立陣後則兒女子爾倏即揮雙
刀出戰士殊死戰中流官軍亦以海船衝虜舟中平沉
虜半死半戰日暮未退會有潰軍自光州至授以旗鼓
從山後轉出廣始遁又命勁弓尾擊追射於是大敗之
擄虜凡四千餘級萬戶二人俘千戶五人及生擒虜

百餘人虜兵不死于江者悉殺之怒其舟不出江也
以捷聞楊將士謂之曰曷今敗明日必復來夜半部
分諸將分海舟上流別遣兵截楊林口丁丑虜果至
我師夾擊之虜人溺斃其三百舟始遁去再以捷聞
而虜道偽爲來諭王權以有伯約允文曰此反間也仍
復書言權已真與應新將乃李世輔也願一戰以決雌
雄得書大驚遂焚龍鳳車斬梁漢臣及造船者二人
於是趨瓜洲漢臣殺亮濟江者也顯忠至自無湖允文
謂之曰勇入維揚必與瓜洲之兵合京口無備我當往
公能令兵相助乎顯忠分半捧軍萬六千往京口葉義
問亦令楊存中將所部來會允文遂建康即上疏言虜
敗於采石將移於瓜洲今我精兵聚於京口待其待
之可一戰而勝之緩六飛之發甲申至京口虜屯重
兵於滁河造三關諸水深數尺築壘瓜洲之口時楊存
中成敗未測諸軍皆聚京口不下二十萬淮海船不
滿百石戈船僅半之允文謂過風則使戰船無風則使
戰艦數少不足用遂聚材治鐵改修馬船爲戰艦且
借之平江命張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衝以爲安駐下
壘爲深援與亮至瓜洲允文與存中臨江按試命戰
士踏車船中箭上下三周金山回轉如飛虜持滿以待
相顧駭愕亮曰紙船一萬餘艘南軍有備未可輕
顧駐揚州徐圖直取亮遂移之京謝良父杖之上百
乙未亮爲下所殺初亮在瓜洲聞李宝由海道入便
成閔諸軍方順流而下亮愈怒還揚州召諸將曰一日

濟否則盡殺之諸首諒曰進有奔殺之禍退有敵殺之
憂奈何有方戴者曰殺即主與南宋通和歸鄉則生矣
衆曰諾亮有紫巾細軍不遣臨敵常以自衛衆患之有
肖遜巴者嗽之使海陵細軍去而亮死虜帥府尋有檄
來說和方奏報之至也上曰朕當擇日進臨大江洒掃
陵寢但戒諸將毋殺掠尋詔成閔楊存中渡江追襲李
樞繼之虜數萬籠其行如林官軍不敢追但遙送之出
境而已允文尋回行在上慰籍嘉嘆謂陳俊卿曰虜允
文忠心山天性朕之裝度也詔免亮從仍回兩淮蓋將
幸建康也允文回鎮江言亮東之石梁河淮西之西城
尚皆有虜兵料必待新主執決去留亦今當先破和州
之虜宜命邵宏淵出其東趙鼎出其西而李顯忠以全
軍出采石然後引兵與淮東兵合以破石梁之虜可使
隻輪不反此上策也不報明年正月尋有間塞之說詔
以楊存中充江淮荆襄路安撫使允文副之給舍總存
中除命於是允文充川陝宣諭使陸游言逆亮既誅新
主初立彼國方亂天相我懷復之基也和則沮海內之
氣上以爲然允文自襄漢入蜀奏趙鼎蔡州之捷不當
引兵回信陽陳州忠義守臣陳光祖方爲堅守計今官
軍奔蔡光祖力孤豈能自保望詔李道吳拱令回軍堅
守確山庶唐鄧之保而吹華商戰可免齒寒之憂至蜀
與總領王之望等早西縣官抗制使吳玠會于河池
經略中原之策玠欲進取鳳翔允文奏主璘說璘將
仕明曰玠輝三千餘人自河南京來歸奏降其命賜金帛

授以河東北諸州時唐與爭陝西新復州郡蜀士欲退
守舊疆允文曰古者陳蔡何異於是團結義士不
孝宗受禪奏願德以為懷復之本姚仲原州失守
吳琳已發河池允文並書令駐秦州會朝臣言西
事者謂唐進討東不可過至鄜州不可過德順朝廷
下其疏允文與璘議自德順至秦州分兵為三控扼險
要璘奏以渭既而璘大敗虜於德順允文遺璘書謂虜
既不利於彼必出秦隴俾分兵牽制之璘聽其說未
幾虜果以隴州知有備遁去允文與璘言論多合二關
施置不似昔馳雄總領王之望以饋餉事不合璘嘗言
三路因彼與敵不仰蜀中漕運允文即取其拘收糧米
之數凡三十五万石有奇備撤總所對撥糴本之望得
檄以書告執政又移書允文乞止之不聽於是隙允
文與璘力主堅守之說而參知政事史浩欲棄陝西
新復諸州臺諫表奏任古附其說蜀人楊民望時為吏
部郎亦言言奔三路允文上疏力爭大略言恢復莫先
於陝西而陝西五路新復州縣可保與否又係於德順
之存亡一旦棄之則蜀之路愈多西和階成利害至
重前後凡上十五疏且與宰相陳康伯書言之康伯是
其說牽於同列不可回也上欲召問陝西事執政又忌
其來以顯謨閣上學士知夔州尋有奏事之命隆興元
年入對史浩既去上奔地及拜相即亟行之且親為詔
旨曰奔難助之與多免狼心之未已至是允文入對言
今日有八可戰上問及奔地允文以笏畫地陳其利害

上曰此史浩誤朕遂以數文閣待制知太平州尋除兵
部尚書湖北京西宣撫使舉政制置使至襄漢遣旱蝗
以和采米捐糧發禁運判姚岳抑民營田奏罷之時朝
廷遣盧仲賢使宣撫和宰相湯思退欲割唐鄧海泗四
州予虜即和謂唐鄧非險要可實之度外允文力奏不
可輕予虜即和謂虜境上有姪國之備又報虜以萬餘騎
來圍唐鄧允文言虜初無戰心為大言以要我和入顧
母或舉議若懲宿州之敗而遽獻兵即与之和一失恢
復之機千載不可復矣御札報曰朕不以符離一戰辜
中原一姓之心誠欲要盟此志不怠既而盧仲賢回議
用敵國禮議和允文上疏言海泗唐鄧四州決不可弃
湯思退徑割唐鄧及諸關不得擅發兵允文申言前奏
乞散歸蜀詔不允又上疏曰自宣和靖康以來虜欲取
契丹已謀我以海上之盟未得大石又謀我以城下之
盟撻以不蒙國為患奔河南之地而謀我以盟未既
引兵北淮知江南不可下又謀我以盟數十年間四方
我盟四自叛之謂和由可恃耶虜力不足雖戰必和虜
力有餘鉗和必戰今日之盟思退等能保其不叛否也
况自亮死舊盟已亡皇帝者我自帝也上天之所界付
也夫國者我之國也祖宗之所傳授也何有於不正之
名而汲汲於正之乎姪國之稱豈无由乎之據未可以
言敵國而四州之地与和尚原商於之險皆不可輕弃
願陛下深思熟計之時從臣張剛黃中胡銓陳良翰皆
以割地議和捕逐國為非是方力爭之允文疏適至思

退大怒即奏曰此皆以利害不切於已大言誤國以邀
美名宗社之重豈可戲劇上意遂定不容回尋又下詔
詔諸皆思退之言允文奏請拓廣州舊城命王宣纂與
城諸陽破為備謀報方城有廣遠三議列祖往藉陽
城城者望泣苦辭允文笑曰我當自行直馳至唐州
已退矣則親督將士煮土修城不日而成即則治所上
四御札謂當以輕兵守唐州重兵必在襄陽鄧州當置
一變外可也不可疲將士之力以爭此一空城且以湯
思退之陳示允文允文奏升唐鄧則半日可抵襄陽城
下漢之險與我共矣尋召赴行在先是思退以力主
和乃古相張浚不台乃身其黨爭繼謀出後投視江淮
搆劾浚浚遂建都督非効後誤國遂能相允文聞浚
罷上疏言浚之思退之私思退之思湯請召允文果
欲去之也允文既上印指以四州不可奔為請且辭召
乞致仕上詔以顯謨閣學士知平江府於是思退竟決
求和之議割唐鄧以還虜上意中悔思退懼索參孫造
謫虜以手書育和上聞有虜兵九月詔思退都督江淮
思退辭尋改命王存中十一月罷思退相太學生張觀
等七十二人伏闕乞斬思退及王之望尹樞三姦臣而
用陳康伯胡銓為腹心召允文及陳俊卿王大寶王十
朋休謀同心以濟大計於是思退貶雷州既而改永州
詔允文入對上慨然曰朕悔不用卿言允文曰誤陛下
者思退也誤思退者尹樞也乞斬樞以謝天下允文又
言虜勢甚弱不過重育我以求和願速詔王朴俾諭虜

商秦地不可割叛亡人不可遺姪國不可備宜易威實
為威幣如其不從則明詔三軍戮力以戰庶曲在彼蓋
朝廷遣王朴使虜也上曰威實以易為威幣叛亡人決
不可遣餘皆出於不獲已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
院事尋兼參知政事上命擬參書即擬以進大書責
以誓書所約制會發遣謂傳虜非謂叛亡使此當守初
議書成而議卒不定及再用乃復建明未幾計同知樞
密院事道元年拜參知政事兼知樞密院事是秋金
虜遣使來有所議使人元叔仲偃蹇不敬允文請斬之
廷有里論不果會錢端禮受李去王帶事連允文為御史
章昭所論罷政奉祠兩知一年二月抵蜀四月召三
年三月抵闕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會吳玠上議
擇代上諭允文曰吳玠既卒注應民不若軍事朕思
之無易易煩卿一行凡事親視摸下台李張張廷閣軍前
諸事卿一一親臨之即拜資政殿太學士四川宣撫使
尋詔依前知樞密院事蓋端禮蜀用一月而召至闕未數
月而復使蜀太上皇御書聖主得賢臣頌上又跋而賜
之姓辭復以所御劍後及甲冑賜焉過蜀秦蒙黃鶴山
城過襄陽秦修府城乞百茶會度牒以助其費從之八
月至漢中又至陽平九月至一昌先被御札戒九重至
是入蜀皆遵奉而行首以軍政為急又奏開寶諸軍第
其壯法為三上簡戰中下滿輜重老若小者不在焉隨
斗力拍試而升降之具十數年甲別為券而前後總司
放行請給汰兵凡萬人減緡錢四百萬而權借職田十

生以養癰老汰去之兵且措置有闕以外其間之有勞績者與洋之養士民其也紹興初以七方計大散之戰大將不受甲驅之官軍之前戰死逃亡各盡允文命利帥晁公武嚴實得二萬三千七百餘人又得陝西弓箭手舊法參紹興新制聚為一書頒之軍中俾將吏遵守允文嘗抗疏論諸將貪私一落至是四蜀首奏都統制領子弟母得就本軍任主兵官且劾金州都統制任天錫之貪其兵柄尋奏請之以馬政付張松惜撥銀緡以助其貲又奏依祖宗舊制分茶馬為川秦司秦罷水馬驛馬運以此不絕尋又奏置學生使使張松領之時課報庸易陝西帥智兵聚糧允文謂必無深入之憂但始終以抗恤婦正人為重初在樞府請迄已之制中人為言允文嘗奏謂三衙折存之至是金洋與元婦正人二萬海道詎擊執之苦允文分給官田俾各振業欲結肅將美捷白沂密以疏聞且遣御筆差輩人王嗣子結外蕃以圖金人又得一苗僧六彪者偕往卒无成說時叩蜀十四郡告飢賑濟之政凡六十五十有劍伴獻羨五萬允文曰蜀无青草豈獻羨時叩蜀之大軍折估兩月未給朝論以摠領王民良失職命查繼代之允文言摠司一歲之入不足以贍一歲之用益至利州亦以賈之奏詔允文措置以聞即為策議以漕司實利錢助之又遣官和采關以省軍江至魚関之費摠所以此不關供五年八月拜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允文在從班多薦知名士如洪造汪應辰及為摠領

籍人才為三等有所見聞即記之號材館錄凡所薦引上皆收用如胡銓周必大王十朋趙汝愚晁公武李燾其尤章明者也上以兵冗財匱為憂允文與左相陳俊卿議革三衙雜役之弊而汰其冗籍三軍無怨言會金虜謀取俘虜人允文謂盟書所載分俘虜叛亡為二叛亡者不遣俘虜者則會六年陳俊卿以奏劄畧戎良忤上意上震怒其後卿特命浙江亭兩日不報允文請對極論體恤之道尋拜樞密前始有大觀文判福州之命五月上諭大臣曰天申節上皇賜宴從容言及錢會因言如欲用兵則楚州且少也兵要當固匪形地示虜以不戰朕之大計又以上皇不許為憂必以此朕不意其甚信國家大事自有時節上又言今虜二子燕嬌爭權虜禍必起朕念祖宗陵寢久陷異域欲用紹興遣平伋鄭藻故事遣使祈請而廷論以為不可允文言陵寢河南之地議者不憂其不從而憂其或從若從則出兵而守飛輓之費百倍一旦弃盟必復陷虜計中上問所以允文曰有必亡處有不必守處上曰全陝當必守河南不必守陝西得糧得馬得形勢去河南不同允文曰臣之素計陛下得之虜若從吾請當先遣近臣修飭陵寢謹歲時視之揚河南之民安之而已至如陝西則籍民去馬分蜀口之師以保潼關之險且斷大慶橋為必守計國家自此財力強富可待虜翼而徐圖之也上云朕自即位以來便有此念但以願年水旱庶事未備隱忍至此今朕志已定當如孫權引吳斷案之時必不援於

言可將朕言乃奏對如時政記書之後數日遂下詔以泥成大為所請使蓋祈請陵寢也寧不從且謀報欲以三十萬騎奉還陵寢來歸中外均利襄陽即請增成允文謂屬意於決不輕動不過以虛聲撼我兩遂奏止之忱有事朝廷任責朝紳畢集于允文第曰有如誤國漢對百口恐不足以謝天下允文屹不動勇平無他自莊太子薨儲副未建允文上疏言陛下在位將十年而元良虛位今日之事無本於此近日木少台宿太史之占主冊太子願陛下上順天心下從人望上曰朕久有此意但恐儲位既正人性為驕便自縱逸不勤於聖爾允文曰儲宮一閑日規而學何患不光明日與朝政何患不練其成就必遠過於外處諸郎上曰不過旬日間就就旬允文又言之上期以郊前後降旨時台州進士邵付上書亦及考功允文言于上召見補迪功郎十一月郊祀成允文率冠帶告太宗者以告上期以立春日七年正月上兩官專馬於足誠定始以下詔皇第三子恭王立為皇太子皇子愷以雄武保寧軍節度使判寧國府皇太子尊尹臨安侍衛馬軍司牧地舊在臨安允文謂地決不利勸牧請令就牧於鎮江緩急過江便於用騎三軍有怨語其後言者卒以此為言工部侍郎胡銓以臺評去允文奏留之經建銓以詩薦朱熹上問允文熹言否允文謂熹不在程顥下遂召熹三不至擒鼓院以六條抑退上書人允文力言不可從之會襄陽使烏陵答天錫入見主婿也怙貴驕倨

其固請上降榻問慶王起居上不許天錫跪不起迹臣及侍御皆錯愕失措允文請大駕還禁中月諭之曰大駕既難再御殿使人來旦隨班上壽廣使慰而退上一日以親筆答太宗德仁功利之問以問大臣允文奏曰當兼修而並用然德仁之責在已功利之責在人不可不察上以僕射名不正改為左右丞相八年二月授允文特進左丞相兼樞密使梁克家為右丞相允文嘗重有宰相器至是始同相上嘗有手札付允文曰朕方欲武臣為樞密如曹勛如何允文謂勛人品卑凡不可用既而以張說為書樞密院事上言王希呂與曹官亦勸之上怒希呂其御札與還曹希呂文繼回御札上怒其果克家曰希呂論張說為樞密也左右放希呂為國體也上怒稍解至薄希呂之罪四月御史蕭一獻劾允文允文上章待罪上過德壽宮太上曰希呂之功之敏在何許毋聽其去於是上為出之敏而書劾奏以留之外又言之敏端方制召歸以關言路上謂其言實厚命曹樞密之時政記未幾上命選諫官允文以李彥穎林光朝王質對三人皆顯亮而質又以文李推重於時故薦之既而久不報曹題薦一人賜第擢議大夫允文與梁克家爭之不從於是力求去授少保武安軍節度使四川宣撫使進封雍國公陞平論以進取之方期以乘日會河南允文言異時戒內外不相應上曰若西邊出師而朕遲回即朕負卿若朕已動而卿遲

回即知負朕上御正衙酌酒賦詩以遣之且賜家牒蔡
器九年至蜀蜀大軍月糧得給米一石有五斗不足贍
其家允文至是捕宣司錢三十万俾三戎帥回易計口
多寡加糧有差立戶馬七條以括民馬奏選良家子以
儲戰用初北界有寇降者擁衆數万在商號間允文秉
政日嘗納款云是撫蜀後遣人致書允文不報但羈縻
之而已既而陳謀竟虞密遣人捕之葉衡奏聞允文上
疏自辯因請納祿不報上嘗謂允文曰丙午之耻當與
丞相共雪之又嘗曰朕嘗恨功業不如唐太宗富庶不
及漢文景故允文許上以恢復使蜀一歲無進兵期上
忽賜密詔趣之允文言軍需未備上不樂厚熙元年薨
後四載上幸白石大關見軍甘少壯謂輔臣曰虞允文
行沙汰之效也尋詔贈太傅賜諡忠肅允文姿雄偉長
六尺四寸雖慷慨磊落有大志而言動有則度人望而
知爲任重之器早以文季致身臺閣晚際時艱入將
相垂二十年孜孜忠勤無二自建炎以來張浚李綱繼
大義而功不克就奸猾復以和沮之允文與浚時相後
先未嘗共事而始終惟主戰一誠是祖於浚米石之後
先事而言成事而懼卒去浚虞轉危爲安惟是皇陵以
大有爲之資責望若重允文亦既深許君父矣而經
理中原志弗克遂悲夫嘗注唐書五代史藏于家有詩
文十首經筵春秋講議三卷奏議二十二卷內外制十
五卷行于世子二人公亮公著抗孫孫易簡方簡林夷
簡普曾曾育子孫多好修剛簡嘉定中召不至終於利

州路提點刑獄史臣曰虞允文當米石之捷以眇然舊
生禦虜亮四十万之衆坐收一戰戡定之勲 高宗皇
帝以爲裴度復生誠間出之異才矣由是膺川陝之寄
居輔相之位其拳拳規恢力守四郡大畧與張浚同人
皆望以大有爲而在 時謀謀之畧諫諍之忠士論已
有不愜者再出撫蜀卒無功而死豈其才德有未全耶
嗚呼自秦 和戎以來二十有餘年兵政不卒將士驕
惰幸已之幸僅僅自保備付中成閔乃至不敢發一矢
向敵吳玠在蜀出師獲敗亦不少張浚特離之役視往
昔強弱何如哉况高宗皇帝方膺孝養史浩湯思退力
沮用兵是豈可爲之時乎允文之再入蜀也整清中原
傳檄陝方謀流逆路其 師者廣得甘心於是民心
絕望矣嗚呼兵豈可易哉

宋朝南渡十將 傳卷之七

宋朝南渡下將列傳卷之八

張子蓋

張子蓋字德高其先鳳翔人後徙秦州父宏以應募從張俊軍河上宏子俊為兄弟金人陷開德府宏戰死子蓋初從韓世忠捕虜得補承信郎統神武軍子蓋以姪從累功遷武功郎紹興六年劉猷大舉入寇過定遠縣欲趨宣州窺江面詔遣張俊曹合劉光世軍勦之子蓋從俊擊賊敗於藕塘授武功大夫閤門宣贊舍人明年護躡發金陵除帶御器械授昌州刺史江南東路馬步軍都總管十年復辟陷河南以与復宿衛功授登州防禦使兼管江州副統制明年二月元本陷庐州寇會山縣斬犯歷陽時張俊軍雖已敗裝未發江東制置大使葉夢得督俊濟師俊遂遣子蓋將將曰先得和者勝子蓋及王佐鼓譟而行徑至瓜步渡先登入和州曹退也昭關會劉錡自東關出與子蓋邀擊虜俊遣子蓋与錡會大戰於柘皋敗之虜勢益張元本復徙秦州子蓋又敗之於周梁橋以功除四軍軍承宣使和成將班師除建康府駐劄御前諸軍統制十二年授充中衛四都指揮使兩浙西路馬步軍都總管高宗皇帝幸張俊第授子蓋安撫軍都使使三十二年春虜攻海州急詔以子蓋為鎮江府都統往援之即日渡江馳至楚州淮東漕在濤湖之口虜眾十倍兵力不支宜張虛聲攻淮陽使之必救則海州可解子蓋曰彼不敢淮陽則如之何乃建鵲潭水擇便流以進次

在柘皋虜萬騎陳於河東子蓋率精銳數千騎擊之謂擊下曰彼眾我寡利於速戰乃遣統制張玘礮陣中流矢子蓋中事急奔至海州入陣諸將繼之殊死戰賊大敗擁入石湫河溺死者半海州圍解虜復整軍來戰子蓋再率精銳擊之獲其車馬鎗仗萬計退屯泗州孝宗即召子蓋對賜鞍馬道甲束帶且令招集勇敢相時而動之蓋受命還軍大將麻鷗巴耶律迺哩將其眾來降之蓋實詔誘之孝宗賜宸翰褒獎尋以疾還鎮江就擊校檢校少保淮東招撫使未赴卒年五十一贈太尉諡恭壯子蓋從張俊征討累官至節度使竊增拓皇雖多戰多未能出諸將之右惟海州一捷赫然可稱

宋朝南渡下將列傳卷之八

重刊宋朝南渡十將傳卷之九

張宗顏

張宗顏字希賢延安人父吉為涇原將解宣威城圍死之宗顏以父恩補三差借賊監關御酒稅承吳師宋康至為備備和損官至至原則將摧殿前司統轄御管軍統制張公為統領從後討浙西寇轉武功大夫秀州軍校徐明英城叛宗顏夜能其城明道轉忠州刺史遷御前中軍統制虜犯四明宗顏破其前軍迂左武大夫賊揚勅起命宗顏討之勅破松溪宗顏至浦城不進至延平與勅遇歸賊猶六宗顏言已行殺散得御史沈與宗顏不能平于千之潰卒何以示夷狄詔奪兩官從後討字成興此將馬進戰王堅敗之正中衛大夫充環慶路馬步軍副總管神武右軍統制丁母憂起復麟州觀察使虜入虜入寇犯宣化鎮後遣宗顏清渡江出虜後襲之不勝後庇之以捷聞遂加沂州防禦使繼以兵擊淮北復迂鎮正大夫崇信軍宣威使前中軍統制僞奔入寇朝廷命張俊解淮西之急督府張浚遣湯沂中與俊合撤宗顏自泗州來為其後繼至李家灣與虜遇入其衆橫絕滿野親挺身逃去獲為龍神衛四都指揮使武信軍承宣使八年知夔州總帥事虜數百騎至城下宗顏引騎百餘禦之虜退有自淮外至者傳虜人之言曰此張鐵山弟也紹興九年卒年四十四贈保節宣節度使諡壯敏

史臣曰張俊當霸府初與受爪牙之託號為養育之將苗傳之變首倡勤王之舉尚未有他大戰功可言也四明一捷始與虜抗旋定浙西復平江西群盜既清國勢以立其後應援淮西進取稍亮常以持重不浪戰為本士爵既厚名位早崇安力贊和議保全富貴號為中興諸將之首竟其將畧校古人猶有遺憾者焉子善著東海之功宗顏有泗上之捷皆俊子姪麾下有所憑藉焉

重刊宋朝南渡十將傳卷之九

宋朝南渡十將列傳卷之十

吳玠

吳玠字晉卿德順軍人少練曲端軍以戰功初補副尉
兼隊將建炎三年大破茶嶺韓武二即四年擢熙河路
馬步副總管紹興元年加鎮西軍即受九年加開府宣
撫如舊是年六月歲年四十有七謚武安建炎四年川
賊宣托外等使張俊以虜衆在淮甸恐復擾東南欲分
擾其兵勢故陝西獻計者以擊虜為便俊召都統制官
吳玠曰高山我使於駐隊賊雖驍果不能馳突我
輔之勢可以徐固皆置不用九月師次富平縣都統制
劉錫會諸將議戰玠曰兵以利動今地勢不利未可以
戰宜擇高阜摘之先為不可勝以制敵下從玠戰于師
大潰陝西震動十一月玠收合散卒視大散關之東有和
尚原方險列柵以守而賊已至原下或謂玠中漢中
漢中扼蜀口可以安蜀玠曰我保此敵池不棄我而
進堅壁臨之彼懼吾蹙其後是所以保蜀也而玠果
擊敗之明年改元紹興五月金虜偽主妹沒立自君與
其別將烏魯折合分兩道入寇沒立自鳳翔折合自階
成鳳出散開附玠知鳳翔駐和尚原朝問隔絕且之極
人尤固志玠同弟璘召諸將勵以忠義歃血而誓諸將
咸泣為備一力已而折合先至陳于原北玠以諸將列
陣待之更戰迭休折合大敗遁去沒立方攻前苦關玠
復選將擊退之兩寇卒不得合十月金虜右監軍兀朮
自興州移寨欲窺蜀乃引兵十餘萬人造浮橋於金雞

縣渡渭來犯玠遣統制官吳玠雷仲將勁兵強弩號
駐矢隊分番迭射不絕虜稍卻行以奇兵斷其糧道乙
亥与虜戰凡三十餘陣兀朮中箭而首俘其將羊哥季
董及酋領三百軍八百殺賊衆擁尸滿也

宋朝南渡十將列傳卷之十

此刻今十將傳諸家書目不之載真奇書也
南倉鶴書坊携以示余卒未知為誰家所藏
先見類本後乃見全書索直十六金予議
價未得岳傳中原關二葉以白帝書為繼
存之誠謹慎之至適予假得香嚴書
屋所藏抄本其文尚全因遂手錄以補
香嚴本出毛氏舊鈔當非無據者抄
本行款畧異照此刊每行二十一字補
之不致大錯益信毛抄之善余性躁
急書未買成而已為之抄補一可笑
且今日心自旗亭赴酌歸醉眼昏
花而燒燭寫此行款參差字跡草
率不計工拙為之又一笑也堯翁識

余初見此書編檢諸家書目皆無其書偶訪周香嚴大
云晁公武讀書志中有之歸家檢閱本無其書後檢
表本有之然止四將傳蓋劉錡岳飛李顯忠
魏勝也出於史官章穎所撰而上之者今香
嚴所藏毛氏舊鈔本先之以种諤傳趙起撰者
此刻所無後列韓世忠劉錡岳飛李顯忠魏勝
傳行款与此刻同每卷不排次第但云某人傳
無重刊宋朝南渡十將傳字樣又無宋朝南渡十
將列傳字樣是必從宋時雕本出也其不分卷
弟者晁志本云四將傳可無容別標卷弟矣
韓世忠本不在四將列故毛抄本在劉錡前劉錡
傳前有進劉岳李魏傳表此十將傳故無之也
傳惟劉岳李魏有史官章穎纂五字韓世忠
已下皆無之是必非章穎所纂矣不知何時合
編為十將而題曰重刊又曰宋朝南渡是必元
人為之矣余因其為秘本出番錢二十枚購
之其同購者尚有舊刻楊鐵崖古樂府書
估居奇不肯獨售此種故以彼為副爾時
嘉慶十年乙丑春三月二十有六日黃丕烈識

癸酉冬季又送坊間購獲元刻東光
 張預輯十七史百將傳殘本與此
 可稱合璧惜年已失之安得藏書
 家亦有舊本可為鈔補手書以此
 俟
 甲戌仲春 漢公

南渡十將傳十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宋章穎撰十將者劉錡岳飛李顯忠魏勝韓世忠
 張俊虞允文張子蓋張宗顏吳玠也劉岳李魏四
 傳開禧二年表上後六傳未上核以宋史本傳此
 所采摭未為詳核且抑世忠於勝顯忠後似亦未
 安子蓋宗顏戰功寥寥允文亦僥倖不敗乃與諸
 人並數皆未免不倫也

稗史集傳一卷

〔元〕徐顯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稗傳一卷》

提要

稗史集傳序

古者鄉黨里閭亦各有史所以紀善惡而垂勸戒後世惟天子有太史而庶民之有德業者非附賢士大夫爲之紀其聞者幾焉世傳筆談塵錄僉載友議等作目之爲野史而後之修國史者不能不有取之則野史者亦古閭史之流也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今其列於史傳者蓋可指數而其存不存又有幸不幸者焉就其幸者如佞幸滑稽貨殖皆得托良史以稱於後世而其不幸者則曾有大臣史失其姓壺關三老不少槩見其所遺失多矣就其存者則又有蔡邕之自愧陳壽之索米韓愈之諛墓所傳者又豈可以盡信而所不傳者又豈可謂無其人哉予生季世之下不能操觚以選論世賢人君子之德業而竊志其所與游及耳目所聞見者叙而錄之自比於稗官小說題曰稗史集傳以俟夫後世歐陽子擇焉或有位於朝法當入國史者此不著

至正十年秋八月廿日福溪徐顯克昭謹序

釋史集傳

王良

王良字止善紹興諸暨人也少而穎特如老成人早游鄉校諸先輩皆折節與之交既壯游吳興遇凌公芝岩將赴淮東憲幕辟公以行既至以歲貢士補淮東憲史未幾南人例革調轉運司授廬州錄事判官屢轉為江淝檢校朝列大夫廣東市舶提舉未四月拜江西省左右司員外郎時年六十八即慨然謝事而歸朝廷從其請以中憲大夫淮東宣慰副使致仕公耳目聰

釋文

二

明強健如五十許人每小舟繫杖自樂於山巖水涯或遇勝景數日忘反至正己丑六月自卜壽藏于暨陽之大岩既穿穴即卧疾而卒年七十二公慷慨有大志喜論天下士慕范文正公之為人其在鹽司漕府皆有惠政越人立碑以頌德見於國子博士陳旅為之記其檢校中書自顧而言曰王某止檢校耶會松江民徐晉詣丞相府告民有匿田不占於官者數萬頃丞相命公還上議曰田實無有此姦民欲以利啖官漁民以市怨宜勿聽事遂得寢民咸德之其提

舉市舶實貨山積至者皆以賄敗公秋毫無所視其歸於鄉雖尊且貴則猶服被如儒生予以鄉里故獲拜公於牀下因與予言初出鄉時得見宋李之遺老觀其典刑莫若趙公子昂鄧公善之楊君仲弘杜君伯原則皆其相與則公之成德蓋有所自末歲見世變之愈下也嘆曰吾於斯世不忍見矣所求速化耳公歿二年而四海變作故杜君伯原誌公之葬有才不盡用之嘆其為世所推惜如此所為詩文有王貞外集二卷虞公集為之序藏其家子仲揚以公詹任

釋文

三

泰州如皋縣主簿卒于官次仲庸今為南臺掾皆與予善

論曰韓愈氏以為古今人不相及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以予觀公之風節凜然使登於廊廟豈讓古人哉而用事之臣方汲汲以南人為等第故公才不盡用於世道不大行於時也及中原多故亟擢南士使居憲職以風厲天下而罷慊不勝為天下笑然四方大夫士論南人之賢必以公為巨擘士猶賴之以蓋其媿云

柯九思

柯九思字敬仲台州仙居人也父謙由文學掾爲江浙提舉九思以父蔭補華亭尉不就遇文宗皇帝于潛邸及即擢爲典瑞院都事置奎章閣特授學士院鑒書傳士凡內府所藏法書名畫咸命鑒定賜牙章得通籍禁署念其父謙善教錫碑名訓忠勅侍讀學士虞集爲文以旌之寵顧日隆由是言者見忌公乘間跪白上曰臣以文藝末技遭逢聖明而踪跡孤危殞越無地願乞補外以自効庶幾仰報日月照臨之萬一

一

中

雅陛下哀憐幸甚上曰朕在汝復何憂翌日御史章入不報故事諫臣言不行則納印請去上重違諫臣意而慮危公召公諭之曰朕本意留卿而欲伸言者路已勅中書除外卿其少避俟朕至上京宣汝矣公拜且泣辭出而中書竟格詔不行未幾大行上賓公因流寓中吳予獲從公游語及先朝則誦其所爲詩嗚咽流涕夫人情群居相聚則懼相離則思况以布衣獲人主之知抱烏號而無從者乎此亦人情之所至悲也至正癸未冬十月壬寅夜夢有炳義公招之

者旦請予筮其吉凶發著得履之乾其辭曰履虎尾不噬人凶謂公曰虎者公之生肖也履虎尾者當之未運也夫子無用於時不能噬人而爲命所困殆將有憂乎如應之則申亥之辰也公曰申寅之衝也吾畏之亥寅之合也無所忌乙巳公與臨川饒旭及予出遊于上方移舟陸庵暨臨海陳基吳人錢遠皆會丙午過靈岩遂次天平拜文正祠宿留六日始歸蓋欲厭其夢也辛亥丙夜暴得風疾越六日丁巳卒年五十四公善寫竹石始得筆法於文同嘗自謂寫隸

一

五

用篆法枝用草書法寫藥用八分或用魯公撇筆法木石用金釵股古漏痕之遺意雖其妙至不所言然其生意飛動有龍翔鳳翥之狀故四方大夫士爭寶愛之又善鑒識金石鼎彝之器時吳人陸友號爲博物亦嘆以爲不及有任齊詩集四卷虞集陳旅爲之序公沒後皆散失不傳獨有詩二卷藏于家論曰唐鄭虔以才藝遇玄宗號稱三絕特置廣文館命虔爲博士而晚節流落君子惜之公亦以布衣侍天子左右特授鑒書博士其

榮寵視度等矣而竟流滯以死才之不可恃也如此予嘗讀其城南詩有尺五城南望川能減漕海船之當時出蓋嘗言之而不以為信後二十餘年天子用大臣議募江南農師開燕薊田數百萬頃比中原多故海漕不繼而公之言卒驗雖在上前或有封奏公不宜泄不能與聞由此觀之則公之所陳蓋必有可裨益者矣惜乎吾不得而知也

陳謙

陳謙字子平平江人也性至孝自幼如成人善

一書史

本

候父母顏色問起居躬飲食寒煖之節及長讀書不少懈米嘗一日遠去其親之側溫溫雅雅言若不出諸口而內行甚脩其師林公寬龔公孺勉應鄉貢既入院門卒有儒士衣索挾書者乃嘆曰是豈士所以致身之意邪遂趨出不復就試隱居教授資弟子束脩以為養而甘旨之奉必極為營致每饌饋進跪膝下以勸加膳親盡一食則心為之喜日以為常及父母卒居處莽悉祭遵禮制哀毀踰瘠猶蔬食水飲以終其喪初父病羊思鰕因市以進而父歿遂終身不

忍食鰕少多病其親憂之後每讀書至論語父母惟其疾之憂則必廢書而泣奉其兄訓尤極友愛訓字師敬嘗為鹽運司史以廉能稱及滿考歸則甚寔君養之如嚴父未幾師敬復宦於外而君獨留常熟東始里人范其築室其里延君與居教其子家東始者十年弟子信從益眾及范君歿而所教之子亦卒因還吳城京口有士友孫子翼者厚於君而家甚貧有女及笄不能嫁君嘗許以貲助及聞子翼病且篤瞿然曰吾與子翼約其可食言乎即持貲詣京口訪

一書史

七

子翼為畢嫁事於書無所不讀而尤邃於太玄皇極之學文章非古道不苟作其有所述必推於理渾渾不窮其樂府歌詩尤能追古作者而其一篇出人多傳誦之蜀郡虞公集金華黃公涪晉寧張公肅咸所推重嘗欲論薦君不屑也晚歲注意於易以為四聖之經各有攸主而同於象於是分卦辭象彖會粹諸傳以附其說題曰周易解詁別為河圖說一卷占法一卷世莫得聞至正丙申師敬為江浙行中書省照磨謁告還吳適外其薄城甚急俄聞城陷即呼其妻

并與君訣曰吾雖位卑嘗為主臣義不可辱吾
不可出弟處士耳宜往避語訖即拔佩刀欲自
刺家人抱止方共解解兵入齋使拜不屈遂刃
其臂君翼蔽之乞以身代衆以君儒冠掖之于
門復求入見其兄已殮伏屍號慟因併見害悉
接于河其嫂與老僕主皆自經死君妻已先卒
唯一子十餘歲逃他舍得脫明日事定其門弟
子范文綱亟告於主師而廣曉成元章素善君
亦與言之募人求其屍得于篠簜下兄弟猶相
倚立水中若抱持然人咸以爲異官爲給粟助

卷一

十一

之歛訪其子詔以棺屬陳氏文綱與詔奉二柩
葬之而求其所著書皆散失獨得其周易解詁
二卷古体詩二十四篇而已君嘗與予講易故
知君爲深時予居東城瀕危者數四以幸而免
而君竟徇兄以罹禍其命矣夫

論曰太史公謂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
叔齊積仁深行而餓死盜跖暴戾恣睢而壽
終天道之是耶非耶予以爲太史馬知天道
夫夷齊讓國而不居耻粟而不食求仁得仁
失於人者薄得於天者厚矣盜跖橫行於一

時得於人者雖若厚失於天者厚矣安有一
息之存哉太史焉知天道世多疑君德尊行
脩而致無妄之禍則以天道之不可信而不
知其兄死於忠弟死於義妻徇其夫奴徇其
主忠義之節萃於一門使今倣倖富貴而以
君爲疑視君之死雖若少然後世有知君如
夷齊則其全於天者何如也或又謂其不能
趨吉避凶非知易者是大不然夫易者變也
通塞者時也中正者道也姜里之囚陳蔡之
厄不死者天耳聖人豈不知易而致身凶危
之所哉易曰及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
其人无咎君其知之矣雖魯西狩獲麟春秋
以爲終事蓋麟者聖王之瑞而爲魯所獲魯
不知其瑞而獲之豈麟之罪哉聖人蓋傷吾
道之窮而哀麟之不幸也烏乎有能知予之
言則其知君也無惑焉

葛乾孫

葛乾孫字可久平江人也生而負奇氣儀狀偉
特膂力絕倫未冠好爲擊刺之術戰陣之教其
家衆拔靡不精究及長遂更折節讀書應進士

舉所業出語驚人主司方按圖索駿不能識跡
施士把玩不忍捨置君亞選君曰此不足爲也
吾寧醒醉從諛離析經旨以媚有司意乎遂不
復應試猶時時指授弟子皆有可觀金華黃公
潛尤奇其文勸之仕不應世傳藝書方論而君
之工巧獨自天得治疾多奇駿自丞相以下諸
貴人得奇疾它醫所不能治者咸以謁君無不
隨愈有士人患傷寒疾不得汗比君往視則發
狂循河而走君就梓置水中使禁不得出良久
出之暴以重繭得汗解其治他疾多類此當是

禮部

十

時可父之名重於南北吳人有之四方者必以
可父爲周四方大夫士過吳中亦必造可父之
居而請焉其爲人倜儻而溫雅慈愛而好施故
人無賢不肖皆愛敬之至正壬辰倣寇轉掠江
浙吳人震恐浙西廉訪僉事李公仲善請君與
岳君勸城之因守以討賊仍請身任其事李公
壯其言然其計卒城之而民賴以安明年癸巳
春正月與予游開元佛舍私與予言吾聞中原
豪傑方興而吾不及預命也夫公茲六氣滯厲
吾犯司地殆將死矣如期必於秋予曰何至是

臨月果疾予往視之則通談笑無他苦秋七月
沐浴竟遂偃然而逝年四十有九其詩未及詮
少藏予家其行於世者有醫學啓蒙又經絡十
二論君既沒而朝廷聘君之命適至已無及矣
論曰君少尚氣節故勇力之士爭言君之長
於武長而服儒故逢掖之士爭言君之長文
濟人以鑒故方論之士爭言君之長於醫斯
各取其所偏長而未覩其學之所至也予幸
識君於血氣既定資質既變之時方將舉聖
人之道而修之則凡前所稱譽皆君所厭棄
而羞道者予於是又病世人之知君者淺也
嗚呼使君早用於時功業豈少哉然則君之
歿其必有所繫也夫

潘純

潘純字子素廬州人也少有俊才遊京師一時
文學之士貴卿之家爭延致之每宴集輒云潘
君不在令人無懽聞其至皆倒屣出迎及談笑
大噱一座爲傾嘗著衣卦以諷切當世其初之
辭曰出門即衣衣無咎也其上曰以袞受爵亦
不虞貴也或以達於文宗皇帝欲繫治之古徒

江湖間遇有以君事為滑稽士解者事乃得釋
因客江南值京師所與游者平章事吳公可堂
治書侍御史廉公亮秘書卿達公燕善廉訪使
幹公克莊御史中丞吳公元震廉訪副使杜公
德常廉訪僉事魯公志道等皆持節在外遂往
來諸公間名聲藉甚而江南大姓慕君氣勢望
風承謁於是挈妻子居東吳日與諸貴人觴詠
為樂所賦詩音節精麗平義山溫庭筠輩不能
過也至正壬辰間兵起淮東西淮南行省郎公
曹公德昭雅君言於上官具書幣辟參軍謀事

一

主

君度不可為謝遣使者移家避地於越時太尉
高公為御史大夫開行臺於稽會以君為上客
與參謀議而大夫之子安為樞密院官判掌兵
柄恃已為父客以安事語大夫公因召訓戒安
忿憶遂中君於法械繫以吏送還吳郡行次蕭
山道中拉殺之以暴疾聞其子穀間走竊得其
屍藏之會稽岳王墳僧可觀請於穀葬君西湖
岳王墓側大夫公不知也

論曰禍其可避乎以郭璞之智而不能免禍
不可避也果不可避乎孔子微服而過有避

之道矣必也盡其避之道然後聽於天斯可
以言命也君嘗約予避地予留以全君往以
斃其故何耶君知避其身不知避其言豈獨
兵之能殺身也哉目見太山不覩眉睫禍所
由來矣昔馬援恃故舊以致主疑梁松挾忿
怨而害父客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可不
慎乎

陸友

陸友字友仁姑蘇人也姑蘇為東南都會富庶
甲於天下其列肆大賈皆靡衣甘食其子弟自

一

主

幼讀書稍能執筆識姓名即教為商賈事以故
文學曰少友仁生市廛闌闌之所父以市布為
業獨能異其所好苦攻於學隣里多竊笑之雖
其父亦不樂其子之習傳也及長益親賢士大
夫往來其家隣里雖有大姓賢士大夫不入也
於是復昏自愧欲教其子以陸君為法君善為
歌詩長於唐人五言律工漢人分隸楷又博極
群物時海內治平富家巨室爭以古器物相尚
凡三代以下鍾鼎銘刻漢唐以來法書名畫皆
從陸氏鑒定真贋一經品題價遂十倍嘗觀北

上國奎章閣鑒書博士公九思一見服其識而侍書學士虞公集亦善其書遂相與言於文宗皇帝未及任用而三公去職君肉顧無知已乃與柯公南歸吳闢小室僅可容膝中庭植翠竹數竿旁樹湖石峯巒秀異室中左右圖書集今古雜錄前到烏几上置天祿碑邪紫鳳池金銅鑪皆可愛玩客至出漢傳山蕪古龍涎汲虎丘劍池水煮建溪小鳳團清坐竟日自號硯林諸賢皆賦咏之所為詩文有犯菊軒藁年四

積

古

十八以疾卒

論曰大小二篆變為八分漢世多用之而秦隸人之書未行也晉王右軍善隸書而八分之法隱學者罕習焉唐所傳者韓擇木蔡有鄰李潮而已今觀其書去漢遠甚近世洛陽楊友直蜀邵虞伯生大梁趙子期吳彥暉京兆杜伯原皆著名當代而所尚不同君獨追蹤石經欲與蔡中郎鍾太傅相上下可謂藝矣杜公嘗與予書杜子美詩一章方正嚴重如通書臣傳進止有法君見亦為予書八

分小篆歌如昆刀切玉不見形迹而剛勁之風溫潤之質望之儼然今二書亡矣而兩君不復可見故論著之以慰懷思云耳

王冕

王冕字元章紹興諸暨人也父力農冕為田家子少即好學長七尺餘儀觀甚偉鬚髯若神通春秋諸傳嘗一試進士舉不第即焚所為文益讀古兵法有當世大略着高簷帽被綠裝衣履長齒木屐擊木劍行歌會稽市或騎黃牛持漢書以讀人或以為狂生同里黃公止善甚愛重

聖史

主

之為拜其母王後為江浙檢校往君謁衣弊履不完足指踐地王公深念遺草履一輒諷使就吏祿君笑不言置其履而去歸會稽依浮屠廡下教授弟子倚壁皮土金費以為養人或遺之不受也時高郵申屠公駟新任紹興理官過武林間交於王公公曰越多傳先君子非所敢知吾里人有王元章者其志行不求於俗公欲與語非就見不可駟至即遣吏以自通君曰我不識申屠公所問者他王先生耳謝不與見吏請不已君斥曰我處士寧與官府事母擾乃公為

也駟既重王公言且奇其爲人進謁禮益恭以
白於其大尹宋公子章具書幣製冠服俱造其
廬以請君爲之強起入龔舍講授歲餘會他官
禮待不如意乃爲書謝中屠公東遊吳吳人雅
聞君名君又善寫梅花竹石士大夫皆爭走館
下繚素山積君援筆立揮千花萬蕊成於俄頃
每畫竟則自題其上皆假圖以見意爲歌詩雄
渾跌宕以古豪傑自居久之復遊金陵諸御史
雖新貴皆加敬待遂北上燕趙縱觀居庸古北
之塞主秘書卿達公兼善家翰林諸賢爭譽薦

不復

十

之君題寫梅張座間有云花團冰主羌笛吹不
下來之句見者皆縮首齟舌不敢與語至正戊
子南歸過吳中謂予言黃河將北流天下且大
亂吾亦南棲以遂志子其勉之於是擇會稽山
九里買山一頃許築草堂讀書其中服古衣冠
或乘小舟扁曰浮萍軒自放於鑑湖之曲好事
者多載酒從之歲已亥君方晝卧適外寇入君
大呼曰我王元章也寇大驚重其名與君至天
章寺其大帥置君上坐再拜請事君曰今四海
鼎沸爾不能進安生民尸肆虜掠滅亡無日矣

汝能爲義誰敢不服汝爲不義誰則非敵越人
秉義不可以犯吾寧教汝與吾父兄弟相殺
賊乎汝能聽吾即改過以從善不能聽即速殺
我我不與若更言也大帥復再拜終願受教明
日君疾遂不起數日以卒衆爲之具棺服斂之
葬山陰蘭亭之側署曰王先生墓云

論曰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
乎君生於衰世之下而能旁薄萬古傲視一
時其言曰子房志在報韓孔明志於興漢志
雖正而心則挾志於生民者其惟伊周乎論
議誠高矣雖其所就不逮所言卒能使暴戾
之寇格心起敬浩然之氣至死不衰其制行
若不合於中行斯亦一世之奇士也

王漸

王漸字元瀚臨江人也少落魄不羈日與酒徒
劍客引滿呼白擊劍拓戟以爲樂而家產益壞
其父兄患之君於是聚書數千卷謝常所往來
者閉戶誦讀目數行下一過終身不忘雖稱官
裨史皆可成誦比三年作爲文章歌詩以示里
中諸先始大驚皆不信其爲君作也君曰儒者

之學如斯而已乎吾將觀四方以適吾志遂
北走燕趙南遊金陵登鳳凰臺慷慨長嘯人無
知者金陵富豪王氏聞君善飲白下有道士亦
素能飲無筭爵爲設席要道士與共酌以觀其
量君升席命贊者實酒置甕中起揖道士捧甕
若鯨吸川一飲而盡復命實酒酬道士道士飲
既君再實酒如前命道士先飲道士強飲至半
跪謝不勝君笑曰是何足與飲乃更酌大盃盡
一石談笑終席不至醉主乃嘆服每麻覆布袍
簡絕禮法至賢士大夫家輒造堂上中席坐不

不棄

天

讓或不交一談而去大夫士知其才皆畏敬之
留吳中嘗與客過閑關見官示律令數十事約
萬餘言君與客俱覽一過歸至所館呼酒共酌
問客以所覽事客不記一二君即援筆引紙書
之覽畢如已出比對讀之不誤一字其強記如
此常以世人齷齪無足以當其意者而其志欲
將大有爲故其傲誕下視一世如無人辯贊之
氣久不得伸遂疽發背卒無妻與子其友人爲
殯僧舍中後數年前御史劉公廷幹爲海道諸
戶訪其柩爲葬之

論曰士讀聖人之書將以變化氣質求人乎
中庸之道也君記誦誠富矣吾知其所讀者
何書豈昔人所謂書儲者耶夫通塞有時用
舍有道雖以孔孟之賢聖不能必行志於天
下而君之所抱負乃若有幸變之心則其破
也蓋亦有天道焉予既惜其才而又憫其不
善用之而竟落落以死也烏乎學者觀於君
則亦可以得師矣

楊椿

楊椿字子壽平江人也以尚書教授里中嘗戲

不棄

尤

藝於有司屢進屢屈於人而志不少屈益講磨
淬厲期於必克而文日有名弟子日益進其設
教必月試季考皆有程式至正丙申郡守將治
兵命有司藉民以守陴君告予曰椿雖賤貢士
也即今有司不治擇列予於編氓臣守陴豈國
家所以重士意哉子盍與我言之予即以告其
參軍謀事歸密公鈞署君李司馬賓客佐其軍
時司馬本以諫王傳留吳而所募皆少年良家
子君入幕之明日外兵即附城君戎衣率其卒
晝夜獨守一隅比明大官縮郡緩者皆已遁去

兵奪門入君猶持弓矢督民伍接戰遂死城下
其一子年十六亦死其妻王氏聞之被髮徒跣
蹂於亂屍中不得見循河而慟忽一尸自水躍
出浮於河之面乃君也固載以歸撫其柩晝夜
慟哭絕而復蘇三日君附其妻坐呼其二女曰
吾爲短兵所中仆于地斂身匍匐入林中求水
飲而民家畏吾呻吟聲掖吾入水以死汝一弟
亦已斃我不忍令汝毋孤苦于世也後三日我
索汝母去中堂有坐榻可與汝母飲言訖遂仆
既覺不記憶其何言也如期果卒官日子往遇

其門吊之二女出拜於予泣訴如上云

論曰士幼而學之壯而欲行焉君之勤於藝
也蓋欲用其萬一以自見故齟齬其身而不
悔及國家少難君未嘗食其一日之祿而捐
軀以赴之使君立於其位必不肯奉身鼠竄
以求活也然君可以無死而不知變豈亦死
生之有命者歟怪神之事孔子不語而君躍
屍附婦蓋亦杞梁之妻之比夫婦一體判合
其精神有感通之理而致然也君則已矣而
子死於孝妻死於義遂使楊氏一門絕絕其

祀哀哉

王德元

東門王德元字仲德東平人也其先玄直人姓
抹撚德元少慕全真之教遍遊名山始於鐵牛
定禪師問師如何是道師曰東山水上行德元
不契師以拄杖撞其口流血淋漓退坐松下凝
心竟寃忽聞人呼賣糖聲豁然有省進以所得
禮叩於師隨機響答師大器異遂爲叩可即出
宋穆陵所賜金欄法衣付德元傳信如達磨衣
鉢故事德元受信其訖復遊諸方大闢其說然

釋氏

王

不挽髮不異俗服古冠自號東門子所至人多
向仰之呼爲東門而不氏其足迹所歷東極高
麗西踰川陝南盡炎荒北極沙漠其受法者上
自王公后妃下至卿相士庶皆其弟子其教人
必問其姓與名其人曰某姓某甲名乙則斥曰我
聞爾姓乙名甲而詎我何數其人疑憚則悔之
曰汝未生之前豈有姓耶且生於某家則姓某
姓強名耳汝執其強名者以爲真姓非汝姓也
復問曰汝年幾何曰某若干歲矣曰若干歲何
處安身立命乎所謂若干歲者世以此約言之

耳其所以爲汝者自無始劫以來不可以歲數也故其自贊曰惜懂痴憨白髮老贅一念萬年在世出世不識不知天地之外其所以爲道而示人者如此至元六年特進神仙演道太宗師完顏真人重其道擬號清玄誠微妙大師教門高士充澤陽碧雲宮山主贈金襴紫服德元爲一至其處即衣去其與人遊處不爲崖絕之行雖其弟子之家亦親與執爨所食不擇潔修所居不求安逸意有所適輒飄然長往年九十餘歲日行百餘里步履如飛或云爲李壇帳下卒

聖史

世

或云嘗受學於容城劉國通知易說皆不果知其如何也至正二十年四月卒於京師年一百三歲其弟子中吳曹澹然與予遊因知東門之道故傳之

論曰聖人之學不傳一變而老再變而佛三變而全真其教本於老而其說猶禪學也初世祖皇帝徵方外士丘處機至京師爲立其教賜金印章曰神仙符命此人蓋乏所由始而德元立於其庭乃服儒衣冠闢其禪說其教之所被可謂寵矣以德元之自信如此其

篤天下之人信之如此宜乎向使移其心志以從事於聖人之學道其有不行者乎雖然爲彼則易從爲此則難入此其所以爲東門道也

徐文中

徐文中字用和宣州人也宋季之亂其先爲同郡仇人倪氏所滅時文中之父在幼倪將殺之而欲其母其母爲徐氏宗祀故忍辱保徐子得不死因冒姓倪氏爲娶有室及母老卒哭謂其子始知其爲徐氏子然未能即復其姓故文中

聖史

世

亦以姓倪氏文中自少傳其婦翁針藥方術又善符咒鞭龍縛鬼以此名湖間始爲縣吏即棄去又爲安陸府吏復棄去遊吳吳大戶患濕腿疾延文中與療針行病除留爲郡吏時鎮南王妃卧疾不可起坐王府御醫皆不能愈南臺侍御史禿魯以文中名聞即馳驛就吳郡召之至則王以禮見賜坐便殿道妃所疾苦延入謁視王曰疾可爲乎對曰臣以針石加於玉體不痊其安用臣遂請妃舉手足妃謝不能文中因請診候按手合春曲池而針隨以入妃不覺知少

選請舉如前妃復謝不能文中曰針氣已行請
舉玉手妃不覺爲一舉請舉足足舉王大喜明
日妃起坐王大設宴賜賞簪無筭聲震廡廡皆
以爲廬扇復出也值天久旱方士請祈皆不應
文中謂王曰王欲雨乎王曰然文中曰臣請王
爲致雨王欲雨而雷雷而雨乎王曰亦雨後雷
始驗其爲法爾文中曰諾即望西北奮袖一揮
雲隨手布四被王宮大雨如注雨止雷震而天
日復霽留廡陵月餘門下輻輳多所救活由吳
郡遷武林未幾吳郡守吳公秉彜破疾卧治郡

神案

十出

暨咸舉君君至病立已以故雖爲吏而家日益
饒嘗謂予曰予所傳弟子亦衆然皆不能如吾
術之神彼急於見利而不知義吾以茲術遊江
湖垂四十餘年所爲療者不可勝計而未嘗責
其報吾知施吾術而已今幸造物有以還於吾
而大官貴人之所賜予者予不得而辭而亦未
嘗爲貪乏者不敢不盡其心也又泣謂予曰文
中得有大罪敢謀之於子頃吾父歿時屬文中
以復姓至今不敢忘而吾父隸於官欲一復之
而俱索賻之煩也如之何予謂之曰春秋大復

仇而君子於心之不安也者不可一朝居也日
而祖毋忍死以全而父欲以報於徐氏今幸而
有子獨不能念徐氏之痛以大慰於祖母之靈
乎子其後矣尚何以索賻之煩不煩爲哉文中
即以泣告於其府尹趙公伯器爲復姓徐氏給
告歸宣城省徐氏墳墓訪其宗族買田置祠以
奉祭祀人咸義之自宣城還陞充江浙行省理
問所提控按牘改授紹興路知事以疾卒

神案

一生

論曰方技之士孰不爲利而鮮有神其術者
予嘗怪之及聞徐君之言然後知其術無以
大過於其人而心之仁不仁術之神不神繁
矣孔子曰仁者先難而後獲豈鑒者哉

后載妻

后載妻某氏者平江人也始爲妾後厯妻周氏
能卑順以承意周氏卒嗣爲正室生一女一子
年未三十姿色殊麗二爲郡吏賴其內助至正
丙申春正月后行役加京口妻與子獨居二月
城陷后與子爲隣某氏先屬其子女於他戚里
過予舍將啓水關欲入水予令家人勸止之某
氏曰昔吾夫居室時每論婦人失節事妾常惡

之今吾夫在遠而惟此大變使幸而免尚不能
不爲夫子憂不幸爲所辱雖欲死不可得矣妾
寧捐吾身以全吾心他日尚有以見吾夫於地
下也語未絕外兵攻予門甚急予前往視門比
兵入則某氏已赴水死矣

論曰夫婦以義合義天性也世衰夫婦之義
薄至有公相棄背者矣況其夫之在遠而以
身殉義者乎是其發於其性者也然其夫徒
知其死而不知其所以死向使其生必不能
自明以免於怨憎被誠知所處可不謂之賢
矣乎

沈烈婦

吳興千涇沈氏者同里邵氏婦也夫邵爲軍士
所害沈有姝色虜置快船上溪流迅急乘間躍
身投水中船去疾意其已沒不及顧適張祿舟
過之見髮髮如雲被水面視之乃婦人衣淒水
上不能下沉死即引救之問乃知其姓與其里
居易衣置後艙內使守視之其下喻之曰汝遇
吾張君幸得不死張祿今貴人汝能事之且更
得福勿憂也沈氏謝曰幸諸君見憐欲活我吾

見吾夫被創甚吾心已許之恨不及生時使之
見也且張君欲我安用失節婦人哉遂嚙不復
言度勢不可出視其旁有竹箸一束夜二鼓即
以箸納口中面刀懸舟箸入喉以死明日張爲
斂而焚之予至吳興張爲予言如此

論曰丙申之變婦人之死多矣其死有二焉
或迫於威或懼其辱感慨於一時有羞惡皆
能之至於患難交於前利欲誘於後屢變而
益堅委命以遂志惟明於義者乃能有以處
此而沈氏以纖弱怯之姿矢死靡他其節尤
異雖古烈丈夫何以加焉向使入水以沒則
已無聞矣而幸君見之豈天憫其貞烈使傳
於予以表見於世哉

稗傳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元徐顯撰顯仕履無可考觀其稱王良爲鄉里又稱居平江東城則當爲紹興人而寓於姑蘇者是編紀元末王良柯九思陳謙葛乾孫潘純陸友王冕王漸楊椿王德元徐文中事後載沈烈婦等十三人敘述頗爲詳備中多及丙申二月平江城陷事指張士誠軍爲外兵而載已亥紹興被兵事於明人則直斥爲寇疑作此書時張氏尚存故其詞如此其敘柯九思之卒在至正癸亥按至正紀年無癸亥而九思之卒實在乙巳蓋此書傳寫誤也

萬柳溪邊舊話一卷

〔元〕尤玘撰

蘇州市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萬柳溪邊
舊話一卷》提要

此知不足齋鈔本以貽張燕昌者乙未九月在吳下收越日又得鮑氏叢書所刊本
當與此同出一源特錄本多朱文藻校語耳

萬柳溪邊舊站

宋

知非子尤 玘君玉撰

始遷祖贈待制公諱叔自晉江避難入吳往來吳中諸郡未有定處嘗同王樞密康靖公游浮玉山宿壯繆侯祠中以卜居未夢夜夢侯手賜錫器中書一咸字覺以告康靖康靖曰器者器也皿上著一成字錫者帝之西南有錫山神明賜公錫器意者俾公無錫而子孫盛乎始祖遂領神意定居錫之許舍山中命子孫世奉壯繆侯香火

待制公徙手入吳以正直名世緒紳多厚遇之性最類善書尤長方丈扁額字間以繪畫自誤來者必厚價然後落筆故晚年頗難於對問亭北餘地一時絕勝許舍山中祖墓乃買江氏故居而新之者也東偏楠廳三間北偏高敞玉蝶梅四十二樹環遶之待制公著書曰環玉堂三字于梁間後文獻公諱於紹聖元年單漸榜登第四十二歲而入玉堂四十二樹之兆也事詳居墓志中文獻公生宋神宗熙寧七年八月朔日待制公嘗游福勝禪寺少飲即醉午睡一竹榻既覺有

長眉老僧坐其傍告公曰吾居鳳皇山禪定百年傳先師相氣之法見先生左鼻氣如松右鼻氣如雲此身後清貴永留名子孫貴盛罕有其比但不及親見之耳相與結納而別後果如老僧之言今公不遠之祠為雲松堂蓋自定也

許舍山多許氏有修吾先生精于禮樂文獻公師事之先生即選為長檣慶同詣子公後與修吾長子少卿公德之同年舉進士又與德之相繼拜司封郎中人以為奇

許舍山深多虎童男女童亦不敢出戶待制公憂之乃命蒼頭拾棘子數十斛預作大繩以棘子置絕股中埋于山之四圍不四五年棘樹長大如城圍山中人號為棘城相與出資造四門于四方曉開夜閉虎遂不敢逾城而入山中人德公世尸祝之焉

閑侯祠凡三易後定築于青楓巖下祠後潭水清澈可愛另立一方亭對潭為白雲留亭題兩邊柱曰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皆待制公手筆待制公奉閑侯不異祖先期望必拜餘日隔三五日必來流掃虔攝培

淮竹木故竹不比他山麓更森蔚可愛春秋多遊人
亦有遊間使者待制公晚年畏寒慎于出戶已經
一月不入祠一日微雪中肩輿而來以初拂侯像之
座供兩顧若有汗者待制公以高麗掃之從誤以水
及像乃手拭之既乾猶久復有心甚疑之不覺淚下
遂歸便卧疾一月而終正除夜也上事同諸
待制公生二子皆洪夫人也長有終公年二十
四而娶范貞節妻二年而奉子陽秋公年二十
十九而有終公次貞節永懷不入口哭泣二日懷陽

秋公付少姑徐氏曰姑無子以我子為子可也徐將
問故貞節持夫故佩劍自刎死有司如例給祭養陽
秋公而表其墓少姑持
有終公母弟無己公公持大生有俠氣都右許氏婦與人
訟同謀殺夫里宰察其事有司不明置里宰罪公指
數十金為贖之一夕聞知許婦與夫同處于樓公
素有勇力乃持刀躍入樓破其戶斬二人以出而
遇一僧持燈夜歸者雅識公之懼變服逃于蕩東西
信里子文獻公借蘇州藉薦名淮漕不第復歸里中

明年州薦始登進士

陽秋公與從弟文獻公同年月生公長十日耳以母范
貞節死于難戒家人不得殺姓人殺者亦不食人福
為清素道人終其身不忍服紵綺等衣從弟官日尊
得推恩歲以公名進公不應布素食淡自如年三十
而生子贈少師公年時還與鄒夫人別居公一生未
嘗近二婦也鄒夫人年百有四歲而卒

贈少師公字達盛號雲耕奉父母有曾參之譽承祖父
高第喜任達傾財結客多與賢豪貴人游里有蕭

氏者先世皇冑富冠一郡放利行勢則有之未嘗為
盜也富而衆怨一邑之人共指湖中為盜一家六十
餘人考掠成獄待死時文獻公官華矣知其冤而不
與白公乃傾家產為蕭白之遂以勞瘁卒年四十有
五室耿夫人一慟亦卒公與耿夫人同年同月生只
不同日耳而卒則無不同人咸異之

文獻公二姊皆適葛氏兄弟也二子各生四男皆有文
章盛名江左稱葛氏八臺勝仲次仲同登何昌言榜
進士後文獻公一科耳師仲正仲繼之亦一時衣冠

之盛而其後舉者亦十餘人咸得外家之教

文獻公年二十一歲登哲宗紹聖元年進士以薦試學官
高等除教授凡三轉至禮部員外郎權國子司業遷司
封郎進太常卿兼諭德累除國子祭酒中書舍人給
事中冬拜兵部尚書尋知樞密院事除觀文殿大學
士知建康府如少保致仕年六十五薨贈少師謚文獻
文獻公有抄寫義子平其自孩時即茹養便利可喜侍
公頗指當意公甚愛之真年十九公出重貲取沙頭
王氏女為妻明年八月十五子時王氏產一女從左

腸下出舉家往視之無不驚愕其腸開綻三月餘始
沒尚有丹線一大條久之可驗所產女名曰佛奴慧
悟異常面貌端麗方五歲舉動如成人至秋漸不食
形骸日小一日八月十五子時其母丹線忽開女便
躍入母腹即痛死公命以僧家法焚之築小塔於赤
石嶺葬焉平真日夜思念妻女不兩月亦死

文獻公末年雖遷居東帶河上世祠猶在許舍山一日
守第人開祠堂中焚聲甚高明日開戶視之神主前
大銅鑪裂為八塊人以為不祥至八月廿八日文獻

公無疾而薨

工部侍郎九龍公辯字少蒙文獻公長子生而右手六
指四歲時尚未能言秋日從母張太夫人往東門迴
塗於塗遇老僧忽前抱公曰六指禪師其生于此乎
又落富貴却矣公曰別來安善相對而泣自此能言
其敏慧非人所能及公為姑蘇王寺丞塔多時齊臺
虎丘之間二十八以蘇籍登第南省懸車徙于鶯湖西
僖里更號西僖居士再修覺林寺時謝事而游處
為一日在寺忽見老僧復來而公卒于寺左先祠中

工侍公紹興二年第二名進士有父名嘗主管吏部郎
閤文字除太學錄無實錄檢討官權博士改宗正簿
累官兵部郎官由禮部郎中為太子詹事兼秘書監
權工部侍郎以疾致仕

工侍公致仕後徙居鶯湖既創大第後築名園以其餘
力改造覺林寺之傍創文獻公祠堂五楹自為之記
鑿石橋祠中記曰覺林在吾西僖吾家為檀越者百
年大觀初先文獻公致政歸寺造傾圯廊而新之于
時為童子嘗從先公游寺中寺中僧教誨先公野林賦

詩留連忘返者恒數日。此余既冠假寺以讀僧之生
我酒我者親皆通。森予若將終身樂焉。後釋褐官行
在所時。偷簿書暇。通西蜀之上流。懇請。朴悅。然覺林舊
境也。然心之悶。沉焉。矣。已念吾大人。投絃而歸。
未數年而先公棄世。既葬。僧淵來謁。請以其旁院五
楹。奉先公香火。即先公嘗坐而飲者。余感其意。後出
金買田三頃。界之。俾為撫燭費時。辰拜先像。留與
僧觴咏。翻。然少年佳思。一旦復也。恨先公坐臨其
上。不能觴咏如舊日耳。聞語。淵曰。吾再世有德于寺。

僧爾寺僧亦奉先公香火。如孫子。此歲左右。予不
可背也。願銷石屋。間示我。後人無替先公之志。俾寺
之或毀而不能新也。僧或散之四方而不能復也。
爾寺僧亦度祠事。世相守無相忘。嗟乎。一切有為。咸
如夢幻。夢而覺。為安知覺林之為色邪。空邪。余之會
痴乃諄。予世守淵。當戒我曰。檀越何久不起矣。然
余以先公之故。不能忘情也。即為之銘。曰。茫。若海。
有此覺林。釋我更事。來聽梵音。不同者。道有契者。心
心之底矣。言念昔今。在昔先公。榮林茲。尋今。何之。肖。

像余臨葬。銘明。城青。墓浮。沉。底。賓。啼。鳴。簾。道。遙。處。既
瞻。既。拜。亦。詠。亦。舞。爾。廢。我。昨。滌。此。塵。襟。笑。回。遠。社。知
結。牙。琴。願。言。永。世。薪。誠。彌。深。次。銘。末。後。式。也。如。金。
國子公。時。資。稟。神。異。一。目。十。行。嘗。奉。博。學。宏。詞。除。國
子監主簿。不。赴。志。樂。幽。寂。多。從。高。僧。道士。游。常。得。王
八百。并。中。儲。丹。如。璧。如。月。盡。食。之。徧。遊。名。山。更。名。道
元。號。浩。光。道。人。歷。數。年。不。返。人。以。為。死。矣。至。乾。道。中
年。已。百。餘。歲。乃。一。旦。還。家。童。顏。黑。髮。無。異。少。年。子。孫
皆。亡。獨。而。曾。孫。在。侍。奉。又。二。十。年。無。疾。化。去。化。五。日。

聞棺中呼人名。遂開之。惟有一。一。玉。冠。耳。公。乃。工
侍。公。從。第。七。有傳

聞僧普明喜為人相。葬地文簡公。諱。父。雲。耕。翁。卒。普。明
徧。相。吳。塘。山。之。陽。而。葬。之。文。簡。公。廬。于。墓。者。三。年。其
始。葬。方。十。日。月。夜。見。萬。燈。滿。湖。叱。聲。震。地。文。簡。公。懼
與。二。三。僧。僕。樓。隱。香。松。之。下。空。中。聞。曰。此。北。發。福。三
百。年。彼。人。子。有。何。德。而。界。之。遠。今。發。去。入。聞。空。中。高
聲。應。曰。元。時。亨。累。世。積。德。哀。又。純。孝。之。子。也。空。中。又
曰。世。德。純。孝。可。當。此。地。矣。其。善。哉。之。此。紹。興。十。四。年。

秋事也文簡公服闋即登上第祖孫皆尚書至不肖
兒凡六世而金紫未絕也已志

文簡公生靖康丁未嘗質絕人五歲能為詩句文獻公
曰此天上麒麟吾不如也十歲親授以經蔣偕施垌
以神童薦于有司年十五以詞賦為諸士冠毘陵自
置郡以來未有舉進士第一人者文簡公二十二歲
名冠兩宮廷擢狀元因不呈奏秦檜易以王佐時文
獻公尚在

文簡公與朱文公同榜俱有文名召除將作監簿虞允

文以史事過三館問孰可為秘書丞者其以文簡名
對亟授之張先生拭曰尤君真秘書也及張說入西
府公率三館上書略說補外守台州聲名同前守趙
汝愚上得其善政又得其求湖四詩嘉之遂除淮東
提舉太上崩文簡公定號高宗洪邁請易世祖公率
諸師魯奏太上親為徽宗子為祖父為宗失昭穆
之序在天之靈不安邁論遂屈卒如公議孝宗嘗與
文簡公論人才曰知卿才識近世罕有語宰執曰尤
家甚好前此無一人言何也雖直學士院公為陸游

不許內祥制冊海內士服其博雅

文簡公造就門生最盛即江南已有十人郡邑後進無
不避公之門如郡邑士胡寅虞鑑李蔡酒肅簡公祥
蔣狀元文忠公重珍丁寶謨常任皆公陶鑄成者也
韓侂胄以應辦當直轉橫行文簡公奏侂胄四年間已
轉二十七年合轉之官又欲超授四階是朝廷官爵
專徇侂胄非磨礪之具也詔遂不行上以疾不省奏
皇文簡公上封事千言駕即日過重華宮都下嗟呼
中宮謂家廟官吏推當者一百七十二人文簡口奏

其溫乞大裁節上嘉納次其半擢公禮部尚書兼侍
讀陳源晏特立召用人情驚駭公上封事極言二人
之惡不聽時公年七十遂引年歸又八年薨宋史言
年七十終于位誤也文集

文簡公始任揚州蘇興公改江陰學官召為將作監
大宗正丞進秘書丞兼國史院編修官寶錄院檢討
遷著作郎兼太子侍讀出知台州府除淮東提舉改
江東召直秘閣遷江西漕義知台州府召為敷文閣
直學士改江東提舉召為吏部郎官太子侍讀累遷樞密院

正妻左諭德進太常少卿權禮部侍郎兼同修國史
侍講又兼直學士院中書舍人典制起知婺州改太
平州召為煥章閣侍制除給事中兼侍講權禮部尚
書以政奉大夫致仕贈太師金紫光祿大夫

文簡公致政歸不居許舍山亭居東帶河大第數步即
出西開浚梁溪因造圓梁溪之上後有高崗既望沿
溪左種梅右種海棠各數百樹公有瑞鶴鳴詞二首
一詠落梅一詠海棠落梅詞云梁溪西畔小橋東落
葉紛水映空五夜客愁花片東一年春事角聲中

歌殘玉樹人何在舞破山香曲未終却憶孤山歸醉
路馬蹄香雪親東風海棠詞云兩行芳蕊傍溪陰一
笑嫣然抵萬金烈日照臨光灼灼風震射水素沉
晚妝無力勝脂重夜醉方酣酒暈深定自格高難著
句不應工部絕無心

文簡公有詩
文集五十卷

臨海公詩工侍公子也娶久不育一日游飲鷺洲中狂
風驟發脂一失風覆舟心甚憐惜懸重賞命漁人往
拯之乃常燕州倖汪受任滿携家入京者皆囊空失
幸一家十一口俱獲生全受其德公出其長女以配

時女年二十有二矣亦有姿色公厚賞其行橐而顧
之又二年而生正平公

諱汪倖女所產也

正平公好游雖有妻妾而不喜近一日間數盥洗手而
不茹葷不飲酒稍聞婦女髮油氣嘔吐不已或云終
身未嘗行人道好焚香日狎一馴鹿所至隨之書
室中潔不容一塵公必來自仙位中者乎享年八十
八卒無子女以太常博士公

諱次子奇至公諱為嗣
即玘之高祖也

兵部侍郎五湖公

諱初生時全殿刺百花鳥雀十歲時

隱尚存資極慈孝誦讀以父蔭入仕二十年
至兵部侍郎享高年令終

兵部公性愛蟹秋風蟹肥日把酒持蟹與客笑微山陰
術士衣大韞者其術動帝皇孝宗時召前席賜餐
不可勝計大韞使人主之罷往來三公九卿間而與
兵部公最親一日訪公里第值公在華藏寺遂探扁
舟權湖而來公方與客飲雲海亭上漁人網得八大
蟹其內有二大蟹一畝非從平日所見公甚喜捐錢
數百文賞之而大韞適至喜而劇飲大韞曰某近遇

一異術能知人食料兵侍公曰今得八蟹一主六客
就其食者大鰲黑坐屈指幾十迴算之面漸赤呼曰
異事異事七人俱不得食蟹衆皆大笑大鰲復黑算
者久之謂兵侍公曰公五年以內未得食蟹公亦大
笑未幾客有朱朗卿與弟遂卿者偕去酒方數行催
庖人治蟹甚急急遂卿奔來曰吾兄催蟹啟蓋觀之
睹一落足甚巨取而啗之頃刻而食其奔視朗卿
死矣二三客迎醫治未各司其事至暮遂不能救大
鰲手取諸蟹傾于湖濱偶遺一二落足于岸左一犬

食之立斃而湖濱大小魚之死者不可以數計湖中
漁舟百十皆仰尤尤為衣食者乃召進蟹人問之曰
得于湖岸大垂場下公命僕夫持鉗掘之得赤首巨
蛇數十蟹之大者以食其氣也兵侍公甚憐朗卿厚
葬之而恤其子第厚賜大鰲數十金終身戒不食蟹
兵侍公夫人性嚴平常苦目疾時發時止發則往不
食海內有名眼藥俱用道不能愈莊定公夫人甚孝
其姑也亦大愛之夏日姑目疾大發最劇幾欲自殺
池水中莊定夫人慟哭禱天刺臂血調藥以進姑目

扶

即愈歷數十年至大故未嘗後發事詳夫
人墓誌
自文獻公首出登第工侍公結之文簡博士史功莊定
科名接武莊定公嘗築圃臨安之西湖花木不繁而
蒲涵冰度宗游湖上幸其堂御筆題楹間曰五世三
登宰輔其朝累掌絲綸蓋實錄也朝紳榮之
許舍山中井水多鹹若人飲澗水夏日常患腹疾兵侍
公夫人曾夢神人無一鐵柱恍惚如金色泉水湧出
柱下頃刻數尺因此驚覺以告兵侍公久之歸寧還
家悼典中見山間一柱宛如夢中所睹問女使不見

也命僕夫以松椿識之歸告兵侍公召匠鑿之不十
尺而泉水湧出甘淡不異二泉鄉人作地澤分注數
十井不竭矣丞相召之曰二上泉而為之銘銘曰拔
劍刺山水為之湧折腰拜井泉出隨踵精誠所格無
有弗應豈以地靈而誠不勝山深井少飲澗瘠孕夢
神授符籙之泉瑩色清味冽慧泉可表分注百井汲
飲有遺匪世行德神明昌授澤沛萬家來福通厚泉
名二上我豈溢美勒此銘詞十模母毀
博士公諱字與平文簡公次子淳熙二年進士累官建

康府推官權左朝奉南太常博士因性閒雅不樂仕
宦占仕籍十餘年半在告未北懸車多方外之游母
兄其侍公極富貴聲色之樂公不一與自禁室于
萬竹中晏坐焚香泊如也耒耜而致人共惜之所撰
有綠雲密詩華入比之章蘇州子二長秘閣公燭火
衛尉寺丞曜

史功公諱字與茂苦志力學寧宗慶元五年己三十九
矣始登進士高第補揚州文學掾史功即監潭州南
岳廟父知寶慶府致仕在家時年七十獨公一子遂

乞歸養承惟竭心事寶慶公者十五年親終服除公
亦老矣不復仕宦兄弟中獨公最貧後富國書古玩
亦享高壽

莊定公諱年十九登寧宗嘉定元年鄭自誠榜進士文
簡公登紹興戊辰科嘉定元年亦戊辰科七初授山
陽法曹即令山陽倅海陵谷東淮制幕入為軍器監
簿遷太府丞檢詳編修擢司農少卿總餉淮西除理
卿出為福建帥改沿江制討召為秘書監繼大父為
侍講兼直院出知太平州亦大父舊治也召修史

進侍講權工部尚書繼大父為禮部尚書丁父喪侍
公慶服除召拜內翰端明殿大學士提舉秘書省提
綱史事封毘陵郡侯十年致仕時甫六十有一優
游于家者二十四年而後終公少達老久歷于世
其事行甚多門人趙擬花蓮甫君葵感公教育之恩
著尤端明日歷十一卷其文浮其事奇錢板至今盛
行于天下故不復贅

文簡莊定二公繼文獻公任三節祿入益厚晉江宗人
歲歲來馳皆厚貲以遺之莊定公晚年摘精俸買田

十二頃于晉江以贍族之貧者事詳晉江人張明誠
刺史公諱率孫學最早十歲通五經十五已問萬卷矣

善為古文累舉不第至度宗景定三年始登方山京
榜進士令山陽不樂吏事告歸為湖州教授召為秘
書正字不能按筆要出為廣德刺史致仕家貧享大
壽清福二子熹熙皆仕不顯而博學有名當是時江
南郡邑金石文章皆其父子之業至今石碑布滿諸
處本邑中更多刺史公年少于莊定而致行也
秘閣公諱當弱冠時讀書于九龍山第五曲愛其中喬松

數十株即其中結精舍。後築小閣山林清景成俗
一日松下忽湧大水橫流數日不止公下視之有眼
即命山人穿之深五尺而水決決清激汲以煮茗與
二泉無異也遂以石范之自號松泉生公後致仕家
居亦常居此精舍松益老泉益清公甚樂之詳前
公既老有疾亦養疾精舍中一日汲泉忽臭味
達于戶內公甚震驚及夕而泉竭不半年公亡矣朝
廷每大慶必推恩于大臣文獻文簡祖孫各經推恩
數次往往力辭然中亦有不能辭者文獻公以上四

代莊定公以下五代無一人不沐劉澤列祀

寺丞公詳太常博士公仲子字仲傑生世祿家而好藝
文既長益習經術其業遂為江南士子心服久不登
第及門受經諸生歲以百數公選其最奇者給食次
貧者給毫楮士心益向公既嗣為正平公予更宗英
年四十始以大父蔭出仕至衛尉寺丞即涕泣歸
教諸生如故年六十三卒紹定癸巳也生于將作公
諱字公垂資稟最高少與父門下諸名生切磋十年
讀書萬卷性喜為詩有復初齋詩稿十二卷行世以

伯父莊定公蔭授太常寺大祀提將作監丞以詩
件達者去官生子一即元之大夫也元以元推恩追封
中憲大夫同簽樞密院事中憲公詳字尚之配郡君
司馬氏生九子不育者七獨先君五中公詳與叔氏
顯父詳存先君以元推恩累進至中大夫食太常禮
儀院事配先母魏郡夫人司馬氏生元顯父公生從
兄良器仕為提刑顯子即天澤也天澤與君同撰
尤諧

終慕公詳字元鎮度宗景定中有名太學素謹厚誠

有志操晚年堅高尚之節有勸之仕者輒以醇酒醉
之私謂家人曰吾家三百年科第十世冠裳宗恩渥
矣吾何忍失身二姓乎願肥遯終身耳公與予仕隱
雖異跡公真淳厚君子也

萬柳溪邊舊話跋語

先曾祖大司徒守玄公諱元致仕還鄉數十不屋於萬柳溪上日聚親族談先世事著溪邊舊話三卷下肖賢少侍父味菜翁諱居諱翁時述其話洪武二十九年丙子科寶章登鄉書第四名伯兄務朴公諱文詔徵孝廉具卒醴率賓祭告司徒公墓大會族人于覺林寺祠屋中求所謂舊話已簡斷墨闇不可讀者逾半命門人許靈託燈下抄其完者以歸恨全帙之不得又數年寶佐南昌攝郡篆指傳刊本傳之子孫

曾孫男賢拜跋

君子之澤五世先文獻公甫三世而文簡公光大之元孫莊定公繼其位源流益遠文簡公傳我大司徒公中起名位壽富貴一世嘗著舊話三卷曾從祖南昌公刻之踰百年而板朽從子都給事中曾重梓家塾子男瑛帥廣又刻之憲臺一歲二板俱行傳之可久矣嘉靖壬子大司徒公七世孫澄部員外郎晉歲時年七十有四

萬柳溪邊舊話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元尤玘撰玘字君玉號知非子自稱尤表之後不知其世次舊本題爲宋人今此書後跋稱玘爲大司徒則嘗官戶部尚書又末條稱終慕公不肯仕元則當爲元人而卷首題門人張雨填諱則又句曲外史之師當在元中葉以後也書中所記皆尤氏先世事未有玘曾孫寶跋稱宏治二十九年於祠屋中求得舊本簡斷墨闇不可讀者逾半命門人許靈鈔其完者而恨全帙之不可得是此書已非完本矣元陳世隆載入藝圃搜奇所載之文與此本並同斷無明人所鈔壞爛之本適與元人所見一字不異者此亦足證藝圃搜奇必非元人書也

旌義編二卷

〔元〕鄭濤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同治光緒間永康胡氏退

補齋刻金華叢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旌義編二

卷》提要

重刻旌義編序

海內以義門著姓者咸推陳氏而吾
郡浦陽之鄭十世同居垂三百年孝
義之風與陳氏相輝映或者謂太和
之氣鍾於一門克臻斯美要其所以
致此之由非可苟焉已也傳云父兄

旌義編序

一 退補齋
藏板

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今讀是編
百六十有八則自冠婚喪祭以至衣服
飲食靡弗肫然秩然型以仁範以禮
而其數詞質實婦孺尤易通曉視昔
聖賢家訓庭誥之作有過之無不及
焉余搜求日久始獲善本亟梓以示

後嗣且公同志烏庠俗之敝也萬家之
縣十室之邑其間取帚評言借鋤德色
者久已習為故常甚至父子析居兄
弟爭產蕭牆變起骨肉成仇非盡
無良也抑亦所以教之者不早耳夫
天下者國之積也國者家之積也今

旌義編序

退補齋
藏板

安得四海之內家置旌義一編以挽
澆漓而敦倫紀俾家齊而國治國治
而天下平焉是則余之所厚望也夫
同治九年秋九月同郡後學胡鳳丹
月樵甫謹序



浦陽鄭氏世居縣東二十五里鄉名感德里曰仁義
其遠祖冲素處士綺自宋建炎初至今同居已十世
歷二百六十餘年守詩書禮樂之教弗墜宋元二史
具載孝義傳中其持守之規前錄五十八則六世孫
龍灣稅課提領太和所建後錄七十則續錄九十二
則七世孫青樾府君欽浙江行省都事鉉所補皆已
勒名銀梓當時公卿大夫所遺詩文亦類為麟溪集
二十二卷刊示後昆今八世孫太常博士濤復為三
規閱世頗久其中當有隨時變通者乃率諸弟泳渙

序

退補齋
藏板

混等白於二兄濂源同加損益而合於一聞諸父之
訓曾行而未登載者因增入之總為一百六十八則
文辭之屬選有繫於事實者則錄之釐為三卷通名
曰鄭氏旌義編既刊板可摸印請言其故於篇端余
與源為姻家濤為同門友而泳等又皆執經從余學
義不容辭嗚呼是編之行其於厚人倫美教化之道
誠有益哉洪武十一年冬十月庚子朔前翰林學士
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
同郡宋濂引

旌義編卷一

元鄭清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一立祠堂一所以奉先世神主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必參俗節必薦時物四時祭祀其儀式並遵文公家禮然各川仲月望日行事畢更行會拜之禮一時祭之外不得妄祀邀福凡遇忌辰孝子當用素衣致祭不作佛事象錢寓馬亦併絕之是日不得飲酒食肉聽樂夜則出宿於外

一祠堂所以報本宗子當嚴灑掃局輪之事所有祭

卷一

旌義編

退補齋藏板

器服不許他用

一祭祀務在孝敬以盡報本之誠其或行禮不恭離席自便與夫跛倚欠伸噉噉一切失容之事督過議罰督過不言眾則罰之

一撥常稔之田一百五十畝世遠遞增別著其租專充祭

祀之費其田券印義門鄭氏祭田六字字號步畝

亦當勒石祠堂之左俾子孫永遠保守有言質幣

者以不孝論

一子孫入祠堂者當正衣冠卽如祖考在上不得嬉

笑對語疾步晨昏皆當致恭而退

一宗子上奉祖考下壹宗族家長當極力教養若其不肖當遵橫渠張子之說擇大賢者易之

一諸處塋塚歲節及寒食十月朔子孫須親展省人

與近塋竹樹不許翦拜各處巷宇更當葺治至於作塚制度已有家禮可法不必過奢

一墳塋年遠其有平塌淺露者宗子當擇潔土益之

更立石深刻名字勿致湮滅難考

一四月一日係初遷之祖遂陽府君降生之朝宗子

卷一

旌義編

退補齋藏板

當奉神主於有序堂集家眾行一獻禮復擊鼓一

十五聲令子弟一人朗誦譜圖一過曰明譜會圖

揖而退

一朔望家長率眾參謁祠堂畢出坐堂上男女分立

堂下擊鼓二十四聲令子弟一人唱云聽聽聽凡

爲子者必孝其親爲妻者必敬其夫爲兄者必愛

其弟爲弟者必恭其兄聽聽聽毋約私以妨大義

毋怠惰以荒厥事毋縱容以干天刑毋用婦言以

間和氣毋爲婦言以擾門庭毋耽遊學以亂厥性

有一于此既殞爾德復殞爾允睦茲祖訓實繫廢興言之再三爾宜深戒聽聽眾皆一揖分東西行而坐復令子弟敬誦孝弟故實一過會揖而退每且舉鑾二十四聲家眾俱興四聲咸臨漱八聲入有序堂家長中坐男女分坐左右令未冠子弟則誦男女訓戒之辭男訓云人家盛衰皆繫乎積善與積惡而已何謂積善居家則孝弟處事則仁恕凡所以濟人者皆是也何謂積惡恃己之勢以自強勉人之財以自富凡所以欺心者皆是也是故能愛子孫者遺之以善不愛子孫者遺之以惡傳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天理昭然各宜深省女訓云家之和不和皆繫婦人之賢否何謂賢事舅姑以孝順奉丈夫以恭敬待娣姒以溫和接子孫以慈愛如此之類是已何謂不賢淫狎妒忌恃強凌弱搖鼓是非縱意徇私如此之類是已天道甚近福善禍淫爲婦人者不可不畏誦畢男女起向家長一揖復分左右行會揖而退無聲男會膳於同心堂女會膳於安貞堂

卷一 旌義編

三 遺補齊

三時竝同其不至者家長規之家長總治一家大小之務凡事令子弟分掌然須謹守禮法以制其下其下有事亦必咨稟而後行不得私假不得私與家長專以至公無私爲本不得徇偏如其有失舉家隨而諫之然必起敬起孝無妨和氣若其不能任事次者佐之爲家長者當以至誠待下一言不可妄發一行不可妄爲庶合古人以身教之之意臨事之際毋察察而明毋昧昧而昏更須以量容人常視一家如一身可也家中產業文券既印義門公堂產業子孫永守等字仍書字號置立砧基簿書告官印押積置當如此法家長會眾封藏不可擅開不論長幼有敢言質鬻者以不孝論子孫倘有私置田業私積貨泉事迹顯然彰著眾得言之家長家長率眾告於祠堂擊鼓聲罪而榜於壁更邀其所與親朋告語之所私即便拘納公

卷一 旌義編

四 遺補齊

堂有不服者告官以不孝論其有立心無私積勞於家者優禮遇之更於勸懲簿上明記其績以示於後

一子孫賭博無賴及一應違於禮法之事家長度其不可容會眾罰拜以媿之但長一年者受三十拜又不悛則會眾而痛箠之又不悛則陳於官而放絕之仍告於祠堂於宗圖上削其名三年能改者復之

一凡遇凶荒事故或有缺支家長預為區畫不使匱乏

莊義編

五

退補
藏板

乏

一朔望二日家長檢點一應大小之務有不篤行者議罰諸簿籍或過日不算結及失時不具呈者亦量情議罰

一內外屋宇大小修造工役家長常加點檢委人用工毋致損壞

一每歲掌事子弟交代先須謁祠堂書祝致告次拜家長然後領事

一設典事二人以助家長行事必選剛正公明才堪

治家為眾人之表率者為之竝不論長幼不限年月凡一家大小之務無不與焉每夜須了諸事方許就寢違者家長議罰

一每夜聚會之際典事對眾商確何日可行某事書之於籍上半月所書下半月行之下半月所書次上半月行之庶無迂滯之患事當即行者不拘擇端嚴公明可以服眾者一人監視諸事上方可以然必二有善公言之有不善亦公言之如或知而不言與言而非實眾告祠堂鳴鼓聲而易置之

卷一 莊義編

六

退補
藏板

一監視蒞事告祠堂畢集眾於有序堂先拜尊長四拜次受卑幼四拜然後鳴鼓細諭家規使肅聽之

一監視糾正一家之是非所以為齊家之則而家之盛衰繫焉不可顧忌不言在上者必當犯顏直諫諫若不從悅則復諫在下者則教以人倫大義不從則責又不從則撻

一立勸懲簿令監視掌之月書功過以為善善惡惡之戒有沮之者以不孝論

造二牌一刻勸字一刻懲字下空一截用紙寫帖何人有何功何人有何過既上勸懲簿更上牌中挂會揖處三日方收以示賞罰

一設主記一人以會貨泉穀粟出納之數凡穀匣收滿主記封記不許擅開違者量輕重議罰如遇開支主記不親視罰亦如之鑰匙皆主記收遇開則漸次付之支訖復還主記

一選老成有知慮者通掌門戶之事輸納賦租皆稟家長而行至於山林陂池防範之務與夫增拓田

業之勤計會財息之任亦併屬之

一立家之道不可過剛不可過柔須適厥中凡子弟當隨掌門戶者輪去州邑練達世故庶無情暗不誼事機之患若年過七十者當自葆綬不宜輕出增拓產業長上必須與掌門戶者詳其物與價等然後行之或掌門戶者他出必俟其歸方可交易然又預使子弟親去看視肥瘠及見在文憑無差切不可鹵莽以爲子孫之害

一凡置產業即時書於受產簿中不許過於次日仍

卷一 族義編

七

退補齋藏板

用招人佃種其或失時不行家長朔望點檢議罰一增拓產業彼則出於不得已吾則欲爲子孫悠久之計當體究果值幾緡盡數還足不可與駟僉交誅潛萌侵人利己之心否則天道好還縱得之必失之矣交券務極分明不可以物貨通負相準或有欠者後當索償又不可以秋稅暗附他人之籍使人陪輪官府積禍非輕

一每年之中命二人掌管新事所掌收放錢粟之類又命二人掌管舊事所掌冠昏喪祭及飲食之類

然皆以六月而代務使勞逸適均

一新舊管輪當須視爲切己之事計會經理自二十五歲至六十歲止過此血氣既衰當優遇之毋任以事

一新舊管皆置日簿每日計其所入幾何所出幾何總結於後十日一呈監視果無私濫則監視書其下曰體驗無私若顯露先責監視次及新舊管一新管置一總租簿明寫一年逐色穀若干石總計若干石又新置田若干石此是一定之額卻於當

卷一 族義編

八

退補齋藏板

年十二月望日以前所收者與前數總較之便知實欠多少以憑催索後索到者別書於畸零簿至交代時卻入總租簿內通算

一 新管所收穀麥每匣收訖即結總數報於主記置稅賦簿令其親書某號匣係某人於某月日收何等穀麥若干石量出之時亦須置簿書寫某匣春磨自某日支起至某日用畢以憑稽考

一 新管所管穀麥必當十分用心及時收曬免致黧爛收支明白不至虧折關防勒謹不至遺失賞則

卷一 旗義編

九

退補齊

及之若有前弊罰本年衣資棉線不給如遇稱收繁冗則撥子弟分收之

一 佃人用錢貨折租者新管當逐項收貯別附於簿每日納諸家長至交代時通結大數書於總租簿云收到佃家錢貨若干總計租穀若干如以禽畜之類準折者則付與舊管支錢入帳不可與雜色錢同收

一 田地有荒蕪者新管逐年招佃或遇棚江亦即書簿以俟開墾既畢復入原簿免致失於照管

一 田租既有定額子孫不得別增數目所有通租亦不可起息以重困里黨之人但務及時勤索以免虧折

一 佃家勞苦不可備陳試與會計之所獲何嘗補其所費新管當矜憐痛憫不可縱意過求設使爾欲既遂他人謂何否則貽怒造物家道弗延除正租外所有佃麥佃雜之類斷不可取

一 鄰族分歲之飲舊管於冬至後掛日爲之

一 男女六十者禮宜異膳舊管盡心奉養務在合宜

卷一 旗義編

十

退補齊

違者罰之

一 新管簿書不分明者不許交代一應催督錢穀須是先期逐項詳註已未收索之數於交代日分明條說併承帳人交付雖累更新管要如出於一手庶不使人欺隱舊管簿書不分明者亦不許交代所用監視及新舊管其有才幹優長不可遽代者聽眾人舉留

一 設蓋服長一人專掌男女衣資之事宜先措置夏衣之給須在四月冬衣之給須在九月不得臨時

猝辦如或過時不給家長罰之

凡生男女
周歲即給

一男子衣資一年一給十歲已上者半其給給以布十六歲已上者全其給兼以帛四十歲已上者優其給給以帛仍皆給裁製之費若年至二十者當給禮衣一襲巾履則一年一更

一婦人衣資照依前數兩年一給之女子及笄者給銀首飾一副

一每歲羞服長除給男女衣資外更於四時祭後一日俵散諸婦履材及油澤脂粉針花之屬

卷一 旌義編

十一

退補齊
藏板

一各房染段羞服長斟酌爲之仍置簿書之毋使多寡不均

一子孫須令飽煖方能保全義氣當令廉謹有爲者以掌羞服之事務要合宜而無不足之歎

一設掌膳二人以供家眾膳食之事務要及时烹爨不許干預舊管雜役亦須一年一輪

一擇廉謹子弟二人收掌錢貨所出所入皆明白附簿或有折陷者勒其本房衣資首飾補還公堂一擇廉幹子弟二人以掌營運之事歲終會算通計

其數呈於家長監視嚴加關防察其私濫

一子孫以理財爲務者若沈迷酒色妄肆費用以致虧陷家長嚴實罪之與私置私積者同

一委人啓肆皆公堂給本與之一年一度新骨爲之結算其子錢納諸公堂

一畜收樹藝當令一人專掌之須置簿書寫數目以憑稽考然須常加點檢務要增益如或失時不耕住本人本年衣資不給

一設知賓二人接奉談論提督茶湯點視牀帳被褥

卷一 旌義編

十二

退補齊
藏板

務要合宜

一親賓往來掌賓客者稟於家長當以誠意延款務合其宜雖至親亦宜宿於外館

一親朋會聚若至十人舊管不許於夜中設宴時有小酌亦不許至一更盡則不拘

一親姻餽送一年一度非常慶弔則不拘此切不可過奢又不可視貧而加薄視富而加厚

一子弟未冠者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古有是法非惟有資於勤苦抑欲其識齋鹽之味

一子弟未冠者不許以字行不許以第稱庶幾合於古人責成之意

一子弟年十六以上許行冠禮須能暗記四書一經正文講說大義方可行之否則直至二十一歲弟若先能則先冠以媿之

一子弟當冠須延有德之賓庶可責以成人之道其儀式並遵文公家禮

一子弟已冠而習學者每月十日一輪挑背已記之書及譜圖家範之類初次不通去中一日再次不通則倍之三次不通則分紒如未冠時通則復之

卷一

一

三

退補齋藏板

旌義編卷二

元鄭濤撰

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一女子年及笄者母爲選賓行禮製辭字之

一婚姻乃人道之本親迎醢啐奠雁授綬之禮人多違之今一祛時俗之習其儀式並遵文公家禮

一婚嫁必須擇溫良有家法者不可慕富貴以虧擇配之義其豪強逆亂世有惡疾者毋得與議

一立嘉禮莊一所撥出一千五百世說別儲其租令廉幹子弟學允婚嫁費男女各穀一百五十石

爲則

一娶婦須以嗣親爲重不得享賓不得用樂違者罰

之人門四日婿婦同往婦家行謁見之禮

一娶婦三日婦則見於祠堂男則拜於中堂行受家規之禮先拜四拜家長以家規授之祝其謹守勿失復拜四拜而去又以房扁授之使其揭於房闥之外以爲出入觀省會茶而退

一子孫當娶時須用同身寸製深衣一襲巾履各一事仍令自藏以備行禮之用

卷二

旌義編

十

退補齋藏板

一子孫有妻子者不得更置側室以亂上下之分違者責之若年四十無子許置一人不得與公堂坐

一女子議親須謀於眾其或父母於幼年妄自許人者公堂不與妝奩

一女適人者若有外甥彌月之禮惟首生者與之餘並不許但令人以食味慰問之

一甥壻初歸除公堂以禮與之不得別有私與諸親並同

卷二

族義

退補帝
藏板

亦不受

喪禮入廢多惑於釋老之說今皆絕之其儀式並

遵文公家禮

一子孫臨喪當務盡禮不得惑於陰陽非禮拘忌以

乖大義

一喪事不得用樂服未闋者不得飲酒食肉違者以

不孝論

一子孫器識可以出仕者頗資勉之既仕須奉公勤

政毋蹈貪黷以忝家法任滿交代不可過於留戀

亦不宜恃貴自尊以驕宗族仍用一遵家範違者以不孝論

一子孫倘有出仕者當蚤夜切切以報國為務撫恤下民實如慈母之保赤子有申理者哀矜懇惻務得其情毋行苛虐又不可一毫妄取於民若任衣食不能給者公堂資而勉之其或廩祿有餘亦當納之公堂不可私於妻孥競為華麗之飾以起不平之心違者天實臨之

卷二

族義

三

退補帝
藏板

名死則不許入祠堂

如果被誣指者則不拘此

一宗人實共一氣所生彼病則吾病彼辱則吾辱理

勢然也子孫當委曲庇覆勿使失所切不可恃勢

凌轢以忝厥祖更於缺乏之際揆其貧者月給穀

六斗直至秋成佳給其不能婚嫁者助之

一為人之道舍教其何以先當營義方一區以教宗

族之子弟免其束修

一宗族之無所歸者量撥房屋以居之更勸勿用火

葬無地者聽埋義塚之中

一立義塚一所鄉鄰死亡委無子孫者與給槥橫埋之其鰥寡孤獨果無以自存者時賙給之

一宗人無子實墜厥祀當擇親近者爲繼立之更少資之

一宗人若寒深當憫惻其果無衾與絮者子孫當量力而資助之

一祖父所建義祠蓋奉宗族之無後者立春祀先祖畢當令子弟設饌祭之更爲修理毋致廢壞

一立春當行會族之禮不問親疏戶延一人食品以

三進爲節

里黨或有飲食裁量出穀借之後催原穀歸還勿收其息其產子之家給助粥穀二斗五升

一展樂市一區收貯藥材鄰族疾病其證章可驗如瘡痢癰癤之類施藥與之更須診察寒熱虛實

不可慢易此外不可妄與恐致誤人

一橋圯路渚子孫倘有餘資當助修治以便行客或遇隆暑又當於通衢設湯茗一二處以濟渴者自

六月初至八月初止

卷二

族義編

四

退補齋
藏板

一里黨之疴痒疾痛吾子孫當深念之彼不自給况望其饋遺我乎但有一毫相贈亦不可受違者必受天殃

一拯救宗族里黨一應等務令監視置推仁簿逐項書之歲終於家長前會算其或沽名失實及執吝不肯支者天必絕之此吾拳拳真切之言不可不謹不可不慎

一子孫須恂恂孝友實有義家氣象兄長坐必起行必以序應對必以名毋以爾我諸婦並同

卷二

族義編

五

退補齋
藏板

一子孫之於尊長咸以正稱不許假名易姓

一兄弟相呼各以其字冠於兄弟之上伯叔之命姪亦然姪之稱伯叔則以行稱繼之以父夫妻亦當以字行諸娣姒相呼並同

一子姪年非六十者不許與伯叔連坐違者家長罰之會膳不拘

一卑幼不得抵抗尊長

長皆見

其有出言不遜所行

悖戾者姑誨之誨之不悛者則重箠之

一子孫受長上訶責不論是非但當俯首默受毋得

分理

一子孫固當竭力以奉尊長為尊長者亦不可挾此自尊撻拳奮袂忿言穢語使人無所容身甚非敦養之道若其有過反覆諭戒之甚不得已會眾等之以示恥辱

一子孫黎明開鐘即起監視置風興簫令各人親書其名然後就所業或有託故不書者議罰

一子孫飲食幼者必後於長者言語必恭有倫應對賓客不得雜以俚俗方言

卷二 族長紀

六

退補齋

一子孫不得誹謗敗度免巾徒跣凡諸舉動不宜掉臂跳足以蹈輕儇見賓客亦當肅行祇揖不可參差錯亂

一子孫不得目觀非禮之書其涉戲謔淫蕩之語者即焚毀之妖幻符呪之屬並同

一子孫不得從事交結以保助閭里為名而恣行已意遂致輟日刑憲墮圯家業故吾再申言之切宜刻骨

一子孫毋習吏胥毋為僧道毋狎屠豎以壞亂心術

當時以仁義二字銘心鏤骨髓庶或有成

一廣儲書籍以惠子孫不許假人以致散逸仍識卷首云義門書籍子孫是教習及借人茲為不孝一延迎禮法之士庶幾有所觀感有所興起其於學問資益非小若詭詞幻學之流當稍款之復遜辭以謝絕之

一小兒五歲者每朔望參祠講書及忌日奉祭可令學禮凡小學者當每日蚤膳後亦隨眾到書齋祇拈須值祠堂者及齋長舉名否則罰之其母不容

卷二 族長紀

七

退補齋

者亦罰之

一子孫自八歲入小學十二歲出就外傳十六歲入大學聘致明師訓飭必以孝弟忠信為主期底於道若年至二十一歲其業無所就者令習治家理財向學有進者不拘

一子孫年十二於正月朔則出就外傳見燈不許入中門入者並之

一子孫為學須以孝義切切為務若一向偏滯辭章深所不取此實守家第一事不可不慎

一子孫年末二十五者除棉衣用絹帛外餘皆衣布除寒凍用蠟屐外其餘遇雨皆以麻屨從事三十里內並須徒步初到親姻家者不拘

一子孫年未三十者酒不許人脣壯者雖許少飲亦不宜沈酣杯酌喧譁鼓舞不顧尊長違者筆之若奉延尊客惟務誠懇不必強人以酒

一子孫當以和待鄉曲甯我容人毋使人容我切不可先操忽人之心若屢相凌逼進不得已者當理直之

卷二

族義編

八

退補齋藏板

一秋成穀價廉平之際糶五百石別爲儲蓄遇時缺食依原價糶給鄉鄰之困乏者

一子孫不得或於邪說溺於淫祀以邀福於鬼神

一子孫不得修造異端廟宇裝塑土木形像

一子孫處事接物當務誠朴不可置纖巧之物務以

悅人以長華麗之習

一子孫不得與人眩奇鬪勝兩不相下彼以其奢我以吾儉吾何害哉

一既稱義門進退皆務盡禮不得引進倡優謳詞戲

技娛賓狎客上累祖考之嘉訓下教子孫以不善甚非小失違者家長筆之

一家業之成難如登天當以儉素自繩是準惟酒器用外子孫不得別造以敗我家風

俗樂之設誨淫長奢切不可令子孫聽復習肆之違者家長筆之

一棋枰雙陸詞曲蟲鳥之類皆足以蕩心惑志廢事敗家子孫當一切棄絕之

一子孫不得畜養飛鷹獵犬專事佚遊亦不得恣情

取贖以敗家違者以不孝論

卷二

族義編

九

退補齋藏板

一吾家既以孝義表門所習所行無非積善之事子孫皆當體此不得妄肆威福圖脅人財侵凌人產以爲祖宗植德之累違者以不孝論

一子孫受人贊帛皆納之公堂後與回禮

一子孫不得私造飲饌以徇口腹之欲違者姑誨之

誨之不悛則責之

產者病者不拘

一凡遇生朝父母舅姑存者酒果三衍亡者則致恭

祠堂終日追慕

一壽辰既不設筵所以襪履亦不可受徒蠹女工無益於事

一家中燕饗男女不得互相獻酬庶幾有別若家長宜饋食者不拘舅姑禮

一各房用度雜物公堂總買而均給之不可私託鄰族越分競買鮮華之物以起乖爭

一家眾有疾當痛念之延良醫以救療之

一居室既多守夜當輪用已娶子弟終夜鳴警以達於旦仍鳴小警周行居室者四次所過之處隨手

卷二

十

退補

啓閉門局務在謹嚴以防偷竊有故不在家者次輪當者續之

一防虞之事除守夜及就外傳者別設一人謹察風

燭掃拂塵凡可以救災之具常須增置若酒盤

更列水缸於房闥之外冬月用草結蓋以禦寒復於空地

迭屋安置薪炭所有辟蚊蒿爐亦棄絕之

一早曉之時子弟不得吝惜破塘之水以妨灌注

一諸婦必須安詳恭敬奉舅姑以孝事丈夫以禮待

娣姒以和無故不出中門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如

其淫狎即宜屏放若有妒忌長舌者姑誨之誨之不悛則責之責之不悛則出之

一諸婦謀言無恥及干與閫外事者當罰拜以媿之

一諸婦初來何可便責以吾家之禮限半年皆要通曉家規大意或有不教者罰其夫

初來之婦一月之外許用便服

一諸婦服飾毋事華靡但務雅潔違則罰之更不許

其飲酒年過五十者不拘

一諸婦之家貧富不同所用器物或有或無家長量

卷二

十一

退補

度給之庶使均而無怨

一諸婦主饋十日一輪年至六十者免之新娶之婦

與假三月三月之外即當主饋主饋之時外則告

於祠堂內則會茶以聞於眾託故不至者罰其夫

膳堂所有鎖鑰及器皿之類主饋者次第交之

一諸婦工作當聚一處機杆紡績各盡所長非但別

其勤惰且革其私心

一主母之尊欲使家眾悅服不可使側室爲之以亂

尊卑

一每歲畜蠶主母分給蠶種於諸婦使之在房畜飼待成熟時卻就蠶屋上箔須令子弟值宿以風燭所得之繭當聚一處抽繅更預先抄寫各房所畜多寡之數照什一之法賞之

一諸婦每歲所治絲絲之類羞服長同上母稱量付諸婦共成段疋羞服長復著其銖兩於簿主母則催督而成之諸婦能自織造者羞服長先用什一之法賞之然後給散於眾

一諸婦每歲公堂於九月俵散木棉使成布疋限以

卷二 旌義編

十一

退補齋

次年八月交收通寶錢物以給一歲衣資之用公堂不許侵使或有故意製造不佳及不登數者則準給本房甚者住其衣資不給病者有能依期登數者照什一之法賞之其事並係羞服長主之

一諸婦育子苟無大故必親乳之不可置乳母以飢人之手

一諸婦育子不得接受鄰俗雞子豕肩之類舊管日

周給之

一諸婦之於母家二親存日禮得歸甯無者不許其

有慶弔勢不可已者但令人往

一諸婦親姻頗多除本房至親與相見外餘並不許可相見者亦須子弟引導方入中門見燈不許違者會眾罰其夫

一婦人親族有為僧道不許往來

一朔望後一日令諸生聚揖之時直說古列女傳使諸婦聽之

一世人生女往往多致淪沒縱曰女子難嫁荆釵布裙有何不可諸婦違者議罰

卷二 旌義編

十二

退補齋

一女子年及八歲者不許隨母到外家餘雖至親之家亦不許往違者重罰其母

一少母但可受自己子婦跪拜其餘子弟不過長揖

諸婦並同有違者監視議罰死後忌日亦同

一男女不共圍溷不共溷浴以謹其嫌春冬則十日

一浴夏秋不拘

一男女不親授受禮之常也諸婦不得用刀鐸工剃

面

一莊婦類多無識之人最能翻鬪是非若非高明解

有不遺聲臂切不可縱其來往歲時展賀亦不可
令人房闕

旌義編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元鄭濤撰濤字仲舒浦江人官太常禮儀院博士
鄭氏稱義門自宋建炎初名綺者始至濤爲八世
先是綺六世孫龍灣稅課提領太和爲家規五十
八則七世孫欽及其弟鉉增九十二則共一百五
十則勒之於石至濤復謂禮有當隨時變通者乃
酌加增損爲一百六十八則列爲上卷又彙輯諸
家傳記碑銘之文有關鄭氏事實者列爲下卷通
名曰旌義編宋濂序稱三卷其書實止二卷蓋序
文傳寫之誤也

忠傳二卷

〔明〕□□撰

涵芬樓輯涵芬樓秘笈影印永樂大典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忠傳四卷》

提要

忠傳 影印永樂大典原本

忠傳 國朝忠傳

文臣



子產姓國名僑。是鄭國的大夫。鄭簡公時。子產做國相。專把禮義治國。愛養百姓。修明政事。做相一年。鄭國小的。每都不敢欺耍。老的。每都得快活。

永樂大典卷四百五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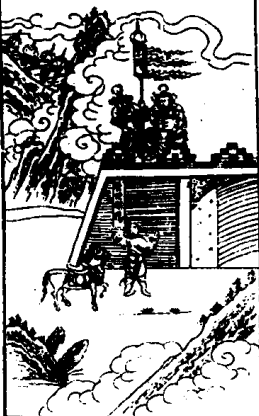
六

犁地的。種子不侵了別人的界分。二年後。市面上買賣。賤都不講價。三年後。國中十分太平。百姓每夜裏都不閉門。也沒盜賊。路上有人失落下的物。見的。都不敢拾。四年後。農家的田器。撒放在野地裏。也沒人敢偷拿。去。做國相二十六年。國富兵強。晉楚大國。都不敢來伐鄭。百姓每愛他如父母。



衛武子名伋。是衛成公的臣。那時有晉文公起兵伐曹國。問衛成公借路。衛成公不肯。晉文公別路上去伐了曹。却來伐衛。衛成公着人去楚國求救。晉文公時楚軍殺敗了。衛成公出去在陳國。衛武子跟着。及衛成公歸國。衛武子先歸撫安國人。晉文公又將衛成公拘在周天子京城。衛武子

又操著盡心盡力。不怕勞苦。親自備水服飲。與成公。晉文公。看醫人來毒衛成公。衛武子將自己錢財與醫人。不曾下毒藥。以後周天子著衛成公。運國將武子做上卿。



解揚。姓解名揚。是晉景公的臣。那時楚莊王起軍圍了宋國。宋國教他的臣樂原投晉國乞軍來救。晉景公欲要救宋。先差解揚去宋國說。且不要降楚。我晉國都起兵來救你。解揚經過鄭國。鄭國拿住解揚。送與楚軍中。楚莊王多將財寶買解揚。教他對宋國說。晉不來救你。解揚先不肯從。

直至再三說。解揚恐怕被他殺了。傳不得晉景公的言語。只得假應承著。及至到宋國城下。卻依舊說與宋人。道晉軍都來救你。早晚便到。莊王見他這等說大話。要殺他。著人對他說。你已自許了我。如何又失信。解揚對說。人能守著人君的命令。死也不改移。這方是信。臣奉命出使。有死無二。便有財寶。動不得臣的心。臣先怕王殺了臣。傳不得君命。所以許王。而今已自傳了我晉君的命。便死也甘心。莊王見他盡忠。饒了他。



季孫文子。名行父。是晉國的臣。做晉國三朝卿相。一心只是奉公。家裏婢妾不穿絹帛。所乘的馬不繫綬索。不收藏金玉。不私置甲兵。臨終的日。

家臣賈仲物。做齊大夫。入他家裏。都歎息他忠於齊國。



通伯。名瑋。是衛國的大夫。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夜裏生。聽得關門外車響。到關門前住了。過了關門。又還響。靈公便問夫人。說。你料着這過的是誰。夫人說。這是通伯王。靈公又問。你怎地知道是他。夫人說。我聽得樓上說。為人臣的。過君的門。須下了車馬。通伯王的轡馬也須起身。恭敬。自來來。臣不因白晝裏有人見時。纔行這禮。也不因暗地裏無人見時。纔行這禮。通伯王是衛國的賢大夫。有仁心。有見識。平生敬上。這箇人必然不肯黑夜裏。纔行了禮法。我所以知道是他。靈公若人趕上去看。果然是通伯王。



晏嬰。字平仲。東萊人。是齊景公的大夫。有德行。齊國的姦臣崔杼。做右相。慶封。做左相。這兩箇人要專權。怕衆人不從他。殺往對神道說誓。說。恁衆人有不知俺兩家同心的。若他便死。晏嬰聽得。仰望蒼天。說。晏嬰必不肯從你。若是忠君王扶社稷的事。我便肯從。到底不肯依他。說誓。慶封惱。要殺晏嬰。崔杼手說。他是忠臣。不曾殺他。在後崔杼慶封事敗了。景公著晏嬰做丞相。齊國大治。



關平是楚昭王的。解官在先昭王的父平王。曾殺了關平的父。又殺了伍子胥的父兄。伍子胥走去吳國。勸吳王起軍馬入楚國。報父兄的讎。昭王走到郢縣。關平的弟關雲。要害昭王。對關平說道。已前平王殺了我父。我而今害他的子。有何不可。關平回說。人君殺了人臣。誰敢做冤讎。假如一時害了人君。以後滅了宗族。也不是箇孝子。你若敢犯這件罪。我決定殺了你。關平又恐怕兄弟真箇無知。害了昭王。使著別的兄弟。關雲送昭王再走入國去。以後其軍退了。昭王歸國。關平受賞。



申包胥是楚昭王的臣。那時伍子胥在吳。引兵伐楚。楚王戰敗出走。吳兵入楚國都。申包胥見本國危急。直走去秦國求救。立著秦的朝門。哭了七日。夜不絕聲。秦國君哀公召見他。申包胥說。吳國強大。要併吞各國。纔從楚起。今臣的楚王。失國在外。若君來告急。哀公說。我知道了。你且歇息。待我商議。申包胥又說。臣的君王在野地裏。求歸國。臣如何敢歇息。再立著庭前倚牆大哭。日夜不住聲。水不入口。哀公聞得感動。說楚君雖是無道。有一箇臣這樣忠義。如何可不救。因此出兵。救楚。敗了吳兵。楚昭王復位。著申包胥做上卿。



公儀休是魯國的相。遵守著法度。依順著道理。教百官都依著他正道行。但係與休休的。今不許和百姓爭利。那時有一箇舊朋友送魚與公儀休。公儀休不受。那朋友說。我知道丞相愛魚。所以來送。怎地不受。公儀休說。我做國相。要與民爭利。自把俸錢買魚。我今不受你的。再誰敢送來。與我到了不肯受。公儀休又會與妻妾。滋味甚好。知道是自家種的。便把菜園裏菜都拔了。又見家人織得布。便趕了織布的婦人。燒了織機。說道。您自家種了好菜。又織了好布。若那農民婦女。將他的菜和布。賣與我。公儀休教人。多似這般。清儉有德行。古今稱做賢人。



蕭何是沛縣人。在縣裏做吏。漢高祖皇帝初起兵時。用蕭何總管軍馬錢糧的事。及至破了秦咸陽城。諸將官爭去財金銀財物。只有蕭何獨先取秦丞相御史府文書圖冊收藏了。後來高祖直知道天下戶口多少。地理險要處。都因得這秦的圖書。項羽著高祖去漢中。做漢王。高祖怒。蕭何依說。臣願大王且到漢中。撫養百姓。還求賢人。先安定了。已而却出來。收三秦的地面。天下可取了。高祖去之。國著蕭何做丞相。保舉韓信做大將軍。助高祖出兵。拔了三秦。高祖會合諸侯攻項羽。蕭何守關中。輔太子。修城池。立社稷宗廟。置律令。治州縣。轉運糧草。供給軍馬。沒一件欠。

然高祖領的軍多有逃亡的蕭何在關中便發人來捕了。又着他子孫兄弟壯的都做軍。高祖滅了項羽即帝位。封蕭何做鄼才。功又著。侯食邑八千戶。位次第一。眾功臣都來爭功。高祖說與眾人道。你諸人獨一身根栽多的不過兩三人。蕭何全家三四十人。根著我。他守關中輔佐我。成帝業。功勞又大。將定著蕭何位第一。子孫世世受封。



張敖字子房。祖上是韓國的人。漢高祖皇帝初做沛公時。將數千人到霸上。張敖與高祖常把太公兵法說與高祖。高祖心喜。用他計策。張

永樂大典卷四百八十五

十一

良將兵法說與劉令便都不省。張良知高祖有天命。因此上根著不去。及高祖引兵入咸陽。秦王子嬰投降了。高祖得了秦國。看見宮室帷帳狗馬寶玩婦女甚多。心裏要留在宮裏住。樊噲諫高祖不肯聽。張良諫。秦朝因為無道。所以沛公得這裏。與天下的人除了害。正當儉素方好。如今纔到秦國。便要快活。又和秦一般了。人說的忠言雖是逆者耳。却成得事。便如苦味的藥。雖是苦着口。却醫得病。高祖聽他說了。便領着軍馬運到霸上。到營後。果項羽怒高祖閉了函谷關門。引兵攻破了關。駐在鴻門下。要來攻高祖。項羽的叔父項伯。和張良是舊朋友。夜間騎着馬走到高祖營外。悄悄地裏與張良說。張良撒了高祖和他一拾兒走去。張良說我恨了沛公幾年。今有急難。便走是不義了。便入去說與高祖。與高祖說我恨了項伯飲酒結親。着項伯和解項羽。第二日。張良根隨高祖到鴻門。謝項羽。飲酒中間。范增要害高祖。張良出外。着樊噲入去護衛高祖。高祖因而得脫去。張良後為高祖計。謀要保韓信。彭越。張敖。布。三人馬將滅了項羽。高祖即帝位。着張良自陳齊地三萬戶。封做侯。張良辭不敢受。高祖封他三萬戶。做留侯。



汲黯字長孺。潁川陽人。漢孝武皇帝時。做官在朝。他的性志直。武帝曾對臣宰每說。我欲要行仁義。你眾臣宰以為如何。汲黯奏說。陛下心多私欲。却要外施仁義。怎地學得堯舜治天下。武帝大怒。退朝。對眾臣宰每說。汲黯這般不曉事。眾臣宰都推責汲黯。汲黯對眾人說。天子置立公卿宰臣。恐怕有不是的事。要眾人匡正。你眾人如何阿諛順承天子的意。將天子陷於不義。縱然愛惜身子。不肯正諫。豈不羞辱了朝廷。眾臣宰皆服他。說武帝後來稱他。可也。古時社稷之臣。

永樂大典卷四百八十五

十二



魏相字季犛。濟陰定陶人。漢孝宣皇帝時。除御史大夫。那時大將軍霍光沒了。宣帝想他已前功勞。着他兒子霍禹做右將軍。魏相與平侯霍山。領尚書事。魏相實封奏說。而今霍光沒了。又着他兒子做大將軍。又着他姓兒掌朝廷政事。他一家人都有權勢。必是驕縱了。主上若滅了他家的權柄。便安了國家。又全了功臣的子孫。宣帝依着他說。便封他做丞相。高平侯。既做了丞相。和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佐朝廷政事。天下太平。漢朝好宰相。以前數蕭何。曾參。以後只數魏相。丙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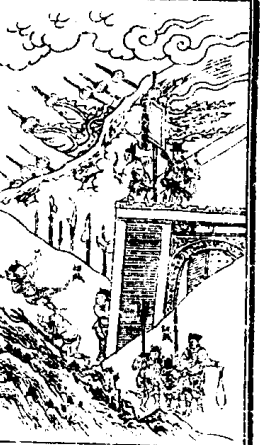
鄧禹字仲華。南陽人。小時和後漢光武皇帝同在長安讀書。光武起兵。鄧禹根尋到河北。勸光武延接賢士。務得人心。立高祖的事業。救萬民。性命。光武大喜。著鄧禹就帳裏歇宿。每事與他商議。任用各將官。都問鄧禹。人人都用得停當。當時數百萬兵。不肯妄殺一箇人。天下已定。便去了。甲兵還修儒業。有兒子十三箇。各教他學一件藝業。修整家法。教訓子孫。遵守國家法度。俸祿外。並不營添產業。光武極敬重他。除做大傅。封高密侯。二十八將中是第一箇人。直條在南宮雲臺上。

光武皇帝建武四年

十一



鄭眾字仲虞。河南開封人。漢明帝時。除做給事中。又做越騎司馬。那時北裏胡人要與漢朝和親。明帝差鄭眾等著漢家班固去做使臣。胡人要鄭眾拜。鄭眾不肯拜。胡人的王子惱了。把鄭眾圍守著。不與飯食。要他降服。鄭眾不肯服。拔刀在手。說。胡王害怕了。著人送鄭眾回。還到京城。章帝即位。又要差鄭眾去。鄭眾奏說。臣不忍拿著大漢的旌節。去胡人。德候裏拜。後胡人來漢朝。章帝問胡人。鄭眾不服胡王的緣故。胡人說。鄭眾的意氣壯勇。蘇武也不及他。章帝喜悅。除鄭眾做軍司馬。便。



陳球字季真。下邳淮浦人。後漢順帝除他做御史。那時桂陽有賊。李研等。群聚劫掠。州縣家拿捕不得。大尉楊賜屬陳球做零陵太守。陳球到了零陵。擺布捉賊的法度。過了一月。賊知他威名。都散走了。又有軍人朱蓋結交著桂陽賊胡蘭。領著二萬多人來攻零陵城。中的人害怕。史人每都來對陳球說。而今賊來攻城。可將家裏老小逃去。陳球聽得大怒。說道。太守分了國家虎符。管著一郡。怎肯顧戀妻子。阻了國家的威勢。再有說的便斬了。却和城裏人緊守著。那賊子。和賊相抵。十來日。朝廷差中郎將度尚來救。陳球和度尚共破了朱蓋。賜錢五十萬。又著他一箇兒子做官。

光武皇帝建武四年

十四



諸葛亮字孔明。琅琊陽都人。大有才德。隱居南陽。蜀先主先不識得他。有徐庶在。先主行舉薦。先主親自去探他。三次。方與先主相見。輔佐先主。成帝業。做丞相。章武三年。先主病在永安宮。著人去成都府取諸葛亮來。分付與他。立後立的事。先主對他說。我看著你的才能。過魏帝曹丕十倍。你必然能安定我的國家。我的兒子劉禪。如可輔佐。你便輔佐他。若是不才。你可自做。諸葛亮哭奏先主說。臣當盡心盡力。以死報陛下。先主沒後。諸葛亮輔佐後主。出將入相。一十二年。國治兵強。魏吳兩國都不敢伐蜀。他會對後主說。臣成都府有桑樹八百株。有薄田五十頃。足了子孫的衣。

食。若臣死時。必不教家中有餘剩的匹帛。庫裏不教有餘剩的錢財。到死後果然。謹此。忠武侯。



顧雍字元歆。蘇州人。吳王孫權時。封顧雍做睦陵侯。伐孫茹做丞相。顧雍凡選用文式的時。吏官負務。要人人盡他的才能。委用品職。心中無偏。他又訪問得民間不便的事。及官人每的好惡。都密地奏著朝廷知道。但有行得好的事。都歸與他。不教外人知道。孫權以此重他。常與他謀議。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五

十五



王導表字茂弘。琅琊郡臨沂人。東晉元帝時。做丞相。他的性公忠。行的政事寬大。薦引賢才。撫安百姓。成就元帝中興的功業。元帝嘗因宴酒。妨廢國事。王導進諫。元帝將酒鐘覆了。終身不宴酒。王導房族的哥哥。王敦謀反。王導奏知明帝。先發兵防備。及王敦反了。明帝著王導做大都督。總兵平王敦。王導寫書與王敦的哥哥王含說道。先皇帝中興恩德在民。你兄弟無故反逆。人人憤怒。我一門受國家的厚恩。今日總兵在此。寧可做忠臣死了。不做逆黨求生。以後王敦死。賊黨都平了。王導做三朝丞相。倉裏無積下的米錢。身上無重穿的綈帛。一心只忠君愛國。做到司徒。

封始興公。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五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五

十六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六 一東

忠 忠傳二

文臣



溫嶠字太真太原府人。有學問。晉明帝時。敦請溫嶠做左司馬。那時王敦聚着兵謀反。溫嶠累次將好言勸王敦王敦到了不聽。溫嶠便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六

歸朝廷奏王敦謀反的意思。着朝廷防備他。後來王敦果然反了。朝廷着溫嶠做中臺將軍。將王敦平定了。到成帝時。溫嶠做江州都督。遇着蘇峻反。溫嶠又起兵平定了蘇峻。一心忠於國家。成帝升溫嶠做驃騎將軍。封始安公。



謝安字安石。陳國陽夏人。東晉孝武帝時。做吏部尚書。那時有大司馬桓溫謀篡位。引着軍馬來朝。百官都懼怕。侍中王坦之流汗連衣。慌急倒拿着着扇。只有謝安神色不改。言語從容。盡忠輔衛天子。桓溫不敢說起。只這般去了。以後又使人來問。朝廷要加他九錫的禮。謝安見他不忠不肯

與他。桓溫到了篡位不成。孝武加謝安做中書監錄尚書事。秦王苻堅親自總兵九十萬。要來滅晉國。京城人心震恐。謝安着他的姪兒謝石謝玄等統兵八萬。殺了苻堅。收復了河南地面。謝安也不誇功。說他是真宰相。加做太保。封建昌公。



車恭靖字子瞻。西狄道縣人。晉安帝時。做河南太守。遇着後秦主姚興領軍來攻河南城。子瞻緊守著一百餘日。因無救兵。被他攻破了。將恭靖拿到長安。姚興說我要將東南地面的事委任你。恭靖大聲說我寧可做晉國的鬼。不做你見賊的臣。姚興惱了。將恭靖監收在別園房子裏。監了三年。以後用計走回晉國來。安帝見他忠節。着做驃騎將軍。封永寧。

永樂大典卷之四百八十六



高允字伯恭。渤海郡蓨人。北魏太武帝時。做著作郎。與司徒崔浩共掌國史。那時有遼東公翟黑子。太武好生愛他。他因差使出外。却受了人一千匹布。翟黑子來問高允道。主上若問我時。我從實說的是。還隱諱着不說的是。高允回說。只從實說的是。切不要欺罔。那翟黑子又聽着別一人說。不曾從實自首。太武惱怒。將翟黑子廢了。後來崔浩因修史的事。被監收了。那時高允正在東宮教皇太子讀書。太子說與高允。若

入去見主上。我自引你向前。你但依着我說。太子見太武。奏說高允小心謹慎。又職分小。圖史都是崔浩主張着做。請教了高允。太武就問高允。這書都是崔浩做。不是高允對說。臣和崔浩一同做。崔浩只整理得大綱。正做的書。臣比崔浩做得較多。太武大怒。說高允的罪重似崔浩。怎生就得了他。太子奏說。主上天威嚴重。高允是箇小心。裏懷怕。所以言語迷亂了。臣恰纔隨他。他說國書都是崔浩做的。太武又問高允。高允對說。臣的罪該滅族。不敢虛妄。殿下因着臣陪侍講書多日。可憐臣。要乙臣的殘命。實不啻問罪。臣也不曾違敕說。不敢違亂。太武看着太子說。這箇人真是直。臨死不肯改了言語。可見他信。做人臣不欺君。可見他忠。特地赦了他罪。後來太子却責怪高允說。我要與你脫死。你却不肯從。是怎生這等。高允卻說。臣與崔浩實一同做。死生禍福都合一同。誠家殿下再生的恩。違了本心。僥倖免死。不是臣所願。太子好生稱嘆他。後來做到中書令。封

長陽公。壽五十八歲。

永樂大典卷四百六十六

三



狄仁傑字懷英。太原人。唐高宗皇帝時。做大理丞。一甲中。斷決了。監禁日久的人。十萬七千名。人都稱仁傑斷的平。到中宗立。武后管朝。建政事。將中宗降。監禁王。在房州住。却要立他姪兒武三思。做太子。那時仁傑正做鳳閣學士。平章事。對武后說。看天意。未厭唐朝。今若要立太子。不是廢唐王。不可。武后惱了。後來武后召仁傑說。我常常地夢打雙陸。不勝。却是怎地。仁傑對說。雙陸不勝。是無子。必是天要奪君主上立太子。的意思。太子是天下的根本。根本動。天下便危了。已前文皇帝親自屬託。求得天下。姓生艱難。正要傳與子孫。高宗皇帝又再將兩箇兒子託付

與主上。今主上却自管了天下十餘年。又要若武三思做後嗣。却不想姑姪和母子。那箇親。若主上立了廢唐王。千秋萬歲。後便常得在宗廟裏受祭祀。武三思怎肯祭祀做姑的。武后省悟。使人去房州召回中宗。立做太子。中宗再拜了帝位。贈仁傑司空。唐宗即了帝位。追封仁傑做梁王。



姚崇字元之。陝州硤石人。唐玄宗皇帝時。做同州刺史。玄宗召到朝廷。問天下事。姚崇應對如流。玄宗大喜。說與姚崇。你便須做宰相。輔佐我。姚崇知事有大志。量。用心要治天下。姚崇因跪奏。臣願有十件事。奏主上。度。量。若行不得時。臣不敢做宰相。玄宗說。你試說那十件事。姚崇奏的十件事。都是盡忠的道理。國家合當行的事。玄宗聽得他說。便道。我都能行。姚崇叩頭謝了。明日除姚崇做宰相。封梁國公。姚崇自此進用賢人。黜退小人。天下太平。

永樂大典卷四百六十六

四



宋璟字叔明。邢州南和縣人。中舉。做上黨尉。唐玄宗皇帝開元四年。代姚崇做宰相。封廣平公。務採選好人做官。若天下百官。都得其人。當刑的。當賞的。都依着公道。不用少小私意。玄宗但有差失。家璟便直言正諫。姚崇多有智謀。宋璟只是守法度。兩箇人見識不同。却同心盡忠。若天下賊役

寬平。刑獄減少。百姓家家富足。唐家中興以後。奸宰相。數
姚宋。更無別人及得他。後來贈宋瑒做太尉。謚號文貞。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縣人。中舉。做校書郎。唐玄宗皇帝時。除做中
書令。有大臣的節義。那時玄宗政事上逐漸怠慢。張九齡事事務要諫正。
所舉薦都是正大的人。有武惠妃要謀廢太子。立他的子壽王。張九齡
執着法度不肯。武惠妃着大者牛貴兒和張九齡說。有廢必有興。你若肯
相助。宰相能做得長久。張九齡喝他去。便奏與玄宗知道。因此上太子
不曾動。時安祿山鎮做范陽小將。乘奏事。氣勢驕傲。張九齡說與裴光

祿

五

庭他。亂無州的。必是這箇胡兒。後來征契丹。祿山敗了。幽州節度使張
守珪。拿祿山到京師。張九齡諫他。祿山不肯依張九齡說。要把安
祿山放了。張九齡說。安祿山狼子野心。又有反的相貌。可因這件事故殺了他。
絕了後患。玄宗到了不聽。時安祿山敗了。後安祿山果然反了。那時張九
齡已死。玄宗走到四川。思想起張九齡的忠心。淚下。便差使臣
去韶州祭祀他。厚賞賜他。他家裏。謚他做始興文獻公。



韋皋。表字城武。陝西萬年縣人。唐僖宗皇帝時。做隴州知州。就領軍守禦。
當有太尉朱泚。上奏。教他部下小將牛雲光領軍五百鎮守隴上。太尉

朱泚後來自家稱皇帝。教牛雲光到隴上。誘引韋皋。做他的將帥。又有朱
泚的家人。領着軍馬來對韋皋說。道。太尉已做了皇帝。而今可做一家。
韋皋說。道。這要一家可。且把永甲都卸去。因去。下。免得眾軍心疑。韋
皋安排着筵席。待那來的人。與雲光飲酒中間。韋皋喚埋伏的軍人。將牛
雲光并那來的人都殺了。却差人去報僖宗。除授
韋皋做隴州刺史。奉義軍節度使。以後封王。



六

裴度。表字中立。河東聞喜縣人。由進士出身。唐憲宗皇帝時。做宰相。那時
蔡州賊吳元。濟反。朝廷發各處軍馬征他。連年平定不得。官軍多敗。糧食
將盡。臣等每都要罷兵。裴度奏說。如今這賊不降。恰似病在心腹裏一般。
若不趁時整治了。久後必做大害。臣情願自總兵伐賊。憲宗着裴度說。
你果然肯去不去。裴度就拜在地下流淚說。臣誓願不與這賊同活在世
上。憲宗便着裴度總兵去伐賊。裴度臨辭又奏說。臣這一行。必盡死報國。
若不斬得賊的頭來。臣也更不回。臨行。憲宗賜他通天御帶。後來果平了
蔡州賊。回朝。論功。封上柱國。晉國公。做四朝宰相。扶持唐家天下二十餘年。



陝西人唐傳宗皇帝時，做宰相時，有反賊黃巢引賊眾打破潼關，住京城裏，傳宗連夜往四川去，王徽到天明方知道，便恨去，走了跌在山坡下，被賊拿回來，黃巢要他做官，王徽做做，不問他言語，賊百般逼他，只是不聽，放在下處，伺候監守的人鬆寬，却走脫了，到河中府杜身上，永服相尋，尋著人尋小路到四川見傳宗，除做兵部尚書。



陳世卿表字光遠，南劍人。宋太宗皇帝朝進士，做東川節度推官。那時賊人手順兵起，知州張雍將州內軍馬分做三四部，要官分領，只有陳世卿

永樂大典卷四百八十六

七

會射，自當一面城子。陳世卿親射中三四百人，賊不得越多了，同伴官都商量要走。陳世卿正著顏色說，要了皇帝俸祿，當捨身報國家，怎地只要避難，別有他意，後來賊軍退了，陳世卿歸朝，除做太常丞，知新安縣。



李沆字表字太初，洛陽人。宋太宗皇帝朝進士，真宗皇帝朝做宰相，真宗問治天下的道理，那件最先，李沆對說，不用輕薄的人，這件最先，李沆常說我做宰相，別無他意，只是不改朝廷法度，每日將天下水旱盜賊的事，奏與真宗知道，要真宗知民間疾苦，外時有石保吉求做便相。

真宗問李沆，李沆奏說保吉，只是國親，別無軍功，教他做宰相，天下人議論真宗兩三過問他，他依舊這般說，因此上石保吉不曾便得做，真宗又曾問李沆，人都有家裏的事，你怎地獨無？李沆對說，臣做宰相，有的公事，便當明說，何用家裏那密奏的？不是說的，便是說的，臣常嫌他，怎地學他？李沆做人，性真，言語謹慎，不肯求名聲，做宰相七年，天下太平，後來贈做太尉，中書令，諡號文靖。



永樂大典卷四百八十六

八

王旦表字子明，大名府人。宋太宗皇帝朝進士，真宗皇帝朝做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契丹的軍馬來犯河北，王旦隨從真宗去遼陽，王旦親征真宗，留王旦分守城，王旦遇著暴病，不能整理，事真宗著王旦迴還京城，權留守，王旦回到東京，便入皇城裏，出號令，著人不要傳揚知道，真宗殺退了契丹軍馬，回京，王旦的兒子兄弟，并家人，都不知王旦在皇城裏，都出城外去接王旦，却在後頭走著去迎真宗，王旦的兒子兄弟，每回頭看見，纔知王旦已回來了，到大中祥符八年，真宗著王旦做宰相，王旦做宰相十二年，不肯更改了，太祖太宗的法度，任賢才，安百姓，天下太平，王旦做人，等閑不與人言語，戲笑國家的事，眾官人每商量，各有不同的，王旦隨後發一句話，便定了，有一日，回到家，不脫朝服，去靜屋裏，獨自坐，家人都不敢見他，他的弟却去問朝官趙安仁，安仁說，方纔議論朝事，不當定奪，得必是因這般憂愁，又一日，朝廷除薛奎做江淮發運使，薛奎來辭王旦，王旦並無別言，只說東南百姓貧困，薛奎辭退，說這是真宰相的言語，封魏國公，諡號文正。



田京表字簡之，亳州人。宋仁宗皇帝朝，做河北路提點刑獄官。在恩州時，有宣毅軍小校王則，據著恩州作亂。田京在城裏將印信棄了，妻小將純墜下城來，守住了恩州。南開占著號健營，撫恤眾軍。保州振武二處的軍，要去應賊。田京將那軍人殺了，自後但是南開營裏的軍，馬二十六指揮，在外頭的百姓，都懼怕不敢謀反。那南開軍民聚得多少，田京又得不失陷在賊裏面，都是田京的功勞。日夜和城裏廝殺，一城裏的人，要殺我家老小。田京聽得這般說，教諸軍盡力攻城。

永樂大典卷四百八十六

九

又著弓箭射那城上叫的人，賊見田京不願應他，老小依舊將他老小，每下城去了。後來眾人從南開鑿地道通入城裏去，一時突出擒拿了王則，平了恩州。朝廷御史都上書說道：田京捨了家裏妻子，保守南開，為國家忠義的上頭，他功勞最大，陞他做兗州通判。



韓琦，字稚圭，相州安陽縣人。宋仁宗皇帝朝，進士正，喚他姓名時，天上五色雲現，西夏趙元昊反，仁宗用韓琦做將，趙元昊歸服了。慶

曆年間，用韓琦做宰相。天下太平，韓琦勸仁宗立英宗做太子。英宗即了帝位，加韓琦門下侍郎，封魏國公。韓琦的親戚賓客，說話中，但題著立英宗的字，韓琦便正色說：這的是仁宗皇帝的聖意。皇太后內助的氣力，我為臣子怎地得？後來英宗忽然患病，皇太后在殿上垂著簾子，發落朝廷政事。英宗病重，舉止有步比常時不同，那左右的大者，每因著英宗平日，尚不曾有恩與他，都在太后處說毀英宗，因此太后與英宗兩宮不和。韓琦和歐陽脩正在簾前奏事，太后哭著說：英宗的不是，韓琦奏說：主上病重，是有差處，若病好時，必不似這等為子的有病為母的，怎生不寬容。歐陽脩也諫勸太后，意漸漸地解了。過了三四日，韓琦獨自見英宗，英宗說：太后待我無恩，韓琦對說：只恐主上事奉不到，那有不慈的父母。英宗大省悟了，到英宗病好，太后還了英宗的朝政。韓琦做右僕射，封魏國公。後又贊英宗立神宗做太子，神宗即了帝位，加韓琦做司空，兼侍中。到終了時，皇帝賜與他家銀三千兩，絹三千匹，著河南北的軍與他造墳，立碑，做兩朝顧命定策元勳，贈尚書令，諡忠獻公，配享英宗廟廷。以後追封做王。

永樂大典卷四百八十六

十



范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宋仁宗皇帝時，除龍圖閣學士，改除陝西都轉運使。那時夏國侵邊塞，延州諸寨多沒了守的人，仲淹自請行，又遷戶部郎中，兼知延州。既到，備邊寨，招還逃散的人，因此百姓都得復業。後來又改仲淹知開州，觀察使仲淹上表說：臣守邊數年，見人略自親愛，喚臣做龍圖老子，領辭不受。後又除樞密副使，仁宗每問當世事，仲淹必上言十件事，都是為國盡忠的道理。仲淹將天下的事，做自己的第二般，日夜謀慮，要致天下太平。及病，仁宗嘗遣使賜藥，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諡文正公。仁宗親寫碑，題做褒賢之碑。仲淹生性內剛外和，至孝，母在時，貧困，後富

責無賓客不啻兩般肉。妻子衣食剛勾。但有財物散與親眷。一時名士多出門下。到死時四方人聞的都嘆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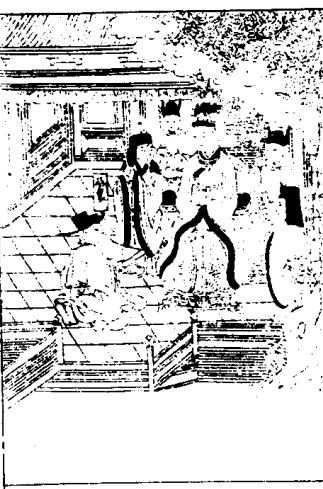


歐陽脩字永叔。廬陵人。宋仁宗皇帝朝進士。除知諫院論事切直。仁宗看者衆。臣說似歐陽脩的人。那裏得來。遇着杜衍。等罷官。歐陽脩上疏說。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都知有可用的賢。不知有可罷的罪。今四人一時都罷去。着衆邪臣在朝。相賀。四夷人在外。相賀。臣甚爲朝廷痛惜。仁宗除脩做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在翰林八年。但知的事無不說。後做樞密副使。同曹公亮考天下軍數。成多少。地遠近。也成。但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有缺。必使都補完了。後又參知政事。和韓琦同心整理政事。商議。諫仁宗立了英宗做太子。英宗即了帝位。因患病與太后有不和。歐陽脩又和韓琦諫勸的和。後來贈做太子太師諡文忠。



蘇軾字子瞻。興化仙遊人。宋仁宗皇帝朝進士。做西京留守推官。那時館閣校勘。范仲淹因言國家政事。被觸。范仲淹相。呂夷簡。道。范仲淹

丞余靖。字叔純。太子中允。尹洙。字師魯。與仲淹同。既館閣校勘。歐陽脩。寫書責諫官高若訥。坐者不言。因此上三人也都遭貶。蔡襄知得作了五首詩。明說范仲淹。余靖。歐陽脩。尹洙。做四賢。將高若訥做一不肖。後來仁宗再用余靖。歐陽脩。和主素做諫官。也着蔡襄知諫院。蔡襄又怕正直的人。不得長久在朝廷。上言說。任諫官不難。聽諫是難。諫諫又不足難。用諫是難。今歐陽脩等。都忠誠剛正。必能盡言。願主上審察着行。休着邪人巧言。退敵了直人的言語。又到罷了。樞密使夏竦。言。還用范仲淹。韓琦。管軍。蔡襄奏說。主上今罷了夏竦。用了韓琦。范仲淹。天下人都喜歡。退一箇邪人。進一箇賢人。雖不便關係着天下的輕重。只是一箇邪人退。一箇賢人都進。一箇賢人進。一箇賢的都進。衆邪都退。衆賢都進。天下怎不安寧。又天下的勢。比如人病一般。賢人便似箇好醫人一般。主上既得了好醫人。信用不疑他。不只是好了病。又得長壽。若醫人雖有好治法。不得盡用。那病越重了。久後便有似邪人。來會醫的。扁鵲一般。人。也醫不好。仁宗着蔡襄知制誥。但有除授不當的人。或要罷了無罪的人。官。蔡襄便不肯寫制書。仁宗因此看得蔡襄好。御書。居。諫。兩字。賜與他。後來贈做吏部侍郎。孝宗時。賜諡忠惠。

宋史卷一百一十五

十二



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宋仁宗皇帝朝進士。除做并州通判。那時仁宗皇帝不曾立太子。天下人都不敢說。司馬光和他諫官范鎮。諫仁宗立了英宗做太子。到神宗皇帝朝。王安石做宰相。改變祖宗法度。立新法。百姓怨怒。司馬光和他爭論。不從。退閑在家。天下人都仰望他。做宰相。哲宗皇帝立太皇太后用司馬光做宰相。首先選用君子。黜退小人。將王安石所立的新法。以次除罷。天下人心喜悅。有青苗。免役等法。未盡除。司馬光那時患病。嘆說。這幾件不便的事。不曾除得。我死也眼不開。便寫書與同僚呂公著。說我的身子。託付與醫人。家事託付與兒子。只有國事無處

託付。今託付與公，就論免役的有五件不便，又立了舉薦士大夫的法度，十等進奉朝廷，司馬光在家，或時無故穿起朝服正坐，人問他緣故，司馬光說：「我心裏正想着朝廷的政事，怎地敢不穿朝服？」他雖是有病，一心只在國家，整理事務，日夜不敢有懈怠，有賓客見他身體羸弱，瘦引古人諸葛亮食少事煩的事，對他說：「你要教他歇息。」司馬光說：「我死了是命，整理得越加勤謹，後來病痛重，神思昏迷，說話恰如夢裏一般，雖是自不覺，說甚麼話，說的都是朝廷天下的大事。」司馬光既沒了，朝廷贈做太師溫國公，諡號文正，賜墓，碑做忠清粹德之碑。



宋徽宗皇帝與宗師

十一

宗澤字汝霖，婺州義烏縣人。宋徽宗皇帝朝進士，到欽宗皇帝靖康元年，做宗正少卿。充和議使，與金國講和。宗澤說：「這一去，必是不得活。」迴來，有人問他：「爲甚這等說？」宗澤說：「金國若能悔過，退了兵，便好。若是不肯，我怎肯屈節與他？」尋了君命，衆人商議宗澤若是這般恐怕害了和議的事，欽宗就不著他去。又著他知磁州。那太原失了，但除去做兩河官的都推托不肯行。宗澤說：「與了國家俸祿，怎地敢避難？」當日騎著一匹馬，便行。只有贏弱軍士十餘人，跟著他到修城，挑城壕，治軍器，召義勇的人，做堅守不動的計策。又上奏著那汴京，名喚趙鼎五州各要軍二萬，若金國來攻一州，便著四州都來救。一州便是常有十萬人。欽宗說：「他說是除宗澤做副元帥，後來金人把徽宗欽宗虜將北去，康王做了皇帝，宗澤入見，淚下，說興復的大計。時李綱也在，見他說的話，是又除他知襄陽府。後又除做京城留守，金將粘罕與兀朮，罕據了西京，和宗澤相對。宗澤著手下將李景良，簡立中軍，使兵士和他廝殺，關立中戰死，郭俊民降了。李景良逃走，去宗澤捉住李景良斬了。金人却著郭俊民和一箇姓史的，將書來招宗澤，說：「郭俊民你若戰死了，還做忠義的鬼，今反將書來誘引我，你有甚面目見我？」便殺了。又說姓史的我受命守著這里有死志。

你做人將時，不肯死戰，却來引我，也斬了。對衆將官說：「衆人有忠義的心，當盡力和賊廝殺，立大功，說罷淚下。諸將官都啼哭聽了，說：「出去與金人戰。」金人大敗，引軍去了。宗澤常要渡河與金人戰，又要勸高宗還汴京，上了二十奏，都被黃潛善沮住了。宗澤成了病，瘡發背，衆將官來問病。宗澤說：「我爲二帝去了，憂愁成了病，您衆人若盡力和金人戰，我死也無恨。」衆將官都流淚說：「不敢不盡力。」明日風雨，兩白晝，宗澤無一句話，爲自家的事，只連叫過河三聲，沒了。城裏人都大哭，遣下表章。還是著高宗還京的話，贈做觀文殿學士，諡忠簡公。



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縣人。

十四

張浚字德遠，漢州綿竹縣人。宋徽宗皇帝朝進士，高宗皇帝時做御史中丞，守揚州。建炎三年，金人攻揚州，高宗去臨安府避他，有管軍的官苗傅劉正彦在臨安作亂，逼著高宗讓位與太子。張浚在平江，即制軍馬，知道他作亂，大哭，便喚守平江的官湯東野，提刑官趙哲，起兵伐賊。張浚又知道武寧軍承宣使張俊的材能忠義，據苗傅劉正彦去了，他兵權著他做秦鳳路總管，經過平江，便對他說：「起兵收賊的意思，又著人將書去約守建康的官呂頤浩，和浩鎮江的劉光世，都來伐賊，就著張俊領軍守吳江。自領軍到臨安，遇韓世忠水軍到常熟，張俊與世忠哭道：「我兩箇同心，當著伐賊的勾當，休要誤了國家。」張浚大賞賜了衆軍，就問衆軍道：「我伐賊的事，理上順也不順？」衆人都感憤，不敢違了。先教世忠去召了嘉興，準備戰開的軍器。呂頤浩同劉光世，後地接應。張浚通行文書，教守府州的軍馬同時都來。張浚軍到臨平鎮，和賊戰，大破了賊。苗傅劉正彦走，去衢州去了。張浚著韓世忠追趕上，拿住了獻與朝廷。賊黨都殺盡了。高宗復位，解自縊的玉帶賞賜張浚。除知樞密院，又除陝西四川安撫使。那時全國總兵官兀朮打破陝西，要入四川。張浚用將官吳玠等，把了口子，保

金得四川。張浚遂朝被人說言。敗在福州。金人來浸江淮。高宗再用張浚。知樞密院。點軍江上。將士見張浚。勇氣添了百倍。敗了金國的兵。除張浚。做丞相。兼都督。偏齊國劉錡等。又來浸江淮。張浚總兵建康。分頭遣將。官韓世忠等。殺敗了劉錡的軍。有嘉臣秦檜。主張議和。敗張浚水州。張浚在敗所。二十餘年。一心只在朝廷。後來金主亮引兵浸宋。高宗再召張浚。軍人見張浚。都把手加在額上。又敗了金人。孝宗皇帝即位。除張浚都督。封魏國公。謚做忠獻。



永樂大典卷四百八十八

十五

虞彬。隆州仁壽縣人。出身是進士。宋高宗皇帝着他做軍中參謀官。那時金主完顏亮。自將大軍來伐宋。王權鎮著淮西。棄了廬州。劉錡以鎮著淮東。也回揚州。朝廷著成閔代替劉錡。李顯忠代替王權。金主大軍到采石。天子著虞彬。甫去蕪湖。催促李顯忠。交割王權的軍馬。就去找采石。搗賣軍士。彬甫到采石。王權却去了。李顯忠又不賣到采石的軍。被金兵殺得星散。坐在路傍。虞彬甫自尋思。若等侍李顯忠。豈不誤國家的事。便喚諸將來說。而今我將金銀段匹。話勸在這裏。待要賞賜你眾人。眾將見說。權喜對說。而今既有主將。我每當死戰。報國。或有人對彬甫說。公受命來賞軍士。不賣著你管。屬殺的事。別人壞了。事公却擔任他的事。朝廷責罪。歸那箇是。彬甫回說。且如危亡了社稷。我去那裏逃避。那時金兵四十萬。宋兵只有一萬八千。彬甫著諸將列成大陣。入陣中。撫將軍時俊的箭。言說你的名聲傳聞天下。今日不向前出力。好生與人笑。時俊把雙刀出戰。大敗金人。彬甫後做到丞相。封雍國公。

洪皓。字光弼。番陽人。自小生得有志氣。宋高宗皇帝建炎三年。教他做大金通問使。去金國問徽宗欽宗的消息。到雲中地面。有劉豫本是宋家的臣。降了金國。金國立他做大齊皇帝。金家元帥粘罕。逼着他做劉豫的官。洪皓說我恨不得把劉豫那逆賊的屍來分了。怎肯做他的官。粘罕要殺洪皓。傍有箇賊。畏說這箇人正是忠臣。休殺他。便將洪皓放在那苦寒地面。囚著。洪皓常穿著布衣裳。就馬糞裏燒麵食過活。那裏有箇陳王。悟室。一心要侵宋。朝地。洪皓只是當他悟室。說了。說你做和事的官。這般口硬。要殺洪皓。洪皓說我情願要死。只是無箇殺行人的道理。悟室



永樂大典卷四百八十八

十六

不賣殺他。洪皓得知二帝在五國城。便暗地裏使人去時。看菓子來。遞獻與二帝。二帝纔知高宗。即了皇帝位。紹興十年。因探事人趙德來。洪皓寫機密事三四萬字。都是要滅金的意思。藏在破絮裏。回來。教高宗知道。後又得皇太后的書信。著李徽送與高宗。高宗好生歡喜。說著一百箇使臣去。也不如這紙書。金主知得洪皓的好名。要他做翰林學士。洪皓不肯。後因金主生太子。放赦。纔放得回來。見了高宗。高宗說卿盡忠的心。不忘君主的意。便是蘇武。也不及卿。自建炎已西。出使北地。到回來時。十五年了。忠義的名聲。天下都知道。除做徽猷閣直學士。



忠傳四卷

永樂大典本

不著撰人名氏載於永樂大典中題云國朝忠傳
則明初人所作也其書集古今事迹各繪圖繫說
語皆鄙俚似委巷演義之流殆亦明太祖時官書
歟

草莽私乘一卷

〔明〕陶宗儀輯

上海圖書館藏清初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草莽私乘

一卷》提要

原缺前半葉

翟節婦傳

王貞婦傳

楊貞外郎傳

朵那傳

蕭景茂傳

烈婦蔡三玉傳

宋文忠相傳

宋陸君寔傳

劉因

李孝光

金鉉

楊維禎

林清源

林清源

龔開

龔開

韓陸君寔傳

龔開

張節婦傳

周存肩

又

揭傒斯

朱夫人傳

楊維禎

濟南張氏傳

貢師泰

賢母傳

汪澤民

陶南村輯草莽私乘手藁在王弇州余訪之同伯

文則已化為烏有矣偶與江上李如一談及如一

云家有抄本忻然見借篝灯疾讀不啻獲一真珠

船渡手錄文丞相陸君寔二傳為桑海續錄發端

而為之叙以識之如一好古嗜書故買圖籍盡藏

先人之產嘗從事三礼從余假宋賢礼記集說焚

香肅拜而後欣視其鄭重如此每得一遺書秘冊

必貽書相聞有所求假則朝發而夕至嘗曰天下

好書當與天下讀書人共之古人以匹夫懷璧為

罪况書之為宝尤重于尺璧敢懷之以賈罪乎人

嘗語其子弟吾藏書極收齊備閱竟卷帙上隱

有光氣余甚愧其意然未嘗不嘆此達官以為美

譚也庚申中夏日

草莽私乘一冊借江上李如一鈔本繕寫

余注輯桑海續錄訪問龔聖子文侯善陸君寔二傳而

不可得从江上李如一借得陶南村草莽私乘則二傳

及君寔親詩儼然在焉不獨二公鬚眉如在公如與龔

聖子吳主大諸老親手接席款歡嘆噫于寒灯竹几之

間也萬曆庚申春日

草莽私系

南村 陶宗儀 鈔輯

陳孝子傳

胡長孺

孝子氏陳名斗龍字南仲五世大父詢避宋靖康亂由
許徙家杭昌化縣猶號類成散人以自表大父景從大
母阮年高宗故事郊祭明堂禮祀東朝廷上壽咸詔賜
高年壽民歲百太學生鄉貢進士父母九十皆得九品
宣尉若授大父迪功郎大母孺人父天澤：民治詩應

聖祐三年臨安府舉取元朴下第六名文解堂從業公
采學業學李公方子李學微國文公澤氏既屢試尚書
札部不中度游清獻公為相趙忠惠公為尹業公為宰
以行能上之招致勿既築室百丈給上講所學時太皇
太后籍未下郡縣內附微獨不奉詔盜作藝源境上聲
動旁近縣澤民挈妻與子戶涂險以避一歲所避山中
斗龍幾十三已能奉飲劑廢眠忘食精神請減已年延
勿效母盛也尋病死斗龍處喪哀毀戶墓哭數哀

切感動行路人有群雁集其上飛鳴三日夜鄉里謂雁
靈有知將葬澤民門人士相與私誦澤民文節恭政文
公及翁題墓上曰文節先生沒斗龍娶妻有四子女鄉
先生孫公朝端以溫州路儒學提舉言斗龍侍病服喪
廬墓時事移提學得推擇為宋晦書院山長將之既斗
龍之妻之父之甥盛冲告斗龍曰若母王產若未一歲
婦錢唐聞其家在清湖中斗龍大驚且哭即日與婦訣
且裝行曰必與母俱歸若勿能得何婦初為澤民以妻

無子也以幣如錢唐求宜子者得王清湖斗龍生未周
時王歲期達滿遂去吳越俗以女事人期歲歸父母或
三五七歲有子女尚不能留憐：恐夫沒聘鬻物女因
不得自制此礼所謂委母嫡子也子以為庶母衆母諸
母如是而去者或欲比之棄然以義折子不得母薄乎
此論也豈嘗得罪于其父哉長孺之妻之父徐公道隆
伯謙甫母微杭人產已去婦既長求之百方弗得議
用六十歲時母已生日始為齊衰三年及是歲之元日

以大理卿直堂章聞提點潮西刑獄公事死吳興之難
已天下若是者固不少使其孝世政教修明如乾道淳
熙時風俗美男義女貞又安得是則其遂不克振可知
也斗龍至清湖訪其母家及其故時比鄰涉二三十年
又怪其離固無在者矣逢白髮于其處拆而問焉告曰
我知之媼我家與若母比屋我與若母為兒時作伴侶
嬉遊相好若母自昌化歸無幾時與我言當往江東已
而注下吾方盛時年不識其語之為凄楚也亦弗問何

州有間兩夫與若母而去又折以北與若母隣者百十
家獨老身在斗龍謹識之即入江東又躋江踰淮渡還
就徽信廣德寧國往未數郡間六年一夕舍永豐縣札
賢鎮之逆旅次逢族人怪斗龍數過問焉告故且使偵
之其人驚曰吾主人小婦王旬言家清湖今上老矣豈
若母耶走施氏告良久出詢斗龍父時聞巷兒名戲甫
老去婦人哭出斗龍哭拜前母子未曾相見而自知其
為子為母也施氏曰若母無子女我家以母還斗龍留

三日奉母歸竟如其言母歸之歲夏四月徽盜作溢出
昌化境上殺人掠子女奪富產貨財甚張斗龍為庠百
丈山身自負母婦擁護未至山庠路逢盜數百人斗龍
置母夷處稽首曰壯士斗龍幼不知母去壯長聞母在
江東行求母去年母歸未百十日即相遭于此斗龍若
謂夫婦當死若母老誰當養母者盜嗟相約還去且
語徒勿更至此山驚母傷孝子心里中人家頗賴之以
免斗龍嘗時甘瓜園中秋暮母病渴甚思食瓜而非瓜

時斗龍視室夢中花、然拔之異根合莖並蒂兩寔者
二摘以奉啖即日渴已疾平明年國之天羅瓜如甘瓜
者亦二玉至今慈尚安健也斗龍作百人銘書院祠三
君子侑以泮民將延師教里弟子學文以百丈源山地
五百畝為義山鄉鄰飢歲廩葛歲根續食死以奠達魯
花赤呵思蘭取縣學鄉鄰之言及祁陽縣尹章君碩所
移事狀廬之而核鏡請旌表斗龍知歲惡民飢官賦食
旁午自請無用是防荒政益其意不欲人知去年斗龍

朱錢塘將送長孺問學与之語誠恐可以為孝悌忠信者心欲為之傳以風厲人子屬其縣孫孝國錄始末以未且曰縣人之所願得也定以其言如右

胡先生曰陳媽姓有虞氏苗裔周興配胡公以元女大姬而國之陳昭重華祀為王室三恪及其亡也子孫用國為氏自秦漢來陳氏存弟忠信立名當時而着見後世如太丘長輩類何可一二數孝子固其後也馮沛遺風餘響猶有在者哉

烈婦胡氏傳

王 惲

劉平妻胡氏濱州渤海縣秦臺柳田家子至元庚午平挈胡泊二子南戍秦陽垂至宿沙河岸夜半有虎突來呓平左髀曳之而去胡即抽刀前進追可十里步及之竟刺虎割腸而出斃焉趣呼夫猶生曰可忍死去此若他虎復來奈何素裝車遂扶傷攜幼涉水而西黎明及李陽堡訴于戍長趙侯為採藥之軍中聚視哀平之不辛咤胡之勇烈也信宿平以傷死趙移其事上聞得復

沒終身晤胡柔懦者也非不悞獸之殘酷止以援夫之氣激于衷知有夫而不知有虎也平雖死其志烈言方之太山號婦何壯哉哉

李節婦傳

李節婦者姓馮氏名淑安字靜君大名人山東燕訪使時之孫湖州錄事汝弼之女山陰令東平李如忠之健室也如忠初娶蒙古氏生子任數歲而卒健室以馮氏生子任十歲而寡有遺腹子父沒兩月而生名之曰伏

訓至東平李及蒙古之族相率至山陰盡取其資及其子任以去馮乃賣釵釧肩衣服難厝二喪于山陰麓山下獨攜二子廬于墓時年姑二十二唯布衣蔬食蔬形苦節躬織紉為女師以自給嚴教二子以成學遂遷二喪反葬漢上邑人王教以中書平章政事在告為親臨喪而銘其墓齊魯之人聞之莫不嗟歎歎息有為注下者李及蒙古之族皆大悔愧羞見馮母子馮視子任反出已子任上中書恭知政事王士熙侍郎史馬祖常札部

尚書字承魯。明翰林學士吳徵集賢學士表摘奎章閣侍書學士真集國子司業李瑞太常博士柳貫輩爭為文章盛誇道之山東浙東群有司交上其事于朝請褒異焉。其子任伏事母極孝皆振大府有廉直聲而好學不俸史氏曰李之初喪也其族及其妻之族屬能扶其二喪攜其母子送乎汶水之上而撫存之其義孰加焉乃不遠二千里而求直利其財也當時公豈欲扶其數歲之子以去惡其無名耳以二族之人生長鄒魯之邦乃不如一寡婦人哀哉馮氏公早有家教乎

文丞相傳序

許有壬

宋養士三百年得人之盛軼唐漢而過之遠矣。盛時忠賢雖選人有餘力及天命已去人心已離有挺然獨出于百萬億生民之上而欲舉其已墜續其已絕使一時天下之人後乎百世之下洞知君臣大義之不可廢人心天理之未嘗泯其有功于名教為何如哉丞相文公少年遭厲有經濟之志中為賈祖迥翔外僚其以兵入

援也大事去矣其付以鉤軸也降表具矣其往而議和也異萬一有濟耳平生定力萬變不渝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不用藥之理公之語公之心也是以當死不死可為即為逸于淮振于海真不可為矣則惟有死耳可死矣而又不死非有他也等一死耳昔則在己今則在天一旦就義視如歸焉光明俊偉俯視一世頑膚敏粹將之士不知為何物也推此志也雖為嵩華爭高可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而未有萬君公者事固不可

以成敗論也然則收宋三百年養士之功者公一人爾孫富為湖廣省檢校官始出遼陽儒學副提舉劉岳申所為傳將刻之梓俾有士叙之有壬早讀吟嘯集指南錄見公自述甚明三十年前遊京師故老能言公老尚多而訴其傳之未見于世也伏讀感慨慨惜京師故老之不及見也公之事業在天地間炳如日星自不容泯而史之取信世之取法則有待于是焉若富也可謂能後者已

蔡孝子詩序

虞集

禮之起其初蓋緣人情而聖人節之以天理之攸當而定之使之質不過於鄙野文不過于虛浮如是而已矣今有能緣情以盡其心若揚州孝子夢祥者宜在乎君子之所取也蓋昔有丁蘭者傷親沒而不得見刻木象而事之飲食溫清奉之若生存夢祥慕焉其父歿序墓三年刻木象父事之母歿亦刻木象母事之自閭里郡縣咸共驚異却使者最寔有司上其事朝廷并表其門

曰蔡孝子之門古者親喪未飲刊鑿木而為之重既葬作主而事之曰是神明之所依也其制可得而言矣蓋以栗若堅木為之負其首象天也方其跌象地也陷其中象其心之虛其顯之以其姓若諱竅其兩旁當其長三分之一若以通神明之出入也題其面曰某親某官封之主儒先君子率爾而行之蓋求之至而議之精矣故昔有畫象而祭之者既而曰一鬚髮之不似則為他人矣子是不漢用然後知主道之可以盡善也是故其

將祭也必先齋焉思其居處笑語可以若將見之及祭而後奉主以出燭臂灌盥求之以形氣者微矣有尸有祝求之以神明者著矣既祭則藏之言不可廢也一之以神道則已踈一之以人道則近於不可知故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而孝子之道備矣先王之制禮可考也而近世學者不講公卿大夫之貴宮室擬王者而祖考無所于食法神異鬼則象而祀之而祖考之神明無所于依也則孝子之為木象也我主道失緣

其情之所起而知進於禮則孝子誠足以為天下勸哉蔡父濟當天兵渡江時嘗率泰興江陰之民迎河南武定安之軍後有戰功遷歷泰興尹泰州監使以致夢祥以宣命為河南按察下管民總管云大夫君子賦詩美孝弟子太常博士虞集為之序

王孝女旌門銘

劉因

女家容城西以母喪感念遂不嫁終身州上其行御史按憲禮部令旌表之內翰盧公署其門曰孝女王氏縣

人劉因銘曰

孰不娶終身曰魯山之元道山之陽吏名卓行何謂非
常二子且然女美貴望盧公表之可用以戒荒

翟節婦傳有詩

劉因

昔金源氏之南遷也河朔土崩天理蕩然人紀為之大
擾誰復維持之者而易之西山乃有婦人曰翟氏年二
十餘其夫泛軍一死于所事出入兵及往復數百里晝
伏夜行以其屍歸負土而葬之既葬自以早寡無子連

時如此思以義自先乃自決於墓側隣里救而復獲終
始一節今八十餘矣夫人心之極有世變之町不能奪
者於此亦可以見之于聞之為作是詩俾其外孫曰礪
刻之石或百世之下有望魚山而歌余詩者使翟之風
節凜然如在庶幾幾乎異人河女之章焉其應浩然際
烈士難身金婦人無九首志欲不二天魚山翟氏女既
嫁夫防邊一朝聞死平健婦增慨然生有如此夫早寡
非所憐求脫白及中負土家山前事去哀蓋深羨書身

可捐無見歆何為所依惟黃泉鄉隣救引決烈日丹衷

懸誰辨節孝翁重賦睢陽賢我時過其鄉山水猶清妍

聞風髮如竹飄蕭動疎烟千年吟詩臺我之泰寧廟為

招馮太師和我節婦篇泰寧山有馮氏吟詩
堂距翟居甫數十里

王貞婦傳

李孝光

王婦者大家臨海人至元十三年王師南王婦夫舅
姑俱被執師中十夫將見王是處乃盡殺其舅姑與夫
而欲殺之王婦憤痛即自殺十夫奪執不得死責倖因

婦人雜守之婦欲死之不得間自念當被汗即伴曰若
殺我舅姑與夫而求私我所為妻妻我者欲吾終善視
事主君也我舅姑與夫死而我不為之哀是不天也不
天君焉用我為願請為服期月苟不聽我終死耳不
能為若妻也十夫畏其不難死許之然愈益置守明年
春師還挈行制水上守者信之滋益懈過上清風嶺婦
仰天竊嘆曰我知所以死矣乃齧拇指出血寫口占詩
石上已南鄉望哭自投崖下以死或視血漬入石間悉

已化為石天且陰雨復見血憤起如始日常是時后妃
嬪嬙不死之三公九卿不死之群國守遠大吏不死之
而貞婦獨守死下從舅姑與夫獨何仁也夫人秉彜之
性靡不有乃匹夫匹婦出之遂以驚動萬世為人慮
此則金湯不足論其固矣鉤戟不足論其強矣志士仁
人不足論其智矣何有去國懷家之憂彼貞婦何為者
顧奮為烈丈夫之所不必為矣宜為而不為悲夫至
治間其邑丞徐瑞為起石祠樹碑祠中以旌其魂余曰
始吾見長老言貞婦所從死不能悲也後身過其地見
掘血化為石追念貞婦決死時旁皇悲傷不能去豈其
未泯尚猶感人耶嗟乎匹夫匹婦顛沛流離誠能動天
如此天豈遠人哉天豈遠人哉

楊貞外郎傳

金 炯

楊永字文載潯州勃海人也早為天官小吏辟中書參
議府掾歷官至穀城介休二縣尹有能聲拜監察御史
擢浙江行省郎負外郎至正十二年賊寇杭城不能守

永與郎中共德爾王仲溫負外月忽難都事張鑄等俱
坐黜永退居松江之青龍里御史臺以城守之罪責在
郎將永等職在贊理不當罪宜減其官爵上之帝遂白
永為人清介有守不阿撓以狗達古今事交關于吏治
恂恂然儒者也雖處廢庶然常激昂以志節自許十六年
淮人寇吳平江陷遂連陷松江或有以永之名告者永
聞之不自安既而曰吾知所以處之矣遂日酣飲以避
人莫測也秋七月十有八日淮人遣其偽使者吳縣丞

張經松江府判官馬信之具礼幣造門將強致焉永遣
人告經等曰吾廢處田里久不足以辱使者吾當擇日
具礼受命請以幣置里門外某氏家行當受之經等如
其言遂与相見乃致淮人命以出永命其子內卓具牲
醴告于祖補既設事復命酒飲逮暮起行後園中顧西
日晴好慨然曰夕陽晚節如是足矣命內等治畦處置
家事如平日撫其孫希林若怡自得也歸坐至夜分
二子侍立命曰二子行且休吾將就寢永係約無姬妾

侍膝之奉其患寢處人莫得與俱詰由卓最有怪
寢門未啟發戶視之則景已經死矣是七月十有九日
也得其遺語手書大意言死生晝夜之理且以得全晚
節為快景居青龍時與故人章元澤善平江既陷日與
之飲每語及則歎歎懷慨曰吾知所以自處矣及經守
至景性造其門囑以家事元澤以不虞其死也嘉興守
現閣得景之死事上之于官二子由卓皆儒者卓為清
忠書院山長云

君子曰死者人臣之大節死而得其道猶不死也為死
雖同而臨患難人或驅脅以陷于不義者由其燭理不
明而處義不勇也若景之死可謂明且勇矣世之昧者
則涕泗汨沒而不能死慘者則詬無恥而不即死偷
生冒榮者則又飾辭辨說而不肯死視景之從容就義
宜有愧乎焉乎若景者真可謂得其死也哉

梁那傳 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楊維禎

抗賊東偉元氏奴曰梁那年十九勤敏謹肅善事其主

主卒某郡官所梁那誓弗出主戶也姓主奉主婦曰
謹主婦有機密不以托諸侍必梁那托至正壬辰秋寇
至杭叔官民帑藏偉元氏家掠貨不淨反接主婦柱下
拔刀礪頸上諸侍婢皆踰牆壁走獨梁那以身覆主婦
請代死且請于寇曰將軍利吾貨豈利殺人哉吾主鑄
皆主婦弗知也吾盡掠藏与若乞免吾主婦死寇允解
主婦那乃悉掠所藏珠玉宝器散堂上寇俘貨且欲穢
其身梁那持刀欲自屠曰我主二子石誓死不辱他主

况非我同類乎冠義之去已而泣拜主婦曰梁主貨全
主命權也妾受命由主鑄失貨而全軀不義也妾請送此
死遂自殺

楊子曰紅巾寇抗官守者往之梁官適否者任事賊名
節大闕一蕩去弗顧梁那一婦奴仆終其身事主至以
受命自効不有其主非佞之尤陷忠節識大閑乎嘻使
若所為之國男子非尽臣道乎故予為之傳如五代史
錄王凝氏之妻者云嘻

蕭景茂傳

林清源

蕭景茂漳州龍巖陽州里人以謹厚信於里乃至元間
漳寇亂景茂率鄉人立柵保險柵堅不可破會嘗里有
捕寇者適之送間遁入景茂被執賊使拜曰汝賊也何
非賊故生脅之以送民望景茂罵曰逆賊國家何負汝
而反汝族汝里何負於汝而生累之賊相詰曰吾殺官
軍將吏多矣至吾皆皆懷靡求生未有若此飾夫之係
獲者察其志終不為吾用留之執自辱耳遂縛之於樹

刊其肉使自啖之景茂且嚼且罵曰我食我肉無若汝
賊什將萬段狗鼠棄不食賊怒殺其舌而死事聞諸朝
給贖以葬復其家贊曰余素聞蕭景茂死事及來漳而
久老為余言景茂儒者也平居懷熱若不任事者然里
人以其長者皆敬信之冠至條禦卒先里人臨大節卓
然至死不罷古稱忠義之士無以過之焉乎烈哉

烈婦蔡三玉傳

林清源

蔡三玉者漳州龍巖縣洪頭里人陳瑞才妻也賊攻其

里、媼集里中婦同舟避難賊迫及之三玉亟以水漬
其衣賊見三玉有令姿欲先污之紹涵更以求衣間賊
取衣逐投水死賊曰溺者必躍以長竿絡釣需其躍即
舉之屍竟不躍賊去其父蔡瑞廣亦次上流屍逆流附
其舟而擇之不去移舟溯河而上屍逆之上者三其父
異之視則其女也事聞諸朝給贖以葬贊曰
余未漳人皆能道蔡女之節言人：同烏乎此海濱
一女子耳豈知殺身為名哉處變能決寧死不渝殆天

性欽宜其貞矣不昧理或有之彼為臣子國為將尋師
舍諸偷生以為得意者則三玉不獨女子所難能也

宋文丞相傳

龔開

文宋瑞諱天祥吉州富田人初生祖父夢宋瑞身勝紫
雲而上名曰雲孫長而字曰天祥字祐乙卯歲大比以
字為名應舉得薦為改字履善明年礼部奏名廷對策有
司次在第五奏讀擢居第一父留旅舍感疾及見宋瑞
成名而逝護喪歸序陵服除檢會授承事郎食書海寧

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宗瑞入京行進士門生謝札時之
任會鄂清交兵兵丞相潛再相入內都知事重來臣臣
上遷幸中外洵宗瑞上書乞斬宋且以安人心及國
結抽兵用請破費資格用人數事不報運里景定庫中
除鎮南軍節判主管仙都觀恩秘書省正字著作佐郎
為郎試郡知瑞川再除礼部郎官提點江西刑獄公事
改守宣城慶節中外踐更不常及進來同行人獨以清
要望之其權直也實似道托疾歸趙乞休致而實有要

君之心宋瑞草不允詔則以正義是時王言先呈稿于
推臣而後行宋瑞徑行且無所避忌似道怒使臺臣論
奪職除湖南運判俄以提刑知贛州甲戌冬十有二月
北軍渡江乙亥改德祐壽和聖福太皇太后出簾与幼
君同聽政詔諸道入衛宋瑞除右文殿修撰提舉都承
旨江南安撫副使使知贛州尋兼江西提刑進集英殿
修撰江西安撫使夏四月領兵東下權兵部侍郎仍舊
職丁祖母憂改官承重既葬起復提兵赴費吉川中途

進權刑部尚書領舊職八月至閩駐兵西湖除浙西江
東制置使兼江西安撫大使知平江府進瑞明殿學士
領舊職出兵援常州賊績績獨松關危急趨師入衛進
資政殿學士浙西江東制置大使守獨松關丙子正月
十八日伯顏丞相駐軍皋亭山是夕丞相宜中遁去十
九日除宋瑞提舉使牛除右丞相兼提舉使都督諸路
軍馬已而解兵權詣北軍請解二十日以資政旧職詣
北軍留營中明日宰臣具堅賈餘慶率廷紳以國降勅

王兵尽放散二月八日北軍遣宋瑞偕祈請使俱北二
十日至鎮江三十日宋瑞夜與其客杜澍及厮役共
十一人以舟西走儀真三月一日入儀真城後三日即
守苗再興以閩府令命給宋瑞出門以輕兵獲出境聽
所之徑推揚不見納從者四人亡去矣趨高沙道遇哨
馬殺一人傳一人去宋瑞与同行伏廢墻得免歷七水
寨由泰至通州所歷諸郡以閩府命皆不見內遵海而
南至温州謁景炎新主授通議大夫拜右丞相兼提舉

使都督諸路軍馬許改樞密使同都督駐軍南劍州入
汀州移漳州龍巖縣至福州進銀青光祿大夫領舊職
乃往畧江西五月入贛州會昌縣六月戰寧都未勢遣
兵攻贛吉斬汀州偽天子黃從臨洪表瑞豪傑並起應
之興國黃州新復號令通江淮已而吉賴兵敗移軍惠
州至崖山朝行在所封信國公職仍旧封母齊魏國大
夫人其九月丁母憂起復十一月屯潮陽移屯海豐二
十日北兵進及所將兵潰被執已卯三月張元帥達都

鎮府石萬管押宋瑞北去至會同館赴樞密院見博羅
丞相張平章及諸院官博羅丞相令譯者問德祐尔君
何為棄德祐別立景炎豈得為忠宗瑞曰德祐既失國
二王在南中主以存宗廟社稷豈不為忠從懷恩者非
忠從元帝者為忠從徽欽者非忠從高宗者為忠宋皆
發忽一人曰晉元帝宋高帝宗皆有宋恩二王何所受
命主不正豈非象位宋瑞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之
兄如何不正踐位在德祐既去天位如何是篡陳丞相奉二

王出宮其棄太皇太后之命如何是無所受命博羅出
相曰若將三宮走亡是忠臣不走出賊與伯顏一戰決
勝負亡是忠臣宋瑞曰此說當責之陳丞相他人何預
博羅又曰既知做不得如何又做宋瑞曰譬如父病在
膏肓明知不可為豈有不進藥之理不可則死也今日
文天祥至北有死而已何處因多言歲在壬午乃壬元
十九年也于是祥興亡且三年矣宋瑞因中作贊并序
曰吾身居將相不能救社稷安天下軍敗國亡辱為俘

因其當死久矣被執以來引而無間今天与之執謹
南鄉再拜以死其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
所以仁至直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宋丞相文天祥絕筆

龔開曰僕見青源鄭木之藏文公手書紀年皆小草首
尾俱具因求得騰本取其始末為傳與趙陸二傳並存
而有感于古之主國者雖握重兵在外必有重且居
中以制之若國之危殆則權且與重且合而為一正項

穀援相應此又一時不可同日而語宗將亡兩淮重鎮
居西者無議焉而東鎮又在遠地文公自江右提烏合
之衆入衛遇戰則北及獨松失守一身在朝擁將相虛
位而適解兵印駕單車稱使者不辭後曰抒君之急云
耳使事有未聞都督軍馬為之而受執者也五代時李
嗣源告莊宗曰王彥章敗段凝未知從知救兵必渡蔡
陽數萬衆須舟楫豈能一日而濟此去汴不數百里信
宿可到汴既入段兵何施蓋是時梁朝虛內重兵盡在

外故唐兵肆行無忌嗣源以千騎先鋒至封立門扣關
而入梁君臣束手相顧而已烏乎似者尚可取監死身
親之以此知兵力與天時人事未始不相倚為用也

宗陸君實傳

龔 開

陸君實諱秀夫一字望翁楚州鹽城人生三歲父母病
抱避地南來居京口比兒幼出送師肄業胞明穎悟異
他兒都有二孟先生以宿學教授生徒大小學多逾百
人知君寔不凡刮目待之學于文下筆有奇語不待師

煩日進不休年十五應鄉舉得貢補太學牒非其好也
後三年歲在丙辰用鄉書登乙科是時殿撰章子美陝
居京口負時望以兄之孫子妻之因留婦家需次淮尉
李祥甫進芝制置淮東君寔當欵板轅和而同年進士
錢淳甫真孫于制使有連人殿撰贅婿于是相攜入淮
安幕府非尉書考厝而已淮南幕府號小朝廷人物如
林淳甫與君寔能自植主其為人沈靜寡言與人交不
翕二熱此僚吏更因公事過閣要以主賓情接為貴而

君寔退然托處非謝舉謁告未嘗過閣有集則持敬尊
俎間終日與衆客俱退制使以此雅器重之不欲撓拂
其志馴以舉格合入官三遷至主管机宜文字多擬諸
房公事職無不舉京湖制使呂少傳薨任李制使改鎮
江陵君寔仍以机宜佐行襄陽太守李制使技開需朱
方君寔與親友朝暮見不以前疎為少後家為多日送
夢詩酒如在山林間也未幾印制使應雷卒于淮揚聞
治大猷屢境人心易搖金字牌命李制使往推揚用已

夜絕江心駐瓜洲推揚出鐵騎三十來遂擁元戎兩時
頃入城君寔以難馬從自是惟懼之謀無不與而執職
領之如故召赴都堂稟謀權臣請進之君寔怡然自獻
之意備比除提轄文思院出為制置大使奏議官魚淮
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淮憲與潮右不侔既無臺治亦
無公使供給以故多制垣上介魚領因之望幕為君寔
處之要如也事會艱危制臣令赴闕奏請留中示教隨
王帥府過浙東景炎新造君寔以端明殿學士參贊都

督軍事陳宜中既得政魚將相惟知君寔久在兵間應
請戎事引以自近多所咨訪君寔亦傾心贊助之期于
能濟謀有不合以言者請大將張少保世傑謂宜中曰
大業未濟人才有限動輒令臺諫排論人世傑是不可
相公意亦當如此宜中皇恐即日召還海上君寔遂
執政事海濱諫茅抹上為殿陛過時節朝會君寔端笏
威服如主文石班末嘗少怠既罷則望山海凜然至以
朝服搢泪悲動左右草莽中百種疎畧君寔隨宜裨補

盡心力而為之及祥興建立兩軍相見于崖山南軍大
舟三百枕多前凌中三部以對敵者為先鋒而以中部
居宸宸中堅及居其後前鋒失利波濤掀弄旌旗交錯
部伍為之混亂君寔出倉卒伏劍驅妻子先入海踰巖
拜幼君曰陛下不可再辱非起抱幼君以匹練束如一
休用黃金破腰間君且赴水而死乙卯歲二月六日也
年四十二君寔在海上與青原人鄧中甫先薦善嘗手
書日記授中甫曰足下若死後以此冊傳故人僕嘗托

黃唐佐主提中甫取冊不得始以所閱報為此傳用中
桑梓之義先是僕嘗序大畧成長句四韻率用從賦詩
或謂僕盍疏一傳存公之本然勿以詳畧為拘僕聞之
泣下既而曰歎吾即以忠孝聞范節有趙公師旦至行
有捨節孝先生今吾君寔得與趙公相望而其子乃先
驅入海使陸氏一枝無續趙公則有三載歲孤兒不併
死蛟之君寔不其重可哀也然在當時趙公孤兒有收
養者幸而成人可為公後無他託至若君寔之子年已

弱冠假令不死托之何人此君實寧有愧于節孝受無
沒之罪而于趙公不能作烈士斷晚之事時勢有不同
者庸詎知其心不尔則傳其可以不作朋友之言其可
以不懷竿力短不能使潛德出光浮于偉節斯為可愧
焉耳

龔開曰昔趙簡子使尹綰治晉陽請曰萌然乎保障乎
曰保障哉尹綰結民心堅壁壘以脩其入也及襄子為
智伯所攻卒以晉陽獲濟自甲戌大敵渡江東南如晉
陽可走者何所并造而亡哉及五年竟無三里之城七
里之郭使其民効死勿去惟有皇、速轉而已國之亡
固有天教抑亦人事有不至歟而吾君寔鞠躬盡瘁死
而後已烏乎悲夫天耶人耶

輯陸君寔挽詩序

龔開

處死丈夫之能事哀亡朋友之至情因能事而發至情
尚此明相頌之理也至若無間親疎久近而能使人一
切哀之如漢之李廣將軍知與不知皆為流涕此其理

又安在哉故嘗求其說于太史公傳贊有云披其忠實
心誠信于士大夫也曰否不然也大李將軍英特偉傑
人也當其窮而自財非命與非義相為重輕義重則命
輕命輕則不知死之為非故人之哀之也不復以久近
親疎為間蓋知眾之其私而不知為人才世道悲也嗚
乎以英偉傑特之人窮而自財時人哀之尚無間于親
疎久近之別而况舍生就義為萬世綱常主本抱無而
僅有之事乎是故大中之道也陸公君寔其謂是矣往
僕自東南回浙西聞公死事悲悼不勝情將以詩弔而
不敢輕為傳聞之失實也及其既久有聞于鄉人尹
應許云得其詳于翟拙討國秀翟得之羊侍郎來羊侍
郎公安籍池人仕海上目擊其事可信無疑然後成長
句一首併為之序又自惟念公之事在人心在天下後
世願欲存一己之私非是于是乃遂勝寫庸似諸作者
伏惟諸作者與之素交或聞名而未及識或識而未至
于檢一切以天理民彝處之幸患之詞異時刊刻以傳

其庶幾乎其可也詩無先後次第至則登載惟公出度
大畧已載鄒文戎曰崖山敗時公佐右丞相樞密使非
也雖據席本兵皆一時外物不足以為公之重輕既或
其傳孰為之定名故字而不爵如布衣云壬辰三月廿
八日隄除葬開序

詩曰主事寧將敗事論在邊難與在朝分泛米大地為
滄海可得孤臣抱初居南北一家今又見乾坤三造古
曾聞他年自有春秋筆不比四橫祭墓文河南方回為

里云亘古無斯事于今有若人龍猶同把手鯨室共沈
身臨海言能踐憂天志不伸曾微一杯經上魚腹英君
臣彭城鄭時非乾云蒼烟吐龍錄漢失可能笑自古誰
無死存孤志未厭力殫精樹石身殉龍髯萬里烟清
關忠魂貫海蟾吉州老仁夫現漢云存孤臣子志已矣
并成非無地恭黃就終天情上衣服連生獨恥荀息死
同婦薄晚蓬萊頂担：鳧六飛又云絕矣陳橋祀衣我
碧海波夢中媚旦抱天上或下褚公羅日月經常在滄

浪血淚多吾州文昔相从席晚同科里舍生湯炳老于
文云七日陰靈事可知棲船魚貫果誰為人心自感興
元詔天意難同建武時黃屋朔風即有濟南中東路覺
無期公為萬世襟常計男女拔船不暇悲公死切女拔
如求哀公拔劍示之此先夫
我即來乃脫于沈于海

又云開闢海岳豈謀身畧而心存力不能天上老章室
結夢人間魚腹了中興英雄一死從君父忠義遺伯托
友用万里楚現招不得詩成惟有淚沾膺虎林感鹿中

文云紫宸黃閣共棲船海氣昏：日月偏平地已無行
在呀丹心猶歎中興年生投魚腹不見水死抱老髯直
上天板蕩誠且竟如此流先青史音更無前里契生尹
感許聖予云誰使權奸釀禍深末流無復故危梓君臣
臂懷難同死社稷立誰可再生叔室井中室大辱仲連
海上特虛名一家骨肉俱魚腹留得丹心滿古明又云
古今忠義屬斯人危在瀕死見益真身不連已憂喪節
君非同逝庶蒙塵平時誰執朝廷柄末路方知社稷臣

楚些歌招、不得陰冥南望浩無津永嘉俞德隣宋大
云杞國天將壓蒼梧雲正愁老胡可挽魚腹葬何憂
万死丹心在千鈞王氣拔元知精衛志今古不能休又
云七朝迷瘴霧一日倒狂瀾天意竟難料皇國不再安
寧甘蹈東海誰忍繫南冠自古孰無死從容就義堆人
云群稚孫愛死一士獨捐生愿數抱難情它年看史評
蜀宇文井簡子歌云景炎未久改祥興強欲持危力不
勝梧野掛沙方慘、虞淵浴日竟沉、空哀黃鳥三良

殉俄從白雲千載東國特人止西俱盡忠魂追悼淚沾
巾京口郭景星元德云黑風吹海浪崩騰獨抱龍髯氣
揚眉目子但知金大節因家即得再中興眼前鬼女誰
能顧身後功名有足稱猶憶城南秋兩夜一聽曾共請
書燈錢塘仇遠仁遠云朝乾坤那可問至痛老臣心甘
抱白日沒不知滄海深忠魂隨上下義骨肯浮沉草木
長淮淚秋風起莫陰良齊侯克中正卿云宣公黃喬有
餘驚歌、丹心醉六狂獨力生難扶社稷金家死不負

朝廷世間民聽猶天聽海底台星與皓星歲月不銷忠
義氣崖山十倍向時青東陽方鳳韶卿云祚微方擁幼
勢極尚扶藋驚背舟中國龍湖水底天華存同已晚蜀
盡漢無年獨有丹心在較長依海日懸又云歎聞天地
人何預分在君臣理可無周粟如山夷非餘史書猶日
汨英証曰邦新命方開化公法私情本本不渝忠義未
頃論彼此後先從長是昌徒一本此首係龔開作

張節婦傳

同仔看

節婦謝氏名正一臨海麻岬人宋恭政中國榮敏公廓
然玄孫也自幼貞靜閑寂無褻容惰習年二十一適同
里張翁大定宋進士地州司戶得濟孫生于夢寐居四
年夫歿執喪焦毀過禮去死一髮自初寡輒不御澡澤
塗首垢面不妄踰閭閻東志慎別終身焉初婚大早
喪父家日蹙又不戒于火四壁僅蔽風日自後無秋毫
餘貲母老二孺呱呱無以延息謝氏晝夜紡績以給衣
食事姑至謹左右抑撻頤順適音意能羞必手潔以進

退取慕食自食姑憐之語曰婦年方盛奈何罹此憂
矧家貧良善安能以老身久稽良姑哉或再過不汝居
也婦抱二姑痛哭曰婦也未亡人也尚復他冀乎子母
婦姑更相為命夫死遂棄其姑：老不終其養不孝不
義而欲苟為他適不如死姑曷不諒我為哉出矢言痛
割悲咽絕而復蘇問者莫不涕下姑年八十有八以存
終養喪葬祭盡禮無遺憾二子恪承慈訓皆卓：然有
見也嘗曰吾自娶居四十年仰事俯育幸不辱吾志但

旦夕就暝亦可以下見吾夫子夫子是鄉人稱之必曰
謝節婦云且錄其節上於有司聞于朝用表厥宅里捐
之風声以為世勸云

贊曰余嘗觀樹柏舟冠諸國風之首豈不以婦節為難
見哉今夫謝氏抱信會真不以死生艱難二其志事姑
以禮撫諸孤式克至于成立義冠金石通孝神明何其
行之周備于衛共姜不遠乎然士有戴仁而行抱義而
處平居自許則曰古之人古之人一旦臨小利害喪其

初而不疑遷于物而不逆求無愧于夫婦之節者几何
人哉悲夫

又

揭侯斯

臨海節婦者姓謝氏池州司戶參軍張得濟之孫紹大
之妻也二十一而嫁：四年生二子而家貧姑年老
誓不再嫁遂頭垢而日夜仿續然姑之養不其肯已蔬
食而已姑久而憐之語之曰汝生長富貴又方盛年不
幸早寡而貧奈何以老身故久罹此苦也謝抱衿慟哭

拜曰姑何不諒妾之甚也妾生為名家女長為名家婦
志願足矣不幸早寡命也況有姑之以為依歸育子足
以承祭祀天之賜妻大夫而提以貴故敢有戴心于張
氏者是妾生不如死之愈也于是姑婦相向淚大哭姑
知婦愈信婦事姑愈謹姑年八十八喪葬俱有禮也教
二子夢珍夢瑤亦文稱其賢進士同府府曰士有戴仁
而行抱義而處平居自許則曰古之人古之人一旦臨
小利害喪其初而不疑遷于物而不逆求無愧於謝氏

鮮矣教子則賢豈不足顯風屬四方哉邑大夫上其事

遂旌其門如制又曰世稱願為良且不願為忠且忠

臣天下之羞名也而曰不願人有稱烈女貞婦事者人

輒掩注何故哉皆所遇之事不齊者然猶足以移風

易俗徇推天下是同忠烈之封貞節之旌國家者為今

甲若謝氏者一無媿焉

朱夫人傳

楊維禎

夫人姓費氏諱元誘清運昭武將軍雄之女江陰知事

朱道存之妻江陰陷存即偽夫人恥之怏不樂時番

兵至上海縣姑^唐甚居民婦^唐乘機登通路若敢拘無夫

與獨坐堂上亂兵抵階下引刃脇曰若妻我帶金拔劍

且為內主君夫人聞其言叱曰吾貴將軍之女朱江陰

之婦父舅皆元臣吾寧死不下義不辱於賊^賊于是群

刺之未死罵獨不絕口遂高其屍鐵史曰殺身成義大

丈夫之烈也大丈夫夫之而得于夫人若費氏者不亦

貞且烈哉予游海東海東父老為予哀夫人之行如是

遂錄

濟南張氏傳

貢師泰

張氏濟南郡鄆平縣密生里人年十八為其里平李五

妻居無幾何五出戍數千里外是為福建道福州路之

福寧縣別七年而五一還^云何又別去凡十年而五

遂死張性孝謹事舅姑祖父母侍^{終四人養}以生家貧無宿儲念

戍在千里外非一帑可即到親與終四老人養他是益

憂撫枵腹自捐粒勤苦憔悴不憚若是又數年四老人

病凡四繼肌骨四封不救至死哀痛益喪葬尤弗克

勝曰悲乎生而四老人弗得以妻養死而四老人弗得

與妻夫相見九泉下妻倘先死而夫骸骨遯無所歸是

尚可以偷生而忍此也乃隆冬臥積水上仰天誓曰天

哀予俾弗克遂于東即生天厭予弗克遂于東凍死何

辭就凡月餘安寢如常鄉人以為死乎不死^率錢米布

帛以贖之聞于官給其葬道其事以將之強逆以鄉貢

姓氏歲月履歷大書諸牒以行至福寧總四十餘日若

神相之者所至見者輒皆嗟涕流徙美以不及得見其
猶子問夫所葬地則勒為茂草處之矣張號呼欲抱夫
降于道重及別哀苦狀仍指示骨所在張隨即掘土尋
骨曰信予夫歿入予口而如酥不如水也而膠固予口
予始信予夫既一如其言有司蒙其誼上于府及太府
乞以其猶子送之婦尋獲其骨云娶人王生曰家君為
閩魯日激張言張頌然其長其古其真劉有古烈士
風非特婦人也然黧肌膚与鬼物悅惻事固賢者所深
誠而罕道而隆冬卧積冰月餘不死謂非天也可哉烏
乎張其抑于神者有在

賢母傳

賢母陵陽陳氏女甫乳失所恃資敏惠靜專克自立頗
喜書札間則習女事粗細絲繭務工巧長声逆不接
聞外年十七婦太平孫君和甫夢姑稱婦之孝君子與
妻之順而正久而族党閭里化感賢母賢無間言孫君
嘗為尉海陵崇陽寧國母率送之官内助尤多海陵民

冒禁則從客語孫君理民宜先德化後刑罰不爾无完
人孫君由是獲治声長偁亡母自海陵涉江千里婦字
其孤子女如已出先是長似已抑棄母懷以養合伯送
子女冠弁皆嫁凡什器好者悉讓焉母三十七而孫
君卒誓節不渝奈人之喪葬縣西三里丹陽山立家舍
曰玄真有墓堂曰祭掃惟謹鄉隣姻族或不自檢罔之
弗新厥後邑令長聞母賢將以鄉耆所上母貞節狀達
郡請旌異之母聞之曰守節婦道之常豈求聞于人哉
力辭弗逞有子曰礼字伯庸孫曰玘女五人長曰淑清
適方氏早喪其夫次曰淑柔適趙氏亦于卒俱克守志
節母恒言不痺為未亡人因誦訓子孫詩書尚承厥祖
考志乃礼致碩師夙夜佑俾躬胝胥故礼能涉往傳
知大義記進士業皆以孝謹聞戒子若上曰富室顯族
性訟田財多寡致毀其家吾日見孫止今五世矣若
曹其思義和睦以大其門孫君有莊名耕道母沒扁居
之東軒曰種德而塾曰勤有藏書萬卷今母年七十七

出子姓群送歲時奉觴介寿高堂鶴髮福祉日臻惟久
能生之而不能養母能養之而不能教孫母兼養与教
子孫進于學女能蹈貞節可謂賢母作賢母傳時至正
六年

草莽私乘一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舊本題明陶宗儀編宗儀有國風尊經已著錄是
書凡錄胡長孺王惲許有壬虞集劉因李孝光金
炯楊維禎李清源龔開周仔肩揭傒斯貢師泰汪
澤民十四人雜文二十首皆紀當時忠孝節義之
作王世貞集有此書跋語云係宗儀手抄然孫作
滄螺集載有宗儀小傳紀所作書目有說邪一百
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卷輟耕錄三十卷
無此書名疑好事者依托也

宋遺民錄一卷

〔明〕□□輯

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虞山毛氏
汲古閣刻汲古閣合訂唐宋元詩五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宋遺民錄

一卷》提要

宋遺民錄

冬青樹引別玉潛

粵謝翱 浦陽張丁

冬青樹引者宋文丞相軍門諮議參軍謝翱之所作也宋最宮在會稽境內元楊總當是時山陰唐珙見諸陵已發迺詔發之使人收貯遺骸骨葬蘭亭之山種冬青樹為識翱珙之故人也至元丙戌入越嘗登越臺慟哭丞相故時有斯作焉自古忠臣義士所見略同若唐謝之為豈易所謂同聲相應者耶

冬青樹山南陸九日靈禽居上枝山南陸者山之南邊也湯谷上

宋遺民錄

有扶木九日居上枝一日居下枝昔羿射日中其九日九鳥皆墮唯一日焉靈禽者鳥也鳥者陽精也精為魂今九日居上枝者魂升其上也日者君之象也知君種年星在尾根到九泉護龍髓按至元丙子元兵入錢塘厥後楊興元寺徙置諸陵遺骨及天下民籍戶口其內星在尾者歲在寅也猶唐薛仁貴為吐渾所敗嘆歲在庚午星在降婁之類以今恒星晝隕夜不見七所言其必不利于時者矣度山南與鬼戰恒星者嘗見之星隋天文志恒星秋傳日夜食之類七度未詳願君此心無所移此山南已見上與鬼戰未詳樹終有開花時山南金粟見離離白衣人拜樹下

起靈禽啄粟枝上飛金陵山名昔唐玄宗至睿宗之陵見金粟山岡有龍盤鳳翥之勢謂近臣曰吾千秋萬秋後宜葬此今宋陵寢既獲安矣故援以比爾離辭多貌言其陵之多也白衣者衣以白衣也昔燕丹送荆軻易水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况其有君臣之義乎靈禽卽鳥也杜甫拜蜀鳥之魂者良有是乎

寄方韶卿

莫因梅柳憶西湖且守仙華小隱居霜木絕憐諸老盡兩燈動是十季疎休官陶令嘗思友陋巷嵇康嬾報書衣食有餘休浪出我愁無地可耕漁

宋遺民錄

二

悼陸君實

方鳳

祚微方擁幼勢極尙扶顛驚背舟中國龍髯水底天鞏存周已晚蜀盡漢無季獨有丹心較長依海日懸

題汪水雲詩集後

迺賢

三日錢塘水不波子嬰繫組納山河兵臨魯國猶絃誦客過殷墟獨嘯歌鐵馬渡江功赫奕銅人辭漢淚滂沱知章喜得黃冠賜野服閒雲一釣簑

其二

一曲絲桐奏未休蕭蕭笳鼓禁宮秋湖山有意風雲變江水無情日夜流供奉自歌南渡曲拾遺能賦北征愁仙人一去無消息滄海桑田空白頭

贈汪水雲

李吟山

青雲貴戚玉麟兒曾逐鸞車入紫園王母牕前窺面日太真膝上畫眉時滄溟水濶龍何在華表秋深鶴未歸三尺焦桐千古意黃金誰與鑄鐘期

宋遺民錄

三

摸魚兒送汪水雲之湘

王學文

記當年舞衫零亂霖鈴忍按新闌杜鵑枝上東風晚點點淚痕疑血芳信歇念初試琵琶曾識關山月怨絃易絕奈笑罷墮生曲終愁在誰解寸腸結浮雲事又作南柯夢徹一簪聊寄華髮乾坤滄海無窮事不歷昆明初劫誰共說都付與焦桐寫入梅花疊黃花送客休更問湘魂獨醒何在沉醉浩歌發

大茅峰

梁棟
字隆吉

杖藜絕頂窮追尋青山去路爭嶇嶇碧雲遮斷天
外眼春風吹老人間心大龍上天寶劍化小龍入
海明珠沉無人更守玄帝鼎有客欲問秦皇金顛
崖誰念受辛苦古洞未易潛幽深神光不破黑暗
惱山鬼空學離騷吟我來俯仰一慷慨山川良咎
人民今安得長杠撐日月華陽界收層陰一聲
長嘯下山去草木爲我畱清音

宋遺民錄

四

金陵廢宮

六代俄然又一唐青山坐閱幾興亡心知江左非
王業口說中原是帝鄉落日有時登北固春風吹
夢過錢塘荆墳檜宅依然在畱與烏衣話短長

鳳凰臺

白髮久孤鸚鵡杯碧梧自老鳳凰臺夷吾亦僅
如許李謫仙今安在哉城郭是非秋雨外江山形
勝暮潮來小畱只等中秋月且放青冥萬里開

白鷺亭

荻花蘆葉老風煙獨上秋城思渺然白鷺不知如
許事赤鳥又隔幾何年六朝往事秦淮水一笛晚
風江浦船我輩人今竟誰許只看漁艇夕陽邊

雨花臺

孤雲落日倚西風歷歷興亡望眼中山入六朝青
未了江浮五馬恨無窮客愁已付葡萄綠逕雨空
餘瑪瑙紅我亦願談當世事無人喚醒紫髯翁

宋遺民錄

五

題寅叔小園

深巷渾無市井喧主人有客便開樽數竿修竹三
間屋幾樹開花一畝園楚岫和雲移怪石秦淮流
月下高原此身且比淵明樂母在高堂子候門

久雨有感

冥雲生八荒驟雨忽然至中宵揭屋破漏濕無處
避牀牀不得乾僵立見憔悴嬌兒莫啼哭少須待
晴霽

其二

少季不學稼老大生理拙入山採黃精窮冬一尺
雪虎狼正縱橫原野有白骨傷心重傷心吾饑何
足恤

贈嘉興徐同季

憶簪青龍在戊辰馬蹄同踏杏園春歸田令尹空
書晉執戟郎君盡美新萬事不醒中酒聖一貧無
奈訟錢神相逢莫效窮途泣自古求仁要得仁

宋遺民錄

六

登鳳凰臺

枕寒流碧縈衣帶高臺平與雲倚燕來鶯去誰爲
主磨滅謫仙吟墨愁思裏待說與山靈還又羞拈
起簫韶已矣甚竹實風摧桐陰雨瘦景物變新麗
江山在認得劉郎阿寄季來聲譽休廢英雄不
博顰脂井誰念故人衰悴時有幾便鳳去臺空莫
厭頻遊此興亾過耳任北雪迷空東風換綠都付
夢和醉

金陵三遷有感

憔悴城南短李紳多情烏帽染黃塵讀書不了平
生事閱世空存後死身落日江山宜喚酒西風天
地正愁人任他蜂蝶黃花老明月林園是小春

春日郊遊和友人韻

憶昔東風御柳斜枯腸一日萬周車壯心難起泥
中絮老眼羞看霧裏花巷陌幾家無主燕池塘一
種爲官蛙江南寒食無煙火白晝沉沉似月華

宋遺民錄

七

春夢 念奴嬌

一場春夢符從頭說與旁人聽着晝盡溪山紅錦
幃舞燕歌鶯臺閣碧海傾春黃金買夜猶道看水
薄離香剪玉今生今世盟約須信歡樂過情閒
嗔冷妬一陣東風惡韻白嬌紅消瘦盡江北江南
零落骨朽心存恩深緣淺忍把羅衣着蓬萊何處
雲濤天際冥漠

送李北山歸建康

人生無百季胡爲在遠道遊子悲故鄉王孫怨芳
草有田歸去來無田歸亦好

又

貧賤有餓死富貴履危機東海不可漁西山采無
薇四方已一氣我今將安歸

雲門卽事

林德暘字景熙
號齋山

最愛林中過客稀坐分片石澹忘歸僧來時與雲
來往鶴老不知城是非瀟灑山光秋入盡清寒花

宋遺民錄

八

氣曉侵衣一溪截斷紅塵影西有任公舊釣磯

舜廟

聲斷薰絃萬壑幽三千季事水空流袞衣剝落星
辰古野廟淒涼鹿豕秋季友風微惟故井神明胄
令尚荒州九疑回首孤雲遠老淚班班楚竹愁

寄林編修名千之字能
一平陽人

大雅凋零尙此翁醉鄉一笑寄無功衣冠洛社浮
雲散弓劍橋山落照空東魯有書藏古壁西湖無

樹挽春風巾車莫過青華北城角吹愁送暮鴻

道中

程入江鄉宿新炊飯帶沙亂山愁外笛孤驛夢中
家野水平菰葉春風足棟花西來三兩客閒說舊
京華

春暮

乾坤萬事上睂端寂歷東風獨倚闌白髮餘春能
幾醉綠陰細雨不多寒香飄苔徑花誰惜影落沙

宋遺民錄

九

泉鶴自看碧眼野僧知我意素琴携就竹西彈

春感

柳花哀雪春冥冥溪風一夜吹爲萍萍隨風去渺
流水人生無根亦如此故山入夢艸芊芊半牕疎
雨寒食天曉來白髮稀可數多少朱顏化黃土高
高原冉冉青煙斜麥飯灑松能幾家子規叫殘金
粟暮蘭紙蘭亭已飛去

贈天目吳君實

詩興翩翩度雪溪巖雲猶護舊畱題夢回殘月蒼
梧曉家在春風麥秀西萱艸堂深衣屢寄莢花觀
冷酒重攜故山石鏡無人問空與寒猿照影啼

聞家則堂大叅歸自北寄呈

丙子春家鉉翁以叅知政事充

祈請使國公畱燕甲午放還

濱死孤臣雪滿顛冰氈嘴盡偶生全衣冠萬里風
塵老名節千牟日月懸清喉秋荒遼海鶴古魂春
冷蜀山鵲歸來親舊驚相問禾黍離離夕照邊

宋遺民錄

十

答柴主簿二首

名杰號觀齋瑞安人

相隔江雲有夢尋篇詩寄舊重兼金山林未遂鹿
麋性風雨空愁葵藿心老氣十年看劔在秋聲一
夜入燈深銅槃消息無人問寂寞西樓符雁音

又

閒采秋荷自製衣相逢舊雨語依依學窮科斗心
空老夢跨蟾蜍肉不飛幾喚江帆和雁渡長歌巖
戶見雲歸何須化鶴千牟後城郭人民半已非

王監簿名樓曰與造物遊命余賦

名英孫號修竹會稽

人仕至將作監簿

秦望諸峯入几看仙居縹緲五雲端天高地迴三
千界月白風清十二闌碧海氣清珠佩濕明河影
落玉蕭寒超然身在鴻濛上何必蓬萊跨紫鸞

山牕新糊有故朝封事稿閱之有感

偶伴孤雲宿嶺東四山欲雪地爐紅何人一紙防
秋疏却與山牕障北風

宋遺民錄

士

讀秦紀

琅瑯臺上晚雲平虎視耽耽隘八垓萬里不知人
半死三山空覓艸長生兆來鬼壁沙丘近威動神
鞭海若驚書外有書焚不盡一編溪上漢功名

重過虎林

漠漠江湖夢蕭蕭禾黍秋清笳吹落日白髮過西
州池涸神龍逝山空老鳳愁惟餘關外水寂寞自
東流

故宮

驚風吹雨過歷歷大槐蹤王氣銷南渡僧坊聚北
宗煙深疑碧樹艸沒景陽鍾愁見花塲月荒秋咽
亂蛩

辟雍

冠帶百季夢簪遊今重嗟壁池春飲馬槐市暝藏
鴉堂鼓晨昏寂廊碑風雨斜石經雖不火歲歲長
苔花

宋遺民錄

禮闈

圭

楓階將親策蘭官此竝馳凡鱗風雨化澹墨鬼神
司染柳春衣淨看花曉馬遲偶來追昨夢戍屋艸
離離

西湖

繁華已如夢登覽忽成塵風物贖西子笙歌醉北
人斷猿三笠曉殘柳六橋春太一今誰問斜陽自
水濱

拜岳王墓

寥落一杯在英雄萬古冤孤忠懸白日遺恨寄中
原樹老殘霞澹塵深斷碣昏東南天半壁往事泣
寒猿

葛嶺

度宗賜賈似道第于西湖葛嶺

不讀霍光傳炫然桃李門湖山變朝市烽火滿乾
坤膽落水天騎魂飛瘴雨村春風吹秀麥誤國竟
何言

宋遺民錄

次翁秀峰

圭

花柳湖西別此翁十季鬢雪忽重逢唐陵愁問永
和帖楚水夢聞長樂鐘黃妳秋燈餘舊癖素侯野
服拜新封盡情雲雨何時了千古青青太玉峰

立春郊行次唐玉潛

道人清事飯溪蔬無酒閒愁已破除五夜雪聲梅
角底一春煙景竹筇初園林芳信醒愁蝶田野豐
年入夢魚水下流泉鳴老耳東風先到郊居

初夏病起

青衫蕉鹿夢江海一畸人舊國愁生暮衰年病過
春天垂湖色湛雨洗月痕新猶抱遺經在心銜履
載仁

別王監簿

玄髮相逢雪滿顛一番欲別一淒然離亭昨日馬
嘶渡舊國西風人喚船湖海已空彈缺夢山林猶
有著書年蓬萊不隔青禽信還折南枝寄老仙

宋遺民錄

南

答金華王玉成

詩吞楚澤眇無邊不用神丹骨已仙九萬里程驚
落羽三千季事撫遺編銅盤老淚胡笳裏金粟荒
愁杜宇弄惟有雙溪溪上月清光照客尚依然

冬青花

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
深山護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螻蟻不敢穴
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蜀魂飛遶百

烏臣夜半一聲山竹裂

讀文山集

黑風夜撼天柱折萬里飛塵九溟竭誰欲扶之兩
腕絕英淚浪浪滿襟血龍廷戈鋌爛如雪孤臣生
灰蚤已決綱常萬古懸日月百季身盡輕一髮苦
寒尚握蘇武節垂盡猶存杲卿舌膝不可下頭可
截白日不照吾忠切哀鴻上訴天欲裂一編千載
虹光發書生倚劒歌激烈萬壑松聲助幽咽盡間

宋遺民錄

主

淚灑兒女別大丈夫心一寸鐵

沁園春詞

王炎午

又是年時杏紅欲臉柳綠初芽尋春步遠馬嘶湖
曲賣花聲過人唱鶼紗暖日晴煙輕衣羅扇看遍
王孫七寶車誰知道十季魂夢風雨天涯 休休
何必傷嗟謾贏得青青兩鬢華且不知門外桃花
何代不知江左燕子誰家盡事無情天公有意歲
歲東風歲歲花拚一笑且醒來杯酒醉後杯茶

喜韶父先生至兼懷山南先生

黃潛

夢覺秋宵失薛蘿尚煩青簡慰蹉跎山中舊別期
猶在歲晚相逢感易多華表神仙成寂寞靈光風
雨見差我百季珍重斯文寄跼足修程可奈何

和韶父先生詩韻

吳師道

兩翁故復可憐人傾蓋長安四十春華屋山丘如
隔日夜牀風雨得彌旬書籤藥裏仍仍在橘刺藤

宋遺民錄

去

稍一新漫寫餘哀寄冥漠大荒誰見下麒麟

仙華山招隱

方鳳

軒后悲蒼劍神娥下玉霄攀髯初失夢遺蛻尚陵
歎碧墮升棺影青分產桂苗山精依鹿竹天雨濕
雞翹有約成孤憤無人重久要紫龍要姓氏使鶴
誤軒輅冉冉將終老冥冥不可招無書寄青雀有
恨在中條

登西臺慟哭記

登西臺慟哭者粵謝翱之所作也宋丞相文信
公值國亡數起兵南服翱布衣也偶備有大志
會丞相開府時杖策軍門署以爲諮議參軍後
丞相死翱慟知已之不復故登斯臺以竹如意
擊石作楚歌招其魂若其慟西臺則慟乎丞相
也慟丞相則慟乎宋之三百季也西臺者子陵
之西臺也始翱哭于夫差之臺勾踐之國
又于此升臺而哭者亦登峴踐華之意

始故人唐宰相魯公開府南服予以布衣從戎明

季別公漳水湄

按文公丙子七月開督于南劍時
德祐二年也公時季二十八明年
正月文公引兵趨漳州謀入衛道阻不通三月入
梅州五月兵出梅嶺其別者是季也按稱唐魯公

宋遺民錄

去

而不姓者猶韓愈稱
董晉爲隴西公之類後明季公以事過張睢陽及
顏果卿所嘗往來處悲歌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
之遊今其詩具在可考也按戊寅十月文公引兵
至潮陽十一月兵潰被
執遂北徙畱燕至元壬午賜死時季四十七謂其
悲歌慷慨卒不負其言而從之遊者蓋指其題詩
張睢陽廟也予恨死無以藉手見公而獨記別時語每
一動念卽于夢中尋之或山水池榭雲嵐艸木與
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盼悲不敢泣又
後三季過姑蘇公初開府舊治也望夫差之臺而

始哭公焉

按乙亥文公募兵於贛州後守吳門除江制制置使知平江府公過姑蘇而哭

也任乙酉之歲時年三十七乃落魄吳楚間始有

屈平遠遊之志而其言誠可哀已又按公祭文公

章貢之別言猶在耳水寒天空老淚如霰其所

以記別時語而不忘可知已夫差臺在州治之西

又

後四季而哭之于越臺

此丙戌年也按行述謂公

是年過勾踐行禹窆間兆

樹而泣焉時有冬青

又後五季及今而哭于子陵

之臺按乙丑季公從先君鑰登臺時季始一七後

季四十二矣公復過而哭焉謂今者在庚寅之冬時

季者蓋不忘其先後本末之事焉

先是一日與友人

宋遺民錄

大

甲乙若丙約越宿而集午雨未止買榜江浹登岸

謁子陵祠憩祠旁僧舍毀垣枯甃如入墟墓還與

榜人治祭具須臾雨止登西臺設主於荒亭隅再

拜跪伏祝畢號而慟者三復再拜起

按友人甲乙

若丙者意為

吳思齊馮桂芳翁衡也今雖不知其然唯三人同

登時詩可攷見也三人者皆知公之心故與之俱

而此其名者隱之以辭號

又念予弱冠時往來必

謁拜祠下其始至也侍先君焉今予且老江山人

物瞻焉若失復東望泣拜不已有雲從西南來淦

浥淖鬱氣薄林木若相助以悲者

江山人物瞻焉若失云者乃其

痛宗社之隕絕乎謂昔從先君及有雲西南乃以

來者其乃念家邑喪亡而思親之不可見乎乃以

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曰魂朝往兮何極莫歸

來兮關水黑化為朱鳥今有味焉食歌關竹石俱

碎

復還故為辭哀之其人未嘗公也杜甫剪紙招

我魂正此類也然文公既歿而公以歌招之者其

有得于古道焉蓋公雖哀而不公以歌招之者其

彼是皆至誠惻怛得情性之正非若婦人慟而已

按朱鳥南方宿也味鳥首也春秋傳古之人正或

食于味故味謂之鵠火而大正配食于火星者以

其于火有功故也蓋宋以火德王而繫于南化云

者以其雖化而化必于南文公有功于宋猶星有

功于火也亦以朱鳥配于宋焉其友方鳳過公墓

宋遺民錄

光

有詩懷之朱鳥食何向正謂此也歌於是相向感

關竹石俱碎蓋哀之深而不自知也

暗復登東臺撫蒼石還憩于榜中榜中始驚子哭

相向者與客相向而悲也喑嘆聲其或

有感而嘆也東臺去西臺若干步云適有遲

舟之過也盍移諸遂移榜中流舉酒相屬各為詩

以寄所思薄暮雪作風凜不可畱登岸宿乙家夜

復賦詩懷古

通舟者巡舟也移榜中流舉酒相屬

未忘也亦情性之正而不為事物所移所感之心

始終如一不少變而愈深此君子之心忠厚之至

忘之意也哉

明日益風雪別甲于江子與丙獨歸行三

十里又越宿乃至其後甲以書及別時來言是日

風帆怒駛逾久而後濟既濟疑有神陰相以著茲

遊之偉子曰嗚呼阮步兵死空山無哭聲且千季

矣若神之助固不可知然茲遊亦良偉其爲文詞

因以達意亦誠可悲已

明日者登臺之明日也別甲者別思齊于江也與丙

獨歸者與桂芳而歸又明日至其居也甲後書來謂風帆怒駛蓋甲與公同氣其所見者響應若是

非真有神之助也蓋公之至情達乎中正而若有見焉其焉蒿懷愴之著也如此按嘆息謂阮步兵

宋遺民錄

手

者此特援比其哭之一予嘗欲做太史公著季漢

辭若公者又非其比矣月表如秦楚之際今人不有知予心後之人必有

知予者於此宜得書故紀之以附季漢事後時先

君登臺後二十六季也先君諱某字某登臺之歲

在乙丑云

按公行述謂多所著書如季漢月表皆採獨行傲秦楚之際予未得而盡見也

登臺後二十季者在庚寅之冬其後六年公卒于抗思齊方鳳竟往杭買舟載棺至釣臺而葬焉

其後會稽楊先生維慎爲文以哀之而刻之墓上仍題其墓曰粵謝翱墓蓋從其初志焉予謹按文

公死年四十有七今公之歿也如之嗚呼惜哉

箕子痛殷亡過故墟而欲泣焉以爲近於婦人

乃作麥秀之詩以歌咏之歌詠者憂宗社之音

也今翱之痛哭西臺也又豈異于箕子與且翱

在勝國時無祿位之寄及運窮物改而能慟夫

知己以及於國跡之異於箕子也然則居箕子

之位者乃反不見其歌而亦不見其慟也其本

心宜何如哉百世之下秉貞尚義以能發乎中

心之憤憤者非翱其誰與予後翱之生於是忘

宋遺民錄

手

其愚陋本諸遺意以詳釋其記使後世知有箕

子之歌於前而有翱之慟乎後也雖然若翱果

未可喻于箕子也吾獨惜翱之時有箕子之位

者而無翱之慟也後之秉史筆者尚庸攷于斯

清河張丁識

子陵臺荒寒壓江水過者恒覽古賦詩未聞於

此野哭者而翱也於此野哭蓋不獨異于今之

人也鳳讀其所爲文詞竊以不及與于斯哭爲

恨或者他日得攜手相與大笑胡盧絕倒於斯
臺之上由百卉之下觀之詎謂哭者之非笑笑
者之非哭也東陽方鳳

題謝臯羽西臺碑

安陽韓性

零陵斷石青如天七星下貫寒蛟泉神訶鬼護萬
萬古中有處士西臺篇臺前月色爲君好斷港馳
啼蕙花老酪瓶羊炙試招魂一片丹心向晴昊邯
鄲枕冷泰山秋海樹不着人家愁晞髮陽阿向天
宋遺民錄

辛

西臺慟哭詩

會稽唐肅

宮中六更初絕鼓藍田璽玉沉厓浦廬陵忠肝一
斗血去作燕然山下土桐川木落秋日顏有客歌
上巖先臺石根敲斷竹如意萬里北魂來不來南
風又涸灤河水故老寥寥知者幾誰似睢陽季葉
孫箋簡能裨兩朝史

洪武四年春二月九日題於會試之對讀所

乙酉夏六月借嚴二仲木本陸甥抄

宋遺民錄

辛

2072196

2221.5

26a



ZW 21101000514297

宋遺民錄一卷

內府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乃洪武中抄本毛晉刻之附於忠

義集之後或元人所作或明初人所作均未可知

後程敏政亦有宋遺民錄始末見此本故其名相

複歟